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四十八卷

1848年3月—1851年12月

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 斯大林 著作编译局编译
中共中央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邓仁娥
装帧设计:尹凤阁 王师颜
版式设计:程凤琴
责任校对:夏学娟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四十八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
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 2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10

ISBN 978-7-01-006450-5

I. 马… II. 中… III. 马恩著作-全集 IV. A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37778 号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MAKESI ENGESI QUANJI

第四十八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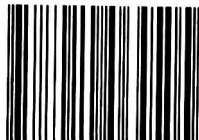
马克思 恩格斯
中共中央 列宁 斯大林 著作编译局编译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ISBN 978-7-01-006450-5



9 787010 064505 >

2007 年 10 月第 2 版 2007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22 插页:7

字数:534 千字 印数:0,001—5,000 册

ISBN 978-7-01-006450-5 定价:45.00 元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是根据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由中共
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
局编译的。

凡 例

1. 正文和附录中的书信分别按写作或发表时间编排。所有书信均加有序号。

2. 在引文中尖括号〈 〉内的文字和标点符号是马克思或恩格斯加的,引文中加圈点。处,是马克思或恩格斯加着重号的地方。

3. 在目录和正文中方括号[]内的文字是编者加的。

4. 未说明是编者加脚注为马克思或恩格斯的原注。

5. 《人名索引》、《文学作品和神话中的人物索引》、《文献索引》、《报刊索引》、《地名索引》、《名目索引》条目按汉语拼音字母顺序排列。

前 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部分为书信卷，包括第47卷至第60卷，收入了留传下来的马克思恩格斯之间的书信和他们给别人（包括团体、机构）的书信。

马克思恩格斯的书信是他们的文献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书信是个巨大的思想宝库。这些书信内容极为丰富，涵盖面十分广泛，涉及政治、经济、哲学、历史、军事、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等领域，其中许多精辟的见解、深邃的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基本原理的补充、丰富和发展。不少书信对某些重大理论问题作了新的探索，提出一些有待进一步发挥的闪光思想，具有独立的理论价值。他们的书信是他们对无产阶级锻造理论武器的思想实验室。在书信中他们通过交流思想、沟通信息、切磋讨论不断提出新思想新观点，不断修正和完善自己的科学理论。这些书信为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重要材料。他们的书信是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有关他们生活和斗争的绚丽多彩的画卷。这些书信展示了他们刻苦勤奋的学习精神、崇高的理想抱负、对真理的执著追求、对反动制度的深恶痛绝、对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无限忠诚、对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深切同情、对错误思潮的鲜明立场和透彻剖析；还展示了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情趣爱好、亲情友情、对同志的关爱，特别是他们患难与共、终生不渝的伟大友谊。这些书信是研究他们生平、活动和事业的最

珍贵的资料。

本卷是书信部分的第二卷,收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3月至1851年底写的书信。这期间正值欧洲1848—1849年革命和革命失败后欧洲开始出现政治反动的时期。这些书信为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这一时期的革命实践和理论活动提供了丰富的史料。

1848年以法国二月革命为标志,一场革命风暴席卷欧洲大陆。欧洲各主要国家相继爆发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马克思和恩格斯密切注意革命形势的发展,为无产阶级政党制定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纲领和策略,亲自投身德国的革命运动,在革命失败后对1848—1849年革命的经验进行理论总结。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1849年革命期间的活动是他们革命生涯中的光辉篇章。这期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新莱茵报》发表的大量文章,特别是为总结革命经验写的一些重要著作,进一步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这一时期的书信是他们丰富多彩的革命活动的生动记述,也是对这一时期他们写的文章和著作的重要补充。

马克思和恩格斯1848年3月的书信表明,他们十分关注巴黎二月革命后革命形势的发展和阶级力量的变化。对阶级力量对比的正确估量,对各阶级政治立场的科学分析,是他们制定革命策略的主要依据。恩格斯在3月28日给埃米尔·布兰克的信中分析了巴黎的各种政治力量,明确指出:“大资产者和工人是直接对立的。小资产者扮演着一种居间调停的但是非常可怜的角色。……局势越平静,政府和小资产阶级政党就越是倾向于大资产阶级;局势越动荡,他们就越是重新靠近工人。”(见本卷第17页)这一阶级分析贯串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国革命时期制定的策略和革命实践中。

1848年德国三月革命爆发后,时任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

主席的马克思，与恩格斯一起，从德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写了《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作为同盟在这次革命中的政治纲领，并积极组织盟员回国参加革命。这期间围绕革命策略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同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阿达尔伯特·伯恩施太德和格奥尔格·海尔维格展开了一场激烈斗争。伯恩施太德和海尔维格成立了一个德意志民主协会，同共产主义者同盟领导的德国工人联合会对抗。他们还组织了一个德国流亡者志愿军团，出征德国，以便在德国宣告成立共和国。马克思和恩格斯坚决反对伯恩施太德和海尔维格的冒险主义行动。他们在3月写的一些书信反映了这场在革命策略问题上的斗争。马克思在3月16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说：“伯恩施太德和海尔维格做事像个流氓。他们在这里建立了一个黑红黄协会反对我们。”并告知，共产主义者同盟将伯恩施太德“开除出盟”（见本卷第9页）。恩格斯在回信中表示全力支持：“你们把伯恩施太德赶出去，好得很。这家伙已经证明太不可靠，确实必须把他开除出盟。”（见本卷第12页）恩格斯在3月26日给布兰克的信中说：“我们同那个从这里出发去建立德意志共和国的伟大的十字军征讨毫无关系。”（见本卷第16页）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在3月24日前后给埃蒂耶纳·卡贝的信中揭露，德意志民主协会“实质上是反共产主义的，因为它声明自己不承认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对抗和斗争”，并声明：德国工人联合会“同向法国公民要服装、金钱和武器的那些行动、声明和宣言毫无关系……它同自称为巴黎德意志民主协会的并由海尔维格先生和冯·伯恩施太德先生领导的那个协会毫无共同之处”（见本卷第13、14页）。

1848年4月初，马克思、恩格斯回到德国，直接参加德国革命。回国后，马克思和恩格斯组织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去各地参加民主

组织的活动，动员和组织民主力量向封建反动势力作斗争。同时他们积极筹办《新莱茵报》，通过这个报纸来宣传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主张，动员群众反封建专制，指导分散在各地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的活动。从1848年的一些书信中我们看到，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创办《新莱茵报》克服了异乎寻常的困难。主要的困难是缺少办报资金。同盟中央委员会派盟员去各地征股，恩格斯也去了家乡巴门。从恩格斯写给马克思的信中可以看到征股的艰难。他在信中说：“我费了不少唇舌，使用了各种各样的外交手腕，但答复依然是不肯定的……。问题的实质是，在这里甚至这些激进的资产者都把我们看成是他们未来的主要敌人，不愿意把武器交到我们手里，因为我们很快会把武器掉转过来反对他们自己。”（见本卷第25页）恩格斯还试图用办报营利来劝说他父亲提供资金，也遭到拒绝。他在信中说：“从我的老头儿那里根本什么也弄不到。在他看来，《科隆日报》已经是叛逆到了顶点，他宁愿叫我们吃1000颗子弹，也不会送给我们1000塔勒。”（同上）办报资金经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努力征集到了一定数目，但还远远不够。最后马克思为了革命事业甘愿作出自我牺牲，从他父亲的遗产中拿出一大笔钱作为办报资金，终于使《新莱茵报》在1848年6月1日同读者见面了。《新莱茵报》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领导下成了革命的战斗堡垒，它根据德国革命形势的发展提出战斗任务，揭露普鲁士反动当局的阴谋，抨击自由资产阶级的软弱和妥协，维护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利益。

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通过《新莱茵报》指导德国无产阶级和民主力量反对封建反动势力的斗争，而且密切关注欧洲其他国家的革命运动，积极支持民族解放运动。《新莱茵报》从创刊时起就表明了支持意大利人民反抗奥地利的民族解放斗争的鲜明立场。马克思在

1848年5月底写给意大利《黎明报》编辑的信中明确表示：“我们将捍卫意大利的独立事业，将与奥地利在意大利以及在德国和波兰的专制统治作殊死的斗争。我们向意大利人民伸出兄弟之手，并且要向他们表明，德意志民族将以各种方式反对那些在我国也一贯压制自由的人们对你们所实行的压迫政策。我们要竭力促使两个伟大和自由的民族团结一致并和睦相处，而丑恶的政治制度至今仍使这两个民族互抱敌意。”（见本卷第30—31页）

波兰问题是马克思恩格斯关注的重点。恩格斯在《新莱茵报》上就法兰克福关于波兰问题的辩论写了长篇报道。我们从1849年4月11日恩格斯给沃伊切赫·冯·利普斯基的信中可以看到他和马克思对波兰的关切心情，信中说：“如果您能帮我们同波森大公国的一些人士建立联系，我们将十分感激您。他们可以从当地向我们提供消息。您知道，我们对一切有关波兰和波兰运动的情况是多么关心。”（见本卷第68页）《新莱茵报》还及时报道欧洲各国的革命运动的情况并给予热情支持。1848年6月巴黎爆发了工人反对资产阶级的起义，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新莱茵报》作了详细报道。我们从1850年6月30日马克思给流亡者会议主席的信中看到他对法国六月革命的态度和评价，信中说：“当资产阶级的所有走狗攻击六月革命时，我公开地捍卫了这些恐怖的日子，我认为，这些日子是工人阶级反对资本家阶级的斗争的最伟大的表现。”（见本卷第131页）

《新莱茵报》鲜明的革命立场，它在群众中影响的与日俱增，招致普鲁士反动当局纷至沓来的迫害。从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信中看到，马克思申请恢复普鲁士国籍的要求遭到普鲁士反动当局的拒绝，马克思不止一次地遭到法院的传讯和警察的威胁。《新莱茵报》的革命方针也遭到资产阶级股东的不满，有的人因此退股。报纸

经常陷入经费短缺的困境。马克思在 1848 年 11 月上半月给恩格斯的信中和 1849 年 2 月给恩斯特·德朗克的信中谈到了这方面的情况。但马克思没有被反动当局的迫害所吓倒,也没有因经费困难而退缩。他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说:“我被三四起违反出版法的诉讼案所纠缠,每天都可能被捕……但是问题在于,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坚守这个堡垒,不放弃政治阵地。”(见本卷第 40 页)恩格斯也同样遭到反动当局的迫害。1848 年 8 月底 9 月初,马克思为加强同柏林、维也纳的民主组织和工人组织的联系,并为《新莱茵报》筹款,离开科隆。恩格斯主持编辑部工作。恩格斯当时因在科隆参与组织大型民众集会和发表反政府演说,被检察机关起诉。恩格斯为逃避逮捕不得不暂时流亡瑞士。恩格斯虽然暂时离开了德国,过着颠沛流离的流亡生活,但仍在当地积极从事革命活动。他没有放弃战斗,他在瑞士同当地的工人组织建立联系,参加了当地的民主运动。从 1848 年 10 月—1849 年 1 月期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几封书信中看到两位战友之间的深情厚谊。马克思尽管手头拮据,总想方设法给他汇款,帮助他渡过难关,还满怀深情地说:“要我丢开你不管,哪怕是一分钟,都是纯粹的幻想。你永远是我的最知心朋友,正像我希望自己是你的最知心朋友一样。”(见本卷第 40—41 页)恩格斯在信中向马克思通报瑞士的情况,还向他倾诉盼望尽快回国同马克思共同战斗的急迫心情:“像这样无所事事待在国外,什么正经事都不能干,完全处于运动之外,简直令人无法忍受。我很快就会产生这样的看法:即使在科隆遭到审前羁押也比待在自由的瑞士好。”(见本卷第 56 页)1849 年 1 月中旬,随着恩格斯被捕的威胁消失,恩格斯回到科隆,又同马克思并肩战斗了。

1849 年上半年,随着反动势力日益猖獗,反动当局对《新莱茵

报》编辑部成员的迫害变本加厉。5月中旬反动当局对马克思下了驱逐出境令，恩格斯因参加埃尔伯费尔德的起义被追究法律责任，其他几位编辑部成员也被驱逐出境。《新莱茵报》不得不于5月19日停刊。1849年6月7日和8月1日马克思给恩格斯的信以及恩格斯7月25日给燕妮·马克思的信和8月24日给沙贝利茨的信，反映了马克思被驱逐出科隆和《新莱茵报》停刊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活动。他们的主要活动是支持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恩格斯在给燕妮·马克思的信中具体描述了他参加德国南部巴登和普法尔茨为维护帝国宪法而发动的起义的情况，还阐明了他参加这些战斗的意义：“《新莱茵报》方面有一个人参加了战斗毕竟是件好事，因为所有的民主派无赖当时都在巴登和普法尔茨，而目前他们正在吹嘘他们所没有完成的英雄业绩。否则，又会有人叫嚷什么《新莱茵报》的先生们胆子太小，不敢参加战斗。”（见本卷第80—81页）他在信中还表达了对于流亡在巴黎并遭受法国政府迫害的马克思的关切心情：“但愿我能确实知道马克思是自由的！我常常这样想，处在普鲁士的枪林弹雨中的我同在德国的其他人相比，特别是同在巴黎的马克思相比，危险还是小得多的。”（见本卷第82页）而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也同样为战友担惊受怕，告诉他普鲁士人会因为恩格斯参加埃尔伯费尔德和巴登起义，会枪毙他两次。马克思敦促恩格斯立即前往伦敦一起创办《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杂志。

1849年8月底，马克思从法国到了英国，从此开始了长期的流亡生活。同年11月恩格斯由瑞士辗转到了英国。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50年的主要活动是重组共产主义者同盟，恢复同盟同各地支部和盟员的联系，并总结1848—1849年革命的经验。

出版《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作为《新莱茵报》的续刊，是马

克思、恩格斯为总结革命经验,凝聚无产阶级革命力量,加强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与盟员联系,提高同盟政治理论水平而采取的重要步骤。马克思在1849年12月19日、1850年2月4日、4月9日给约瑟夫·魏德迈的信和1850年1月10日给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的信中,以及恩格斯在1849年12月22日给雅科布·沙贝利茨的信中提供了关于这份杂志编辑、出版、发行和筹资等情况,为我们研究这个重要刊物和刊物上的一些重要文章提供了许多背景材料。《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一期于1850年3月出版,先后共出版六期。刊物中最重要的文章都出自马克思和恩格斯之手,其中包括马克思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恩格斯的《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和《德国农民战争》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等。这些著作总结了革命经验,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在出版《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期间,马克思和恩格斯研究了1848—1849年革命失败后欧洲的政治经济状况,认为在经济普遍繁荣的情况下不可能发生真正的革命,“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可能发生”(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0卷第229页)。这一新认识在1849年12月19日马克思给魏德迈的信中也曾谈到。因此,他们认为必须修改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策略,改变斗争方式,把工作的重点放在为未来的革命战斗积聚力量上。而以奥古斯特·维利希和卡尔·沙佩尔为首的冒险主义宗派集团却竭力反对他们的革命策略,造成了同盟的分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些书信中对维利希集团以及同他们沆瀣一气的小资产阶级流亡者进行了揭露和批判。例如,马克思在1851年2月28日给海尔曼·贝克尔的信中,恩格斯在1851年7月9日给恩斯特·德朗克的信中揭露了

维利希“想用普鲁士的后备军对世界进行革命”(见本卷第 307 页)的痴心妄想。马克思在 1850 年 12 月 2 日给恩格斯的信和 1851 年 12 月给法兰克福出版商海尔曼·埃布纳的信中对流亡者集团的活动和冒险勾当作了淋漓尽致的描述。通过对他们的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阐明并捍卫了无产阶级的革命策略。

1850 年 11 月,恩格斯为了摆脱当时的经济困境,也为了帮助处在极度贫困中的马克思一家,重返曼彻斯特他父亲与人合办的欧门—恩格斯公司经商。马克思开始重新研究政治经济学。他们从此开始了频繁通信。通信成了他们联系的主要形式。他们在通信中除了互通信息外,主要探讨在共同斗争中遇到的各种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

我们从 1851 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中看到,他们不仅在革命时期并肩战斗,而且在理论研究中亲密合作。1851 年马克思为撰写他的经济学巨著收集和整理材料,深入研究英国这个典型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着重研究土地所有制的历史和地租理论、货币流通的历史和理论以及经济危机。马克思在信中经常就这些问题同恩格斯交换看法,相互切磋。例如,马克思在 1851 年 1 月 7 日给恩格斯的信中首次对李嘉图的地租理论作了批判,并提出了自己对地租理论的一些新见解,并征询恩格斯的意见。恩格斯在 1 月 29 日给马克思的信中说:“你关于地租的新观点是完全正确的。李嘉图关于土地肥力随着人口的增加而递减的看法,我始终是不信服的,同样他关于谷物价格不断上涨的论点,我也从来没有找到论据……毫无疑问,你对问题的解决是正确的,这使你有进一步的理由获得地租问题经济学家的称号。”(见本卷第 171 页)。马克思在 2 月 3 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又就货币流通理论的基本原理同恩格斯交换意见,恩格斯在 2 月 25 日

的信中就此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我早就应当向你答复货币流通问题。依我的看法，这个问题本身是完全正确的，并且对于把混乱的流通理论归结为简单明了的基本论据大有帮助。”（见本卷第 205—206 页）恩格斯还在信中详谈了自己的补充意见。他们的合作不仅表现在对经济学理论问题的探讨上，还表现在对错误思潮的批判上。1851 年蒲鲁东的《19 世纪革命的总观念》出版，马克思认为，这是“反对共产主义的一场论战”（见本卷第 354 页）。马克思在 1851 年 8 月 8 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寄去对该书内容的详细摘要，征求恩格斯对该书的看法，并商谈开展对蒲鲁东主义的批判。恩格斯在 8 月 11 日前后的回信中对该书作了分析批判，10 月间又写了一篇详细评论《对蒲鲁东的〈19 世纪革命的总观念〉一书的批判分析》。马克思在 11 月 24 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对这一评论给予高度评价，并为该文不能发表表示惋惜。我们从书信中看到，他们的合作还表现在，有些重大题材的写作计划是他们共同酝酿、相互启发而形成的。例如，1851 年 12 月 2 日路易·波拿巴发动政变。恩格斯在政变的第二天立即给马克思写信，对政变作出评论，把这次政变描写成一出模仿 1799 年雾月十八日拿破仑·波拿巴政变的滑稽剧：“……真好像是老黑格尔在坟墓里把历史当做世界精神来指导，并且真心诚意地使一切事件都出现两次，第一次是作为伟大的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卑劣的笑剧出现”（见本卷第 447—448 页）。他又在 12 月 16 日给马克思的信中建议马克思为魏德迈在纽约创办的《革命》周刊写一篇关于这次政变的文章。根据恩格斯的建议，马克思暂时中断了经济学研究，撰写《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部著作的书名、开篇和构思显然受到恩格斯 12 月 3 日写的那封信的启发。这些书信表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理论研究领域是亲密合作、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他们对

创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贡献是不可分割的。

在 1851 年恩格斯写的一些书信中还提供了他在军事理论领域进行创造性研究的珍贵资料。恩格斯迁居曼彻斯特后,开始广泛搜集军事方面的文献资料,系统研究军事理论。他在 1851 年 6 月 19 日给约瑟夫·魏德迈的信中说明了他研究军事的原因:“我自从迁来曼彻斯特以后,就开始啃军事,我在这里弄到的材料,至少对开端来说是足够了。军事在最近的运动中必将具有的重大意义,我往日的爱好,我在报纸上发表的匈牙利军事通讯,以及我在巴登的光荣的冒险经历——所有这些都促使我在这方面下功夫,我想在这方面至少要做到能够发表一定的理论见解而又不致太丢脸。”(见本卷第 291—292 页)他的军事研究也得到马克思的大力支持。例如,马克思在 1851 年 9 月 23 日把他对古斯塔夫·泰霍夫《未来战争概论》一文的内容摘选和对它的评论寄给恩格斯参考。恩格斯从这一时期开始的军事研究结出了丰硕果实,为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奠定了基础。

马克思 1850—1851 年的书信中还有不少有关他在伦敦流亡期间苦难遭遇的记述。当时马克思一家生活在极度贫困中,有时因拖欠房租而面临被赶出门外流落街头的危险,他心爱的儿子因体弱多病而夭折。马克思不仅忍受贫困生活的煎熬,还经常遭到怀有敌意的小资产阶级流亡者集团的攻击诽谤。贫困没有把他压垮,恶意中伤也没有把他击倒,正像他自己所说的,“我对所有这些卑鄙行为都置之一笑,我的工作不会因此受到片刻干扰。”(见本卷第 333 页)恩格斯为了从经济上帮助马克思摆脱困境能继续从事经济学研究,表现出了伟大的自我牺牲精神。本卷中恩格斯的许多信件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丰富材料。

本卷收入的书信绝大部分曾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版第27卷,少数发表于第5、7、50卷。本卷新收入了11封书信,正文部分7封:1848年7月30日和1849年4月11日恩格斯致沃伊切赫(阿达尔伯特)·冯·利普斯基,1848年12月9日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卡普,1849年5月31日马克思致《国民报》编辑部,1850年2月19日马克思致雅科布·乌尔,1850年6月25日马克思致亨利希·毕尔格尔斯,1851年3月20日马克思致罗兰特·丹尼尔斯;附录部分4封:1849年7月14日燕妮·马克思致琳娜·许勒尔,1850年8月燕妮·马克思致马克思,1851年10月4日—8日之间燕妮·马克思致阿马利亚·丹尼尔斯,1851年12月17日燕妮·马克思致恩格斯。本卷收入的所有书信是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9年历史考证版第3部分第2卷,1981年历史考证版第3部分第3卷,1984年历史考证版第3部分第4卷,《马克思恩格斯年鉴》第8、13卷,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研究》第1辑翻译或重新校订的。

目 录

前言 1—12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1848年3月—1851年12月

1848年

1. 马克思致恩格斯(3月7日—12日之间) 3—4
2. 恩格斯致马克思(3月8—9日) 4—7
3. 马克思致恩格斯(3月16日) 8—9
4. 恩格斯致马克思(3月18日) 10—13
5. 马克思和恩格斯致埃蒂耶纳·卡贝(3月24日前后) 13—14
6. 恩格斯致埃米尔·布兰克(3月26日) 14—16
7. 恩格斯致埃米尔·布兰克(3月28日) 16—19
8. 马克思和恩格斯致阿达尔伯特·伯恩施太德
等人(4月1日) 19—20
9. 马克思和恩格斯致埃蒂耶纳·卡贝(4月5日) 20—21
10. 马克思致科隆警察局(4月13日) 21
11. 恩格斯致埃米尔·布兰克(4月15日) 22—23

-
12. 马克思致恩格斯(4月24日前后) 23—24
13. 恩格斯致马克思(4月25日) 24—26
14. 恩格斯致马克思(5月9日) 27—28
15. 恩格斯致埃米尔·布兰克(5月24日) 28—30
16. 马克思致《黎明报》编辑(5月底) 30—31
17. 恩格斯致沃伊切赫(阿达尔贝特)·冯·利普斯基(7月30日) 31—32
18. 马克思致威廉·阿尔诺德·盖格尔(8月5日) 32—33
19. 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克里斯蒂安·胡贝尔特·冯·屈尔韦特(8月23日) 33—36
20. 恩格斯致卡尔·弗里德里希·科本(9月1日) 37
21. 马克思和路易·舒尔茨致恩格斯(10月29日或30日前后) 38—39
22. 马克思致恩格斯(11月上半月) 39—41
23.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11月13日) 41
24. 恩格斯致伯尔尼州司法和警察当局(11月15日) 42—43
25. 马克思致恩格斯(11月29日) 44—45
26. 马克思致爱德华·冯·弥勒-泰勒林(12月5日) 45—46
27. 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卡普(12月9日) 47
28. 恩格斯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三月同盟理事会(12月10日或11日) 48—49
29. 恩格斯致沃韦工人联合会(12月14日—25日之间) 49—52
30. 恩格斯致马克思(12月28日) 52—53
31. 马克思致威廉·施梯伯(12月29日前后) 53—54

1849 年

32. 恩格斯致马克思(1月7—8日)..... 55—59
33. 马克思致爱德华·冯·弥勒·泰勒林(1月15日)..... 59—60
34. 马克思和威廉·沃尔弗致恩斯特·德朗克(2月3日)..... 61—63
35. 恩格斯致丹尼尔·芬讷尔·冯·芬讷贝格(3月1日)..... 63—64
36. 马克思致恩格斯上校(3月3日)..... 64—65
37. 马克思致恩格斯上校(3月5日前后)..... 66—67
38. 马克思致恩格斯(4月上半月)..... 67
39. 恩格斯致沃伊切赫(阿达尔贝特)·冯·利普斯基(4月11日)..... 68—69
40. 马克思致恩格斯(4月23日)..... 69—70
41. 马克思致海尔曼·布雷默(5月6日)..... 70
42. 马克思致爱德华·冯·弥勒·泰勒林(5月6日)..... 71
43. 马克思致安德烈亚斯·施蒂夫特(5月6日)..... 71—72
44. 马克思致《国民报》编辑部(5月31日)..... 72
45. 马克思致《法兰克福报》编辑部(5月31日)..... 73
46. 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6月1日)..... 74
47. 马克思致恩格斯(6月7日)..... 75—77
48. 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7月13日)..... 77—78
49. 马克思致琳娜·舍勒尔(7月14日)..... 79
50. 恩格斯致燕妮·马克思(7月25日)..... 80—82
51. 马克思致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7月31日)..... 82—85
52. 马克思致恩格斯(7月底)..... 85—86
53. 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7月底)..... 87—88

54. 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8月下半月)..... 89—90
55. 马克思致恩格斯(8月17日)..... 90—92
56. 马克思致恩格斯(8月23日)..... 92—93
57. 恩格斯致约瑟夫·魏德迈(8月23日)..... 94—95
58. 恩格斯致雅科布·卢卡斯·沙贝利茨(8月24日)..... 95—97
59. 马克思致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9月5日)..... 97—98
60. 恩格斯致乔治·朱利安·哈尼(10月5日)..... 99
61. 马克思致路易·鲍威尔(11月30日)..... 100
62. 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12月19日)..... 101—103
63. 恩格斯致雅科布·卢卡斯·沙贝利茨(12月22日)..... 104—106

1850年

64. 马克思致爱德华·冯·弥勒-泰勒林(1月1日)..... 107
65. 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1月8日)..... 108
66. 马克思致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1月11日)..... 108—109
67. 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2月4日)..... 110—111
68. 马克思致路易·鲍威尔(2月5日)..... 111—112
69. 恩格斯致爱德华·冯·弥勒-泰勒林(2月7日)..... 112—113
70. 马克思致雅科布·乌尔(2月19日)..... 113
71. 恩格斯致匈牙利流亡者委员会(2月22日后)..... 114
72. 恩格斯致格奥尔格·斐迪南·尤利乌斯·舒伯特、泰
奥多尔·哈根和斯蒂凡·阿道夫·瑙特(3月4日)..... 115—116
73. 马克思致爱德华·冯·弥勒-泰勒林(3月12日)..... 116—117
74. 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4月9日)..... 118—119
75. 恩格斯致格奥尔格·斐迪南·尤利乌斯·舒

伯特(4月11日前后)	119—120
76. 恩格斯致约瑟夫·魏德迈(4月22日)	120—121
77. 恩格斯致约瑟夫·魏德迈(4月25日)	121—124
78. 恩格斯和马克思致弗朗索瓦·帕迪贡(5月6日)	124—125
79. 恩格斯致泰奥多尔·舒斯特(5月13日)	125—126
80. 马克思、恩格斯和奥古斯特·维利希致克里斯蒂 安·卡尔·约西亚斯·冯·本生(5月30日)	126—127
81. 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6月8日)	127—128
82. 恩格斯、马克思和奥古斯特·维利希致《旁观者》 编辑(6月14日)	128—129
83. 马克思致亨利希·毕尔格尔斯(6月25日)	129
84. 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6月27日)	130
85. 马克思致法国流亡者会议主席(6月30日)	131
86. 马克思致卡尔·布林德(7月17日)	132—133
87. 恩格斯、马克思和乔治·朱利安·哈尼致亚当、 艾曼纽埃尔·巴泰勒米和茹尔·维迪尔(10月9日)	134
88. 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10月29日)	135—136
89. 马克思致恩格斯(11月19日)	136
90. 马克思致恩格斯(11月23日)	137—138
91. 恩格斯致马克思(11月25日)	138—139
92. 马克思致海尔曼·亨利希·贝克尔(12月2日)	140—141
93. 马克思和燕妮·马克思致恩格斯(12月2日)	141—149
94. 恩格斯致卡尔·埃米尔·布兰克(12月3日)	149—151
95. 恩格斯致马克思(12月17日)	151—153

1851 年

96. 马克思致恩格斯(1月6日) 154
97. 马克思致恩格斯(1月7日) 155—161
98. 恩格斯致马克思(1月8日) 161—163
99. 马克思致恩格斯(1月22日) 164—165
100. 恩格斯致马克思(1月25日) 166—168
101. 马克思和威廉·皮佩尔致恩格斯(1月27日) 168—170
102. 恩格斯致马克思(1月29日) 170—173
103. 马克思致海尔曼·亨利希·贝克尔
(1月29日—2月6日之间) 173—174
104. 马克思致恩格斯(2月3日) 174—180
105. 恩格斯致马克思(2月5日) 181—184
106. 马克思致海尔曼·亨利希·贝克尔(2月8日) 185
107. 马克思致恩格斯(2月10日) 186—188
108. 马克思致恩格斯(2月11日) 188—190
109. 恩格斯致马克思(2月12日) 190—193
110. 恩格斯致马克思(2月13日) 193—195
111. 马克思致恩格斯(2月23日) 196—202
112. 马克思致恩格斯(2月25日) 203—204
113. 恩格斯致马克思(2月25日) 205—207
114. 恩格斯致马克思(2月26日) 207—210
115. 马克思致恩格斯(2月26日) 210—212
116. 恩格斯致马克思(2月27日) 212—213
117. 恩格斯致马克思(2月27日) 213—214

118. 恩格斯致马克思(2月28日)	215—216
119. 马克思致海尔曼·亨利希·贝克尔(2月28日)	216—219
120. 马克思致恩格斯(3月1日)	219—221
121. 马克思致恩格斯(3月8日)	221—223
122. 恩格斯致马克思(3月10日)	223—224
123. 恩格斯致马克思(3月17日)	224—226
124. 马克思致恩格斯(3月17日)	226—228
125. 恩格斯致马克思(3月19日)	229—231
126. 马克思致罗兰特·丹尼尔斯(3月20日)	231—232
127. 马克思致恩格斯(3月22日)	232—233
128. 马克思致恩格斯(3月31日)	234—236
129. 马克思致恩格斯(4月2日)	237—238
130. 恩格斯致马克思(4月3日)	239—244
131. 马克思致海尔曼·亨利希·贝克尔(4月9日)	244—245
132. 恩格斯致马克思(4月11日)	245—247
133. 恩格斯致马克思(4月15日)	247—248
134. 马克思致恩格斯(4月15日)	248—249
135. 恩格斯致马克思(5月1日)	250—253
136. 恩格斯致威廉·沃尔弗(5月1日)	254—257
137. 马克思致恩格斯(5月3日)	257—259
138. 马克思致恩格斯(5月5日)	260—262
139. 恩格斯致马克思(5月6日或7日)	262—264
140. 恩格斯致马克思(5月8日)	265—266
141. 恩格斯致马克思(5月9日)	267—271
142. 恩格斯致马克思(5月15日)	271—272

-
143. 马克思致恩格斯(5月16日) 272—274
144. 恩格斯致马克思(5月19日) 275—277
145. 马克思致恩格斯(5月21日) 278—281
146. 恩格斯致马克思(5月23日) 281—285
147. 恩格斯致马克思(5月27日) 286
148. 马克思致恩格斯(5月28日) 287—289
149. 马克思致罗兰特·丹尼尔(5月底) 289—290
150. 马克思致恩格斯(6月16日) 290—291
151. 恩格斯致约瑟夫·魏德迈(6月19日) 291—295
152. 恩格斯致马克思(6月27日) 295—297
153. 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6月27日) 297—300
154. 恩格斯致马克思(7月6日前后) 301—303
155. 恩格斯致恩斯特·德朗克(7月9日) 303—309
156. 马克思致恩格斯(7月13日) 309—314
157. 马克思致恩格斯(7月17日前后) 314—315
158. 恩格斯致马克思(7月17日) 316—319
159. 恩格斯致马克思(7月20日前后) 320—323
160. 恩格斯致马克思(7月30日) 323—324
161. 马克思致恩格斯(7月31日) 325—329
162. 恩格斯致马克思(8月1日) 329—331
163. 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8月2日) 331—334
164. 恩格斯致威廉·沃尔弗(8月6日) 335—336
165. 恩格斯致约瑟夫·魏德迈(8月7日) 336—339
166. 马克思致恩格斯(8月8日) 339—346
167. 恩格斯致马克思(8月10日前后) 347—349

-
168. 恩格斯致马克思(8月11日前后) 350—353
169. 马克思致恩格斯(8月14日) 354—358
170. 马克思致恩格斯(8月21日前) 358
171. 恩格斯致马克思(8月21日) 359—362
172. 马克思致恩格斯(8月25日) 362—371
173. 恩格斯致马克思(8月27日前后) 371—373
174. 马克思致恩格斯(8月31日) 373—378
175. 恩格斯致马克思(9月1日) 378—380
176. 恩格斯致马克思(9月8日) 381—382
177. 恩格斯致马克思(9月11日) 383
178. 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9月11日) 384—386
179. 马克思致恩格斯(9月13日) 386—388
180. 恩格斯致马克思(9月19日) 388—389
181. 恩格斯致马克思(9月23日) 390—395
182. 马克思致恩格斯(9月23日) 395—401
183. 恩格斯致马克思(9月25日) 402—403
184. 恩格斯致马克思(9月26日) 403—406
185. 马克思致《总汇报》编辑部(10月4日) 407
186. 马克思致阿马利亚·丹尼尔斯(10月4日—8日之间) 408
187. 马克思致恩格斯(10月13日) 408—413
188. 恩格斯致马克思(10月15日) 413—417
189. 马克思和燕妮·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
(10月16日) 417—419
190. 马克思致恩格斯(10月19日) 420—423
191. 马克思致恩格斯(10月25日) 424—425

192. 恩格斯致马克思(10月27日前后)	425—427
193. 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10月31日)	428—429
194. 马克思致恩格斯(11月24日)	430—432
195. 恩格斯致马克思(11月27日)	433—436
196. 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11月28日)	436—437
197. 马克思致恩格斯(12月1日)	437—439
198. 马克思致海尔曼·埃布讷(12月2日)	440—445
199. 恩格斯致马克思(12月3日)	445—449
200. 马克思致恩格斯(12月9日)	450—452
201. 恩格斯致马克思(12月10日)	452—454
202. 恩格斯致马克思(12月11日)	454—458
203. 恩格斯致玛丽亚·布兰克(12月15日)	459—460
204. 恩格斯致马克思(12月16日)	460—462
205. 恩格斯致燕妮·马克思(12月18日)	463—464
206. 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12月19日)	464—466
207. 马克思致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12月27日)	466—468

附 录

1. 燕妮·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1848年3月 16日或17日)	471—472
2. 燕妮·马克思致琳娜·舍勒尔(1849年7月14日)	472—475
3. 康拉德·施拉姆致约瑟夫·魏德迈(1850年1月8日)	475—477
4. 燕妮·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1850年5月20日) ...	477—482
5. 燕妮·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1850年6月 15日—25日之间)	482—483

6. 燕妮·马克思致卡尔·马克思(1850年8月)	484—487
7. 燕妮·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50年 12月19日)	488—489
8. 燕妮·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51年1月 22日—27日之间)	489—490
9. 燕妮·马克思致阿马利亚·丹尼尔斯(1851年10月 4日—8日之间)	490—491
10. 燕妮·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51年12月17日)	491—492
11. 燕妮·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51年12月17日)	492—493
注释	497—570
人名索引	571—629
文学作品和神话中的人物索引	630—631
文献索引	632—659
报刊索引	660—671

插 图

恩格斯1849年1月7—8日给马克思的信的第1页	57
弗·恩格斯所作的对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 讽刺画(1849年)	74—75
马克思在伦敦住过的房子(1849年秋—1850年4月)	108—109
恩格斯在曼彻斯特住过的房子	128—129
马克思和燕妮·马克思1850年12月2日给恩格斯的信的 第1页	147

马克思 1851 年 1 月 7 日给恩格斯的信的第 1 页	157
恩格斯 1851 年 7 月 9 日给恩·德朗克的信的第 4 页	305

卡·马克思

和

弗·恩格斯

1848年3月—1851年12月



1848年

1

马克思致恩格斯

布鲁塞尔

[1848年3月7日—12日之间]

于巴黎新麦尼尔蒙坦路(博马舍
林阴路)10号

亲爱的恩格斯：

请向布赖尔索取**100 法郎**(这是他郑重地答应要在一星期之内还我的),向日果索取**30 法郎**,向赫斯索取**10 法郎**。我希望布赖尔此时会履行自己的诺言。

迈因茨将在卡斯尔那里兑现一张 114 法郎的期票,并将此款付给你。你把所有这些钱收起来用吧。

《改革报》在谈到你时语调很友好。弗洛孔病了,我还没有看到他。载勒尔散布的谣言在德国人中间流传很广。阿拉尔直到现在还没有被革命抛到一边。我劝你到这里来。¹

中央委员会已经在这里成立²,因为琼斯、哈尼、沙佩尔、鲍威尔^①、

① 亨·鲍威尔。——编者注

莫尔都在这里。我被选为主席,沙佩尔被选为书记。委员是:瓦劳、鲁普斯^①、莫尔、鲍威尔和恩格斯。

琼斯昨天去了英国;哈尼病了。

祝好。

你的 卡·马·

2

恩格斯致马克思

巴 黎

[1848年]3月[8—]9日于[布鲁塞尔]卢万新马路13号

亲爱的马克思:

我希望明天能收到你的信。

这里一切都很平静。星期日^②晚上,若特兰在民主协会³讲述了关于你和你夫人的事件。¹我去迟了没有听到他的话,仅仅听到佩列林用佛兰德语讲的充满愤怒的几句话。日果也发了言,又谈到这个问题。卢布林纳为此在《解放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这里的律师们非常气愤。迈因茨认为应当起诉,并认为你应当以民事原告的身份

^① 威·沃尔弗。——编者注

^② 1848年3月5日。——编者注

对侵入住宅等罪行提出控告。日果也应当提出控告。如果能这样做,那太好了,尽管政府已声称将把肇事者^①撤职。昨天迈因茨已将必要的文件提供给卡斯蒂欧,以便就此事提出质问;我想明天或者后天就会提出。⁴这个事件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并且非常有助于缓和德国人的憎恶。

鲁普斯^②在上星期日上午11点被带到火车站,送往瓦朗谢讷去了;他那里有信来,看来他还在那里。没有对他进行审讯。甚至没有允许他回家取自己的东西!

没有人对我怎么样。从这些家伙流露的一些言谈来看,他们害怕驱逐我,因为他们当时给过我通行证,这可以用来对付他们。

科隆发生的事件令人不愉快。三个杰出人物坐了牢。⁵我同事件的一个积极参加者谈过话。他们曾经打算进行攻击,但是,他们不用本来很容易弄到手的武器装备自己,而是手无寸铁地前往市政府,让人家包围了自己。据称,军队的大部分都是赞成他们的。事情一开始就非常蠢笨;如果这个消息可靠,那么,他们本来可以从容不迫地进行攻击,并且在两小时内解决问题。但是,一切都安排得惊人地蠢笨。

我们的科隆的老朋友们⁶看来是持观望态度的,虽然他们曾经共同决定要干起来。小德斯特尔、丹尼尔斯、毕尔格尔斯在那里待了一会儿就走开了,尽管那时在市政府正需要小博士^③在场。

德国别处的消息都很好。在拿骚,是一次成功的革命;在慕尼黑

① 达贝克。——编者注

② 威·沃尔弗。——编者注

③ 卡·德斯特尔。——编者注

黑,大学生、画家和工人正在全力进行起义;在卡塞尔,革命一触即发;在柏林,是极度的恐慌和动摇;在整个西德意志,已宣布新闻出版自由和建立国民自卫军。目前这样已经足够了。

就让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仍然顽固下去吧!那时就万事俱备了,过几个月就会发生德国革命。就让他紧抓着自己的封建形式不放吧!不过鬼才知道这个可笑而疯狂的家伙会干出什么来。

科隆的整个小资产阶级都主张加入法兰西共和国;目前那里正盛行回忆1797年⁷。

特德斯科还在坐牢。⁸我不知道他何时受审。

关于你的事件,已经给《北极星报》寄去了一篇万分激愤的文章^①。

星期日^②晚上,民主协会的会议开得异常平静。会上决定向两院提出一份请愿书,要求两院立即解散,并根据新的人口普查进行新的选举。政府是不愿意解散两院的,但是它将不得不这样做。请愿书明天晚上将被通过,并且在会上签名。若特兰向市长和市政府递交的请愿书得到了一个非常客气的否定的答复。

你想像不到这里是多么平静。昨天晚上举行的狂欢节,和往常完全一样;关于法兰西共和国,几乎不再有人谈论了。在咖啡馆里几乎不用费力、不用等候就可以得到法国报纸。如果人们不知道他们不管愿意不愿意都必须这样,那么就会以为,这里一切都完了。

因你所受的迫害而愤怒的若特兰,星期日发表了一篇很好的演

① 恩格斯1848年3月5日《给〈北极星报〉编辑的信》,载于1848年3月25日《北极星报》第544号。——编者注

② 1848年3月5日。——编者注

说；罗日埃的暴力促使他承认了阶级对立。他大骂大资产者，并且谈到诚然是非常平凡的、幻想的、但总算是经济学的细节，以便向小资产阶级证明，在共和国制度下收入良好、消费很多的工人阶级对它来说会是比宫廷和为数很少的贵族更好的主顾。和奥康瑙尔完全一样。

我已经来不及将这封信送到邮局了，——明天再写。

星期四。^①没有什么新闻；你的文章^②我在《改革报》上已经看到了。在英国也闹起来了，更好。

如果你在接到这封信之前还没有写信给我的话，请马上就写。真开玩笑，我的行李刚刚从巴黎运来，连纳税等等在内，让我花了50法郎！

再见。

你的 恩格斯

去过你那里的那个警官助手据说已经免职了。这个事件在这里的小资产者中间激起了强烈的愤怒。

巴黎博马舍林阴路75号格塞尔太太转交卡尔·马克思先生。

① 1848年3月9日。——编者注

② 马克思1848年3月6日前后《给〈改革报〉编辑的信》，载于1848年3月8日《改革报》。——编者注

3

马克思致恩格斯

布鲁塞尔

1848年3月16日[于巴黎]

亲爱的恩格斯：

这几天我没有一点时间来写一封比较详细的信。我只能写一下最必要的事情。

弗洛孔对你很有好感。

这里所有的施特劳宾人⁹对你都多少有些愤恨(与谢^①打架,等等)。

至于我的东西,请你随身带到瓦朗谢讷去,让人把这些东西在那里用铅印封上。以后我再付款取回。至于银器,关税已在巴黎这里付了。但是在瓦朗谢讷你一定要按照信中所附地址去找一下住在该处的那个人^②。我的妻子根据福格勒的建议把存放在布鲁塞尔的几个箱子的钥匙寄给他了,但没有附函。你必须从他那里把这些钥匙拿来,否则我们所有的东西将会在这里的海关被撬开。

关于钱的事情,你要向卡斯尔说明,如果他不愿意支付期票上的

① 大概指安·谢尔策尔。——编者注

② 大概指奥·施内。——编者注

钱,那就应该把期票还给你。那时巴于也许会付期票上的钱。

让日果结算一下账目,至少要把余额交出。

至于布赖尔,你必须再到他那里去一次,告诉他,如果他利用我的困境而不付钱,他就是卑鄙。至少他应当向你提供一部分。革命并没有花掉他一文钱。

这里资产阶级又变得极端无耻和反动了,但是有一天会够它受的。

伯恩施太德和海尔维格做事像个流氓。他们在这里建立了一个黑红黄协会¹⁰反对我们。前者今天将被开除出盟¹¹。

你的 马·

通行证我此时找不到,而这封信必须发出去。

如果日果不能更积极一些,就别让他干了¹²。目前他本应该干得更坚决一些。

代我向迈因茨和若特兰致衷心的问候。最近一号的《社会辩论报》我已收到。

并向福格勒问好。

我将详细地写信给迈因茨和若特兰。^①

祝你健康。

① 马克思1848年3月16日后给迈因茨和若特兰的信没有保存下来。——编者注

4

恩格斯致马克思

巴 黎

[1848年3月18日]星期六

[于布鲁塞尔]

亲爱的马克思：

我将照管你的东西。

你可以给律师维克多·费德尔先生写几句，或者直接寄给他，或者附在给布洛斯的信里，借此表示感谢他为你和你夫人所采取的步骤，并且授权他采取进一步的步骤。情况是这样：突然宣布自己是热心的共和主义者的费德尔，承担了为你辩护的任务，他将以辩护人的身份答复《比利时通报》¹³，并且处理这一案件。他希望你不要否认他；为了使他能够以坚决的态度办事，最好你给他写封信。这个案件由一个比利时人去办，要比迈因茨去办更好，而他既然自愿效劳，想必会很好地处理这一案件。

你一定要把通行证寄来。这个东西很需要；迈因茨每天都向我问起它。

特德斯科已被释放⁸，他没有同任何人照面就立即到吕蒂希去了。埃塞朗在这里待了几天，但是他没有看见特德斯科。

这里正处于空前的金融、交易所、工业和商业的危机之中。商人

闲着没有事干,在“瑞士”咖啡馆里直叫苦;考韦茨、劳夫一帮先生们垂头丧气地东游西荡;工人们举行集会和递交请愿书;食品普遍严重匮乏。谁也没有现金,就这样还有6000万的强制公债!在这里,交易所硬要给他们制造一个共和国。

吕宁返回这里之后得到消息说,在普鲁士他受到了通缉;他想让他的夫人来这里,再去巴黎。

德朗克¹⁴在逃走之前被维利希一伙接收入盟¹¹。我在这里对他重新考察了一下,对他讲述了我们的观点,他表示同意,所以我就批准了他。即使多少有一些疑问,也没有什么别的办法。同时,这个人很谦虚,很年轻,并且看来很有领会能力;所以我认为,对他进行一些监督,再加上一些学习,他会好起来的。他向我表示,他已否定了他过去的一切作品。可惜他是住在莫泽斯^①那里,在这期间莫泽斯会影响他,不过谁都知道这并没有什么关系。如果他同他曾经十分佩服的吕宁在一起,吕宁两句话就会把他征服。

此外,莫泽斯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友好——这家伙真莫名其妙!

对卡斯尔我毫无办法,因为票据是在迈因茨手里而不是在我手里。布赖尔借口说金融危机,说他的旧的期票债务现在不可能延期,说他的所有主顾都拒绝付款。他甚至表示要卖掉他那匹惟一的马。但是我要尽力弄一些到手,因为迈因茨的钱我不够用,而最先付款的赫斯所付的钱已经用光了。日果也极为困难。我今天还要到布赖尔那里去一次。

明天《社会辩论报》上将刊登一篇逐字逐句详细反驳《比利时通报》的文章。

① 莫·赫斯。——编者注

你给费德尔写信时要添上这样的话:如果他需要特别的委托书,你将给他寄去。

你也要给众议院议员布里库尔先生写几句,他在议院里为你讲得很好,他应迈因茨的请求向大臣提出了严厉的质问,并且促成了对这一事件进行调查。他是沙勒罗瓦的代表,是卡斯蒂欧之后最好的。卡斯蒂欧那时正在巴黎。

随信附上一篇涂鸦之作^①,请你看一下,送到《改革报》去。对这里的人们必须不断地给以刺激。

如果可能,星期一我就出发。但是钱这方面的困难总是阻碍着我。

英国方面,我从信件中或者《星报》上都得不到任何消息。

德国的情况确实非常好;到处起义,而普鲁士人并不让步。这就更好。希望我们在巴黎不会停留太久。

你们把伯恩施太德赶出去,好得很^②。这家伙已经证明太不可靠,确实必须把他开除出盟。他和维尔特现在联合起来了,而维尔特在这里到处装出狂热的共和主义者的姿态。

拉马丁一天比一天更恶劣了。这个人在他的所有的演说中只是面向资产者,并且竭力安慰他们。临时政府¹⁵的选举宣言也完全是给资产者准备的,以便使他们安心。这些家伙厚颜无耻是毫不奇怪的。

再见,再见。

弗·恩·

① 恩格斯《比利时的状况》。——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9页。——编者注

寄往这里的所有信件,请你按指定的地址发出;我不在时布洛斯特会把信件转给日果。

新麦尼尔蒙坦路马克思先生收。

5

马克思和恩格斯致埃蒂耶纳·卡贝¹⁶

巴 黎

[1848年3月24日前后于巴黎]

卡贝公民:

我们请求您把随函寄上的声明发表在最近一号《人民报》上。声明涉及的问题是:共产党对于已经在一部分德国人中煽起反对法国人民的旧的反动民族成见那种事情和做法没有责任。

德国工人联合会¹⁷,即欧洲各国各种工人协会的联合会(英国宪章派¹⁸的领袖哈尼和琼斯两位先生也是这个联合会的成员)是完全由共产主义者组成的,并公开宣布自己是共产主义的组织;所谓巴黎德意志民主协会¹⁰实质上是反共产主义的,因为它声明自己不承认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对抗和斗争。因此,这里所谈的是为了共产党的利益而采取行动,发表声明,正是为了这一点,我们请阁下大力协助。(这封便函仅是私人信件)

致以敬礼和兄弟般的情谊。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卡尔·马克思

下面署名的委员会认为自己有责任向德国工人联合会在欧洲各国的各个支部声明：它同向法国公民要服装、金钱和武器的那些行动、声明和宣言毫无关系。在巴黎，德国工人俱乐部¹⁹是和联合会保持联系的惟一组织，它同自称为巴黎德意志民主协会的并由海尔维格先生和冯·伯恩施太德先生领导的那个协会毫无共同之处。

德国工人联合会中央委员会

签名：卡·马克思 卡·沙佩尔 亨·鲍威尔
弗·恩格斯 约·莫尔 威·沃尔弗

6

恩格斯致埃米尔·布兰克

伦 敦

1848年3月26日于巴黎

亲爱的埃米尔：

在光荣的二月革命²⁰和没有爆发的比利时三月革命之后，我于

上星期又来到了这里。我给母亲^①写信要钱,准备再过几天离开这里回德国去,我们打算在德国重新出版《莱茵报》^②。现在母亲极力催我赶快回德国,一方面是因为她以为这里又可能要动起枪来,怕我会遭到什么不幸,另一方面是因为她本来就希望我回去。但她同时写信告诉我:

“我实在不知道,应该怎样把钱寄给你,因为几天以前富尔德通知父亲,说他不再营业了,而父亲寄给他的几张数目很可观的期票也被退了回来,并且被拒付。所以望你来信告诉我,应该怎样把钱寄给你。”

最简单的办法是,由你用银行券寄 20 英镑给我(英镑在这里比价很高),再让老头儿^③立即把这笔款子归还给你。这样,钱很快就能到我手里,我就可以动身了,否则,我还得在这里待一个星期,才能收到从巴门或从恩格斯基兴寄来的钱。因此,我今天就立即写信到巴门去,让他们把 20 英镑归还给你,请你照我上面所说的那样办理,因为期票不能用了。

你可以把银行券剪成两半,今天把一半寄来,寄到巴黎胜利路 19 号我收,第二天再寄另一半,寄到同一条路同一个门牌费利西泰·安德烈小姐收。这样做是为了避免邮件失窃。

这里的情况很好,就是说,2月24日和3月17日被击败的资产者又重新抬头,疯狂地咒骂共和国。但是结果只会是,在他们头上不久就会爆发一场与过去完全不同的风暴。如果这些家伙这样无耻地搞下去,人民不久就会把其中的某些人处以绞刑。他们在临时政

① 伊·弗·毛·恩格斯。——编者注

② 《新莱茵报》。——编者注

③ 恩格斯的父亲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编者注

府¹⁵中有一帮人,特别是庸人拉马丁,这个人不久也会受到惩罚。这里的工人(20万—30万人)除赖德律-洛兰不愿同任何人打交道,他们这样做是对的。赖德律-洛兰比任何人都更坚决、更激进。甚至弗洛孔也很好,我到他那里去过几次,现在马上又要到他那里去了。他是一个非常正直的人。

我们同那个从这里出发去建立德意志共和国的伟大的十字军征讨²¹毫无关系。

向玛丽亚^①和孩子们衷心问好,请立即回信。

匆匆草此。

你的 弗里德里希

伦敦奇普坡国王街18号埃米尔·布兰克先生收。

7

恩格斯致埃米尔·布兰克

伦 敦

1848年3月28日于巴黎

亲爱的埃米尔:

我今天收到了四张五英镑的银行券的前一半,请你立即把后半寄来,因为我必须尽快动身。我非常感谢你在这紧急时刻欣然答

① 玛·布兰克。——编者注

应立即给予我帮助。《莱茵报》^①已经给你订了。

至于这里的党派,如果不算比较小的(正统派²²和波拿巴派²³,这些人只会搞阴谋,纯粹是一些宗派,在人民中间没有影响,其中一部分很有钱,但没有任何胜利的希望),实际上是三个大党派。这三个党派,第一是2月24日的战败者,即大资产者、证券投机商、银行家、工厂主和大商人、从前的保守派和自由派²⁴。第二是小资产者、中间等级、在2月23日和24日站到人民一边的国民自卫军²⁵的大多数、跟着拉马丁和《国民报》走的“明智的激进派”。第三是人民,是现在以武力控制着巴黎的巴黎工人。

大资产者和工人是直接对立的。小资产者扮演着一种居间调停的但是非常可怜的角色。不过,他们在临时政府¹⁵中占多数(拉马丁、马拉斯特、杜邦·德勒尔、马利、加尔涅-帕热斯,有时还加上克雷米约)。他们,还有和他们一起的临时政府,都摇摆得很厉害。局势越平静,政府和小资产阶级政党就越是倾向于大资产阶级;局势越动荡,他们就越是重新靠近工人。比如,最近,当资产者又变得极端厚颜无耻,甚至发动8000名国民自卫军到市政厅^②去抗议临时政府的法令,特别是抗议赖德律-洛兰的果断措施²⁶的时候,他们竟真的吓坏了政府的多数成员,特别是软弱无能的拉马丁,致使他公开地抛弃了赖德律。但是在第二天,即3月17日,就有20万工人涌向市政厅,宣布他们无条件地信任赖德律-洛兰,并迫使政府的多数成员和拉马丁撤销了原来的决定。因此,在这一时刻,《改革报》派²⁷(赖德

① 《新莱茵报》。——编者注

② 巴黎市政厅在1848年二月革命胜利后是临时政府所在地。——编者注

律-洛兰、弗洛孔、路·勃朗、阿尔伯、阿拉戈)又占了上风。在整个政府中,他们还是最能代表工人的,他们是不自觉的共产主义者。可惜小个子路易·勃朗由于他的虚荣心和他的那些狂妄的计划而大出其丑。他很快就会把自己弄得声名狼藉。²⁸而赖德律-洛兰表现得很好。

最糟糕的是:政府一方面不得不向工人许下种种诺言,另一方面却一个也不能兑现,因为它没有勇气采取对付资产者的各种革命措施,实行高额累进税,遗产税,没收一切流亡分子的财产,禁止现金输出,建立国家银行等等,从而使自己获得履行诺言所必需的资金。有人让《改革报》派许下诺言,然后又用极端荒谬的保守的决议使他们无法履行诺言。

现在国民议会中又增加了一种新因素:占法兰西民族人口七分之五并拥护《国民报》派²⁹,即小资产阶级政党的农民。很可能这个政党会取得胜利,而《改革报》派要遭到失败,那时又会发生一次革命。也有可能议员们到了巴黎,会看清这里的情况,认识到只有《改革报》派才能够长期站住脚。然而这种可能性不太大。

选举延期两周举行³⁰,这也是巴黎工人对资产阶级政党的一个胜利。

《国民报》派,即马拉斯特及其同伙,在其他方面表现也很坏。他们生活优裕,为自己的朋友搞宫殿、弄肥缺。《改革报》派则完全不同。我去过几次老弗洛孔家里。这个人 and 过去一样住在一所低劣住宅的六楼,用一个旧的陶制烟斗吸一般的次烟,只是买了一件新睡衣。在其他方面,他的生活方式完全像他担任《改革报》编辑时那样,是共和派式的;他还是那样亲切、诚恳和坦率。他是我所认识的人当中最正直的一个。

最近我在土伊勒里宫茹安维尔亲王的房间里和老安贝尔一起吃了一顿午饭,他曾经流亡布鲁塞尔,现在是土伊勒里宫的警卫队长。现在伤员们躺在路易-菲利浦房间里的地毯上,用烟斗吸着烟。御殿上苏尔特和毕若的像被扯下来撕碎了,格鲁希的像则被剪碎了。

刚才,为一个因伤死亡的工人送葬的队伍,在《马赛曲》的乐曲声中经过这里。至少有1万名国民自卫军和武装起来的群众为他送葬,从堂甸大道来的浮华青年也不得不作为国民自卫军马队跟着送葬队伍。资产者们因为人们这样隆重地为一个工人送葬而大为恼怒。

你的 弗·恩·

8

马克思和恩格斯致阿 达尔贝特·伯恩施太德等人³¹

巴 黎

副本

1848年4月1日于巴黎
新圣奥古斯丁路22号

致伯恩施太德等先生

对伯恩施太德等先生今天早晨留交马克思的便条,答复如下:

(1)马克思根本不考虑就德国报纸上发表的任何文章向任何人作解释。

(2)马克思根本不考虑向同他毫无关系的德意志民主协会¹⁰的委员会或代表团作解释。

(3)如果是伯恩施太德和海尔维格先生个人,而不是作为某个委员会或某个协会的成员要求作解释,那么已经在一次私人谈话中和一次公开场合对伯恩施太德先生说过,他们应该去找谁。

9

马克思和恩格斯致埃蒂耶纳·卡贝

巴 黎

1848年4月5日于巴黎

尊敬的公民:

我们在巴黎逗留的最后两天,曾经拜访过您几次;但是我们看到您的办公室总是挤满了人,我们的时间非常有限,不能等候轮到我们。因此,我们不得不在未能和您最后见一次面的情况下离开这里,³²我们对此感到遗憾。

这封信将由艾韦贝克先生转交给您,他负责把地址交给我们,我们将按照他给的地址给您写信。

我们一刻也不怀疑,不久我们就可以把关于德国共产主义运动进展的好消息告诉您。

同时请您接受我们的敬意。

忠实于您的 卡·马克思
弗·恩格斯

10

马克思致科隆警察局

科 隆

1848年4月13日于科隆[使徒街7号]

致可敬的警察局

我在此有幸恳请贵局向有关机关为我申请科隆市的公民权³³。我于1818年5月5日生于特里尔,在该城读中学,后在波恩和柏林读大学,1842—1843年住在科隆,任前《莱茵报》编辑³⁴。因该报停刊,我去了国外并放弃了普鲁士公民权。³⁵事变发生以后,我回到了祖国,现拟同我全家在科隆这里定居。

谨致崇高的敬意。

卡尔·马克思博士

11

恩格斯致埃米尔·布兰克

伦 敦

1848年4月15日于巴门

亲爱的埃米尔：

我又平安地到达这里³⁶。整个巴门都在等待着，看我干点什么。人们以为，我会马上宣告共和国成立。庸人们因为莫名其妙的恐惧而发抖，他们自己也不大知道怕的是什么。总之，人们以为我一到来，许多事情就将迅速得到解决。今天当我来到 C. 欧门和安·欧门的办事处时，他们显然在发抖。我自然不会去干涉任何事情，而是静静地等待着会发生什么事情。

这里的恐慌情况难以形容。资产者要求信任，但是已经没有信任了。大多数人像他们自己所说的那样，正在为生存而斗争。但是工人们却不能因此而得到什么吃的，有时就作一些反抗。到处都是瓦解、破坏、无政府状态、悲观失望、恐惧、愤怒、立宪的热情、对共和国的仇恨等等，而目前最有钱的人的确是最苦恼和最害怕的人。同时，人们都在吹牛、撒谎、咒骂、发怒，简直到了发疯的地步。最冷静的市民却是真正的狂人。但是一旦宪章派¹⁸开始行动，他们就会感到惊奇。示威游行³⁷还只是不值一提的小事。我的朋友乔·朱利安·

哈尼(请你把所附的信转寄给他,信寄到布朗普顿女王街9号^①)两个月以后将取代帕麦斯顿。关于这一点我可以同你打赌,赌两个便士或者随便多少钱都可以。

你的母亲和我的母亲那里一切都好。他们正在等待你的兄弟海尔曼,安娜现在在哈姆。向玛丽亚^②和孩子们问好。

再见。

你的 弗·

伦敦奇普坡国王街18号埃米尔·布兰克先生收。

12

马克思致恩格斯

巴 门

[1848年4月24日前后]

于科隆使徒街7号

亲爱的恩格斯:

这里已经有相当多的人认股了,我们很快就能够开始。³⁸但是现

① 恩格斯1848年4月15日给哈尼的信没有保存下来。——编者注

② 玛·布兰克。——编者注

在你必须向你的老头儿^①提出要求,必须大致明确地弄清在巴门和埃尔伯费尔德能做些什么。

计划书(毕尔格尔斯写的)^②等等已从这里给埃尔伯费尔德的黑克尔寄去。

你没有德朗克的通信地址吗?³⁹必须立即写信给他。

请立即答复。如果你们那里的人不是显得太胆怯,我本来是要去的。

你的 马·

13

恩格斯致马克思

科 隆

1848年4月25日于巴门

亲爱的马克思:

我刚刚接到计划书^②,连同你的信。认股的事³⁶,在这里希望极其渺茫。我曾经就此事给布兰克写过信,^③他还是众人里最好的一

① 恩格斯的父亲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编者注

② 指《新莱茵报》的计划书,该计划书未能找到。——编者注

③ 恩格斯1848年4月25日前给威·布兰克的信没有保存下来。——编者注

个,现在实际上已经变成一个资产者;其余的人,自从他们办起企业,开始同工人发生冲突以来,就更是资产者了。这些人都像害怕鼠疫一样害怕讨论社会问题,他们把这叫做蛊惑人心。我费了不少唇舌,使用了各种各样的外交手腕,但答复依然是不肯定的。现在我再做一次最后的尝试,如果失败,那么一切都完了。结果怎样,过两三天你会得到确实消息。问题的实质是,在这里甚至这些激进的资产者都把我们看成是他们未来的主要敌人,不愿意把武器交到我们手里,因为我们很快会把武器掉转过来反对他们自己。

从我的老头儿那里根本什么也弄不到。在他看来,《科隆日报》已经是叛逆到了顶点,他宁愿叫我们吃1 000颗子弹,也不会送给我们1 000塔勒。

这里最进步的资产者非常满意由《科隆日报》来代表他们这一派。在这种情况下,你说该怎么办呢?

莫泽斯^①的代理人施纳克上星期到这里来过,似乎对我们也进行了诽谤。

至于德朗克,我只有这样一个通讯处:科布伦茨的商人阿道夫·多米尼库斯(他的舅舅)。他的老头儿^②住在富尔达,好像是个中学校长。这个城镇很小。写信寄:富尔达小恩·德朗克博士收,想必能寄到他手里,如果他在那里的话。他连起码住在哪里都不写明,真够荒唐。

我接到艾韦贝克一封信,他问我,他按约定的地址寄往美因茨的一封信据说是重要的信,我们是否已收到?如果你没有收到,就把这个

① 莫·赫斯。——编者注

② 恩·德朗克的父亲恩·弗·约·德朗克。——编者注

情况写信寄往美因茨(美因茨伦滕巷(圣灵)实习教员菲利浦·诺伊贝克收)。

艾韦贝克请人在巴黎将《宣言》^①译成意大利文和西班牙文,请求给他寄去为此目的他答应支付的60法郎。这又是他搞的一个阴谋诡计。这些译文一定是妙得很。

现在我正在搞英译文,这比我原来想像的要困难。但是大半已经弄好了,不久即将全部完成。⁴⁰

如果我们的十七条^②哪怕有一份在这里被传播出去,我们在这里都会失去一切。资产者的心地确实卑劣。工人们正开始有些活动,还很不成熟,但已经是群众性的。他们立即组成了团体。但是这恰好对我们有妨碍。埃尔伯费尔德的政治俱乐部⁴¹发表告意大利人书,主张直接选举,但是坚决拒绝对社会问题进行任何讨论;虽然这些先生们私下都承认这种问题现在已经提到日程上来了,但是却又宣称,我们不应该过早地提出这种问题!

再见。快来信,写详细点。是否已经写信去巴黎,有什么结果吗?

你的 恩·

科隆阿波斯泰尔恩大街7号卡·马克思博士先生收。

①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编者注

②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编者注

14

恩格斯致马克思

科 隆

1848年5月9日[于巴门]

亲爱的马克思：

随信寄上：

- (1)截至目前为止的认股单^①，共14张；
- (2)给你的委托书⁴²；
- (3)给德斯特尔的委托书(博恩施太特是他的熟人)；
- (4)给毕尔格尔斯的委托书。

博恩施太特和黑克尔把委托书给了自己的熟人，这是无法避免的。

许纳拜恩将代表自己和两名当地人亲自去那里出席。

认股单还没有完。尽管多次拜访，我仍然没有遇见拉韦里埃和布兰克。楚劳夫负责去说服前者。

另外两个我没有做通工作的人，将由黑克尔去说服。

楚劳夫今天去龙斯多夫，在那里他有成功的希望。

最难办的是这两种人：第一种，是戴羔羊皮手套的年轻的共和主

^① 指《新莱茵报》的股份。——编者注

义者⁴³，他们为自己的财产担心，害怕共产主义；第二种人，是当地的名流，他们认为我们是竞争者。无论诺尔还是布拉赫特都无法说服。博恩施太特是法学家当中惟一可以交往的人。总之，我们做了不少徒劳无益的事情。

明天我将去恩格斯基兴待两天。请把股东会议的结果立即告诉我。——组建同盟支部的工作也已着手进行。⁴⁴

你的 恩格斯

15

恩格斯致埃米尔·布兰克

伦 敦

1848年5月24日于科隆赫勒街14号

亲爱的埃米尔：

上星期六^①我来到了科隆这里。《莱茵报》^②将在6月1日出版。但是为了不致立即遇到阻碍，我们必须预先在伦敦做一些准备工作，因为那里没有别人，所以我们冒昧地把这些工作托付给你。

(1)请你在一个报刊经销人那里为我们订阅(从接信之日起，到7月1日止)《电讯》(日报)和《经济学家》周报各一份。让报刊经销

① 1848年5月20日。——编者注

② 《新莱茵报》。——编者注

人(你可以把他的地址告诉我们,以免我们以后再麻烦你)每天把这两份报纸像人们通常邮寄报纸那样包在一起或者用纸条捆起来,经奥斯坦德寄往科隆圣阿加塔街12号威·克劳特先生收。

(2)请把附上的信发出。

(3)请垫付这两份报纸的订费、这封信的邮资等等,这些费用的账单立即寄到科隆圣阿加塔街12号《新莱茵报》发行部,并说明这笔钱应该交付给谁,这样,就可以立即付清。

出版报纸所需资金已经筹足。一切都很顺利,现在所缺的只是这些报纸,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了。《泰晤士报》我们已经收到,头一个月我们只需要上述那两种英国报纸。如果你在其他报纸上偶然碰到一些值得注意的东西,把它寄给我们,那我们是会很高兴的。一切费用当然都会立即归还。我们也希望得到一些能提供有关贸易、经营状况等详细消息的报纸。请来信告诉我,现在伦敦有哪些报纸,好让我们熟悉情况。

我当然没有见到玛丽亚,因为在她到达之前,我就不得不走了。但是在我们把事情安排好以后,我就立即回去一趟。另外,目前巴门比任何时候都令人厌倦,到处都充斥着人们对所获得的一点点自由的愤恨。这些蠢驴认为整个世界之所以存在,无非是为了让他们大发横财,而由于现在在这方面遇到阻碍,他们就拼命地叫喊起来。如果他们想要取得自由,他们就必须为自由付出代价。法国人和英国人也曾经不得不这样做,但是在巴门,蠢驴们却以为他们应当无偿地得到一切东西。这里的情形看起来要好一些,但也好不了多少。普鲁士人还是那样,用硝酸银在波兰人身上打烙印⁴⁵,而在我写这封信的时刻,美因茨正遭到普鲁士人的炮轰,因为市民自卫团逮捕了几个喝得醉醺醺的胡作非为的士兵⁴⁶;独立自主的法兰克福国民议会⁴⁷

虽然听到了炮声,但看起来根本无动于衷。在柏林,康普豪森终日无所事事⁴⁸,而反动派、官吏和贵族集团却越来越猖狂,因而激怒了人民,人民起来造反了。康普豪森的软弱和怯懦直接把我们引向新的革命。德国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

再见。

你的 弗·恩·

伦敦奇普坡国王街 18 号埃米尔·布兰克先生收。

16

马克思致《黎明报》编辑⁴⁹

佛罗伦萨

[1848年5月底于科隆]

尊敬的先生:

由卡尔·马克思先生主编的名为《新莱茵报》的一家新的日报将从今年6月1日起在科隆出版。这家报纸将在我们北欧捍卫《黎明报》在意大利所拥护的那些民主原则。由此可见,我们对目前悬而未决的意大利和奥地利之间的问题将采取什么立场是无可置疑的。我们将捍卫意大利的独立事业,将与奥地利在意大利以及在德国和波兰的专制统治作殊死的斗争。我们向意大利人民伸出兄弟之手,并且要向他们表明,德意志民族将以各种方式反对那些在我国也一贯

压制自由的人们对你们所实行的压迫政策。我们要竭力促使两个伟大和自由的民族团结一致并和睦相处,而且恶的政治制度至今仍使这两个民族互抱敌意。因此,我们将要求残暴的奥地利兵痞立刻撤出意大利,让意大利人民能够完全自主地选择他们想要的政体。

为了让我们能够观察意大利的事态,为了让你们有机会评判我们是否忠实于自己的诺言,我们建议交换我们两家的报纸;这样,我们就可以每天把《新莱茵报》寄给你们,你们则把《黎明报》寄给我们。我们希望你们能接受这个建议,并且请你们尽快开始把《黎明报》寄给我们,以便我们就在我们最初的几号报纸上加以利用。

如果你们还有可能给我们寄一些其他的报道,那就请你们寄来。我们向你们保证,对于一切有利于任何一个国家的民主事业的事情,我们始终都会予以最大的关注。

致以兄弟的问候!

《新莱茵报》编辑部 主编 卡尔·马克思博士

17

恩格斯致沃伊切赫
(阿达尔贝特)·冯·利普斯基

柏 林

1848年7月30日于科隆

致柏林议员利普斯基先生

尊敬的先生:

我们十分感激地收到了您费心给我们寄来的有关波森问题的著作。正如您会从我们今晚给您寄去的那几号《新莱茵报》中看到的那样,我们已经了解了这些小册子的部分内容。但其中有一些内容对我们来说是新的,只要时间和篇幅允许,这些材料将会马上得到利用。我们将把有关的几号给您寄去几份。

法兰克福议会有关波森问题的决议对我们是新的鼓舞,对波兰的事业是强有力的支持。如果波兰民族的议员先生们在这一方面给予我们支持,我们将十分感激他们。我们可以向您保证,将尽可能地利用您寄来的任何材料,无论是已刊印的还是手稿都行。

我们谨向您致以崇高的敬意

《新莱茵报》编辑部 弗·恩格斯

18

马克思致威廉·阿尔诺德·盖格尔

科 隆

1848年8月5日于科隆

致本市尊贵的警察局长盖格尔先生

兹通知阁下,我已就您对我发出的公函^①立即向内务部提出上

^① 指科隆警察局于1848年8月3日对马克思要求恢复普鲁士国籍的申请予以拒绝的一封复函。——编者注

诉,我认为我仍然是德意志帝国的公民。

《新莱茵报》主编 卡尔·马克思博士

19

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克里
斯蒂安·胡贝尔特·冯·屈尔韦特⁵⁰

柏 林

1848年8月23日于科隆

大臣先生:

请允许我就这里的王国政府对我个人作出的一项决定向您提出
上诉。

1843年我离开我的祖国莱茵普鲁士暂居巴黎。1844年我获悉,由于我的一些著述的缘故,王国驻科布伦茨总督曾向有关的边防警察机关下达了对我的逮捕令。^①这条消息也曾在柏林某些受检查的报纸上刊登。从那时起,我便把自己看做是一名政治流亡者。后来,1845年1月,在当时的普鲁士政府的直接敦促下,我被驱逐出法国,移居比利时⁵¹。

但是在这里,普鲁士政府又要求比利时内阁驱逐我,因而我不得

① 1844年6月29日《曼海姆晚报》第154号。——编者注

不要求退出普鲁士国籍³⁵。

为了免受诸如此类的迫害,我不得不采取这种最后的手段。我申请侨居国外仅仅是出于正当的自卫,对这一点最好的证明就是:我没有接受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公民权,虽然在二月革命²⁰后法国临时政府¹⁵的委员们曾向我提出这样的建议。

三月革命⁵²后我回到祖国,4月间我即在科隆申请公民权,当时这里的市政府也痛快地批准了我的申请。

根据1842年12月31日的法令^①,此事尚需经王国政府批准。现在我接到这里的警察局长盖格尔先生的公函,内容如下:

“1848年8月3日于科隆

No:2678

致本市尊贵的马克思博士先生

兹通知阁下,王国政府鉴于您迄今的情况,认定1842年12月31日法令第5条^②所赋予它的批准外国人获得普鲁士臣民身份的权力,目前尚不能惠及于您。因此,您仍然要算做外国人(上述法令第15、16条)。

警察局长盖格尔(签名)”

我认为王国政府的这一答复是非法的,理由如下:

根据今年3月30日联邦议会⁵³的决议,凡回到德国并声明愿意重新获得公民权的政治流亡者,也都享有德国国民议会⁵⁴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根据预备议会⁵⁵的决议,甚至已经成为外国公民的政治流亡者,

① 即1842年12月31日的《取得和丧失普鲁士国籍及履行国外公职法》。——编者注

② 该条款授权各地警察当局负责批准外国人加入普鲁士国籍事宜。——编者注

只要他们愿意重新享有德国公民权,即可获得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虽然这一决议没有直接的法律效力,可是就它在革命之后马上向德国人民展示的前景和许下的诺言来说,有着决定性的意义。

无论如何,联邦议会的决议和康普豪森内阁⁴⁸依据该决议制定的选举制度在普鲁士是具有法律效力的。

因为我想重新获得我的德国公民权的愿望在我申请科隆居住权时已经写得非常清楚,所以可以肯定,我已取得德国国民议会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就是说至少我享有德意志帝国的公民权。

既然我享有一个德国人能够享有的那种最高权利,那就更不能拒绝我要求享有普鲁士公民权这种次等的权利。

科隆的王国政府援引了1842年12月31日的法令。但是,由于上述联邦议会的决议,这一法令也是对我有利的。

根据第15条第1、3款,普鲁士臣民凡本人申请获准退出或在外国居留10年以上者,均丧失普鲁士国籍。在革命后回国的许多政治流亡者在国外居留都超过10年,根据上述法令第15条,他们和我一样已失去了普鲁士国籍。然而其中有些人,如雅·费奈迭,甚至出席了德国国民议会⁵⁶。这样说来,普鲁士警察当局(法令第5条),只要他们愿意,也可以拒绝给予这些德国立法者以普鲁士公民权!

最后,我认为下述情况是完全不恰当的:这里的王国政府,或警察局长盖格尔先生,在给我的通知书中使用了“臣民”这个词,而上届和本届内阁都已从它们的所有官方文件中取消了这一用语而只使用“国民”。同样不恰当的是,他们竟忽视我的普鲁士公民权,把我这样一个德意志帝国的公民叫做“外国人”。此外,如果说王国政府“鉴于我迄今的情况”才拒绝给予我普鲁士公民权,这不是指我的物质情况,因为甚至依据1842年12月31日法令的条文,只有王国市政府

才可以对这一问题作出决定，而市政府的决定对我是有利的。

问题只能是指我作为《新莱茵报》主编的活动，也就是说，鉴于我的民主主义的观点和我对现政府所持的反对态度。

然而，如果这里的地方政府或柏林的内务部在这种完全符合联邦议会3月30日决议的特定情况下还有权（我否认这种权力）拒绝给予我普鲁士公民权，那么这种带有倾向性的理由只有在旧日的警察国家里才会采用，但决不该在革命后的普鲁士及其责任政府中采用。

最后，我还要指出：我曾经向警察局长弥勒先生声明，我不能在这种不确定的情况下把我全家从特里尔迁到科隆。弥勒先生曾向我保证说，恢复公民权不会遇到任何阻难。

根据上述一切理由，我请求您，大臣先生，指示这里的王国地方政府批准这里的市政府给予我居住权，从而恢复我的普鲁士国籍。

谨向您，大臣先生，致以崇高的敬意。

卡·马克思

柏林内务大臣屈尔韦特先生收。

20

恩格斯致卡尔·弗里德里希·科本

柏 林

1848年9月1日于科隆

亲爱的科本：

您的文章现随函奉还。本来我早就可以把它寄出，但是因为搬家⁵⁷时的杂乱和忙于与此有关的许多事务，结果把您的地址遗失了。

马克思可能已经对您说了，我们在那个被逐出境的不眠之夜常常想起您。我可以肯定地对您说，您是我们乐于怀念的惟的一个柏林人⁵⁸。再说，那个被逐出境的不眠之夜毕竟是美丽的，现在面对着人们称之为德国革命的这种无聊的庸人闹剧，我十分留恋那个夜晚！但是必须懂得要为亲爱的祖国作出牺牲，而最大的牺牲就是，回到这个祖国去，为这些笨头笨脑的公众写社论。

祝您健康！

完全属于您的 弗·恩格斯

21

马克思和路易·舒尔茨致恩格斯⁵⁹

日 内 瓦

[1848年10月29日或30日前后于科隆]

亲爱的恩格斯：

因为你的信^①今晚才到，我已没有时间去询问期票的事。甚至没有时间回一趟自己的家。现在我尽手头所有给你寄去，此外还有一张舒尔茨给日内瓦一位公民^②的50塔勒汇票，从这位公民那里你还能够得到另一些资助。

很久以前我就向巴黎寄过50塔勒给你和德朗克，并且同时把你的通行证^③寄给了布鲁塞尔的日果。

报纸从10月11日起已照原样复刊。⁶⁰比较详细地向你说这件事现在还不是时候，因为必须抓紧时间。你一旦有可能，请写些通讯和较长的文章来。现在除维尔特外全都走了，而弗莱里格拉特只是

① 恩格斯于1848年10月25日前后给马克思的信没有保存下来。——编者注

② J. 克勒。——编者注

③ 指恩格斯于1848年4月离开巴黎时法国临时政府为他签发的护照。——编者注

几天前才参加进来,所以我忙得不可开交,完全不能做更细致的工作;此外,检察机关正在尽其所能来消耗我的时间。⁶¹

附笔:请把附寄的信拆开,把它交给J. 克勒(住日内瓦的湖滨,或罗讷河街),他见信后将付给您250法郎,此款转到我的账上。

致友好的问候。

路易·舒尔茨

立即回信。要不要把你的衣物等等寄去?这件事普拉斯曼准备立即去办。⁶²而且你的父亲已经付钱给他了。

还有,你的老头儿^①写信给日果,打听你在哪里。他说要给你寄钱。我把你的通讯处寄给他了。

你的 卡·马克思

22

马克思致恩格斯

洛 桑

[1848年11月上半月于科隆]

亲爱的恩格斯:

你还没有收到我寄去的钱,的确使我惊讶。我(不是发行部)很早以前就已经装在信封里按照指定的日内瓦地址给你寄去了61塔

^① 恩格斯的父亲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编者注

勒——11塔勒纸币和50塔勒期票。因此，你查问一下并立即来信。我有邮局收条，可以把钱要回来。

此外，我曾给日果寄去20塔勒，稍后又给德朗克寄去50塔勒，供你们使用，都是我自己的钱，共约130塔勒。

明天我再寄一些给你。但是你要查问一下那笔钱。同时在期票里附有一封介绍信，介绍你去见一个有钱的洛桑庸人。

我的钱很紧。我这次旅行带回1850塔勒：从波兰人那里得到1950塔勒，⁶³旅途中用了100。预支給报纸^①1000塔勒(包括我付给你和其他流亡者的预支金)；这个星期还要付机器费500。剩余350。同时，我还没有从报纸得到一文钱。

至于你们的编辑职务，(1)我在第1号上就立即指明，编辑委员会原有成员不变^②，(2)我向愚蠢而反动的股东们声明，他们可以随意把你们不再看做编辑部的人员，但我有权随意付出我所要给的稿费，所以，他们在金钱上将丝毫占不了便宜。

本来我可以更理智些，不为报纸投入这样一大笔款子，因为我被三四起违反出版法的诉讼案所纠缠⁶¹，每天都可能被捕，那时我就会像鹿渴求清水那样渴求金钱了。但是问题在于，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坚守这个堡垒，不放弃政治阵地。

你在洛桑办好钱的事情之后，最好去伯尔尼，完成你预定的计划。⁶⁴此外，你可以写些你愿意写的东西。你的信一直都到得相当准时。

要我丢开你不管，哪怕是一分钟，都是纯粹的幻想。你永远是我

① 《新莱茵报》。——编者注

② 马克思《〈新莱茵报〉复刊》。——编者注

的最知心朋友，正像我希望自己是你的最知心朋友一样。

卡·马克思

你的老头儿是一个浑蛋，我们将写一封最不客气的信给他。

23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杜塞尔多夫

[1848年11月13日于科隆]

亲爱的拉萨尔：

请在你们的民主君主政体俱乐部⁶⁵里通过如下条文：

- (1) 普遍拒绝纳税——特别要在农村作宣传；
- (2) 派遣志愿军去柏林；
- (3) 捐款给柏林民主主义者中央委员会。⁶⁶

受莱茵省民主委员会⁶⁷的委托

卡·马克思

(私事)

亲爱的拉萨尔：

如果你能给我寄钱来，无论是200塔勒，或者是借贷单据，那我将非常感激你。请把它们寄到塞西利安街7号我妻子处。今天我接到了传票⁶⁸，人们普遍认为，我明天将被逮捕。

你的 马克思

24

恩格斯致伯尔 尼州司法和警察当局

伯 尔 尼

1848年11月15日于伯尔尼邮政街
43号B.黑伯利先生处

请允许我根据护照签发局的指令,申请准许我在伯尔尼居留⁶⁹。

我曾以作家的身份住在科隆(莱茵普鲁士)。由于今年9月25日和26日在这个城市发生的骚乱⁷⁰,我受到法院的侦查^①,并且有被捕的危险。由于逃亡我躲开了这次逮捕。几天以后,发出了逮捕我的命令⁷¹(见10月1日、2日或3日的《科隆日报》),这样,我的身份就被确定为政治流亡者。如果需要,我可以向当局提供这个命令的副本。

到瑞士后,我之所以愿意客居伯尔尼州和伯尔尼城,而不是其他地方,其原因如下:

① 在手稿中涂掉了下面的“我被控告号召暴乱,等等”这句话。——编者注

(1)伯尔尼离德国边境很远,这使德国当局无法制造借口用种种指责和要求来麻烦瑞士政府,说什么我煽动叛乱^①从而滥用了避难权等等。

(2)伯尔尼正好在现在能给我一个机会,根据瑞士联邦议会的活动来研究宪法的实际运用,从这里面,德国无论如何是能学到一些东西的,特别是在德国人民有可能在自己国内实行在某些方面相类似的宪法⁷²的时候。

我估计我的流亡不会为时太久^②,因为,姑且不说普鲁士现今的局势未必有望保持稳定,我有充分理由期待科隆的陪审员做出宣告我无罪的判决。我逃亡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躲避审前的长期羁押。所以,我相信到明年春天就能返回我的祖国。

至于我的生计,我完全有保证。如果需要,我可以对这点提供证明。

根据护照签发局的指令附上护照一份,这是法国临时政府¹⁵在我于今年4月间从巴黎返回我的祖国^③时根据我的请求签发的,这次由科隆给我转寄过来。

我借此机会谨向当局致以崇高的敬意。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① 在手稿中涂掉了“号召起来反对德国政府,等等”这句话。——编者注

② 恩格斯于1849年1月中旬从瑞士返回科隆。——编者注

③ 1848年4月6日前后,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流亡地回到德国,参加已经爆发的革命。——编者注

25

马克思致恩格斯

伯 尔 尼

1848年11月29日于科隆

亲爱的恩格斯：

报纸给你寄去了。如果说这件事没有早点办好，那完全是科尔夫这头蠢驴的过失，因为我非常忙，还有不断的法院传讯⁷³，这就更是忙上加忙了，而他至今没有完成我的委托。

你暂时留在伯尔尼吧。一旦你可以来，我就写信给你。你的来信要封得更好些。有一封被拆开了，我在报纸^①上指出了这一点（当然没有说出你的名字）。⁷⁴

要详细地写一写蒲鲁东，同时，因为你是一个很好的地理学家，还要详细地写一写匈牙利这个烂摊子（多民族的蜂群）⁷⁵。谈蒲鲁东时不要忘了我，⁷⁶因为很多法文报纸现在都转载我们的文章。

也要写一写抨击联邦共和国的文章，瑞士为此提供了最好的机会。⁷⁷

① 《新莱茵报》。——编者注

卡·海因岑把他那篇反对我们的陈旧的臭文章^①发表出来了。

我们的报纸一直站在支持叛乱的立场,尽管多次受到法院传讯,但每次都避开了刑法典⁷⁸。它现在非常受欢迎。我们每天还出附页。⁷⁹

革命在前进。你努力写文章吧。

我想出了一个如何从你的老头儿那里弄到钱的可靠计划,因为我们现在一点钱也没有了。你给我写一封要钱的信(尽可能说得厉害些),讲述自己迄今的厄运,但是要注意写得使我能够把信告知你的母亲。老头儿开始害怕起来了。

我希望很快就能再见到你。

你的 马克思

26

马克思致爱德华·冯·弥勒-泰勒林

维 也 纳

[1848年12月5日于科隆]

亲爱的泰勒林:

^① 卡·海因岑《德国的共产主义英雄们——献给卡尔·马克思》1848年伯尔尼版。——编者注

您本来早该收到您所缺少的那几号报纸^①了,但其中大多数我们这里没有。因此,我还在尽力设法为您找到所缺的那几份。

至于您的小品文,请您原谅,我因为实在太忙,至今还没有把它读完。如果它对我们的报纸不适用,我们就把它寄还给您。⁸⁰

至于地址,您所有的来信都寄到了。为谨慎起见,您来信请寄:制帽人街17号韦雷斯先生收。这个地址不会受到任何怀疑。

我们的报纸目前一分钱也没有了。但是订户……^②这些蠢驴终于明白,我们的预言总是正确的;如果政府不压制我们,我们在1月初就会摆脱困境了,那时我将尽一切可能按照您的成果给您支付报酬。您的通讯无可争辩地是我们收到的通讯中写得最好的,完全符合我们的方针,因为法文、意大利文和英文报刊已经从我们的报纸转载了这些通讯,所以您为教育欧洲读者作出了很多贡献。

我根本无法向您描述,为了使报纸能办下去,我不得不在金钱方面作出多大的牺牲并作出多大的忍耐。德国人是一些没有头脑的蠢驴。

请代我向您的夫人^③衷心问好。请相信我对您的永恒的友谊。

您的 卡·马克思

① 《新莱茵报》。——编者注

② 原文这里有一个字看不清。《人民呼声报》用括号在这里加了“träumen”(梦想),并打了一个问号。——编者注

③ 阿·冯·弥勒-泰勒林。——编者注

27

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卡普

巴 黎

[1848年]12月9日于科隆

亲爱的卡普：

我已用尽一切手段，让可怜的发行部付款。现在我建议您，同德朗克一起，也许可以以他的名义，给这里的《新莱茵报》发行部开一张35塔勒的汇票。这样发行部就不得不付款。要是我这几天没有被那些股东恶狗们剥夺得一文不名的话——他们知道，眼下我无论如何也会花尽最后一文钱的——，我早就给您寄钱去了。您想像不出，这些资产者有多么无耻。请您告诉德朗克，三四天来，我今天是第一次去发行部，而且也只是待了一会儿，因为有十分令人不快的事情把我留在家中了，否则我早就给他写信了。请代我向他和罗萨尼斯致以最美好的问候。

您的 卡·马克思

巴黎布雷蒂伊大街28号弗·卡普先生收。邮资已付。

28

恩格斯致美因河畔 法兰克福三月同盟理事会⁸¹

1848年12月[10日或11日]于伯尔尼

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三月同盟⁸²理事会

公民们：

瑞士各德国人联合会于本月9日、10日和11日在伯尔尼这里举行了代表大会，⁸³会上决定建立彼此之间的永久的联合，并确定伯尔尼联合会⁸⁴为区部联合会。

本中央委员会就此通知你们，联合已经实现。

其次，中央委员会通知你们，代表大会决定同三月同盟进行通讯联系。由于我们共同章程第一条的规定，同三月同盟建立更密切的联系是不可能的，瑞士各联合会在这一条中明确表示赞成民主社会共和国⁸⁵。

再次，代表大会委托我们通知你们，代表大会坚决反对德意志帝国政权对瑞士所采取的措施。这些既不公正又可笑的措施不仅在整个欧洲面前败坏了德国的声誉，而且对我们即在瑞士的德国工人来说也是特别有害的，因为它危害到我们的物质状况，使我们德国民主派在我们的朋友——瑞士民主派面前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⁸⁶

我们希望，三月同盟中的某个议员能利用最近的适当时机，把瑞

士德国工人的这种正式观点通知所谓的国民议会⁴⁷。

我们期待着你们的材料和来信。

敬礼和兄弟情谊。

瑞士德国工人联合会中央委员会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议员特吕奇勒尔先生收。

29

恩格斯致沃韦工人联合会⁸⁷

1848年12月[14日—25日之间]于伯尔尼

致沃韦联合会

朋友们，兄弟们：

我们以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回答你们12月7日的来信。⁸³因为代表大会已经规定各个联合会联合的基本原则，所以我们不再谈论你们对苏黎世联合会⁸⁸的指责，而是直接回答你们信中所涉及的预期的集中统一的各个问题。

你们首先要求，代表大会也应当把一些联合会仅仅用书信方式所进行的投票计算在内，而且还就此引用了民主原则。代表大会讨论了这个问题，也考虑了你们所提出的理由，但是代表大会认为，不能同意这种做法。大会认为，如果这样，就根本用不着召开代表大会，只要各联合会向中央委员会写信，然后中央委员会统计票数，宣布结果就行了。这是各联合会迄今为止或多或少地用以进行联系而

又一无成效的方式方法，而代表大会却在几天之内就能轻而易举地把事情办妥。这正是因为，通过几个小时的口头讨论，会比通过多年的通信获得更多的成果，更容易达成协议。没有派代表的联合会不能参加代表大会的讨论，他们无法听到所提出的赞成和反对的理由，而正因为这些理由最后要决定投票的结果，所以他们自然也就无法进行投票。否则任何时候都不可能产生一个多数。尽管你们认为这是不民主的，但是我们认为，你们在这方面的意见，任何时候在世界上任何一个民主国家内都是行不通的，而行得通的始终是我们的意见：在美国、瑞士、法国以及其他一切较早的民主国家里，始终奉行这样的原则：不派代表，就不能投票。况且代表大会为了让每个联合会将来都能派出自己的代表，已经决定承担代表们的全部费用。就连这一次代表大会你们也许本来是能够派代表参加的；洛桑联合会也缺少派遣代表的费用，就让一个住在伯尔尼的公民作为代表，并且给他⁸⁹发出了指示。

在此以前，瑞士各联合会之间并没有怎么统一起来，这确实是令人遗憾的；同样令人遗憾的是，关于中央联合会居然提出了那么多相互矛盾的建议。正因为如此，苏黎世联合会提出的召开一次代表大会的建议，是一个很好的主意。苏黎世联合会所起草的临时章程，自然只是一个建议，必须经代表大会通过，而且你们从随函附去的记录抄本中可以看出，代表大会已对它作了重大修改。但是现在，当通过10个不同联合会的代表的协商，至少已经有了一个开端的时候，非常希望没有派遣代表的联合会参加已经开始的集中统一行动，并像派出代表的每个联合会几乎都在这点或那点上放弃了自己的意见而服从多数的决议那样作出让步。没有相互间的让步，我们就永远什么事情也做不成。

你们关于把军人联合会“自助者”⁹⁰理事会宣布为中央联合会的建议,经过大会非常认真的讨论被否定了。军人联合会“自助者”按照这里的法律(志愿兵法)是一个被禁止的组织,因此,其他联合会以联合会的身份加入这个组织同样有被解散和没收财产的危险。其次,军人联合会只愿作为一个军事性的组织,而不把代表各联合会进行社会民主主义宣传并与德国进行通讯联系看做是自己的职责。柏林中央委员会⁶⁶和莱比锡的工人委员会⁹¹即使在无可非难的问题上也不会冒险同军人联合会进行通讯联系,否则会使自己遭受被解散和逮捕的危险;反过来说,军人联合会也同样不会同这些委员会进行经常的通讯联系,以免招致瑞士当局对自己的最残酷的迫害。我们首先要求的集中统一,是不给政府以任何借口来对流亡者进行新的迫害的集中统一,是使别人无法进行挑剔、因此也就能完成它的任务的集中统一。比尔的代表^①本人也有这种看法,他反对把中央联合会的职责转交给军人联合会理事会。不过,对任何人来说,当然都可以自由地加入军人联合会。只是希望不要以联合会的身份加入,这样,如果发生新的迫害,就不会连累联合会,而只会涉及个别人。

我们依次回答了你们信中所提的问题,现随信附上大会的记录,让你们了解代表大会的其他决议;我们以代表大会的名义,并受大会的委托,要求你们加入各德国人联合会就此促成的联合行动,并尽快地把你们是否愿意参加的决定通知我们。

我们再一次向你们呼吁:请你们像其他联合会过去已经做了而且将来也会做的那样,为了顾全大局,在次要的问题上作出让步;请你们参加到许多联合会花了不少资金和时间才建立起来的联合中心

① 尤·施坦道。——编者注

中来。只有我们大家团结起来,忘掉过去发生的事情,不要因为微小的意见分歧而继续分裂下去,这个联合中心才能有所作为!

敬礼和兄弟情谊。

受代表大会的委托

中央委员会

地址:伯尔尼克菲希巷 109 号拿·贝格尔先生收。

30

恩格斯致马克思

科 隆

[1848年]12月28日于伯尔尼

亲爱的马克思:

怎么回事?现在哥特沙克和安内克已被宣判无罪⁹²,我还不能在最近回去吗?普鲁士的恶狗现在会很快就不再愿意同陪审员打交道了。我已经说过,如果有充分的根据表明没有审前羁押的危险,我就马上动身。他们以后可以把我交付陪审法庭一万次,但是在审前羁押中禁止吸烟,这我不能接受。

不管怎样,整个九月事件⁷⁰毫无结果。人一个接一个地都回去了。那就请你写信来吧。

顺便提一下,到1月中我非常需要一些钱。到那时你们肯定是

会收到一大笔款子的。

你的 恩·

31

马克思致威廉·施梯伯

柏 林

[草稿]

[1848年12月29日前后于科隆]

编辑部收到了您的来信⁹³，现在正要发表从法兰克福寄来的更正。至于您威胁说要对诽谤进行起诉，那这只能说明您对刑法典⁷⁸一无所知，因为刑法典上关于诽谤的条文并不适用于本报第177号上的那篇通讯。不过，为了使您安心，我们现在告诉您，这篇通讯是在《新普鲁士报》发表同样的报道以前，由一位法兰克福的议员^①寄给我们的。我们认为，您以前在西里西亚的活动⁹⁴不能驳倒上述通讯的内容，虽然另一方面我们感到奇怪的是，您会放弃您在柏林的更有利可图和更有名望的职位，而换取一个尽管合法但是不稳定和不明确的职位。

至于您对您在西里西亚的活动的保证，我们将尽力为您提供资料，是公开提供还是私下提供，随您的便。

① 大概是弗·威·施勒弗尔。——编者注

我们原谅您信中对民主派和民主派机关刊物的指责,因为它们都还是新事物。

1849年

32

恩格斯致马克思

科 隆

1849年1月7[—8日]于伯尔尼

致莱茵河畔科隆《新莱茵报》编辑部

亲爱的马克思：

现在，在我过了几个星期造孽的生活，从我的劳累和冒险活动中恢复过来之后⁹⁵，我感到，第一，需要重新开始工作（附上的关于马扎尔—斯拉夫人的文章^①就是一个令人信服的证明）；第二，需要钱。后者是最迫切的，如果你们接到这封信的时候，还什么也没有给我寄，那就请立即办这件事，因为我已经好几天一文不名了，而在这个讨厌的城市里是借不到钱的。

在这个讨厌的瑞士，哪怕发生一点什么可以写的事情也好啊！然而没有，全是一些地方上的无聊透顶的琐事。不过我有几篇关于

^① 指恩格斯1849年1月写的《匈牙利的斗争》。——编者注

瑞士的一般性文章⁹⁶,很快就给你寄去。如果我还不得不长期留在国外,那我就去卢加诺,特别是在意大利看起来要发生什么事情的情况下,就更是这样。

但是我总觉得,我很快就能回去。像这样无所事事待在国外,什么正经事都不能干,完全处于运动之外,简直令人无法忍受。我很快就会产生这样的看法:即使在科隆遭到审前羁押也比待在自由的瑞士好。请来信告诉我,我是否完全没有希望受到与毕尔格尔斯、贝克尔^①等人同等的厚遇。⁹⁷

拉沃说得对:即使在钦定的普鲁士⁹⁸也比在自由的瑞士自由。这里每个庸人既是密探又是凶手。我在除夕之夜就看到这样一个例子。

是哪个魔鬼新近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寄自海德堡的关于三月同盟⁸²的无聊的道德宗教文章^②?亨利库斯^③不时挤出一些文章来,这一点我也满意地从那篇要连续两期才登完的对拉登堡通告的抱怨⁹⁹中看出来。

我们的报纸^④现在在瑞士常常被大量引用;引用很多的是《伯尔尼报》,还有《国民报》^⑤,然后所有各报又都从这两家报纸加以转载。瑞士的法语报纸也常常引用我们的报纸,比《国民报》等报引用得少一些,但多于《科隆日报》。

① 海·贝克尔。——编者注

② 指B.海布布特的《三月同盟的文件》,载于1848年12月29日《新莱茵报》第181号。——编者注

③ 亨·毕尔格尔斯。——编者注

④ 《新莱茵报》。——编者注

⑤ 《瑞士国民报》。——编者注

0029 7 Jan 49

Ich habe den Brief von Ihnen vom 27. d. M. erhalten und bin sehr dankbar für die Mittheilung, die Sie mir über die Fortschritte der Arbeit machen. Ich habe die Sache sehr ernst genommen und werde mich bemühen, die Angelegenheit so bald als möglich zu erledigen. Ich werde Ihnen die Resultate meiner Arbeit bald mittheilen. Ich habe die Sache sehr ernst genommen und werde mich bemühen, die Angelegenheit so bald als möglich zu erledigen. Ich werde Ihnen die Resultate meiner Arbeit bald mittheilen.

Ihre ergebene Dienerin
 F. Engels

London 7. Jan. 49.

恩格斯 1849 年 1 月 7—8 日给马克思的信的第 1 页

广告你们想必已经登了。¹⁰⁰现附上一份《伯尔尼报》上转载的我们的广告。^①向大家问好。

你的 恩·

昨晚没有来得及发信。今天再说一件事：自元旦起，这里再没有收到《新莱茵报》。你可查问一下，《新莱茵报》是否照常寄出。我已经去打听了；预订是没有办法的。要订我就得预订半年；而我在这里不会待这么久，况且也没有钱。我已经说过，重要的是，报纸能够来到这里，这不单单是为了我，主要也是因为对我们抱同情的、由一个共产主义者^②编辑的《伯尔尼报》正尽一切力量使我们的报纸在这里受人欢迎。

33

马克思致爱德华·冯·弥勒-泰勒林

拉蒂博尔

[1849年]1月15日于科隆

亲爱的泰勒林：

您对邮件到达的日期算得总是不对，因为您以为奥地利和柏林

① 指《〈新莱茵报〉1849年第一季度预订通知》。——编者注

② 尼·尼格勒。——编者注

的邮件会准时到达这里,但它总是迟到一两天,极不准时。您从维也纳寄来的第一封信我是10日晚上收到的。11日我就立即寄了一封信到奥得贝格^①,并附有50塔勒的汇票,留局待取。因此,无论如何您必须回到奥得贝格去领取这笔钱。

只要您从奥得贝格回来后立即来信,告诉我您选定的临时住址在什么地方,您就可以收到报纸。

尽管盖格尔不怀好意,我还是希望您的护照问题能在两三天内最终得到解决。但是您也一定要写信告诉我,柏林的朋友应该把护照给您寄到什么地方。

如果您必须避开维也纳(这会给报纸^②带来无法补偿的损失,在这种情况下,您得指派一个人代替您写每日通讯¹⁰¹),那么,我看布雷斯拉夫^③倒是一个最合适的居留地。我经常忧虑地惦念着您那位理应生活得更加安逸的夫人。

附上一份《新莱茵报》,因为上面有关于马扎尔人的社论^④,希望您对它感兴趣。

请尽快给我写信。在法国,春季又将开始新的吵闹。资产阶级共和国之无耻已经过于迅速地发展到了“罪孽深重”^⑤的地步。

您的 卡·马克思

① 马克思1849年1月11日给弥勒-泰勒林的信没有保存下来。——编者注

② 《新莱茵报》。——编者注

③ 波兰语称做:弗罗茨瓦夫。——编者注

④ 恩格斯《匈牙利的斗争》。——编者注

⑤ 引自莎士比亚《哈姆雷特》第1幕第5场。——编者注

34

马克思和威廉·沃
尔弗致恩斯特·德朗克

巴 黎

[1849年]2月3日于科隆

亲爱的德朗克：

对你的信(其内容恩格斯已告诉我了)，我简要答复如下：

(1)关于你到这里来的问题：我曾经写信^①告诉你，“在我给你写信以前不要到德国来”，因为克拉茨对我说过，你的事情还没有搞清楚。¹⁰²

(2)后来我写信给卡普而没有给你，是因为卡普一再用恫吓信纠缠我。我给卡普的汇票，科尔夫没有兑现。在这期间我已向股东会议声明，不是科尔夫就是我应当退出该报^②。此外，普拉斯曼在这期间又扣押了邮局的汇款，而报纸也正如恩格斯本人到达这里时¹⁰³所看到的那样，每天都在准备宣告破产。

(3)至于梅耶贝尔的事，我什么也不知道。你知道，处于我们这

① 马克思大约于1848年11月给恩·德朗克的信没有保存下来。——编者注

② 《新莱茵报》。——编者注

样每天都有排字工人因为一两个塔勒闹事的情况下,我是不会小看150塔勒的。

(4)至于我谈到卡普的那封信,我有理由这么做。卡普在最严峻的时候以公开攻击进行威胁。如果你想像一下我们当时的处境,你就会理解我的气愤。至于维尔特的评注(顺便提一下,它们涉及的不是你,而是不断写信来的伊曼特),我现在才听说。

(5)至于1月14日寄出的25塔勒,那是在有人在场的情况下用通过艾韦贝克转交的方式给你寄出的。这里的邮局明天将对此事作出说明。请注意:卡普在同一时间收到了我寄去的15塔勒。

(6)至于我没有回信的问题,鲁普斯^①可以证明,我是经常给你写信的。

(7)我有一次曾以激动的语气给你写信,那是因为:(a)我由于报纸的缘故处境极为困难,报纸的所有通讯员和债权人都找到我的头上。(b)伊曼特在给弗莱里格拉特的信中描述了你和卡普等人对我的强烈不满,而高贵的博伊斯特,我想是博伊斯特(我知道得不很确切),也寄来了类似的信。

过几天,报纸不是垮台就是得到巩固,那时我们立即再给你寄些钱。现在我们根本没有钱。25塔勒的事必须弄清楚。

我总是把你看做报纸的编辑,这一点无论是从各种报纸上刊登的新通知^②,还是从我在发表你的关于法兰克福流亡者遭驱逐的文章^③

① 威·沃尔弗。——编者注

② 《〈新莱茵报〉1849年第一季度预订通知》。——编者注

③ 恩·德朗克关于法兰克福流亡者维德克尔被驱逐出伦敦的通讯《欧洲警察同盟》。——编者注

时注明“寄自科隆”这样的做法上,都可以看出来。

你的 马克思

完全同意上述内容。

你的 鲁普斯

35

恩格斯致丹尼 尔·芬讷尔·冯·芬讷贝格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1849年3月1日于科隆

尊敬的先生:

要不是我首先得向其他各种人询问您的事,我早就给您答复了。我认为您在这里不管用什么方式公开进行活动都是不妥当的;这里的警察局长^①邀功心切,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就在今天我们获悉有一位波兰流亡者毫无理由地从这里被驱逐出境了。另外,我向您建议,倘若您的护照不是完全无懈可击的,那么您最好选择其他任何路线前往巴黎,只是别走经过科隆和布鲁塞尔的这条路。经过科隆也许还可以,但是在比利时边境您肯定会被捕,也许在监禁许多天之后他

① 威·阿·盖格尔。——编者注

们才会用囚车把您送往法国边界。我自己在5个月以前就经历过这样的事情⁹⁵，而且我们每天都得到关于比利时人对待流亡者的这种可耻行径的新报道。您甚至会有这样的危险：这些流氓会像对待流亡者冯·霍夫施泰特尔那样，把您的钱全部抢去，而您一分钱也拿不回来。

如果我能在其他方面为您效劳的话，我一定乐意为之。

忠实于您的 弗·恩格斯

36

马克思致恩格斯上校

科 隆

[草稿]

[1849年]3月3日于科隆

致第二卫戍司令恩格斯上校先生

先生：

前天第十六步兵团第八连有两位军士^①来我家要同我私下谈谈。我到杜塞尔多夫去了，因此他们没有接待。昨天下午这两位先生又到我这里来，要求同我进行私人谈话。

我请他们进了房间，随后也跟了进去。我请这两位先生坐下并问他们有什么事。他们说，他们希望知道2月28日《新莱茵报》第

^① 杜斯特和霍弗。——编者注

233号上发表的那篇反对冯·乌滕霍芬上尉先生的文章的作者的姓名¹⁰⁴。我回答两位先生说:(1)所说的这篇文章和我根本无关,因为它登在横线以下,就是说是广告;(2)他们可以免费登反驳声明;(3)他们可以依法对报纸提出控告。这两位先生说,由于那个广告,整个第八连都感到受了侮辱。我反驳说,只有第八连的全体成员都签了名才能使我相信这种说法是符合实际的,再说这种说法在这里也是没有意义的。

于是,这两位军士先生就向我声明,如果不把“这个人”说出来,“交出来”,他们就“再也不能约束他们的人”,事情可就“严重了”。

我回答这两位先生说,用威胁和恐吓手段从我这里是根本得不到什么东西的。于是,他们就嘟囔着走了。

如果各连队都像匪帮一样派代表到某些市民那里去,企图用威胁手段来迫使他们供认这个或那个,那么纪律一定是松弛到了严重的程度,法制观念想必是完全没有了。我特别不理解“我们再也不能约束我们的人”这句话的意思。

难道这些“人”可以随心所欲地行使司法权?难道这些“人”除了法律上的起诉手段还有其他手段?

上校先生,我不得不请您对这一事件进行调查,并把这种独特的蛮横要求向我解释清楚。如果我不得不诉诸舆论,那将是令人遗憾的。

37

马克思致恩格斯上校

科 隆

[草稿]

[1849年3月5日前后于科隆]

致卫戍司令恩格斯上校先生

先生：

我确信普鲁士皇家的军士不会否认他们私下里所说的话，所以我没有为现在成了问题的谈话延请任何证人^①。至于所谓我曾声言，“正如人们不久以前所看到的，法庭不能把我怎么样”¹⁰⁵，那么甚至我政治上的敌人也会承认，即使我有这样愚蠢的想法，我也不会对第三者说的。而且，军士先生们难道自己不承认，我曾经向他们说明，刊登在横线以下的东西和我完全没有关系，我一般只是对报上我签了字的那部分文章负责？所以根本没有必要谈论我对法庭的态度问题。

我宁愿放弃对此事作进一步调查的要求，因为我不是为了处罚这些军士先生，而只是要通过他们长官之口来促使他们注意自己的职权范围。

^① 手稿中删去了下面这句话：“虽然当时碰巧有一位《新莱茵报》的编辑在我家。”——编者注

至于您好心的结论,那么《新莱茵报》对最近在军队内部发生的摩擦保持沉默这一点就已表明,它是完全考虑到了情绪普遍不稳定这一情况的。

38

马克思致恩格斯

科 隆

[1849年4月上半月于科隆]

亲爱的恩格斯:

在事实未查明之前,你把那篇关于伯·狄茨的文章放一下。关于此事我们要亲自写信给布鲁塞尔。

顺便提一下,请你设法查出那个未受任何人委托就把这件事告诉狄茨的排字徒工的名字。

你的 马克思

本市弗·恩格斯先生收。

39

恩格斯致沃伊
切赫(阿达尔贝特)·冯·利普斯基
波 森^①

1849年4月11日于科隆

尊敬的先生：

我们从一位路过这里的波兰人那里得知，在位于俄国边境的一座波森小城里出版了一份报纸，据说其中有来自波兰，特别是也有来自其他斯拉夫国家的报道，内容异常丰富。这份报纸的名称，那人未能告诉我们，因而要我们与您联系。因此，我们不揣冒昧地向您询问此事。

其次，如果您能帮我们同波森大公国的一些人士建立联系，我们将十分感激您。他们可以从当地向我们提供消息。您知道，我们对一切有关波兰和波兰运动的情况是多么关心。我们以前在波森建立的联系已渐渐中断，自从国民议会被解散¹⁰⁶以来，我们就没有了您的地址，也没有了其他人的地址，所以我们无法建立新的联系。

最后，我们还要请求您，如有可能请把我们的朋友科斯策尔斯基

① 可能在波森。——编者注

的地址寄来。

致以崇高的敬意

《新莱茵报》编辑部 弗·恩格斯

40

马克思致恩格斯

科 隆

[1849年]4月23日于汉堡

亲爱的恩格斯：

你的信我今天才收到，因为我在星期三^①早晨就已经离开了不来梅。¹⁰⁷在不来梅什么都没有办成。勒辛在一年以前破产了，现在只靠留给他妻子的资本的利息生活。所以毫无成果。

相反，在这里我肯定会弄到钱。

至于认股的事，韦雷斯不能认购吗？

至于在我离职期间所需的资金，我可以告诉你以下的情况：普拉斯曼在我动身之前曾郑重其事地答应提供任何必要的贷款。斯蒂凡·瑙特可能是出于某种顾虑而不去求助于这个财源。如有必要，你就自己去把这件事办一办。

① 1849年4月18日。——编者注

这星期的报纸^①非常枯燥,这对我当前的使命是不利的。

代我向我的妻子和其他人衷心问好。

不管怎样,立即来信,而且不要灰心。事情会好起来的。

你的 卡·马克思

通讯处:白桥罗德商人收(在信封内写着)。

41

马克思致海尔曼·布雷默¹⁰⁸

布雷斯劳^②

[1849年]5月6日于哈尔堡

布雷斯劳的布雷默先生:

我恳切地向您介绍持信人布伦先生。由于去年的南德事件¹⁰⁹,您也许还记得他的名字。

完全忠实于您的 卡尔·马克思

① 《新莱茵报》。——编者注

② 波兰语称做:弗罗茨瓦夫。——编者注

42

马克思致爱德华·冯·弥勒-泰勒林

布 雷 斯 劳

1849年5月6日于哈尔堡

亲爱的泰勒林：

我恳切地向您介绍持信人、我们在德国的重要的宣传家之一布伦先生。

完全忠实于您的 卡尔·马克思

43

马克思致安德烈亚斯·施蒂夫特

维 也 纳

[1849年5月6日于哈尔堡]

亲爱的施蒂夫特：

经过种种波折^①，很高兴又有机会让您想起我¹¹⁰。每新出一号维也纳报纸^②，都使我真正满意地相信，反革命怪物¹¹¹并没有把您吞食掉。我希望我们两人还能并肩出席某个会议。

持信人布伦是我的好友之一，他是一个干练、有活力的革命者。我谨向您介绍此人。

您的 卡·马克思

维也纳施蒂夫特博士先生收。

44

马克思致《国民报》编辑部

柏 林

1849年5月31日于宾根

柏林《国民报》编辑部：

请尊敬的《国民报》编辑部在贵报显著位置用大号字刊登以下声明¹¹²；如果这可以只按刊登广告计费，那就请到科隆《新莱茵报》发行负责人斯蒂凡·瑞特先生处领款。

卡尔·马克思博士

① 引自维吉尔《亚尼雅士之歌》第1首歌。——编者注

② 指民主派报纸《激进报》，施蒂夫特是它的撰稿人。——编者注

45

马克思致《法兰克福报》编辑部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1849年]5月31日于宾根

恳请尊敬的《法兰克福报》编辑部在贵报显著位置用大号字刊登如下声明¹¹²；如果这只能按照收费广告办理，那么请把费用记在《新德意志报》编辑约·魏德迈先生账下。

卡尔·马克思博士

声 明

《新莱茵报》编辑部认为有责任通知自己的通讯员和读者，它同以《西德意志报》名义在科隆出版的这家小报毫无关系。下面署名的编辑部人员保留另行通知《新莱茵报》将在何时何地复刊的权利。

《新莱茵报》编辑部

卡尔·马克思 恩斯特·德朗克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斐·弗莱里格拉特 格奥尔格·维尔特 斐·沃尔弗
威·沃尔弗

46

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1849年6月1日于宾根]

亲爱的魏德迈：

我请你以我和弗莱里格拉特的名义控告翻印弗莱里格拉特诗作^①的出版商，并且要求他赔偿损失。我的总全权代表是科隆的斯·阿·璘特，请你把这件事写信告诉他。

祝你健康，请勿相忘。

卡·马克思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新德意志报》编辑部约·魏德迈先生收。

① 斐·弗莱里格拉特《〈新莱茵报〉告别词》。——编者注

47

马克思致恩格斯¹¹³

凯撒斯劳滕

[1849年]6月7日于巴黎

百合花路45号

亲爱的恩格斯：

在这封信中不准备和你详谈。首先你应该回信告诉我，这封信到达时是否完好无损。我想，又会有人乐此不疲地拆阅信件了。

这里是保皇主义反动派进行统治，比在基佐时代更无耻，只有1815年以后的时期能与之相比。巴黎是一片阴沉。而且霍乱异常猖獗。尽管如此，革命火山口的大爆发从来没有像目前在巴黎这样逼近。关于这一点以后再详谈。我正同全体革命派会晤，过几天我就将掌握所有的革命报刊。

至于这里的普法尔茨—巴登的使节们，布林德由于被真的或假的霍乱病吓倒，已经搬到离巴黎有几小时路程的农村去了。¹¹⁴

关于许茨，这里要指出以下情况：

(1)临时政府给他一个虚设的职位，不给他寄任何情报。法国人要求提供实情，而谁也不写东西给他，他从哪里得到实情呢？他必须尽可能经常得到文件。显然，目前他是什么也做不成的。惟一能做到的是迷惑普鲁士政府，因为许茨能时常同山岳党¹¹⁵的领袖们

会晤。

(2)普法尔茨临时政府第二个不可原谅的错误是,有人背着官方的使节向一伙卑鄙的德国人授以这样或那样的使命。这种情况必须坚决制止,以便使许茨起码能够在山岳党人面前保持自己这一职务的尊严,而这正是目前他的使命的全部涵义(对普鲁士来说)。

此外,许茨消息相当闭塞,这是不言而喻的,因为他只同某些官方的山岳党人来往。但我将经常使他熟悉情况。

我也要求你定期写信给我,每星期至少两次;遇到重要事情发生,则立即写信。

《科隆日报》上有一篇注明寄自哈尔特山下的迪克海姆的关于普法尔茨运动的小品文^①,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人们不满意《新莱茵报》编辑马克思先生。似乎他曾向临时政府声明,他的时机尚未到来,他将暂时退居一旁。”

这中间有什么联系呢?这里的可怜的德国人(顺便说一下,我尽量避免同他们见面)会尽力把这事传遍整个巴黎。所以我认为,你们最好在给《卡尔斯鲁厄日报》或《曼海姆晚报》的通讯中直截了当地说明,我是作为民主主义者中央委员会⁶⁶的代表去巴黎的。我认为这样做有利,还因为目前在这里还不能直接取得任何成果,必须使普鲁士人相信这里正在进行一场可怕的阴谋。必须使贵族感到恐怖。

卢格在这里等于零。

德朗克在干什么?

^① 《巴登和普法尔茨来信》,载于1849年6月6日《科隆日报》第134号。——编者注

此外,你务必设法在什么地方给我弄些钱;你知道,我为了履行《新莱茵报》的义务已经把最近的收入用光了,而在目前情况下我不能闭门不出,更不能陷入经济困境。

你如果有可能,请给我寄一篇法文文章,把整个匈牙利问题作一概述。^①

请把这封信的内容告诉德斯特尔。请代我向他衷心问候。如果我必须用新地址写信,请把新地址告诉我。

马·

按下面的地址给我来信:百合花路45号腊姆博先生收。

德斯特尔博士转交弗·恩格斯先生。

48

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1849年]7月13日于巴黎百合花路45号

回信请寄:腊姆博先生收

亲爱的魏德迈:

^① 马克思请恩格斯寄的关于匈牙利民族解放斗争的文章,恩格斯可能没有写。——编者注

德朗克大概已经写信给你,要你把红字报¹¹⁶推销出去,随便卖多少钱。

我全家在这里已经一文不名。而现在我毕竟有了一个机会,可以在几个星期之内挣到3 000—4 000法郎。我的反对蒲鲁东的小册子^①(他试图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压制它)在这里开始受到欢迎;不过,是否有必要出第二版,就要看我能否在几家最重要的报纸上刊登几篇评论它的文章。但是要使这一点对我有利,我就必须把布鲁塞尔和巴黎现有存书如数买过来,以便成为此书的惟一占有者。

如果有300—400塔勒,我就可以做这件事,同时可以在这里维持最初一段时间。在这方面你也许可以帮助我。

办法是这样的:里达有一位女士(吕宁和她也有联系),曾经为了《新莱茵报》寄给卡尔·波斯特1 000塔勒,但是当报纸停刊时,她又把钱收回去了。能否通过你动员她把这笔预付款拿出来?我曾经给《新莱茵报》(这毕竟是党的企业)投资7 000塔勒以上,因此,我认为我更加有权要求得到这笔预付款。

如果可能的话,就请你办这件事,但是不要告诉别人。告诉你,如果我得不到任何方面的援助,我就完了,因为我全家都在这里,¹¹⁷而且我妻子的最后一件首饰也已经送到当铺里去了。

盼即回信。

你的 卡·马克思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旧美因茨大街20号约·魏德迈先生收。

①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编者注

49

马克思致琳娜·舍勒尔¹¹⁸

科 隆

[1849年7月14日于巴黎]

亲爱的琳娜：

劳您大驾，请在您给我的妻子的信中为红色的疯狂的罗兰^①附张便条。您一定要为我演喜剧帮点小忙。

完全忠实于您的 卡·马克思

科隆博布大街 22 号琳娜·舍勒尔女士收。

① 指斐·沃尔弗，即“红色的沃尔弗”。马克思把他比做阿里欧斯托的长诗《疯狂的罗兰》中的英雄人物。——编者注

50

恩格斯致燕妮·马克思

巴 黎

1849年7月25日于沃州沃韦

亲爱的马克思夫人：

您和马克思想必都会感到奇怪，我这么久没有给你们一点音信。原因在于：就在我从凯撒斯劳滕给马克思写信^①的那一天，传来消息说，霍姆堡已被普鲁士人占领，因而同巴黎的联系被切断了。当时我不能再发信，就到维利希那里去了。在凯撒斯劳滕，我本来没有参加任何所谓的革命活动¹¹⁹；但是当普鲁士人到来时，我就情不自禁地参加了战斗¹²⁰。维利希是惟一有些才干的军官，于是我就到他那里去，做了他的副官。我参加了四次战斗，其中有两次，特别是拉施塔特会战¹²¹，是相当重要的；我发现，备受赞扬的冲锋陷阵的勇敢是人们能够具备的最平常的品质。子弹轰鸣简直是微不足道的事情；在整个战役中，虽然有不少胆怯行为，但我并没有看到有多少人在战斗中畏缩不前。而更多的却是“蛮勇举动”。总之，我幸运地摆脱了各种危险，而《新莱茵报》方面有

① 恩格斯大约1849年6月中旬给马克思的信没有保存下来。——编者注

一个人参加了战斗毕竟是件好事，因为所有的民主派无赖当时都在巴登和普法尔茨，而目前他们正在吹嘘他们所没有完成的英雄业绩。否则，又会有人叫嚷什么《新莱茵报》的先生们胆子太小，不敢参加战斗。可是，在所有的民主派先生当中，除了我和金克尔，没有一个人参加过战斗。金克尔加入我们的军团当了火枪手，他干得很出色；在他参加的第一次战斗中头部被枪弹擦伤，并被俘。

在我们的军团掩护巴登的军队撤退以后，我们比其他所有部队都晚24小时进入瑞士，于昨天到达沃韦这里。¹²²在战役中以及在进入瑞士的行军途中，我根本无法写信，即使只写一行也不行。但是现在，我要赶快报告一下情况，尤其是赶紧写信给您，因为我在巴登某处听说马克思已在巴黎被捕。我们看不到任何报纸，因而什么也不知道。这件事情究竟是真是假，我根本无法断定。您可以理解，我为此多么焦急不安，我急切地恳求您消除我的不安，把有关马克思的命运的真实情况告诉我。因为马克思被捕的这个传闻我还没有得到证实，所以我仍然希望它不是真的。不过，德朗克和沙佩尔都在监狱里，对此我几乎是深信不疑的。总之，如果马克思还是自由的，那就请您把这封信转交给他，并请他马上给我写信。如果他感到在巴黎不安全，那么他在瓦特州^①这里将会是十分安全的。政府本身自称是红色的，是不断革命的拥护者。日内瓦的情形也是一样。曾在美因茨军团里担任过指挥官的那个特里尔人席利，目前就在那里。

如果我能从家里搞到一些钱，那我很有可能到洛桑或日内瓦去，

^① 瓦特州 (Waadtland) 即沃州 (Vaud)。——编者注

然后再考虑以后怎么办。我们那个曾经勇敢地作过战的部队现在使我感到腻烦,我在这里简直无事可做。维利希在战斗中勇敢、沉着、机智,并且能迅速而准确地总览全局,但是在不作战时他却或多或少是一个无聊的意识形态家¹²³,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者”¹²⁴。军团里能够谈得来的人大都分配到别的地方去了。

但愿我能确实知道马克思是自由的!我常常这样想,处在普鲁士的枪林弹雨中的我同在德国的其他人相比,特别是同在巴黎的马克思相比,危险还是小得多的。因此,请您立即使我摆脱这种不明真相的处境。

您的 恩格斯

来信寄瑞士沃韦德国流亡者弗·恩格斯收(如有可能,就用寄到蒂永维尔或梅斯的信封)。

燕妮·马克思,父姓冯·威斯特华伦收。

51

马克思致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

科 隆

[1849年]7月31日[于巴黎]

亲爱的弗莱里格拉特:

我向你承认,拉萨尔的行为使我非常吃惊。我个人曾向他求援;

因为我自己也曾经把钱借给伯爵夫人^①，另一方面，我知道拉萨尔对我是有好感的，所以我根本没有料到他会这样使我难堪。相反地，我曾经请他千万不要张扬出去。我宁愿过最拮据的生活，也不愿公开求乞。为此我给他写过信。^②

这件事简直把我气坏了。

我们来谈谈政治吧，因为这可以使人摆脱这种不愉快的私事。瑞士的情况越来越错综复杂，而现在意大利方面又加了一个萨瓦问题。看来奥地利打算在不得已时，拿意大利来弥补它在匈牙利的损失。但是，假如现在的法国政府容许萨瓦并入奥地利，那这种合并就会把它置于死地。法国议会的多数派¹²⁵显然正在解体。右派分裂为纯菲力浦派¹²⁶、与菲力浦派一起投票的正统派²²、以及最近和左派一起投票的纯正统派。梯也尔之流的计划是要使路易-拿破仑执政10年，直到巴黎伯爵^③成年，到那时再代替他。如果国民议会——几乎是确定无疑的了——恢复酒税¹²⁷，那就会使所有的葡萄种植者起来反对它。它的每一个反动措施都会使一部分居民脱离它。

但是目前主要的问题是英国。我们不要对以科布顿为公认首领的所谓和平派¹²⁸抱幻想。我们也不要对英国人在全国举行集会时对匈牙利人所表示的“无私的热情”抱幻想。

和平派只不过是自由贸易派¹²⁹的一种伪装。二者内容相同，目

① 索·冯·哈茨费尔特。——编者注

② 马克思1849年7月29日以前给斐·拉萨尔的信都没有保存下来。——编者注

③ 路易-菲力浦-阿尔伯，奥尔良公爵。——编者注

的相同,首领相同。就像自由贸易派曾在国内攻击贵族,以废除谷物法¹³⁰和航海条例¹³¹来削弱贵族的物质基础一样,现在,他们又攻击贵族的对外政策,攻击它同欧洲的关系,力图破坏神圣同盟。英国的自由贸易派是激进的资产者,他们为了毫无限制地进行统治,想同贵族彻底决裂。他们没有料到的是,这样一来,他们就会违背自己的意愿,把人民引上舞台,并使人民获得政权。不用中世纪式的战争,而只用商业战争来剥削各国人民——这就是和平派。科布顿在匈牙利问题上的表现有直接的实际的出发点。目前俄国试图签订一个借款协定。科布顿这个工业资产阶级的代表,禁止金融资产阶级签订这种协定;在英国是工业统治银行,而在法国却是银行统治工业。

科布顿同俄国人进行了比邓宾斯基和戈尔盖所进行的更为可怕的战斗。他揭露了俄国人财政方面的穷困状况。他说,俄国人是世界上最贫穷的民族。西伯利亚矿山每年只给国家带来70万英镑,而国家所收的酒税却比这多10倍以上。诚然,彼得堡银行地下室里的金银储藏量达1400万英镑,但它却是8000万英镑纸币流通的金属储备。因此,如果沙皇动用银行地下室的储备,那他就会使纸币贬值,从而在俄国国内引发革命。傲慢的英国资产者叫喊道:可见没有我们的贷款,这个专制主义的庞然大物是动弹不了的,而我们是不会借给它的。我们用纯粹资产阶级的办法再进行一次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战争。金牛犊比坐在世界宝座上的其他一切金牛犊都更有力量。当然,在匈牙利问题上,英国的自由贸易派也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他们不是采取奥地利迄今实行的封锁政策,而是同匈牙利签订贸易条约和进行某种自由贸易。他们深信,他们现在无疑是秘密地提供给匈牙利人的钱,将会通过贸易的途径带着“利润和利息”回到他们手里来。

英国资产阶级对大陆专制主义所采取的这种立场,是与它1793—1815年所进行的反对法国的战争完全相反的。对这一发展过程的重要性,人们怎么估计也不会过分。

我和我的妻子向你和你的夫人^①衷心问好。

你的 卡·马克思

52

马克思致恩格斯

沃 韦

[1849年7月底于巴黎]

亲爱的恩格斯:

我一直非常为你担心,昨天接到你的亲笔信^②真高兴。我曾委托德朗克(他在这里)写信给你的妹夫^③,希望能得到关于你的消息¹²²。当然,此人什么也不知道。

我全家都在这里。政府曾经要把我驱逐到莫尔比昂,这个布列塔尼的蓬蒂诺沼泽去。直到现在我还没有执行。¹³²但如果你想要我把我在这里的情况和总的形势较详细地写信告诉你,你就必须告诉

① 伊·弗莱里格拉特。——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80—82页。——编者注

③ 大概是指阿·冯·格里斯海姆。——编者注

我一个更可靠的通讯处,因为这里很紧张。

你现在有极好的机会就巴登—普法尔茨革命写一部历史或一篇抨击性文章¹³³。如果你没有参加这次战争,我们是不能就这种滑稽戏提出我们的看法的。你在这样做的时候可以很好地表达《新莱茵报》对整个民主派的态度。我确信这种著作会受到欢迎,并且会给你带来一些钱。

我已经开始商谈在柏林出版一种定期的政治经济杂志(月刊)^①,主要应该由我们两个人写稿。

鲁普斯^②也在瑞士,我想是在伯尔尼。维尔特昨天来过这里,他正在利物浦建立一个经理处。红色沃尔弗^③现在住在我这里。财务情况自然是十分混乱。

弗莱里格拉特一直留在科隆。如果不是我妻子怀孕的话,我在经济上一有可能就会欣然离开巴黎。

祝你健康。请代我向维利希衷心问候,立即回信,地址是:百合花路45号腊姆博先生收。

你的 卡·马·

①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编者注

② 威·沃尔弗。——编者注

③ 斐·沃尔弗。——编者注

53

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1849年7月底于巴黎]

亲爱的魏德迈：

我从德朗克那里得知，从威斯特伐利亚的女士^①那里什么也没有弄到。那也不要紧。

现在请你告诉我，用什么办法可以出版一些小册子？

我想从论工资的小册子着手——《新莱茵报》上只刊登了它的开头部分^②。我要给这本小册子写一篇关于目前状况的政治性短序。你认为，比如说，列斯凯会同意这样做吗？不过，他必须在接到稿子后立即付钱，而且要多付，因为我知道，这本小册子会受到欢迎，现在就已经有许多人准备预订了。就我现在的经济状况我无法偿还列斯凯的旧账。¹³⁴

假如列斯凯以后看到，这件事是成功的，那么我们将来还可以按照这种方式继续进行。

① 见本卷第78页。——编者注

② 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编者注

昨天我收到了恩格斯的一封信^①；他在瑞士，并且作为维利希的副官参加了四次战斗。

达摩克利斯剑还悬在我的头上。驱逐我出境的命令既没有取消，暂时也没有执行。¹³²

不管目前的情况对我们个人的处境来说是如何不利，但我还算是心满意足的。事情进行得非常顺利，官方民主派所经受的滑铁卢¹³⁵应该看做是一个胜利。托上帝的福，各政府承担了为我们向资产阶级报仇和惩罚资产阶级的任务。

这几天，我也许会给你的报纸^②寄一篇关于英国状况的短文。现在我对这个题目腻烦透了，因为我在一些私人信件中已经对它阐述过了。

请直接写信给我，我的地址是：百合花路45号腊姆博先生。

我和我的妻子向你和你的夫人衷心问好。我的妻子感到很不舒服，这是她临产的自然反应。再见，亲爱的，赶快给我回信。

你的 卡·马·

① 见本卷第80—82页。——编者注

② 《新德意志报》。——编者注

54

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1849年8月下半月于巴黎]

亲爱的魏德迈：

如果吕尔愿意承担我所无能为力的全部事务性工作(他将因此得到佣金),我是乐意接受他的建议的¹³⁶。

(1)不过我这里还没有一个能预付必要经费的出版商。

(2)我觉得预订名单是多余的。在《西德意志报》和莱茵的其他报纸以及另外一些报纸上刊登广告会达到同样的目的。尤其是必须在柏林、汉堡、莱比锡和布雷斯劳的报纸上刊登关于此事的广告。

关于你的报纸^①的消息令人十分不快。因此我首先要给《新莱茵报》的正直的老经理瑞特写信,然后再把结果告诉你。

我的文章^②你本来早就应该收到了,可是由于我妻子和我所有的孩子全都生了病,我不得当了一个星期的护士。

衷心问候你的夫人。

① 《新德意志报》。——编者注

② 指马克思为《新德意志报》写的关于英国状况的短文,见本卷第88页。——编者注

你的 卡·马·

盼尽快回信。

55

马克思致恩格斯

沃 韦

[1849年]8月17日于巴黎

亲爱的恩格斯：

我不知道，你是否确实接到了我的第一封信——对你给我妻子的第一封信的回信，——因为你的地址很不准确。你的第二封信，要不是在这里的我的全家都生了病，妨碍了我，我也就写回信了。我再对你说一遍，我和我的妻子曾经多么为你担忧，而我们突然得到关于你的确切消息，又是多么高兴。

你从信上的日期可以看出，对于我的抗议，内政部的答复是暂时让我留在巴黎不加干涉。指定我去的莫尔比昂省在这个季节是要命的地方，这是一块布列塔尼的蓬蒂诺沼泽。¹³²在信中谈论六月十三日事件¹³⁵，在目前来说是不谨慎的。我不相信，至少我不知道，通信秘密是否受到尊重。

这里的总的形势，我可以用两句话来给你描绘：多数派¹²⁵分裂成原来的、互相敌对的分子，波拿巴主义永远名声扫地，农民因保留45生丁税¹³⁷而怨恨，葡萄种植者因受到保留酒税¹²⁷的威胁而狂怒，

舆论中重新出现反对反动派的倾向,在延期召开的议会¹³⁸中和在内阁中正在形成清一色的反动派,他们正忙于把巴罗—杜弗尔集团赶出内阁。这事一旦发生,革命的复兴就指日可待了。

我不知道,你在瑞士是否有机会研究英国的运动。英国人正是从那个因二月革命²⁰而中断的地方重新开始了自己的运动。正像你知道的那样,和平派¹²⁸无非是自由贸易派¹²⁹的一种新伪装。不过,工业资产阶级这一次表现得比在反谷物法同盟¹³⁰的鼓动时期还要革命些。这有两个方面:(1)由于取消谷物法和航海条例¹³¹而在对内政策方面受到严重打击的贵族,在它的对外政策方面,即在它同欧洲的关系方面,也将被摧毁。这与皮特的政策完全相反。反对俄国、奥地利、普鲁士,一句话,支持意大利和匈牙利。科布顿认真地以发动抵制来威胁那些要给俄国贷款的银行家,从而对俄国的财政展开了真正的征讨。(2)进行争取普选权的鼓动,以便在政治上使佃农完全脱离土地贵族,让城市在议会中占绝对多数,使上院不起任何作用;进行财政改革,以便限制教会和减少贵族的政治收益。

在这两种鼓动中,宪章派¹⁸和自由贸易派都是联合在一起的。哈尼和帕麦斯顿看起来友好相处。在伦敦的最近一次群众大会上,奥康瑙尔和汤普森上校完全一致。

这次对封建制度和神圣同盟¹³⁹的经济征讨,其结果是难以预料的。

匈牙利好极了。但是,这个卑鄙的普鲁士呢?你对它有什么可说的呢?这些“苍白的恶棍”^①现在在萨克森、巴登和普法尔茨养得肥肥的。如果他们派军队去援助奥地利人,那他们自己就会停留在

① 引自海涅《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第8章。——编者注

波希米亚^①，在那里让人家养着。而这个可怜的普鲁士——我只怕它太胆小——只要一参与这个无论如何都要变成一场普遍战争的匈牙利事件，就会完蛋。

亲爱的，现在我们自己该干些什么呢？我们应该努力创办一个商业性的文字事业。我等待着你的建议。

红色鲁普斯^②在这里同我住在一所房子里。德朗克也在巴黎，但这是一个爱·梅因派的小人物。鲁普斯^③在苏黎世，地址是：吕宁医生收。你不必另外给腊姆博先生写信。这是我的化名。

总之，就用这个地址：百合花路45号腊姆博先生收。

祝好。

卡·马·

56

马克思致恩格斯

洛 桑

[1849年]8月23日[于巴黎]

亲爱的恩格斯：

① 捷克。——编者注

② 斐·沃尔弗。——编者注

③ 威·沃尔弗。——编者注

我要被驱逐到莫尔比昂省,这个布列塔尼的蓬蒂诺沼泽去。¹³²你知道,我不会同意这个变相的谋杀。所以我要离开法国。

去瑞士不给我通行证,所以我必须去伦敦,而且就在明天动身。瑞士本来会很快被严密地关闭起来,老鼠会一下子全被捉住。

此外,我在伦敦创办德文杂志^①肯定有希望。一部分钱已落实。

所以,你必须立即前往伦敦。而且为了你的安全也需要这样做。普鲁士人会枪毙你两次:(1)由于巴登¹⁴⁰; (2)由于埃尔伯费尔德。¹⁴¹你在瑞士什么也不能干,何必待在那里呢?

没有什么妨碍你去伦敦,不管是用恩格斯这个名字或者用迈尔这个名字。只要你一声明愿意去英国,你就能在法国大使馆得到去伦敦的一次性通行证。

我对此事的估计是肯定的。你不能留在瑞士。在伦敦我们将有事情干。

我的妻子暂时留在这里。你给她写信可仍用这个地址:百合花路45号腊姆博先生收。

再说一遍:我估计你一定不会置我于不顾的。

你的 卡·马·

鲁普斯^②在苏黎世吕宁医生那里。请你把我的计划也写信告诉他。

①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编者注

② 威·沃尔弗。——编者注

57

恩格斯致约瑟夫·魏德迈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1849年8月23日于洛桑市

拉帕吕德广场8号

亲爱的魏德迈：

经过种种波折^①——经过了在黑森和普法尔茨的多次被捕¹⁴²，经过了在凯撒斯劳滕三个星期的悠闲生活，经过了四个星期的辉煌战役（在这期间，为了换换花样，我也曾身佩战刀，做了维利希的副官），经过了同流亡者支队一起在瓦特州度过的四个星期枯燥的宿营生活，我终于又能够在洛桑这里独立行动了。首先我要坐下来，写一部关于整个普法尔茨—巴登滑稽剧¹⁴³的轻松的历史著作^②。但是因为我和德国已不再有任何联系，也不知道哪些城市戒严，哪些不戒严，所以我不知道我应该找哪个书商。我现在一个书商也不认识。你就在当地，一定比较清楚哪些书商适于商谈出版这样一部历史著作，这一著作当然是完全保险的，不会有被没收或吃官司的危险。也

① 引自维吉尔《亚尼雅士之歌》第1首歌。——编者注

② 恩格斯《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0卷第3—109页）。——编者注

许在法兰克福能找到这样一个书商。但是他必须有钱。因此,请你费心把这方面的情况尽快写信告诉我,以便我能立即采取行动。

最近我在日内瓦看见了你们的红色贝克尔^①,他非常愉快,在乡下同知名人士埃塞伦和其他和蔼可亲的二流人物一起喝酒。

向你的夫人和所有熟人衷心问好。

你的 恩格斯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旧美因茨街、咖啡街街口约·魏德迈先生收。

58

恩格斯致雅科
布·卢卡斯·沙贝利茨

巴 塞 尔

1849年8月24日于洛桑市
拉帕吕德广场8号

亲爱的沙贝利茨:

我非常感谢你及时把信转寄给我。因为我不能让人把信直接寄

^① 麦·约·贝克尔。——编者注

给我,而我又不知道别的地址,所以我不得不麻烦你转寄。也许你还会收到一两封给我的信,仍望费神给我转来。

我现在住在洛桑,写关于普法尔茨—巴登革命滑稽剧¹⁴³的回忆录^①。你很了解我,不会以为我在政治上参与了这个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的事件。我在卡尔斯鲁厄和凯撒斯劳滕十分痛快地取笑了那些临时政府的错误和犹豫不决,拒绝了一切职位,而且普鲁士人一来,我就到奥芬巴赫的维利希那里去,作为他的副官参加了整个战役。我时而在司令部,时而在前线,但始终同总司令部保持通讯联系,同德斯特尔(他作为“红色奸党”^②推动了政府前进)保持经常联系,在各次战斗中,最后在拉施塔特会战¹²¹中,我有机会看到了许多事情,经历了许多事情。你知道,我有足够的批判能力,不会赞成平庸的极端共和主义者的幻想,能够看透领袖们用大话掩盖起来的怯懦。

这篇东西将按照《新莱茵报》的精神,对这一段历史提出与其他预计会出现的论述不同的观点。它将更多地揭露某些肮脏勾当,特别是将包含许多关于迄今几乎完全不为人所知的普法尔茨事件的新材料。它的篇幅不大,大概有四到六印张。

到目前为止,我一直在不停地物色一个出版商。我不想把稿子寄往德国,因为在邮递中有被截取的危险。我对瑞士的出版情况知道得很少,我想问问你,你的老头儿^③是否属于适合出版这类著作并

① 恩格斯《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0卷第3—109页)。——编者注

② 参看同上,第51页。——编者注

③ 雅·沙贝利茨的父亲老沙贝利茨。——编者注

(请注意!)能够付款的出版商之列,因为我必须拿到钱,人总得过日子。这篇东西读起来会很有趣,这一点无须向你多说;它在德国将会有销路(它不会被没收,因为这个题目没有提供被没收的借口),对此我用我的名字向你担保。因此,如果能同令尊达成一笔交易,那我就拜托你了,如果不能,那也不要紧。在这种情况下,请你无论如何要给我想些其他办法,包括告诉我可能找的德国出版商,因为我对德国的出版情况也是一无所知。

关于此事,请你尽快给我写信。衷心问好。

你的 弗·恩格斯

巴塞尔雅·克·沙贝利茨先生之子收。

59

马克思致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

科 隆

[1849年]9月5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莱里格拉特:

来信请寄:格罗夫纳广场罗伯茨街18号彼得逊咖啡馆卡尔·布林德收;给我的信在里面另加一个信封。

我只能给你写几行字,因为四五年来,我得了一种类似霍乱病,感到非常软弱无力。

我的妻子来信,要我告诉你她已收到你的信和所附的 100 法郎。你想想巴黎的警察有多么卑鄙:他们连我的妻子也要去打扰;她好不容易才获准在巴黎待到 9 月 15 日,即我们所租房子到期的日子。

现在我确实处境困难。我的妻子临近产期,15 日她又必须离开巴黎,我不知道怎样才能弄到必需的钱,使她能够动身并在这里安顿下来。

另一方面,我极有希望在这里创办一个月刊;但是时间紧迫,而且头几个星期确实有困难。

看来拉萨尔是因我给你的信^①和我给他的信^②而感到受到伤害。我绝没有这种意图;如果不是我目前的状况使我难以提笔,我早就给他写信了。

等我身体稍有好转,我就把政治状况较详细地写信告诉你。希望你赶快给我回封短信。请代我向你的夫人、丹尼尔斯等人衷心问好。

你的 卡·马克思

① 见本卷第 82—85 页。——编者注

② 马克思 1849 年 9 月 5 日前给斐·拉萨尔的信没有保存下来。——编者注

60

恩格斯致乔治·朱利安·哈尼

伦 敦

1849年10月5日于热那亚

亲爱的哈尼：

你想必已经收到我托维利希上校转给你的那封短信^①。我现在告诉你并请你转告马克思，今天早晨我到了热那亚，如果风向和天气好的话，我明天就乘斯蒂文斯船长的英国纵帆船康沃尔钻石号前往伦敦。我在途中大约要走四五个星期，因此将于11月中旬到达伦敦。

能够如此快地找到适当机会，摆脱这种该死的警察气氛，我感到非常庆幸。我确实从来没有看到过像皮埃蒙特这里组织得这样好的警察。

永远忠实于你的 弗·恩格斯

伦敦布朗普顿区女王街9号乔治·朱利安·哈尼先生收。

^① 恩格斯1849年10月5日前给乔·朱·哈尼的信没有保存下来。——编者注

61

马克思致路易·鲍威尔

伦 敦

[草稿]

[1849年]11月30日于伦敦

医生先生：

鉴于我们所属的两个团体¹⁴⁴之间的敌对关系——鉴于您直接攻击了这里的流亡者委员会¹⁴⁵（至少是攻击了这个委员会中的我的同事和朋友）——，如果我们不想使我们的行动被双方解释为暧昧不明的话，我们就必须断绝我们之间在社交方面的关系。昨天晚上我妻子在场，我认为不便说出我对这种冲突的意见。

对于您的诊治我向您表示最衷心的感谢，恳请您把账单寄给我。

完全忠实于您的 卡·马克思博士

62

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1849年]12月19日于伦敦

切尔西国王路安德森街4号

亲爱的魏德迈：

过了很长时间，我才又给你写信了。日常生活的种种烦恼，各种各样的事务以及我写信时总是感到困难，这就是我长时间沉默的原因。经过种种波折^①，现在我终于把我的杂志^②安排妥了，也就是说，我在汉堡找到了印刷厂主^③和发行人^④。一般说来，一切事情都要由私人出钱进行。糟糕的是，在德国，印刷品在能够付印以前，总是要费许多时间。我几乎不怀疑，在月刊出版三期或许两期以后，世界大火就会燃烧起来，而初步完成《经济学》著作¹⁴⁶的机会也将失去。

因为你就住在德国，详细情况比我们知道得更清楚，所以你也许

① 引自维吉尔《亚尼雅士之歌》第1首歌。——编者注

②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编者注

③ 克勒。——编者注

④ 尤·舒伯特。——编者注

可以抽出时间,简短扼要地把南德意志的情况以及与此有关的一切给我们的杂志写一写。¹⁴⁷

此外,我请你把下面附上的广告^①登在你们的报纸^②上,但是只有在你看到《科隆日报》刊登了汉堡书报业经理人的广告以后再登出。你或许可以把抄件寄往威斯特伐利亚。你将从广告中看到,我们除了通过书商推销,还想采用另外一种方式,就是由我们党内的同志来组织订阅,并把订单寄给我们。我们暂时还不得不把价格定得相当高而篇幅却不大。如果我们的资金因杂志销路扩大而增加的话,那么,这些不足之处就会得到克服。

你对蒲鲁东、勃朗和皮埃尔·勒鲁之间的争论¹⁴⁸是怎样看的呢?

维利希向你问好,恩格斯、红色沃尔弗^③、维尔特也向你问好。

目前在英国这里,正在开展一个极其重要的运动。一方面是保护关税派的鼓动,这种鼓动受到狂热的农村居民的支持(谷物自由贸易¹³⁰的后果开始像我几年前所预言的那样显现出来了^④)。另一方面是自由贸易派¹²⁹,他们对内作为财政改革和议会改革派¹⁴⁹,对外作为和平派¹²⁸,从自己体系中作出进一步的政治和经济结论。最后是宪章派¹⁸,他们同资产阶级一起反对贵族,同时又更加起劲地开展了他们这一派反对资产者的运动。¹⁵⁰如果像我所希望的那样(这种希望不是没有可靠根据的),托利党¹⁵¹代替辉格党¹⁵²进入内阁,那

① 马克思和恩格斯《〈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出版启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0卷第115—116页)。——编者注

② 《新德意志报》。——编者注

③ 斐·沃尔弗。——编者注

④ 马克思《关于自由贸易问题的演说》。——编者注

么,这些党派之间就会发生大规模的冲突,鼓动的表现形式就会更具革命性,更加激烈。大陆上另一个还没有明朗化的事件,就是工业、农业和商业的大危机即将到来。如果大陆上的革命延迟到这个危机爆发以后,那么,英国也许一开始就不得不成为革命大陆的同盟者,即使是不受欢迎的同盟者。据我看,革命过早爆发(如果它不是直接由俄国的干涉所引起的),是一种不幸,因为现在正好是贸易日益扩大的时候,法国、德国等地的工人群众,以及整个小店主阶层等,也许在口头上是革命的,但是实际上肯定不是如此。

你知道,我的妻子给这个世界增添了一个公民^①。她向你和你的夫人衷心问好。我也向你的夫人衷心问好。

请速回信。

你的 卡·马克思

又及:你能给我弄到公民亨策的地址吗?

你从报上可以看到海因岑先生愚蠢的大话^②。德国的革命把这个家伙毁了。在革命以前他的作品有一定的吸引力,因为当时小资产者和商品推销员喜欢看这些白纸黑字印出来的蠢事和大话,他们自己就是坐在小酒馆里吃着乳酪和饼干,神秘地传播着这种蠢事和这种大话的。现在他企图用在政府面前损害其他居住在瑞士和英国并真正参加了革命的流亡者的声誉的办法,来挽回自己的面子。他大吵大闹,并且威胁说,不久以后要在进早点的那一刻吞掉千百万人,力图以此获得一种有利可图的殉道者的光荣。

① 亨·吉·马克思。——编者注

② 卡·海因岑《革命的教训》。——编者注

63

恩格斯致雅科
布·卢卡斯·沙贝利茨

巴 塞 尔

1849年12月22日于伦敦索霍区
第恩街迈克尔斯菲尔德街6号

亲爱的沙贝利茨：

来信收到了，我没有从洛桑给你回信，是有种种原因的，而主要是因为我做了一次从热那亚到伦敦的环球大航行^①，使我在海上待了五个星期。我当时没有把我的手稿^②交给班贝格尔，是因为我想或者把它作为单行本出版，或者（如果出不了单行本）把它登在当时我们已经计划出版的杂志^③上。现在这个杂志已经创办起来了，1月份将在德国出版第一期——这一点你将会从《伯尔尼报》不久就要刊登的广告中看到。如果你或者你的老头儿^④愿意承担一些在瑞士

① 见本卷第99页。——编者注

② 恩格斯《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0卷第3—109页）。——编者注

③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编者注

④ 雅·卢·沙贝利茨的父亲老沙贝利茨。——编者注

推销杂志的任务,并与我们直接建立账目联系,那我们是非常乐意的。我们在汉堡的经理人^①可以把杂志寄给你们,你们或许可以设立一个瑞士总代理处一类的机构,因为不管怎样我们宁愿只同殷实可靠的商号打交道,而我对在伯尔尼登广告的那个人^②并不了解。有机会请告诉我,此人是否信得过。请考虑一下,这件事该怎么办,并请告诉我条件如何。但是无论怎样,必须每三个月结算并付款一次,至少长期订户应如此。我们在汉堡的经理人也必须这样做。

请把附上的广告^③刊登在《国民报》上,如果你间或需要用广告来填补空白,那就请你首先用这个广告。

第一期除了一般性的前言(马克思写的)以外,将包括我写的关于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的第一篇文章^④、小沃尔弗^⑤写的关于法兰克福议会和斯图加特议会最后几天的文章、马克思和我写的时事述评,如有可能,还将包括马克思在这里的工人协会¹⁴⁴中所作的一系列经济学讲演的第一讲。¹⁵³此外还有一些小文章,也许还有红色沃尔弗^⑥写的一些东西。沃尔弗、马克思、维尔特和我现在都在这里,如果可能的话,鲁普斯不久也将到这里来。

此外,这里一切都很好。司徒卢威和海因岑随时随地都在阴谋

① 尤·舒伯特。——编者注

② 达福伊讷。——编者注

③ 马克思和恩格斯《〈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出版启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0卷第115—116页)。——编者注

④ 恩格斯《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0卷第3—109页)。——编者注

⑤ 威·沃尔弗(鲁普斯)。——编者注

⑥ 斐·沃尔弗。——编者注

反对工人协会和我们,但是没有得逞。他们同几个被我们协会赶走的温和的抱怨派¹⁵⁴分子一起办了一个特殊的俱乐部¹⁵⁵,海因岑就在这个俱乐部里发泄他对共产主义者的有害学说的愤恨。

请就商务问题尽快给我来信。

你的 弗·恩格斯

预祝你新年健康。

劳驾立即把梅洛斯拉夫斯基的《关于巴登战役的报告》、道耳的《日记》、贝克尔和埃塞伦的著作^①,以及其他已出版的关于巴登战役史的重要的东西¹⁵⁶,也就是讲事实而不是空谈的东西邮寄给我。所花费用,你可以或者记到我的名下,或者算到将来同《新莱茵报》^②达成的销售交易中去。

① 约·菲·贝克尔和克·埃塞伦的《1849年南德五月革命史》。——编者注

②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编者注

1850年

64

马克思致爱德
华·冯·弥勒-泰勒林¹⁵⁷

伦 敦

[副本]

1850年1月1日[于伦敦]

亲爱的泰勒林：

恩格斯、载勒尔、维尔特、维利希和我将不出席预定1月3日举行的集会，其原因包括如下两点：

(1)被邀请的政治流亡者的名单是任意确定的。例如，其中就没有康·施拉姆和斐·沃尔弗。

(2)数年来一直领导伦敦德国民主派的工人一个也没有被邀请。

你的 卡·马克思

65

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1850年1月8日于伦敦

[亲爱]①的魏德迈：

现[附上]①当票一张。¹⁵⁸劳驾，请你办理一下续当手续，所花费用请[从]①杂志预订金中扣除。我[的]①妻子衷心地向你的夫人问好，也向你问好。

你的 卡·马克思

66

马克思致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

科 隆

[1850年]1月11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莱里格拉特：

① 手稿此处缺损。——编者注

我今天只就一件紧急的事情给你写几句。

为了我们的《评论》，为了把它逐渐改变为双周刊和周刊，并根据情况重新把它变为日报，同样也为了我们其他的宣传需要，我们需要钱。钱只有在美国才能弄到，现在所有的半革命者（例如有个叫安内克的，他在普法尔茨可耻地逃跑了，还申明自己连士兵也不是），都在那里摘金苹果。

因此，我们决定，立即把康·施拉姆作为特使派往美国¹⁵⁹。为了我们所计划的这样长时间的旅行，我们至少需要150塔勒。我们请你尽快地为此筹集款项，同时请你立即为《新莱茵报》^①的发行负责人康·施拉姆（他勇敢地 从韦瑟尔要塞逃了出来，回到我们党里¹⁶⁰）寄来介绍信。

为钱的事，我也给格·荣克写了信。^②

盼速回信。

你的 卡·马克思

这里的宪章派和法国流亡者同样也将把委托书交给我们的特使。

这是涉及整个同盟¹¹的事情。

亲爱的弗莱里格拉特，有必要在你的介绍信中讲清楚《新莱茵报》在德国的地位以及它的革命作用。

经奥斯坦德寄莱茵河畔科隆约翰尼斯街斐·弗莱里格拉特先生收。

①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编者注

② 马克思给格·荣克的信没有保存下来。——编者注

67

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1850年2月4日[于伦敦]

亲爱的魏德迈：

你这么晚才收到我的回信，是因为两星期来我病得很厉害。

杂志^①将在下星期出版。其中登有你的文章。¹⁴⁷我们期待着你的续篇。

杂志的出版因为我生病而耽搁了。事情是这样的：我们本来安排把两期合在一起出，但是书商^②从营业角度考虑反对这样做，我们认为他的考虑是正确的。因而需要重新变更计划，这时恰好碰上我生病。

将从科隆给你寄 100 份去。其中两份请寄给法兰克福附近赫希斯特的卡·比林格。他是在这里订购的。你还要费心向他收费。

你托我去找泰勒林，我已照办。这个家伙根本不适合撰写关于英国的通讯。在维也纳，瞎扯一通还过得去，¹⁰¹在这里就必须进行研究。下次再详谈。

①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编者注

② 尤·舒伯特。——编者注

你的 卡·马克思

我和我妻子向你的夫人衷心问好。在汉堡,人们已经订购了1500份左右。

68

马克思致路易·鲍威尔

伦 敦

[1850年]2月5日于[伦敦]

女王路20号

我现在才答复您1月30日的来信,因为我不愿意让您为我规定行动的“日期”。

对您的来信答复如下:

(1)如果施拉姆写信说,我欠您的债还没有“到期”,那么这只说明,只有过6个月之后才能对医疗服务的账目提出诉讼,而根本不说明不存在债务。

(2)我根本没有对海德曼说过我认为您这笔账不“太大”,我对他说了相反的话,他自己在1月22日给我妻子^①的信中也确认了这一

^① 燕·马克思。——编者注

点¹⁶¹。尽管如此,我还是对他说我打算支付。我告诉他说,我希望1月份就能有所需要的款子,不过没有把握保证这一点。海德曼先生很无耻,给一位妇女寄来用黑色火漆加封的催债通知书,她把它看做是死亡通知书,所以我请您写信告诉他,我今后不想同他有任何交往。

(3)至于您那笔账,我现在要求您开出详细的清单。我不明白,您怎么能够硬说,为我垫付了一英镑。其实您应直接的求诊到切尔西我这里来只有三次,一次雇了马车。至于分娩,本地的助产士要连续上门九天(资产者除外),而您在九天中只有四天来探视我的妻子,这一点维利希可以作证——这值一个基尼。您那 $4\frac{1}{2}$ 英镑是怎么算出来的?顺便提一下,有人告诉我,您在收到我的信后立刻同海德曼商量,决定“宰”我。总之,您要先开出细账,然后我再付钱。

卡·马克思

69

恩格斯致爱德华·冯·弥勒-泰勒林

伦 敦

[副本]

[1850年2月7日]星期四晨[于伦敦]

亲爱的泰勒林:

我很晚才收到您的便条¹⁶²,所以我虽然非常乐意,但是很难为您弄到一张今天舞会的入场券。此外,您虽然已被协会吸收为会员,

但是您既没有拿到您的会员证,也没有出席过任何一次会议,而且就在前天,有一个情况类似的人被赶出了协会,因此,从我这方面来说,完全无法满足您的愿望。

完全属于您的 恩格斯

70

马克思致雅科布·乌尔

纽 约

1850年2月19日于伦敦

尊敬的朋友:

我以非常感激的心情通知您,为这里的流亡者委员会¹⁴⁵寄来的30镑18先令5便士已收到。

本委员会取名“社会民主主义”是为了标明这是一个人们主要可向其求援的政党。对此,它一贯奉行的原则是:无一例外地救济每一个流亡者,只要他能够证明他确实参加过革命而又需要救济。

司库亨利希·鲍威尔。

致以衷心的问候。

您的马克思

71

恩格斯致匈牙利流亡者委员会

伦 敦

[草稿]

[1850年2月22日后于伦敦]

致伦敦匈牙利流亡者委员会

公民基林斯基和里什基向德国流亡者委员会¹⁴⁵要求给予补助。当委员会向他们要证件时,他们出示了两份由费·普尔斯基先生签发的证明书(随信附上证明书的副本)¹⁶³。根据这两份证明书,他们不是德国流亡者,而是匈牙利流亡者,因为他们曾在这里被主管机关征募去为匈牙利服役;所以他们不属于德国委员会的管辖范围,而属于匈牙利委员会的管辖范围。同时,他们肯定地说,他们从匈牙利委员会得到过10先令的补助,和一个书面通知,说今后不能再给他们补助。但是让这些人得不到救济而流落街头,这简直是不能容许的,因此我们冒昧问一下,他们所说的是否属实,匈牙利委员会拒绝给这两个公民补助是否有特殊原因。

(证明书的副本两份)

72

恩格斯致格奥尔格·斐
迪南·尤利乌斯·舒伯特、泰奥多
尔·哈根和斯蒂凡·阿道夫·璠特¹⁶⁴

汉堡和科隆

[草稿]

[18]50年3月4日[于伦敦]

(1)舒伯特。信已答复。第二期^①的价格应该像已许诺的那样不高于第一期。至于450份的问题,现在第一季度不再变动。第二季度,则应由他提出建议。关于克勒的报酬的协议与此毫无关系。舒伯特关于成果的报告同他以前的报道以及我们的报告有矛盾。今后在没有征求我们的意见以前,任何东西都不要删掉。第三期上仍然可以保留:《为共和国捐躯!》^②。寄50份到这里来。《来自南德意志的通讯》不再适用。¹⁴⁷

(2)哈根。内容同给舒伯特的信。他要对印刷厂主^③进行经常

① 指《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编者注

② 恩格斯《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第四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0卷第66—109页)。——编者注

③ J. E. M. 克勒。——编者注

性监督,还要让印刷厂主给他开出有关印数的证明。《来自南德意志的通讯》不再适用。他应该坚决反对书报检查机关的无理要求,并作为发行负责人把自己的名字登在扉页上。¹⁶⁵如果《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第四章遇到困难,应立即通知。

(3) 璠特。印刷厂主的条件——价格与汉堡相同;对于艾森:25%用于科隆,50%用于其他所有份数,除了伦敦的邮费和我们所订广告的费用,其他一切费用都包括在内。印刷厂主必须在10天内送出五个印张,并确定违约金。

73

马克思致爱德华·冯·弥勒-泰勒林

伦 敦

[草稿]

1850年3月12日于伦敦

如果在您无耻地诽谤了恩格斯,而工人协会¹⁴⁴理事会已经作出把您开除的合理的决定之后,您还配决斗的话,我就会因您昨天给工人协会的信而向您提出决斗了。¹⁶⁶为了揭穿您那革命狂热的虚伪的假面具,现在我在另外一个阵地上等着您;到目前为止,您还利用这种假面具巧妙地掩盖着您的渺小的利益、您的忌妒心、您的未能得到满足的虚荣心以及您对您的伟大天才得不到世界承认(得不到承认是从您考试失败时就开始了)而愤愤不平的怨恨情绪。

只要您稍加思考,您就会想到,如果说我不得不作为证人去宣布加重您的罪过的事实,那么从我这方面来说,已经尽了一切可能去避免丑闻的发生;须知这种丑闻会使我的声誉受到双重的损害:在由我介绍您进去的工人协会面前,在仅仅由于您给我的报纸^①撰稿¹⁰¹才认识您的读者面前。

您给我的信(这些信随时可以发表)证明,您千方百计地想把“民主派的达赖喇嘛和未来的主宰者”的角色强加于我。可是,您用什么来证明,我曾经同意充当这种荒谬的角色?您惟一能够指责我的,就是我在克拉普卡事件¹⁶⁷后没有立即同您绝交,没有向其他人揭发您;关于这个事件的损害名誉的性质,我曾经当着目睹者的面立即直截了当地对您说过。我承认我的弱点。只是在贝克尔^②依据弗莱里格拉特和哈根的证明,说您在您已写好的反对《西德意志报》的小册子^③出版前一个月,重又提出为这家报纸撰稿之后,以及在您毫无根据地对恩格斯进行了诽谤之后,我才确信,我过去以为是个别的轻率行为的事情,原来是一个完整体系的相关部分。顺便提一下,您昨天到底没有按照维利希应您的要求再次为您安排的最后日期露面,算您聪明!您知道,同我对质,您将会得到什么。

卡·马克思

① 《新莱茵报》。——编者注

② 海·贝克尔。——编者注

③ 爱·冯·弥勒-泰勒林《下流的小报〈西德意志报〉》1850年杜塞尔多夫版第55页。——编者注

74

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1850年]4月9日于伦敦

切尔西国王路安德森街4号

亲爱的魏德迈：

如果你立即写信告诉我，《新莱茵报》^①的销路如何以及我们是否很快就能收到钱，我将不胜感激。你们在小德意志¹⁶⁸，对这里的情形是根本想像不到的。

第三期将于本月10日出版。我们还不大了解，汉堡那个家伙^②是出于什么动机，把事情拖得这么久。现在应当结束这种情况了。

流亡者委员会¹⁴⁵也委托我向你们的委员会¹⁶⁹呼吁。现在我们要照管60名流亡者；预计还有几百个从瑞士被驱逐出境的人。因此，我们很快就要把流亡者基金用到最后一文钱了，那时这些人又将流落街头。

向你的夫人衷心问好。

你的 卡·马克思

①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编者注

② 尤·舒伯特。——编者注

经加来寄美因河畔法兰克福《新德意志报》编辑部约·魏德迈先生收。

75

恩格斯致格奥尔格·斐
迪南·尤利乌斯·舒伯特

汉 堡

[草稿]

[1850年4月11日前后于伦敦]

致舒伯特：

(1)现在,在第三期^①发出以后,我们希望尽快将三期销出份数进行结算并清理余额,如果这一工作到4月15日还不能完成,就让他写信告诉我们。但无论如何应立即告知,第三期印了多少份,其中有多少能保证售出。只应比保证能售出的数量多印几百份。

(2)既然舒伯特认为没有必要让哈根先生担任发行负责人¹⁶⁵,那么在任何情况下他都不能改动原稿上的任何一个字。我们就此向他声明,如果仍然发生了这种情况,我们就不得不立即同他断绝联系。哈根就是受委托去监督不许有任何改动的。

(3)因为舒伯特违背我们的指示,没有给璩特寄450份,而只寄

①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编者注

去了300份,所以瑙特应去取他所缺少的、舒伯特寄给了艾森的150份。此外,我们希望,以后给瑙特寄送的时间,应与给艾森寄送的时间相同。如果我们再听到申诉,我们就要采取其他措施。我们也希望今后在第一期印完后,立即随首班轮船发往伦敦50份。

(写一封信给哈根,附在给舒伯特的信里。)

76

恩格斯致约瑟夫·魏德迈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18]50年4月22日于伦敦索霍区
麦克尔斯菲尔德街6号

亲爱的魏德迈:

请把附上的声明^①登在《新德意志报》上。这里的“大人物”企图利用流亡者重新为自己谋取地位,他们为此还在各报上耍了一些手腕,这样就使寄钱到这里受到了阻碍。¹⁷⁰现在,我们已经收到救济流亡者的款子约120—130英镑,并且已把它分发了。其他一些人筹集了总共不过2英镑15先令,而现在他们却想扮演“无助的”流亡者的维护者的角色。如果我们现在收不到钱,那么过一个星期我们的五

^① 马克思和恩格斯《流亡者委员会的声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0卷第407—409页)。——编者注

六十名流亡者就会身无分文并流落街头。

今天晚上这些大人物想举行一次流亡者的集会,看看他们能做什么。我们听其自便。当然,他们又会讲些大话,订些庞大的计划,但是救济流亡者的钱却没有。不过,即使我们谁也不去参加,他们大概也会失败的。

马克思大约两星期以前给你写了最近的一封信^①,他焦急地等待你的回信。

向你的夫人和吕宁的夫人衷心问好。

你的 弗·恩格斯

经加来寄美因河畔法兰克福《新德意志报》编辑部约·魏德迈先生收。

77

恩格斯致约瑟夫·魏德迈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1850年]4月25日于伦敦

亲爱的魏德迈:

你给马克思的信,以及流亡者基金五英镑和内附的给我的短信,

^① 见本卷第118页。——编者注

今天都收到了。与此同时,你大概也收到了附有流亡者委员会¹⁴⁵的声明^①、呼吁书^②和财务报告^③的两封信^④。请你尽快地把它们刊登出来,并在自己周围尽可能为流亡者筹措款项。其他情况你可以从内附的给德朗克的信中了解到。在弗兰克尼亚、纽伦堡、拜罗伊特等地也许能够筹集到一点。《新莱茵报》^⑤在那里的销路很好。如果你在慕尼黑有什么人,你还可以写封信到那里去。你知道,现在,当司徒卢威及其同伙这帮蠢驴企图在革命前夕利用流亡者使自己重新在报纸上露面的时候,⁷⁰至少要继续救济我们的流亡者,不让新来的优秀分子再落到这些蠢驴的手里,这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件有关声誉的事情。

我们以为随后出版的两期《评论》已经到了你的手里:第二期到手该有五个星期了,第三期至少也有好几天了。结果发现瑞特这头蠢驴根本没有寄给你!今天我们给他发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要他立即把它们寄给你。第三期到他那里想必已经有一个星期了。此

-
- ① 马克思和恩格斯《流亡者委员会的声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0卷第407—409页)。——编者注
- ② 可能指1849年9月20日的《救济德国流亡者的呼吁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0卷第699—701页)。——编者注
- ③ 1850年4月23日的《伦敦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的财务报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0卷第720—722页)。——编者注
- ④ 这两封信中的一封见本卷第120页,另一封信没有保存下来。——编者注
- ⑤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编者注

外,第三期已全部登完第一组文章^①,你在收到第三期以前,不要对它进行评论。

再见。

你的 弗·恩·

我们刚刚听说,卑鄙的司徒卢威、泰勒林、施拉姆^②、鲍威尔^③(施托尔珀的)等人在德国各家报纸上造谣,说我们的委员会^④侵吞了流亡者基金。甚至在书信中也传播这种流言飞语。想必你在任何地方都没有看到过这种东西,否则你早就为我们辩护了。你知道,我们大家都只是为革命出钱,从来没有得到过一分钱。甚至连《新普鲁士报》等也从来不敢在这样的事情上非难我们。只有卑鄙的民主派、小市民中无能的“大人物”才会极端无耻地干出这种卑鄙的事情。目前,我们的委员会已经三次提出财务报告^⑤,每一次我们都要求捐款人委托代表来查阅账簿和单据。还有哪一个委员会是这样做的呢?每一分钱,我们都有单据。委员会中的任何委员从来都没有得到过基金中的一分钱,而且即使处境非常艰难,也从来没有这样要求过。

① 恩格斯《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0卷第3—109页)。——编者注

② 鲁·施拉姆。——编者注

③ 路·鲍威尔。——编者注

④ 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编者注

⑤ 指1849年12月3日的《伦敦德国政治流亡者救济委员会的财务报告》以及关于建立社会民主主义救济委员会的决议、1850年3月初和4月23日的《伦敦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的财务报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0卷第704—707、711—713、720—722页)。——编者注

在我们最好的朋友中从来没有一个人比任何一个流亡者得到的多些；凡是有经济来源的人，没有一人得到过一分钱。

如果德朗克已经不在法兰克福了，那你就把信拆开看看，再转寄给他。

经加来寄美因河畔法兰克福《新德意志报》编辑部约·魏德迈先生收。

78

恩格斯和马克思致弗朗索瓦·帕迪贡

伦 敦

[草稿]

1850年5月6日于伦敦

亲爱的帕迪贡：

我们刚刚知道，您的协会¹⁷¹打算向希腊街的德国协会¹⁴⁴提出自己的纲领，并问他们赞成不赞成这个纲领。

从我们星期六^①谈话以后，我们是不相信这件事的；因为如果您或者您的协会向我们指出，说某个人或者某些人是地道的坏蛋，那我们会干脆把他们赶出门外，而不去问他们是否赞成我们的纲领。

我们已经向您指出，这个协会的领导人是吹牛家或骗子手。骗

① 1850年5月1日。——编者注

子手和吹牛家在什么上面都能签字。如果我们接受了他们一再提出的联合和协调一致的建议,他们甚至会在我们的宣言上签字。

您可以想像,如果您的协会接受了这样的建议,那么为了我们的名誉,我们就必须立即和拉脱本广场协会的成员断绝一切联系。

敬礼和兄弟情谊。

弗·恩格斯

卡·马克思

79

恩格斯致泰奥多尔·舒斯特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1850年5月13日于伦敦

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泰·舒斯特先生

通过法兰克福的魏德迈先生,我们收到了以那里的流亡者委员会¹⁶⁹名义寄给这里的施蒂贝尔先生的10英镑,我们特此向您表示感谢,并通知您:这笔款子已经收到,并已入账。

如果您能继续设法在法兰克福或其周围地区为这里的流亡者筹到款项寄来,我们将非常感激。流亡者的人数每天都在增加,这10英镑几乎很难满足一周内最迫切的需要。收到的钱越来越少,可是另一方面现在需要救济的流亡者,按其职业来说在这里几乎全是很

少或者根本没有希望就业的。

敬礼和兄弟情谊。

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¹⁴⁵国外分部

书记 弗·恩格斯

一切款项请通过魏德迈先生寄给马克思先生,或者寄给伦敦索霍广场国王街21号卡·普芬德先生。

80

马克思、恩格斯和奥古斯特·维利希致克里
斯蒂安·卡尔·约西亚斯·冯·本生¹⁷²

伦 敦

1850年5月30日于伦敦

索霍广场第恩街64号

致普鲁士驻伦敦公使本生爵士阁下

阁下:

我们从公开的报纸上获悉,《新普鲁士报》最近发表了一系列涉及目前旅居伦敦的那一部分德国流亡者特别是普鲁士流亡者的揭露材料;上述报纸谈到伦敦同柏林之间的某些关系,并且该报把我们署名人之一的名字同这件事联系在一起。

我们所在的团体¹⁴⁵没有订《新普鲁士报》。因此我们冒昧地请

求您并期望阁下您,作为我们国家驻英国的官方代表,出于您的公正,费心把有关的几号《新普鲁士报》提供给我们使用。

谨向阁下致以崇高的敬意。

顺致敬意

卡尔·马克思
奥古斯特·维利希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81

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1850年]6月8日于[伦敦]

索霍区第恩街64号

亲爱的魏德迈:

我们的《评论》^①情况怎样?特别是钱的问题怎样?这个问题变得更加迫切了,因为现在普鲁士方面正在这里采取一切措施,让英国政府把我也从英国驱逐出去。¹⁷²如果我在这里不是身无分文的话,那我早已迁居英国内地,政府也就找不到我了。

“红字报”¹¹⁶的情况怎样?这里有美国来的“红字报”的订购单。

①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编者注

已经销出去多少份了？你那里还有多少份？

你们的报纸^①好像在和其他报纸合谋对我们的《评论》采取沉默抵制的态度。当然我了解，《新德意志报》的读者对拉沃更感兴趣。

问候德朗克和你的夫人。

你的 卡·马·

82

恩格斯、马克思和奥古斯特·维 利希致《旁观者》编辑¹⁷³

伦 敦

(私事)

1850年6月14日于伦敦

先生：

我们不揣冒昧请您把这封附函刊登在贵报的最近一期上。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政府打算实施外侨管理法¹⁷⁴，并通过议会来恢复这个法令。看来，我们会成为这个法令的第一批牺牲者。我们认为，为了保持英国民族的荣誉就应阻止这种计划的实施；同时我们还认为，我们能够用来对付不列颠政府这种步骤的最好办法莫过于公开地诉诸于社会舆论。因此我们希望您不要拒绝公布我们的信件；您的销路很广的报纸无疑是可以提供公布它的地方的。

① 《新德意志报》。——编者注

如果您希望得到进一步的消息,我们很愿意提供给您;不过劳驾请告诉我们,何时何地我们能同您会面。

顺致敬意。

83

马克思致亨利希·毕尔格尔斯¹⁷⁵

科 隆

[1850年6月25日于伦敦]

[……]①科隆人,包括丹尼尔斯在内,都一如既往,忙于做事后聪明的事¹⁷⁶[……]①

[……]①科隆像任何其他地方一样,可以自命为随便什么中心。它甚至比其他任何一个地方更符合斯宾诺沙的说明¹⁷⁷,在这里周边地区会同中心一起崩溃[……]①

① 手稿此处缺损。——编者注

84

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1850年]6月27日于伦敦

索霍广场第恩街64号

亲爱的魏德迈：

请把钱寄给璐特。这家伙是头诚实的笨驴。我下一次再向你说明情况。你不要为我妻子那些情绪激动的信^①生气。她给孩子喂奶，而我们在这里的处境又格外艰难，因此忍耐不住是情有可原的。

吕宁的评论文章¹⁷⁸（我看到了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证明，他并不懂得他要评论的东西。我也许要在我们的《评论》^②上向他作一些说明。

今天是个重要的日子。内阁可能在今天倒台。¹⁷⁹这样一来，一场真正的革命运动将在这里开始。我们个人也许就是托利党的第一批牺牲者。早已决定的驱逐出境，¹⁷²那时可能会执行。

你的 卡·马克思

① 见本卷第477—482页。——编者注

②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编者注

85

马克思致法国流亡者会议主席

伦 敦

[1850年]6月30日[于伦敦]

主席公民：

当资产阶级的所有走狗攻击六月革命¹⁸⁰时，我公开地捍卫了这些恐怖的日子，我认为，这些日子是工人阶级反对资本家阶级的斗争的最伟大的表现。

我今天没有出席流亡者的这个庆祝集会，是因为我身体不适，不能到你们那里去；但是我的心是和你们在一起的。

敬礼和兄弟情谊。

卡尔·马克思

86

马克思致卡尔·布林德

布鲁塞尔

1850年7月17日于伦敦

索霍区第恩街64号

亲爱的布林德：

我们长时间没有写信是由于误会。因为我们以为，中央委员会的第二个通告信^①，在一个半月或两个月以前[已由]^②我们的特使克莱因转给你了，我们在等着你的答复。[现在]发现，克莱因根本没有把这样的东西[送]^③回布鲁塞尔。

请你尽快给我写信，并在信中单独附一封给[中央委员会]的信。我们打算过几个(8)星期在这里召开代表大会¹⁸¹。你对荷尔斯泰因的事¹⁸²有什么[看法]？首先我们要派一个特[使]^③去，[他]在那里工作过两年，对所有的人和事都了解得[很清楚]。

关于我个人的命运以及我……^②各种各样的意外遭遇，下次

①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1850年6月》(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0卷第423—430页)。——编者注

② 手稿在此处及以下多处缺损。——编者注

③ 康·施拉姆。——编者注

再谈。

这一次我向你谈一件私事[……]如果可能的话,请你不要拒绝帮助我。我曾和我的家人商量好,[……]星期在荷兰同我的姨父菲力浦斯一起处理我的钱的事情。[为此]我要亲自到荷兰去。我妻子的[……]病一直[妨碍]我动身。而现在只有过几个星期我才可以去,因为我姨父的两个女儿要接连在[……]他那里举行婚礼,所以商务问题只有过几个星期才能[了结]。

在这期间,鉴于有这笔交易,我就拿它作担保,在伦敦这里的一家[……]商号^①开了一张 20 英镑(500 法郎)的期票。期票将于星期一或星期三到期。如果我不能兑现,我可能会遭到公开的……^②,而鉴于这里的党派状况以及[我]同普鲁士使馆和英国内阁的关系,[可能会产生]非常不愉快的后果。

现在我听说,戈克目前在巴黎有一笔可观的资本。请你立即写信给他,向他说明情况,问他能否凭债券或期票借钱给我。拖延就有危险^②。

在我未去荷兰把事情办妥以前,我可是真正意义上的身无分文了。

我相信你会尽一切可能去做的。

你的 卡·马克思

^① 可能是指在班贝格尔那里。——编者注

^② 这句话出自罗马史学家梯·李维的著作《罗马建城以来的历史》第 38 卷第 25 章。——编者注

87

恩格斯、马克思和乔治·朱利安·哈尼致
亚当、艾曼纽埃尔·巴特勒米和茹尔·维迪尔

伦 敦

1850年10月9日于伦敦

致亚当、巴特勒米和维迪尔先生

先生们：

我们荣幸地通知各位，我们早已认为各位所说的协会实际上已经瓦解。现在要做的只剩下一件事，就是销毁原则协定。¹⁸³ 亚当先生或者维迪尔先生最好在这个星期日10月13日中午劳驾到索霍区麦克斯菲尔德街6号恩格斯先生这里来一趟，当面烧毁上述文件。

顺致敬意。

恩格斯 马克思 哈尼

88

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1850年10月29日于伦敦

索霍区第恩街64号

亲爱的魏德迈：

请你替我做下面一件事：

请你向舒斯特或其他人借些钱，以赎回我在法兰克福当铺里的银器¹⁵⁸，然后把银器卖给一个金匠或法兰克福任何其他收购银器的人，再把你从那个人那里借来赎当的钱还清，把剩余的钱寄到这里给我。

做这件事你和那个人是不会有风险的，因为如果这东西你卖不出较高的价钱，那你只要把它送回当铺就行了。

另一方面，我现在的情况是这样：即使是为了能继续工作，我也无论如何必须弄到钱。

我请你重新送到当铺里去的東西(因为它们没有任何出卖价值)只是：(1)一个小银杯；(2)一个银盘；(3)用盒子装着的小刀叉；这些都是小燕妮^①的东西。

① 马克思的大女儿。——编者注

你计划写一部通俗经济学著作¹⁸⁴，我非常赞同，只是希望你赶快付诸实施。请代我和我的妻子向你的夫人衷心问好。

你的 卡·马克思

89

马克思致恩格斯¹⁸⁵

曼 彻 斯 特

1850年11月19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我只能给你写几句。今天早晨10点钟，我们的小火药阴谋家小福克斯¹⁸⁶死了，——很突然，是在他经常发作的痉挛症又一次发作的时候。在这以前几分钟他还笑着，嬉戏着。这件事情完全出乎意料。你可以想像这里出现了什么样的情景。恰恰在这个时候没有你在身旁，我们感到非常孤独。

下封信我将告诉你一些关于哈尼的事情，你会看到他的处境是何等不幸。

你的 卡·马克思

如果你心情好的话，请写几句话给我的妻子。她已经完全崩溃了。

90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0年11月23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你的信^①对我的妻子起了很好的作用。她处于非常危险的激动和疲惫状态。她亲自为这个孩子^②哺乳，并且在极困难的条件下为了他的生存作出极大的牺牲。想到这个不幸的孩子是家庭生活困难的牺牲品，更加使她难过，尽管他并不是特别缺少照料的。

施拉姆^③先生已经完全载勒尔化^④，他正处于一个最令人厌恶的时期。整整两天——11月19日和20日——我们完全没有见到他，后来他来了一会儿，在发表了一些愚蠢的意见以后立即又不见了。他要求在安葬那天带他一起去，他在约定时间的前一刻来到，但对安葬的事一句话也没有说，却告诉我的妻子他必须马上离开，以免耽误到他哥哥^⑤

① 恩格斯1850年11月20日和23日给马克思妻子的信没有保存下来。——编者注

② 马克思的第二个儿子亨·吉·马克思。——编者注

③ 康·施拉姆。——编者注

④ 暗指塞·载勒尔。——编者注

⑤ 鲁·施拉姆。——编者注

那里吃饭。你可以理解,在我妻子目前易激动的情况下,这个在我们家享有如此深厚友谊的人的这种做法必然伤害了我的妻子。

琼斯给我介绍了哈尼的真实情况。哈尼正处于司法追究之下。他的刊物从整个内容来看都必须交印花税¹⁸⁷。政府只不过是等待着它的销路更广一些,以便对哈尼下手。对狄更斯的诉讼¹⁸⁸仅仅是为了对付哈尼而制造的一个先例。如果他被逮捕,除了本来的惩罚,他还要因无法弄到保证金而坐大约20年的牢。

鲍威尔和普芬德已胜诉。¹⁸⁹罗伯茨是他们的律师。

你的 卡·马克思

91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0年11月25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我今天给你写信只是为了告诉你,我很遗憾,今天还不能把上封信^①中答应今天给你寄去的两英镑寄去。欧门^②出门了,几天后才

① 指恩格斯1850年11月25日之前给马克思的信,此信没有保存下来。——编者注

② 彼·欧门。——编者注

能回来;由于没有银行认可的代理人,所以我们不能签发支票,只好满足于收取偶然到手的小额收入。在出纳处总共只有四英镑左右;因此你可以理解,我必须稍加等待。欧门一回来,我马上就把钱寄给你。希望第一张支票已按时寄到。

施拉姆的行为真是卑鄙。^①

哈尼的事的确十分不幸。如果他们想逮捕他,那么改变杂志^②名称也无济于事。他也不会完全放弃这个杂志;如果这个刊物被列入应交纳印花税¹⁸⁷的范围,那我就不知道究竟怎样才能出版一种不交纳印花税的政治周刊。当然,他最好是删去第八页的工人运动大事记,这属于新闻,一定要交纳印花税。但是,从你信中所说可以看出,按照琼斯的看法,连他的评论文章就其内容来说也要交纳印花税。真是岂有此理。

从载勒尔先生的催款信中也可以看出,愤怒的施拉姆似乎同他的哥哥^③的关系又到了最好的程度,甚至对他表示尊敬!

希望你的夫人日益康复。衷心问候你的夫人和你的全家。

你的 弗·恩·

本星期内我将给你的夫人寄去一包棉线,希望她会喜欢。

伦敦索霍广场第恩街 64 号卡尔·马克思先生收。

-
- ① 见 1850 年 11 月 23 日马克思给恩格斯的信(本卷第 137—138 页)。——编者注
- ② 《红色共和党人》。——编者注
- ③ 鲁·施拉姆。——编者注

92

马克思致海尔曼·亨利希·贝克尔

科 隆

[1850年]12月2日于伦敦

索霍区第恩街64号

亲爱的贝克尔：

我知道，由于我给毕尔格尔斯写的一封信^①，你感到备受伤害。然而，这封信是在非常激动的情况下写的，在这封信里，我本想尽量不伤害我在科隆的其他朋友，同样也尽量不伤害你。我想，这样的解释会使你满意的，我可以不再提过去的事而直接转到我要向你提出的一些建议上。

(1)你知道，舒伯特先生把我们的《评论》^②办得多么糟糕。我想，这几天他该出版最近两期了。我希望这个刊物(从2月份起)作为季刊继续办下去，每个季度20印张。更大的篇幅将有可能提供更加丰富多彩的资料。你能否承担出版任务？有哪些条件？

① 可能是指1850年6月25日马克思给毕尔格尔斯的信，它只保存下来两个短小片断(见本卷第129页)。——编者注

②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编者注

(2)我的一位朋友^①把我的反对蒲鲁东的书^②从法文译成了德文,并专为它写了一篇序言。为此我向你提出同上面一样的问题。

(3)我拟了一个计划,根据这个计划,可以向读者陆续提供一套由若干篇幅不大的小册子组成的社会主义文献。在3月份以前,还不能着手进行。如果你愿意承担这件事,那么就可以做些准备工作。我认为,德国的读者在最近从高级政治中获得了令人快慰的经验以后,将不得不逐渐地转而高度关注现代斗争的真正内容。

请及早答复。

你的 卡·马克思

93

马克思和燕妮·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0年]12月2日于伦敦

索霍区第恩街64号

亲爱的恩格斯:

我有几天病得厉害,所以你接到这封信,以及关于收到两张邮局汇票的通知,要比我原来所想的晚一些。我已给载勒尔寄去 $7\frac{1}{2}$ 先

① 可能是指威·皮佩尔。——编者注

②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该书的德译本在1885年才出版。——编者注

令。至于《独立报》，目前我们两人什么也不欠载勒尔了，因为他在适当的时候让他的房东赶了出来，只留下了未付款的《独立报》、18便士的动产以及向我和别人借的两三本书，作为他欠房东的10英镑债务的抵偿。他确实有很高的天才用纯粹美国的方式来弥补自己入不敷出的差额。

伟大的海尔贝格带着一位所谓的年轻夫人来到了这里。我还没有荣幸见到神话中的塔克，这个人从大洋彼岸来到这里当然是神气十足，他对载勒尔来说是一个危险的竞争者。他已经完全控制了班贝格尔，称他为“小兄弟”，称阿姆谢尔老太太为“小婶子”。

关于我们的《评论》，我还什么都没有看到，也没有听到。现在我正同科隆商谈关于出版季刊的事。

一方面由于身体不好，一方面也是故意，我只在正式开会的日子才在帕尔特奈栈房¹⁹⁰同别人见面。由于这些先生们对于这种聚会是否令人生厌的问题辩论不休，所以我自然就让他们自己彼此之间就如何交谈才愉快的问题去达成协议。而我自己则很少露面。我们两个人都有过这样的体会：你对这些人越宽容大度，你在他们眼中就越不值钱。此外，我对他们已经厌倦了，我要尽可能更有效地利用我的时间。朋友施拉姆扮演了几个星期的不满者的角色，最后看到根本没有人想阻挠他情绪的自然发展，于是就逐渐有了与模范公寓协调一致的心情。

经过法庭判决而损失16英镑的事¹⁸⁹，在大磨坊¹⁴⁴引起了强烈的愤怒。特别恼火的是列曼。除非鲍威尔^①和普芬德在欧洲所有报纸上被公开斥之为窃贼和罪犯，他的愤怒是不会平息的。小鲍威尔

① 亨·鲍威尔。——编者注

现在当然义愤填膺地断言,不论是给大磨坊还是给社会福利事业,哪怕付一分钱,都是对英国法庭的一种不可饶恕的侮辱和“对资产阶级的承认”。

同时,大磨坊街的大人物们又取得了一次如下所述的胜利:

《告各国民主主义者书》

“公民们:我们,侨居英国的流亡者们,而单单是由于这一点就处于更有利的条件以便判断大陆的政治运动(注意!在这个独一无二的用不着主语、系词和谓语的句子里,有一个不折不扣的文法错误。这里应该说:因而处于比你们大家都更有利的条件以便),曾经有可能注意并积极地监视结盟的列强的一切阴谋,它们正准备对法国进行新的入侵,在那里(真妙!)它们的帮凶正在期待着北方的哥萨克,以便(又一个“以便”)在发源地(在巴泰勒米和鲍狄埃的故乡)扑灭世界革命的火山。——欧洲的国王和贵族们懂得,现在已是建立堤坝去挡住那势将吞没他们摇摇欲坠的宝座的人民浪潮(不如说:人民的颓废^①)的时候了。在俄国、奥地利、普鲁士、巴伐利亚、汉诺威、符腾堡、萨克森,总之,在德国的各邦征集的许许多多的军队已经集合了。(军队……已经集合起来了!)在意大利有13万人威胁着瑞士的边界。福拉尔贝格已被8万人的军队占领。上莱茵地区已被8万符腾堡人、巴登人和普鲁士人占领。8万巴伐利亚人和奥地利人防守着美因河。在这37万人占领着我们上面指出的地点的时候,普鲁士动员了20万士兵,这些士兵普鲁士已经准备好(原文如此!),以便把他们投向比利时和法兰西的边界;荷兰和比利时在各同盟国的迫使下将派出一支15万人的军队去支持入侵。在波希米亚^②,15万人正处于战备状态,只待一声令下,就同美因河军队联合起来,这样一来就会有23万人。在维也纳附近集结了8万人。30万俄国人驻扎在波兰,8万人驻扎在圣彼得堡的四周。这些军队合起来大约有133万人的兵力,他们只等着进攻的信号。在这些军队后面还有(!)准备好的18万奥地利人,20万普鲁士人,10万由德意志各小邦提供的士兵和22万俄国人。所有这些军队在一起就组成了70万人的后备军,还不算莫斯科的

① “颓废”的外文 marasme 同“浪潮”的外文 marée 发音相似。——编者注

② 捷克。——编者注

阿提拉准备从亚细亚内地召来的无数的(原文如此!)野蛮军,像以前(!)一样,用他们来摧毁欧洲的文明。德国各报(在一个注释中特地从《新德意志报》上引证一句很坏的话来讨好吕宁)和我们的专门调查使我们得知列强的秘密计划,他们的全权代表已于10月25日在华沙集会。在这次(!)会上决定,普鲁士和奥地利之间的佯战(见鬼,这是什么外交官!)应该作为动员士兵的借口,沙皇的意志已使这些士兵成为反对自由捍卫者的盲目工具和野蛮的雇佣杀手。(妙!)面对这种事实,不能再有丝毫怀疑:目前正在组织一场已经开始的(!!)对一切共和主义者的血腥镇压。1848年的六月事件¹⁸⁰,当时的血腥迫害和随之而来的放逐,奥地利对匈牙利的掠夺和奴役,法国政府的士兵大肆屠戮罗马共和国¹⁹¹以后让意大利受教皇和耶稣会教徒宰割——这些事情都没有能平息我们敌人的狂怒。他们梦想奴役一切为普遍自由的胜利而斗争的民族。如果民主派不提高警惕,那么,波兰、匈牙利、德国、意大利和法国很快又会沦亡在尼古拉野蛮军队的铁蹄之下,尼古拉为了鼓励野蛮人去作战,答应把欧洲给他们去任意洗劫。——面对这种威胁着我们的危险,前进吧!前进……法国、德国、意大利、波兰和匈牙利的共和主义者们,让我们克服这种麻木状态(沙佩尔和维利希的酒醉状态!),这种麻木状态削弱着我们的力量,并且使我们的压迫者很容易取得胜利。前进!……让目前的无所作为和耻辱的日子过去,让争取自由的神圣战争带给我们的辛劳和光荣的日子随之而来吧!当你们知道了我们向你们指出的危险的时候,你们就会同我们一样懂得,再坐待共同敌人的进攻是愚蠢的;我们必须把一切准备好,并且预防包围着我们的危险!(去想法预防包围着你们的危险吧!)社会主义的公民们,我们的救星只能是我们自己,我们只能指望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根据过去学会的经验,我们必须武装起来反对未来的背叛行为。我们要摆脱,尤其要摆脱外交界的毒蛇(!)为我们布下的陷阱。梅特涅和达来朗的门徒们这时候正在设法扑灭革命的火焰,他们想借助于他们准备好的人侵,在法国挑起一场民族战争,指望在这场战争中各民族将会自相残杀,以利于各民族解放事业的敌人。不,公民们!再不要任何的民族战争!暴君们在他们分割的民族之间建立起来的障碍今后我们应当推倒,混合在一起的各民族(的确:混合了)在将来也只会有一面旗帜,在这面旗帜上我们曾经用我们烈士们的鲜血写上了:民主的和社会的世界共和国!各团体的代表:伦敦法国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协会委员会委员:亚当(康布雷)、巴泰勒米(艾曼纽埃耳)、卡佩隆(波兰)、法农、古泰、梯叶里、维迪尔(茹尔);伦敦波兰民主派支部常设委员会代表:萨瓦什凯维奇、瓦尔斯基罗斯基;德国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

会¹⁴⁵委员和德国工人协会会员:狄茨(奥斯瓦尔德)、格贝尔特(奥·)、迈尔(阿道夫)、谢特奈尔(奥·)、沙佩尔(卡尔)、维利希(奥古斯特)。伦敦匈牙利民主主义协会代表:莫利科伊、西蒙尼。

1850年11月16日于伦敦”

这东西臭虫都嫌臭,还有什么能比这更臭?^①我看过洛兰、马志尼、卢格等人告德国人的宣言^②,宣言号召他们唱日耳曼人的战歌,提醒他们注意自己的祖先叫做“法兰克人”,并且说,普鲁士国王已经决意让奥地利来打自己。当我看到这篇宣言的时候,我就想大概没有比这更愚蠢的说法了。孰知不然!现在出现了被《祖国报》称之为二流人物的法农—卡佩隆—古泰的宣言,正如该报正确指出的那样,具有同样的内容,但是,没有技巧,没有风格,只有像“毒蛇”、“雇佣杀手”、“大肆屠戮”这一类最可怜的辞令!《独立报》从这一杰作中引证了几句话,并且说明,这个宣言是民主派中最不知名的小卒草拟的,这些可怜虫把宣言寄给了该报驻伦敦的通讯员,虽然这家报纸是保守的。这些人就是这样渴望宣言能刊登出来。作为惩罚,这家报纸没有提任何一个名字,而《祖国报》只提了上述三个名字。这还不算倒霉,他们又把50份宣言交给一个施特劳宾人⁹(这一段可悲的经历就是这个人昨天告诉普芬德的),由他从这里送到法国去。他在离布洛涅不远的地方把49份扔到了海里,而在布洛涅,这位施特劳宾老兄由于没有护照又被送回伦敦;他还说,“他现在要去波士顿”。

祝好,请立即回信。

你的 卡·马克思

① 这是流行在莱茵省的一句德国谚语。——编者注

② 1850年11月13日的《欧洲民主派中央委员会告德国人书》,签名者:赖德律-洛兰、马志尼、卢格等人。——编者注

顺便提一下,请你务必给可尊敬的德朗克写封信,让他回信答复同盟的事务,不要只是在催款时才写信。科隆的先生们¹⁹²还没有一点消息。魏德迈认为“豪德总算是个勇敢的青年”,后者在德国弄得体无完肤,又回到了这里。

你必须认真考虑一下你愿意写些什么。英国问题不合适,因为关于这个问题已经有两篇文章,也许连埃卡留斯的文章¹⁹³在内已经有三篇了。关于法国也没有多少可说的。你是否可以联系马志尼的最近著作抓住可怜的意大利人及其革命写一下?(他的《共和国和君主国》等等,和他的宗教、教皇,等等。)

亲爱的恩格斯先生:

您对于命运给我们的沉重打击——我们失去了我们的小宝宝、让我备受痛苦的可怜的孩子^①——所表示的友好的同情,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安慰,尤其是当我在最近这些沉重的日子里十分难过地抱怨我们的朋友施拉姆先生的时候,更是如此。我的丈夫和我们大家都非常怀念您,渴望见到您。然而,您离开这里,走上能使您成为一个棉纺大王的最好的路,又使我高兴。希望您更切实地楔到两个敌对的兄弟^②之间去;这场斗争将会使您成为令尊离不开的人,所以在我的心目中已经把您看做小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看做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同事了。在这种情况下最难得的当然是,您尽管经营着纺织品生意,但仍然是以前的弗里茨,并且,用三个头等民主主义者即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③、金克尔和马志尼的话来说:“决不离开神圣的自由事业。”关于此地的肮脏事情,卡尔已经告诉您一些;我还想补充几件新闻。肥胖的大老粗豪德为造谣而在德国各地旅行时掉了一身肉,现在遇见别人时感到很难为情。在独裁者河马^④那

① 亨·吉·马克思。——编者注

② 哥·欧门与彼·欧门。——编者注

③ 可能是指奥·维利希。——编者注

④ 卡·沙佩尔。——编者注

Handwritten text in German, likely a letter or document. The text is dense and difficult to read due to the handwriting and the quality of the scan. It appears to be a letter from Karl Marx and Jenny Marx to Engels, dated December 2, 1850. The text is written in a cursive script and includes several lines of text, some of which are crossed out or corrected. There are also some numbers and symbols scattered throughout the page, such as '3', '18', '0018', '264', and '2. Dec 1850'. A small square stamp or mark is visible in the upper right corner.

马克思和燕妮·马克思 1850 年 12 月 2 日给恩格斯的信的第 1 页



里,据说出现了一个来历不明的小河马,而大磨坊的骑士霍亨索伦·维利希又招来了几个干练的强盗和流氓来壮大他那高尚的近卫军。我们自己的人每天靠借几个便士度日。林格斯今天为在法庭上再次演讲的不伦瑞克公爵捧场,从而挣了几个钱。

在法国的、德国的、匈牙利的和波兰的庸人们(维利希、菲埃斯基、亚当等等)不久以前联合举行的波兰宴会上,^①闹到了动拳头的地步。此外我们没有听到关于这帮人的什么消息。昨晚我们参加了厄内斯特·琼斯的关于罗马教廷史的第一次演讲会。他的演讲非常好,对英国人来说是高深的,而对我们受过黑格尔、费尔巴哈等人严格训练的德国人来说,就没有什么了不起了。可怜的哈尼因气管溃疡病得要死。他还不能说话,一个英国医生给他动过两次手术,都没有碰到病症的要害处。他的《红色共和党人》已经改名为《人民之友》。¹⁸⁷今天就谈到这里吧。孩子们常常说起恩格斯叔叔,小提尔^②遵照亲爱的恩格斯先生您的可尊敬的教导,把“旧皮袄和快乐的笊帚”那支歌唱得好极了。

希望圣诞节时能见到你。

您的 燕妮·马克思

94

恩格斯致卡尔·埃米尔·布兰克

巴 门

1850年12月3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埃米尔:

① 可能是指1850年11月20日在伦敦举行的波兰流亡者的聚会。——

编者注

② 指马克思的长子埃德加。——编者注

包裹我已收到,谢谢你很快地弄来了雪茄烟,它得到了大家的赞赏。衬裤也很好。

几天前父亲写了封信给我。他现在更加偏爱哥特弗里德·欧门了,即使散伙他也乐意同他合作;同彼得^①则除非不得已,他是无论如何再也不愿与他共事了。关于欧门兄弟公司,我将收集一切能够收集到的资料。毫无疑问,他们已把生意做得很大;哥特弗里德·欧门说,他们平均每年盈利600英镑,最近几年则更多。做这种生意,在一般的年头是不容易亏本的。他们拥有和需要的资本不多,他们的商品(次等的缝纫和针织用线)与销路大大减少的高质量的商品相比,越来越畅销。

1849—1850年度的收支平衡表还根本没有做好;借方和贷方还处于极其混乱的状态。看来父亲已再次催促做好这件事,听说他们明天就要着手去整理。

彼得先生是今天早晨或者昨天晚上到达这里的。他让人把老希尔叫了去(他住在与我们办事处相隔两幢房子的一家旅馆里),他很有礼貌,询问了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但是,至少直到现在他还没有在办事处露过面。如果他想故意找我的碴儿,那他是找错了人。父亲不愿介入两兄弟的争吵,我也不会干预此事。但是哥特弗里德现在是在左右为难,所以不得不同我保持关系,我用不着问他,他自己就会把一切都告诉我。

如果彼得·欧门自己来管理办事处(这事大概终究会发生),那么我查账的工作就会受到很大妨碍。到目前为止,我一个星期只有四天在吃午饭的时候,即当我一个人的时候,才能做这个工作;但是

① 彼·欧门。——编者注

他恰好习惯在吃午饭的时候到办事处来东转西转到处窥探。不过，我已经摘录了最重要的东西，剩下的几乎只是把欧门兄弟卖给我们的商品的价格同相应的市场价格进行十分复杂的比较，以及检查旧的账单等，看看是不是能在其中发现什么问题。过两天我将把欧门兄弟公司1849—1850年的全部账目以及欧门漂白工厂的账目适当分类并整理好以后寄给父亲，让他看看，这些绅士们是怎样用他的资本去做生意的。

买雪茄烟的钱请记到父亲的账上，这是最简单的办法。

向玛丽亚、海尔曼和孩子们衷心问好。

你的 弗里德里希

95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0年12月17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近来我例外地十分忙碌，此外还有其他一些干扰，打乱了我的生活常规，使我无法动笔。因此，耽误了我的回信。

法农—卡佩隆—古泰的宣言从内容和形式来说确实是篇杰作。吹牛吹到了家，而巴泰勒米先生终于向全世界提供了一个究竟什么叫做直言不讳的实例。这个硬汉的军事部署也是可笑的；甚至稍微

浏览一下各家报纸就很容易发现,这个家伙把奥地利军队的大多数军团作了两次计算。此外,从1848年以来的各次可耻的失败以后,在各民族,特别是在各国庸人们当前的安乐情绪下,大谈什么有吞没帝国宝座之势的人民浪潮,这实在是无耻透顶。宣言后面的那一大串名字无疑是这篇作品最精彩之处。这样的欧洲代表大会是前所未有的。赖德律-洛兰、马志尼之流由于这种幼稚的举动的确获得了某些声誉。不过,我想知道,在宣言上署名的那个懦夫萨瓦什凯维奇同赖德律-洛兰的波兰人达拉什有什么区别,在上面署名的那两个匈牙利人究竟能比马志尼高明多少。沙佩尔和卢格当然不相上下,而如果蟑螂狄茨不以自己的重量使天平倒向新的欧洲委员会¹⁹⁴一边,那么这些先生们未必能竞争得过他们的原型。

最近我去过约翰·瓦茨那里;看来这个家伙很会耍花样;他在迪恩门街的那家地基比较高的商店,现在已经大大扩充了。他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激进的庸人,除了教育运动¹⁹⁵他对什么都不感兴趣,醉心于“道德的力量”¹⁹⁶,并且把蒲鲁东先生认做自己的主子和老师。他翻译了《经济矛盾》^①和其他著作,为此还赔了许多钱,因为英国的工人还没有受到足够的“教育”,看不懂这种了不起的书。他对我讲过各种各样的事例,从中可以看出,他很善于通过宣扬他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来发展他的缝纫业。在各个教育委员会中,他能够友好地同自己原来势不两立的敌人、非国教派的牧师们在一起开会,有时还“由于他那天晚上作了一个很好的报告”而得到他们的感谢。我认为,这个家伙由于这样反复无常,已经完全丧失理智;从那以后我还没有到他那里去过。对于那些完成了这种转变而成了有地位的资

① 皮·约·蒲鲁东《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编者注

产者的人来说,蒲鲁东在这里自然是他们求之不得的人物。他似乎走得最远,比欧文还远,但仍然是十分受人尊敬的。

我绝不反对写关于马志尼先生和意大利历史的文章。只是马志尼的任何著作,除了《红色共和党人》上发表的文章,我都没有。但是,在圣诞节以前我什么也做不成了,因为再过一个星期我就要到伦敦去。那时我将把我所需要的东西带去。也许在那以前我们还能想出个主意来。

衷心感谢你夫人的友好的短信^①。当棉纺大王的问题并不那样可怕;看来我的老头儿^②根本不愿意让我在这里待得比绝对必需的时间更长些。不过我们会等着瞧。彼得·欧门好像被铁钳夹住了尾巴的狐狸,老是在这里窜来窜去,并且想方设法用阴谋诡计把我撵走。这个笨蛋以为,他能够把我激怒。

我已给德朗克写信去了。

问候你的夫人和孩子们。

你的 弗·恩·

① 见马克思和燕·马克思1850年12月2日给恩格斯的信(见本卷第146—149页)。——编者注

② 恩格斯的父亲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编者注

1851年

96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1年]1月6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如果你能立即寄钱给我，我将非常感激。我的女房东很穷，我已经是第二个星期没有付房租给她了，她逼着要钱，逼得很紧。

昨天沃尔弗^①出席了区部会议¹⁹⁷，但是李卜克内西和施拉姆^②没有到会。新章程通过后¹⁹⁸，我把这个玩意儿不定期地搁下了。

你的 卡·马·

我们的《评论》^③可能很快在瑞士复刊。所以，你要写点东西，以

① 斐·沃尔弗。——编者注

② 康·施拉姆。——编者注

③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编者注

便需要时我手头有现成的稿件。

97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1年1月7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今天写信给你，是想和你研究一个理论上的小问题，自然是政治经济学性质的^①。

现在从头说起，你知道，根据李嘉图的地租理论^②，地租不过是生产费用和土地产品的价格之间的差额，或者，按照他的另一种说法，不过是最坏的土地的产品为补偿它的费用（租佃者的利润和利息总是算在这种费用里面的）所必需的出售价格和最好的土地的产品所能够得到的出售价格之间的差额。

依照他自己对他的理论的解释，地租的增加表明：

(1)人们不得不耕种越来越坏的土地，或者说，连续使用于同一块土地的同量的资本获得的产品不一样。一句话：人口对土地的要求越多，土质就变得越坏。土地变得相对地越来越贫瘠了。这恰恰

① 指马克思计划要写的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编者注

② 大·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21年伦敦版。——编者注

为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提供了现实基础,而他的学生们现在也在这里寻求最后的靠山。

(2)只有当谷物价格上涨时,地租才能提高(至少在经济学上是合乎规律的);当谷物价格下跌时,地租必定降低。

(3)全国的地租总额如果增加,这只是由于很大数量的较坏的土地被耕种了。

可是,这三个论点处处都是和历史相矛盾的。

(1)毫无疑问,随着文明的进步,人们不得不耕种越来越坏的土地。但是,同样毫无疑问,由于科学和工业的进步,这种较坏的土地和从前的好的土地比起来,是相对地好的。

(2)自1815年以来,谷物的价格从90先令下降到50先令,而在谷物法废除¹³⁰以前,降得更低,这种下降是不规则的,但是不断的。而地租却不断地提高。英国是这样。大陆上到处也有相应的变化。

(3)我们在各个国家都发现,像配第曾经指出的:当谷物价格下跌时,国内地租的总额却增加了。^①

在这里,主要问题仍然是使地租规律和整个土地肥力的提高相符合;只有这样,才能解释历史事实,另一方面,也才能驳倒马尔萨斯关于不仅劳动力日益衰退而且土质也日益恶化的理论。

我想,这个问题可以简单地解释如下:

假定在农业的某种状况下,1夸特小麦的价格为7先令,而1英亩地租为10先令的最好的土地生产20蒲式耳。那么,1英亩的收益=20×7即140先令。在这种情况下,生产费用是130先令。因此,130先令就是最坏的耕地的产品价格。

^① 威·配第《政治算术论文集》1699年伦敦版第6篇。——编者注

London 7 Januar 1854

Liebe Engels:

Die Affäre des Herrn ... in ...

Die ... in ...

Die ... in ...

Die ... in ...

Die ... in ...

Die ... in ...

Die ... in ...

Die ... in ...

Die ... in ...

马克思 1851 年 1 月 7 日给恩格斯的信的第 1 页

假定农业现在普遍地改良了耕作。我们以此为前提,就要同时假定科学在进步,工业在发展,人口在增长。由于改良耕作而获得的土地肥力的普遍提高,就以这些条件为前提,这与仅仅因为偶然碰到一个好年景而获得的肥力是不同的。

假定小麦的价格从每夸特 7 先令跌到 5 先令;从前生产 20 蒲式耳的最好的、头等的土地现在生产 30 蒲式耳。那么,现在得到的就不是 20×7 即 140 先令,而是 30×5 即 150 先令。这就是说,地租现在是 20 先令,而不是从前的 10 先令了。不负担地租的最坏的土地必须生产 26 蒲式耳,因为按照我们上面的假定,它的必需的价格为 130 先令,而 $26 \times 5 = 130$ 先令。如果耕作的改良,即与整个的社会进步、人口增长等等步调一致的科学的普遍进步,还没有达到使必须耕种的最坏的土地能够生产 26 蒲式耳那样普遍的程度,那么谷物价格就不可能跌到每夸特 5 先令。

同以前一样,20 先令的地租表现着最好的土地上的生产费用和谷物价格之间的差额,或最坏的土地的生产费用和最好的土地的生产费用之间的差额。相对地说,一种土地与另一种土地比起来,仍然像以前那样贫瘠。但是肥力普遍地提高了。

这里只是假定:如果谷物价格从 7 先令跌到 5 先令,消费、需求也按同一比例增加;或者说,生产率没有超过价格为 5 先令时所能期望的需求。如果说,在价格由于年景异常好而从 7 先令跌到 5 先令时,这个假定是完全错误的;那么,在肥力由于生产者自己的努力而逐渐提高的情况下,这种假定则是完全必要的。无论如何,这里所涉及的只是这种假设的经济学上的可能性。

由此得出结论:

(1)虽然土地的产品价格下跌,地租却能提高,而李嘉图的规

律仍然是正确的。

(2)李嘉图用一个最简单的命题提出来的地租规律(撇开从它引申出来的结论不谈),不是以土地肥力的递减为前提,而仅仅是以(尽管随着社会的发展土地肥力普遍地日益提高)土地肥力各不相同或连续使用于同一土地上的资本所产生的结果各不相同为前提。

(3)土地的改良进行得越普遍,被改良的土地的种类就越多,虽然谷物的价格普遍下跌,全国的地租总额却能够增加。拿上面的例子为例,这里的关键只是在于:生产26蒲式耳(每蒲式耳5先令)以上但不一定是恰好生产30蒲式耳的土地数目有多少,也就是说,介于在最好和最坏之间的土地的质量有多少种。这与最好的土地的地租率没有关系。这与地租率根本没有直接的关系。

你知道,地租问题的根本实质就在于:地租是由于使不同的生产费用所得到的产品的价格平均化而产生的,但是这种市场价格规律不过是资产阶级竞争的规律而已。此外,即使在资产阶级的生产被废除以后,仍然会存在这样的问题:土地相对地越来越贫瘠,连续使用同样的劳动所创造的东西越来越少,虽然那时和在资产阶级制度下不同,最好的土地所提供的产品将不会和最坏的土地所提供的产品一样贵了。可是依照上面所说,这种顾虑就消除了。

请把你对这个问题的意见告诉我。

因为我用这堆臭东西使你感到枯燥无聊,所以我随信给你寄去一束马格努斯·格罗斯博士(双料伟大的格罗斯!最伟大的格罗斯!①)从辛辛那提寄来的信件,让你开开心¹⁹⁹。你会发现,如果说

① 文字游戏:马格努斯·格罗斯的外文是 Magnus Groß, magnus 在拉丁文中和 groß 在德文中同样都有“大的”和“伟大的”的意思。——编者注

格罗斯先生不是伟大的,那么他无论如何是肥大的。这是萌芽时期的泰勒林第二。所有的科布伦茨人毕竟都是相似的。^①请把这些东西寄还给我;如果你有时间 and 兴趣的话,请写几句话给德朗克。

你的 卡·马·

98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1年1月8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附上一英镑邮局汇票,细节和以前一样。我的买者——我们的伙计——近来似乎支出很大,而且不愿意一下子从公司取出过多的钱。他显然不愿意这样做,而我当然不能对他施加太大的压力。我自己由于去伦敦旅行²⁰⁰花了许多钱,否则我会高兴地如数给你寄去;所以今天我只能履行一个普通代销人的义务,付给你一半价值。另外一半最迟在2月的头几天寄去,如果公司给我的老头儿^②发出给我支款的通知信,可能提前寄出。

琼斯来过这里,并且在他们自己的会场举行的公众集会上驳斥

① 可能是暗指弥勒-泰勒林是科布伦茨人。——编者注

② 恩格斯的父亲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编者注

了他的对手。²⁰¹反对他的是李奇和多诺万。辩论并不完全像我所期望的那样。双方都有些小计谋；发生了许多丑事，这在缺乏某些伦敦生活乐趣的情况下是一种安慰。琼斯在演讲才能上占上风。相反，李奇非常沉着冷静，但有时极端荒谬。多诺万是一个粗俗的搞阴谋的地方大人物。此外，由于《新莱茵报》^①和我的出席，琼斯不得不宣称自己是红色共和主义者和地产国有化的拥护者²⁰²。相反，李奇以合作团体的坚决拥护者的身份发言，这同时也是因为这些团体反对政治鼓动。而这种团体在兰开夏郡现在似乎非常多，琼斯和他的朋友们都担心，它们同宪章派结成任何同盟都能获得对宪章运动的控制权。这种情况就是哈尼认为有必要对它们作出某些让步的原因。

琼斯在这里的出场取得了人们所能期望的最大效果；他把承认伦敦执行委员会的问题提出来，作为他和曼彻斯特宪章派委员会之间争论的关键。尽管李奇及其同伙有大约3个小时的时间把自己的人弄来参加会议，而且的确来了相当多的人，但是票数却各占一半。起初，当听众完全是偶然聚集起来的时候（李奇估计琼斯在9点以前不会来，而琼斯8点左右就到了，这使李奇很不高兴），琼斯受到热情的欢迎。

琼斯在他想要争取或进一步掌握的那些宪章主义者中间，绝不像在我们中间那样天真。他很机灵。也许有点过分，至少我们这样的人“能看出这种意图”^②。

①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编者注

② 这里套用歌德的《塔古阿朵·塔索》第2幕第1场的一句话。——编者注

哈尼在这里的朋友,一个是无聊的苏格兰人^①,非常富于感情,所以讲起话来没完没了;另一个是个矮小的、果敢而性急的小伙子^②,关于他的智力我还不清楚;第三个是鲁宾逊^③,哈尼没有对我谈过,我认为他是最聪明的一个。我将考虑同这些人组成一个小俱乐部,或者安排经常的聚会,并同他们讨论《宣言》^④。哈尼和琼斯在这里有许多朋友,而奥康瑞尔则有许多暗敌,但是只要他没有干出公开地严重损害自己名誉的行为,他在这里是不会被正式打倒的。不过,琼斯在集会上谈到他和雷诺时,对他们是很不尊重的。

前几天我妹夫^⑤通知我一个和我有关的好消息:我的那位拟议中的美国合伙人到了伦敦,而经过他们二人商谈之后,已经肯定,我不是他的业务所需要的那个人²⁰³。因此,关于美国的问题就要不定期地搁下,因为现在没有我的同意,不可能订出新的计划。

衷心问候你的夫人和孩子们。

你的 弗·恩·

① 约·卡梅伦。——编者注

② 乔·约·曼特尔。——编者注

③ 可能是 W. B. 鲁宾逊。——编者注

④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编者注

⑤ 埃·布兰克。——编者注

99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1年1月22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你像死一般地沉默。随信给你寄去：(1)巴塞尔《国民报》发表的奥斯特瓦尔德·狄茨反对普芬德和鲍威尔^①的声明²⁰⁴；(2)阿·卢格先生同司徒卢威和维利希一起炮制的反对我们的诽谤性文章²⁰⁵。你最迟在两天以内要把这些下流的东西寄还给我，并且告诉我，我们应当怎样对付(2)。如果你想写一篇声明之类的东西，也请把它寄给我。

康·施拉姆将自己发表他的声明。²⁰⁶

你对阿塔·特洛尔^②和隐藏在他背后的“杰出的坚定的人司徒卢威”以及“勇敢的维利希”^③的这一杰作有什么看法？这太过分了。报纸是我偶然从班贝格尔那里得到的。不然，谁会阅读和知道这家

① 亨·鲍威尔。——编者注

② 指阿·卢格的绰号(系海涅的一篇同名讽刺诗的主角的名字)。——编者注

③ 引自阿·卢格的文章。——编者注

《不来梅每日纪事报。民主派机关报》呢？

鲍威尔和普芬德当然不会回答。看来，目前确实对他们来说沉默是最合适的。

无论从愿意继续出版我们的《评论》^①的沙贝利茨那里，还是从愿意考虑出版我的著作的贝克尔那里，我还没有得到任何消息²⁰⁷。我向舒伯特先生提出的一切措施至今毫无结果。如果豪普特能找到一个承担这件事的律师，他就将对舒伯特提出诉讼。²⁰⁸

玛丽和莉希^②在做什么？而首先是你自己在做什么？有一天晚上，哈尼带着皮佩尔、埃卡留斯等人到我这里来，他非常快活，一直到他“亲爱的夫人”^③半强制地从这里把他带走。“一半是她拖着他，一半是他偎着她。”^④

你的 卡·马·

① 见本卷第161—163页。——编者注

② 玛·白恩士和莉·白恩士。——编者注

③ 玛·哈尼。——编者注

④ 引自歌德的叙事诗《渔夫》。——编者注

100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1年1月25日]星期六

[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你说我像死一般地沉默，十分领情，不过我不想回敬你了。

波美拉尼亚人卢格的笨拙的阴险行为实在太过分了。如果你写一个声明²⁰⁵，由我们二人签名，这是最简便的。有关个人的某些意见，如有必要，可以用注解的形式附上，由我们分别签名。我不知道是否需要我个人再添加些什么，要说的只是，我在自己的商务方面保持了完全的独立性，我的“老板们”^①不能命令我签署动人的告上帝书，像卢格先生的上司马志尼命令他那样，²⁰⁹尽管他以前吹过许多无神论的牛皮，还要说，我选择了这条道路，是为了不至于被迫过行乞的民主派生活，过这种非常适合被卢格先生唆使来反对我们的各种庸人们的口味的的生活，或者诸如此类的话。请告诉我，你是否认为这是必要的。

但是，这篇充满义愤和弥天大谎的文章提供了绝妙的笑料。同

① 哥·欧门和彼·欧门。——编者注

时它使卢格的阴谋露出了马脚。至于说,卢格先生和马志尼的欧洲委员会¹⁹⁴必定使正直的牧师杜朗大为惊奇,同时,在这些爱号叫的、感染了不来梅的乏味美文学气味的北德意志和下萨克森民主主义者中间,可以为崇高的马志尼宣言在德国找到惟一适宜的土壤,这一切都是非常自然的。这些先生们的“光明之友”²¹⁰,必定把隆格—马志尼和回到上帝那里的卢格看成是理想的同盟者;而作为“德国委员会”同欧洲正直的民主派的最伟大人物正式通信的这种荣誉,自然会使得软骨头牧师杜朗宽容起来,容许对《新莱茵报》的“不规矩”不信神的人的行为进行最下流的诽谤。卢格也只是在他以为《评论》已经死去以后才有这个胆量的。但我认为,他打错了算盘,真正的雷霆之灾不久将降临到他那滑稽可笑的脑袋上。

由于我们不能为了这篇文章而掀起轩然大波,而只能在《每日纪事报》^①上对它作出答复,所以,是否可以悄悄地通过杜朗牧师的朋友红色贝克尔^②对他做些工作?否则在这种下流诽谤之后,我们甚至不能肯定我们的答复是否会被接受。

然而,非常清楚,只是由于施拉姆的愚蠢举动和从这篇文章来看他在他哥哥^③那里说的轻率的大话,才使这些蠢驴敢于如此放肆地对我们这些“孤立无援的和被大家遗弃的人”进行粗野的辱骂。此人现在自己会看到,他成了何种卑鄙勾当的工具,他也必定会看到,他的愚蠢行为对他自己比对别人危害更大。伟大的卢格对他的奉承,甚至还不如对泰勒林的奉承的一半。“康·施拉姆,不要……混为一

① 《不来梅每日纪事报》。——编者注

② 海·贝克尔。——编者注

③ 鲁·施拉姆。——编者注

谈!”²¹¹这个家伙现在做什么?这件事并不重要。无中生有的难以理解的谣言、拙劣的晦涩难懂的讽刺和道貌岸然的装腔作势——谢天谢地,我们领教过的攻击又何止于此!令人不快的,只是这个事件会使你的夫人颇受刺激,而在她目前的状况下碰上这种事情是很不好的。

下星期我将在《人民之友》上痛斥欧洲委员会²¹²;我已经把这件事通知了哈尼。现在必须结束这封信,办事处就要关门,接着邮局也要关门。下次再详谈。

你的 弗·恩·

101

马克思和威廉·皮佩尔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1年1月27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随信你将收到声明²¹³,请签名。此声明绝不能寄给杜朗,因为卢格成了《不来梅纪事报》的所有者之一。应该把它寄给保守的报纸,寄给不来梅的《威悉报》²¹⁴。你寄声明的时候,要给该报编辑部写封信。告诉他们,用我在伦敦的住址第恩街28号给我们寄两份来,并且说明刊登这个声明要多少钱,怎样付款。同时,别忘了先付邮费。

因为急于付邮,再作如下的补充:

1. 由我妻子寄去的我那封给维尔特的信^①(信中附有她给你的几行字^②),你是否已经寄出?

2. 我寄给你的、附有马格努斯·格罗斯博士的拙劣作品等等并希望得到你的答复的那封信,你收到没有?^③如果你没有收到,请立即到邮局索取。这封信是我在收到你的来信的第二天即大约两个星期以前寄给你的。

望立即回信,并谈谈你认为这个声明是否合适。

你的 卡·马·

我认为给声明再加特别的注解是多余的。

又及:你也不要忘记写信给不来梅的编辑部,即《威悉报》编辑部,要它注意排好次序,把施拉姆的声明²⁰⁶登在我们声明的后面,而不要登在我们声明的前面,顺便说一句,如果你的确没有收到那两封信,那么,你在曼彻斯特亲自查问之后,用英文写一封信给我,告诉我应当如何写信把情况告诉邮政总局局长。我在两个星期前寄给你的那封信中叙述了关于地租的新观点^③,我必须知道你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你的 卡·马·

亲爱的恩格斯:

我必须赶快告诉你,你对马克思最近写信向你谈过的新的地租理论完全沉默,使他非常生气。马克思过着非常孤寂的生活,他仅有的朋友就是约翰·斯

① 指马克思 1851 年 1 月 22—27 日之间写给维尔特的信,此信没有保存下来。——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 489—490 页。——编者注

③ 见本卷第 155—163 页。——编者注

图亚特·穆勒和劳埃德。谁要是到他那里去,他不是用客套话来应酬,而是谈经济学范畴的问题。

归根到底人不能离群索居地生活,谁要是像我一样不想埋头于经济学,那么,由于现在在这里没有什么人可以再来往,就应该安静地随心所欲地做些事情。我正试图摹写一些东西,有时甚至还想练习一下自己的修辞,尽管我还很怀疑,我能否搞出什么名堂来。听说你精神很好,我很高兴,下次我将抽空给你写得更有条理些。

衷心问候你。

威·皮佩尔

102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1年]1月29日星期三晚上

[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今天经过对我的老巫婆女房东^①严厉盘问以后,她从我房间的书堆中找出了你本月7日的来信^②,这封信从1月8日以来就一直安静地躺在那里,这时我才恍然大悟,明白了你的沉默和你对我的沉默表示惊愕的原因。那天晚上我不在家,而这个女人把这封信随手放在书上,后来收拾房间时,她忙乱之中又把另一本书放在信上面,

① 伊·泰瑟姆。——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155—163页。——编者注

因为这堆书在此期间一直未动过,所以,如果不是你提醒,这封信可能要睡到世界末日。如果这个月我不是研究生理学而是学俄语,这件事就不会发生了。

无论如何,你关于地租的新观点是完全正确的。李嘉图关于土地肥力随着人口的增加而递减的看法^①,我始终是不信服的,同样他关于谷物价格不断上涨的论点,我也从来没有找到论据。但是,由于我在理论方面的众所周知的怠惰,我只满足于良好的自我在内心的不满,从来不去深究问题的实质。毫无疑问,你对问题的解决是正确的,这使你有进一步的理由获得地租问题经济学家的称号。如果世间还有公理和正义的话,那么至少一年的全部地租现在应该归于你,这还只是你有权要求的最低数目。

我怎么也不理解李嘉图的那个简单的命题,他把地租说成是各类土地的生产率之间的差额,但他在论证这个命题时,(1)除了说人们要去耕种越来越坏的土地,没有举出任何别的因素;(2)完全忽视了农业的进步;(3)最后几乎完全抛开了人们要去耕种越来越坏的土地的说法,而始终强调这样一种论点:连续投入一定的土地上的资本,使收益增加得越来越少。需要论证的命题本身是很清楚的,而在论证中举出的理由与这个命题却是毫不相干的。你也许会记得,我在《德法年鉴》上早已用科学耕作法的进步批驳过肥力递减论^②,——当然那是很粗浅的,缺乏系统的论述。你现在把这一问题彻底弄清楚了,这就更是使你必须赶快完成并出版经济学著作的一

① 大·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21年伦敦版。——编者注

② 恩格斯《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卷第442—473页)。——编者注

个理由。如果能够把你的论述地租的文章发表在英国的一家杂志上,这会产生巨大的影响。请考虑一下,由我负责文章的翻译。

随信寄还伟大的格罗斯先生的信。下次我将把写给可爱的德朗克的几行字寄给你,今天晚上我很困倦,不能再干什么了。格罗斯、威廉米和辛辛那提的进步的论战文集的出版者^①,真是一帮出色的无赖!这些家伙必定真的以为我们在体力上、精神和智力上都已经奄奄一息,不然不会向我们提出这样的无理要求。¹⁹⁹这毕竟是可笑的。对于这些未开化的社会救主们和他们提出的要给德朗克报酬的建议,我感到实在好笑。齐格弗里德·魏斯博士的“尖锐和辛辣”²¹⁵已被“早已被遗忘了的美人的阿多尼斯”的“红色、辛辣、讽刺和多才多艺”^②所超过。愿上帝保佑他!

两份声明²⁰⁶连同必要的说明明天将寄往不来梅。施拉姆先生最好把他的声明重抄一遍,因为字迹潦草,可能会引起误解。

这里的奥康瑞尔派代表会议纯粹是一场欺骗。²¹⁶这个号称代表整个英国宪章运动的代表会议只有八个人参加,他们代表四个城市:曼彻斯特、布拉德福德、沃灵顿和索厄比。其中沃灵顿和布拉德福德持反对立场,赞同执行委员会。代表沃灵顿的曼特尔最有力地嘲讽了多数派;会议一开始,他就提议说,代表会议由于它毫无意义和毫无威信,应当作出决定,立即解散回家;明天他将促使他们投执行委员会,也就是投哈尼和琼斯的信任票,而奥康瑞尔也必须投信任票。在是否参加财政改革派¹⁴⁹的问题上,三人赞成,两人反对,三人弃

① 希奈。——编者注

② 这里是马·格罗斯在1850年12月15日给恩·德朗克的信中形容自己的一句话。——编者注

权,其中包括奥康瑙尔,可惜曼特尔用毫不客气的发言把奥康瑙尔吓坏了,否则他会投票赞成,从而使自己彻底、永远声誉扫地。代表会议的多数派是奥康瑙尔、李奇、麦格拉思、克拉克和一个叫赫斯特的人。托马斯·克拉克先生星期一在招待奥康瑙尔的午宴上举杯祝酒说:为女王,但她的权利不能再多;为人民,但他们的权利不能再少。^①曼特尔是个暴躁的、不懂外交的急性子,这次他也阻止了奥康瑙尔站起来干杯。

给维尔特的信已经发出,他如果不是深入摩洛哥腹地,几天后便可收到。

“今天不多谈了。”

你的 弗·恩·

103

马克思致海尔曼·亨利希·贝克尔²¹⁷

科 隆

[1851年1月29日—2月6日之间于伦敦]

[……]^②丹尼尔斯已经完成了他的……^③我很高兴;告诉他,他

① 见《为菲格斯·奥康瑙尔举办的宴会》,载于1851年2月1日《北极星报》(伦敦)第693号。——编者注

② 手稿此处缺损。——编者注

③ 指罗·丹尼尔斯的手稿《微观宇宙。生理人类学概论》。——编者注

不久将收到我的一封信。

[……]①如果你把维利希的信件²¹⁸寄给我,我将万分感激。一方面,让我们在这里,在巴比伦的河边^②也能分享你们的开怀大笑。另一方面,这个人利用“所谓的”联系,在外国人面前说大话,同时进行告密活动。最后,我认为你有必要通过我,或者你自己直接给他去封短信,婉言谢绝同他继续通信,因为搞幽默对在伦敦的他来说是毫无危险的,然而在科隆的你们却会因此而受到严重损害,不仅如此,还会牵连到我们在德国的党内同志。还有什么会比由于“木匠”²¹⁹一时兴起说的玩笑话而被钉在十字架上处死更为不幸,同时也更为可笑[……]①

104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1年2月3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你是在玛丽^③旁边还是在其他什么地方研究生理学?在第一种情

① 手稿此处缺损。——编者注

② 参看《旧约全书·诗篇》第137篇第1节。——编者注

③ 玛·白恩士。——编者注

况下,我认为,那就不是学希伯来文的问题,甚至也不是学俄文的问题。

我的新地租理论^①目前只是使我获得了任何一个正直的人所必然追求的自信心。不过,无论如何,你对新地租理论表示满意,我是高兴的。土地肥力和人的生殖能力成反比,这不免使像我这样多子女的父亲很受触动。尤其是,我的婚姻比我的工作更多产。

现在,我只是向你说明一下货币流通理论。黑格尔派会把我对这个理论的研究说成是对“异在”,“异物”,一句话,对“圣物”的研究。

从李嘉图开始,劳埃德先生和其他一切人的理论如下:

假定实行纯金属流通。如果这里货币流通过多,物价就会上涨,因此商品出口就会减少。国外的商品进口就会增加。进口就要超过出口。因此,就出现贸易逆差和不利的汇率。就要输出硬币,货币流通就会减少,商品价格就会下降,进口就会减少,出口就会增加,货币就重新流入,总之,重新恢复原来的平衡。

在相反的情况下,也是同样的,不过有相应的变化。

由此人们得出的教训是:因为纸币必然重复金属货币的运动,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人为的调节必将取代在另一种情况下起作用的自然规律,所以每当贵金属流入时英格兰银行就要增加银行券的发行(例如,通过收购国家证券、国库券等手段),而贵金属减少时,它就要通过缩减自己的贴现业务或抛售国家证券的办法来减少银行券的发行。而我却认为,银行应当做的恰好相反,也就是说,当贵金属减少时,应当扩大自己的贴现业务,而当贵金属增加时,贴现业务仍应照常进行,以避免不必要地加剧即将到来的商业危机。不过,这个问题下次再谈。

^① 见本卷第155—161页。——编者注

我在这里要谈的是有关这个问题的基本原理。我断定,除了在实践中永远不会出现但理论上完全可以设想的极其特殊的情况,即使在实行纯金属流通的情况下,金属货币的数量和它的增减,也同贵金属的流入或流出,同贸易的顺差或逆差,同汇率的有利或不利,没有任何关系。图克提出了同样的论断,但是我在他的《价格史》有关1843—1847年的论述中没有发现任何论证。

你知道,这个问题是重要的。第一,这样一来,从根本上推翻了整个的流通理论。第二,这证明,信用制度固然是危机的条件之一,但是危机的过程所以和货币流通有关系,那只是因为国家政权疯狂地干预货币流通的调节,会更加加深当前的危机,就像1847年那样。

应当指出,在下面的论述中,我的设想是:贵金属的流入是同商业繁荣,物价虽不高但在上涨,资本过剩,出口超过进口等现象相联系的。而黄金的流出则同相反的条件,相应的变化相联系。那些同我论战的对手也是从这个前提出发的。他们根本无法反驳这一点。其实,可以举出一千零一个例子来说明,在输出黄金的国家,虽然其他商品的价格大大低于那些输入黄金的国家,但是其黄金仍然外流。例如,在1809—1811年和1812年英国就是这种情况,等等。不过,总的前提,第一,抽象说来是正确的,第二,通货学派²²⁰是可以接受的。因此在这里暂时不必争论。

现在我们假定在英国纯金属流通占统治地位。但并不由此假定信用制度已经不复存在。另外,假定英格兰银行成为既可以存款又可以借贷的银行,不过它的贷款完全用现金发放。如果不作这样的假定,这里英格兰银行的存款就会成为私人钱财的积聚,而银行的贷款就会成为私人的贷款。因此,为了不使过程分散,而集中到焦点上,在这里关于英格兰银行的存款要谈的,只是一个概要。

第一种情况。贵金属的流入。在这里问题很简单。闲置资本多,存款就增加。为了使存款投入周转,银行就要降低它的利率。这就造成国内营业扩大。只有在营业迅速发展,需要更多的流通手段来进行这些营业的情况下,货币流通才会增加。否则,流通中的过剩的货币就会以到期票据等形式作为存款等流回银行。因此,货币流通在这里不是原因。货币流通的增加归根到底是投入使用的资本的增长的结果,而不是相反。可见,在这种情况下,直接结果就是存款即闲置资本的增加,而不是货币流通的增加。

第二种情况。在这里问题实际上只是刚开始。假定:输出贵金属;货币紧迫期开始;汇率不利;同时由于收成不好等等(或者工业原料涨价),需要越来越多地进口商品。假定在紧迫期开始时英格兰银行的平衡表是下面的情形:

(a)

资本	14 500 000 英镑
储备金	3 500 000 英镑
存款	12 000 000 英镑
	30 000 000 英镑
国家证券	10 000 000 英镑
期票	12 000 000 英镑
贵金属或铸币	8 000 000 英镑
	30 000 000 英镑

假定没有银行券,银行的债务只有1200万存款。按照这个银行的原则(存款银行和发行银行共同原则是,只用三分之一的现款偿付自己的债务),800万贵金属比需要的多一倍。为了增加利润,银行就要降低利率和扩大比方说400万的贴现业务,这400万要输出国外,支付粮食等用款。这样,银行的平衡表就是如下的情形:

(b)

资本	14 500 000 英镑
储备金	3 500 000 英镑
存款	12 000 000 英镑
	<u>30 000 000 英镑</u>
国家证券	10 000 000 英镑
期票	16 000 000 英镑
金条或铸币	4 000 000 英镑
	<u>30 000 000 英镑</u>

从这个表中可以看出：

既然商人要输出黄金，他们首先就要影响银行的贵金属储备。输出这些黄金会使它的(银行的)储备减少，但是丝毫不影响货币流通。这400万无论放在银行的地下室或放在开往汉堡的轮船上，对货币流通都是一样的。最终表明，贵金属可能出现相当大的流出，在这里是流出400万英镑，但对货币流通和国内的营业毫无影响。这种情况正是发生在整个这样一个时期：与债务相比数量过大的贵金属将会减少到同债务形成适当的比例。

(c)但是假定：使银行金属现金必须流出400万的情况继续存在，粮食缺乏，原棉价格上涨等等。银行就会担心自己的保证金。它就提高利率和限制自己的贴现业务。因此，贸易界就出现货币紧迫。这种货币紧迫会产生什么影响呢？存户要向银行提取存款，银行的贵金属相应减少。如果存款下降到900万，即如果存款减少300万，银行的贵金属储备也要减少300万。这样一来，贵金属储备就降到100万(400万减300万)，而存款是900万，这个比例对银行来说是危险的。所以，如果银行想要把它的贵金属储备保持在存款的三分之一的水平上，它就必须把它的贴现业务缩减200万。

这样,银行的平衡表就是如下的情形:

资本	14 500 000 英镑
储备金	3 500 000 英镑
存款	<u>9 000 000 英镑</u>
	27 000 000 英镑

国家证券	10 000 000 英镑
期票贴现	14 000 000 英镑
贵金属或铸币	<u>3 000 000 英镑</u>
	27 000 000 英镑

由此可以看出:一旦贵金属储备流出过多,使贵金属储备不再高于其同存款的适当比例,银行就要提高利率和缩减贴现业务。可是这样一来就开始影响存款,而由于存款减少,贵金属储备也要减少,不过期票贴现要以更大的比例缩减。但是货币流通却丝毫不受影响。失去的贵金属和存款有一部分会填补由于银行贷款减少而在国内流通中造成的真空,另一部分则流到国外。

(d)假定:继续进口粮食等等,存款减少到450万;那么银行为了保持贵金属储备和它的债务的适当比例,还要把它的贴现业务缩减300万,这样,平衡表就是如下的情形:

资本	14 500 000 英镑
储备金	3 500 000 英镑
存款	<u>4 500 000 英镑</u>
	22 500 000 英镑

国家证券	10 000 000 英镑
期票贴现	11 000 000 英镑
贵金属或铸币	<u>1 500 000 英镑</u>
	22 500 000 英镑

在这种前提下,银行就要把期票贴现从1600万降低到1100万,即降低500万。货币流通的必不可少的需要由取出的存款来弥补。但是同时就会出现资本缺乏,原料价格高涨,需求缩减,因而营业缩减,最后,货币流通,即必要的流通手段缩减。流通手段的多余部分以贵金属的形式流出国外以支付进口。货币流通量最后才会受到影响,并且只有在贵金属储备下降到其对存款的适当比例以下的时候,才会下降到必需的数量以下。

就以上所述,还必须指出:

(1)银行可以不缩减自己的贴现业务,而抛售它所掌握的国家证券。这在既定的前提下是不利的,但结果是一样的。银行不缩减它本身的准备金和贴现业务,而缩减把货币换成国家证券的私人的准备金和业务。

(2)我在这里假定银行的金属现金流出650万英镑。1839年曾经流出900万—1000万。

(3)以纯金属流通为条件所假定的过程,和以纸币流通为条件一样,可能造成支付的停止。在18世纪汉堡曾经两度发生过这种情况。

请早日回信。

你的 卡·马·

105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1年2月5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随信附上卖地图集²²¹剩下的一个英镑，可惜我没有能更早地把这笔钱寄给你。

你见到哈尼时，请告诉他，他周末至少可以从我这里收到关于大陆民主派一组文章²¹²的前一半，这些文章是这样分篇的：其中每一篇的篇幅都不超过他的《人民之友》的两栏或两栏半。以上述情况为借口，我将痛斥整个官方民主派；我将把包括马志尼、赖德律-洛兰等人在内的官方民主派同财政改革派¹⁴⁹看成一丘之貉，使他们在英国无产阶级面前威信扫地。欧洲委员会¹⁹⁴将会有它好受的。我要对这些先生逐个地加以痛斥，什么马志尼的著作，什么赖德律-洛兰在1848年2—6月的杰出的英雄业绩，自然卢格先生也不会漏掉。我要十分明确地告诉意大利人、波兰人和匈牙利人，在一切现代问题上他们必须住口。哈尼发表马志尼及其同伙的求告信这一不光彩的行径太不像话了²²²，但因为没有什么办法能够使他改正过来，所以我只好在他自己的报纸上揭露这些家伙的卑鄙和无耻，并在英国宪章主义者面前揭穿大陆民主派的底细。一篇详尽的论战文章对哈尼的

帮助总是要比任何辩论大些。可惜我这里材料太少了。

我这里现在有一本小萨朗的书《拉斐德和七月革命》。如果我能再搞到一些其他资料,就可以给我们的《评论》写一篇关于七月革命和以后直到二月革命²⁰一段时期的文章,并在文章中对《十年历史》^①予以友好的批判。《十年》这部书迄今还未受到更激进的观点的批判,无论在德国还是在法国都是整个革命政党的一种非常重要的学习材料。我认为,把这本书的影响限制在适当的范围是没有任何坏处的;到目前为止,它的权威性没有受到任何怀疑。

罗素先生,这个胆小鬼又大出其丑。起初,他为反对教皇侵略²²³而大发雷霆;后来他看到曼彻斯特学派¹²⁹根本不想参与这种肮脏的勾当,于是他抛出了一个英勇的措施,禁止授予天主教主教以英国封号。最后,他通过佩托先生明确地暗示,虽然最好在第一届会议期间就能扩大选举权,但是因为这次要进行法律改革,所以有关选举权的问题只好推迟到明年!这真是典型的辉格党人的逻辑。不过,议员们很喜欢吹毛求疵,并缺乏自信,选举临近了,他们必须说些自由派或者保护关税派的花言巧语,要不是博览会²²⁴正赶上议会中热烈讨论高级政治的时候,我们的小个子^②免不了要倒霉。即使如此,谁知道将来会怎样!

日常的政治食粮确实越来越乏味。美丽的法国目前所感到满意的美妙处境,也颇有教益。可是,不能否认,卫戍官²²⁵先生们越来越不成其为资产阶级议会党团的代表了,或者更确切地说,资产者越来

① 路·勃朗《1830—1840年的十年历史》(五卷集)1841—1844年巴黎版。——编者注

② 约·罗素。——编者注

越远离他们从前的正统派和奥尔良派的首领们。首先,在联合派推翻巴罗什的那次会议上,举足轻重的少数派拥护巴罗什;其中还有许多非波拿巴主义者、原来的奥尔良派等等;其次,保守派资产阶级的情绪整个说来对拿破仑显然比过去有利得多。这些人大多数现在肯定既不同情奥尔良派的复辟阴谋,也不同情正统派的复辟阴谋。他们不喜欢这种解决办法,而只想继续维持总统制的现状。这些家伙既不倾向于保皇派,也不倾向于共和派,也不主张帝制,而是主张总统制;而在这里最妙的是:这种可爱的骑墙态度只有在群众中才是可能的;谁要想充当这一派的正式代表,他过不了半年就要放弃中立立场,而归附于一定的保皇派集团或者帝制派集团。其次,法国报纸我这里只有《辩论日报》和《喧声报》,非常遗憾,由于本地居民高雅的幽默感,后者在这里某些人眼里又重新开始显得诙谐起来了。

最近我在这里碰见了一个愚蠢的匈牙利流亡者,从他那里得知,这一类高贵的人利用大型博览会的机会又喋喋不休地宣扬搞暗杀和暴动的密谋计划。我几乎觉得从这种喊叫中好像听到了伦敦暴徒,维利希和巴泰勒米的英雄声音。不过,总是躲不开这帮无赖:不久前有个家伙在街上跟我打招呼,一看原来是大磨坊街¹⁴⁴的一个流亡者,现在在利物浦供职。“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①,但是就是在那里我也躲避不了这帮家伙。

这里的自由贸易派正在利用繁荣或半繁荣,来收买无产阶级,而在其中充当经纪人的是约翰·瓦茨。你知道,科布顿的新计划就是:通过全国免费学校协会,来实施一项法案,规定城市当局有权征收地方税,用于创办学校。这件事人们正大力推进。此外,在索尔福德已

^① 这里套用了《旧约全书·诗篇》第139篇第9节。——编者注

经建立了一所免费图书馆和一所博物馆——借出图书和在阅览室阅读都是免费的。在曼彻斯特,一个委员会用公开募捐所得的款项(总计大约7 000英镑)买下科学宫,也将用做免费图书馆;正如曼彻斯特市长先生好心承认的,瓦茨实际上是此事的经纪人。图书馆将在7月底开幕——开始先投放14 000册图书。在为此目的而召开的所有大会和会议上都是一片对工人的赞扬声,特别是赞扬现在同曼彻斯特主教^①有良好关系的正直、谦逊而有用的瓦茨。我早已高兴地期待着,那种由于工人不知感恩而产生的愤怒情绪将在第一次震动下全面爆发出来。

我的尊敬的老头儿^②前几天给我写了一封令人满意的信,他在信中希望我不定期地留在这里,即直到同欧门家族的纠葛了结为止(这可能要到1854年)。如果他能很好地补偿我的厌倦,我自然会对此感到很满意。我当然不会使人看出这点,我是在为“事业”而作这种“牺牲”,并且表示愿意“暂时在这里等待事态进一步的发展”^③。今年夏天他要到这里来,那时我将努力使自己成为他不可缺少的人,从而使他必须同意一切。

衷心问候你的夫人和孩子们。

你的 弗·恩·

领取邮局汇款的手续和从前一样。

① 詹·普·李。——编者注

② 恩格斯的父亲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编者注

③ 引文可能出自恩格斯于1851年1月底至2月5日之间给父亲的一封信。——编者注

106

马克思致海尔曼·亨利希·贝克尔²¹⁷

科 隆

[1851年2月8日于伦敦]

[……]①又及：维利希和沙佩尔同巴泰勒米等人一起，通过大肆吹嘘他们在德国的影响和对我们进行大肆诽谤，终于把路易·勃朗愚弄到了这样的程度，他竟同这些“败类”一起联合筹办纪念二月革命的宴会²²⁶，还同他们一起发表了一个包括宣言一类东西在内的纪念会节目单。矮子由于虚荣心而上当了，他是想让赖德律-罗兰看看，他后面也跟着—长串德国、法国、波兰、匈牙利的追随者。现在，事情又完全弄糟了。矮子觉得他白白地损害了自己的声誉，并徒劳无益地失信于我们，而他同我们本来从1843年起就有了某种联盟²²⁷，尽管这种联盟并不十分密切。

然而，你知不知道维利希首先靠什么博得朋友们的钦佩？靠他在科隆的巨大影响。因此，你更有必要把那些信件²¹⁸寄给我，以阻止“木匠”²¹⁹的活动。再见。

① 手稿此处缺损。——编者注

107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1年2月10日于[伦敦]

索霍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你来信说抨击路易·勃朗的时刻不久就要到来，你至少是一个有眼力的人。

请你听一听下面的故事：

几天前，大约一星期以前，朗道夫遇见我，从他问候我和我妻子时的那副尴尬相，我就看出，我们这位骑士朋友，我们这位山岳党¹¹⁵的巴亚尔“有点不妙”^①。果然！朗道夫和路易·勃朗同亚当先生已经退出的维利希—沙佩尔委员会联合起来了！可是两个星期以前朗道夫还大骂巴泰勒米，而且我还把维利希先生和沙佩尔先生干的坏事告诉了他。你对此有什么看法？这些庸人事先没有向我吐露过一句话。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① 莎士比亚《哈姆雷特》第1幕第4场。——编者注

教堂街²²⁸2月24日^①将举行一次宴会,邀请了勃朗、赖德律-洛兰,被邀请的还有朗道夫。路易·勃朗为了向赖德律-洛兰显示他还得到一个世界主义的委员会的支持,为了惩罚教堂街把他和赖德律“同等”看待,正在从大磨坊街¹⁴⁴和堕落的波兰人光顾的小酒馆招募自己的队伍。

又是一招!你对此有什么看法?

几天以前,教堂街接到一份参加2月24日盛大宴会的铅印请柬(同时也是宣言),第一个署名的是朗道夫,紧接着沙佩尔的是路·勃朗。教堂街大为恼怒!大磨坊街欣喜若狂!

路易·勃朗在通告式宣言中不是以某个民族的名义讲话,而是以自由、平等、博爱这个永恒公式的名义和代表者讲话。使我不快的只是我还欠朗道夫 $1\frac{1}{2}$ 英镑,现在必须马上通过沃尔弗送还。

你不难想像,维利希和沙佩尔是多么妄自尊大,并且认为已经把我们的打败了!

但是我们将用别的办法击败他们。我们有最灵的一招,可以使军士和木匠维利希²¹⁹发疯,不折不扣地使他发疯。

你会记得,施拉姆以贝克尔^②的名义给维利希写过一封信,在信中施拉姆向维利希提出要搞军事专政,取消报刊并给沙佩尔的品德投下了淡淡的阴影。

果然!没有教养的、戴过四次绿帽子的蠢驴维利希上了圈套。他向贝克尔回了一连串的信²¹⁸,已经准备好要派遣一名特使,居高临下地对待沙佩尔,对这个庸人施展阴谋,表示轻蔑并百般地加以侮

① 2月24日是法国1848年二月革命的纪念日。——编者注

② 海·贝克尔。——编者注

辱；他已经具有了克伦威尔第二的专横派头，动辄暴跳如雷，不再容忍任何反对意见，他委派贝克尔在科隆制造革命，表示愿意担任最高领导。

不久前他在一次聚会时突然跳了起来，叫喊说巴黎和科隆给他的来信还没有寄到（这和最近的法国内阁危机有关），一个劲地抱怨他的（蠢驴的）头脑混乱，混乱，混乱，于是冲到邦得街，用水桶往自己头上浇水。我现在已经为他准备好一场淋浴，这将起到相反的作用。过几天我将从贝克尔那里收到维利希的信，那时就会使地雷爆炸。

这里来了一群新的民主主义无赖：从布鲁塞尔被驱逐出来的法国人，从卡塞尔来的海泽，从布鲁塞尔来的奥本海姆，从法兰克福来的君特等等。但是，最后这几个我幸好一个也没有见到。

我的上一封信你收到了吧？

你的 卡·马·

108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1年2月11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又是这个家伙^①!

我刚才听说,今晚在托登楠大院路举行了追悼贝姆的集会。坐在讲台上的有主席沙佩尔等,还有路易·勃朗和新的各国人民同盟委员会的其他成员。哈尼和夫人坐在大厅的前排。追悼会的基本群众是大磨坊街¹⁴⁴那帮人。沙佩尔在掌声中用英语发表了他那照例必有的讲话:决一死战!路易·勃朗讲的也不比他好。战争万岁!陶森璠也出席了,讲了些关于贝姆的事情。哈尼发表了长篇的,据说是成功的说教,在结尾时把布朗基、巴尔贝斯,最后还有路易·勃朗吹捧为社会主义救世主。

对此你有什么看法?

假如你参加托·克拉克阁下主持的会议,并且只是由于你的出席和讲话才真正使这个会议具有重要意义,难道朋友哈尼会认为这是忠诚吗?

于是,他不仅在他的《人民之友》上吹捧卢格,而且他还要间接地吹捧沙佩尔—维利希。

上星期日^②,他捎信请我到他那里去。目的是要劝说琼斯同意《人民之友》这个名称²²⁹。我没有去。让他找路·勃朗、朗道夫、沙佩尔或维利希去办这件事吧。对于哈尼不倦地向渺小的大人物们表示的这种公开的阿谀奉承,我感到厌倦。

尽管有这个插曲,尽管可以说,布鲁土斯(哈尼),你也在内^③,如

① 原文是:Ecce iterum Crispinus,这是尤维纳利斯《讽刺诗集》第4篇的开头,直译是:“又是克里斯平”,转义是:“又是这个家伙”或“又是这个东西”。——编者注

② 1851年2月9日。——编者注

③ 布鲁土斯曾参与刺杀凯撒,这句话是凯撒对布鲁土斯说的。——编者注

果你不反对我们的话,你至少可以当一个无党派人士,同时恩格斯正在曼彻斯特为你出力,埃卡留斯正在为你的报纸撰稿^①,而我有时也替你劝说琼斯——尽管如此,我却很喜欢你我二人目前所处的公开的真正的离群索居状态。这种状态完全符合我们的立场和我们的原则。那种互相让步、出于礼貌而不得不容忍折中的做法,以及必须在公众面前同所有这些蠢驴一起对党内一些可笑的事情分担一部分责任,现在必须抛弃这些。

对这封信我也请你尽快回复。我在这里几乎只和皮佩尔交往,过的完全是与世隔绝的生活。因此你可以理解,我在这里是多么想念你,需要和你说说心里话。

明天你可以从报纸上看到,津贴被 102 票的多数否决²³⁰。

你的 卡·马·

109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1年2月12日]星期三

[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① 约·格·埃卡留斯《资产阶级社会的最后阶段》,载于1851年1月4、11、18、25日《人民之友》第4—7期。——编者注

我刚刚在家里看到你的来信并立刻利用今天的邮班通知你,本周末,最迟下周初,我将有可能把欠朗道夫的1英镑10先令寄给你,以了结这件不宜再拖下去的事。我们的朋友朗道夫再一次显得像个老太婆,而聪明过度的路·勃朗的愚蠢的小人的虚荣心膨胀起来,表明这个高尚的矮子是个十足的蠢材。这是好事。人们越来越看出,流亡是一所学校,在这里,一个人如果不彻底脱离流亡生活,不满足于同所谓的“革命党”毫无瓜葛的独立著作家的地位,他就必然会成为傻瓜、蠢驴或者卑鄙的无赖。这是一所真正的卑劣和下流的学校,在这里最蠢的蠢驴会成为祖国的头号救主。一旦我们再次拥有自己的机关报,这个沽名钓誉的矮子无论如何将因此而受到惩罚。你知道,我这里手头上没有任何文字材料,因此请你再向我推荐几本你知道的有关1830—1848年法国史的资料,而我力求至少通过写作使这位野心勃勃的先生陷入狼狈境地。此外,我想在我为《人民之友》撰写的文章²¹²中要求他——如果你不反对的话,因为勃朗已经把这件事告诉你了——,发表从马志尼先生那里收到的关于欧洲中央委员会¹⁹⁴的性质和它对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所持立场的报告,同时我将作必要的暗示,使人能够明了真相。我们为什么要客气呢?

哈尼今天会收到三篇文章,是序言性的,篇幅有点长,在某些地方作了含蓄的暗示。伤脑筋的是,在英国无产者和哈尼的读者面前攻击赖德律之流,而又至少是部分地不把自己同维利希—巴泰勒米集团混为一谈,是很困难的。因此,没有别的办法,只好针对这个集团写几篇专题文章。这前三篇文章还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不如说是为哈尼写的,是为了使他走上正路,没有别的目的。可是,从第四篇到第九篇,就要对赖德律、马志尼、卢格等人发起连续进攻,并且要尽可能直接地针对本人。

维利希的事情是不同寻常的。你要注意的只是，设法拿到这些信²¹⁸。当这个炸弹爆炸时，我希望看到他们的道义上的愤怒。从若干时候以来，你们似乎在大磨坊街¹⁴⁴又耳目灵通了，这没有任何坏处，至少可以使人开心。我承认，我过去并不认为这个家伙如此愚蠢。不过，自从普鲁士政府报纸披露了可能同瑞士作战的消息，并且正如在阅兵式上宣布的，后备近卫军将因此保持战斗状态以来，他现在情绪一定会特别激昂。神圣同盟¹³⁹的各国政府实际上以不负责任的方式给这些富于幻想的蠢驴帮了忙，如果没有帕麦斯顿，那么下一次的“普遍愚蠢的解放”实际上就会早半年出现。

你在经济学上的最新发现，我现在正在认真地反复思考。今天我没有时间详谈这个问题，不过我认为这个发现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数字不能开玩笑，因此我要仔细地加以研究。

路易-拿破仑真是个蠢材！为了180万法郎，他把自己对“选举法”的疑问出卖给了立法议会，而把自己出卖给了蒙塔朗贝尔，最后钱也没有拿到手。²³⁰这样一个冒险家的确成不了什么事。如果他在四个星期内让狡猾的阴谋家牵着自己的鼻子走，那么第五个星期他必定会用最愚蠢的方式使他所完成的一切化为泡影。要么做凯撒，要么进债狱²³¹！

不久前我们在这里建立了一个新的地方宪章派¹⁸组织。这些英国人在民主程序的范围内比起我们这些正直而胆怯的德国人来要不负责任得多。我们一共13个人，但马上决定选举一个由13人，即全体出席者组成的委员会。而且每个人提名一个出席者，我自然谢绝了，因此有人提了一个缺席者代替我。不到5分钟，这些没有官衔的先生们便构成了委员会。接着每个人都当选了，这种滑稽的表演进行得十分认真，似乎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这件事的结果如何，不久

的将来可见分晓。今天就此结束,祝你健康。

你的 弗·恩·

110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1年2月13日星期四[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我本来就相当肯定地预料到哈尼会干出这种事情来^①。我在《人民之友》上看到贝姆追悼会的启事,启事说德国人、法国人、波兰人和匈牙利人,还有“民主派兄弟协会”²⁰⁰将参加追悼会,显然,这是大磨坊街¹⁴⁴及其同伙搞的。我忘记了早点提醒你注意这个启事。今天我已经不可能再对这件事采取什么行动。但是明天我要给哈尼写信,告诉他不要付排我寄给他的稿件,因为我不会再继续写下去了;²¹²同时我在信中还要详细说明事情的全部经过。如果这封信不起作用,那就应当抛开这种浪费时间的麻烦事,等哈尼先生自动回来再说,他很快就会回来。我敢肯定,他不久就要到这里来,那时我要好好教训他一顿。他终究会明白,我们也会严肃对待他的。总之,为了不浪费时间和不再重写,我将把这封信寄给你,你看过之后尽快地

① 见本卷第189页。——编者注

寄给他。

就个人来说,哈尼这种愚蠢而轻率的举动比任何别的事情都更加使我生气。不过从根本上说,这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我们现在终于再次——长时间以来第一次——有机会表明,我们不需要声誉,不需要任何国家的任何政党的任何支持,我们的立场完全不取决于这类小事情。从现在起,我们只对我们自己负责,而当这些先生需要我们的时刻到来时,我们就可以迫使他们接受我们的条件。但这之前,我们至少可以得到安宁。当然不免有些孤独,但是,我的上帝,三个月以来我在曼彻斯特这里已经尝过这个滋味,而且已经习惯了;同时我作为一个真正的独身者,在这里无论如何也是十分无聊的。然而,从根本上说,我们不能过于埋怨这些渺小的大人物惧怕我们;难道我们多年来不是做得好像同任何三教九流的人物都是一党吗?其实,我们根本不曾有过任何党,那些我们至少在正式场合将其算做属于我们一党,同时我们又保有权利在私下称他们为不可救药的蠢材的人,连我们的理论的基本原理都不懂。难道像我们这种逃避官职像逃避鼠疫一样的人,适合于有一个“党”吗?对于唾弃声誉的我们,对于当自己开始有了声誉就不知如何是好的我们,一个“党”,即一群视我们为同类因而对我们发誓赌咒的蠢驴,有什么意义呢?如果我们不再被当做那些最近几年来同我们混在一起的愚昧的家伙的“真正的和恰当的表现”,实际我们是不会蒙受任何损失的。

革命是一种纯自然现象,与其说受平时决定社会发展的规律支配,不如说在更大程度上受物理定律的支配。或者更确切地说,这些规律在革命时期具有大得多的物理性质,必然性的物质力量表现得更加强烈。只要你作为一个党的代表出现,你就要被卷到这个不可

抗拒的自然必然性的漩涡里去。只有保持独立自主,实质上比其他人更革命,才能至少在一段时间对这个漩涡保持独立,当然最后还是要被卷到漩涡里去。

在最近的事件中,我们能够而且必须采取这种立场。不仅不担任正式的国家职务,也尽可能不担任正式的党内职务,不参加各种委员会等等,不替蠢驴们承担责任,对一切人进行毫不留情的批判,同时使这批蠢材的全部密谋都不能破坏我们的愉快心情。我们可以做到这些。实际上,我们总是要比这些空谈家更革命,因为我们学到了一些东西,而他们却没有,因为我们知道自己想干什么,而他们却不知道,因为经历了最近三年的所见所闻,我们对待一切会比任何同这一切有利害关系的人冷静得多。

目前,主要的问题是使我们的东西能够出版;或者我们在一家季刊上发起直接的攻击,针对具体的人物来捍卫我们的立场,或者写成厚厚的书来做同样的事情,而根本不需要提及这些恶毒的人中的任何一个。依我看,这两种办法都可以;从长远考虑,在反动势力越来越嚣张的情况下,我看,前一种办法似乎可能性越来越小;而后一种办法看来将越来越成为我们要采取的惟一手段。如果你用经济学加以答复,全体流亡者败类对你散布的一切流言飞语还能起什么作用呢?

明天寄出给哈尼的信。顺致敬礼。

你的 弗·恩·

111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1年]2月23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一个星期来，你没有得到我的任何消息，一则因为我等待科隆的文件²¹⁸，以便向你介绍，二则我必须等待关于我们那位“旧友”^①的较确切的详情。前者尚未寄到，而后者，我已得到较确切的报告。

哈尼及时收到了你的信。

现在正在这里的泰西埃·德·莫泰告诉我，路易·勃朗的事情原来是这样：

教堂街协会²²⁸自称是一个救济法国政治流亡者的慈善团体。赖德律-洛兰、路·勃朗、亚当，总之，所有的人都在这个借口下参加了这个团体。章程规定不过问政治。2月24日^②马上就要到了。你知道，法国人对于这样一种可以出出风头的机会，就像孕妇对待可能来临的分娩一样，很早就隆重地做着准备。他们说，即使协会只具有慈善的性质，那它的成员作为法国人也应该纪念2月24日。于是

① 乔·朱·哈尼。——编者注

② 2月24日是法国1848年二月革命的纪念日。——编者注

便确定某个晚上来讨论这件大事。赖德律和勃朗两人当天晚上都出席了。后者发表了一篇早已准备好的、精心炮制的、伪善的演说,他力图证明,政治性的宴会违背这个团体的章程,这种宴会只能向法国表明这个团体内部存在分歧等等。科西嘉的这位侏儒在发出关于博爱的阵阵悲鸣时,对赖德律和马志尼不让他参加临时政府²³²大发牢骚。他得到了回答。尽管他发表了自己觉得十分得意的演说,举行宴会的事还是确定下来了。

白色的路易莎^①怎么办呢?他写道,协会由于这项决议而解散了,它恢复了每个人的个人自由,而他将利用这次恢复其“自由意志”的机会,举行一次宴会,没有派别精神,是纯粹的博爱和诸如此类的美好的玩意儿。

当然,他把目光转向巴泰勒米,因为他知道,德国人、波兰人等等和这个人结成紧密的一伙。另一方面,美男子朗道夫奉命去拉拢亲爱的哈尼。路·勃朗竟如此宽宏大量,邀请半年来他和朗道夫根本不理睬的哈尼吃饭。何等的慷慨!

另一方面,路·勃朗起草了一篇宣言,我们的亲爱的必定会说,好极了。你大概在《人民之友》上看到了。宣言甚至摒弃“精神贵族”,这一点,一方面可以说明他降为二流人物的理由;另一方面,使沙佩尔之流对即将确立“愚蠢贵族”抱有愉快的希望。但是这篇宣言——当然是蠢话连篇——却被路·勃朗看做是人的天赋在最有利的情况下所能够达到的“最高智慧”。宣言不仅应该使全欧洲感到震惊,而且应该特别给赖德律-罗兰当头一棒,并使法国的布朗基主义者产生一种印象,似乎这个无法收买的小个子完全是出于坚持原则

① 指路·勃朗,在法语中“勃朗”是 Blanc,“白色”是 blanc。——编者注

的无畏精神而和教堂街分手了。

这样，堂堂的哈尼便成了下流阴谋的工具，而且正是反对赖德律-洛兰的阴谋的工具。而哈尼也是同他来往的，明天赖德律-洛兰举行宴会哈尼也要亲临捧场。为了更进一步刺激这个虽然具有可亲可敬的品质但太容易受感动的平民——对待名人特别容易受感动，在名人的影子面前匍匐跪拜，——同时为了向赖德律-马志尼表示，谁要是对抗社会主义的拿破仑就不能不受到惩罚，矮子让巴黎工人向他表示祝贺。当然，这些“巴黎工人”——我们的亲爱的一想到他们不久将要出现就热血沸腾——无非就是臭名昭著的卢森堡委员会²³³的25名代表；他们从来没有被任何人委派为代表，在全巴黎是其他工人所憎恨或讥笑的对象，这些家伙可以同德国预备议会和五十人委员会⁵⁵的成员媲美。他们需要随便一个小小的上帝，即偶像，而这个矮子外表长得有些畸形，向来可以作为崇拜的对象。而他也让他们坚信，他们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和最真实的社会主义者。他不是已经把他们封为未来工人共和国的贵族了吗？只要他用手指一示意，他们就祝贺，只要他们一祝贺，他就公开向他们表达动人的谢忱。这一次他用手指示意了一下。哈尼自然就认为，这些专业的祝贺者就代表巴黎，代表整个巴黎。

在抛开这个侏儒不谈之前，再谈两个情况，这是我从泰西埃那里听到的，很能说明这个虚伪的爱哭泣的女人的特点。

路易莎从来不作即席演说。他要把讲稿一字不差地写好，对着镜子把它背熟。而赖德律总是发表即席演说，在重要场合，也只是把要谈的事实写个提纲。即使完全撇开他们外貌上的差别不谈，单凭这一点，路易莎在赖德律旁边就连最小的影响也发挥不了。自然，他必须抓住任何一个借口，使自己避免同这个劲敌较量！

至于他的历史著作,他写这些东西,就像亚·大仲马写他的连载小说一样。他总是只研究下一章的材料。他用这种方法出版了《十年历史》之类的书。一方面,这使他的叙述具有某种新鲜感,因为他所讲的东西无论对他自己和读者至少同样都是新鲜的,但另一方面,这些东西全都是软弱无力的。

路·勃朗的事就谈到这里。现在讲一讲我们的“亲爱的”^①!

他决不满足于参加这些人举行的会议。不。他把他们2月24日的宴会——没有他,这个宴会就会彻底垮台——变成了伦敦的事件。在西蒂区举行的这次宴会,已经出售了上千张入场券。琼斯前天告诉我,大部分入场券是哈尼推销的。奥康瑙尔、雷诺,数百名宪章派都要出席。他们都是哈尼召集来的。哈尼整天为完成路·勃朗的委托而奔走。这也是琼斯告诉我的。

哈尼甚至对琼斯耍了一个小小的手腕:哈尼让他翻译路·勃朗之流的宣言,然后问他,如果作为译者署上他的名字,是否有什么不同意见。这是星期三^②的事情。而当时哈尼已经收到你的信,但这一点他却对琼斯守口如瓶。因此琼斯认为哈尼提这个问题,只不过是诉诸于他自己的“社会主义”信念,自然就回答说,没有什么不同意见。

琼斯对我说,经我解释以后,他可能不去参加宴会,他还不能说得很肯定。使他犹豫不决的原因是很有道理的。他如果不去,名声就会有所损失,因为由于“亲爱的”的努力,这次宴会变成了宪章派¹⁸的事情。他还担心雷诺可能在他背后捣鬼。

① 乔·朱·哈尼。——编者注

② 1851年2月18日。——编者注

对于“亲爱的”(我“没有再见到过”他)的所作所为,琼斯是不赞成的。他竭力要原谅“亲爱的”,是由于考虑到如果宪章派连这两场宴会中的一场都不参加,人们就会指责他们对外国革命者采取政治上冷淡或厌恶的态度。我回答他说,哈尼等人本应举行一次宪章派集会,来纪念可怜的2月24日,而不应该使自己成为一个矮子或半打庸人的垫脚石。这个矮子最多只能封哈尼一个“好小伙子”的头衔。如果明天伦敦爆发运动,这个矮子或者在一年以后或者在20年以后就会拿出真凭实据证明,是他把贫困的英国人推上了进步的道路,这件事是发生在1688年²³⁴和1851年2月24日之间,那一天路易·勃朗听到全伦敦都在向他热烈欢呼,就像当年有5万工人涌进了容纳不下50人的《改革报》院子里一样。为了这个从来还未实现的事件,他在纸上流下了多少虚伪的眼泪!

哈尼之所以被卷入这件事情中去,首先是由于对那些我们早就经常嘲笑的官方大人物的崇拜之情驱使他。其次,他喜欢有戏剧效果的场面。他肯定是喜欢取宠于人的,但我不愿说他是爱虚荣的。他自己无疑被空话主宰着,并且大放其慷慨激昂的臭气。他陷人民主派泥坑的程度比他愿意承认的还要深。他有两重精神,一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灌输给他的,一是他自己固有的。前者对他来说是一件约束疯人的紧身衣。后者是他的本性。不过还要加上一个第三:家神,这就是他的可尊敬的夫人。她非常喜欢朗道夫和路易·勃朗之类的戴羔羊皮手套的人⁴³。她憎恨比如像我这样的人,认为我是一个对她“要看守的财产”具有危险性的冒失鬼。我有确凿的证据可以证明,这个女人把两只卑贱的长手伸进了这个事件。哈尼受这个家神束缚到什么程度,这个女人又是用何种无聊的狡猾手段来实施她的阴谋的,你可以从下面的事实中看出:你还记得,她在除夕晚

上当着我妻子的面侮辱麦克法林。后来，她笑嘻嘻地对我妻子说，哈尼那个晚上一直没有看到麦克法林。然后她又对哈尼说，她不想和麦克法林认识，因为大家，特别是我妻子，都害怕和嘲笑这个魁梧的女人。而哈尼竟是如此愚蠢和胆小，他不让麦克法林雪耻，并且以最不足取的方式同他的吹牛小报的这个惟一真正有思想的撰稿人决裂了。他的小报的一个难得的人才。

由于小琼尼^①辞职和斯坦利—迪斯累里上台²³⁵，而在伦敦引起的群情激昂，使这个会议更具有了特别的分量。

法国人最害怕的莫过于大赦。它可以使这里所有的舞台英雄们失去头上的光环。

阿·卢格本来打算同司徒卢威、金克尔、施拉姆、布赫尔等合伙出版一份《人民之友》，或者像我们的古斯塔夫^②所希望的，出版一份《德国旁观者》。事情告吹，一则因为其余的人不喜欢温克尔里德^③的保护，二则因为有人，例如“天真的”金克尔，要求大家出现钱，而这不符合卢格先生的打算。他的主要目的是想让你所知道的读书会出钱。尤利乌斯阻碍了这件事情，因为他也想在这里办一家报纸。

卡·海因岑是破产了的纽约《快邮报》的主编，他同魏特林展开了一场可怕的论战^④。

如果你能马上给纽约的红色贝克尔^⑤写一封信，把目前的情况

① 约·罗素。——编者注

② 古·司徒卢威。——编者注

③ 温克尔里德是半传奇式的瑞士武士，这里讽刺性地把卢格称做温克尔里德，因为他们同名，都叫阿尔诺德。——编者注

④ 卡·海因岑《致公民魏特林》。——编者注

⑤ 大概是麦·约·贝克尔。——编者注

告诉他,那是很好的。

附上德朗克的来信。请立即寄还给我;如果你自己愿意就此写封信来,那就更好。

你的汇款帮了我的大忙,因为我不能再欠这个美男子^①的钱了,哪怕是一个法寻。

关于1830—1848年法国文献的一些问题,下封信再谈。

我的计算是否正确,也请来信告知。

你的 卡·马克思

又及,因为“亲爱的”^②一旦把这出大型政治历史剧²³⁶演完就会立即设法回来,现在必须对他采取十分轻蔑的态度,使他感到自己已经“失身”。

顺便说一下:哈尼已让人把他选进派往教堂街的宪章派代表团;一开始他将在那里登场,然后再到西蒂区去,在西蒂区安家。

此外,他同“美男子”一起背着我干了这一切,而对你也只字不提,只此一点,足见他这样做并不是出于天真。

① 指朗道夫。——编者注

② 乔·朱·哈尼。——编者注

112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1年2月25日于[伦敦]

索霍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现在是午夜1点钟。大约一小时前，皮佩尔闯了进来，没戴帽子，头发凌乱，衣服撕破了。事情是这样的。

今晚在西蒂区举行了会议或宴会²²⁶。主席是维利希。琼斯信守诺言，没有到场。我们的“亲爱的”^①佩戴着红布条。大约有700人出席，将近150个法国人，250个德国人，200个宪章派¹⁸，其余的是波兰人和匈牙利人。勃朗宣读了他的同志们从巴黎寄来的献词，维利希宣读了拉绍德封²³⁷寄来的献词。他们没有从德国收到一份献词。另外，还宣读了波兰人从巴黎寄来的一份献词。

听说发言都拙劣到可笑的程度。尽管会上充满博爱的气氛，但是人们脸上都流露出无聊的神情，无聊得人人都无话可说。

施拉姆和皮佩尔买了入场券进去看笑话。一开始就有人找他们的麻烦。施拉姆找到主持人之一威武的骑士般的朗道夫，提出要求

① 乔·朱·哈尼。——编者注

说,由于他们出了钱,至少应当保证不对他们进行骚扰。这位威武的人回答说,这里不是进行辩论的地方。

不一会儿,磨坊街¹⁴⁴的先生们忍耐不住了。他们叫喊:“有奸细!有奸细!海瑙来啦!²³⁸海瑙来啦!”接着,就把施拉姆和皮佩尔扭出大厅,揪下帽子,在大厅前的院子里用脚踢他们,打他们耳光,总之,差一点没有把他们撕成碎片,还揪掉他们一缕缕头发等等。巴泰勒米跑过来,冲着施拉姆说:“这是个无赖!应当消灭他。”施拉姆回答说:“您是被释放的苦役犯。”

参与这次殴斗的达200人,有德国人、法国人以及“兄弟协会”²⁰⁰的先生们,这些先生们对付两个手无寸铁的人相当“勇敢”。

事后,“亲爱的”出面了。他没有像本来应当做的那样断然做出处理,而是吞吞吐吐地说,他认识这两个人,并且试图作长篇的解释。在这样的场合,这当然是高明的手段。

这两个人像狮子一样地进行了自卫。

磨坊街的先生们叫喊:他从我们的钱柜里偷了19先令。

今天就写到这里。我的亲爱的,你对此事有什么看法?如果明天伦敦爆发革命,维利希—巴泰勒米肯定会掌权。

你的 卡·马·

113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1年]2月25日星期二

[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我把给哈尼的信寄给你，一直没有得到你的回信，到昨天已经整整一个星期了；如果哈尼来信（他的信每天都有可能寄到）要求迅速答复，或者这里新的宪章派¹⁸集团关于哈尼来此地访问的谈判成功，而哈尼某天早上突然来到我的住处，那就会使我有为点为难了。我希望，一切你都按时收到了，并且希望不是你的健康状况妨碍了你写回信。也许是那封信不能使你满意，或者是我不同你商量，马上就独自负责处理的做法使你以为不然。可是正是因为这样，我才把信寄给你，如果你对那封信有什么不同意见，最简单的办法是直接告诉哈尼暂时不要付印我的文章²¹²，同时把信连同评论一起寄还给我。你知道，这些评论会受到应有的重视。

无论如何，我早就应当向你答复货币流通问题^①。依我的看法，这个问题本身是完全正确的，并且对于把混乱的流通理论归结为简

① 见本卷第174—180页。——编者注

单明了的基本论据大有帮助。关于你在信中的阐述,我认为只有下列几点需要指出:

(1)假定货币紧迫初期英格兰银行的平衡表,像你所说的,存款为1 200万英镑,贵金属或铸币为800万。为了抛出过剩的400万英镑贵金属,你迫使银行降低贴现率。我想银行完全用不着这样做。根据我的记忆,货币紧迫初期降低贴现率的事情还从来没有发生过。我认为,货币紧迫会立刻影响到存款,并且很快不仅会恢复贵金属和存款之间的平衡,而且还会迫使银行提高贴现率,使贵金属不致降低到存款的三分之一以下。随着货币紧迫日益加剧,资本流通和商品销售也就日益停滞。但是曾经开出的期票陆续到期,需要支付。因此必须动用准备资本,即存款——你知道,这不是作为流通手段,而是作为资本;因而贵金属的单纯流出本身,与货币紧迫一起,就足以使银行摆脱贵金属过剩的现象。此外,银行处于促使全国利率同时普遍提高的那些条件之下,也没有必要降低自己的利率。

(2)在货币紧迫加剧的时期,我认为,银行一定会根据货币紧迫加剧的程度提高贵金属对存款的比例(以免陷入困难的境地)。剩余的400万对银行来说是求之不得的,银行将会尽可能慢慢地把它消耗掉。在货币紧迫加剧的情况下,按照你的假定来说,贵金属对存款以 $\frac{2}{5}:1$, $\frac{1}{2}:1$,甚至 $\frac{3}{5}:1$ 为比例决不会是夸大的,而且这个比例实现起来也更容易,因为随着存款的减少,贵金属的储备也会绝对地减少,哪怕它相对地有所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像在使用纸币的情况下一样,向银行挤兑同样是可能发生的,这种情况可能由最普通的商业关系造成,所以不会动摇银行的信用。

(3)你说,“货币流通量最后才会受到影响”。按你自己的假定——通货量由于营业的停滞将受到影响,这时自然需要较少的通

货——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通货量随着商业活动量的减少而同时减少，随着货币紧迫的加剧，通货的一部分将成为过剩。当然，这种减少只有到最后，在货币紧迫严重的情况下，才能感觉得到，但是整个说来，这个过程从货币紧迫初期就发生了，虽然在事实上不能把它详细指明。由于一部分通货的这种被闲置不用是其余一切商业关系的结果，是与通货无关的货币紧迫的结果，而其余一切商品和商业关系受到货币紧迫的影响比通货早，同时，由于通货的这种减少只是在最后才能实际感觉到，所以，通货量自然是在最后才受到危机的影响。

你会看到，这些评论只涉及你的说明的方式。问题本身则是完全正确的。

你的 弗·恩·

114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1年]2月26日星期三

[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你的盖着25日邮戳的23日来信，今天早上已收到。今后你给我来信，始终应当写曼彻斯特欧门—恩格斯公司转交。这样寄信比较可靠而又迅速，因为我经常不能准时回家，而邮递员本来有时就把

寄往我住处的信送到我每天无论如何都要去一次的办事处。请你尽可能利用第一次伦敦晚邮班——查林-克罗斯是6点以前,一些小邮局是5点半以前,这样,信一定能在第二天早上10点钟寄到办事处。

你忘记把德朗克的信附来。请你尽快把它寄给我,我打算给他写信,主要是为了和鲁普斯^①重新取得通信联系,我根本不知道鲁普斯现在在什么地方,因为我寄去的所有信件,都没有接到回信。如果你不想为国外信件支付邮资和预付邮费,那就把这些信件寄给我或者叫别人把信往我这里寄,我可以让公司去负担。

《立宪主义者报》报道说,德斯特尔被瑞士驱逐出境,并且已经离开瑞士——你是否知道一些这方面的情况?

你的地图集²²¹得救了。我最终拒绝把它卖掉,暂时留在这里,因为我很需要它,我现在正阅读法国和英国历史学家写的执政时代和帝国的历史,特别是从军事角度去阅读。到现在为止在这方面我发现的最好的一本书是威·帕·纳皮尔(现在是将军)的《比利牛斯半岛战争史》。这个家伙和所有纳皮尔家族的人一样,有他自己的古怪想法,但同时也有健全的常人理性,更重要的是,在评价拿破仑的军事和行政天才方面,看法非常正确。法国人根本写不出这样一本书。就历史的可靠性甚至评价的正确性来说,梯也尔丝毫不比已故的桂冠诗人可怜的托利党¹⁵¹人骚塞高明,后者也写过一部谩骂的和吹牛的西班牙战争史^②。纳皮尔只是过于推崇他的总司令威灵顿,

① 威·沃尔弗。——编者注

② 阿·梯也尔《执政时代和帝国的历史》1845年巴黎版第1卷。罗·骚塞《比利牛斯半岛战争史》(三卷集)1823—1832年伦敦版。——编者注

但是他的书我阅读得还不够,对这个问题还不能作出最后的判断。

你讲的关于公民勃朗和公民哈尼的情况,我要加以注意。我还没有从哈尼那里得到任何消息。他的家神^①参与了这件事,这一点我是想到过的。她对大人物无限钦佩,并且变得越来越难相处。如果他再来到我们这里,无论如何要让他感觉到这一点。至于小个子勃朗,我们不妨一有机会就对他的全部著作进行批判,你批判《劳动组织》和《革命史》,我批判《十年》,此外,我们一起批判2月以后完成的他的劳动联合以及《历史篇章》。复活节我将去伦敦,到那时已经可以搞出一些东西了。在这里可以很便宜地买到比利时翻印的这些书。因为我对付我的老头儿^②的计谋至少到目前为止是完全成功的,所以 I 可以在这里好好地安顿下来,另外,我还要从布鲁塞尔把我的一批书籍弄来。也许你打算从科隆弄些什么东西,如果是这样,不妨告诉我;我最近几天要写信给丹尼尔斯弄我的东西,这样我们可以让他把所有东西打在一个包里。注意:一切都可以要,只是不可以要大陆上翻印的英文书籍。关于同我的老头儿的事情的发展,关于我所想出的新的计谋(其目的一方面是为了以我不可缺少为借口而继续留在这里,另一方面是为了使我避免在办事处接受过多的工作)我将当面告诉你。反正再过一个半月就到复活节了,而事情也需要详细说明。无论如何,有一点是清楚的:我的老头儿今后必须为这一切用现金向我付出重酬,特别是当他再到这里来的时候,我还要使他更深地陷到这整个事情中去。困难在于,在与欧门的关系上,必须取得作为我的老头儿的代表的正式地位,而在这里的公司内部,不担任

① 指乔·朱·哈尼的妻子。——编者注

② 恩格斯的父亲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编者注

负有工作责任和领取公司薪水的任何正式职务。我希望能实现这一点；我的营业信件得到我的老头儿的赞赏，他把我愿意留在这里看做是我做出的重大牺牲。这就是说，现在给我或不久给我每月加五英镑，以后加的还不算在内。

你的 弗·恩·

别忘了，你一收到和看完科隆的趣闻²¹⁸，就请你把它们寄来，好让我在寂寞中开开心。

115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1年2月26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在皮佩尔和施拉姆^①的信中，我让当事人亲自把事实²²⁶讲给你听。这样最便于你自己作出判断。200名“兄弟协会”²⁰⁰暴徒把他们建立革命功勋的欲望发泄在两个单独的个体身上，这是不可思议的无耻行径；“亲爱的”^②、朗道夫、路易·勃朗等人对此袖手旁观，嘴上

① 康·施拉姆。——编者注

② 乔·朱·哈尼。——编者注

背诵着关于博爱的空话,这是不可思议的无耻行径。

施拉姆同哈尼谈话中还有一个情节:哈尼强调说,沙佩尔是他的“老相识”,在我们逗留布鲁塞尔时期,他同沙佩尔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

附带提一下:路易·勃朗先生及其同伙在开会的前一天就把关于会议的整个报道^①寄给了一家巴黎报纸。

诉讼会毁掉路·勃朗。你可以想像,这对于《泰晤士报》来说是多么合胃口,特别是因为巴泰勒米这个“苦役犯”、“杀人犯”等等以被告和教唆谋杀者的身份出现。正是巴泰勒米在这场殴打中指着施拉姆说:“这是个无赖,应当消灭他。”

诉讼只会造成这种不好的结果:哈尼和琼斯筹划的报纸会垮台,²²⁹哈尼和“民主派兄弟协会”会完蛋,《泰晤士报》会兴高采烈,皮佩尔会丧失他的职位(他是高尚的,根本不会在乎这件事),而所有的宪章派¹⁸最终还是会把施拉姆等人毁掉。怎么办?明天我要和琼斯谈谈这个问题。朋友哈尼和沙佩尔似乎觉得,事情会平静地过去。哈尼甚至认为没有必要对我们采取必要的步骤并作必要的让步。这样,这头蠢驴就把事情复杂化了。对这种恶劣行为决不能置之不理。

当哈尼给你来信时,你只需要注意一点。你在信中对赖德律和勃朗的理论性批判写得过于详细。哈尼现在硬说我们要求他做我们的尾巴。首先应当向他指出:

1. 问题完全和仅仅在于他同沙佩尔和维利希的关系,他已经成为我们的直接的个人的卑鄙无耻的敌人的追随者,他在德国面前大

^① 《平等者宴会》,载于1851年2月27日《立宪主义者报》第58号。——编者注

力支持他们来反对我们。难道他不是曾经同我们一起以书面的形式表示过同维迪尔、巴泰勒米和维利希断绝关系了吗?¹⁷¹他怎么能够没有我们、背着我们和违反我们的意志去恢复这种关系!如果这样做正派的话,那我是无法理解的。

2. 他背弃了我们,因为在施拉姆和皮佩尔的事件发生之后,他没有马上在会上予以反击和立刻退出。他不这样做,反而竭力向他的朋友们说明整个这件事是无关紧要的小事。

附上德朗克的信。你要给他写信,详细地谈谈这种下流勾当,包括最近的事情。我要往科隆、汉堡等地写大批信件。

请原谅,今天的信没有付邮资。已经很晚了,来不及去买邮票,而这封信今天晚上必须寄走。

你的 卡·马克思

116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1年2月27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刚刚看到了你的第二封信。我立刻给哈尼写了第二封信,如果你同意,请你马上把信寄给他。这种卑劣行径太可恶了,必须让他感觉到这一点。如果他和别人结成联盟,那对他来说就更糟糕,见鬼

去吧。

附上一封我觉得很奇怪的信²³⁹。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不明白，红色沃尔弗^①在这件事情上有多少自主性。在这封信中竟有如此多的荒谬东西，所以我在得到详细的消息以前不能答复他。因此，请你立即告诉我，这搞的是什么名堂，请把这篇无聊的东西寄还给我。午夜1点钟。星期三。

你的 弗·恩·

我没有邮票，因为我要马上寄走，所以不能付邮资。

117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1年2月27日星期四[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昨晚12点钟，我回到家里，见到你叙述对于施拉姆和皮佩尔所干的卑鄙勾当的来信^②，就立刻把给哈尼的信^③寄给了你。这封信

① 斐·沃尔弗。——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203—204页。——编者注

③ 见本卷第212页。——编者注

字迹潦草,充满愤怒,思路混乱并断断续续以及通篇不太协调,你从中一定会看出,这封信是带着醉意写的,那天晚上我例外地喝了几杯烈性的朗姆酒。你也许因此没有把它寄出去。的确,我当时怒不可遏,不把信寄出就不能入睡,于是我在深夜1点钟跑到邮局,与其说是为了立刻把我的意见通知哈尼,不如说是为了使自已平静下来。那封信你大概在今天中午收到;第二封信因为今晚以前没有邮班,所以我不可能更早一些发出去。现附上修改过的给哈尼的信,如果像我所希望的,你还没有把第一封信寄给他,就请你把这封信给他寄去。

今后给我寄信,请采用下述办法:

(1)你在晚6时前投到查林-克罗斯邮局或5时半前投到小邮局的所有信件,请寄办事处(欧门—恩格斯公司)。这样,我上午10时就可以收到。

(2)你在晚6时以后发出的所有信件,请寄大杜西街。我在第二天晚6时就可以收到,如果在办事处我就要到第三天早上才能收到。

前几天,许纳拜恩给我来了信,米尔巴赫顺利地逃跑了,现在从巴黎追随他的妻子去雅典。

你的 弗·恩·

118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1年2月28日]星期五

[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今天早上我才收到你前天的来信。如果我昨天就知道了所有这些详情，我给亲爱的哈尼写信时口气就会完全不同了。不过他迟早会来的，那时我再训斥他一顿。

我想，为这件事郑重其事地提出诉讼，未必有什么好处。撇开哈尼、琼斯和宪章派¹⁸不说，这件事总会造成双方的反诉和控告。在一流律师的帮助下，对方会向施拉姆和皮佩尔提出最无耻的问题，例如施拉姆是否盗窃过大磨坊街¹⁴⁴的现金等等；对这类问题，不管予以多么有力的驳斥，它都足以破坏任何效果。对方的证人们会作证说施拉姆曾经说过什么什么话；他们将会重新提起施拉姆在大磨坊街闹的几次纠纷并极力加以夸大，把施拉姆说成是公众集会的破坏者等等，而法官看到这些蛊惑分子互相以恶棍对骂会感到惬意，会允许一切有损于双方名誉的事情发生。不过，施拉姆应当利用这件事情进行威胁。

他本来就是一个无所顾及的鲁莽汉，所以他们相信他会把事情

弄到这种地步。他本来应当打朗道夫耳光并进行射击练习。这个人老是陷进这类事件中去,所以他比任何人都更需要学会射击。

诉讼最终的结果将是法官非常粗暴地拒绝对双方起诉,不会有别的任何结果,特别是因为诉讼要在伊斯灵顿举行,而那里的法官天晓得是一些什么样的老蠢驴。如果人民代表朗道夫声称,施拉姆只有在想制造纠纷时才会出场,那么你不认为公众最终也会对这种说法比对施拉姆和皮佩尔的说明更相信吗?利用这件事可以造成一场大的纠纷,但是,由于这种怀疑,这种纠纷会给施拉姆带来某种程度的损害。

其次,这类纠纷的必然结果就是实施一项新的外侨管理法¹⁷⁴,以保护从大陆来参观博览会²²⁴的循规蹈矩的反动分子。

而施拉姆真是活见鬼,在朗道夫表示拒绝支持他的时候,他为什么不立即去找哈尼,把哈尼拖到这一事件里来呢?

正好到了寄信的时间。再见。

你的 弗·恩·

119

马克思致海尔曼·亨利希·贝克尔²¹⁷

科 隆

[1851年]2月28日[于伦敦]

亲爱的贝克尔:

希望你收到了《莱茵报》。我不理解你的沉默。如果你把我向你要求的维利希的信件²¹⁸寄给了我,那我就用不着把下面的卑鄙勾当告诉你了。我仍然不得不请你立刻把这些信件寄给我……我把下面的事情告诉你,好让你把它读给我们所有的朋友们听。他们必定会把关于此事的消息传遍整个德国。

事情发生在2月24日^①伦敦的宴会²²⁶上,我们的两个朋友、党的同志^②在“海瑞!”²³⁸的叫喊声中,在英勇的骑士维利希主持宴会的情况下当众遭到毒打。为了让你们了解后面所叙述的事实,必须先作如下说明:

法国流亡者也像所有其他流亡者一样,分裂成了各种各样的派别。后来,他们在教堂街共同建立了一个协会²²⁸。这个协会本应是慈善性质的,即对流亡者进行救济。政治被排除在协会之外。这就为形形色色的法国流亡者提供了一个中立地带。因此这里也同时出现了赖德律-洛兰和路易·勃朗,山岳党人¹¹⁵和卡贝分子,布朗基分子等等。

2月24日快到了。你们知道,法国人对于这样一种可以出出风头的机会,就像女人可能要分娩那样,早早地做着准备,共同商议,反复研究。为此教堂街协会召开了一次全体会议,以便采取行动纪念这个“光荣的”日子。路·勃朗和赖德律-洛兰出席了会议。矮子勃朗——请注意,他不能即席发言,他要把讲稿写好,对着镜子把它背熟——站起来,发表了精心炮制和仔细修饰过的狡诈的演说,他在演说中力图说明,这个协会是慈善性质的,不能举办政治性的宴会,因

① 2月24日是法国1848年二月革命的纪念日。——编者注

② 康·施拉姆和威·皮佩尔。——编者注

此,也不能举办二月革命²⁰纪念会。赖德律-洛兰反驳了他。在激烈的争论中矮子勃朗脱口而出说,由于赖德律和马志尼不让他加入欧洲中央委员会¹⁹⁴,所以他也不会同他们一起参加任何宴会。别人回答他说,举行宴会的不是欧洲中央委员会,而是由形形色色的法国流亡者组成的教堂街协会。

第二天,这个协会收到了路·勃朗的来信,他宣布说他将举行盛大的反宴会[……]²⁴⁰

于是,路·勃朗就把哈尼及其一部分拥护者拉来参加自己的宴会。英国的基础打好了。但是,还缺少像欧洲中央委员会那样的彩虹般的大陆背景。为此目的,路易·勃朗把他的行家眼光投向了马志尼委员会的可笑的模仿画,即维利希—沙佩尔—巴泰勒米—维迪尔—彼得和保罗的委员会。

现在简单谈谈这个委员会的产生和性质,以及它在各有关团体中的形形色色的追随者。

当维利希和沙佩尔及其拥护者被开除出同盟¹¹的时候,他们便同维迪尔、巴泰勒米……以及波兰、匈牙利、意大利流亡者中的渣滓联合起来,并要求这群败类承认他们是欧洲中央委员会。……沙佩尔和维利希(他们当然希望这个肮脏的、不雅观的和可怜的杂色画从远处看起来像是一件艺术品)还有一个特殊的目的,就是向德国共产党人表明,欧洲流亡者是跟他们走,而不是跟我们走的,他们——不管德国愿意不愿意——决心一有机会就在那里夺取政权……

路·勃朗为了实现他反对教堂街的阴谋,并不厌弃同他所看不起的这帮人进行联系。他们当然兴高采烈。他们终于可以获得地位了。这些先生们虽然想把所有的作家都开除出去,但是一旦有某个著名作家表示愿意为他们效劳,他们就用手抓住他不放。沙佩尔

和维利希预感到自己胜利在望了……到那时,德国共产党人肯定无法再进行对抗,将会怀着懊悔的心情回到他们的庇护之下……

宴会于2月24日在伊斯灵顿举行。我们的两位朋友,施拉姆和皮佩尔,出席了宴会……会上宣读了献词。路·勃朗宣读了他的代表们的献词,朗道夫宣读了议员格雷波的献词(在巴黎没能搞到第二份献词),一个波兰人宣读了他的一些巴黎同伙的献词,而主持宴会的伟大的维利希则宣读了来自拉绍德封²³⁷的献词。他们从德国一份献词也没能弄到……²⁴¹

现在你们应当尽一切力量,在德国无产阶级面前以及在其他一切可能的场合痛斥这些胆小的、造谣中伤的和卑鄙的匪徒。

为此,你们有必要马上把维利希的信件寄来。

120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1年3月1日星期六[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你一定是用完全独特的驿马传递邮件,因为我的一切信件都到达得太迟。

如果你认真读一读收到的信,你就会清楚地知道,你建议的一切

都已经实现,只有打朗道夫耳光一事^①除外,我不认为这是一个好办法。如果要侮辱什么人的话,那就是小个子“嘿普嘿普乌拉”——苏格兰人乔治·朱利安·哈尼,而不是别人。这样一来,哈尼就必须练习射击了。

你给哈尼的两封信,我都收到了。我发出的是第一封信,因为我认为它比修改过的第二封信写得更好些和更合适些。

对哈尼和朗道夫都已经以诉讼进行了足够的威胁。你担心朗道夫会对施拉姆作不利的证词,这是没有理由的。他宁愿发誓说,施拉姆在纠纷发生之前曾要求他这个委员会委员²⁴²在人群中维持秩序。

既然以诉讼相“威胁”不起作用,而又不愿安然忍受被殴打、被诬为奸细,不愿忍受沙佩尔—维利希的胜利,那该怎么办呢?

你对纠纷的一切担心都是正确的。但是我们这方面也会请到一位很好的律师。名誉受到的损害是多一些还是少一些,施拉姆是无所谓的。现在,在教堂街²²⁸的法国人插手这件事之后,如果他让这件事不了了之,那他就完蛋了,除非他要么得到宪章派¹⁸的公开赔罪,要么到法院打官司,两者必居其一。

正如我写信告诉你的,琼斯没有参加星期一^②的会议。我曾经约他到我家来会面,而星期二我就跑到他那里,没有碰见他,给他留下一张条子,让他星期三来。他没有来。星期四我又去找他,说他不来。给他留下一张条子,请他找我。又没有来。星期四晚上我给他写了一封长信,我在信中心平气和地、简单明确地从头讲述了这一无耻勾当的整个情况,向他指出了可能产生的不良后果,要求公开赔

^① 见本卷第216页。——编者注

^② 1851年2月24日。另见本卷第199页。——编者注

罪,最后还要求他到我这里来进行商谈。尽管他住在市内,他还是没有来,而且也不写回信。显然,琼斯是被小个子苏格兰阴谋家^①说服了,这个人是害怕琼斯同我见面的。所以你看,宪章派公开赔罪的可能性是没有了。现在只有起诉了。要怎样就怎样吧!令人不快的只是,皮佩尔将因此丧失他的职位,而我们可能多少会招致宪章派一伙人的反对。

实施外侨管理法¹⁷⁴对我们来说是最惬意的事情。这些蠢驴如不每天出场表演,会成什么样子呢?

现在还只剩下一个办法可以解决问题,又不致酿成极大的纠纷,就是你立刻、毫不迟延地来这里²⁴³。你可以住在我家,因为我现在又租了两个房间。我可以断然地对你讲,其他办法是没有的。写信讲不清楚,耽误事情,不会有什么结果。

你的 卡·马·

121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1年3月8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① 乔·朱·哈尼。——编者注

今天只写几行,谈谈事实问题。

你已看到,《泰晤士报》没有刊登这玩意儿。²⁴⁴但是这同我们再也没有关系了。

哈尼前天早上就给施拉姆写了信。这个游手好闲的蠢驴早上9点外出,夜里1点回家。因此他昨天才见到信。

哈尼刊登了他的声明²⁴⁵。哈尼为这个声明写了一篇赔罪的导言。他称施拉姆为“亲爱的施拉姆”,并提醒施拉姆也要履行自己的义务,不要向违警法庭控告,——这个文件是针对法国人的。

昨天《祖国报》(今天《立宪主义者报》)刊登了勃朗、巴泰勒米、沙佩尔、维利希和所有其余的委员会委员先生们的声明。这些先生在声明中硬说布朗基没有把祝酒词²²⁶寄给任何一个委员会委员。《祖国报》对此加以说明,它不经过事先的调查,本来是不愿意刊登这篇东西的。可是,安东先生——布朗基的妹夫给它寄去了一项如下的说明^①:祝酒词曾经寄给了声明的署名者之一巴泰勒米,并且有他写的收条为证。你可以想像,这个阵营内现在是怎样的一片悲鸣!

但这还不是全部。

沃尔弗昨天早上打发伍德洛夫同一个纯粹的英国人到朗道夫那里。这个家伙的举止像一个发狂的骗子:最初大喊大叫,大吹大擂,夸夸其谈,装腔作势,挥手顿足,后来又重新被一种不可克服的卑怯感控制了。今晚当着教堂街²²⁸的这些可怜的庸人的面将被记录在案。

最后:从我的老太太^②那里得到了不好的消息。她让一切都由

① 古·安东《致〈祖国报〉编辑先生》,载于1851年3月7日《祖国报》第66号。——编者注

② 马克思的母亲罕·马克思。——编者注

博默尔²⁴⁶方面决定。我或许将不得不冒险采取绝望的步骤。

你的 卡·马克思

我已从贝克尔^①那里得到维利希的信件²¹⁸。你星期二^②可以得到这些信件。

122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1年3月10日星期一[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今早收到附来的维尔特的信，现在马上寄给你。施拉姆和哈尼之间的纠纷现在就这样了结了。如果你能够说服这个游手好闲的人，叫他现在把布朗基祝酒词²²⁶的译文寄一份给哈尼，这是会产生影响的。他现在又同哈尼建立了最好的关系，如果他能保持这种联系，那是非常好的。哈尼毕竟有一个刊物^③。寄给《泰晤士报》的文章²⁴⁴，还可以寄一份给在贝勒岛的布朗基。施拉姆在这方面不应当

① 海·贝克尔。——编者注

② 1851年3月11日。——编者注

③ 《人民之友》。——编者注

太大意，——这样他就能从各方面掩护好自己的后方。钱明天寄去。

你的 弗·恩·

巴泰勒米大出其丑^①——这是一件快事。可以叫施拉姆把整个这一事件用书面告诉哈尼。这样我们就是作了通知，而这总是一件今后可能会起作用的事。

伦敦索霍广场第恩街 28 号卡尔·马克思先生收。

123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1年3月17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我患着一种非常讨厌的流行性感冒，使我对一切理性的和非理性的事情都无力去做。因此我没有写信。上星期我只能把邮局汇票寄给你，想必你已经收到。五先令是给琳蕻^②的，因为我从你那里离

① 巴泰勒米等人曾否认布朗基将祝酒词寄给他们，而布朗基的妹夫在一份说明中戳穿了这一谎言。见本卷第 222 页。——编者注

② 海·德穆特。——编者注

开时,她恰好不在家。只要有可能,本星期或最迟下星期,我将把给“嘿普嘿普乌拉”^①的两英镑寄给你,施拉姆可以把这钱带给他。自从我把维尔特的信寄给你以后,至今没有从你那里得到任何消息,所以我自然什么也不知道了,并且一直在等待维利希的高尚的信件²¹⁸。刊登施拉姆声明²⁴⁵的《人民之友》,我没有看到;这个刊物这里不能按期收到;请你叫施拉姆邮寄给我一本。如果他手头没有,他一定也能很容易地弄到一本。我很高兴地得知,朗道夫终于表现为一个十足的胆小鬼;我一直在等待他那封著名的信。

这里的种种愚蠢的安排实际上使我无法正常地、不间断地进行工作,我感到非常恼火。有一个图书馆,我不能进去,在另一个公共的图书馆里,也只是偶尔才可以找到我目前最感兴趣的东西,而且时间对我也不方便,所以我能够使用的只剩下一个可怜的图书馆,那里永远什么也得不到,图书杂乱无章到了顶点。例如,我又在徒劳地寻找纳皮尔的书^②,而且,总是要经过两三个星期,才能拿到下一卷。失望之余,我只好去看西塞罗的书信,并且从那里去研究路易-菲力浦的统治和督政府的腐败。这是一部极为有趣的丑闻录。西塞罗真正是无价之宝——集克鲁格教授和塞巴斯蒂安·载勒尔于一身。自从世界开创以来,在庸人中间还找不出比这家伙更下贱的无赖。我要把这本可爱的小书适当地作些摘录。今天就谈到这里。

你的 弗·恩格斯

① 乔·朱·哈尼。——编者注

② 威·帕·纳皮尔《比利牛斯半岛和法国南部1807—1814年战争史》1828—1840年伦敦版第1—6卷。——编者注

伦敦索霍广场第恩街28号卡尔·马克思先生收。

124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1年3月17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我已经一个星期没有写信了。首先是我自己和你同病相怜，也害了一场流行性感冒，其次是种种琐碎的麻烦事在这个多难的星期里一起爆发，使我忙于应付。

随信附上骑士冯·维利希的有趣的信件²¹⁸。

海因岑的下流小报^①刊登了一篇在伦敦这里炮制的所谓巴黎通讯。这篇通讯不言而喻首先是攻击我们两人，其次是议员鲁道夫·施拉姆，“因为他不知羞耻地靠老婆的钱过日子”，再其次是“半人半兽的陶森瑙、尤利乌斯和布赫尔”，最后，非常厉害地攻击了伟大的金克尔。海因岑绝对不会而且永远不会原谅他在乞求方面的竞争。受到称赞的只有伟大的卢格和司徒卢威。卢格让人在这封巴黎来信中说，他从布赖顿到伦敦作了一天的旅行。这篇诽谤性文章是这样产生的：海因岑把卢格的一封私人信和班贝格尔的一封私人信中的诽

^① 《德意志快邮报》。——编者注

谤拼凑起来加以发表,而这两人的责难是完全互相矛盾的。

在卢格作为“头号蠢人”出席讲话的盛大宴会²⁴⁷上——沃尔弗和李卜克内西亲眼目睹——没有一个柏林或法兰克福的议员²⁴⁸。他们不想让卢格——司徒卢威领导。鲁·施拉姆、赖辛巴赫伯爵^①(法兰克福的,不是“党内的大胡子”^②和奥本海姆、布赫尔),最后是自行其是的尤利乌斯,这一帮人又在阴谋反对这些愚蠢之神。当然也是出于崇高的动机。我告诉你,所有这些无赖都是败类,十足的败类。

在报刊上对我们进行种种诽谤的金克尔,在宴会上用他自己的“红色摩洛哥皮的”方式发表了关于“从争取宪法的普通战士到红色共和党人”都来和解的忧伤的讲话。

所有这些蠢驴,当他们为共和制而叹息,而金克尔甚至有时为红色共和制而叹息的时候,却卑躬屈节地舔英国宪法的屁股。这是一个矛盾,关于这一点,甚至连纯洁的《纪事晨报》都来提醒他们注意逻辑上的缺点。

关于朗道夫,再没有什么可说的。他明明知道自己是被揭露的骗子,却泰然自若地装成“正直的人”。

布朗基喜剧还没有终结。前上尉维迪尔寄给《祖国报》一份声明,他在声明中写道,荣誉感和对真理的向往迫使他宣布,路·勃朗、所有其他人以及他本人都在最初的声明中撒了谎。委员会是由13人,而不是6人组成的。布朗基的祝酒词²²⁶,他们所有的人都看过,他们所有的人都讨论过。他是6人中的一个。²⁴⁹高贵的巴泰勒米没有看过这封信,过了几天也给《祖国报》寄去一份声明,说收到祝酒词

① 奥·赖辛巴赫。——编者注

② 爱·赖辛巴赫。——编者注

的是他,但他没有把祝酒词告诉别人;这样一来,他便成了三重说谎者。《祖国报》刊登了他的信件并在最后宣称,它将不再从这些蠢驴那里接受任何东西,同时附上如下的前言:

“我们常常给自己提出难以回答的问题:在蛊惑者的身上什么更多一些,是吹牛还是愚蠢?从伦敦来的第四封信,使我们更加作难了。我们不晓得他们当中竟有那么多可怜虫,他们是这样迷恋于写作和看到他们的名字被登载在反动的报纸上,甚至甘愿蒙受无穷的耻辱和自卑自贱。公众的嘲笑和愤慨同他们有何相干——只要《辩论日报》、《国民议会报》、《祖国报》刊载他们的作文练习就行了。为了得到这种幸福,这个世界主义的民主派付出任何代价都在所不惜……出于对文坛的同情心,我们刊载了‘公民’巴泰勒米的下面这封信,这封信是一个新的、我们希望也是最后的证据,证明十分著名的布朗基祝酒词是真实的。他们起初全都否认这个祝酒词的存在,而现在为了确证这个祝酒词的存在而互相争吵起来。”^①

这不是太妙了吗?

我已收到你的邮局汇票。如果你在营业中支付这样的利息,那么或者是你的利润,或者是你的亏损,必定非常可观。

别忘记给德朗克写信。加莱尔死了。所以,你就把信寄给法兰克福的泰·舒斯特吧。

你的 卡·马克思

^① 艾·巴泰勒米《致〈祖国报〉主编》,载于1851年3月12日《祖国报》(巴黎)第71号。——编者注

125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1年3月19日星期三[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布朗基祝酒词²²⁶事件正在发展到确实绝妙的程度。维迪尔针对路易·勃朗发出的声明^①是极其宝贵的；这个家伙在法国和英国面前表现为一个卑鄙的说谎者。巴泰勒米陷入了惊人的困境。——你的信中有一处我不明白。维迪尔说：“委员会是由13人，而不是6人组成的……他是6人中的一个”²⁴⁹。这6人是谁？是在第一个声明上签名的人，还是投票赞成宣读布朗基祝酒词的一伙人？

德国人中间议论纷纷，这也不坏。我在《每日新闻》上看到关于宴会²⁴⁷的报道^②。因为宴会是很体面的，所以马志尼先生这一次也毫无顾虑地参加了。“豪格将军当主席！”这个家伙将来有希望成为1830年杜布尔将军的讽刺画。如果根据《泰晤士报》的广告来判断，哥林格尔的金星酒馆²⁵⁰现在就是很体面的了。不过，由于我还是必须收集关于这些议论的一切材料，所以如果能派一名哨兵去侦察一

① 见本卷第227页。——编者注

② 载于1851年3月14日《每日新闻》第1499号。——编者注

下倒也不坏——总能找到一个人愿意过问这种丑事,即使冒被赶出门的危险。

最后,但并不是最不重要的:维利希的东西²¹⁸使我今天的早餐非常愉快。这个蠢货!我实在难以理解,他怎么能够把施拉姆的信看成对他的第一封信的答复。但是,在莱茵省可能实行军事专制,不存在使他伤脑筋的报刊,天哪!这必定很自然地使这个蠢货冲昏了头脑。真是个十足的军需官和司务长!社会革命靠给后备军士兵家庭发放贫民救助粮,统计只是登记“粮食、牲畜、运输工具和兵员”!这个革命计划完全击溃了以前的用5000人夺取德国的计划。如果后备军士兵不理解这一点,那么人类必定要令人绝望了。“我要带几个人在身边,并号召另一些人。”你懂得这个家伙指什么而言吗?“命令公民卡尔·马克思在48小时内赶到科隆,在公民格贝尔特的监督和支配之下领导财政事务和社会改革。如不服从此项命令,如有任何的违抗或非议以及无礼的嘲笑,当处以死刑。对公民马克思将派一名军士和6名士兵予以监视。”而这个人又是怎么说沙佩尔的!“我们不希望再有追求享乐的人!”因此,甚至斯巴达式的一壶二合酒和这头肥猪在女人面前低声下气的举动,对这个不花钱喝得烂醉并自得其乐的司务长来说,都已经是骄奢淫逸了。的确,谁知道这头肥猪一旦在科隆被围攻会不会像高贵的帕拉福克斯在萨拉戈萨²⁵¹那样干呢;在萨拉戈萨第二次(真正的)被围攻的整个期间,帕拉福克斯一直没有露面,因为他同三四个浪子和一群妓女在修道院的防弹地下室里饮酒作乐,直到他必须签订投降条件时才出现。

但是,维利希在趾高气扬的、充满胜利信心的、仅仅诉说金钱上有困难的第三封信中是在答复谁呢?是施拉姆给他寄去了第二封

信,还是贝克尔^①答复了维利希的第二封信?这一点,请你解释一下,并请告知,这些信件是否需要马上寄还你;我很想在我这里再保留一些时候,有空时作一些摘录。

铁路的投机又活跃了——从1月1日起,多数股票上涨了40%,同时,最坏的股票上涨得最多。这大有希望!

你的 弗·恩格斯

126

马克思致罗兰特·丹尼尔斯²⁵²

科 隆

[1851年3月20日于伦敦]

[……]②因此

“社会仅仅被理解为概念对普通个体的相互作用”③

只有借此唯物地解释人类社会的可能性时,这种说法才是理所当然的,这又同唯灵论的观点相矛盾。[……]②

[……]②你说:

① 海·贝克尔。——编者注

② 手稿此处缺损。——编者注

③ 马克思这里援引了罗·丹尼尔斯的手稿《微观宇宙。生理人类学概论》中的话。——编者注

我必然要陷入两难境地：“为了改变社会、社会状况，就要改变意识，而为了改变意识，就要改变社会、社会状况。”^①[……]^②

127

马克思致恩格斯²⁵³

曼 彻 斯 特

[1851年3月22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我让皮佩尔在上面把这个绝妙的文件^③抄给你。卢格借口为马志尼的公债作担保，索取金钱，以便把金钱变为“舆论”。在这里的“普鲁士人”——布赫尔、埃尔斯纳、威美尔曼等——中间，普遍对这个“强大的临时政府”怀有极大的义愤。

至于使你感到如此迷惑不解的“6个人”²⁴⁹，就是朗道夫和勃朗、维利希和沙佩尔、巴泰勒米和维迪尔，一句话，6个斗牛士；匈牙利人、波兰人和诸如此类的未被吸收参加的小人物没有露面。

维利希在第三封信²¹⁸中只是答复他自己的思路。他没有从贝克尔和施拉姆那里收到任何信件，也没有收到任何其他的东西。今

① 马克思这里援引了罗·丹尼尔的手稿《微观宇宙。生理人类学概论》中的话。——编者注

② 手稿此处缺损。——编者注

③ 阿·卢格等人的《告德国人书》，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第367—368页。——编者注

天将是这个家伙的快活的日子。大约两个星期以前,沃尔弗^①夜里两点钟在娼妓咖啡馆遇见他并高喊了一声:“啊!正人君子维利希在这里!”于是,这位正人君子就溜走了。

德国中央行骗局²⁵⁴的真正的创立者是不知疲倦的韧如兽皮的修脚师和食草动物司徒卢威。这个家伙现在仅仅是重操旧业,用骨相学、道德和诸如此类的废话来引人注意。这是一个市场上的叫卖者,而且还带有一种嘶哑的喉音。在最近的25年中,这头蠢驴编写了《民主主义国家学辞典》和《民主主义世界通史》²⁵⁵,这两种东西一个只不过是司徒卢威的语言翻译的韦尔克尔—罗泰克的著作^②,另一个只不过是民主主义词句把罗泰克的著作^③改头换面。卢格已经堕落到如此地步,只有悲天悯人的警察当局才能阻止他在德国印刷这些胡说八道的东西。

愚蠢的金克尔十分善于驱散庸人的幻想。他陷入了司徒卢威和卢格这样的有经验的小丑手中,再没有什么能比这更深刻地揭露这头蠢驴。他在这一伙人中不管怎样都要失去自己的狮子皮。

你的 卡·马克思

琼斯前几天来我这里,特别是在最近揭发出来的事情之后,他很庆幸我挽救了他,使他免于参加宴会。^④

① 斐·沃尔弗。——编者注

② 卡·罗泰克和卡·韦尔克尔《政治辞典。一切等级的政治科学大百科全书》1845—1848年阿尔托纳版第1—12卷。——编者注

③ 卡·罗泰克《各阶级适用的阶级通史。自古代至1831年》1831—1833年斯图加特版第1—4卷。——编者注

④ 指平等者宴会,另见本卷第199、203页。——编者注

128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1年3月31日于[伦敦]

索霍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当你在研究战争史^①的时候，我正在进行一场小型战争，而我不久就有战败的危险，拿破仑，甚至维利希——共产主义的克伦威尔，都不能从中找到一条出路。

你知道，3月23日，我必须付给老班贝格尔31英镑10先令，而16日必须付给犹太人施蒂贝尔10英镑，这一切都要用流通中的期票来支付。我首先直接通过燕妮向我的岳母^②要钱。答复说，埃德加^③先生带着燕妮的钱的余数又被派到墨西哥去了，我一文钱也没有能挤出来。

于是我写信给我的母亲^④，威胁说要以她的名义开期票，如不支

① 见本卷第208、225页。——编者注

② 卡·冯·威斯特华伦。——编者注

③ 埃·冯·威斯特华伦。——编者注

④ 罕·马克思。——编者注

付就去普鲁士让人家把我关起来。我的确准备在出现这种情况时采取这后一着,但是,自从这些蠢驴开始在报纸上叫嚷说,我已被工人抛弃,我已名声扫地等等之后,我当然已不能采取这个办法。否则,这件事看起来就会像是一种政治上的舞台噱头,是一种多多少少经过考虑的对耶稣基督—金克尔的模仿。我告诉我的老太太,最后的期限是3月20日。

3月10日,她给我来信说,他们想写信给亲戚们;3月18日,她来信说,亲戚们没有回信。这就是说,事情吹了。我马上给她回信说,我在第一封信中所说的依然有效。

3月16日,我在皮佩尔的帮助之下付了施蒂贝尔10英镑。3月23日,在我采取了种种无效的步骤之后,给老班贝格尔的期票自然被拒绝支付。我同老头子弄得很不愉快,另外他还在可敬的载勒尔那里把我痛骂了一通。这个蠢驴通过他在特里尔的银行家向银行家劳茨调查我的情况。这个家伙——我的老太太的银行家和我个人的对头,自然往这里写了一些关于我的极其无礼的东西,此外还唆使我的老太太反对我。

对于老班贝格尔,我已经没有别的办法,只有给他开两张新的期票——以他的名义在伦敦开一张,从3月24日算起,为期一个月;以我的老太太的名义在特里尔另开一张,为期三周,以偿付第一张期票。我立刻就通知了老太太。今天,当接到你的来信^①时,我还接到我的老太太写来的一封非常粗暴和义愤填膺的信,她在信中断然宣称,她将拒绝支付我以她的名义开的任何一张期票。

① 恩格斯1851年3月31日前给马克思的这封信没有保存下来。——编者注

这样,到4月21日,我只能等待盛怒的老西蒙·班贝格尔采取的极端措施了。

同时,我的妻子于3月28日分娩^①。分娩是顺利的,不过她现在病得厉害,其原因与其说是体质上的,不如说是生活条件方面的。再者,我家里现在简直是一文不名,而欠小商人、肉铺老板、面包房老板等等的账却越来越多。

苏格兰方面的遗嘱²⁵⁶抄件要过七八天才能到我这里。如果这有什么用的话,那么小班贝格尔为了自身的利益一定会加以利用。但是我不能指望这一点。

你会承认,所有这些琐事都是不很愉快的,我已经深深陷进了小资产阶级的泥坑。不仅如此,我还剥削了工人!我还追求独裁!多么可怕!

但是还不止这些。曾经从特里尔给我往布鲁塞尔寄过贷款的一个工厂主,由于他的铁工厂生意不好,现在纠缠我要求还钱。他更倒霉。我无法满足他的要求。

最后,为了使这些事达到一个悲喜剧式的顶点,另外还出现了一件事,这是一个秘密,我现在只向你透露几句。而刚才有事打断了,我应当去照看我的妻子。因此,关于你也在其中起作用的另一件事,下次再谈。

你的 卡·马·

又及:商人、工厂主等等怎样计算他们自己消耗的那一部分利润?这些钱是否也是从银行家那里取,或者该怎么办?请对此给予答复。

^① 马克思的女儿弗兰契斯卡在这一天出生。——编者注

129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1年4月2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附上今天收到的你的来信^①的信封。是皮特·欧门拆了你的信吗？你应当把这件事弄清。

你的邮局汇票寄来得正是时候。这次，速度也使资本增加了10倍，就像蒲鲁东先生的铁路收益一样。²⁵⁷

你可以想像，我并没有闲着不干事，除了你预付的钱，我希望能从不同方面把不足之数凑齐。

关于“秘密”^②，我不在信中告诉你了，因为4月底我无论如何一定要到你那里去一趟。我必须离开这里一个星期。²⁵⁸

最糟糕的是，我现在突然不得不停止我在图书馆的研究工作。我已经干了不少，再有五个星期我就可以把这整个经济学的玩意儿干完。完成这项工作以后，我将在家里研究经济学，而在博物馆^③里

① 恩格斯1851年4月2日前给马克思的信没有保存下来。——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236页。——编者注

③ 英国博物馆的图书馆。——编者注

从事别的科学研究。这开始使我感到厌烦了。实际上,这门科学自亚·斯密和大·李嘉图以后就没有有什么进展,虽然在个别的常常是极其精巧的研究方面做了不少事情。

我在上封信中提出的问题,请你给我一个答复。

既然你现在正在研究军事学,那么你不能利用《新莱茵报》、帕麦斯顿的蓝皮书²⁵⁹等等把匈牙利几次战役²⁶⁰重新加以论述吗?这是很有用处的。我或早或迟将出版两卷60印张的书,那时这就非常适用了。如果你想要知道有关各种阴谋、战役和人物的细节,就写信给我——不用封口——寄到冯·倍克男爵夫人处就行了。我同她有联系。²⁶¹她是科苏特的密探,也是一部匈牙利龌龊勾当的真正的编年史。应当利用她。她很愚蠢,不会隐瞒真情。我在这方面已经做过试验。

我的妻子可惜生的是女孩^①而不是男孩。但更糟的是,她很弱。

附上丹尼尔斯的信。我曾经给他写信,详细地谈过他的《生理学》^②。他的信中半合理的东西是对我信中意见的回声。无论如何,你一定要把这张废纸寄还给我,并把你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告诉我。

你的 卡·马·

在目前的情况下,你如能尽可能多地给我来信,我将对你感激不尽。你知道,我在这里的社交几乎只限于几个愚蠢的小伙子。

① 马克思的女儿弗兰契斯卡。——编者注

② 罗·丹尼尔当时在科隆,他把自己的手稿《微观宇宙。生理人类学概论》寄给马克思审阅。——编者注

130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1年]4月3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我的信^①被拆开一事是十分奇怪的。在办事处里，有可能拆信的只有我们的一个办事员^②，而我不相信他有这样的胆量。另外，他只有当老希尔不在的时候才有可能拆信，但我不相信后者会离开办事处片刻。欧门家族里没有一个人在城里。这件事自然无法弄清楚，因为，考虑到议会里关于流亡者问题的质询，很有可能，这件事是发生在邮局本身。在此以前我已经意识到，我近来已引起那个与其说为欧门—恩格斯公司服务，不如说为欧门兄弟公司服务的办事员的怀疑；不过从怀疑到拆信，尚有很远的距离。无论如何，我今后将会防止这种事情。即使这个傻瓜看过信，也没有什么关系，因为如果这个家伙打算在什么时候，例如当我的老头儿^③来这里的时候，利用

① 恩格斯 1851 年 4 月 2 日前给马克思的信没有保存下来，见本卷第 237 页。——编者注

② 查·勒兹根。——编者注

③ 恩格斯的父亲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编者注

这一情报,那么他就会完全暴露自己,以致马上被赶走。但是我已经说过,我不相信他有这样的胆量。

你在前一封信中提出的问题,^①还不大清楚。不过,我觉得,下面的说明可以使你满足。

商人作为一个公司,作为一个利润获得者,和同一个商人作为消费者,这在商业中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互相敌对的人。商人作为公司,叫做资本账目或相应地叫做盈亏账目。商人作为吃、喝、住和养育子女的人,叫做家庭费用账目。资本账目把从商业领域转移到私人腰包的每一分钱记入家庭费用账目。因为家庭费用账目只有借方,没有贷方,从而是公司的最坏的负债者之一,所以到年终时,家庭费用账目的借方总额就将构成纯亏损并从利润中扣除。但是,在进行决算和计算利润率时,用于家庭费用的款项通常被视为仍然存在的,并被视作利润的一部分;例如,10万塔勒的资本获得1万塔勒的利润,而5000塔勒花费掉了,那么,算起来利润是10%;而在把一切都正确地过了账之后,下一年的资本账目中的借方就是105000塔勒。这种手续本身比我在这里叙述的要复杂一些,因为资本账目和家庭费用账目是很少接触的,或者只有在年终结算才接触,同时家庭费用账目通常成为起着经纪人作用的现金账目的债务人;不过最终的结局正是那样。

在存在若干股东的情况下,事情是很简单的。例如,甲出资5万塔勒,乙也出资5万塔勒,他们获得利润1万塔勒,各自花费掉2500塔勒。这样,年终的平衡表如下(在没有虚账和在单式簿记

^① 马克思1851年3月31日给恩格斯的信,见本卷第234—236页。

编者注

的情况下):

甲乙合股中的甲贷方——投资	50 000 塔勒
甲乙合股中的甲贷方——应分得的利润 ...	<u>5 000 塔勒</u>
	55 000 塔勒
甲乙合股中的借方——现金	<u>2 500 塔勒</u>
下年度甲贷方	52 500 塔勒

乙方面也是这样。而同时公司在计算时总是把利润算做 10%。总之,商人在计算利润率时是忽视股东的生活费用的,相反,他们在计算因利润而增加资本时却把这项费用计算进去。

关于匈牙利战争²⁶⁰,只要能找到资料,我是很愿意写的(如果办得到,写 1848—1850 年的全部战争更好)。《新莱茵报》只能用来和奥地利的公报对照,而你知道,这些公报是多么不完备。单是关于这次战争的书,我至少需要 10—12 种;而且即使弄到这些书,我也还缺少一件主要的东西:科苏特的《通报》。如果没有关于兵力、给养和装备等情况的全部材料,就想写战争史,那比写什么都更容易出笑话。这一切对于报纸是无所谓的,因为一切报纸都同样对情况了解很差,它们只需要根据现有的少数材料作出正确的结论就行了。但为了在事后能对各种决定性的场合评论,说在这里本应当怎样怎样做,而在那里又如何做得对,尽管结果似乎适得其反,——为了做到这一点,我觉得关于匈牙利战争的材料发表得还不充分。例如,关于奥地利军队和匈牙利军队以及它们的各个军在每次会战和每次重要运动前夕的兵力的材料,谁会给我弄来呢?因此,科苏特和戈尔盖的回忆录必须先出版,必须有邓宾斯基所提出的作战平面图的真本。然而,即使根据现有的资料,还是可以阐明一些问题,也许可以写成一篇相当有意思的论文。现在有一点无论如何已经很清楚:匈牙利的起义,同

1830年波兰的起义以及1812年的俄罗斯帝国一样,在1849年初只是由于冬天才得救的。匈牙利、波兰和俄国是欧洲仅有的在冬季不能入侵的国家。但是,举行起义只是靠周围的深不可测的烂泥而得救,这总是不幸的。奥匈之间的事件如果不是在12月而是在5月爆发,那么绝不可能组成一支匈牙利军队,而这整个无谓举动的结果就会不多不少完全像巴登事件一样²⁶²。我越是深入地研究战争,就越是鄙视那种英雄气概;英雄气概只是一句无聊的空话,一个正派的士兵从来不会放在嘴上。拿破仑只要不是发表宣言和长篇演说,而是冷静地说话,他就从来不说什么光荣的、不屈不挠的勇气等等,至多不过说:他打得好。

然而,如果明年在法国爆发革命,神圣同盟¹³⁹至少要进军到巴黎城下,这是毫无疑问的。我们的法国革命者虽然具有渊博的知识和罕见的精力,但是巴黎的堡垒和要塞围墙能否得到所需要的武器装备和粮食,也还是个大问题。而只要有二个堡垒,例如圣但尼及其东面紧邻的堡垒,被敌人夺去,那么巴黎和革命就会垮台,直到新命令下达为止。关于这一点,我最近要从军事观点对你作详细一点的说明²⁶³,同时将阐述一下至少能削弱入侵的惟一的手段,这就是法国人去占领比利时的要塞,并采取一种很可疑的暴动式的突然袭击的方法来占领莱茵河上的要塞。

下面这个形容普鲁士墨守成规的军事教条和说明后来的耶拿之败²⁶⁴等等事件的笑话会使你感到兴趣。拿破仑在马伦戈会战²⁶⁵中表面上冒险但实际上却十分有把握的突击,竟使老弗里茨^①学派的普鲁士将军毕洛夫(他是后来1813年的那个毕洛夫的父亲或叔父)

① 弗里德里希二世。——编者注

产生了下列的见解:(1)确立一种建立在谬论基础上的作战体系,即不断以新的疯狂性举动使敌人“陷入困惑”;(2)和三十年战争²⁶⁶时一样,步兵不用刺刀,而用长矛!为了打败拿破仑,应当抛弃火药。你说这是什么道理呢?

你不顾一切要在月底来这里²⁵⁸,我非常高兴。但你应当趁此机会把全份《新莱茵报》带来——我将根据这个报纸搞一个所有德国民主派蠢驴以及法国人的案卷;这项工作必须在我们再次陷入任何麻烦事情之前完成。如果可尊敬的李卜克内西为了这个目的(他能够胜任)到博物馆^①去,查阅柏林、法兰克福和维也纳会议的表决结果——那里一定有这些材料(在速记记录稿中)——,并从中把有关一切左派的地方摘录下来,那就好了。

你知道,我没有看过丹尼尔手稿^②的最后部分。这个家伙坚持“概念”是人与人之间的媒介等等,这是可以理解的;你无法阻止一个写生理学的人说出自己的观点。他最终总是用下面的论据当救命稻草:凡是对人发生影响的现实事实都诱发人产生概念,因此对这些事实的反应在第二回才是这些事实的结果,而在第一回则是概念的结果。对这种形式逻辑,当然没有什么好批驳的,在这里问题完全取决于手稿中他的叙述方法,这种方法我就知道了。我以为最好写信告诉他说,他现在知道他的著作的某一部分会造成怎样的误解,希望他加以修改,使他的“真正的”观点明确起来。这是你能够做的一切,否则你必须亲自把有问题的地方加以改写,这也是不合适的。

请来信告诉我,你夫人的身体怎样,请代我致以衷心的问候。

① 英国博物馆的图书馆。——编者注

② 罗·丹尼尔手稿《微观宇宙。生理人类学概论》。——编者注

你终于把经济学搞完了,我很高兴。这件事情确实拖得太久了,而只要你那里有一本你认为是重要的书还没有看,你是不会动笔去写的。

你打算出版的两卷60印张的书同出版商交涉得怎样?如果这事已办妥,那就可以让出版商设法搞到写匈牙利论文必需的东西,——我可以列举是哪些;必要时,最后可以用稿酬抵偿。还必须有一张匈牙利和特兰西瓦尼亚的非常好的专门地图,如果可能的话,搞些作战图,据我所知,在以前出版的书中没有这样的图,——一张地图大概要值15—20塔勒。我想设法通过魏德迈搞到这样的地图。顺便问一下,你是否有他的地址?我很想从他那里打听关于军队的编制和战术的军事参考书,我在这里恰恰弄不到这些玩意儿。还请你打听一下,从倍克女士那里或通过她至少可以弄到关于匈牙利的什么样的书。还留在你那里的德克尔的著作^①,我也需要。

你的 弗·恩·

131

马克思致海尔曼·亨利希·贝克尔²¹⁷

科 隆

[1851年4月9日于伦敦]

亲爱的贝克尔:

^① 卡·冯·德克尔《从现代军事观点看小型战争。或论所有三个兵种在小型战争中的运用和使用》一书的法译本。——编者注

附上一篇金克尔派的可笑的可劣文章²⁶⁷。这里为同盟¹¹筹集了15先令。还差10先令,这笔款子已经有人认捐,但是钱还没有拿到。我将按照你所建议的方式行事。请让我负担一英镑。由于应该付5先令的那个会员的生活状况更加恶化,这笔钱拿不到了[……]

132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1年4月11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我本来以为今天终将写完我的长篇战略论文^①。但是,一方面由于被别的事打断了,一方面由于必须查考一些细节,同时又由于这篇东西比原来预计的要长,所以今天到深夜也未必能写完。另外,此文完全不适于出版,它只能作为私人通讯,作为我自己的一种练习。

关于威灵顿,我也开始逐渐有所了解。这个执拗、倔强和顽固的英国人,有着足够的常人理性和他的民族所特有的利用各种资源的一切才能;他思考徐缓,行动谨慎,不论有多大幸运都从来不指望侥幸的偶然事件。如果不是这种常人理性不可能达到天才的程度,他

^① 恩格斯《1852年神圣同盟对法战争的条件与前景》,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0卷第648—678页。——编者注

就会是一个天才了。他所做的一切事情都十分标准,但却没有一件是卓越的。像他这样一个将军,似乎是专为英国军队而生的,这个军队的每个士兵,每个少尉,在他们各自的范围内都是一个小威灵顿。他也了解他的军队,了解他们在防御中的顽强的坚持精神,这种精神是每个英国人从拳击场带来的,它使英国军队在八小时紧张的防御后(任何其他的军队在这种场合都会垮掉的),还能发起有力的攻击,而在这些攻击中,灵活性的不足可以由动作的一致性和持久性来弥补。在滑铁卢防御战²⁶⁸中,如果没有35 000名英国士兵作核心,任何一支军队都不可能支持到普军到达的时候。

此外,在西班牙战争中,威灵顿对拿破仑的军事艺术,比其他那些被拿破仑用这种军事艺术的优越性狠狠教训过的民族都领会得更多。当奥军乱成一团,当普军惊恐万分,把愚蠢和天才混为一谈的时候,威灵顿却能灵活地采取行动,并使自己避免了奥军和普军所犯的错误。他并不模仿拿破仑的战法,但是他能够使法军极难对他采用这一套战法。除了政治上的考虑迫使他犯的错误外,他没有犯过任何错误。不过,我也没有发现他在任何问题上闪现出一点点天才的火花。纳皮尔^①自己就指出,威灵顿曾有一些机会采取具有决定意义的天才的突击,可是他对此连想都没有想到过。据我所知,他从来都不知道利用这样的机会。他有他自己的伟大,就是说,他这种伟大,是不失其为平庸的伟大。他具有军人的一切素质,这些素质都得到了均衡而十分协调的发展,但正是这种协调状态才使这种种素质没有一种能发展到真正天才的程度。他是什么样的军人,就是什么

① 威·帕·纳皮尔《比利牛斯半岛和法国南部1807—1814年战争史》1828—1840年伦敦版第1—6卷。——编者注

样的政治家。他政治上的密友皮尔就是他的某种翻版。他们两人都是代表托利党¹⁵¹的,这个党有着足够的常人理性,因而能够很有礼貌地把一个一个的阵地放弃,并溶化于资产阶级之中。这是向托里什韦德拉什的退却。²⁶⁹威灵顿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你的 弗·恩·

133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1年]4月15日星期二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附上邮局汇票五英镑。

如果你夫人的健康状况和其他情况允许,请于后天星期四来曼彻斯特²⁵⁸。有三趟火车可供你选择:(1)早上6时半,2时到达这里(二等车)。(2)早上7时开的议会火车²⁷⁰(二等和三等车),傍晚6时半到达。(3)中午12时,晚9时到达(二等车)。这样,我们可以从星期五到星期一乘车到郊区转转。

无论如何请你马上来信告诉我,你是否来,搭哪一趟火车;届时我将去车站。如果你不能星期四来(虽然这从许多方面来看都比较理想),那就星期五来吧。总之,你要马上告诉我你打算怎样。

其他一切见面再谈,现在我最好还是立即去邮局取汇票。

问候你的夫人和孩子们。

你的 弗·恩·

邮局又挤满了人。附上五英镑的银行券的半截；另一半下一个邮班寄去。

134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1年4月15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你从我这里没有收到过一封信，现在你也只是收到这几行字，因为我天天在等待你答应要写的信。附上鲁普斯的信^①。四天前我已经给他回了信，但没有答复他向你提出的问题。

附上我不认识的费舍从美国寄来的信。我暂时委托李卜克内西写信给他。

罗特哈克尔的信，我下次寄给你。这个蠢驴在美国也是一个编辑。从他的信中可以看出：从遥远的西部到东部，到处都对我们狂

^① 指威·沃尔弗 1851年4月5日给恩格斯的信。——编者注

吠、谩骂,并写文章反对我们。魏特林在他的小报^①上刊登了一篇来自巴黎的攻击我和你的文章(据说,实际上是出自维利希之手)²⁷¹。另一方面,施瑙费尔攻击了伟大的维利希。

司徒卢威在他为1000万公债作担保之后,立即在西蒂区发了一张认捐单,以便乞求同阿马利亚^②移居美国的费用。他获得了成功。上星期五他溜走了,仍旧同阿马利亚一起。

维利希在哥林格斯的指导下干了种种欺骗勾当。不过,他在接到假贝克尔最近的复信和所附的祝酒词之后,害了两个星期的胆热病。他两个星期没有离开过小教堂,即营房²⁷²,而当他重返磨坊街¹⁴⁴时,就把祝酒词²²⁶和祝酒词的按语^③提出来讨论,大概是为了领取一张赤贫证明书。

沙佩尔为英国编出了一部宪法,因为就在这个磨坊街,经过深思熟虑和详尽讨论之后,他们决定,英国没有一部成文宪法,因此必须得到一部宪法。而沙佩尔一格贝尔特将给它这样一部宪法。宪法已经草拟成功。

席梅尔普芬尼希遍游德国,并为了维利希—沙佩尔、卢格—金克尔、贝克尔^④—济格斯的共同利益到处起劲地搞阴谋反对我们。主要是在那些推崇金克尔的地方,尤其是在那帮人对我们从来都不友好的威斯特伐利亚、奥斯纳布吕克、比勒费尔德等地,流言飞语无穷无尽。

你的 卡·马·

① 《工人共和国报》。——编者注

② 古·司徒卢威的妻子。——编者注

③ 马克思和恩格斯《奥·布朗基祝酒词的德译文的按语》,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0卷第630页。——编者注

④ 约·菲·贝克尔。——编者注

135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1年5月1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过几天，至多一个星期，你将收到另外的5英镑；如果不是刚才我一次要付出10英镑，这5英镑今天就寄给你了。

几天来我一直在找鲁普斯^①和德朗克的信，但没有找到。想必是你把这两封信带走了。如果在你那里找到了，请你立即给我寄回来，我马上写回信。费舍从新奥尔良的来信，我也没有找到。

我们不必过于抱怨坏的追随者。我家里正好有一部萨瓦里回忆录^②。拿破仑也有他的追随者，——那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啊！这个萨瓦里就是这一类追随者的出色的样板。没有什么东西能比这个家伙更平庸了。如果说有些人以为自己水平很高而又根本不懂《共产主义宣言》^③，那么这个萨瓦里自认为，他可以左右拿破仑，他是能够

① 威·沃尔弗。——编者注

② 指《罗维戈公爵阐述拿破仑皇帝统治的回忆录》1828年巴黎版第1—8卷(罗维戈公爵是萨瓦里在1807年获得的封号)。——编者注

③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编者注

估价拿破仑全部伟大之处的少数佼佼者之一,而同时他又对任何一次远征或作战的计划都一窍不通。当他写这部回忆录时,还没有出现一本对这些战役作过像样叙述的书,因此在这部为拿破仑、也为他自己作辩护的回忆录中,他自然想在这方面拿出看家本领;但与此相反,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些空泛的词句和一个二流见证人所提供的一大堆互不连贯、杂乱无章的细节。例如,关于奥斯特利茨会战²⁷³,这个家伙只知道,敌人由于侧敌行军而遭到突然袭击,被发起进攻的法军各个纵队相应地分割成各个部分——这是一字不漏地照抄拿破仑公报。但这是怎么发生的,他一无所知。此外,就是大量的帝国时代和执政时代的流言飞语;这是一个真正典型的庸人,他吹牛、扯谎,奴颜婢膝。无论是在享受抓人的权力方面,还是在刺探情报的欢乐方面,都淫欲十足地委身于警察的高尚事业,同时,又非常擅长搞各种无聊琐事和阴谋诡计,却处处表现出如此平庸无能、热心尽职和目光短浅,以致必须随时严加控制,给他下达确切的指令。总之,他完全不是一个可以推荐的人物,实际上,比起某些朋友来,不见得好些,也不见得坏些,不见得更更有本事,也不见得更能弄坏事情。所以拿破仑就逐渐地使他成为一个凑合用的机器,罗维戈公爵,一个不会使拿破仑在俄国皇帝^①面前丢丑的侍臣。当然,对这样的家伙必须能够收买,而为此首先就要有金钱和权力。

此外,高尚的梯也尔的著作^②是从萨瓦里(他的回忆录在法国是享有盛名的)那里抄袭的,他在剽窃方面所表现的厚颜无耻决不亚于

① 亚历山大一世。——编者注

② 阿·梯也尔《执政时代和帝国的历史》1845—1851年巴黎版第1—11卷。——编者注

英国的经济学家。同时,不仅在流言飞语方面,而且在治理问题等方面,他都把萨瓦里先生当做主要的来源。

根据《泰晤士报》来判断,伦敦现在的景象一定很可怕,因为它应该已经完全被鞑靼人、法国人、俄国人和其他野蛮人所占领。此外,还可能增添来自世界各地的暗探队,甚至还有普鲁士宪兵,至于将在6月来看大博览会²²⁴和大人物的德国民主派朋友奥特贝格之流,还不计算在内。这将是一个壮观的场面。要注意,人家会派人带介绍信和不带介绍信去找你,这些人将要求你把赖德律、马志尼、路·勃朗和科西迪耶尔介绍给他们,然后,他们将在德国大发怨言,说你没有给他弄到一张请帖去参加菲格斯·奥康瑙尔的午宴。会有人来找,说:是马克思先生吗?——很高兴,——请您认识我,我是诺伊豪斯,是图林根的运动的首领!

科隆副市长申克欢迎普鲁士亲王的演说在科隆市政府引起的喧闹,以及普鲁士亲王的无耻的讲话,想必你已经从报上看到了。“报刊办得糟糕,科隆的报刊必须改邪归正!”²⁷⁴可怜的布吕格曼自然要利用这个机会,把人们不揣冒昧地在书报检查制度下十分小心和十分温顺地发表的那些废话说上一通。然而,偏偏现在“我们的施图普”是市长和科隆最大的人物,而你的内兄^①也以值得赞许的劲头正在没收书籍。我所担心的只是,他作为普鲁士官僚国家的布鲁土斯不久也会对你的东西采取行动,这样一来就可能产生停止支付稿费这样的讨厌的后果。而这位高贵人物的另一位姻兄弟某个弗洛伦库尔,据德国报纸报道,已经大摇大摆地投入了天主教会的怀抱。你的家庭至少是有趣的,而在我的家庭里,我自己必须要一些冒险家的

① 斐·冯·威斯特华伦。——编者注

把戏。

附带说一件事：请你给我帮一个大忙，就是尽可能快地让丹尼尔·斯或者你认为合适的在科隆的某个人给我写一封信（这封信要直接寄到这里，即盖有科隆的邮戳），在信中通知我，他已收到两张5英镑的银行券，连同以前收到的一张一共15英镑；同时还要补充说，这些钱都已根据我的指示支付给那些人，因此我欠科隆某些人的账已经完全还清。信上还可以说些无关紧要的事情和一些问候话等等，以免使人看出信是伪造的。我需要一种文件，以便在必要时能够证明，我偿还了科隆方面的债务，因为我预见到别人将要谈起我提取的款项。这封信我收到得越早越好。这件事如何办，完全由你来考虑，我就是想让你能给我弄到这样的文件，因为我们两个人的事和其他任何人无关。如果你愿意，你可以写我是因女人而负债，或者我从前为同盟的事业担保过这笔钱，而现在必须支付，你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另外，该信于6月一定立刻归还写信人。最重要的是信上要有科隆的邮戳和5月上半月的日期。

你家中情况怎样？问候你的夫人和孩子们，请马上回信。

你的 弗·恩·

刚才找到了鲁普斯^①和费舍的信，而德朗克的信却找不到。今天我就给鲁普斯写信^②。当你往科隆写信时，你最好为鲁普斯的路费问题催催他们——你对科隆人^③毕竟是了解的。

① 威·沃尔弗。——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254—257页。——编者注

③ 指科隆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成员。——编者注

136

恩格斯致威廉·沃尔弗

苏黎世

[1851年5月1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鲁普斯：

从马克思(他在几天以前曾到曼彻斯特来看过我²⁵⁸)带给我的你的来信日期上,我惊讶地看出,它几乎是在一个月以前就寄出了。不过马克思对我说,他立即就给你写了信^①。

至于你的美国计划,你还是打消这个念头吧。这个计划是多余的,你在伦敦会马上找到一份工作,因为你懂英文,那里需要像你这样精通古代语的人,特别是如果你有文凭的话。要知道,有一些根本没有什么本事的家伙也弄到了很好的职位。美国报纸上所载的那件事是骗人的鬼话。如果这件事真那么重要,你会认为,这个家伙^②会为自己从欧洲书面招聘一个编辑,并且等待这么长的时间吗?谁知道那里的情形怎样,在这期间又发生了什么事情!你要拿到预支的旅费,除非等到世界末日。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也不值得为这件事

① 马克思在1851年4月5日前后给威·沃尔弗的信没有保存下来。——编者注

② 伯·罗·赫夫根。——编者注

到芝加哥去；每星期四美元的收入低于最普通的樵夫的日工资，另外，如要解雇，只需提前一星期通知——这在那里是非常普遍的做法！[……]①

希望你已经收到它了；你一收到，就收拾行装，带着到伦敦的护照，乘船前来。我在大陆的报纸上看到，他们说什么好像英国政府不再让流亡者到这里来了。胡说！别让任何事情把自己搞糊涂了，即使警察局说你必须得到英国驻伯尔尼公使的签证，你也别相信。任何这一类的东西你都不需要。你只需要路过法国的签证，因此要法国公使的签证，这种签证瑞士人会给你弄到。你将顺利地经过法国来到这里。万一法国人把你遣送到阿弗尔，想再从那里把你送往美国——可以料到他们会这样做的，那你就干脆在阿弗尔搭乘开往南安普敦或者伦敦的小汽船。你知道，在这里边境上谁也不会受到阻拦；尽管有反动报刊的所有这些胡言乱语，我仍期望在博览会²²⁴期间能在伦敦见到你。我再说一遍：别让任何事情把自己搞糊涂了，在任何情况下，你都要坚持说你想到伦敦去。如果法国政府方面要在过境问题上留难你，而且你的旅费又够用的话，那最好还是按我选定的路线前来[……]①你给洛伦佐·基奥扎[……]①写封特别恭敬的信，说明你是从他的一个同乡那里知道他的地址的，请他帮帮你的忙，告诉你现在那里有没有开往英国的船，是什么样的船（帆船，轮船也行），大约在什么时候开航。同时请他告诉你那些船长的姓名。到时候你可以或者同这些船长书面联系（信寄到他们的船上），或者直接前去。我的船费（包括伙食）花了6英镑（150法国法郎）。你的船费可能更便宜些。旅行到热那亚，如果到都灵的路程（这一带景色异

① 手稿此处缺损。——编者注

常优美)你是尽量步行——经日内瓦和塞尼山口,或者走近道,经大圣伯纳德山口(马蒂尼-伊夫雷亚)——的话,那花钱并不多。从都灵直到亚平宁山脉的山麓几乎都有铁路为你效劳。还有一条更近的步行路线:经罗伊斯河谷、富尔卡山口、辛普朗山口,直达亚历山德里亚。所有这几条路线都非常好。对海上旅行来说,现在气候是最好的了(多半是刮东风),而且在地中海航行将是非常有趣的。尽可能乘英国船。我看,所有这些,250 法郎就基本够用了,要有 300 法郎则肯定够用。问题是科隆人^①能不能给你弄到这笔钱。但是你无论如何应当到英国来。我现在就给马克思写信,要他就钱的问题再次给科隆写信。^② 如果钱还是没有,那你也妨再次写封信给丹尼尔斯或者毕尔格尔斯。

至于从英国去纽约的船票,那可是贵得厉害;三等舱的旅客经常受到很坏的待遇;议会现在正好在讨论这种情况。头等舱的价格通常是 15—20 英镑。过去,当我们自己打算继续逃亡的时候,把这些都打听好了。南安普敦的轮船,二等舱不错,也便宜。也有一些螺旋桨推进的轮船在行驶;如果碰巧能乘上这样的船,那么乘坐二等舱可以既便宜又走得快。但是,不管怎样,我希望你能到这里来并在这里住下去。你在这里的机会比在美国要多,而且一旦到了那里,要回来就不那么容易了。在美国令人厌恶的是:海因岑在那里算是一个最伟大的人物,而厚颜无耻的司徒卢威现在也要周游全国,去到处散发他的臭气。那里的人们真见鬼了! 在土耳其当橈舰上的奴隶,也胜于在美国当报社的记者。

^① 指科隆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成员。——编者注

^② 参看本卷第 253 页。——编者注

尽快把你的情况告诉我,快点来吧。

你的 弗·恩·

来信请寄:曼彻斯特欧门—恩格斯公司弗·恩格斯收。

137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1年5月3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据鲁普斯^①本人给我来信说,他已从科隆得到一张英国护照和他自己同德朗克的路费。德朗克还给科隆人^②寄了一篇关于意大利革命的文章。

但是可笑的是,在给当时筹备纪念二月革命的委员会²²⁸的献词上赫然有德朗克的署名——这个献词在路易·勃朗那里发表。我们将要求他对这种奇怪的情况作出解释。这件事,从最好的方面说也是这个侏儒的一个不太聪明的做法。

① 威·沃尔弗。——编者注

② 指科隆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成员。——编者注

贝克尔^①把他的排字房和印刷所迁到了韦尔维耶;看来,政府的迫害没有伤害到他。我写的玩意儿的一个分册²⁰⁷已寄来,但是只有一本。

这里的德国中央民主委员会²⁵⁴恰好在伟大的卡尔·海因岑宣布要对它“军事服从”的时候解体了。甜蜜的金克尔由于他对西蒂区的上流人士所作的戏剧性的演讲——1基尼讲12次:这个甜蜜的人通过委员会(其成员有柏林的奥本海姆)到处散发这种入场券,听众大约有300人——自然不愿意自己出丑,因此溜走了。豪格也跟别人闹翻了。卢格的财政状况看来很糟,他打算买银版照相设备,当一个银版照相师游历全国。

维尔特今天给我来信表示极为不满:人们的揶揄嘲笑和熏肉使他厌烦了。另外,他说,“一个光辉的局面”威胁着他。——结婚?可是他年纪太大,做不成庸人了。你是了解我们的朋友维尔特的。他总是很快就感到厌烦,尤其是当他处于庸俗而舒适的环境的时候。他的朋友康培曾经苦恼地指着一堆杂乱的印刷品对他说:“每本都有吸引力,但没有一本能打开销路!”这恐怕就是德国的普遍情况。

这里云集了各色各样的人。我认为,这对我不会有任何形式的干扰。因为工业家中间的一切自由主义的、激进的、甚至只是新奇的东西,都被哥林格尔或金克尔一伙人[以极大的注意]抓了过去,然后立刻填上对我们两人诽谤的内容。这对我们更好!

整个这一星期图书馆都关门。再没有听到红色的蠢材^①的任何消息。

丹尼尔斯给我来信说,他们在柏林的代表胜过任何地方;他们在那里掌握了很活跃的“天才人物”和“绅士”²⁷⁵。

^① 海·贝克尔。——编者注

塔普曼^①得了很厉害的淋病。在同男爵夫人^②的一次剧烈的争吵之后,问题又解决了一半,但由于他的轻率,他更加要依附于人。

傅科摆的试验正在这里的综合技术学校里表演。

你所说的给丹尼尔斯的信^③,我明天就办。施拉姆以不可思议的方式弄到了一张季票。

可鄙的海因岑又在他的臭小报^④上向我投掷他“固有的”肮脏东西。这个家伙真是蠢透了,以致使施拉姆为了钱用“弥勒”的名字给他写东西,把布朗基祝酒词²²⁶之类的对他完全不合适的东西悄悄地塞进了他的小报。

维利希前几天遇见他从前见过一次面的班贝格尔。他走近班贝格尔,握了握手说:“我得了三个星期的大病,不能出门。革命正在大踏步前进。特别是在伦敦这里,我们很活跃。成立了两个新的分支。沙佩尔非常积极。”

下次再多谈一些。下星期我将到图书馆里认真寻找你批判路·勃朗所需要的材料。

你的 卡·马·

我的妻子[要我代她向你衷心问好]。她对皮佩尔一下子那样死乞白赖地纠缠我们很生气。

此外,你总是奉送邮局一张邮票,贴一张就行了。

① 威·皮佩尔。——编者注

② 路特希尔德男爵夫人。——编者注

③ 见本卷第253页。——编者注

④ 《德意志快邮报》。——编者注

138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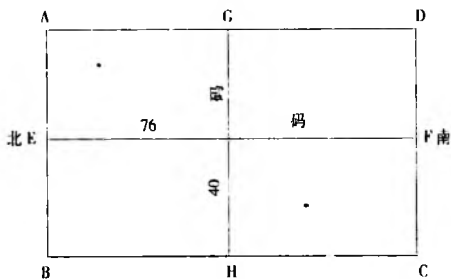
[1851年]5月5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附上一份关于在农业中应用电的文章^①的抄件，是逐字逐句用英文抄下来的。请你立即答复我：

(1) 你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

(2) 请你用普通的德语给我解释这个事情，因为我不完全明了。²⁷⁶



① 指 1845 年 4 月 26 日和 5 月 3 日《经济学家》第 17、18 期上的文章《引人注意的发现——电和农业》。——编者注

“把一块土地分成各长76码和宽40码的长方形；于是，每一块地恰好是1英亩。上图就是这样一个长方形的平面图。

在A、B、C、D各点上打上木桩。外沿线代表固定在4个木桩上的粗铁线，互相联结，围成一个四边形，埋入地下3英寸。在E和F两点上竖起15英尺高的杆子。在E点上用一根铁线同地下横线相联结，沿着杆子拉到上端，然后再经过四边形的中间拉到竖在F点杆子的上端，从杆子上端垂下与地下横线联结，固定在F点。这里应当注意，四边形必须由北往南构成，从E点拉到F点的铁线要与赤道成直角。大家知道，大气中产生着大量的电，电随着地球的运行而不断地由东往西移动。电被从E点拉到F点的导线所吸收，并传到在地下由A、B、C、D围成四边形的铁线上来……所需要的电量可以用下述方法取得：在G点地下放一袋木炭，在H点安些锌片，把两者用一条导线联结起来，使这条导线经过两根杆子，与经过E和F两点的杆子的导线相同，并且同经过E和F两点的纵线交叉，这种装置所需的费用每英亩合1英镑，只要注意保护铁线并每年重新安装，可用10—15年。

杆子要用干木材做。随着面积的扩大，费用将逐步降低……划定地块的方法如下。用罗盘和一定长度的绳子测定木桩的位置，地下导线用一个小的U字钉固定在木桩上。一定要注意使地下导线的纵的方向按照罗盘由正北往正南，而横的方向由正东往正西。这条导线必须埋入地下2—3英寸深。这样，地下线路就完成了。架空线的两端必须与地下线相联结。因此带有U字钉的木桩必须打进地下，而两根杆子（一根14英尺，另一根15英尺）必须根据罗盘按由正北往正南的方向安装；铁线经过这两根杆子，将其两端固定在木桩上，同时必须在这些地方与地下线相联结。架空线不要拉得太紧，以免被风刮断。”

事情就是这样。

德国的中央人物不知是第多少次又联合了起来，于是就出现了豪格将军关于从5月10日起出版他的杂志《宇宙》的预告，参加者有卢格先生、金克尔先生、隆格先生等人。这将是很妙的。

刚才塔普曼^①带来米凯尔的信，从信中看出，德国民主派——以

^① 威·皮佩尔。——编者注

及某些共产主义者——由卢格的不来梅的臭小报^①带头,正在不知疲倦地对我进行诽谤,而德国庸人和施特劳宾人⁹对这类东西自然是狼吞虎咽的。这些家伙显然是对我怕得要死,因为他们现在正在采取各种手段,以便使我不能在德国居住。

你的 卡·马·

琼斯昨天作了一次反对合作社运动的真正出色的演讲²⁷⁷,他在演讲中公开攻击了他自己的听众。他对我说,同哈尼合伙出版报纸的打算大概不会有什么结果,因为无法同他的妻子打交道。他暂时将以自己的力量出版一个杂志²⁷⁸。

139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1年5月6日或7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明天或后天,你将收到邮局汇票。今天我们的会计又没有现钱了。

你从什么时候起开始在自己的信上使用随信附上的漂亮的封

① 《不来梅每日纪事报》。——编者注

印,难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样看来,《新莱茵报》整个编辑部今年夏天将聚集在伦敦,弗莱里格拉特和可尊敬的毕尔格尔斯大概不来²⁷⁹。鲁普斯^①肯定来,这使我很高兴。另外,我确实知道,现在外事局在这里边境上卡得比从前松多了,因此,关于禁止往这里送流亡者的全部叫喊都纯粹是骗局。

侏儒^②竟然在日内瓦献词上签名^③,真是十分奇怪,这是一种不可理解的过失,这再一次证明对这些小伙子要好好注意,对他们应严加管束。这可能只是一次失误,这个小伙子写的信过于热情,可能他想用这种办法玩一个巧妙的不寻常的把戏。必须对他进行严厉的诘问和训斥,并劝告他:“重要的是不要过于热情!”^④

下次我将把威灵顿在1811年写的一本关于殖民地商业中的自由贸易和垄断的经济学著作向你介绍一下。这本东西很有趣,由于讲的是西班牙殖民地,而不是英国殖民地,所以他可以扮演一个自由贸易论者的角色,尽管他在一开始就以贵族军人的狂热把商人骂了一通,他那时没有想到后来他必须帮助把这些原则应用于英国殖民地。有意思的地方就在这里。这个老爱尔兰人不公平地战胜了拿破仑,所以他以后就必然被科布顿所击败并在政治经济学方面通过自由贸易的卡夫丁的轭形门²⁸⁰。世界历史的确经常向人们提供愉快思考的机会!

① 威·沃尔弗。——编者注

② 恩·德朗克。——编者注

③ 见本卷第257页。——编者注

④ 这是沙·莫·德·达来朗的一句话。——编者注

为德国成立的伦敦民主临时政府²⁵⁴的瓦解使我懊恼透了。对这些蠢驴来说,这种遭到公众耻笑的大好机会是不会马上就出现第二次的。所以,伟大的弗兰茨·拉沃又一次在《科隆日报》上同保尔·弗兰克和其他一些蠢驴展开宗派性的论战。他又一次成熟到可以选入某个国民疯人院并且说:“先生们,今天科隆市正在经历着一个伟大的日子!”这头畜生现在待在布鲁塞尔。我们的朋友,恩格斯司令官,已经成为将军和第一任司令官,庸人们为他举行宴会,在宴会上,“我们的施图普”举杯祝他健康。你看,哪怕是叫恩格斯,也可以取得某些成就。而从前在拿破仑部下当尉官的老肥猪,在自己的答谢词中对节日和科隆市充满特有的普鲁士精神表示欣慰。

另外,我从内心深信,维利希及其一伙现在正在酝酿一项在博览会²²⁴期间使英国革命化的伟大计划²⁸¹,不过他们连指头也不会动一下,这也是无疑的。这种事情还会再有的!

我的信上贴第二张邮票是由于信投晚了。贴第二张邮票,在通常的邮班结束一个半小时后投递仍能赶上同一趟火车。而此项费用是由公司支付的。

你的 弗·恩·

140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1年]5月8日星期四晚上10时

[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我趁今天第一次邮班把五英镑的汇票寄给了你，希望你已经收到。

英国的邮政肯定有点问题。先是你收到的信曾被打开，然后是前天你寄给我的信封印破损，这个封印我已给你寄回。今天，星期四，8日，晚7时，我收到你5日，即星期一写的谈论电的信。在这封信上有三个6日(星期二)的伦敦邮戳，其中两个证明，这封信在星期二上午10时以前已经发出。其次，这封信上还有一个7日(昨天)的曼彻斯特的邮戳，最后还有两个今天的同样的邮戳。此外，还有一个破损的、修补得不像样子的我没有见过的封印，现在随信附去供你查看。我今天就要把信封寄给这里的邮政局长，要求他说明，为什么这封信没有在昨天早上送到，而在今天晚上才送到。请你马上来信确切地告诉我，信是几时发出的，封印是否正常。我们将给这些流氓来一个难堪，让他们记住这件事。关于这些家伙正在搞一些卑鄙勾当的问题，从今天的《每日新闻》上就可以看到，这个报纸直截了当地

说,帕麦斯顿在维也纳和柏林已要求密探监视流亡者,该报还把柏林的施梯伯和戈尔德海姆两位先生向英国公众作了恰当的介绍。如果我们能够像马志尼当年死死揪住格雷厄姆那样揪住格雷²⁸²,那就好了。

关于信件出了点事的问题,他们在信上做的一个记号也可以证明。在通信处上“曼彻斯特”这个地名两边画上了如下的两个叉:

×曼彻斯特×

并且比我描画的更粗一些。

请你把我寄还给你的封印保存起来,也许我们还用得着。

明天我将写信谈一谈其他提到的问题。现在我就去发这封信,以及给邮政局长的信。

衷心问候你的夫人。

你的 弗·恩·

信拆得如此不高明,以致原来的更大一些的封印的边还清楚可见。只要下面没有用封缄纸封住信封的四边,任何的火漆也没有用处。我现在正好没有封缄纸,而且因为我希望你收到的这封信是没有被拆开的,所以只好把它寄给施拉姆,他的住处比皮佩尔更靠近你,通过他,你至少可以很快收到信。

考虑到以上种种,通过皮佩尔转寄可能更好些,我现在就这样办。

141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1年5月9日星期五

[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我昨天寄给你两封信；一封信只是寄邮局汇票，没有别的，另一封信我是通过塔普曼^①转寄的。希望两封信你都已收到。

关于电的事情^②，按结构来说，是简单的。在 A、B、C、D 四个角，——我想，你手中有图纸，——打四根木桩，在地下 3 英寸深的地方用粗铁线把这些木桩联结起来，从而在地下把整块地围起来。在一南一北的 E 点和 F 点上竖起两根杆子，在杆子 15 英尺的顶端也用导线联结起来。导线的两端沿着杆子往下和 ABCD 地下导线联结起来。同样从 G 到 H 两根杆子之间拉上一条横线，和 EF 线在中央相交。我不太了解，要一袋木炭和锌片做什么用，因为我忘记了木炭在电学上有什么属性；不过我想，这个人是在打算利用埋在地下并同地下粗铁线相联结的 G 点上的木炭和 H 点上的锌片，使电分极，即

① 威·皮佩尔。——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 260—261 页。——编者注

造成阳极(锌片)和阴极(木炭)。

其他则都是技术问题,即导线的绝缘等等。

因为你没有再给我谈更多的情况,所以我想这件事是和某种实验有关;好像你告诉过我这件事曾刊登在《经济学家》或类似的刊物上^①。我对这个玩意儿的成功颇有怀疑,如果加以扩大和改进,或许能够获得某种结果。现在的问题只是:(1)用这种方法能从大气中得到多少电,(2)这种电对植物的生长和发芽会起什么作用。无论如何请告诉我,这种试验是否已经做过,有什么结果,有关它的报告刊登在哪里。

在这方面至少有两个困难。

(1)这个人要求吸收电的导线正好是南北方向,并让农民根据罗盘来拉线。罗盘在英国这里大约有20—23度的偏差数,这一点他根本没有说,他无论如何应该说明,这种偏差是否考虑到了。农民无论如何是不知道有偏差的,所以如果他们按照磁针拉线,那么导线就不是从北往南走,而是从北偏西北往南偏东南走了。

(2)如果电对植物的发芽和生长具有积极的作用,那么它就会使植物春天发芽过早,并使植物受到夜间霜冻等等的威胁。这种情况无论如何是必定会发生的,只有在冬天把架空的导线和地下的导线都截断才能补救。关于这一点,这个人也只字不提。用这种方法取得的电要么没有积极的作用,要么会造成过早的发芽。这一点也是应该说明的。

总之,这种事情不经过试验和取得结果,是无法加以判断的;所

^① 这里指《引人注意的发现——电和农业》,载于1845年4月26日和5月3日《经济学家》第17、18期。——编者注

以请告诉我,我在什么地方能找到有关这方面的更详细的材料。

感谢上帝,中央的蠢驴们²⁵⁴又凑到一起了,我甚至并不羡慕他们的《宇宙》杂志。要知道,我们很快又要有刊物了,因为我们需要它,我们可以在这个刊物上反击一切进攻,而不直接以我们的名义出面。拟议中的科隆月刊^①比我们的《评论》^②优越的地方就在这里。我们将把这一切都推到好心的毕尔格尔斯身上,他的深谋远虑也应当得到一点报偿。

不能希望在德国对我们的谩骂比在美国和伦敦少一些。你现在处于足以自豪的地位,同时受到两大洲的攻击,这是连拿破仑都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可是,我们在德国的朋友却是些蠢驴。他们不介意单纯的谩骂,对这种卑鄙勾当的情况三个月才说几句话,这一点完全是正常的。但是当事情达到诽谤的程度,当民主派庸人不再满足于单纯地相信我们是最可怕的怪物,并开始散布捏造的和歪曲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这些先生们把这些文件给我们之中某个人送来,以便我们能采取自己的措施,这的确不是多余的。但是德国人认为,只要他根本不相信这类胡诌,他就是已经尽到了责任。请你叫塔普曼写信把这一点告诉米凯尔。根本不需要立刻答复,等这种丑事积累几打时,再突然狠狠地干一下,一脚踩死这些臭虫。至于他们想使我们不能在德国居留,就让他们去得到这种满足吧!他们不可能把《新莱茵报》、《宣言》^③以及类似的东西从历史上一笔勾销,他们的一切号叫也无济于事。在德国能够对我们有威胁的人只有暗杀者,可

① 指《新杂志》,它的出版计划未能实现。——编者注

②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编者注

③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编者注

是自从哥特沙克死后,在德国没有哪个人有派遣这种人來对付我们的勇气。其次,我们1848年在科隆不是也不得不首先争取自己的地位吗?而民主的、红色的、甚至共产主义的暴徒是永远不会喜欢我们的。

來参观博览会²²⁴的人到现在还没有來打扰你,我很高兴。我已经深受他们的烦扰。昨天两个莱科商人來这里,一个是1841年的老相识。奥地利人在伦巴第经营得很出色。在各种捐款、多次的强制公债、一年三次的课税之后,终于有了正规的制度。莱科的中等商人每年必须缴纳10 000—24 000个20分尼辅币(合350—700英镑)的正规直接税,都要现金。因为明年奥地利钞票也要在那里流通,所以政府想在这以前收回所有的金属货币。同时,对于上层贵族——大富翁——以及对农民,相对来说都很宽大;捐税的全部重担都落到城市的自由中间阶级身上。你看这些家伙实行的政策。在这样的压迫下,莱科的居民签署了一个声明并把它送交政府,声明中说,他们不再纳税,宁愿财产被扣押,如果继续实行这种制度,他们都将移居国外;许多人的财产已经被扣押。这些人在这种情况下期待着马志尼,并宣称,必须干一场,因为他们不能再忍受了,“因为我们已经破产或者必将破产”。这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这多少说明了意大利人要干上一场的愤懑情绪。到这里來的人都是共和主义者,而且都是有名望的资产者;其中一个莱科的头号商人,每月缴纳2 000个20分尼辅币的税款。他无论如何想要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干;在莱科(这是我惟一有知名度的地方),他们私下断定,我对此事一定了解得很确切。

明天再谈威灵顿的事^①，这件事我受到这两个人的干扰。

你的 弗·恩·

这封信是用火漆封的，并盖了我们欧门—恩格斯公司的封印。这样，你就会看到信是否被拆过。

142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1年5月15日]星期四

[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上星期我给你寄去大批信件，其中一封是寄钱的，一封是通过皮佩尔转的^②。接着在本星期二我又给你寄了一封信^③，我今天无论如何要等这封信的回信。一个字也没有收到。我不得不猜想，这些信件全部丢失了，因为那封通过皮佩尔转寄的信我是一定要等回信

① 见本卷第263页。——编者注

② 恩格斯1851年5月8日给马克思的信，见本卷第265—266页。——编者注

③ 恩格斯1851年5月13日给马克思的信没有保存下来。——编者注

的,而没有这个回信,我在这里的邮政局长面前就会处于狼狈的境地。也许发生了什么不幸的事情,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总也希望能收到几个字。这件事使我感到很不安,如果明天,最迟后天,我从你那里得不到任何回音,那我真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怎样寄信给你才不会丢失了。

这里的邮政局长希望你以后寄信不要像以往那样写姓名地址,而应当这样写:上面写姓名,下面写街道和门牌号码,最下面写曼彻斯特。他推托说,不久前你的信从这里发回了伦敦,后来又返回到这里。总之,我等待你立刻回信。

你的 弗·恩·

143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1年]5月16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你的来信^①是前天到的,我收到太晚,当天来不及回信。在邮差来之前,我就去了博物馆^②,晚7时我才回到家里。昨天很想回信,

① 恩格斯1851年5月13日给马克思的信没有保存下来。——编者注

② 英国博物馆的图书馆。——编者注

却不能动笔,因为肚子痛得很厉害,把脑袋弄得像弗莱里格拉特的黑人的鼓^①一样几乎要爆裂。

最近发生的混乱,完全是因为我为了马上寄出给你的第一封信的回信,托两个流浪汉中间的一个(施拉姆)去付邮。他忘了把它寄出,所以这封短信直到昨天还在他的文件夹里。

至于电的问题,那篇报道载于1845年《经济学家》^②。在那里,除了我已经告诉你的,以及提到这种试验在苏格兰获得很大成就之外,就再没有别的什么东西了。杂志甚至举出了那个农民的名字。

弗莱里格拉特这几天就要来这里。

现在谈谈邮寄的事情。我想邮局没有过失。我自己至少要为封印难看的形状负责。我感到不可理解的只是这个:×曼彻斯特×^③。

你在《科隆日报》上是否已经看到,这个恬不知耻的金克尔如何通过他的妻子矢口否认他参与过草拟强大的“临时政府”的宣言²⁵³?同时,他又如何无耻地瞎说自己患“重病”,借以提高德国庸人的兴趣?

由于我的可尊敬的内兄大臣^④的干涉,我的东西像《评论》的遭遇一样又一次被停止付印了²⁰⁷。看来,贝克尔^⑤在韦尔维耶遇到了困难。

在法国,卡芬雅克的势力似乎在急剧扩展。他的当选可能是合

① 暗指弗莱里格拉特的诗《黑人首领》。——编者注

② 这里指《引人注目的发现——电和农业》,载于1845年4月26日和5月3日《经济学家》第17、18期。——编者注

③ 见本卷第266页。——编者注

④ 斐·冯·威斯特华伦。——编者注

⑤ 海·贝克尔。——编者注

理的解决办法,但会把革命推迟若干年。尼古拉·弗里德里希·威廉和哈布斯堡的会议²⁸³几乎和豪格将军、卢格和隆格的会议具有同样的意义。另外,所得税是当前普鲁士人所能做的最聪明的一招。

现在谈几句这里的流亡者。

不朽的孚赫和不可缺少的爱·梅因(他现在也在这里)等人在我不知道名字的一个家伙(德国人)的领导下,或者不如说同这个家伙一起,在伦敦建立了《伦敦新闻画报》(日报)德文版的编辑部。因为这些人之中没有一个懂英文,所以他们需要一个德籍英国人来主管编辑部。有人给他们物色了一个老太婆当上级。她20年前曾经在德国住过,会讲几句半通不通的德语。她像老多里沙尔一样,一笔勾掉了爱·梅因的意义深刻的文章《雕刻术》。这个白痴在伦敦这里把他10年前为庸俗的柏林文学报纸涂写的关于艺术的瞎说八道加以复制。孚赫也受到了毫不留情的检查。前几天,编辑把这些傻瓜找了去,他们虽然不情愿,但仍然顺从地服从了老太婆的权力;编辑对这些先生说,她不需要他们自己写的拙劣的东西,他们应当只限于翻译英文文章。可是因为这些不幸的人不懂英文,所以这是一种委婉方式的解雇。他们接受了解雇。而梅因要找到一个接受自己《雕刻术》的人必须再等待10年。

不仅如此,《科隆日报》在几星期前就已经毫不客气地把孚赫先生扔掉了,理由是他的文章使读者厌倦。

你对葡萄牙革命²⁸⁴有什么看法?

阿·戈克先生在这里;维利希之流马上把他拉拢过去,他正在磨坊街¹⁴⁴演讲。祝他成功!

好吧,我的亲爱的,再见!从现在起通信又走上正轨。

你的 卡·马·

144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1年5月19日星期一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信件没有发生任何事故，我很高兴，这样总是比较好的。这里的邮政局长对于信送得太迟也向我作了充分的解释。以后写地址时，请把街名和门牌号码写在城市名上面，使“曼彻斯特”的字样在最下面；邮务员习惯于这种写法，有一次因为街名写在下面，他们忽略了“曼彻斯特”几个字，并把它当做伦敦市内信件寄回了伦敦。

最新的消息是你完全被击败了。你以为你发现了正确的地租理论吗？你以为你是推翻李嘉图理论的第一个人吗？你这个不幸的人！你被战胜了，被消灭了，被击溃了，被压倒了，你的“比铜还经久的纪念碑”^①的全部基础坍塌了。请你听着，洛贝尔图斯先生刚刚发表了他的《给冯·基尔希曼的社会问题书简》的第三卷，共18印张。这一卷是“对李嘉图的地租学说的全面驳斥和对一种新的地租理论

① 引自贺拉斯《颂诗》第3册第30首。——编者注

的阐述”。看看上星期的莱比锡《画报》^①吧。现在你是罪有应得。

伟大的金克尔竭力要从名叫欧洲委员会¹⁹⁴的不体面团体中脱身,以免留下臭名声,他的这种努力很可笑。你大概在星期六的《太阳报》上已经看到,几个大喊大叫的民主主义者在埃尔伯费尔德举行了集会,造成了小小的乱子,同时散发了这些宣言。²⁸⁵这是通过隆格在德国天主教方面的关系才搞起来的。不管是金克尔,或者是这个合唱团中的其他任何人,在那里都做不成什么事情。

卡芬雅克的事情从各方面说都是不幸的;如果日拉丹说到他,说他有最多的机会,那么这应该是真实的。另外,这些家伙越来越清楚地看到,通过合法途径修改宪法²⁸⁶是不可能的。而不合法的途径就是政变,但《辩论日报》说,谁首先发动政变,谁就会被打倒。拿破仑已经开始被用得破旧不堪了。尚加尔涅已被消灭,完全被免职了,融合虽好,但不会产生任何直接的实际效果;剩下的只有卡芬雅克了。如果这个家伙将革命推迟,那么归根结底也并不那么危险;几年坚决的工业发展,经受一次危机和新的繁荣期,这决不会有什么害处,特别是如果同时在法国实行一些资产阶级改革等等,那就更是如此。但是,卡芬雅克和资产阶级改革在法国意味着关税改革和同英国结盟,意味着一有适当时机就借助于英国的援助对神圣同盟¹³⁹开战,花必要的时间进行装备并在经过精心准备后入侵德国,——这可能使我们丧失莱茵河疆界。而且,这也是一种用荣誉堵住法国庸人社会主义的嘴巴使之听话的最好方法。

此外,《辩论日报》已经如此堕落,它认为只有维护新选举法是拯

① 指1851年5月10日《画报》第410号上登载的有关洛贝尔图斯《给冯·基尔希曼的社会问题书简。第三封》的广告。——编者注

救社会的办法。

孚赫和梅因的事情妙极了。因为我只在一家商店的橱窗中看到《伦敦新闻画报》德文版第一期的第一页,所以我当时很想知道谁是写这种华而不实的无聊东西的“第一流德国作家”。

《法兰克福报》在一篇科隆通讯中报道,伦敦的流亡者,除了在兵营²⁷²的(据说,维利希也是其中之一),现在日子还过得去。奥格斯堡《总汇报》确实相信外侨管理法¹⁷⁴仍在生效,以为流亡者(这些19世纪的永世流浪的犹太人)正被这个法令吓得脸色苍白,浑身颤抖地在伦敦东躲西藏。

关于葡萄牙的革命²⁸⁴我没有什么可说的。值得指出的只是:萨尔达尼亚作为纯粹的个人造反者,信奉:“滚开,科斯塔·卡布拉尔,让我来代替你的位置”^①,绝对没有取得任何成就,但是,自从他被迫同波尔图的自由派资产者结合,并把这个资产阶级力量的一个全权代表曼努埃尔·帕索斯拉拢过来,整个军队就归附于他了。帕索斯所得到的地位和事态的进一步发展将表明,萨尔达尼亚和女皇^②是否企图马上再一次欺骗资产者。里斯本不算什么,波尔图是立宪派资产者、葡萄牙曼彻斯特学派¹²⁹的中心。

戈克先生没有到你那里去,这是你值得高兴的事。让所有这些妄自尊大的庸人见鬼去吧。

你的 弗·恩·

① 引自圣西门《实业家问答》1823年巴黎版第1册。——编者注

② 玛丽亚二世·达·格洛丽亚。——编者注

145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1年5月21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弗莱里格拉特已来这里并向你问候。他来这里是为了找一个职位。如果找不到，他就到美国去。

他从德国带来了非常好的消息。科隆人^①很活跃。从9月以来，他们的使者就到各地去。他们在柏林有两个很好的代表²⁷⁵；而由于民主派不断到科隆去请教，所以他们经常阻碍其他一些先生们的活动。例如，不伦瑞克人打算给席梅尔普芬尼希2000塔勒，转交伦敦委员会(社会的)²⁸⁷。但是他们先派遣了鲁齐乌斯博士到科隆，于是这件事就吹了。

金克尔在莱茵省，特别是在波恩，很丢脸。那里的委员会曾寄给约翰娜^②200英镑，但是两星期后她又要钱。这使庸人们很不满意。

科隆人过几星期将召开一个共产主义会议。²⁸⁸

大将军济格尔在这里，并加入了磨坊街协会¹⁴⁴。

① 指科隆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成员。——编者注

② 约·金克尔(哥·金克尔的妻子)。——编者注

豪格将军的《宇宙》杂志也出版了一期。里面包括一些吹捧维利希、金克尔和哥林格尔的短文^①。形形色色的帮派越来越凑到一起了。我从来没有看到和听到过更夸张、更自负的无聊东西。其中还刊载了阿尔诺德·温克尔里德-卢格^②的一出滑稽剧^③。这个畜生让人给自己炮制了一封来自德国的一个“好客者”的信，那个人在信中对自己在报上看到的有关“英国好客精神”的一切表示惊奇，对卢格因“国事繁忙”可能妨碍他适当地参加这种“好客的享乐”表示担心，并且问他：“被邀请到温莎的，大概不是叛徒拉多维茨，而是马志尼、赖德律-洛兰、公民维利希、金克尔和您自己吧？”

于是卢格开导他的朋友，并安慰他说：英国的好客精神不会妨碍他们挥舞着火炬返回德国。笨蛋！

整个这篇东西是用小品文的、幼稚的、白痴的文风写成的，带着一种在世界史年鉴上无与伦比的愚蠢的自负，而且又空前地缺乏任何天资。无论如何我一定要设法把这个破烂货弄一份给你。

臭虫梅因在这里跑来跑去十分忙碌，谁要是愿意听，他就告诉谁一件秘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国失去了一切拥护者和一切影响。可怕的梅因！

此外，我给你举一个这些流氓无耻纠缠和卑鄙乞求的例子：

上星期日我去约翰街，老欧文在那里庆祝他80岁生日时发表了

① 《维利希的信》、《金克尔的讲演》和《哥林格尔自荐……》，载于1851年5月17日《宇宙》第1期。——编者注

② 温克尔里德是半传奇式的瑞士武士，这里讽刺性地把卢格名字上加上温克尔里德，因为他们同名，都叫阿尔诺德。——编者注

③ 阿·卢格《英国的好客》，载于1851年5月17日《宇宙》第1期。——编者注

演说。这位老人虽然思想固执,但却幽默并且很和气。在老先生讲完以后,《宇宙》的一个信徒挤上去,把《宇宙》塞到他手里,对他说,这个刊物讲的是他的原则。而这位老人果真就把它推荐给了听众。这简直太滑稽了!

此外,那天晚上我没有能避免再和哈尼谈话,他略带醉意地和非常殷勤地来到我跟前,并打听你的情况。

维利希的行乞很成功。当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流亡者来到这里时,他“为这些人”(!)向西蒂区商人乞求到200多英镑。

虽然日拉丹也说,卡芬雅克现在是秩序党¹²⁵即资产阶级群众的惟一真正的候选人,但是他自己却猛烈地攻击卡芬雅克和尚加尔涅,他的论战令人重新想起他同《国民报》作斗争的极盛时期。这个家伙正在法国进行广泛的鼓动,比整个山岳党人¹¹⁵和红色分子一帮合起来所进行的鼓动还要广泛。波拿巴好像已不在话下了。不过,如果国民议会的保皇党多数派再度违反宪法,以简单的多数决定修改宪法²⁸⁶,那么他们最终仍然会被迫——因为他们会丧失一切合法的支柱——同执掌行政权的波拿巴达成妥协。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会弄到发生严重冲突的地步,因为卡芬雅克很难再度让人把到了他嘴边的东西夺走。

《新莱茵报》整个编辑部不久将到这里来。我对鲁普斯^①没有来感到惊异。但愿他没有发生什么不幸。

我现在每天从早上10点到晚上7点总是坐在图书馆里;我把参观工业博览会²²⁴一事留待你来的时候再说。

你看了《辩论日报》上刊登的马志尼的假信和真信²⁸⁹了吗?

① 威·沃尔弗。——编者注

你的 卡·马·

穆希^①问候“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顺便说一下。维利希和席梅尔普芬尼希已经向“他们在普鲁士军队中的兄弟们”发出了必不可少的呼吁。

146

恩格斯致马克思²⁹⁰

伦 敦

[18]51年5月23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我满意地从报纸上看到，你作为《新莱茵报》的代表也出席了在索耶那里举行的全世界新闻界宴会。我想华盛顿的龙虾和冰镇香槟酒可能很适合你的胃口吧。但是 M. 索耶先生是怎样找到你的地址的，对于我来说是一个谜。

你知道大磨坊街¹⁴⁴的酒鬼拉罗什怎么样了吗？据德国报纸报道，他已被捕并在柏林被判绞刑。原来，这个所谓的前普鲁士骠骑兵尉官不是别人，而是上西里西亚水上波兰的索劳附近的特里伯尔^②

① 马克思的儿子埃德加。——编者注

② 波兰语称做：扎雷。——编者注

的鞋匠奥古斯特·弗里德里希·哥特利布·列曼。他是第一届应征的后备兵,因为在和平时时期开小差、造假行为和非法的借债,于1842年3月23日被判处剥夺军人荣誉和编入惩戒营16个月。这是说明我们德国革命英雄的一份新材料。

伟大的战士们,维利希、席梅尔普芬尼希和济格尔,越来越凑在一起,这很好。这些兵痞有一种卑鄙得难以置信的集团精神。他们彼此之间恨得要死,像小学生一样对于微小成绩也要相互妒忌,但对于“平民”,他们却完全一致。同1792年到1793年最初的法国军队的情形一模一样,只是规模小得可笑。他们都把磨坊街协会看做一个做好充分战斗准备、即将以密集的队形进军的大队;这就是自从流亡者在瑞士被击溃并被赶出那里以来所剩下来的一切。他们全都归附这支高尚的队伍是一点也不奇怪的。好在现在人们就已经注意到旧兵营和军官会的这种军官集团精神,人们现在都已经看到,这种小集团意识在流亡的军官们当中和在英勇的军队²⁹¹中一样非常盛行。到时候我们将让这些先生们看看“这些平民”意味着什么。所有诸如此类的事情都向我表明,我所能做的事情,最好莫过于继续研究军事问题,以便在“平民”中至少有一个人能在理论方面同他们进行较量。我无论如何要使这些蠢驴们无法用空话压倒我。令人非常高兴的是,他们终究还是被骗走了2000塔勒。科隆的消息令人非常愉快。只是在那里人们要当心一些。

高尚的约翰娜^①在行乞方面确实压倒了她以前的一切人。海因岑现在只好上吊,他从来还没有达到像这个本身也丑陋不堪的女人那样无耻的地步。

① 约·金克尔(哥·金克尔的妻子)。——编者注

从英国报纸上已经可以看出,日拉丹不支持卡芬雅克。但他证实卡芬雅克有相当的机会,这足以说明局势。如果你所说的可能性实现了,即多数派¹²⁵和波拿巴缔结了协定并力图非法地修改宪法²⁸⁶,那么我想这不会有什么结果。只要梯也尔、尚加尔涅、《辩论日报》及其追随者反对,这一点就永远不能实现。卡芬雅克的把握会很大;我想在这种情况下他可以指望军队的支持。

如果明年发生大动乱,德国将陷入十分倒霉的境地。法国、意大利和波兰是希望它处于分割状态的。正如你所看到的,马志尼甚至已经答应让捷克人复国。^①除了匈牙利,德国只有一个可能的盟友,即俄国,——前提条件是俄国发生农民革命。否则我们将和四面八方的我们的高尚的朋友们进行殊死的战争,而结局如何,是很成问题的。

我越是对历史进行思考,就越明白:波兰人是一个毫无希望的民族,它只是在俄国本身卷入土地革命以前可以当工具使用。在这之后,波兰就绝对不再有存在的理由。除了一些大胆的争吵不休的蠢事,波兰人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做过别的事。也无法指出波兰在什么时候,甚至只是和俄国相比,曾经有成效地代表过进步,或者做出过什么具有历史意义的事情。相反地,俄国同东方相比确实是进步的。俄国的统治,不管怎样卑鄙无耻,怎样带有种种斯拉夫的肮脏东西,但对于黑海、里海和中亚细亚,对于巴什基里亚人和鞑靼人,都起到促使他们文明化的作用,而且俄国所接受的文化因素,特别是工业因素,也比具有小贵族懒惰本性的波兰多得多。俄国的贵族,上自皇

^① 见马志尼 1851 年 5 月 16 日给《辩论日报》编辑的信。——编者注

帝^①和杰米多夫公爵,下至仅仅是出身高贵的第十四等小贵族,都从事工业、盘剥、欺诈、受贿,并从事种种的基督教徒和犹太人的营生,这本身就是一种优势。波兰从来不会同化异族的分子——城市里的德国人始终是德国人。但是俄国却很会把德国人和犹太人俄罗斯化,每个第二代的俄籍德国人都是活生生的例证。甚至那里的犹太人也长出斯拉夫人的颧骨来。

1807年和1812年的拿破仑战争,对波兰的“不朽”提供了有力的例证。波兰人的不朽之处只在于他们那种毫无目的的争吵。而波兰的大部分领土,所谓俄罗斯西部即别洛斯托克、格罗德诺、维尔纳、斯摩棱斯克、明斯克、莫吉廖夫、沃伦和波多利亚,自1772年以来,除少数例外,都平静地接受俄罗斯人的统治,除了个别地方的少数市民和贵族,他们连一点动静也没有。波兰四分之一的人讲立陶宛语,四分之一的人讲小俄罗斯语,一小部分讲半俄罗斯语,而波兰本部足足有三分之一已日耳曼化。

幸而,我们在《新莱茵报》上,除了承担在相应的边界内恢复波兰这种不可避免的义务,而且这也要以土地革命为条件,没有对波兰人承担任何明确的义务。我确信,这种革命在俄国要早于在波兰得到彻底实现,这是由于俄国人的民族性,也是由于资产阶级因素在俄国有更大的发展。同彼得堡、莫斯科和敖德萨等地比较起来,华沙和克拉科夫算得上什么啊!

结论:尽可能地夺取波兰人的西部,以德国人提供保护为借口占领他们的要塞,特别是波森,让他们去制造混乱,把他们投入战火,吞并他们的国土,以里加和敖德萨作为诱饵,如果能把俄国人卷入运

^① 尼古拉一世。——编者注

动,就和俄国人联合,并逼迫波兰人让步。从梅梅尔^①到克拉科夫边界,我们让给波兰人的每一英寸土地,都会在军事上完全破坏这条本来已经极为薄弱的边界线,并且暴露直到斯德丁^②的整个波罗的海海岸。

此外,我确信在下次大动乱中,整个波兰的起义只会局限于波森和加利西亚的贵族以及一些来自波兰王国的倒戈分子,因为这个王国极端虚弱,再也干不了什么了,而这些骑士们的要求,如果得不到法国人、意大利人、斯堪的纳维亚人等的支持,得不到捷克斯洛伐克暴动作为助力,就会破灭,因为他们的力量是很可怜的。一个最多只能提供两三万人的民族不可能有发言权。而波兰肯定不会提供更多的人。

你看到弗莱里格拉特时,请问候他,并请你代我问候你的全家,不要忘了问候公民穆希^③。我去伦敦大约要比原来计划推迟一星期;这一点取决于许多琐事。

顺便说说,科隆还没有只言片语寄来。你写过信了吗? 如果我不能很快收到信,那么信对我来说就没有任何用处了。我不知道为什么丹尼尔斯不愿意帮我这个忙。你能不能再给他写封信,请丹尼尔斯立即随便写几行字寄给我。否则,我将会陷入极不愉快的境地。

你的 弗·恩·

① 立陶宛语称做:克莱佩达。——编者注

② 波兰语称做:什切青。——编者注

③ 马克思的儿子埃德加。——编者注

147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1年5月27日]星期二[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如果在这期间不发生什么事情，我于星期六^①来伦敦。

我为科隆人^②担心的事情，看来实现得太快了；红色贝克尔^③和勒泽尔以叛国和企图推翻现存制度的罪名被捕这件事，以及逮捕温和的亨利希^④的企图，显然都和同盟¹¹的事情有些关连。幸而，据《法兰克福报》报道，在两个被捕者那里根本没有发现任何文件——在毕尔格尔斯那里是否发现了文件，没有提到。²⁹²为了完善《新莱茵报》的班子，亨利希现在大概也会到伦敦来。如果这些家伙做了蠢事，事情可能有不愉快的变化。

你的 弗·恩·

① 1851年5月31日。——编者注

② 指科隆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成员。——编者注

③ 海·贝克尔。——编者注

④ 亨·毕尔格尔斯。——编者注

148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1年5月28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丹尼尔斯没有回信(顺便说一下,如果我今天还收不到信,明天我再给他写封信),是有非常令人烦恼的原因的。诺特莱克在莱比锡火车站被捕。²⁹²被查出些什么文件,我当然不知道。后来(也许是同时,我不知道)贝克尔和勒泽尔在科隆被捕,家被搜查,毕尔格尔斯的家也同样被搜查。毕尔格尔斯现在在柏林,对他已发出逮捕令,他大概不久就会来这里。

警察对特使等人采取这些措施,我们认为完全是由于伦敦的蠢驴们的哀叫造成的。这些饶舌者知道,他们既没有阴谋造反,也没有追求任何现实的目标,在德国也没有一个组织支持自己。他们只愿做出危险的样子,让报纸的踏车转动。因此,这些无赖是在阻碍和危害现实的运动,并使警察找到踪迹。什么时候有过这样一种供认自己的目标纯粹是吹牛的党呢?

为了避免被捕,弗莱里格拉特本能地及时离开了。他刚到这里,所有的流亡者集团,如博爱主义的金克尔党羽,唯美主义的豪伊特之流,以及其他等等,都对他设下了罗网,拉他去入伙。他对所有这些

企图非常不客气地回答说:他属于《莱茵报》^①,他和世界主义的一伙人没有任何关系,只同“马克思博士及其最亲密的朋友们”来往。

我现在同你谈一谈《宇宙》的事。在谈以前,对法国的状况还要说几句。

我越来越确信,不管怎样,目前在所有候选人中,拿破仑的机会是最多的。人们在原则上将决定修改宪法,但是实际上只限于修改有关总统的条款²⁸⁶。如果少数派吵闹得太厉害,就会通过一项简单的多数派¹²⁵[决议]^②,宣布解散国民议会,召开新的议会;而新的选举将在福适、电报和5月31日的法律的监护下进行。²⁹³资产者是会看中卡芬雅克的;但是用一种激进的新选举来打破现状的做法对他们来说又过于冒险。现在已经有许多工厂主强迫他们的工人在修改宪法和延长总统任期的请愿书上签名。无论如何,问题很快就会解决,我们将拭目以待!

《宇宙》已经彻底失败了。

它以《金克尔的讲演》为标题,用“一个工人”作署名,发表了下面的东西:

“有一次在看到德布勒的朦胧影像时,我突然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想法:能否用‘语言’创作出这样乱七八糟的作品,能否把朦胧影像讲清楚?批判者一开口就不得不承认,在这种情况下,批判的自主性就像颤动的弦上发出的一个逐渐停息的音符的逐渐消失的声音那样,在激情的共鸣的通了电流的神经里颤动,这当然是很不愉快的事。不过,我宁愿放弃对科学的无感觉作枯燥无味的、学究式的分析,而不愿放弃德国流亡者的迷人的缪斯在我的感觉的思想游戏中产生的共鸣。金克尔绘画的这种基本色调,他的和音的这种共鸣范围,就是那种

① 《新莱茵报》。——编者注

② 手稿此处缺损。——编者注

响亮的、创造性的、建设性的、逐渐形成的‘字眼’——‘现代思想’！人类对这一思想的‘判断’从混乱的虚伪传统中引申出了真理，并把它当作不可侵犯的公共财产置于天生聪明的、有逻辑性的少数人的保护之下，这少数人使真理脱离了有信仰的无知而走向无信仰的有知。无信仰的有知的责任，就是使由虔诚的错觉而产生的神秘主义世俗化，铲除愚昧的习惯的专制主义，利用怀疑这个不停工作的哲学断头台来砍掉权威们的头，并且通过革命使人民走出神权政治的迷雾，迈向花朵盛开的民主主义（废话）的原野。顽强地、坚韧不拔地研究人类的编年史，并说明人类本身，这是一切变革参加者的伟大的任务，而这一点是被驱逐的反叛诗人非常清楚的，他在前三个星期的每星期一晚上在资产阶级公众面前讲述现代戏剧史时，讲述了自己的‘破坏性的观点’。”

“一个工人”²⁹⁴

这件东西臭虫都嫌臭，
还有什么能比这更臭？^①

祝你健康，请勿相忘。

你的 卡·马·

149

马克思致罗兰特·丹尼尔斯²⁹⁵

科 隆

[1851年5月底于伦敦]

① 这是流传在莱茵省的一句德国谚语。——编者注

[……]①共产主义者应当指出,只有在共产主义关系下,工艺学上已经达到的真理方能在实践中实现[……]①

150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1年6月16日于[伦敦]

索霍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丹尼尔的家被搜查,他也被捕了②。我不相信在他那里会查到什么东西。

今天早晨我收到一封信,显然是丹尼尔的手笔,但没有签名,信中告诉我上述事实,同时叫我把所有的信件都收藏起来,因为据“可靠”(这是原话)消息,英国这里也要搜查住宅。

我不知道,这在法律上是否可能。不管怎样,我将把一切都收藏起来。你也最好把所有不大重要的信件烧掉,把余下的包含某些材料之类的信件包在一起封上,放在玛丽③或你们的办事员那里。

① 手稿此处缺损。——编者注

② 罗·丹尼尔1851年6月13日被捕。——编者注

③ 玛·白恩士。——编者注

大概是有人在雅科比那里查到了丹尼尔斯开的介绍信。²⁹⁶

我今天同时还收到由一个商人转来的魏德迈的一封信。他躲在法兰克福郊区。我把这封信附给你。魏德迈想知道英国国内外贸易比例的确切数字,你是否知道?这方面的情况最近有重大变化。

祝好。

你的 卡·马克思

151

恩格斯致约瑟夫·魏德迈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1851年6月19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汉斯:

马克思刚刚把你的信转给我,从信中我终于知道了你的确切地址。一段时间以来我就在打听你的地址,因为想问你以下这件事。

我自从来曼彻斯特以后¹⁸⁵,就开始啃军事,我在这里弄到的材料,至少对开端来说是足够了。军事在最近的运动中必将具有的重大意义,我往日的爱好,我在报纸^①上发表的匈牙利军事通讯^②,

① 《新莱茵报》。——编者注

② 指恩格斯在《新莱茵报》上发表的关于1848—1849年匈牙利革命的一组文章,其中包括《科隆日报》论匈牙利的斗争》和《匈牙利的斗争》等。——编者注

以及我在巴登的光荣的冒险经历¹⁴⁰——所有这些都促使我在这方面下功夫,我想在这方面至少要做到能够发表一定的理论见解而又不致太丢脸。这里现有的关于拿破仑战争和部分革命战争的材料要求事先了解很多历史细节,可是我对这些完全不了解或者只是了解得很肤浅,有关这些细节不是根本得不到解释,就是只能得到一些极为肤浅的解释,而且还要费很大的劲去搜罗它们。自学往往是空话,如果不是系统地钻研,那就学不到什么正经的东西。为了使 you 更清楚地了解我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我提醒你——当然,我在巴登部队中的晋级除外——我在普鲁士王国后备军中只不过是炮兵伍长而已²⁹⁷,因此对了解战役的细节,我还缺乏中间一环的知识,这种知识是普鲁士尉官考试、而且是各兵种尉官考试时所必需具备的。当然,我所说的不是军事操练等等的细节,这些对我毫无用处,因为现在我已确信,我的眼病使我不能服现役。我是说要一般地熟悉各个军事部门所必需的基本知识,了解和正确评价军事史所必需的细节知识。例如,基本战术,筑城原理(多少带历史性的,包括从沃邦到现代独立堡垒的各种体系)以及对野战工事和其他有关军事工程问题(如各种类型的桥梁等等)的研究;还有一般的军事科学史和由于武器及其使用方法的发展和改进而引起的变化的历史。再就是需要认真熟悉炮兵学,因为我已经忘了不少,而且有些我根本不知道;还需要其他一些材料,我一时想不起来,不过你一定是知道的。

请把所有这些基本问题的资料来源告诉我,以便我能立即弄到它们。我最需要的是这样的书:它们一方面能使我了解目前各个军事部门的概况,另一方面还能使我了解现代各种军队之间的差别。例如,我想了解野炮炮架等等的各种不同的构造,师、军等等各种不同的编制和组织。我特别想得到关于军队、军需部门、野战医院的组

织情况,以及任何一支军队所必需的装备方面的各种情况。

你现在大致可以了解,我所需要的是什么,你应该给我介绍些什么书。我猜想,恰恰在这类手册中,德国军事著作比法国或英国的同类著作适用得多。当然,对我来说重要的是了解实际的、确实存在的东西,而不是一些无人承认的天才们的体系或臆造物。至于炮兵学,贝姆的手册^①也许是最好的。

在近代战争史方面(我对早期的历史不太感兴趣,这方面我有蒙特库库利老头儿的著作^②),我在这里能找到的当然都是法文和英文的史料。在英文的史料中,特别出色的是威廉·纳皮尔中校的西班牙战争史;这是到目前为止我读过的战争史编纂方面最出类拔萃的一部作品。如果你没有看过这本书而又能在你那里找到它的话,那是值得一读的(《比利牛斯半岛和法国南部战争史》,共六卷)。我这里什么德文著作都没有,但我必须弄到几本;我首先想到的是维利森和克劳塞维茨的著作。他们两个人的书怎样?从理论和历史方面来说,哪些值得读,哪些不值得读?只要我有所进展,我就要下功夫钻一钻1848—1849年的历次战役,特别是意大利和匈牙利的战役。你大概知道普鲁士方面出版过什么关于巴登运动的或多或少正式的或者稍微客观的报道吧?

其次,我还希望你能介绍一些好的专用的德国地图(尤其是1801—1809年的符腾堡、巴伐利亚、奥地利的,1806—1807年和1813年的萨克森、图林根、普鲁士的,1814年的法国东北部的,伦巴

① 约·贝姆《1819年以前波兰王国炮兵使用康格里夫燃烧火箭的经验》1820年魏玛版。——编者注

② 雷·蒙特库库利《蒙特库库利回忆录》。——编者注

第、匈牙利、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和比利时的),价钱不要太贵,但足以用来研究1792年以后的各次战役。我有施梯勒大地图集^①,但它远远不够用。我有1792—1814年期间各次会战的平面图;它们是收在艾利生的《从法国革命开始的欧洲史》一书所附的地图集里,但是我发现,这些平面图有许多是不正确的。德国有没有价钱不太贵但又可靠的这类地图集?

你对现在被法国人捧上了天的若米尼先生^②了解得多吗?我只是从梯也尔先生那里知道他的^③,众所周知,梯也尔无耻地抄袭过他的东西。这个小矮子梯也尔是当今仅有的最不要脸的撒谎家之一,没有一次战役他能举得出正确的数字。由于若米尼先生后来投奔了俄国人,所以人们当然会认为,他有理由不像梯也尔先生那样把法国人的英勇业绩描写得神乎其神,在梯也尔的书里,一个法国人总是能打败两个敌人的。

这就是向你提出的一大堆问题。除此之外,我希望,现在在德国发生的对犹太人的迫害不再进一步扩大。但是丹尼尔斯的被捕令我深思。²⁹⁶看来,这里在准备进行搜查,以便把我们也牵连到这个案件中,但是这不那么容易,想必也弄不出什么名堂,因为在我们这里是什么也找不到的。

关于在伦敦为美国建立石印所的计划^④,马克思显然会写信告诉你的。像这样的事情,如果要安排好的话,在这里马上就需要花很

① 阿·施梯勒《世界地形袖珍地图》。——编者注

② 昂·若米尼《革命战争的考据与军事史》。——编者注

③ 阿·梯也尔《执政时代和帝国时代的历史》。——编者注

④ 指为美国出版石印通讯的计划,但马克思和恩格斯未能实现这个计划。——编者注

大一笔钱,而美国报纸大部分都很不可靠。鲁普斯^①和弗莱里格拉特正在伦敦。本月初我也在那里待了两个星期。

根据一切情况看来,既然你很快也要到那里去,那么最好你能和一家或者几家报纸或杂志签订关于通讯报道等的合同。这在伦敦很有好处,不过,最有支付力的几家报纸当然已经满员了。此外,还有一个问题——现在在德国的报刊情况如何。

指挥官维利希仍旧住在他的兵营²⁷²里,靠兵营供养和救济过日子。你看会不会弄出什么大规模对抗的事情?

请尽快回信。

你的 弗·恩·

来信请寄:曼彻斯特欧门—恩格斯公司。

152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1年6月27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善良的萨克森警察真是大发善心,不吝赐教地亲自把我们一直

^① 威·沃尔弗。——编者注

不知道或者没有能够打听到的消息告诉了我们。毕尔格尔斯的那个威严的训导性通告,以及他那著名的含糊不清的议论²⁹⁸,必定使他们绞尽了脑汁而一无所获;他们用黑体字印出来的,也恰好只是一些不对的地方。令人感到有趣的是,现在全世界都看到了磨坊街的大人物¹⁴⁴已经被抛出自己的党外;伟大的维利希同豪德、格贝尔特以及另外一个不知名的流氓,即某个“Schopper”^①(从“Schoppen”一词变来的),结合在一起,后者的罕见的成就默默无闻,甚至在科隆,人们也不能正确地印出他的名字!到目前为止,一切都好。但是,章程的第一条:“革命活动的一切手段”,或者像章程¹⁹⁸上所写的那样,对被捕的人是不利的,这就使案情从单纯的违禁结社的范围转到叛国的范围。此外,根据《科隆日报》的暗示来判断,我的推测似乎是正确的:他们要把所有这些都交给为这个重大案件而专门成立的柏林国家法庭审判。²⁹⁹

政府利用德累斯顿的大发现作为威胁手段的企图完全失败了,这一点是资产者情绪的很好的标志。资产者已经不那么害怕红色幽灵了,他们根本不愿意听什么共产主义者大阴谋,并且开始担心住宅搜查制度不久也会扩大到自己头上。

没有一家报纸愿意上这个钩;政府企图在体操联合会、“自由公理会”²¹⁰和以民主派自命的裁缝师傅那里破获新的密谋的绝望举动,一方面证明,它对资产者的冷淡态度是多么恼怒,多么想激起资产者的好奇心,而另一方面也证明,章程和通告使它进一步发现的东

① 恩格斯在这里故意利用了《科隆日报》的一个印刷错误,该报把“Schapper”(“沙佩尔”)印成了“Schopper”。在德语中“Schoppen”是酒类等的计量单位,约合 $\frac{1}{2}$ 升。——编者注

西是多么稀少。对米凯尔的搜查好像也没有什么结果。

伦敦有什么新闻？

你的 弗·恩·

153

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1851年6月27日[于伦敦]

亲爱的汉斯：

我通过法布里齐乌斯给你寄信，这样做不知是否妥当。谁能向我担保这个人不会在边境被捕？因为这里的人托他带去整整一邮袋信。

虽然你设想的美国计划没有什么结果（想必恩格斯已写信给你谈到这点^①），但你毕竟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到这里来帮我们的忙。也许会找到某种同别人合作的工作——当然是普通工作，因为人总得生活。

我现在从可靠方面获悉，我们的朋友们被捕是因为出现了叛变和告密。我内心确信，维利希先生和沙佩尔先生以及他们那帮下贱的坏蛋直接参与了这一卑鄙勾当。你知道，在德国排除那些在他们

^① 指计划在美国出版的石印通讯报刊，见本卷第294页。——编者注

看来是直接阻碍他们登上宝座的人,对于这些有名无实的“大人物”来说是何等重要。这些蠢驴不懂得,人们把他们看做是蠢驴,而且充其量也只能对他们嗤之以鼻。

维利希尽管有他市侩般高尚的、斯巴达式斋戒的、军士的伪善品德,却是个十足平庸的——请注意,十足平庸的——骗子手,一个常泡酒馆的人,此外——虽然有一位可敬的庸人告诉过我,但我对此不敢担保,——他还是个行骗的赌棍。这家伙整天待在酒馆里,不过当然是在民主派的酒馆里,他在那里吃白食,他给酒馆招揽客人以代替付款,他用连这位骑士自己也不再相信的关于未来革命的一成不变的空话为这些客人解闷,而且常常在相互矛盾的情况下重复这些空话,却总是收到同样的效果。这个家伙是个最下贱的寄生虫。但是所有这一切当然都是在爱国主义的幌子下干的。

这个家伙的全部共产主义归结起来就是,他决定和其他游荡的骑士们一起始终依赖社会过自由自在的生活。此人的全部活动就是,在酒馆里散布中伤我们的流言飞语和编造诬蔑我们的谎言,吹嘘他在德国的种种关系,虽然他并没有这些关系,但“中央的小丑”³⁰⁰阿·卢格、思想上的笨蛋海因岑和伪善的、装腔作势的神学美文学家金克尔对此却都相信。他还在法国人面前吹嘘这些联系。

顺便说一下,最后提到的教士阿多尼斯一面在资产阶级的圈子中周旋,被他们豢养,受他们宠爱等等、等等,一面却偷偷地同沙佩尔和维利希保持违禁的联系,以便能同“工人党”也保持接触。这个家伙是想左右逢源。他在各方面都酷似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而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无非就是宝座上的金克尔,其特点也是那种平淡无奇的夸夸其谈。

如果你要问我,你在这里将何以为生。那么我就回答:请效法勇

敢的维利希吧。他也不种,也不收,而天父尚且养活他。^①

不过,说真的,如果你留在德国有危险,那么你还是到这里来为好。如果你能平安地在德国住着,那当然留在那里更好。因为那里比这里更需要人。

你的 卡·马·

又及:英国的对外贸易至少占它整个贸易的 $\frac{1}{3}$,而且在谷物税¹³⁰废除以后所占比例就更大了。再说,克里斯特先生的全部论据^②毫无价值。平托已经阐明^③,如果对某种东西来说需要 $\frac{10}{10}$,那么最后的 $\frac{1}{10}$ 和前面的 $\frac{9}{10}$ 同等重要。即使假定英国对外贸易只占 $\frac{1}{4}$ (这不准确),那么毫无疑问没有这个 $\frac{1}{4}$,其余的 $\frac{3}{4}$ 也不能存在,何况构成整数1的 $\frac{4}{4}$ 呢。

民主派为了不使自己丢丑,不使自己成为笑柄和不拿生命冒险,早就习惯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了。但是,这些“无限小”的软弱无能,却还从来没有像在这里的中央民主派卢格、豪格、隆格等人所出版的报纸上那样,如此确当地表现出来过。这里出版了一个很糟糕的周刊,用了一个自吹自擂的名称“Der Kosmos”(弗莱里格拉特正确地把它叫做“Das Kosmos”)^④,大概在德文中还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厚颜无耻和空洞无物的东西——这说明了某些问题。甚至在偏僻的

① 《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6章第26节。——编者注

② A. 克里斯特《保护关税制度问题的现状》。——编者注

③ 伊·平托《关于流通和信用的论文》。——编者注

④ “Kosmos”(宇宙)是德文的阳性名词,前面应加阳性冠词“der”,现在用中性冠词“das”,是嘲讽蔑视的意思。——编者注

德国教区出版的任何一家民主派小报都没有放出过这样难闻的臭气。

也许最好能让平静的时期再延续几年,以便1848年的所有这些民主派有个腐烂的时间。我们的政府不管多么无能,它们同这些妄自尊大的、平庸的蠢驴相比,毕竟是真正的世界天才。

再见!

从早晨9点到晚上7点,我通常是在英国博物馆^①里。我正在研究的材料头绪繁多,虽然竭尽全力,还是不能在6—8个星期之内结束这一工作。而且其间常常还有种种实际干扰,这是在贫困条件下过日子所不可避免的。但是,“不管这一切的一切”^②,工作要赶紧结束。总有一天必须强行结束。民主派的“头脑简单的人们”靠“从天上”掉下来的灵感,当然不需要下这样的功夫。这些幸运儿为什么要用经济和历史资料来折磨自己呢?正如勇敢的维利希所常对我说的,这一切都是这样简单。一切都这样简单!在这些空洞无物的脑瓜里确是如此!真是些头脑最简单的家伙!

① 英国博物馆的图书馆。——编者注

② 斐·弗莱里格拉特的诗《不管这一切》中的诗句。——编者注

154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1年7月6日前后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我同我的老头儿^①在这里周旋了整整一个星期之后，已经顺利地把他送走，今天终于能够给你附上五英镑邮局汇票。总的说来，我对这次同老头儿会面的结果可以说是满意的。他至少还需要我在这里待上三年，即使在这三年中我也没有承担长期的义务；无论是从写作活动来说，或者从发生革命时必须留在这里来说，对我也都没有任何要求。

他似乎根本没有想到革命，这种人现在竟然这样自信！而在我这方面，从一开始我就提出了每年要200英镑左右的交际费用和生活费用；这一点没有费多少事就得到了同意。有这么多的薪水，已经过得去了，如果在下一次决算之前一切平安无事，并且这里的营业情况不错，那么他必须掏出的钱还不止此数——今年我拿到的就要远远超过200英镑。同时，他向我介绍了他在这里的和另一处的整个营业情况；由于他的营业情况很好，从1837年以来他的财产增加了

① 恩格斯的父亲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编者注

一倍以上,所以我自然也就不必再有所顾虑了。

另外,老头儿也够狡猾的。他的计划——实现这个计划只能慢慢来,同时困难重重,而在与欧门发生摩擦之后,这个计划不大可能实现——是让彼得·欧门到利物浦去(他本人也愿意去),把这里办事处的全部领导权交给我,而哥·欧门那时将管理工厂。这样就会束缚住我。我当然表示自己力不胜任,装成谦逊的样子。如果我的老头儿在这里多待几天,我们一定会发生争吵。这个人完全经不起成功,高傲自大,又像过去那样动辄训人,挑衅寻事;同时他又十分愚蠢和没有分寸,例如,他甚至想在他逗留的最后一天,利用欧门家族的一个人在场的机会,用对普鲁士制度的狂热歌颂来刺激我而求得自己的满足,以为欧门在场可以指望我讲究礼貌,堵住我的嘴巴。当然,用几句话和愤怒的目光就足以制止了他,但是这样一来也就足以使我们之间的关系立刻冷淡了下来,而且正是在分别的时候,所以我敢肯定,他将用某种形式来报复这一次的失败。我们就等着瞧吧。如果这件事不造成任何直接的实际恶果,即不影响我的金钱收入,那么对我来说,冷淡的营业关系自然比任何的虚伪感情要惬意得多。

这是只能在我们之间讲的话。

从7月初起,这里再也没有看到《科隆日报》,大概是因为忘记重订了。因此我不知道,还发生了什么别的事情。如果你知道什么新消息,请告诉我。我终于又能够开始正常地工作了,因为,博览会²²⁴带来的干扰现在几乎完全消失,图书馆^①的目录也终于编好了。我还打算马上到乡下去,在那里没有人来打扰我。因为我的老头儿今后一年不会来这里,所以我可以完全随意安排,并且可以把我得到的

① 见本卷第225页。——编者注

交际费用的大部分用于其他方面。

问候你的夫人并请尽快回信。

你的 弗·恩·

155

恩格斯致恩斯特·德朗克

日 内 瓦

[18]51年7月9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德朗克：

你很长时间没有得到我们的任何消息了，首先是因为加莱尔去世后我们没有你的通讯地址，而后来，在你把舒斯特的地址给我们以后，传来消息说，你自己很快就要来英国。可是，由于鲁普斯^①在伦敦几乎已经待了一个月了，而我们没听到你的任何消息，所以我们只好猜测，你还在那里待些时候。

关于去年秋天的伦敦事件你已经知道了。³⁰¹至于那些这里没有向你报道的事情，你已从那个时期所发表的文件中获悉。因此，我只需告诉你从那以后所发生的一些事情，以便你了解情况。

因为我从1850年11月起就一直待在曼彻斯特，而马克思英语说得不好，所以同哈尼和宪章派¹⁸的联系就几乎停顿下来。沙佩尔、

① 威·沃尔弗。——编者注

维利希、路·勃朗、巴泰勒米等人——总之，一群一方面不满意我们，另一方面不满意赖德律—马志尼委员会¹⁹⁴的乌七八糟的德国人和法国人——利用了这一点，以便把哈尼拉来参加纪念2月24日的宴会²²⁶。结果他们成功了。在这次宴会上发生了以下怪事：

(1)我们两位出席宴会的朋友^①(其中有施拉姆)，被德国流亡者那伙败类赶了出来。事情搞得很严重，几乎闹到法院，但是在受伤害的一方得到满意的赔罪后，被我们调解下来了。这一事件使得同哈尼的关系——暂时——有些紧张，他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得不大好。但是，同哈尼相比，琼斯却全然不同，他在这件事上完全站在我们一边，现在他正在英国人中间宣传《宣言》^②。

(2)因为没有来自德国的献词，维利希先生就宣读了一份来自瑞士的献词。上面也有你的签名。当然，我们在这里无法知道，是用什么样的欺骗或者伪造手段把你的名字弄到这种文件上去的；在你亲自对这件事情作了应有的调查以后，你无论如何要把有关的必要的情况写信告诉我们。顺便说一句，在关于宴会的报道里也刊载了这份有你签名的献词。你可以想像，当签名者中出现了一位《新莱茵报》的编辑的时候，人们是多么兴高采烈。

(3)布朗基祝酒词事件²²⁶。所谓的布朗基主义者巴泰勒米请求布朗基给宴会写一篇祝酒词，而布朗基寄来了一篇抨击包括勃朗之流在内的整个临时政府的出色的文章。巴泰勒米大吃一惊，把这个祝酒词提交给委员会，委员会决定不宣读它。但是布朗基摸透了他打交道的这些人，于是在宴会举行的同时，巴黎各报都登载了这篇祝

① 威·皮佩尔和康·施拉姆。——编者注

②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编者注

Briefen 3 Brief v. 1851. In dem Briefe
 auf die Billigkeit von...
 Handwritten text, partially illegible due to bleed-through.

In dem Briefe...
 in dem Briefe...
 Handwritten text, partially illegible.

Engell. Handl. - via Calais
 Handwritten text.

Handwritten text, possibly a date or reference.



Handwritten text, possibly a signature or address.

Handwritten text at the bottom left.

27122
 122225
 88848
 508880
 24669
 068264
 12378
 275159
 25069
 285254
 22862
 285214
 15965

恩格斯 1851 年 7 月 9 日给恩·德朗克的信的 第 4 页



酒词,从而破坏了整个演出效果。多愁善感的撒谎家矮子路·勃朗在《泰晤士报》上发表声明,而整个委员会——维利希、沙佩尔、路·勃朗、巴泰勒米、维迪尔等人——则在《祖国报》上发表声明,说他们根本不知道祝酒词的事。但是,《祖国报》对此补充说,布朗基的妹夫安东(该报向他打听过)把祝酒词寄给了巴泰勒米先生,而且手头还有这位声明的共同署名者的收条。在这以后,巴泰勒米声明说,这是事实,一切都由他自己承担,是他撒了谎——他收到了祝酒词,但为了不破坏和谐的气氛而把它压下了。但是不幸的是,与此同时,前龙骑兵上尉维迪尔声明说,他要供认一切:巴泰勒米向委员会提交了祝酒词,而委员会决定不宣读它。可以想像,这对整个这一帮人来说是多么丢脸的事!我们把祝酒词译成了德文,并在德国和英国散发了3万份。

在十一月动员时期³⁰²,伪造的信件使维利希欣喜若狂,他想用普鲁士的后备军对世界进行革命。我们手里掌握有关于这方面的异常可笑的文件和革命计划。²¹⁸在适当的时候将用得着它们。首先是打算把“写作分子”斩尽杀绝,并且要宣布实行被动员起来的艾费尔高原农民的专政。不幸,结果是一无所获。

从那时起,这些彼此结盟、相互确保对方获得统治权和永垂不朽名声的大人物们,就力图使自己在某个地方站住脚跟,可是白费了力气。一切都落了空。^①他们只好满足于,德国所发生的所有住宅搜查和逮捕,没有一次是因同他们有联系而引起的。

然而,我们满意的是,我们摆脱了所有这些大言不惭、头脑混乱和软弱无能的伦敦流亡者败类,而且终于能重新不受干扰地进行工作。对于这帮坏蛋个人所干的无数下流勾当,我们可以不予理睬。

① 《旧约全书·传道书》第1章第2节。——编者注

我们总是比这伙败类占优势,并且在每次重大运动中都能控制他们。但是,从那时起,我们从1848年以来的实践中学到了很多东西,而1850年以后的平静时期我们则适当地用来重新进行钻研。如果再发生什么事情,那么,这一次比起他们来,我们的优势就大不相同了,而且在他们根本想不到的领域也是如此。此外,我们还有一个极大的优势,那就是他们全是一些追名逐利之徒,而我们不是。不可理解的是,在经受了这一切以后,竟然还会有一些蠢驴,他们的最高意愿就是:在起义——他们称之为革命——刚取得第一个胜利的第二天,能参加一个什么政府,然后过那么个把月,就被推翻或者身败名裂,被人抛弃,同1848年勃朗和弗洛孔的遭遇一样。还有一个沙佩尔—格贝尔特—梅因—豪德—维利希政府!遗憾的是,这些可怜虫永远也不会如愿以偿;可惜他们将会重新落到充当尾巴的地步,并且还能以这种身份在小城市里和农民中间制造一些混乱。

你在日内瓦到底干些什么?有人说,你结了婚,当了爸爸,此外你同莫泽斯^①的关系很好——由于照顾他的妻子。而另一些人则说,所有这些纯粹是诽谤,可是,这里与你相隔10纬度,对此很难作出判断。弗莱里格拉特也在伦敦,正在出版一卷新的诗集^②。维尔特现在住在汉堡,同我一样,在最近吵架以前一直在写商业通讯。他从他的西班牙之行中什么也没有带来,甚至连淋病也没有带来。再者,这个月他要去伦敦。红色沃尔弗^③经历了亲爱尔兰、早期资产阶级、精神失常和其他有趣状态等各种不同阶段,他已完全不喝烧酒而

① 莫·赫斯。——编者注

② 斐·弗莱里格拉特《新的政治诗和社会诗》。——编者注

③ 斐·沃尔弗。——编者注

改喝二合酒了。马克思老爹天天去图书馆,以惊人的方式扩大着他的知识和他的家庭。而我在喝朗姆酒和水,啃书本,同棉纱打交道,十分无聊。这就是我们私人方面的概况。

由于在德国发生的逮捕使我们不得不设法重新建立各种联系并再次承担本已委托给别人的某些工作,所以你一定要尽快地把瑞士的情况写信告诉我们。就是说,请立即回信。如果你还要求做什么解释的话,请指出是哪几点:来信的地址是:经加来转曼彻斯特由欧门—恩格斯公司的先生们转交。

你的 弗·恩格斯

日内瓦昂塞特路 242 号普兰帕莱收。

156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1年7月13日于[伦敦]

索霍区第恩街 28 号

亲爱的恩格斯:

为了把后面提到的文件全部寄给你,我的信一天天地耽搁下来。但因为还要过几天才能全部备齐,所以我今天给你写这封信,免得让你久等我的回信。

首先,从你的几次来信中可以断定,在你的老头儿^①逗留曼彻斯特期间,你没有看到《科隆日报》发表的以《共产主义者同盟》为标题的第二个文件。这是我们两个草拟的《告同盟书》^②——实际上不是别的,而是对民主派的作战计划。一方面,发表这个文件是好的,可以同毕尔格尔斯的形式上多少有些荒唐和内容上不大令人愉快的文件²⁹⁸相抗衡。另一方面,这个文件的某些地方会使现在被捕者的处境更为困难。

据我从科隆的路易·舒尔茨那里得知,毕尔格尔斯从德累斯顿写了一些很伤感的信。相反,在科隆,大家都认为丹尼尔斯将被释放,因为他没有任何罪证,而在这个神圣的城市里整个“抱怨派”¹⁵⁴为他叫屈。自然,他们认为他不会做出这样的“蠢事”。

米凯尔从格丁根写来信。他家被搜查过多次,什么也没有搜到。他没有被捕。有五个新的密使大人从格丁根到了柏林等地。对犹太人的迫害自然会提高热情和兴趣。

最可笑的是,愚蠢的奥格斯堡《总汇报》把我们草拟的文件^③变成了马志尼先生—卢格先生的产儿,再一次为此捶胸顿足,并且不知道怎样更好地表达这个怪物给它造成的思想震撼,只有反复叫喊:发疯!发疯!发疯!

《特里尔日报》——即卡·格律恩——自然趾高气扬了,根据第

① 恩格斯的父亲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编者注

②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1850年6月(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0卷第423—430页)。——编者注

③ 指1851年7月5日奥格斯堡《总汇报》第186号发表的文章《共产主义者同盟》。——编者注

一个文件证明党在物质上的无能,而根据第二个文件证明党在“精神上的”无能。“光明之友”²¹⁰式的词句和极端的“无政府主义的”词句当然不会少。什么一切都是由上面做的呀!什么警察国家呀!什么把持不同意见者统统加以流放和驱逐呀!我的天啊!这真是太过分了。

现在来谈谈这里常常由点滴之雨而引起的风暴。

第一,维利希老爷子逃出了兵营²⁷²——兵营的解散似乎已经作了决议——并同他的大部分警卫军发生激烈争吵。

第二,伟大的菲克勒尔来到了这里。鲁普斯^①在来英国前的几天曾同他一起在斯特拉斯堡待过。李卜克内西很早以前就同他关系密切。所以7月5日两个人一起去看他。菲克勒尔很亲热地说长道短,说到各党派和解的必要性等等。这时伟大的阿·戈克也来了。他说维利希是“纯粹的空想家”,说沙佩尔是“讨厌的家伙”;说什么他自从在磨坊街¹⁴⁴听过这两个家伙几次大吹大擂的讲话之后,就同他们分开了,再也不去这一处所了。菲克勒尔和戈克都特别猛烈地抨击伟大的金克尔。金克尔在这里纯粹扮演一个幸运的暴发户的角色,因而惹起了其他大人物的愤怒。相反地,卢格却被看做一颗明星。

菲克勒尔询问了我的住址,而鲁普斯和李卜克内西就告辞了,他们受了这些追求“统一”的庸人们的愚弄。

过了几天,弗莱里格拉特把他收到的下面这封信寄给了我:

“1851年7月4日于北布赖顿市
布伦斯威克街4号

亲爱的弗莱里格拉特:

我们计划建立一个俱乐部或者协会,它应当消除小圈子习气,同时,除了不

① 威·沃尔弗。——编者注

愿参加进来和因其品德和经历而不够格的人,不排斥革命的社会民主党派中的任何人。

菲克勒尔、戈克、济格尔、隆格、卢格已经着手筹办此事,而我负责通知你并邀请你,如果你像我所希望的那样对此感兴趣,请于7月14日(下星期一)上午11时参加在约克大厦(大厦在贝克街下端构成新马路一部分)26号菲克勒尔住所为此目的而召开的会议。我们邀请了大约24位我们认为是忠实可靠的人。目前我们还不知道更多的人。

我很想同你谈谈。如果我们的计划进行得顺利,那么我们无论如何可以马上进行谈话。你即使不待在伦敦,也请你务必与会。

祝好。握手。

你的 阿·卢格”

你对此有何看法?

弗莱里格拉特犯了一个大错误,他于昨天7月12日才发出回信,这样,卢格在他从布赖顿启程去伦敦之前就不会收到这封回信了。总之,弗莱里格拉特对待这件事情太漫不经心了。但是毕竟各人有各人的做法。我已经把这封信的内容告诉了鲁普斯,他立刻给菲克勒尔写了这样一封信:

“[18]51年7月10日

于黄金广场宽街3号

菲克勒尔公民:

本月5日,我和李卜克内西一起拜访了您。根据当时您对我们讲的话,我无论如何不能断定,下面这封信是在我们拜访您的前一天寄给弗莱里格拉特的。(接着是上面的那封信)

如果本月5日我能够稍微有一点觉察到您同阿·卢格这个混账无耻的坏蛋有这样的关系,我绝不会跨进您家的门槛。

但因为您,正如我从上面的信中所确知的,同一个‘因其品德和经历’(例如,因其懦弱地从柏林逃跑等等行为)对任何真正革命的政党都‘不够格’并受到整个德国共产党的抵制的人混在一起,所以我愿意借这封信申明:我不愿意也不能同那些如此亲密地在卢格这种人的圈子里转来转去的人打任何交道。

威·沃尔弗

又及：您可以把我这封信做任何的处理。从我这方面来说，我将把这封信通知给我党的同志们。

同一个人”

鲁普斯收到了如下的回信：

“[18]51年7月11日于伦敦

亲爱的沃尔弗公民：

我的预见能力确实很差，竟然丝毫没有考虑到由于同卢格这个‘坏蛋’来往而可能失去您的好感和访问。我甚至没有觉察到，我在这一方面已经处于党的某一个派别的监护之下和未来世界的英雄们的警察权力之下。由于这种自身的迟钝以及我在20年的政治活动中所获得的经验，即没有一个政党能够同坏蛋在一起活动，我才决定向一切愿意同我一起走革命道路的有能力的人伸出手来，至于他只向我所确定的目标走一半路，或者他陪着我走到底和越过这个目标，那是无所谓的。

政治的和宗教的驱逐令，即使是皇帝和教皇颁发的，也是一种时代的错误。如果一个党，像公开承认的那样，正处于像你们的党那样的四分五裂的状态，并且现在在自己的队伍中间把昨天它还奉若神明的人变成‘坏蛋’，而这样的党的小小的君主和小小的教皇却宣布驱逐令，那么这种驱逐令岂不是十分可笑！

我在自己的生活道路上遇到的‘坏蛋’比正直的人多得多，但我受前者的欺骗却比受后者的欺骗少得多。因此我不花费时间去区别这两类人，而把主要的着眼点放在各种各样的场合所需要的人才的能力上面。

因此，如果您愿意同马克思和李卜克内西——我请您向他们转达这一点——参加上述的‘会议’，那就敬请光临，不过要声明一句，这里说的只是一次预备会议，对您也同对半数与会者一样，最不愉快的事情也许是缺乏坐位放置人体的最不高尚的部位，但这对加速会议的进程大有帮助。

致友好的问候。

您的 菲克勒尔等”

在整个这件事情中最滑稽的是，而且将来也是，卢格及其党羽无

休止地拼命使用一切新的计谋要把自己强加给公众。如果按 A B C D E F 的办法行不通,那么必定按 F E D C B A 的办法干。你可以算一下,这一类变化和排列还能有多少。谁见过有更虚弱、更可笑、更不自量的一帮蠢驴吗?

你的 卡·马·

顺便提一下,五英镑已收到。这五英镑像解围之神^①一样,因为情况是“极为难堪的”,很难说怎样才能摆脱这种情况。请直接给克洛泽写信(上鲁佩尔特街6号,在索霍区公主街附近),不然这个蠢材会以为他的信——你记得10英镑吗?——没有到你的手里。

157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1年7月17日前后于伦敦]

索霍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① 解围之神的原文为: deux ex machina, 直译是: “从机器里出来的神”(在古代剧院中,扮演神的演员是借助于特别的机械装置而出现在舞台上的);转义是:突然出现的挽救危局的人。——编者注

请将附上的给舒尔茨的信马上在曼彻斯特寄出。

附上弗莱里格拉特给卢格的信——阅后请寄还给我——和贝尔姆巴赫给我的信,还有米凯尔的一封信。

一个叫“乌尔默”的鞋匠,在最近一次搜查中从科隆逃走。他在“谢特奈尔”酒馆托一个施特劳宾人⁹带一封信给他的亲戚。这个施特劳宾人带着信,在荷兰国境立即被拘留。因此被牵连的只是那些放走他的人。谢特奈尔酒馆里的警察就是组织得这样好。

魏德迈已经越过国境。我们正在这里等待他。

可怜的海因岑—卢格硬说,关于科隆事件的各种荒诞的流言飞语,他们似乎是从德国的来信中知道的。但全部虚伪的内容表明,这些来信的作者就是他们自己。

希望你马上回信。

你的 卡·马·

又及:我刚刚想到,最好是你自己给贝尔姆巴赫写一封信。信封写上:科隆施尔德尔巷2号路易·舒尔茨收。里面装上封好的给贝尔姆巴赫的信^①。当然,你要把它封好,使人看不见里面的地址,表面看来好像是一封商业信件。

① 马克思1851年7月17日前后给阿·贝尔姆巴赫的信是从路·舒尔茨的地址寄出的,这封信没有保存下来。——编者注

158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1年7月17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今天就要给克洛泽写信——幸好你把他的地址寄来了，我缺少他的地址。我完全相信，你的处境很困难，而更糟糕的是，在下月初以前我一文钱也搞不到。如果你不能等到那时候，能不能设法让维尔特借给你一些钱维持到那时？我可以在8月1日偿还五英镑，9月1日再偿还五英镑，这笔钱是完全靠得住的。

预订报纸的事这里终于又弄妥了，而且我终于在《科隆日报》上看到了我们的旧文件^①。此外，《奥格斯堡报》^②在一篇其作者通常看来消息相当灵通的发自德累斯顿的文章中说道，通过折磨式的审讯，终于迫使诺特荣克屈服，他几乎什么都供出来了。不管怎样，我认为老练的检察官完全可能很快就把他逼得走投无路，并且使他陷

①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1850年6月》（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0卷第423—430页）。——编者注

② 《总汇报》。——编者注

人最狂乱的矛盾中。据说派去了一位普鲁士官吏^①，以便从他那里挤出更多的东西。传说汉诺威国王^②已经拒绝在他的领土内进行迫害，至少是拒绝用普鲁士、汉堡等处那样残酷的方法进行迫害。米凯尔的信似乎证实了这一点。马尔滕斯在汉堡被捕一事，你是知道的。可是再没有什么比对“莱茵的卡尔”进行住宅搜查这件事更能说明普鲁士人的愚蠢了。这个人也被怀疑加入了共产主义者同盟，而在那里却只找出了拉沃的信件！

旧文件只有关于“过火行为”^③的一段可能对被捕者不利，其余的一切地方都是反对民主派的，只有当他们站在半民主的陪审团面前时，才会使他们的处境发生困难；但是他们如果受审的话，似乎要在精选出来的特别陪审团或联邦陪审团面前受审。即使这些东西，在一开头就被搜去的毕尔格尔斯的文件²⁹⁸中，大部分也是已经重新加工过的。另一方面，这一文件公布出来并转载于一切报纸，这在其他一切方面都有极大的好处。完全不为人所知、但是从过去的经验看来必定散布于德国各地的、由新进的共产主义者组成的单个的秘密小组，将由此获得一个很好的支柱，就是从《奥格斯堡报》的文章中也可以看出，这个文件，同最初的发现相比，对它所起的作用则完全不同。从这家报纸对内容的概括看来，它对“发狂”已经有了很好的了解——实际上本来也没有使人误解的地方。

此外，封建反动势力是那样疯狂、那样盲目地乱闯，结果全部威

① 舒尔茨。——编者注

② 恩斯特-奥古斯特。——编者注

③ 引自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1850年3月》(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0卷第391页)。——编者注

吓性的进攻并没有对资产阶级发生任何作用。看到《科隆日报》现在每天宣传“必须渡过红海”^①并承认1848年立宪主义者的一切错误，真令人感到好笑。的确，当克莱斯特-雷措被任命为科布伦茨的省长，而无耻的《十字报》在它的庸俗的笑话和歪诗中表现得越来越无礼的时候，有教养的和沉着的立宪反对派还能做些什么呢！可惜我们这里没有《十字报》。我看到的是它的各种各样的摘录。这家小报现在竟以这种像狗一样地卑鄙、像流氓一样地恶劣而且蠢得发臭的普鲁士方式来攻击温文尔雅的、富有的、体面的立宪派“巨头”，这是无法想像的。如果贝克拉特这一帮人还有一点点自尊心和反抗力的话，那他们与其现在每天受容克和《十字报》的那种待遇，一定宁愿忍受莱茵平民的《度申老头》的虐待和辱骂以及全部赤色恐怖。

“接着蠢驴发了言：

这就是韦瑟尔的市镇参议员。

我若不是一头蠢驴，

我也想当韦瑟尔的市镇参议员。”^②

《十字报》现在用这种讽刺诗挨个嘲笑全体立宪派名流，而这些家伙却心平气和地忍受着。不过，这群畜生罪有应得，他们过去把《新莱茵报》上的最好的文章诬蔑为“卑鄙的谩骂”；现在就让这些胆小鬼去切身体验一下差别吧。对《新莱茵报》上与此相反的非常文雅的嘲笑，他们是会深深怀念的。

① 参看《旧约全书·摩西二经》第13章第18节和第15章第22节。——编者注

② 引自《县议会之歌》，载于1851年6月17日《新普鲁士报》第137号。——编者注

维利希的事情^①是忧郁时刻的一种安慰。这个“最出名的人”出名已经出到头了,他这个未获承认的人类救星,对世界的忘恩负义感到绝望,只能在啤酒和沙佩尔的友谊中寻找安慰。我可以想像得出他的苦闷,因为未来的军队,即整个欧洲赖以聚集的“核心”现在已经毁灭了。这位高尚的人到哪里去找新的“坚持原则的人”呢!

菲克勒尔的事情^②,我还不太清楚。为什么鲁普斯^③马上跑到菲克勒尔那里去,而不让李卜克内西先去试探一下(因为后者不会牵连别人)?这看起来是要争取菲克勒尔。其次,既然鲁普斯已经去了,他写的信就太粗暴了。要么根本不值得在菲克勒尔身上花工夫,要么——既然在谈话中,菲克勒尔和戈克把卢格看成某种先知——同他绝交好了,用不着这样粗暴地同他闹翻。显然,这是菲克勒尔的卑鄙行径。但是,难道不应该从一开始就预料到南德意志庸人会干出这类事来吗?要知道他是没有掩饰过他对卢格的尊敬的。卢格的纠缠当然是无止境的。但是正是这种手法的不断翻新可以充分证明,任何一种手法都没有获得丝毫的成绩,而马志尼为之写他的《罗马人书》^④的“德国委员会”还只是存在于卢格的脑子里。

请设法让维尔特到这里来,望马上回信。

你的 弗·恩·

① 指维利希逃出了兵营,见本卷第311页。——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311—314页。——编者注

③ 威·沃尔弗。——编者注

④ 恩格斯讽刺地把马志尼致德国事务委员会的呼吁书比做《新约全书》中圣徒保罗的《罗马人书》。——编者注

159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1年7月20日前后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文件^①随信寄还。我喜欢米凯尔的信。这个人至少会考虑问题，如果到外国来住些时候，他一定会成为一个很能干的人。他担心现在公布的我们的文件^②对民主派的影响不好，就他那个地区而言，这种担心的确是有道理的；这个下萨克森土生土长的中农民主派（《科隆日报》新近在拍他们的马屁并提议同他们联合）的情况也正是这样，它远不如较大城市中的小市民民主派，并且还受着他们的支配。虽然这种典型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显然会因这一文件而异常恼怒，但是，由于自身极受限制和压抑，它不得不和大资产阶级一起承认“渡过红海”^③

-
- ① 指阿·贝尔姆巴赫 1851年7月10日前后给马克思的信和约·米凯尔 1851年7月13日前给马克思的信。——编者注
- ②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1850年3月》（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0卷第385—396页）。——编者注
- ③ 参看《旧约全书·摩西二经》第13章第18节和第15章第22节。——编者注

的必要性。这些家伙将越来越被迫承认无产阶级暂时的恐怖统治的必要性,但是深信这种统治不能长久继续下去,因为文件的实际内容是这样荒谬,根本谈不到这些人的永久统治和这些原则的最终实现!另一方面,汉诺威的大农和中农除了土地一无所有,鉴于各家保险公司即将破产,他们的房屋、农场和谷仓等等面临各种各样的危险,而且自恩斯特-奥古斯特那时以来,他们已经尝到了合法抵抗的种种甜头——这些强健的德国自耕农在被迫投红海之前是会加倍当心的。

从贝尔姆巴赫的信看来,豪普特是叛徒,但是我不能相信。无论如何,这件事情必须弄清。就我所知,豪普特还是自由的,这的确有些可疑。从格丁根或科隆到汉堡的旅行是不能想像的。能否从诉讼文件或审理材料中得到关于这件事的什么线索,什么时候能得到,很难说。如果这个人是叛徒,那么这件事是不应当忘记的,而且在适当的时机有一个实例,那是很好的。

我希望丹尼尔斯会很快被释放,他毕竟是科隆惟一有政治头脑的人,而且不管警察怎样监视,他还是能够继续正常地进行工作。

再回过来说说我们的文件对民主派的影响问题:米凯尔应当考虑到,我们曾在或多或少等于党的宣言的一些著作中连续不断地斥责这些先生们。对一个只是以非常平和的、特别是绝不牵涉个人的方式来概述一些早已发表的东西的纲领,现在为什么竟大喊大叫起来?是我们的大陆上的青年们背弃了我们吗?是他们同民主派的交往超出了党的政策和党的荣誉所允许的限度了吗?如果民主派正好是由于没有反对意见而这样叫嚷革命,那么究竟是谁使他们没有反对意见呢?决不是我们,至多只是在德国的德国共产党人。这似乎

确实就是症结之所在。任何一个明智的民主主义者必定从一开始就知道他从我们党那里期望得到什么——文件不能给他们很多新东西。他们如果暂时同共产党人联合,那他们对于联合的条件和期限是完全清楚的,只有汉诺威的中农和律师才会相信,共产党人自1850年以来已经抛弃了《新莱茵报》的原则和政策。瓦尔德克和雅科比肯定决不会梦想这样的事情。无论如何,所有这类出版物,用施蒂纳的话来说^①,对“事物的本质”或“关系的概念”是不会起什么长久作用的,而民主派的叫嚷和煽动会很快再次兴盛起来,而且他们会和共产党人携手并进。至于这些家伙在运动过后的第二天就会卑鄙地愚弄我们,这我们老早就知道了,而且这也不是任何外交手腕所能阻止的。

另一方面,如我所预见的,到处都有共产主义小组在《宣言》^②的基础上建立起来,这使我非常高兴。这正是我们由于迄今的总参谋部软弱无力而缺乏的。士兵自然可以找到,只要局势发展到这种程度就行,但是,总参谋部将不是由施特劳宾人⁹组成,而且它可以比现在的只有受过某种教育的25人有更大的选择,这一前景是非常令人高兴的。最好是普遍建议到处在办事员中开展宣传。一旦要组织管理机构,这些人是不可缺少的——他们习惯于埋头工作和做清晰的簿记,而商业就是这些有用的办事员惟一的实习学校。我们的法学家等等不适于做这种工作。我们需要的是从事簿记和会计的办事员,编写电报、书信、文件的有才能、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我用六个办事员组织一个管理部门,可以比用60个政府顾问和财政学家所组织

① 麦·施蒂纳《惟一者及其所有物》1845年莱比锡版。——编者注

②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编者注

的要精练实用一千倍。后者甚至写不出通顺可读的文字,只会把所有簿记都弄得一塌糊涂,连鬼都不晓得里面记的是什么。由于我们越来越不得不对这种可能性作准备,所以这件事并不是不重要的。此外,这些办事员习惯于连续不断的机械的工作,要求不高,不大会偷懒,当不适用的时候,也容易更换。

寄科隆的信已经发出——弄得很好;如果寄不到,那我就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要不然的话,就是使用舒尔茨的地址不大合适,他是我们以前的共同发行人!

160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1年7月30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我很奇怪,两星期以来没有得到你一点消息。

我们在最近一篇《述评》^①中曾经预言,海洋轮船航运业将大大发展,现在已经被证实了,除去若干小航线,现在已经有了极重要的两条新的大航线:(1)从利物浦到费城的螺旋推进式轮船:每两个星

^① 马克思和恩格斯《时评。1850年5—10月》(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0卷第575—621页)。——编者注

期开四艘；(2)往来于利物浦、里约热内卢和瓦尔帕莱索等地的轮船：每七个星期开四艘。此外，过一两个月，将有横贯大陆的通往加利福尼亚的定期线路：纽约到圣胡安，由圣胡安乘船到尼加拉瓜湖，再经过陆地到莱昂，由莱昂直达圣弗朗西斯科——这就会把到加利福尼亚的旅程至少缩短一个星期。

下个月，伦敦和阿伯丁之间将有火车通行，一天走 550 英里或八个纬度。

现在乘火车往返利兹和伦敦之间，一趟火车是五先令，另一趟火车是四先令六便士。这个星期六这里的车费也要减价，如果也这样便宜，我至少可以每两个星期去伦敦一趟。

在今后六个星期内，如果不发生特殊情况，今年棉花的收获量将达到 300 万包，即 120 000 万至 135 000 万磅。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的收成。同时出现了营业萎缩的征兆：东印度商品充斥，叫喊要停止输入棉纺织品。这里的棉纱和棉织品市场由于棉花价格不稳定仍然处于混乱状态。如果市场的崩溃和这样大的丰收碰到一起，那就热闹了。彼得·欧门现在一想到这里，就吓得屁滚尿流，而这只小青蛙确实是一个很好的晴雨表。

今天就告诉你这些工业上的琐碎消息。

你的 弗·恩·

161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1年7月31日于[伦敦]

索霍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刚刚收到你的来信，信中展示了商业危机的很可喜的前景。

我已经大约两个星期没有写东西了，因为，当我不在图书馆的时候，我就像狗一样被人追逐，无论有多么好的愿望，也总是不能动笔。

在班贝格尔父子一周一周地(最初一月一月地)迟迟不履行给我贴现期票的诺言之后，在我终于在这个星期一为此目的应约到这个犹太人小店铺去并带去了有印花的票据之后，小班贝格尔才向我声明，他老子(当时也在场)不能怎样怎样。

这两个犹太人这样无耻地拖延，浪费时间，使我失信于人，而不能给他们几记耳光，实在遗憾。

再有，最初在几个月中，后来又在最近六个星期中，我受到这种实际上是桑乔式的欺骗，如果不在事实上，那么在原则上我也应当将此归功于康拉德·施拉姆先生。

你知道，这个人四五个星期以前到巴黎去了。和往常同我们的高尚的朋友们打交道时一样，我现在才从他们——例如蠢材海

恩——那里了解到他们早已知道的有关这个无赖的情况。但是我现在禁止他们“大喊大叫”，因为这只会有害处而不会有好处。有一天晚上——不知道是否已经写信告诉过你——我从施拉姆先生那里得知，他过两天就要外出旅行。由于同盟¹¹文件和其他一些文件还在康拉德先生手里，我决定对此采取必要的措施。当天晚上，我从李卜克内西那里知道，康拉德先生不愿意交出这些文件，而且已经把文件封好交给路易·班贝格尔先生。这就更有必要迅速采取行动：当我第二天从博物馆^①回来的时候，知道这个无赖不是过两天，而是过一天即当天夜里两点钟动身。这位高贵的康拉德请求我当晚和他进行私人会晤，但是，我挫败了他的计划，鲁普斯^②、李卜克内西、皮佩尔也一起去了。我们在一家偏僻的小酒店里刚刚坐定，我就要求康拉德先生说明他在文件方面耍的花招等等。像往常一样，这个家伙干了坏事，就变得非常暴躁，他说，他不想交出这些文件，因为他需要这些文件为自己作辩护，此外还说了一些别的蠢话。说什么他和你我一样代表同盟，他也能够拯救同盟。说他根本就不知道我是否是伦敦区部的领导人。然后，用一种施蒂纳式的口吻说他是党内的唯一者。^③ 其他的人，特别是鲁普斯，都气极了；他威胁说要离开，大喊大叫，大吵大闹——一切可以想像出的本领都使出来了。我把这一场吵闹制止了，因为我知道如何对付这个家伙，因为大吵大嚷无济于事，应当就在此刻拿到文件，于是我经过威胁和断然要求，迫使康拉德先生给我写了一张给班贝格尔的条子，让他把封好的那包文件交

① 英国博物馆的图书馆。——编者注

② 威·沃尔弗。——编者注

③ 麦·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1845年莱比锡版。——编者注

给我。

第二天,我得到了这包文件。东西全部在里面,其中甚至还有你我驳斥阿·卢格的声明^①,可见高贵的康拉德没有把这篇声明寄给《国家报》,这大概是因为他向自己的哥哥^②撒过许多谎,因而害怕任何公开的声明。

这个无赖同时还叫班贝格尔父子提防我——他以为这样可以改善自己的处境;他告诉他们说,我为了付清最近的期票,已经使自己最后的信用丧失殆尽,等等。总之,他以各种最卑鄙的手段对我们搞阴谋和进行欺骗等等。

现在,这一切已经是既成事实,所以用不着像这里的蠢材们所想和所做的那样,大喊大叫,庸人般地发脾气,而应当让这个无赖能够继续相信他和我们的关系可以保持下去,直到我们有力量和机会,用这种或那种方法把这个家伙踢开。目前,如果扬言把他的可耻的无赖行径揭穿,那么这个家伙对我们德国同志说来可能成为极大的危险。

另外,用不着多说你也会相信,我已被我的处境弄得精疲力竭。我给美国写了信^③,看看能否同鲁普斯一起从这里给美国的几十家报刊写通讯稿,因为不可能再这样生活下去了。

至于同法兰克福的埃布讷谈判的事,他来信说,科塔可能接受我的经济学——我已将该书^④的计划寄去,——如果不成,他会找到另

① 马克思和恩格斯《为驳斥阿·卢格而发表的声明》(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0卷第624—625页)。——编者注

② 鲁·施拉姆。——编者注

③ 马克思的这封信没有保存下来。——编者注

④ 指马克思计划要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编者注

外的书商。我在图书馆的工作本来早就可以结束。但是,间断太多,阻碍太大,而在家里,由于一切总是处于紧急状态,并且流不尽的眼泪使我整夜烦恼和生气,自然干不了多少事情。我感到对不起我的妻子。主要的负担都落在她的身上,实际上,她是对的。工作应该比婚姻更多产。尽管如此,你该记得,我生来就缺乏耐性,甚至有些严厉,所以常常不够冷静。

尤利乌斯大约在一星期以前已经安葬。我去送葬了。高贵的金克尔在墓前胡诌了一通。在流亡者中,尤利乌斯是惟一喜欢学习并从唯心主义越来越转向我们方面的人。

高贵的杜朗在这里。

海因岑和卢格继续在纽约《快邮报》上喋喋不休地反对共产主义者,特别是反对我们。但是,这种行为实在太愚蠢了,惟一的对付办法,就是在适当时机把卢格的拙劣作品中最滑稽可笑的东西汇集起来,给德国人看看,目前是谁在违反他们的意志而任意摆布他们。

蒲鲁东的最新著作^①,你也许已经看过了吧?

魏德迈从苏黎世给我来信了。卡斯滕斯^②正在美因茨坐牢,他企图逃跑未成。

祝你健康,请勿相忘。

你的 卡·马·

另外,如果你能为琼斯写一篇文章^③(最好署上你的名字),那就

① 皮·约·蒲鲁东《19世纪革命的总观念》1851年巴黎版。——编者注

② 弗·列斯纳。——编者注

③ 恩格斯接受了马克思的这个建议,见本卷第330页。——编者注

太好了。他在自己的刊物上干得不错，他好学。他不是哈尼那样的人。《寄语人民》蒸蒸日上，而《人民之友》日暮途穷。

162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1年8月1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附上五英镑银行券的后半截。

我不知道施拉姆到巴黎去了，你在信中没有告诉我。因此，我在《科隆日报》上看到他淹死的消息时大为惊奇——可惜这个消息是不真实的。这个狗东西是很会捣乱的——过去让他太接近我们了，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卑鄙无耻的家伙。不过你做得对：叫喊和吵闹都无济于事，应当让这个家伙随心所欲地去干，直到我们有办法对付他为止。如果他真的淹死在拉芒什海峡中，那么，正如我所讲的，太好了；不过，这大概是他自己散布的谣言——这也是一种引人注意的手法。

魏德迈想到美国去，看看是否能够把现在为芬讷尔·冯·芬讷贝格所掌握的纽约《工人报》弄到自己手里。如果他在纽约能站住脚，那么，他在那里无论如何比在伦敦对我们有用得多，在伦敦只会使麻烦更多。我们在纽约正缺少一个像他这样可靠的人，而且纽约也终究不是在天涯海角；对魏德迈，可以相信一旦有必要他马上就能

回来。

石印通讯的计划^①很好。不过你们对这件事必须完全保密。这个想法一旦泄露,小班贝格尔和其他人马上就会抢在你们前头。如果我处在你的地位,筹备工作一经就绪,我就立即在美国的德文报刊上登出广告,甚至亲自以经理的名义署名,以便这件事能够办得成功。如果这件事由你负责,而你又认为把我列为合作者有好处,那自然可以随你的便。如果你不愿意在这件事上出面,——不过我看不出这有什么必要,因为究竟为什么你就没有权利筹办一个工业企业,把《新莱茵报》改成石印继续出版呢,——那么这个企业应当由鲁普斯^②来办。魏德迈如果在纽约,他在这件事上会对你们有很大帮助,特别在筹募资金方面,而这是主要的事情。我确信,此事一定会获得很大成功,在伦敦等地的许多美国通讯员很快就会感到这一点。

如果你自己担任经理,毫无疑问,事情会办得好些,就是说马上会获得成功;如果你把这个担子单单交给鲁普斯,那么你不必承担道义上的责任,而让他那种西里西亚的路德式的厉声斥责^③可以毫无阻碍地发挥出来,这比你的风格更适合那些在美国的德国人的口味,因为你的风格需要他们思考。无论如何你必须给自己定一条规矩:尽量写得坏些和零乱些,否则你很快就会失去这些读者的好感。

你信中说的蒲鲁东的新著作^④是什么?

我将给琼斯写一篇由我署名的文章^⑤,我只希望琼斯把他的一

① 参看本卷第294页。——编者注

② 威·沃尔弗。——编者注

③ 指威·沃尔弗的《西里西亚的十亿》。——编者注

④ 皮·约·蒲鲁东《19世纪革命的总观念》。——编者注

⑤ 恩格斯的这个计划于1852年初实现。——编者注

份尽可能完整的《寄语》^①寄给我,因为这里弄不到。他的地址是什么?我忘记了。

从美国还传来关于棉纺织品交易情况的坏消息。市场供应过剩,从市场现状来说,美国佬自己生产的产品太多了。

请尽快回信,我在这里无聊极了。

你的 弗·恩·

注意:你要把你的文件始终妥善地保存在可靠的地方,不要放在家里。一些时候以来,我在这里被人严密监视着,每次出外,总有两个密探盯在后面。本生先生不会放过机会向英国政府提供新的重要情报,说我们住在这里如何危险。

163

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

苏 黎 世

1851年8月2日于[伦敦]

索霍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魏德迈:

我刚从恩格斯那里收到你的信,现在赶忙给你写回信。既然不

^① 《寄语人民》。——编者注

可能把你留在这里,那么,我当然非常希望,至少在你动身以前同你见见面,和你谈一谈。

但是,你既然要去美国,那么现在正是最好的时机,既可以在那里谋生,又能对我们党有所帮助。

就是说,几乎可以肯定,你会得到《纽约州报》编辑的职位。原先这个职位是推荐给鲁普斯^①的。随信给你附上他给该报的所有人之一赖希黑尔姆的一封信。实业问题就谈这些。你可不要失去机会。

现在谈谈别的事情。海因岑先生和尊敬的卢格一起,每个星期都在纽约《快邮报》上攻击共产主义者,尤其是攻击我、恩格斯等人。这里所有的民主派恶棍都把那里当做他们堆肥的粪坑,这里虽然长不了谷物,也结不了果实,然而却能使莠草丛生。最后,海因岑还攻击《国家报》,而《国家报》却连这个对手也对付不了。

不管《国家报》奉行什么样的美国政策,在欧洲政策方面,你将有言论自由。海因岑在那里完全是以大作家自居。如果有人去那里,给这个爱吹牛的胆小鬼一个厉害看看,那美国报界将会感到高兴。

如果你当了编辑,我们将全力支持你的工作。可惜,《国家报》驻伦敦记者是无赖和蠢驴载勒尔。此外还必须堵住欧洲政府¹⁹⁴的成员卢格的嘴。

你的那篇反驳克里斯特^②的文章很好。我没有什么可改的,只是顺便提一下,在各工厂区,工人们确实是为了从自己的孩子们身上榨取金钱才结婚的。这很悲惨,但却是事实。

你能想到,我正处在非常糟糕的境地。要是长此下去,我的妻子

① 威·沃尔弗。——编者注

② A. 克里斯特《保护关税制度问题的现状》。——编者注

就要完了。经常的忧虑,为日常琐事的奔忙,使她精疲力竭。此外,还要加上我的敌人的卑鄙行为;他们甚至从来也没有想在实质问题上攻击我,而是企图在生活琐事上诬蔑我,散布关于我的难以言状的无耻谰言,来为他们自己的软弱无能报仇。维利希、沙佩尔、卢格和其他许多民主主义无赖都是专干这一行的。一旦有人从大陆来到这里,他们就立即紧紧抓住他,向他劝诱,要他也干这一行。

几天以前,“著名的”见习法官施拉姆^①在街上遇见一个熟人,马上就悄悄地对他说:“不管革命的结局如何,大家一致认为,马克思是完啦。最有成功希望的洛贝尔图斯马上就会下令把他枪毙的。”其他人也全是这个态度。当然,我对所有这些卑鄙行为都置之一笑,我的工作不会因此受到片刻干扰;但是你知道,我妻子正在生病,她从早到晚都处于极不愉快的日常生活困境中,其神经系统受到损害,当民主派腐臭的阴沟里的恶劣气味由愚蠢的搬弄是非者日复一日地传到她那里的时候,她是不会精神振奋的。某些人在这方面表现出来的不审慎常常是难以置信的。

顺便提一下,这里还谈不上党派的问题。大人物们尽管表面上有意见分歧,但是在这里却只忙于相互保证他们彼此的重要性。无论在哪一次革命中都没有出现过如此没有头脑的败类。

如果你到了纽约,就去拜访一下《纽约论坛报》的安·德纳,代我和弗莱里格拉特向他问好。他也许能对你有所帮助。你一到那里,就立刻给我来信,但仍旧寄给恩格斯,因为我们中他最有能力支付邮费。无论如何我希望你在确实动身到海外去以前再给我写一封短信。在你的夫人到达的时候,请代我和我的妻子向她衷心问好。

^① 鲁·施拉姆。——编者注

如果你能留在纽约,那你离欧洲也不太远,而且既然在德国报刊完全受到压制,那么只有在美国才能在报刊上进行斗争。

你的 卡·马克思

又及:我刚刚获悉,大人物们,卢格及其集团,金克尔及其集团,沙佩尔和维利希及其集团,还有这些大人物之间的调停人菲克勒尔、戈克及其集团,建立了一种海绵式的联合³⁰³。你知道,有一个关于农民的故事:一个农民把每12舍费耳^①的谷物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出售了。然而他说,数量必定起作用。这些懦夫也这样说:数量将起作用。此外,把这个生面团揉在一起的黏合剂是对“《新莱茵报》集团”,特别是对我的仇恨。当他们凑成一打的时候,他们就是真正的人物。

如果你在纽约掌握不了《工人报》——如能掌握,当然是最好不过了——,如果你因而将不得不同《国家报》进行谈判,那么你就要提防你的朋友卡普,他正在那里活动。我们手头有材料证明,这个家伙——我不知道由于什么原因——是反对我们的主要阴谋家之一。

再见,我亲爱的。

① 德国过去的粮食容量单位。——编者注

164

恩格斯致威廉·沃尔弗

伦 敦

[18]51年8月6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鲁普斯：

今天我就在这里打听有关肯德尔先生的事，明天把我所了解到的有关他的情况告诉你。如果在他给你回信并表示他对你感兴趣之前，我现在就去找他本人，那结果只会是，他非常冷淡地把我打发走，而且也不会把一切情况告诉我。这些正人君子是非常讲究形式的。不久以前，海恩也向这位肯德尔谋求一个职位，并且马上提到了我，但是肯德尔认为不值得向我了解他。在发生了这件事之后，如果我仍强求于肯德尔，那对你只会有害处。你一收到肯德尔的回信，就告诉我他给你写了些什么，然后我立刻去他那里，为你打听一切，并尽量设法使这个人对你有好感。当然，如果哈森普夫卢格对你的通缉令已经失效，那么你可能就会立即受到聘用。不过即使没有失效也没有什么关系。要是我能在这里给你弄到一个什么职位，那就太好了，可惜我在这方面的熟人太少了，此外，这里的人只是为了学现代语才长期聘请家庭教师，而能教现代语的人已经够用了。顺便提一下，我要看看是否能让瓦茨去活动一下——他正在参加教育运动，现在有很多社会关系。

你的 弗·恩·

以后请你信封上的胶弄得湿一点——你的信寄到这里多少是开着口的。

165

恩格斯致约瑟夫·魏德迈

苏 黎 世

[18]51年8月7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魏德迈：

非常感谢你告诉我情况。如果你能从霍夫施泰特尔³⁰⁴那里再多弄到一些资料,我将非常感激。可是,我觉得,你本该还记得以前的某些手册和其他军事教科书的书名;我特别需要的恰恰是最普通和最常见的材料,即在步兵见习军官和尉官考试时所必需具备的、因而在所有书籍中都被认为是尽人皆知的东西。德克尔的著作^①我还是在瑞士弄到的,是一本译得很糟的法译本,也没有地形图,可是马克思把这本书弄丢了,而且未必还能找到。我自己将弄到一本地图集,不过我还需要一幅匈牙利地图。我发现,奥地利总参谋部出版过几种这样的地图。请告诉我,你的地图是否就是这样的一种,它的价

① 卡·冯·德克尔《从现代作战观点来看小型战争。或:论所有三个兵种在小型战争中的运用和使用》一书的法译本。——编者注

格是多少。在最糟的情况下它总要比施梯勒的大图集^①更适用些。至于巴登,尤其是沿莱茵河的巴登—瑞士边界,我从运动¹¹⁹中抢救出了足够的有关的地图。我将通过维尔特(他现在又住在汉堡了)打听一下价钱等情况,然后再决定买什么。不过如前所说,如果你能再给我介绍一些资料,我将非常高兴。

你要去美国,这非常遗憾。但是,如果你在瑞士找不到工作,那我真不知道该给你出些什么别的主意。在伦敦根本干不出什么事来,连鲁普斯^②也还没有找到事做。他自己正在找工作,我也在尽力给他在这里找个什么事做,但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结果。在音乐方面这里的竞争很激烈。看起来,纽约距离英国,尤其是距离这里毕竟不是那么远了:因为有轮船定期航行,航程是从头一个星期三到下星期六,很少需要10整天。在纽约你将会见到小个子红色贝克尔^③。他最近担任过《工人报》的发行人,但我不知道他现在是否还在那里,因为我很久没有听到他的消息了。他最后的地址是:北威廉街24号楼上;如果你不知道他现在的地址,那么在利埃夫尔那里(莎士比亚饭店)或者在《国家报》社准能打听到。总之,在纽约有很多事可做,而且那里非常缺乏一位有理论造诣的我们党的正式的代表。你在那里将会碰到各种各样的人;但你将遇到的最大困难是,有用的和有点价值的德国人都很容易美国化,并放弃回国的一切打算。此外,还得考虑美国特有的情况——过剩人口很容易流入农业地区;国家正在不可避免地迅速而且日益迅速地繁荣起来,因此他们认为资产阶级制

① 阿·施梯勒《世界地形袖珍地图集》。——编者注

② 威·沃尔弗。——编者注

③ 麦·约·贝克尔。——编者注

度是美好的理想等等。那些居住在那里的想回来的德国人,多半只是些像梅特涅和海因岑那样的堕落分子和革命投机分子。他们这些人,越是次要的就越卑鄙。此外,你将在纽约看到祖国所有的帝国贱民³⁰⁵。我不怀疑,你能够在那里住下去。除了纽约,至多还有个圣路易斯是个还过得去的地方;费城和波士顿都是讨厌的小地方。如果你能掌握那家报纸,那就太好了;否则就设法在《纽约州报》找个工作;这家报纸和我们的关系很好,而且它的欧洲通讯一直受到我们的控制。

你从那里来的信最好是经过我转发。这样我就可以让公司付邮资。

关于兵营²⁷²,除了维利希同这帮人闹翻并离开了兵营,我没有听到什么情况。马克思写信告诉我,未来的军队的骨干被瓦解了^①,维利希落到了没有贝桑松³⁰⁶的地步。多惨!再者,这个维利希不仅是个笨蛋,而且还是个卑鄙阴险、狠毒的家伙;他用来为他膨胀到极点的和完全无法置信的虚荣心和自我崇拜服务的恶毒是毫无限度的。我还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撒谎成性的家伙。我可以向你保证,我确实从来没有从他的嘴里听到过一句真话。他总是认为,他是一个凭自己的军事、政治和社会组织方面的天才必定会引导革命取得胜利和彻底完成的人物,你真的想像不出,这种固定观念把这个家伙变成了什么样子。当然,这种狂妄是逐渐发展起来的。我认为,他可能毫无例外地干出各种卑鄙勾当,可是我也不认为这一次他干了直接的背叛勾当。汉堡事件另有原因;叛徒不是维利希和沙佩尔在那里的惟一代理人布伦;据说是豪普特泄了密,但我不能相信这一点。

① 见本卷第319页。——编者注

当然,我们听任这整个一帮人去干他们想干的事,他们的全部活动,当然不过是吹牛、臆造狂妄的计划以及对我们的谩骂而已。这一切对我们说来无关紧要。我们没有必要去注意这群人,普鲁士警察当局正在替我们去做。在他们盘踞的谢特奈尔的酒馆里所说的话,没有一句不是被人向警察局作了报告的。

你走以前无论如何要再给我来一封信,告诉我你搭乘的轮船的船名,这样我就可以从这里的报纸上知道它什么时候到达纽约。到纽约后马上把你的地址告诉我。马克思的地址是:伦敦索霍广场第恩街28号。

衷心问好。

你的 弗·恩格斯

你听到关于德朗克的什么消息吗?他仍然住在日内瓦,你可以从舒斯特那里得到他的地址。

166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1年8月8日于[伦敦]

索霍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没有早日写信给你,也没有及时告诉你5英镑已经收到,请你原谅。这个星期外来的压力很大,使我根本无法动笔。给房东开了一张期票,才暂时摆脱了被赶出住房的危险。

随信附上一份《快邮报》,从中你可以看到老妖婆卢格之流的无耻造谣中伤。^① 读完后请把这个肮脏玩意儿寄还给我。关于粗汉海因岑作了摘录的那一封信(一定是出自菲克勒尔的手笔),我要向你简单地讲几句:两三个星期以来,这些蠢驴——流亡者——一直在召开各种会议,为的是“达成协议”,以便凑成整整“一打”,并且彼此作为未来的大人物而“组织起来”。今天他们召开了决定性的会议。我听到结果,便告诉你。但是分裂的种子已经结出了丰硕的果实:济格尔先生已经委托到这里来参观博览会²²⁴的沙贝利茨转告诉我,他要来拜访我。

《纽约论坛报》愿意出稿费邀请我和弗莱里格拉特做撰稿人。³⁰⁷ 这是北美发行最广的一家报纸。如果你能用英文写一篇关于德国局势的文章³⁰⁸,在星期五早晨(8月15日)以前寄给我,那将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关于施拉姆,我们知道,他同他的哥哥^②经常通信。他曾写信叫班贝格尔不要把他的地址告诉我们。每天都可以听到关于他在这里的可耻行径的新消息。

红色沃尔弗^③又变成“爱尔兰人”了。

① 1851年7月15日《德意志快邮报》(纽约)第155号刊登的阿·卢格的文章《党中有派》。——编者注

② 鲁·施拉姆。——编者注

③ 斐·沃尔弗。——编者注

现在谈一谈皮·约·蒲鲁东的《19世纪革命的总观念》。当我第一次在信中对你谈到这本书的时候,我只看过该书的摘要,而且还有很多被歪曲的地方。现在我可以把要点寄给你。先说一句:书中批驳卢梭、罗伯斯比尔和山岳党¹¹⁵等等的地方写得很好。用不朽的卢格的话来说,真实过程的力量是这样来的:

第一篇:只有反动才导致革命的发展。

第二篇:19世纪的革命有充分的理由吗?

1789年的革命推翻了旧制度。但是它忘记了建立一个新社会或者使这个社会变成新的社会。它只考虑到政治,而没有考虑到政治经济学。在目前,“经济力量的无政府状态”占着统治地位,因此就出现“社会贫困化的趋势”。^①这表现在分工、机器、竞争和信贷制度上面。贫穷和犯罪在增加。其次,国家(l'état)日益发展;它具备了专制的一切特征;它的独立性和权力日益扩大。国债不断增加。国家反对贫困而维护财富。腐败。国家控制着社会。存在新的革命的必然性。革命的任务是改变和纠正社会的不良趋势。不需要触动社会本身。更谈不到对社会进行任意的改造。

第三篇:论联合的原则。

联合是一种信条,但不是一种经济力量。同分工、贸易和交换等等不同,联合不是一种有机的、生产性的东西。不能把联合同集体力量混为一谈。集体力量是一种无个性的行动,而联合是一种自愿的义务。联合在本质上是不产生成果的,甚至是有害的,因为它束缚工人的自由。人们赋予社会契约以一种仅仅为分工、交换和集体力量

① 引自皮·约·蒲鲁东《19世纪革命的总观念》1851年巴黎版。——编者注

所固有的效力。如果人们为了完成大事业而进行联合,那么这不应该归功于联合的原则,而应该归功于它的手段。只有当联合能带来足够的补偿的时候,人们才会服从联合。生产的联合只对能力弱的或懒惰的成员有好处。联合就是团结一致,共同对第三者负责。一般说来,联合只有在以它的手段为转移的特殊条件下才是可行的。不顾任何外部的经济考虑、专门为了家族联系按照自我牺牲法则建立的联合,为联合而进行的联合,是一种纯粹宗教的行动,是一种毫无积极意义的超自然的同盟,是一种神话。不能把联合同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相互性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的关系混为一谈。联合使缔约者处于同等地位,使他们的自由服从于社会义务,使他们丧失个性。

第四篇:论权力的原则。

政府的观念起源于家庭的习俗和治家的经验。民主是政府进化的最终表现。政府的观念是同契约的观念相对立的。真正革命的口号是:不再要任何政府!绝对权力很快就被迫否定它自己,并且受法律和制度的限制。规定利益的外部表现的法律,像利益本身一样,是数不清的。法律迷失于恶无限性当中。法律是从外部强加于我们的桎梏。立宪君主制。非驴非马的无聊东西。普选权。许多人的先知般的直觉是荒唐的东西。我既不需要代表,也不需要全权代表!选举、投票,即使全体一致,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如果从普选这一点来看,波拿巴倒是一个最适当的人物,等等。纯粹的民主或者直接的民权——这是里廷豪森、孔西得朗和赖德律-洛兰的臆想——几乎是不可能的和荒谬的。这种登峰造极的国家观念充分表现了它的荒谬性。

第五篇:社会清算。

(1)国家银行。法兰西银行按照法令进行清算。宣布法兰西银行不是国家银行,而是“公益机构”。利率将降低到 0.5 厘或 0.25 厘。

(2)国债。由于采取上述措施,私人资本被剥夺了进行贴现业务的可能性;私人资本涌向交易所,国家只付给 0.5 厘或 0.25 厘的利息,因而对利息的兴趣也就没有了。国家用付给年金的办法代替利息,即分年偿还它所借的资本。换句话说,法令规定,国家对于债务所付的利息,算做对本金的扣除,即算做年金。

(3)抵押债务。普通债务。“一切债券的利息,抵押债券、无担保债券、公司股票的利息,一律规定为 0.25 厘或 0.5 厘。只能要求以年金的形式支付利息。总额在 2 000 法郎以下者,年金应付给 10%;总额在 2 000 法郎以上者,年金应付给 5%。为了便于偿还债款,为了履行原来的债权人的职能,国家贴现银行的一个分行变为土地信贷银行;它每年发放的贷款最高额为 5 亿。”

(4)不动产:建筑物。法令规定:“凡作为房租缴纳的款项,一律算做对财产的赎金,该财产的价格定为房租的 20 倍。每次定期缴纳的款项都使承租人对他所住的房屋以及供出租和市民居住用的全部建筑物,享有一定比例的、共有的一部分所有权。用这种方式赎来的财产,将逐步地转交给公社管理机关管理;通过赎买的事实本身,公社管理机关便以全体承租人的名义取得了抵押权和优先权,同时公社管理机关也保证所有承租人能够永远以建筑物的成本价格获得住宅。公社可以就立即清算和赎买出租房屋的所有权问题同财产所有者达成协议。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使现在这一代人就能享受降低房租的好处,上述公社可以立即把已经签订了合同的房屋的租金降低,以便只要 30 年就能偿清。至于建筑物的修缮、管理和维护以及建造

新的建筑物,公社可以根据新的社会契约的原则和规则,同泥瓦工协会或建筑工人协会签订协议。单独居住自己房屋的所有者,可以长期保留他对自己房屋的所有权,只要他认为这对他自己有利。”

(5)地产。“为租用不动产而交纳的每一次地租,都使租佃人获得该不动产的一部分所有权,并且对他说来就是抵押。已经完全清偿的地产立即归公社管理,公社将取代原所有者的地位,并且同租佃人分享正式的所有权和纯产品。公社可以就赎买地租和为让出所有权而立即支付报酬的问题,同愿意这样做的所有者达成协议。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公社的努力,耕作者的定居和他们的地界的划定将得到保证,同时将尽可能使土地面积的差别通过土地的质量加以补偿,并且按照收益确定地租。一旦全部地产完全赎回,共和国的所有公社必须通过协商对土地质量的差别和土地耕作上的特点加以均衡。各公社有权动用的公社管辖区域内土地的那一部分地租,用于这项补偿和公共保险。从此以后,那些亲自经营自己的土地因而仍然保有产权的旧的所有者,将转化为新的所有者,交纳同样的地租,享有同样的权利,因此在地区和继承问题上产生的偶然情况都不会使任何人获得特权,土地耕作条件对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土地税将废除。乡村警务归市镇参议会。”

第六篇:经济力量的组织。

(1)信贷。上述国家银行及其分行。金银逐渐停止流通,用纸币代替。至于个人信贷,它应该在工人协会、农业协会和各行业协会中采用。

(2)财产。见前面有关“地产”的摘录。在上述条件下,可以毫无顾虑地允许所有者任意出售、转让、让与和流通他的财产……由于用年金支付的便利,不动产的价值可以无限地分割、交换,并作一切

可能的变动,而不触动不动产本身。农业劳动排斥集体的形式。

(3)分工,集体力量,机器,工人协会。

凡是按其性质要求联合使用大量不同专业的工人的一切工业、企业、行业,应该成为工人团体或工人协会产生的场所。但是,在无须各种有专门技能的人员共同劳动,而只要单个人或一个家庭就可以生产产品的地方,没有成立联合会的可能。因此,小作坊、手工业、制鞋业、缝纫业等等,以及商人等等,没有联合会。在大工业中有联合会。所以,这里有工人协会。联合会的每一个成员,对于协会的财产享有共有的权利;他有权依次担任协会内的任何职务。对他的教育、培养和学习,必须加以安排,使他去完成自己那份不愉快的、繁重的义务,但同时使他能够完成一系列劳动并学到许多知识,保证他在成年时获得多方面的技能和足够的收入;担任职务是通过选举确定的。章程条例由联合会的全体成员批准,报酬根据职务的性质、能力的大小、责任的轻重来确定。协会的每个会员根据其贡献按比例分配协会的赢利并承担协会的义务;每个人都有权自愿退出联合会,进行结算和放弃他的权利;而协会也有权随时接受新的成员……集体力量和分工这两个问题,就是这样解决的……在过渡时期,工厂主等是这些企业的领导人。

(4)价值的构成:廉价市场的组织。设法防止商品价格昂贵和擅自确定价格。公平的价格精确地代表:(a)根据官方调查的自由生产者的平均水平的生产费用的数额;(b)商人的报酬或对卖主卖出货物时丧失的利益的补偿。为了鼓励商人做生意,应该给他一种保证。这种保证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表现:或者是愿意享受公平价格而本身又是生产者的消费者也有义务以同样条件向商人提供他自己的产品,就像巴黎的各种工人联合会现在已经做的那样;或者,上述的消

费者只是保证卖主能获得一种补偿费,或者使他能具有相当好的销路,确保他能获得收入。例如,国家以它暂时所代表的利益的名义,各省、各公社各自以它的居民的名义,为了给一切人保证公平价格,提供优等质量的产品和服务,必须保证那些提供最优惠条件的企业主获得他的资本和他的企业所耗费的原料的利息,或者给他以固定的报酬,或者在一定情况下给他以相当数量的订货。而承办人也有义务供应产品并履行自己在为消费者服务方面所承担的责任,满足消费者的一切要求。此外,保留充分的竞争余地。承办人必须报告其价格的构成因素、供货方式、合同的期限和实施它的办法。在指定期限内将承办条件加封交出,然后根据合同的重要程度分别在交付承办以前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一个月或三个月启封公布。每项合同期满后又重新公开招标。

(5)对外贸易。一旦利率降低了,就必须降低税率,当利息被废除或者降低到0.25厘的时候,就要取消关税。

第七篇:政府在经济机体中的解体。

没有权威的社会。废除迷信、司法、行政、警察、国民教育、战争、海军等等。各个方面都带有施蒂纳式的辞藻。

请来信详细地告诉我,你对这个药方有什么想法。

祝好。

你的 卡·马克思

167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1年8月10日前后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快邮报》使我感到非常愉快。我已经很久没有读到过像《阿·卢格致卡·海因岑》^①这样十足的废话了。我没有想到，即使是卢格和海因岑这样的两个蠢驴，也能从三年的革命漩涡中浮现出来，依然故我，依然是那一套陈词滥调、可笑的风格和用语等等。他们像马戏团的小丑，在做完了最惊险的跳跃动作以后，再次向观众鞠躬，并且说：“我们又来了！”接着又老调重弹，毫无感情地、唠唠叨叨地讲述他那套老掉牙的笑话。泻肚子的文人卢格活生生地出现在我的眼前，一本正经地宣布：“对暴政、无政府状态和叛国行为的基本答复……就是目前所必需采取的激进措施”，然后他就亲自实行这种激进措施，发现当代的阶级斗争就是平民的脱离，由此便自然地联系到那个罗马的迂夫子（名字我忘了），联系到他的关于胃和手的寓言³⁰⁹，以及三年级学生和教师们所记起的诸如此类的美好的东西。但是这个家伙是无可估量的，有一次他突然谈到“环境”，接着就立即宽慰人心

① 指阿·卢格的文章《党中有派》。——编者注

地补充说：“你知道……我所说的环境无非就是现在在人们头脑中占统治地位的思想罢了。”他笨拙地想作俏皮而刻毒的暗示的企图完全失败了。这个家伙是如此滑头，每个人都可以觉察到，他对某个人怀恨在心，但是对谁，为什么，就像一般的“如何”和“为什么”一样，谁也弄不明白。伟大的卢格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小丑，而伟大的海因岑在表现他的被称为永恒不变的粗鲁方面，也毫不逊色。这个家伙在1851年7月23日的一篇短文中，又企图用1847年夏天在《德意志—布鲁塞尔报》上用过的同样的字眼³¹⁰，把他那老一套关于共产主义的胡说八道硬塞给读者，这种手法的卑鄙无耻实在难以形容。

但是，这些家伙不得不承认我们作品的高明，因为他们不断地钻研我们的作品，尤其是因为不管他们怎样顽固和疯狂，还是不知不觉地受着这些作品的影响。在他们的全部粗制滥造的作品中，有哪一句话不包含着对我们作品的剽窃和由于误解而造成的歪曲，有哪一句话不是受到我们作品的启发！

关于伦敦的企图和解的问题，梅因或孚赫先生给柏林半官方的曼托伊费尔的《石印通讯》提供了一篇荒唐的文章，说什么只有我们两个人仍然在一起等等，而其他人都联合起来反对我们。关于弗莱里格拉特和沃尔弗则只字不提。伟大的维利希，自从未来的军队解散以后，看来又想在一切党派的大人物中间获得一个“倒有性格”^①的名声——据说他出席了他们的会议。这一切由绝望所引起的尝试导致了什么结果呢？伟大的济格尔到你那里去过吗？

德绍的一个德国社会主义蠢驴经过尤利乌斯介绍来找我，他刚

① 暗指海涅的讽刺诗《阿塔·特洛尔》第24章中的一句诗：“不是天才，倒有性格。”——编者注

才肯定地告诉我,这些先生们在那里散布流言,说什么你自己承认在为《新普鲁士报》写稿;说什么你曾亲自把这件事情告诉过路易·德鲁克尔先生(!)。编得多像啊!

至于蒲鲁东^①,看来这个人有所进步。不管怎样,他的荒谬东西在发展中经过了的阶段,具有比较不错的形式,而路易·勃朗先生对于这种“邪说”是啃不动的。蒲鲁东先生现在终于也认识到,财产所有权的真正意义,在于由或多或少是隐蔽的国家隐蔽地没收各种财产,而废除国家的真正意义是国家的更加集中。因为“通过协商对土地质量的差别和土地耕作上的特点加以均衡的共和国的所有公社”及其必然有的附属物和后果,会是别的什么东西吗?

如果我明天有时间,还要谈谈这个怪家伙。星期五要用的文章,我这个星期交不出来。不过要赶快写信告诉我,文章应该写成什么样子——是随便一篇单篇的文章,还是你想要一组文章,其次是如何写,因为关于《纽约论坛报》的政治面目,我只知道它代表美国辉格党人的观点。请把你所能知道的其他情况全部告诉我,帮助我做好这件事。

你的 弗·恩·

^① 皮·约·蒲鲁东《19世纪革命的总观念》1851年巴黎版。——编者注

168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1年8月11日前后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我对蒲鲁东的看法昨天没有谈完，今天继续谈。我暂时撇开他的药方中的许多缺陷，例如，看不出，工厂将通过什么方法从工厂主的手中转入工人协会的手中，因为废除的是利息和地租，而不是利润（要知道竞争仍然存在）；其次，没有谈到利用雇佣工人经营土地的大土地所有者的情况将会怎样，此外还有其他类似的缺点。要对这一切作为一个理论的整体作出判断，手里就必须有这本书^①。因此，我现在只能就我对各个措施在实行时是否行得通所作的分析，以及我就这些措施对集中全部生产力是否适宜所作的研究，谈谈自己的意见。其实，就是为了这一点，也必须有这本书，以便看到他发挥自己论点的全部情况。

蒲鲁东先生终于认识到，实行或多或少是隐蔽的没收是必要的，我已经说过，这是一种进步。不过要问，他所提出的实行没收的理由在实际上是否行得通；因为对于所有这些目光短浅的家伙（他们总是

^① 皮·约·蒲鲁东《19世纪革命的总观念》1851年巴黎版。——编者注

自欺欺人地认为这一类强制措施不是没收)来说,这个理由正是全部问题的关键。“利率将降低到0.5厘或0.25厘。”如何降低?关于这一点,你的摘要只是谈到,国家,或者是秘密地以其他名义同国家融合在一起的银行,必须按这种利息每年发放5亿法郎的抵押贷款^①。我补充一句,降低利率应当逐步实行。既然利率这样低,以每年支付5%或10%的办法来逐年偿还全部债务等等,当然是很容易的事情。但是,蒲鲁东先生并没有指出,通过什么途径来达到这个目的。这里就使我想起不久以前我们关于根据你的计划降低利率的讨论,你的计划是成立一个能够垄断纸币流通和停止金银流通的惟一享有特权的国家银行。我认为,任何想迅速地、恒久地降低利率的企图,都必然要遭到失败,因为在每一次革命爆发和营业停滞的时期,那些暂时手头拮据,处境困难,就是说一时不宽裕的人对于高利贷和信贷的需求都不断增加。即使算做借款的实际报酬的那一部分利率可以借助于大量资本而减少,作为偿还贷款的保险的那一部分利率也仍然存在,而且恰恰在危机时期会大大地增长。在任何革命时期,即使政府不以0.25厘或0.5厘,而以5厘的利率贷款给商人,商人们也会对政府感激不尽。请参看1848年的情况、信贷银行等等。但是,国家以及每个大的集中的国家银行,在它没有在一一切地方直到最偏僻的角落都设立自己的分支机构,而它的职员又没有获得丰富的商业经验,只能贷款给大商业,否则它贷款出去就会一无所得。而小商业又不能同大商业一样,把自己的商品抵押给银行。这样一来,任何降低政府贷款利息的最直接的结果,都是增加大商人的利润和这个阶级的普遍上升。

^① 见本卷第343页。——编者注

小商业被迫和过去一样只好求助于中间商人,中间商人从政府手里以0.5厘的利息借到贷款,再以5厘—10厘的利息贷出去。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小商业拿不出保证品,拿不出抵押品。因此,从这方面看,结果也是抬高资产阶级——间接造成一个大高利贷阶级即次一级的银行家。

社会主义者和蒲鲁东想降低利息的全部永恒的迫切要求,依我看来,是资产者和小资产者的虔诚的美好愿望。只要利息和利润成反比,这种要求只能导致增加利润。只要有不宽裕的、不能提供保证的、从而恰好非常需要钱的人存在,国家贷款就无法消灭私人贷款,因此也不能降低所有交易的利率。如果国家以0.5厘的利息贷出款项,那么对于接受贷款的高利贷者,它所处的地位就会像1795年的法国政府一样,当时法国政府征收了5亿阿西涅币的税款,而后来又当做300万发放出去了;它纯粹为了维持自己已经一钱不值的“信用”,在交纳税款时是按票面额,即高于实际价值200倍的价额收回阿西涅币的——总之,国家所处的地位就会像法国政府相对于当时的土地投机者和证券投机者所处的地位一样。

蒲鲁东太天真了。“个人信贷是在或者应该在工人协会中采用。”这就是说,两者必须择一:或者是由国家对这些协会进行监督、最终管理并制定规则,而蒲鲁东是不愿意这样做的,或者是玩弄一场组织协会的绝妙的骗局,在无产阶级、流氓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基础上重演1825年和1845年的骗局。

用商业措施和强制措施来逐渐降低利率,以便使利息的支付变成债务的清偿,从而消灭一切债务等等,并把一切现实的财产都集中在国家或者公社的手中——想把这当做主要的事情,我认为是完全行不通的,第一,是由于前面所说的理由;第二,因为时间拖得太长;

第三,因为在以国家证券形式保留信贷的情况下,惟一的结果就是国家必然会欠外国人的债,因为所有付还的钱都会流到国外;第四,因为即使在原则上有这样做的可能性,但是如果认为法国即共和国能够面对着英国和美国而实现这一点,那是荒谬的;第五,因为国外的战争和当前时局的压力总的说来正在使这一类有系统的、缓慢的、打算在二三十年内实现的措施,尤其是货币支付,失去任何意义。

我认为,这种事情实际上只有一种意义,就是在革命发展的某一时刻,确实可以利用垄断的国家银行颁布如下的法令:第一条,取消利息,或者利率限制为0.25厘;第二条,利息照旧继续支付,并且具有清偿债务的作用;第三条,国家有权按照现行的估定价值收买全部不动产等等,以每年支付5%的办法在20年内偿清。到某个时候也许可能需要类似的法令,作为在实行公开的没收以前的最后措施,但是不切实际地考虑什么时候,怎么样和在什么地方实行这种措施,那是纯粹的思辨。

无论如何,蒲鲁东的这本书,看来比他以前那些书是接近尘世得多了;——价值构成也具有了一种比较有血有肉的形式:小商贩的公平价格的形式。先生,四个法郎,这是最公平的价格!至于废除关税和废除利息彼此有什么关系,讲得不清楚。蒲鲁东从1847年以来,非常彻底地完成了从黑格尔到施蒂纳的过渡,这也是一种进步。他研究德国哲学一直研究到了他自己尸体的最后腐烂阶段,还能说他不了解德国哲学!

请立即回信,并把你对上述意见的看法告诉我。

你的 弗·恩·

169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1年8月14日于[伦敦]

索霍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我在一两天内把蒲鲁东的原书^①寄给你，不过你一旦看完就寄回来。因为我想——由于需要钱用——就这本书写两三印张的评论去发表。因此希望把你对此书的意见更详细地告诉我，而不要像你惯常所做的那样匆忙地写出来。³¹¹

蒲鲁东主义的实质——整个蒲鲁东主义首先是反对共产主义的一场论战，尽管他从共产主义中剽窃了许多东西，而且是通过卡贝——勃朗的改头换面来认识共产主义的——我认为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论点：

必须反对的真正敌人是资本。资本的纯粹经济上的确认是利息。所谓利润无非是工资的一种特殊形式。把利息变成年金，即对资本的分年偿还，就可以废除利息。这样一来，将保证工人阶级——应读做工业阶级——永远占有优势，而资本家阶级本身则注定要逐

^① 皮·约·蒲鲁东《19世纪革命的总观念》1851年巴黎版。——编者注

渐消失。货币利息、房租、地租是利息的不同形式。这样,资产阶级社会仍然保存,并获得了正当的理由,被铲除的只是其不良倾向。

社会清算只是重建“健全的”资产阶级社会的一种手段。是快还是慢,这对我们无关紧要。我想先听听你对这种清算本身的矛盾、不确切的地方和不清楚的地方是怎样看的。但是这种重新建立的社会真正灵药是废除利息,即把每年支付的利息变为年金。这种不是当做经过改良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手段,而是当做它的经济规律提出来的措施,自然会造成两种结果:

(1)使小的非工业资本家变成工业资本家。

(2)使大资本家阶级永世长存,因为在实质上,如按平均计算,社会总的说来——工业利润不计在内——任何时候都只是支付年金。不然的话,普赖斯博士所计算的复利^①就成为现实了,而整个地球上的财富也不够用来支付从耶稣基督诞生以来就开始流通的最小的资本的利息。事实上,以英国,即最稳定最资产阶级的国家为例,可以有把握地说,在最近50年或100年中,投入土地或其他方面的资本,从来没有产生过利息,至少按照价格说来是如此,而这里所谈的正是这个问题。比如说,英国的国家财富估计最多有50亿。就算英国每年生产5亿,那么英国的全部财富仅仅等于年劳动产品的10倍。因此,资本不仅没有产生利息,而且按价值来说,甚至没有把它自身再生产出来。而这是由于一个简单的规律的缘故。

价值最初是由最初的生产费用,根据生产该产品最初所必需的

① 理·普赖斯《关于国债问题告公众书》1772年伦敦版和《评继承支付、孀老赡养金方案、人寿保险金算法以及国债》1772年伦敦版。——编者注

劳动时间来决定的。但是产品一旦生产出来,产品的价格便由该产品再生产所必需的费用来决定了。而再生产的费用在不断地下降,而且时代在工业方面越发展,这种下降就越迅速。因此,是资本价值本身不断贬值的规律,使地租和利息的规律失去作用,否则地租和利息的规律就会成为荒谬的东西。你提出一个论点,认为没有一个工厂能够抵偿它的生产费用,其原因也在这里。因此,蒲鲁东不能通过施行一种即使他不提出而社会实质上也在遵循的规律来改造社会。

蒲鲁东想赖以实现一切目的的手段就是银行。这里存在一种混淆。银行业务可以分为两部分:1. 把资本变成现金。在这种场合我所给的只是货币而不是资本,其所以能这样做,当然只是考虑到生产费用,也就是考虑到0.5厘或0.25厘的利息。2. 以货币的形式贷出**资本**,在这里利息要依资本的量而定。在这种场合,信用所能做的,只是通过积聚等等办法把现存的、非生产性的财富变成真正的、能动的资本。蒲鲁东把这第二项看得同第一项一样容易,然而最后他会发现,如果他依靠假想的一定量的货币形式的资本,在最好的情况下,只是使资本的价格按资本的利息降低的比例提高。其结果无非是使他的证券失去信用。

至于关税同利息的联系,我想让你通过原文去玩味。这么美妙的东西是不应该由于删节而使它受到损害的。蒲鲁东先生既没有确切地说明,公社分享房屋和土地是怎么回事——而他为了反对共产主义者,无论如何是应该这样做的;也没有确切地说明,工人将怎样占有工厂。他虽然希望有“强大的工人协会”,但是又十分害怕这些工业“行会”,因此,他尽管没有让国家但却让社会具有解散它们的权利。作为一个地道的法国人,他只是把协会局限于工厂,因为他既不知道摩西父子公司,也不知道中洛锡安的农场主。在他看来,法国的

农民和法国的鞋匠、裁缝、商人是自古以来就有的,必须承认他们的存在。我越是研究这种乌七八糟的东西,我就越相信:改造农业,因而改造建立在农业基础上的所有制这种肮脏东西,应该成为未来的变革的核心。否则,马尔萨斯神父就是对的了。

同路易·勃朗等人的东西相比,这部著作是很可贵的,特别是对于卢梭、罗伯斯比尔、上帝、博爱以及诸如此类的荒唐东西作了大胆抨击。

至于《纽约论坛报》的事,我由于忙于经济学,现在需要你的帮助。请你写一组关于1848年以来的德国的文章³⁰⁸,要写得俏皮而不拘束。这些先生们在外国栏目中是非常大胆的。

过几天我将寄给你两卷关于罗马的著作,就是杜罗·德拉马尔的《罗马人的政治经济学》。这部书(内容很丰富)是我从巴黎函购到的。从中你也可以了解有关罗马作战方式的经济基础的许多材料,这种经济基础不是别的,就是土地清册。我怎样才能用最省钱的办法将这两卷书寄给你呢?两卷书都很厚。《石印通讯》的那篇文章^①,你一定要设法弄到手,或者想办法抄一份下来。只要魏德迈一来,就要把这些纽约的蠢驴狠揍一顿。为此必须掌握全部文件。孚赫现在是《新普鲁士报》的通讯员。济格尔还没有露面。维利希当然是流亡者兄弟会³⁰³中扮演着联合人角色的成员。他们在星期五^②开了第一次全体大会。我们有一个密探参加了。会议一开始(由豪格将军)宣读了《石印通讯》上反对我们的文章。要知道,他们的全部生存和活动都是为了反对我们。接着他们还决定就形形色色的纠纷

① 见本卷第348页。——编者注

② 1851年8月8日。——编者注

作一系列的蹩脚报告。梅因先生表示愿谈普鲁士,奥本海姆愿谈英国,卢格愿谈法国,金克尔愿谈美国及其未来。

我倒很想听听你对这一切的看法。

170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1年8月21日前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你最好先把蒲鲁东的书^①读完,因为我必须收回这本书。杜罗的书^②,我已经把我要用的东西都摘录下来了。

顺便说一句:请你还是给新奥尔良的费舍写封信吧(李卜克内西现在经常和他通信)。金克尔、卢格等人正好想要从新奥尔良得到资助,因而这样做就更加重要。所以你可别忘了给他写封信,他在给李卜克内西的信中就埋怨你不写信给他。

你的 卡·马·

① 皮·约·蒲鲁东《19世纪革命的总观念》1851年巴黎版。——编者注

② 杜罗·德拉马尔《罗马人的政治经济学》。——编者注

171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1年8月21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你要我写的那篇文章^①随信寄去。各种情况的巧合,使这篇东西写得不好。首先,从星期六^②以来,为了变个花样,我闹了点病。其次,我没有任何材料,只好完全凭记忆信笔写了一篇救急之作。还有,时间仓促,工作是约定的,对于这家报纸^③及其读者的状况又几乎毫无了解,因此,也就不可能有什么正式的计划。最后,这一组文章的原稿不能全部留在手边以便前后对照,因此为了避免后面几篇文章中出现重复,就必然使文章的开头写得多少有些拘泥于条理。由于这一切,再加上我很久不写文章了,所以这篇东西写得十分枯燥,如果说还有什么可取之处,那就是英文还比较流畅,这是由于我八个月以来已经养成了几乎完全用英文讲话和阅读的习惯。总之,

① 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第一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第5—13页)。——编者注

② 1851年8月16日。——编者注

③ 《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者注

这篇东西由你随便处理。

蒲鲁东的书^①我已经读完一半,我认为你的看法完全正确。他诉诸资产阶级,他复归到圣西门那里以及在批判部分的成百件其他事情,都证明:他把工业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看成实质上相同的阶级,他认为,只是由于革命没有完成,它们之间才发生对抗。假哲学的历史结构是十分清楚的:革命前,工业阶级处于自在的状态;1789年—1848年处于对抗的状态:否定;蒲鲁东的合题要一举解决这一切。我觉得,所有这些是想从理论上拯救资产阶级的最后的尝试;我们关于物质生产的决定性历史动因、关于阶级斗争等等的前提,有很大一部分被他接受了,但大多数都被歪曲了,他在这个基础上,利用假黑格尔主义的魔术,制造了把无产阶级反过来纳入资产阶级中去的假象。合题的部分我还没有读到。在对于路·勃朗、罗伯斯比尔和卢梭的抨击中,有时也有一些不错的见解,但是总的来说,再也没有什么东西比他对政治的批判更狂妄而肤浅的了,例如,在他谈到民主的时候,在他完全同《新普鲁士报》和整个旧历史学派³¹²一样在人数上高谈阔论的时候,以及在他恬不知耻地想根据小学生式的琐屑的实际考虑来建立一整套体系的时候,就是如此。他认为,“权力”和“自由”是互不相容的对立物,任何政体都不能提出充分的道义上的理由,使他必须服从它,这思想可真够伟大啊!天啊,那权力还有什么用处呢?

此外,我相信艾韦贝克先生已经把他翻译的《宣言》^②,可能还私

① 皮·约·蒲鲁东《19世纪革命的总观念》1851年巴黎版。——编者注

②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编者注

下把你在《评论》上发表的那些文章^①的译文都交给蒲鲁东了。有许多重要的论点无疑是从那里偷来的,例如,政府不过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权力,它将随着阶级对立的消失而消失。其次是关于1848年以来的法国运动的许多重要论点。我不认为,这一切都是他在你反驳他的那本书^②里找到的。

过几天,等我把全书读完,再写信详谈。另外,维尔特最近几天要到这里来,他像往常一样突然跑到布拉德福德去了。因此,蒲鲁东的书可能要在我这里多放两三天。

请告诉鲁普斯^③,我已经和瓦茨谈过,他将尽量帮忙替鲁普斯在这里找个事干,而且看来很有希望。瓦茨认为,凭鲁普斯曾经担任帝国议会议员的资格³¹³,在这里找事毫无问题。他认识各种各样的具有自由主义色彩的教师和牧师,既然他采取行动,那准能有点结果。因此,我将为他鼓一鼓劲;有进一步的消息,我马上就告诉鲁普斯。不过,无论如何这个瓦茨决不比其他类型的庸人差。由于他是一个英国人、社会主义者、医生和家,所以,人们觉得,他七年以来一直是戒酒主义者,而且甚至渴望成为一个司徒卢威式的食草者,这毕竟是个长处。可是,他的妻子却吃下喝下他们两个人的东西。在曼彻斯特这个地方,通常最能交际的人,是平庸的小市民,这是可悲的,但是这是事实。他们喝酒,谈淫猥的事,都是共和主义者(像马尔滕斯那样),他们会使人觉得可笑。

① 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0卷第129—240页)。——编者注

②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编者注

③ 威·沃尔弗。——编者注

你从德国听到什么新闻没有？在汉堡有三个人获释，有一个人再次被捕。³¹⁴所以，裁缝帮工诺特荣克的供词由此得出结论：他是一个秘密宣传团体的特使——多么了不起的发现！

你的 弗·恩·

172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1年8月25日于[伦敦]

索霍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首先要感谢你写的文章^①。它不像你说的那样糟糕，而是写得很出色，我毫无改动地寄到纽约去了。你写得非常合乎《论坛报》^②的调子。我一收到该报的头一份，马上就寄给你，以后将按时寄去。

我现在有一大堆流亡者的粪便可以给你运去，如果你附近有认识的农民，需要用这些可爱的鸟类的粪便做肥料，你倒可以做一笔生意。

① 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第一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版第11卷第5—13页）。——编者注

② 《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者注

你已经知道,在8月8日星期五那天,亲如兄弟的流亡者召开了第一次正式会议,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有:那位“达姆”做主席,叔尔茨做秘书,戈克、济格尔兄弟俩^①、菲克勒尔、陶森瑙、弗兰克(奥地利的庸人)、维利希、波克罕、席梅尔普芬尼希、约翰奈斯·隆格、梅因、赖辛巴赫伯爵、奥本海姆、施托尔佩的鲍威尔^②、蛮不讲理的吕德尔斯、豪格、阿·卢格、泰霍夫、施莫尔策(巴伐利亚的中尉)、佩茨勒、伯勒尔、盖尔克、谢特奈尔、哥林格尔,等等;金克尔和施特罗特曼当然也在座。总之,主要的集团是:(1)卢格—菲克勒尔,(2)金克尔,(3)陶森瑙。在这些集团之间还有其他一些独立的文坛无赖和协商派³¹⁵。这一关系重大的大型政治历史剧²³⁶的基本内容是:卢格—菲克勒尔—陶森瑙—戈克—济格尔—豪格等人提议选举一个正式委员会,其目的,部分是为了揭发反动派的罪行,部分是为了代表流亡者,部分也是为了“采取行动”——对德国进行宣传。白痴卢格在这里还有一个不可告人的目的,就是让人们承认他享有全权同赖德律—马志尼保持联系,从而使他除了他自己的名字,实际上还可以把全体德国流亡者作为一支军队交给他们支配。与此相反,金克尔先生(站在他这一边的,除了他的救命恩人叔尔茨³¹⁶和他那臭气熏天的传记作者^③,特别还有维利希、泰霍夫、施莫尔策、席梅尔普芬尼希)却反对成立这一类正式的机构,一方面是为了不损害他对此地的伦敦资产阶级的立场(因为古尔登币具有决定意义),另一方面是为了不致被

① 阿·济格尔和弗·济格尔。——编者注

② 路·鲍威尔。——编者注

③ 阿·施特罗特曼《哥特弗里德·金克尔。毫无虚构的真实情况。传略》(两卷集)1850—1851年汉堡版。——编者注

迫或多或少地在马志尼—赖德律面前承认卢格的地位。从一开始，卢格—菲克勒尔集团看到会场十分拥挤，就很恼火。在秘密会议上他们曾达成协议，只邀请名人参加。但是，金克尔集团为了保证获得多数选票，把小百姓也带来了。

会议开始由豪格将军宣读《石印通讯》上的那篇不像样的文章^①。同时他还宣布，会上一定有密探，文件可能被滥用，等等。维利希满怀当时尚未减退的激情支持这个意见，并且要求罪犯最好自动坦白。施托尔佩的鲍威尔（不过，我认为他是真正的密探）随即站起来说，他不理解维利希的这种义愤，因为他曾经带《石印通讯》的编辑施尼德勒先生参加了第一次预备会议，并没有人提出反对。在这个事件调停好之后，陶森瑙带着充满悲怆感情的呻吟和叹息（他自以为是对维也纳听众讲话），提议选举一个委员会。梅因先生回答他说，他不想采取任何行动，只想听取自愿的报告。于是，按照事先约定，金克尔立即表示愿谈美国及其未来，奥本海姆愿谈英国，叔尔茨愿谈法国，梅因愿谈普鲁士。陶森瑙的提议彻底破了产，他激动地声明说，尽管他遭到失败，他愿意牺牲他的正义的愤怒，把它献给祖国，继续留在情同兄弟者的怀抱里。但是，菲克勒尔—卢格集团立刻摆出一副受了欺骗的高尚人物的咄咄逼人的愤怒姿态。

会议结束时，金克尔走到沙贝利茨面前（沙贝利茨在这里完全是作为我们的暗探进行活动的，而且是一个非常有用的暗探，因为他受到所有这些庸人的信任），称他为忠实的民主主义者，称巴塞尔的《国民报》为出色的民主派报纸，并且询问该报的财政状况等等。沙贝利茨：不好。金克尔：难道工人们什么也不干吗？沙贝利茨：凡是我们的

^① 见本卷第348页。——编者注

要求他们干的,他们全都干了,他们是看我们的报纸的。金克尔:工人们本来应该干得更多。他们对我们也没有给以应有的支持。您知道,我们却为工人做了不少事情。我们尽一切力量使他们成为“体面的人”,您了解我的意思,就是使他们成为“可尊敬的公民”。这个表演真妙极了!

在15日召开的协商派会议,参加的人寥寥无几,正如英国人说的,冷冷清清。

而在17日发生了重大事件,用我们那个伟大的阿·卢格的话说,事情的真实过程是这样进行的:

金克尔先生邀请维利希、泰霍夫、戈克、济格尔以及另外几个人到他家里去,告诉他们,他通过费舍从新奥尔良得到160英镑,并受委托同上述那些人以及“弗·恩格斯”先生一起负责支配这笔钱。他没有邀请后者,而是邀请了菲克勒尔,但是菲克勒尔声称,他不愿意同这些“无赖”打任何交道。金克尔先生被迫把信拿了出来,于是发现,这笔钱已经匿名地、秘密地在他家里待了三个星期,因为决定不下来是否应该向尘世敞开它的伟大的心灵。尽管金克尔先生说得像天使一般,但这也帮不了他的忙。菲克勒尔集团看出,金克尔集团已经顺利地暗中放下了钓钩,并且利用流亡者中的普遍混乱局面,以便把金鱼钓到手。因此,伟大的海因岑对于在新奥尔良募集的这笔钱垂涎欲滴,频送秋波,完全是白费心思!戈克和济格尔退出了这个教皇选举会。菲克勒尔—卢格—陶森瑙集团单独举行了一次会议。南德意志人还私下发现,阿·卢格是个蠢材:他们需要他,是因为他是同赖德律—马志尼进行联系的渠道,而这个靠山对于南德意志人是非常重要的。看来,陶森瑙擦亮了他们的眼睛,他现在同菲克勒尔一起,是他们真正的首领。陶森瑙具有小犹太人的精打细算的才能,是

一个会耍手腕的、精明强干的阴谋家，他相信革命即将来临。因此他现在加入了这个联盟。卢格由于失去 160 英镑，十分恼怒，于是向朋友们透露说，在一年多以前，维利希—金克尔派席梅尔普芬尼希作为特使去见马志尼，向他要钱到德国去作一次宣传旅行。马志尼给了席梅尔普芬尼希 1 000 法郎的现金和他的 5 000 法郎意大利证券，条件是一年后归还 1 000 法郎和三分之二的他所提供的意大利证券。席梅尔普芬尼希用这笔钱到法国和德国作了一次旅行。一年过去了，但是关于金克尔—席梅尔普芬尼希，关于 1 000 法郎，关于意大利证券的事，却再也没有音信。现在，新奥尔良的钱来了，金克尔又派他的使者去见马志尼，不是去还债，而是去吹牛，去同他结盟。马志尼非常审慎，没有提到他们欠的债，但是对他们声称，他已经同德国建立了联系，因此不能再建立新的联系。阿·卢格接着说，这些先生又去找赖德律-洛兰。但是卢格已经在这里捷足先登了，因为赖德律-洛兰已经把自己看做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并且决定立即进行对外战争，所以卢格把济格尔作为德国革命军总司令介绍给赖德律-洛兰，赖德律-洛兰也就同济格尔进行了战略性会谈。于是，金克尔—维利希在这里又碰了壁。经过卢格的这一番揭露，金克尔—维利希集团的丑恶面目在这些受了愚弄的高尚人物面前已经暴露无遗了。现在必须采取措施，但是除了重新改组和更换他的已经发了霉的旧中央委员会¹⁹⁴，卢格还能采取什么别的行动呢？于是决定建立鼓动者俱乐部³¹⁷，它并不是为了辩论，而“主要是为了干事”，它将不是致力于言，而是致力于行，并且首先要建议志同道合的人捐款。成员有：菲克勒尔、陶森瑙、弗兰克、戈克、济格尔、黑尔特勒、约·隆格、豪格、卢格。你立即就会看出卢格—隆格—豪格这个原始集团。但是，仔细一看就会发现，俱乐部的主要组成部分是：(1)德国西南部的庸

人们非克勒尔、戈克、济格尔、黑尔特勒，(2)德国东南部的陶森瑙、豪格和弗兰克；可见，俱乐部实质上是南德意志人为对抗“普鲁士人”而成立的，卢格只不过是同欧洲中央委员会¹⁹⁴保持联系的脐带罢了。他们现在也干脆把另一个团体称为“普鲁士人”。这个鼓动者俱乐部把执行权托付给陶森瑙，同时任命他为外交部长。这自然就意味着彻底罢免核心人物卢格。但是，为了把药丸裹上一层糖衣，他们安慰他说，大家承认他在中央委员会的地位，承认他过去的活动，承认他代表具有德意志民族精神的德国人民。你一定已经从几乎所有的英国报纸都刊登了的简讯中看到了这份赤贫证明书，在这篇简讯中，鼓动者协会向欧洲公众深感荣幸地宣布了该协会的诞生，并且敬请公众光顾。就连这种安慰也使不幸的卢格感到痛苦，因为鲍威尔—非克勒尔提出了令人无法接受的必须遵守的条件，要求卢格不再“写作和在世界上传播自己的废话”。

在我继续往下讲以前，我要说一件事。有一个我们同盟¹¹的盟员，从科隆逃来的名叫乌尔默的工人，在这个总的民主协会中代表了我们，此事其他人都不知道。这个人在我们这里表现得非常安静，沉默寡言，我们无论如何不会相信，他竟然能够控制全体民主派。但是愤怒出诗人^①，这个沉静的乌尔默，正如他对我说的那样，有这样一种“天赋”，他很容易变得狂暴起来，全身震颤，像一个凶猛的战士一样向前扑去。虽然他长着一副裁缝的瘦弱身材，但却是美因茨的优秀体操运动员，所以很懂得运用体力和技巧。此外，他还具有一贯正确的共产主义者的自豪感。

8月22日举行了第三次会议。到会的人很多，因为人们预计谋

① 这里套用尤维纳利斯的第一首讽刺诗中的一句话。——编者注

叛的鼓动者协会会引起一场大的纠纷。梅因担任主席。鲁·施拉姆和布赫尔也出席了。金克尔集团提议成立流亡者委员会。因为金克尔先生作为社会活动家不愿意退出舞台。同时他也不愿意在英国的唯美主义的自由资产者面前,损害自己的信誉。流亡者委员会是一个政治性的慈善机构,此外,它可以提供一些资金让人支配,因此它本身集中了一切理想的条件。而有个叫霍林格的人 and 乌尔默却提议在流亡者全体大会上选举流亡者委员会,因此,金克尔集团不断指出,存在着有人在会下(当然是影射我们)制造纠纷的危险。但是他们在自己内部也有敌人。鼓动者俱乐部中只有戈克、济格尔和他的兄弟出席。戈克被选入流亡者委员会。这样就为下面几件事找到借口:(1)宣布陶森瑙退出,(2)拒绝鼓动者协会的声明,(3)最后,经过辩论,宣布鼓动者协会全体成员统统退出。这是一场大风暴。泰霍夫和施拉姆把阿·卢格痛骂了一顿。骂得实在非常厉害。戈克从容地回答了他的对手,他激烈地攻击了两面派金克尔,而金克尔仅仅让他的忠实的仆从们出来答话,他像大莫卧儿一样捋着胡子,通过总是围着他转的叔尔茨写些纸条,然后就像柏林的协商派所做的那样,拿去在他的亲信中间传看,传看以后他再写出最后裁决。只是在戈克说鼓动者协会将要在英国的各家报纸上发表自己的声明以后,金克尔才庄重地回答说,他已经控制了整个美国新闻界,并且已经采取措施,要在最短时期内使法国新闻界也置于他的控制之下。

除了这个孕育着纠纷的题目,还提出了一些别的问题,这些问题甚至在亲如兄弟的民主派中间也引起了一场最猛烈的风暴,甚至要动拳头,疯狂地大喊大叫,直到深夜两点钟,房主关了灯,使这些醉心于联合的分子陷于一片漆黑之中,才算作罢。这场纠纷的两个轴心是施拉姆和乌尔默。尤其是,施拉姆在责骂卢格的同时,也发泄了他

对共产主义者的愤怒(这受到许多人的喝彩),他带着最大的敌意攻击了维利希,并且说工人是胆小鬼。乌尔默对此作了回答,但是他又同济格尔的朋友霍林格尔一起要求召开流亡者全体大会,选举救济委员会。他直接指责维利希等人挥霍浪费流亡者的资金。喧闹真是难以形容。蟑螂狄茨跳出来,他是大磨坊街的流亡者委员会¹⁴⁵的司库,要求收回这些话。乌尔默说,如果这些先生们需要的话,他将提供证据。他不收回自己的话。维利希使出了惯常的手法,企图让乌尔默平息下来,他邀请乌尔默到自己的房间里,私下交换一下意见。但是卡托-乌尔默毫不动摇,不愿意在没有旁人在场时和他谈话。顺便提一下,席梅尔普芬尼希坐在乌尔默后面,戈克发言时,他一直在嘟囔、起哄,于是乌尔默突然为自己的“天赋”所驱使,转过身挥起拳头,对着席梅尔普芬尼希吼道:“您这个可怜的吝啬鬼,再不住嘴,我就把您从窗户扔出去。”席梅尔普芬尼希吓得脸色刷白,不过他鼓起了自己的普鲁士军官的勇气,躲到最远的一个角落里去了。

在这次值得纪念的会议上,维利希几次受到戈克、施拉姆、霍林格尔、乌尔默等人来自各个方面的粗暴的攻击,以致他六次声称,如果大家不尊重他的人格,他就要退出会场。

现在产生了纠纷的新因素,这完全是由我们造成的。因为那些自称为“流亡者上层”的先生们根本不把“流亡者下层”放在眼里。我们通过乌尔默、伦普夫和李卜克内西做了一些鼓动性的准备工作,让这些处境很恶劣的“流亡者下层”了解一个事实,就是大磨坊街的流亡者委员会从符腾堡得到了800古尔登,人们很巧妙地把他们欺骗了。于是昨天,在沙佩尔当主席的大磨坊街委员会会议上发生了一场纷争。流亡者们要求查看信件、账目等等。曾经对我们提出过这些蠢驴的类似要求的维利希粗暴地向他们声称,他和他的同伙只对

工人协会¹⁴⁴负责。有一个流亡者同他挨得很近,他就叫这个人走开点,别把虱子弄到他的身上。这个人骂他是“没有头脑的蠢货”。大家要求沙佩尔对他的河马般的肚子作出解释,并且称他为施纳佩尔^①。维利希喊来房主,想把一个流亡者赶出门去。这个人说,如果把警察叫来,他愿意走。他说,这些先生们统统都是恶棍。事情就这样结束了。维利希和沙佩尔声称,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要退出委员会。

伦普夫和乌尔默对这些“流亡者下层”宣布,下星期五将在流亡者全体大会上讨论他们的利益。他们将带着棍棒一起到那里去,以便实现他们的要求。现在我已经让乌尔默告诉他们,金克尔代他们收到了160英镑,他把这些钱隐瞒了几个星期,现在想同维利希一起瓜分。他们完全是被人仅仅当做商号——的确如此——来利用,以改善这些国家要人的财政状况。乌尔默将要讲话,由于施拉姆等人根本不知道这个令人高兴的意外的礼物,所以这场纠纷从各方面来说都将是大有裨益的。

一旦我把星期五的会议情况告诉你,你就可以写一封信(事后,但是必不可少的)给金克尔。但是你立即要做的是写信给新奥尔良的费舍,把这件丑事原原本本给他讲清楚,并且让他知道,他只能用非常知名的“弗莱里格拉特”的商号出面去募集款项。我们的党需要钱用。它是惟一直接同联邦议会⁵³,同神和鬼进行斗争的积极的政党,但我们缺乏进行鼓动的经费。另一方面,必须为我们那些被

① 指沙佩尔。这里是文字游戏:施纳佩尔的德文 Schnapper 的意思是“贪婪的人”、“贪吃的人”,与沙佩尔的德文 Schapper 发音相近。——编者注

捕入狱者^①筹集一些钱,他们大部分都没有任何资金。我认为,这两点很容易向他解释清楚。不过,如果可能的话,他应该秘密地进行募款工作,因为万一在报纸上声张出去,我们的活动就可能受到阻碍。

祝你健康,请勿相忘。

你的 卡·马克思

8月25日。我还要说一句,信奉正教的公牛沙佩尔根本不同“不信教的人”来往;而且他对维利希说,宁肯让他们扭下他的脑袋,他也不去找“这些狗东西”。如果现在在我有时几天不写信,那就是为了把消息报道得更充分一些。

173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1年8月27日前后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追求统一的大人物们的荷马式的会战,使我感到十分有趣。简直是一部《伊利亚特》!

给费舍的信已经写了。但是,在给金克尔的信中真的提到了我

① 指被捕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编者注

的名字吗？否则，我在费舍面前就要丢脸了。关于弗莱里格拉特的那个主意很妙，这一定是你的夫人想出来的。要求费舍直接为了我们的党的目的去募集款项，那是绝对不行的；但是，如果还能有所收获的话（不过，鉴于美国人已经做过这种尝试，我对此感到怀疑），那么我想，有我这封信，钱完全可以寄到弗莱里格拉特手里，这也就不错了。

马上写信告诉我，星期五那出戏是怎么收场的，以便我能够对金克尔采取必要的措施。我首先只能要求他把情况告诉我并把文件寄来，然后看看能不能得到这些文件，再进行下一步。你知道金克尔的地址吗？

最好你也能把弗莱里格拉特的地址寄给我，以便我能够马上告诉费舍。现在要赶这一班轮船已经来不及了，而要等到他的回信，还得一个月，在这期间又不能老给他去信。

我寄给美国的信，是对金克尔和维利希使了一个绊子，这一点他们是忘不了的。

关于蒲鲁东的书^①，明天或后天再谈吧。由于维尔特来了，其次是赶写这玩意儿，再加上办事处里的琐碎事情，使我没有能够踏实地研究。不管怎样，书中招摇撞骗的货色是很妙的。第二部分，从《清算》开始，把日拉丹式的宣传和施蒂纳式的吹牛熔于一炉，实在令人赞叹。此外有些地方从语法上和逻辑上看都纯粹是一派无谓的空谈，连他自己也知道，根本没有任何意义。这第二部分确实不值得认真去探讨，就是愿意这样做也办不到。

^① 皮·约·蒲鲁东《19世纪革命的总观念》1851年巴黎版。——编者注

当然,为《论坛报》我也是什么也没写成。续篇^①下个星期再说吧。匆匆草此。

你的 弗·恩·

174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1年8月31日于[伦敦]

索霍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指望在民主派的英雄们中间出现决定性的大转折,那总是要失算的。在发生了两个星期前的那样一场纠纷以后,这些演员们需要休息许多星期。因此前天,即29日,星期五,没有发生什么大事。

首先,我已经告诉你,星期一,即8月25日,维利希和沙佩尔曾经威胁说要退出大磨坊街的流亡者委员会¹⁴⁵。星期二,他们在正式会议上真的退出会场,于是委员会便令人满意地完全解散了。发生这种事,不免要说几句尖刻的话。维利希以教训人的口吻进行其关于道德的说教,随后,大家历数了他的罪过。但是他受到责难的主

^① 指恩格斯继续写《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这一组文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第3—112页)。——编者注

要问题是,在应当对投入制刷作坊的20英镑作出说明的时候,又像前一次一样,设法使该作坊的担保人吕瑟尔先生逃脱了。

济格尔^①将军在星期五也出席了渴望妥协者的全体会议。他本来指望“流亡者下层”参加会议,为了这些人他曾经同维利希进行过几次激烈的争论,因为维利希向这一帮他自己先前曾针对我们而对其称颂备至的没有教养的无赖尽情地发泄了自己的愤怒。但是恰好是这一帮流氓无产阶级没有到会。聚集在阿雷奥帕格^②门前的人为数太少,根本不可能有胜利的指望,因此都走了。你知道,这是一群怯懦的乌合之众,这些恶棍每个人都有亏心事,不敢单独作为公开的原告在较大的会议上出来讲话。

卢格的一些拥护者如隆格等四人,被选人“全体民主派”流亡者委员会。他们宣布退出。于是委员会就解散了。另选了新的临时委员会,由金克尔、赖辛巴赫^③伯爵、布赫尔和萨克森人森珀各位先生组成。

由此你可以看出,他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他们投入了那些可尊敬的“国家要人”的怀抱,因为原来的“领袖们”已经成为资产阶级的残渣而威信扫地了。这些“国家要人”——他们的核心——是“英勇的、民众爱戴的人们”布赫尔(柏林的协商派³¹⁵)、赖辛巴赫伯爵(精神的骑士和在帝国范围内名声扫地的法兰克福活动家,不是那个柏林的党内大胡子^④)和妄自尊大的口吃的“鲁道夫·施拉姆”

① 弗·济格尔。——编者注

② “阿雷奥帕格”是古代雅典的最高法院,这里意思是最高级的审判机关。——编者注

③ 奥·赖辛巴赫。——编者注

④ 爱·赖辛巴赫。——编者注

(人所共知的)。

鲁普斯^①由于同赖辛巴赫伯爵夫人和她现在也住在这里的弟弟^②有些老交情，有时候到赖辛巴赫家去，昨天他在那里遇见了以前在瑞士就认识的泰霍夫先生。过了一会儿，维利希本人在思想深刻的爱德华·梅因陪同下也驾到了。这些大人物一到，鲁普斯就离开了。

我现在所能告诉你的，就是这些。金克尔由于持有美国寄来的160英镑，显然一方面是直接地，另一方面是通过他的拥护者，已经使那些“可尊敬的人”和“国家要人”强烈地感觉到他的势力和联系。但是，高尚的维利希由于磨坊街委员会的解散，却使他同那帮“乌合之众”联系在一起的最牢固的纽带断裂了。

现在，说到你，费舍确实明确地提到你是应该负责支配160英镑的人之一。济格尔将军和戈克假装秘密地把这件事告诉了他们的朋友沙贝利茨，但是，实际上我想是要传到你耳朵里。我认为，你不如写封信给金克尔先生，说你接到了新奥尔良方面关于寄钱的消息和要你参加讨论钱如何使用的通知。你可以干脆问他，这笔款子怎么样了，或者打算怎么办。金克尔的地址是：圣约翰伍德区亨斯特里奇别墅1号哲学博士(他自己在名片上就是这样写的)金克尔。我将把这种名片寄一张给你，让你开开心，它从内容到形式同伦敦的医治鸡眼等等的广告完全一样。

对，别把一件大事忘记了。在8月13日的报^③上，倒霉的海因

① 威·沃尔弗。——编者注

② 弗·沃·普法伊尔和克莱因-埃尔古特。——编者注

③ 《德意志快邮报》。——编者注

岑宣称,奥托^①已经将自己的资本抽回,因此剩下的只是他自己及其精神资本,而靠精神资本在工业化的美国是办不了一家报纸的。于是他写了一首关于赫克脱尔夭亡的哀诗。在同一号报纸上,霍夫和卡普发起集股创办一张代替《快邮报》的新报纸。真是命运不济!——正在这个时候,《国家报》^②对高尚的海因岑提起诉讼,控告他进行诽谤,顺便还揭露了他在金钱上的许多卑鄙勾当,这个案件,正如他所预料的,将把他送进“感化院”。可怜的海因岑!这个大人物现在对美国,对“感情贫乏的美国佬”,以及对仿效美国佬,而不去致力于“社会的人道主义化”、不为阿·卢格在政治上和社会上的伟大发现而感到欢欣鼓舞的“美籍德国人”,也充满了道义上的愤怒。

例如,在前面提到的另一号《快邮报》上写道:

“那应该遍布世界的自由的德意志精神…… 那近两千年来从精神上越来越丰富地滋润着各大洲的源泉。

德国人在世界上生存为的是什么?德国人的心灵为的是什么,德国的语言为的是什么?例如德国人谷登堡所发明的可以形成和启蒙精神的手段为的是什么?所有这一切这里都有,甚至这块土地本身,在这块土地上这些正在发生或者应该发生,这个美洲是一个德国人发现的。

自由的公社³¹⁸、健康而有力的德国哲学、被移植到这里的光彩夺目的德国文学,同这个国家及其居民所具有的一切卓越的和持久的东西相结合,在精神上相互作用,——从这一切因素中必然产生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美国人精神,产生全能的人道的、精神的和道德的大人物,这种人的心是不断扩大自己影响的德意志精神,这种人的头是变得高尚了的美国佬精神,而这两者的一致努力就使手动了起来。

事实上,我可以断言,对于建立民主主义共和国,德国人民比美国人民更成熟…… 实际上,假如德国摆脱了它的吸血鬼和枷锁,那么它可能比美国佬更

① 莫·奥托。——编者注

② 《纽约州报》。——编者注

早地像美国人所说的‘建立’一个纯粹民主主义的共和国,并且可能比他们更有成效地实现它,因为就连政治上最有教养的那一部分美国人也还囿于种种成见,在精神方面还很不自由,距离任何人道主义的教育还很远,怎么可能在政治、社会、道德或精神方面实现民主的最终目的,真正的人道,人类的和谐发展呢?”

德国的蠢材^①恰好是在美国人已经顺利地通过了地峡³¹⁹的时候写出这种东西,或者说竟然写出这种东西。这个粗汉竟敢在同一号的报纸上写道:

“您痛斥美国的状况,尤其是美籍德国人,十分中肯,一切有判断力的和公正的人都应该同意您的意见。如果您通过您的报纸能够有助于在美国的德国人高尚起来并受到教育,那确实是一件值得称赞的事情;如果您能使个别德国人摆脱那种猴子般的有害的仿效美国人的癖好,那么即使您的声音在愚昧的群众中没有引起反响,您所做的也已经足够了。”

接着,这个粗汉就号叫着唱起他那不像样子的、悲叹自己手头拮据的耶利米哀歌来了。

你从报刊上一定早就觉察到,日拉丹同赖德律-洛兰联合起来了。后者已经以未来的法国的大莫卧儿自居了。但是,现在在巴黎已经成立了同他们争雄的拉梅耐-米歇尔(布尔日的)一舍耳歌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想依靠罗曼语系各民族——法国人、西班牙人、意大利人——建立“欧洲联邦”,然后德国人等等也要参加进去。因此,西班牙人(!)应该来开化我们!天呀!这甚至超过了卡·海因岑,海因岑只不过想在美国佬当中传播费尔巴哈和阿·卢格的学说,以便使他们“人道主义化”。赖德律的《流亡者》杂志激烈地攻击这个同它争

^① 卡·海因岑。——编者注

雄的委员会。他们也以同样的手段进行反击。但是使非现实的大莫卧儿更加恼火的是：在巴黎举行了整个新闻界的教皇选举会。《流亡者》杂志也有一个代表出席。目的是为产生共同的总统候选人进行协商。《流亡者》杂志的所有提议全都落空了，并且说得很清楚：让伦敦的先生们去胡说八道吧，法国所需要的东西只能从法国本身产生；还说，如果赖德律认为他是马志尼把他冒称的那种“重要人物”，那就大错特错了。

教皇选举会就在一片争吵和毫无结果的情况下散会了。渴望统一的民主派到处都是一路货色。

再见。

你的 卡·马·

175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1年]9月1日星期一—[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你必须再次原谅我。

第一，蒲鲁东的书^①我还是没能着手研究下去，因为一连四天，

^① 皮·约·蒲鲁东《19世纪革命的总观念》1851年巴黎版。——编者注

非常厉害的牙痛折磨着我,弄得我什么事情都干不了。加之今天晚上我的弟弟^①(你认识他)要从伦敦到这里来,更不知道会对我的工作妨碍多久。该死的博览会²²⁴!

第二,许诺今天给你的5英镑,要到明天才能寄出,因为办事处的出纳处根本没有钱,我要到明天才能把钱弄到。

《石印通讯》为庆祝可敬的流亡者终于达到了统一而写的那篇文章,已经被同一家报纸上发表的“普鲁士人”对“南德意志人”和对“波美拉尼亚人”卢格的新的怨言和攻击所驳倒。荣耀就这样消失着^②——好景不长。我们在这两个新的团体³²⁰中都有许多朋友,其中哪一个团体都不会惹我们厌烦,这是好事。

你读了今天《每日新闻》上的一篇关于真娼妓假男爵夫人的倍克在行骗时死在英国伯明翰警察手上的大有教益的文章吗?这件事情是很妙的,而更妙的是,它同时揭发出那个缠人的乞丐海奈曼“博士”也是一个直接领取“英国警察当局新近成立的外事科”的津贴的密探。你会记得,我们早就觉得这个卑鄙的家伙十分可疑。“关于设在伦敦的德国共产主义协会”的那批文件的交出,也说明了去年夏天警察当局挑毛病的原因;我很想知道,克里斯蒂安·约瑟夫·埃塞尔先生为参与这件事究竟得了多少钱。你认识那个证实这些事情并自愿提供证据的“索当男爵”吗?最好能够悄悄地从这个人身上市打听出点情况来。要这样做找个机会是很容易的,这样就可能得到一些关于流亡者中的恶棍们的材料,这种材料以后可能有用处。我要弄到一

① 大概是海·恩格斯。——编者注

② 这里套用了选举教皇仪式上的用语“世界的荣耀就这样消失着”(Sic transit gloria mundi)。——编者注

份这一号的《每日新闻》，把它保存起来，将来需要时可以利用这个文件。

破产的现象在利物浦和伦敦已经开始出现了，尽管《经济学家》竭力证明，本国的经济非常稳定，也就是说，大部分的过剩资本投入了殷实的企业，但是这家杂志还是不得不承认，东印度再度商品充斥，在东印度的贸易中，代销和预付的老问题又以一成不变的规律性重新蔓延。下个星期这家杂志打算告诉我们，怎样才能坚实的基础上办理代销业务——我很想知道这一点。目前，纺纱业主和织布业主在这里大发其财——他们大多数在新年以前都有订货，在农村普遍至少工作到晚上8点钟，即每天工作12到12个半小时，时常更长些。每磅 $3\frac{3}{4}$ — $4\frac{1}{2}$ 便士的棉花，他们纺成纱每磅值7—8便士；而这种粗纱的生产费用每磅不过 $1\frac{1}{2}$ —2便士，因此，如以粗纱为准，一星期产纱1200万磅（在输入籽棉6亿磅的情况下），全体纺纱业主在英国每星期就能赚75000英镑，每年就净赚375万英镑。如果不按照6—12支的棉纱，而以中支纱即18—24支的棉纱计算，也是一样，而那些由于机器好可以使用次棉的人，每磅纱就不是赚 $1\frac{1}{2}$ 便士，而是赚 $2\frac{1}{2}$ 便士。这一切从4月和5月，即从棉花跌价的时候就开始了，同其他人相比棉纱买得最多的是德国人。如果突然出现乱子——而这种买卖肯定最晚也不会持续到3月，如果这个时候法国也闹起事来，那德国人就倒霉了，因为他们将背着这一批棉纱，找不到销路，而这个国家也就准备妥当了。

让我们悄悄地洒下泪水，以悼念布吕格曼的亡魂吧！³²¹恐怕从来还没有一个庸人的遭遇比这更加冤枉不幸了——愿他人土为安。

你的 弗·恩·

176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1年]9月8日星期一[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明天我的弟弟^①要走了，我终于又可以安静下来。这一段时间我没有一分钟是一人独处的，在星期六以前根本无法把银行券寄给你，并且两个半截只好在同一次邮班寄出，因为星期日邮局只送不收。因为这样寄有失窃的危险，所以我把银行券的详细情况告诉你：号码是 E/X 01780，注有 1850 年 7 月 15 日于利兹的字样。这样，万一你收不到，就马上到银行去要求停止兑现，这还来得及。这是一张五英镑的银行券。

星期五晚上突然接到我的老头儿^②的来信，说我花钱太多，150 英镑就应该够用了。对这种可笑的无理要求，我当然不能听从，尤其是他同时还威胁说，必要时要告诉欧门兄弟，给我的钱不要超过这个数目。我当然马上给他写了信，说只要他试图干出这种卑鄙勾当，我就再也不进办事处的门，而且立即收拾行装返回伦敦。这个人简直

① 大概是海·恩格斯。——编者注

② 恩格斯的父亲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编者注

发疯了。关于这一点,本来我和他在这里口头上早就谈好了,而且我也没有让他抓到任何借口来这样做,所以整个这件事就更加可笑和荒唐。我想通过我的弟弟和我的老太太^①来解决这问题,不过我暂时确实要稍微约束一下自己,因为我在这里总共已经花掉了230英镑,在11月即我到这里期满一年以前,这个数目不能超过太多。无论如何这又一次的卑劣行径令我十分不快,非常生气,特别是我的老头儿在这里使用了卑鄙的手法。的确,他今年在这里赚的钱远没有去年多,但这完全是由于他的合伙人经营不善,而对他们我是无权监督的。

巴黎的新事件是怎么回事?³²²这一次河马^②集团看来处境不妙;被捕的德国人名单中,凡是我认识的,全是1847年时期和更早的老魏特林主义者³²³。其中可能夹杂着一些欺诈的手法。士瓦本的那个救世主^③看来也属于这些幸运者之列。这对他更好。你听到什么情况,请告诉我。

据德国各家报纸报道,科隆人^④不会在最近即10月开庭的陪审法庭上受审。

明天或后天再详谈。

你的 弗·恩·

① 恩格斯的母亲伊·弗·恩格斯。——编者注

② 卡·沙佩尔的绰号。——编者注

③ 可能指阿·迈尔。——编者注

④ 指被捕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编者注

177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1年]9月11日星期四[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我本来希望今天能为你写好一篇寄给美国的文章^①，但是还差大约三四页。因此，我决定不赶明天的邮班了，不过，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星期天有柯林斯公司的一艘轮船开出，文章可以随那艘船寄去，然后在星期五接着就把第三篇寄去。这事我要去打听一下。我认为，在目前，这桩肯定能拿到钱的美国生意比蒲鲁东的书^②更紧迫些，因为我不知道那个东西是否也能同样可靠而迅速地拿到钱，因此我先写了这个。如有不同意见，来信告知。

我星期一发出的信^③想必你已经收到了。

盼望得到你的消息。

你的 弗·恩·

-
- ① 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第二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版第11卷第14—23页)。——编者注
- ② 皮·约·蒲鲁东《19世纪革命的总观念》1851年巴黎版。——编者注
- ③ 指恩格斯1851年9月8日给马克思的信，见本卷第381—382页。——编者注

178

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

苏黎世

[1851年]9月11日于[伦敦]

索霍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魏德迈：

鲁普斯^①已把你的事写信告诉了他在《国家报》的一个熟人。糟糕的只是，金克尔先生不久前在那里安了家。另一方面也发生了令人高兴的事情：海因岑先生的报纸，即纽约《快邮报》已被迫宣告破产。现在霍夫先生和卡普先生正试图集股创办新报。总之，现在正是进行报纸投机的有利时刻。

这里的大人物们之间的关系彻底破裂了。这些家伙的举止就好像他们是亚历山大的继承人，并且要瓜分马其顿—亚细亚帝国。真是些怪人！

如果我在这里有更多的熟人，那我可以设法为你在这里弄到一个像工程师、铁路测量员或者其他类似的职位。可惜我没有任何门路。然而我确信在这里是可以找到这方面的工作的。糟糕的是，我们大家手头都很拮据，而你又没有钱在这里等些时候，看一看。但

① 威·沃尔弗。——编者注

是,如果你真的能实现你到纽约去的计划,那么一旦爆发革命,无论如何你在那里弄到返回欧洲的路费总会比我们弄到离开这里的路费更容易些。

但我还是要尽一切力量设法使你能在这里安身,因为你一旦到了那里,谁又能担保你不会消失在美国西部地区!我们的力量太小,我们必须非常珍惜我们现有的人才。

而且,你选择了一个不好的、不适宜的时间去旅行。不过,既然必须如此,那也就没有办法了。我至少相信,你到了那里,不会像我们大家在这里这样过这种困苦生活。这一点起码也是要估计到的。

马志尼先生也不得不看到,现在是各“民主”临时政府瓦解的时期。经过几番激烈的斗争以后,少数派已经退出意大利委员会³²⁴。这些人据说是比较先进的人物。

我认为马志尼的政策是根本错误的。他鼓动意大利立即同奥地利决裂,他完全是在为奥地利效劳。另一方面,他忘记了:应当面向多少世纪以来一直深受压迫的那部分意大利人,即农民,他忘记了这一点,就是在为反革命准备新的后援。马志尼先生只知道城市以及城市中的自由派贵族和开明的公民。意大利农村居民(他们同爱尔兰的农村居民一样,都遭到了敲骨吸髓的压榨,经常被弄得精疲力竭,愚昧无知)的物质需要,对马志尼的世界主义的、新天主教的、意识形态的宣言里的那一套高谈阔论来说,当然是不值一提的。但是要向资产者和贵族说明,使意大利获得独立的第一步就是使农民得到完全的解放,并把他们的分成租佃制变为自由的资产阶级所有制,这确实是需要勇气的。马志尼似乎认为,借到1 000万法郎要比争取到1 000万人更革命一些。我很担心,奥地利政府在万不得已时会自己动手去改变意大利的占有形式,会按照“加利西亚的方式”³²⁵

去进行改革。

请告诉德朗克,过几天我就会给他去信。我的妻子和我向你和你的夫人衷心问好。你是否想在这里找事做,请再考虑一下。

你的 卡·马克思

179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1年9月13日星期六于[伦敦]

索霍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你弟弟^①在你那里的时候,你想必收到过我的信吧^②?我之所以问你,是因为你既没有提到过这封信,也没有提到信的内容。信中全是闲话,尽管也应该保存入档。但是我不想让它落到别人手里。

你的几封信,包括寄来五英镑的那一封,全都按时收到了。

金克尔现在正在周游北英格兰。他还没有到曼彻斯特去吗?

自从我在最近一封信里谈了那些情况以后,这里发生的事情不

① 大概是海·恩格斯。——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373—378页。——编者注

多。八天前(即上星期五),赖辛巴赫伯爵^①宣布退出流亡者协会总会。布鲁土斯,你也在内?^②原来还没有最后退出该协会的济格尔^③等人,现在也退出了。而维利希则正对流亡者中间的“流氓无产阶级”进行征讨。关于昨天晚上召开的会议,我还没有得到消息。

意大利委员会³²⁴也分裂了。为数不少的少数派退出了该委员会。马志尼在《人民之声报》^④上伤心地谈到这件事。主要的原因似乎有这样几点。首先是上帝,他们不要上帝。其次,更重要的是,他们指责主子马志尼鼓动起义,就是说,仓促地发动起义,从而是为奥地利效劳。最后,他们坚决主张直接维护意大利农民的物质利益。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另一方面也就不能不触犯资产者和自由派贵族的物质利益,而马志尼的伟大队伍是由这些人组成的。最后这件事非常重要。如果马志尼,或者将要领导意大利宣传活动的别的什么人,这一次不是大胆地立即使农民从分成制佃农变为自由的土地所有者(意大利农民的状况是很悲惨的,对这种丑恶现象我现在已经作了认真的研究),那么,一旦爆发革命,奥地利政府就会采取加利西亚的办法³²⁵。它已经在《劳埃德氏杂志》扬言要“彻底变革占有形式”并“消灭不安分的贵族”。如果马志尼到现在还不睁开眼睛,那他就是一个糊涂虫。的确,这里涉及宣传活动的利益。如果他冒犯了资产者,那他从哪里能得到1000万法郎呢?如果他向贵族宣布,首先要剥夺贵族,那他怎么能继续得到贵族的支持呢?这一切对这类旧

① 奥·赖辛巴赫。——编者注

② 布鲁土斯曾参与刺杀凯撒,这句话是凯撒对布鲁土斯说的。——编者注

③ 弗·济格尔。——编者注

④ 可能是笔误。看来指的是《流亡者之声》杂志。——编者注

学派的蛊惑家们来说都是困难。

在巴黎被捕的人中不幸也有无赖施拉姆³²²。前天接到这个浪子给李卜克内西的一封信,现在我们愉快地期待着在我们中间再见到这个放荡的家伙。但是将有出其不意的事情等着他。这位先生!如果你能在星期二早上以前把那篇给德纳的文章^①寄来,我将十分感谢。

附上德朗克的一封来信³²⁶。顺便告诉你,给他写信必须直接用他自己的地址。舒斯特的地址根本靠不住。过几天我把给他的一封信寄给你,你再附上几句话,寄给这个矮子。

180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1年]9月19日星期五[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昨天我十分匆忙地勉强写完了给美国的那篇文章^①,三个星期以来,写作不时被打断,最后把剩余部分仓促涂写出来了。请你随便处理吧。无论如何今天你一定能够随第一次邮班收到它。

^① 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第二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版第11卷第14—23页)。——编者注

在我弟弟^①来这里的一段时间寄到的惟一封信是你8月31日的来信,我9月2日才收到它,信中你引了海因岑的几段话(引自《快邮报》,关于美国佬精神变得高尚的问题)^②。

我懒于动笔的原因是:

(1)因营业问题到布拉德福德去了一趟;

(2)我们的办事员到伦敦去了,要到星期一才回来;

(3)突然把我们的仓库管理员和他的助手辞退了,因此我现在忙得不可开交。

明天或者星期一,我就着手写第三篇给美国的文章^③,轮船启航以前,文章肯定可以到你手里,如果星期三开船,就是在星期二以前,否则就是在星期五以前。明天再详谈吧,办事处要关门了,我们还没有煤气灯,所以这封信我几乎是摸黑写的。

你的 弗·恩·

登在《辩论日报》上的维利希的文件真是妙极了!³²⁷

伦敦索霍广场第恩街28号卡尔·马克思先生收。

① 大概是海·恩格斯。——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376—377页。——编者注

③ 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第三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版第11卷第24—28页)。——编者注

181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1年9月23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在经历了种种倒霉的纷扰以后，我想，终于又能够正常地进行工作了。第三篇给美国的文章今晚就写好^①，马上给你寄去，然后立即着手研究蒲鲁东的书^②。

关于金克尔的周游，我还没有听到更多的消息。意大利人中间发生分裂真是太好了。狡猾的幻想家马志尼终于碰到了物质利益这个障碍，而且是在他自己国内，真是妙极了。意大利革命的优势就在于，它甚至把意大利最闭塞的那些阶级也都卷入了运动；而且，现在同老马志尼派的流亡者相对立，正在形成一个新的更加激进的党派，逐渐地排挤着马志尼先生。据报纸报道，甚至在既不是立宪派也不是反动派的人们中间，马志尼主义也开始名声不好了，这些人利用皮埃蒙特还剩下的一点点新闻出版自由去攻击马志尼，而政府并不懂

① 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第三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第24—28页）。——编者注

② 皮·约·蒲鲁东《19世纪革命的总观念》1851年巴黎版。——编者注

得这种攻击的意义。此外,意大利革命就思想贫乏和空话连篇来说远远超过德国革命。幸运的是,在这个没有无产者,而有的几乎全是无业游民的国家里,至少总还有分成制佃农。意大利的分裂派所提出的其他理由也是很好的,最后,到目前为止至少还没有正式分裂的惟一的一批流亡者现在也争吵起来了,这真是妙极了。

矮子^①的报告,我觉得十分有趣。自吹自擂、决斗、要在汉堡得到一笔钱、到埃及蒙特去的打算,全是胡说、胡说加胡说!³²⁶在这个人身上,有两件事是人们永远弄不清楚的,一是他在干什么,二是他靠什么生活。现在把他的信还给你,你把你给他的回信寄给我,我将不付邮资给他寄去,他本人的直接通讯地址我已抄下来了——舒斯特的家被搜查以后,他的地址已完全无用了!

高尚的施拉姆成为首先落入巴黎警察当局的魔爪的人之一³²²,这已在意料之中了。他一定是在一些咖啡馆大肆喧嚣,因而被拘留,但是因为他同维利希—沙佩尔的密谋没有联系,所以你们很快又可以在伦敦见到他。登在《科隆日报》上的维利希的文件摘要,比登在那些法文报纸上的效果要好得多,因为这家报纸是转载德文原文,这个伟大的、万能的人物的强有力的用词在这里表达得最纯正。³²⁷例如,那里面说,“同盟”和“第四等级”(不能把它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工厂贴上“无产阶级”标签抛到市场上去的假货混为一谈)在下一次革命中“应该使经济问题的历史发展达到最后的结局”!! 法国警察当局的拙劣的译文把这个无比珍贵的文件完全糟蹋了。这个发疯的大兵的固执的旧念头,关于经过公社实现社会革命的老掉了牙的蠢话,打算在去年11月用莱茵后备军把世界翻转过来的妙计——这一

① 恩·德朗克。——编者注

一切都模模糊糊。但是最可恼的是,这个蹩脚的译文几乎使人无法欣赏到:我们所灌输的那些思想,在那个混乱的脑袋里是怎样逐渐地经过12个月的独立加工最终变成了夸夸其谈的胡言乱语的。在译文中到处都可以看到这种依赖性,但是恰好是那些被塞进去的独特的疯话,那些歪曲,全都表达得不清楚。这岂不是使我们终于无法用作者起初使用的文字去欣赏一定是经过这个高尚的人长期思考苦心写作出来的真正维利希的文件吗?这里只能看到极度的思想贫乏,看到维利希先生和巴泰勒米先生在昏暗的夜晚坐在壁炉旁边冥思苦想出大量美好的革命建议来掩盖这种贫乏的企图。财政措施也是无与伦比的:第一发行纸币,发行多少没关系,第二实行没收,第三实行征用。其次是社会措施,也很简单:第一好歹组织一下,第二大吃一番,吃得很多很多,直到第三,达到再也没有什么可吃的地步,而这是一种幸运,因为那时我们就走到这样的地步,以致我们,第四,又要从头开始,因为无论如何,最彻底的大扫除就是把所有的餐桌都吃个精光;于是,实现先知维利希的话的时候来到了:“我们要进入德国,就像进入我们要去殖民和开发的荒地一样。”这个家伙除了想率领从“上帝的选民”中精选出来的“5 000人”去征服共产主义的迦南,从外面剿灭那里的土著居民,从来没有别的想法。真是把摩西和约书亚二者合于一身,可惜以色列的子孙在流亡埃及期间就已逃散了。^①

肮脏的澳洲黄金³²⁸恐怕阻止不了商业危机。无论如何在目前正由此造成一个新的、多半是虚假的市场,并且使羊毛价格上涨,因为羊群无人照管。大体说来,这件事是很好的。环行世界的航运半

^① 见《旧约全书·摩西二经》,《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14章第21节。——编者注

年后将获得广泛的发展,我们关于太平洋将在世界航运中跃居首位的预言会实现得比我们预料的还要快。^① 在这种情况下,英国人将要破产,而被流放的杀人犯、强盗、强奸犯和扒手的合众国³²⁹将向全世界提供一个惊人的例子,表明一个由公开的恶棍聚居的国家能够创造什么样的奇迹。他们将大大超过加利福尼亚。在加利福尼亚现在仍然对恶棍使用私刑,而澳大利亚将对体面人使用私刑,于是卡莱尔将看到他的“骗子的贵族政治”显示出全部光辉^②。

当最近出现了破产,以及利物浦笼罩着萧条的时候,各报纷纷断言,尽管出现这些情况,但国内的经济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稳定,这种看法是非常值得怀疑的。东印度肯定是商品充斥,几个月来那里一直是赔本出售货物。现在曼彻斯特市内和郊区生产的大量织物出路在哪里,我不清楚;恐怕免不了要出现大规模的、很大规模的投机活动,因为棉花价格在7月份刚刚降到最低点,纺纱业主已开始囤积原料,当地的承销商行立即开始同所有纺纱业主和织布业主签订长期合同,而很久以来对这些商行的订货都没有像它们向工厂主订购的那样多了。在东印度的商行中,旧的预付制度显然又盛行起来了,在一些商行中这一点已经显露出来,而在另一些商行中这迟早会造成严重的破产。因为这里的工厂主正在开足马力进行生产,从1847年以来,这里,特别是曼彻斯特周围5—20英里的地方,生产能力至少提高了30%(1842年兰开夏郡的生产能力为30 000马力,1845年为40 000马力;现在大概为55 000—60 000马力),如此兴旺的生

① 马克思和恩格斯《时评。1850年1—2月》(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0卷第276页)。——编者注

② 托·卡莱尔《过去和现在》1843年伦敦版。——编者注

产只要持续到3月或4月,我们这里就会发生使你感到高兴的生产过剩。

利物浦棉花经纪人联合公布了下面的材料,这样精确的材料,你大概还没有看到。我先要指出,每年收获的棉花在第二年9月1日以前全部运到码头,所以棉花生产的年度是按从9月1日到次年9月1日计算的。因此就可以了解,例如这里所说的1851年的收成,是1850年夏季生长,秋季收获并于1850年9月到1851年9月这段时间运到码头去的棉花。因此,现在正在成熟的棉花(由于干旱和风暴,收成将要减少,大约可以达到250万包)要算做1852年的收成。

	各年度棉花收获量	美国本身的消费量
1846年	2 110 537 包	未公布
1847年	1 778 651 包	427 967 包
1848年	2 347 634 包	531 772 包
1849年	2 728 596 包	518 039 包
1850年	2 096 706 包	487 769 包
1851年	2 355 257 包	404 108 包

可见,美国人自己消费了大约其全部收获量的 $\frac{1}{5}$ — $\frac{1}{4}$ 。关于除美国以外输出和输入的其他品种的棉花的情况,我这里还没有材料。美国向英国的出口额约占收获量的55%—60%,向法国的出口额约占 $\frac{1}{8}$ 。但是这两个国家又输出相当大的数量,英国向法国、德国和俄国输出,法国向瑞士输出。

俄国人目前几乎再也得不到英国的一磅棉纱了,他们从这里进口的棉制品很少,进口的籽棉却很多——每星期2 000—3 000包。尽管棉纱的关税由每磅7便士降到5便士,每天还在出现新的纺纱厂。看来尼古拉终于怕起这种工业来了,还想进一步降低关税。但

是,因为他的所有富裕的贵族和所有资产者都同这桩买卖有利害关系,所以,如果他坚持这样做的话,这件事就可能产生严重的后果。

你的 弗·恩·

182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1年9月23日于[伦敦]

索霍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巴黎文件³²⁷的事弄得十分愚蠢。德国报纸,如科隆和奥格斯堡的报纸^①,都硬说文件是我们搞的,这群没有任何判断能力的狗这样做是意料之中的事。另一方面,可怜的维利希及其同伙又放出空气,说是我们通过自己的熟人在巴黎把这个肮脏东西泄露出去。你对此有什么看法?

康·施拉姆也被捕了。³²²真是活该。下一次——等再得到一些消息以后——我再写信和你谈这里的丑事。今天我送给你的东西,是在下面摘录的公民泰霍夫登在《纽约州报》上的一篇冗长的宣言,题目叫做:《未来战争概论。8月7日于伦敦》。(文章写得很糟,充

① 《科隆日报》和《总汇报》。——编者注

满了教条主义,从我们的《评论》^①中引用了种种旧的论据;表面看来似乎阐述得很内行,但是内容肤浅,行文很不生动,没有任何有说服力的东西。)泰霍夫一开头慷慨激昂叙述1849年革命的那些地方,我就不摘给你看了。他从中首先得出了如下的普遍的教训:

(1)对付暴力,除了用暴力,没有其他对抗的办法。

(2)革命,只有当它成为普遍的革命,也就是说,只有当它在运动的各大中心(巴伐利亚的普法尔茨、巴登)爆发,其次,当它并不是个别反对派的表现的时候,才能取得胜利(例如:1848年的六月起义¹⁸⁰)。

(3)民族斗争不可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为它起分散的作用。

(4)街垒战只是居民反抗的信号,并使政府的力量面对这种反抗受到考验,即考验军队对于这种反抗的情绪,此外,没有任何其他意义。不管这种考验的结果如何,组织作战,建立有纪律的军队,永远是革命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措施。因为只有依靠这一措施才有可能发动进攻,而只有发动进攻才能取得胜利。

(5)制宪国民议会无法组织作战。这些议会总是把时间花费在内部政治问题上。而解决这种问题的时机只有在胜利以后才会到来。

(6)要组织作战,革命必须赢得空间和时间。因此它必须在政治上采取攻势,也就是说,把尽可能多的地盘置于自己的势力范围之内,因为在军事上它起初总是局限于防御。

(7)组织作战,无论在共和派营垒还是在保皇派营垒都只能以强制为基础。从来还没有一个人在同有纪律和指挥良好的士兵作战

^①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编者注

时,能依靠政治热情,依靠打扮得稀奇古怪的志愿军,而取得一次开阔地上的野战的胜利。军事上的热情只有在取得一系列的成功以后才会出现。为了取得这些成功,最初除了严格的铁的纪律,没有更好的基础。只有在革命胜利以后,民主原则在军队中才能比在国家的内部组织中更加充分地运用。

(8)未来战争,就其性质来说,是歼灭战——不是歼灭各国人民,就是歼灭各国君主。由此便要承认各国人民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休戚相关,即干涉。

(9)未来革命的地域,在空间上仍是已失败的革命的地区,即法国、德国、意大利、匈牙利和波兰。

由于这一切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未来革命的问题同欧洲战争的问题含义是一样的。战争的课题是:欧洲究竟成为哥萨克的欧洲,还是成为共和制的欧洲。战争的场所还是原来的,即上意大利和德国。

接着,泰霍夫先生列举了:(1)反革命的兵力;(2)革命的兵力。

一、反革命的兵力

(1)俄国。假定它能把自己的兵力增加到30万人。这就很多了。那么,它经过多少时间、有多少兵力能够到达莱茵河和意大利呢?在最好的情况下也需要两个月。由于生病和守备军用公路,它的兵力至少要减去三分之一。只有20万人,在运动爆发两个月之后,能够到达战场的决定性地点。

(2)奥地利。它的军队编制为60万人。1848年和1849年,它驻扎意大利的兵力需要15万人。现在和平时期拉德茨基也需要这

样多的人。在匈牙利现在在和平时期需要驻扎9万人。在最近这次战争中,20万人是不够用的。这支军队有三分之一是匈牙利人和意大利人,他们会投向敌人方面。在最好的情况下,如果起义在匈牙利和意大利不是同时爆发,奥地利由于受到各种街垒战的阻碍,六个星期后可能有5万人开到莱茵河。

(3)普鲁士。包括不上前线的各预备营和第一类后备军,共计50万人。可用于作战的有30万人,其中一半是常备军,一半是后备军。动员时间需要两三个星期。普鲁士军队的军官团是贵族的,军士是官僚主义的,而广大士兵是“彻底民主主义的”。由于动员后备军,革命有了进一步的成功的希望。普鲁士军队会由于革命而瓦解,国王只有在俄国军队的帮助下才能控制革命,以便和俄国人一起率领他的残余部队去对付起义者。莱茵省、威斯特伐利亚和萨克森对他说来已经失陷,也就是说,最重要的要塞线和至少三分之一的军队都已丧失。三分之一的军队他要用来对付柏林、布雷斯劳^①、波森省和西普鲁士的起义。最多还剩下10万人,他们到达战场的时间不会比俄国人自己更早。

(4)德意志联邦军队。巴登、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黑森选帝侯国和普法尔茨的各团属于革命方面。只有德意志联邦军队的残部,会跟着各邦君主逃窜,从而加强反动派的军队。没有军事上的意义。

(5)意大利。意大利惟一的军事力量——撒丁军队属于革命方面。

总计:

^① 波兰语称做:弗罗茨瓦夫。——编者注

德国战区

150 000	俄军	
100 000	普军	
50 000	奥军	计 300 000 人

意大利战区

150 000	奥军	
50 000	俄军	计 200 000 人
		共计 500 000 人

二、革命的兵力

(1)法国。革命刚开始就有 50 万人待命。其中 20 万人在莱茵河畔,10 万人在意大利(上意大利),保证意大利革命和德国革命有空间和时间组织起来。

(2)普鲁士。5 万人 } 也就是把脱离敌方的军队的一半组织
(3)奥地利。10 万人 } 起来。

(4)一些德国小部队:10 万人

然后他作了如下的计算:

法国作战部队	300 000 人
德国革命军	150 000 人
意大利和匈牙利	200 000 人
	<u>650 000 人</u>

可见,革命将率领 65 万人去对抗专制主义的 50 万人。

最后,他写道:

“不管有什么样的民族的差别、有什么样的原则的差别经常分裂着伟大的

革命政党，——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些不同意见彼此之间进行斗争的时间只有在胜利以后才会到来”等等，等等。

对于这种计算，你有什么看法？泰霍夫是从正规军的瓦解和革命的兵力有组织这个假定出发的。这是他的计算的基础。你对这种统计的判断肯定比我高明。

但是，这篇文章的真正政治倾向（这一点在行文中可以看得更清楚），可以归结如下：在战争结束和俄国失败以前，绝不会爆发革命，也就是说，没有任何党派斗争，没有任何国内战争，没有任何阶级纷争。但是，为了组织这些军队去进行这场战争，需要暴力。这种暴力从何而来呢？来自卡芬雅克将军或者像他那样的在德国和上意大利有自己的将军们的法国军事独裁者。这就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它同维利希的思想相差无几。世界战争，根据这个革命的普鲁士中尉的理解，就是军人对非军人的统治，至少是暂时的统治。但是，在没有先前的和同时进行的内部斗争，没有该死的“内部政治”的情况下，某一个将军——即使老拿破仑本人复生——用什么办法能够不仅得到这种手段，而且也得到这种影响，对此预言家只字不提。这里至少清楚地说出了这个未来的世界战争能手的“美好的愿望”，这种愿望恰好在那些无阶级的政治家和民主派身上找到了相应的政治表现。

祝你健康。

你的 卡·马·

在这里还要告诉你的是，刚刚收到了你的来信。

注意：你知道，有个叫施泰翰或施泰克翰的在汉诺威被捕，他在同我们建立联系以前，和沙佩尔等人的委员会通信。现在发现，他写给该委员会秘书狄茨，并且已经由这个蟑螂收到的两封信，目前都进

了汉诺威警察局督察员的办公处。³³⁰ 乌尔默本来受我们委托,将在本星期五在“流亡者协会”或“移民协会”的公开会议上就这个问题向狄茨先生及其同伙提出质问。但是,我们后来撤销了我们的指示。施泰翰逃了出来,也就是说,他正在来伦敦的途中,或者已经到达这里。谁能向我们担保,施泰翰一定会来找我们,而不会去找我们的敌人呢?

这些施特劳宾人⁹是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的。新的证据是:保尔·施土姆普弗先生在伦敦作短期逗留时既没有在我这里露面,也没有在鲁普斯^①那里露面,而是只同这些恶棍们往来。

你关于商业的报道使我非常感兴趣。

至于谈到康·施拉姆,他曾从我这里得到过一封简短的证明信,他把它放在自己的皮夹子里了。这封短信对他可能成为像乌利亚的信³³¹那样的东西。那时交给他这封信,为的是给他一种表面的信任,给他一种保证,因为这个家伙可能给我们造成很大损害。同时已经写信告诉莱茵哈特,如果施拉姆带着那封普通的证明信去找他,他要多加小心。最糟糕的是信中有我的签字。施拉姆因此可能被关六个月。

再见。

① 威·沃尔弗。——编者注

183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1年9月25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你的来信^①收到了。关于泰霍夫的渊博的学问明天再谈。金克尔寄往新奥尔良的那封乞讨信十分动人，可惜我只看到了该信的法译文。施泰翰先生现在应该也已经在伦敦了，这个家伙自己不来，你先不去管他，在叫某人去保护他以前，你先等待事态的发展，这样做是正确的。今天各报报道的在巴黎被释放的人中，想必也有康拉德^②先生。³²²德国各报硬说维利希的荒唐的文件³²⁷是我们搞的，这种愚蠢行为也使我非常生气。不过，很快就会弄清楚，我们和这个可怜的肮脏玩意儿没有丝毫关系。上帝可以作证，硬把别人写的、按文体和内容来说同我们格格不入的文件强加到我们头上，我们已经受够了。随信寄去给纽约写的第三篇文章^③，至少写得不像第二篇那

① 马克思1851年9月23日给恩格斯的信，见本卷第395—401页。——

编者注

② 康·施拉姆。——编者注

③ 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第三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版第11卷第24—28页）。——编者注

样糟糕。第四篇很快就着手写。

你最好能不时地把美国报纸作为印刷品邮寄给我,有些地方我想看看这些肮脏玩意儿的原形。为此我不久要再寄些邮票给你。

再见。

你的 弗·恩·

伦敦索霍广场第恩街 28 号卡尔·马克思博士收。

184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1年9月26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就泰霍夫战争史^①而言,从军事观点来看也是极其肤浅的,而且有些地方简直就是错误的。撇开暴力只有用暴力才能对付这样一个深刻的真理,撇开革命只有成为普遍的革命的时候(按字面理解,就是当革命不遇到任何反抗的时候,而按意义理解,就是当革命是一种资产阶级革命的时候)才能取得胜利这样一种乏味的发现,撇开由

^① 指古·泰霍夫发表在1851年9月6日《纽约州报》上的文章《未来战争概论》,参看本卷第395—400页。——编者注

某一个至今尚未被发现的军事独裁者(连卡芬雅克和维利希也不算数)来压制注定要发生的“内部政治”即真正的革命这样一种善良的意图,撇开这些先生们对革命的看法的这种意味深长的政治表达方式,从军事观点来看需要注意下列几点:

1. 惟一能够保证胜利的铁的纪律,恰好就是“内部政治延期”和军事独裁二者的反面。这样的纪律从哪里来呢?这些先生的确应当从巴黎和普法尔茨¹⁴³取得一些教训。军队的瓦解和纪律的完全松懈,既是迄今发生的每次胜利的革命的条件,又是这种革命的结果,这是很明显的事实。法国花了从1789年到1792年几年的时间才重新组织起一支约6万—8万人的军队——杜木里埃的军队,但这支军队又垮掉了,在1793年年底以前法国可以说没有什么有组织的军队。匈牙利花了从1848年3月到1849年年中这段时间才有了一支组织正规的军队。而在第一次法国革命时期是谁在军队中建立了纪律呢?并不是那些只是在革命的几次胜利以后才在临时组建的军队中具有影响和赢得权威的将军们,而是民政当局在内部政治方面所采取的恐怖手段。

联军的兵力:

(1)俄国。假定它有30万可以作战的部队,其中20万已经在战场上处于战备状态,这种假定是夸大了。不过,这尤可说。但是,经过两个月他们是既不能到达莱茵河(无论如何前卫部队不可能到达科隆附近的下莱茵),也不能到达上意大利。为了有可能同时采取行动,并且同普鲁士、奥地利等国一道很好地部署军队,需要三个月的时间——俄国军队行军每天不超过2—2.5德里,每隔两天还要休息一天。等俄国军队开到匈牙利战场,就已经过去几乎两个月了。

(2)普鲁士。动员至少需要四至六个星期。指望士兵们倒戈、起义等等是非常冒险的。但是,在最好的情况下普鲁士可能有15万人,而在最坏的情况下大概连5万人也到不了。关于三分之一和四分之一的算法,纯粹是骗人的鬼话;这一切都是靠偶然性。

(3)奥地利。同样很成问题,更为错综复杂。像泰霍夫那样对或然性的估计在这里都是完全不可能的。在最好的情况下,奥地利也许可能像泰霍夫所讲的那样,拿出20万军队来对抗法国,而在最坏的情况下,可能甚至连一个人也派不出来,也许至多只能用10万人在的里雅斯特附近抵挡一下法国人。

(4)联邦军队——巴伐利亚军队有三分之二肯定要反对革命,而在另外一些地方还会有一些人。用3个月的时间无论如何可以从中组成一个3万—5万人的军团,而且他们在开始时用来对付革命的士兵将是足够的。

(5)丹麦立即可以派4万—5万精锐部队到战场上去,瑞典人和挪威人像在1813年一样,也必然会参加伟大的十字军征讨。泰霍夫并没有想到这一点,也没有想到比利时和荷兰。

革命的兵力:

(1)法国。有43万军队处于战备状态。其中有10万人驻扎在阿尔及尔。有9万人,即余数的四分之一,并不处于战备状态。还剩下24万人,尽管现在铁路已有很大改进,经过四至六个星期至多只能把其中的10万人运到比利时和德国边境,把8万人运到萨瓦和皮埃蒙特边境。像1848年的比利时一样,撒丁这一次企图成为海洋中的岩石;皮埃蒙特军队本来就有大量撒丁的笃信宗教的农民子弟——至少就其目前的情况来看,军官都是贵族,这样一来,它是否会像泰霍夫所想像的那样忠于革命,这还是很成问题的。维克多-艾

曼努埃尔把莱奥波德当做自己的榜样,这是危险的。

(2)普鲁士——?(3)奥地利——?这是指正规的、有组织的士兵而言。至于志愿军,人数会是很多的,他们当然没有什么用。如果在最初几个月中就能从倒戈的军队中弄到5万—6万有战斗力的士兵,那就算很多了。而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又从哪里能弄到军官呢?

根据上述一切情况,更大的可能是,如果明年爆发革命,那么这场革命——由于没有那种曾经使拿破仑有可能迅速组成一支庞大军队的条件,即在每一次革命(甚至在法国)中都必然缺乏的优秀干部——最初必然不是处于守势,就是只限于从巴黎发出一些空洞的声明并进行一些很不令人满意的、不光彩的、有害的、规模更大的里斯孔图远征³³²。除非莱茵省的各要塞在第一次强攻中就被攻克,并且皮埃蒙特军队都按照公民泰霍夫的号召行事;或者由于普鲁士和奥地利军队的瓦解,有可能立即占领柏林和维也纳这两个中心,从而迫使俄国转入守势;或者将要发生一些事先无法预料的事件。否则,像泰霍夫那样根据这些去进行推断并对或然性作出估计,正如我根据自身经历早已证实的那样,是徒劳的和武断的。可以说的只有一点,就是有许许多多的东西都取决于莱茵省。

185

马克思致《总汇报》编辑部

奥格斯堡

1851年10月4日于伦敦

索霍区第恩街28号

致尊敬的奥格斯堡《总汇报》编辑部

兹因奥格斯堡《总汇报》编辑部刊登了标明9月27日^①字样的一篇科隆通讯³³³，通讯中直接告发了我，我希望正义感促使编辑部在其最近一号上刊登如下答复。³³⁴

忠于您的 卡尔·马克思博士

^① 应为26日。——编者注

186

马克思致阿马利亚·丹尼尔斯³³⁵

科 隆

[1851年10月4日—8日之间于伦敦]

亲爱的丹尼尔斯夫人：

我对您丈夫的被捕和您同他的分离深为关切，这一点我显然没有必要向您说了。使我放心的是，我深信，法庭如不把案子转到陪审团手里，是不能进行长期拘留的，而您和您丈夫都具有非常坚强的性格，足以对付各种逆境。如果您让送这封短信的人把下列书籍带给我，我将非常感谢……

187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1年10月13日于[伦敦]

索霍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你想必已经从《科隆日报》上看到我为驳斥奥格斯堡《总汇报》的诽谤而写的一篇声明。³³⁴那种胡说简直太岂有此理了。我清楚地知道,那些无赖近来在所有德文报纸上连续不断地进行攻击,目的是使我陷入进退两难的地步;或者是公开谴责这种密谋,这样也就是谴责我们党内的朋友,或者是公开承认这种密谋,这样就犯了“法律上的”叛逆罪。然而这些先生们太愚蠢了,他们不能使我们上当。

魏德迈9月29日由阿弗尔乘船前往纽约。他遇见了也要横渡大西洋的赖希。赖希曾经和施拉姆一同被捕,他说警察在施拉姆那里找到了一个记录的抄本,其中记载着引起他和维利希决斗的那场争论,也就是他痛斥维利希并退出会议的那天晚上会议的记录。²⁰⁶这个文件是他亲笔写的,但没有署名。这样一来,警察发现他是施拉姆,而不是他住在巴黎时所用的护照上写的那个“班贝格尔”。另一方面,这个记录使警察局长魏斯先生及其同僚十分茫然,因为我们的名字也被牵涉到这个卑鄙勾当里面。既然施拉姆干了这种蠢事,那么这个正直的人将自食其果,这至少是件令人高兴的事。

金克尔利用从美国寄来的160英镑作为他本人和他的救命恩人叔尔茨³¹⁶一起到美国募款的费用^①。正是在美国货币市场紧迫的时候,他此行是否合乎时宜,很值得怀疑。他选择这个时机,是要在科苏特之前到达,他幻想有那么一天在未来的国土上当众拥抱科苏特并看到所有报刊上刊登着:科苏特和金克尔!

海因岑先生靠着他的关于奴隶解放的呼号,在纽约组成了一个新的股份公司并将他的报纸^②名称稍加改动继续出版。

① 见本卷第421页。——编者注

② 《德意志快邮报》。——编者注

施泰翰——不要相信任何一个施特劳宾人⁹——几个星期以来一直在这里当维利希—沙佩尔的随从。当他写给蟑螂狄茨的信落入汉诺威警察当局手里的事实被发觉时，他就在《北德报》上发表了一篇通讯，说是狄茨先生的书桌被撬开(多么荒唐!)，那些信件就这样被偷走了。据说，目前查明，密探就是很久以来就为警方效劳的汉堡的豪普特。³³⁰我幸好在几个星期以前就已阻止对狄茨—施泰翰事件的任何公开干预。关于豪普特，我没有听到什么更多的消息，想设法转交给他一封信，因为他应该把事情说清楚，但徒劳无功。我已经通过维尔特试探过一次，但是豪普特的家人总是借口他不在而拒绝接待。你对豪普特怎么看？我相信，他现在不是密探，而且从来没有当过密探。

据说埃德加·鲍威尔也在这里。我还没有见着他。一星期以前，布林德偕夫人^①(科亨女士)来这里参观博览会²²⁴，星期天又离开了。上星期一以后我没有再看到他，这完全是由于下面这件无聊的事情，此事会使你了解到，这个可怜人怕老婆到了何等地步。今天收到了一封本市的信，他在信中向我辞行。他是上个星期一偕夫人到我家来的。此外来的还有弗莱里格拉特、红色沃尔弗^②(附带讲一下，他悄悄地又回到这里，还在不久前和一个英国的女学究结了婚)、李卜克内西和不幸的皮佩尔。布林德夫人是一个活泼的犹太女人，我们有说有笑地闲谈着，后来，一切谎言之父^③使我们把话题转到宗教问题上来了。她用无神论和费尔巴哈等来吹嘘自己。我攻击了费尔巴哈，当然是非常礼貌而友好的。开始时我觉得，讨论问题使这个

① 弗·布林德。——编者注

② 斐·沃尔弗。——编者注

③ 但丁《神曲·地狱篇》第23首歌中的用语。——编者注

犹太女人很高兴,这当然是我参加议论这样一个使我厌烦的题目的惟一理由。但这时我的爱夸夸其谈而又好管闲事的应声虫皮佩尔先生以预言家的姿态插话,不过讲得实在不大得体。我突然看到这位夫人眼泪汪汪。布林德向我投来忧郁而意味深长的目光,她起身告辞了——从此看不到她的踪影^①,布林德也一样。这种奇遇在我长期的实际生活中还没有经历过。

皮佩尔已经和路特希尔德一家一起动身去美因河畔法兰克福。³³⁶他有一个很讨厌的习惯:在我同别人讨论的时候,他总是用一种极其愚蠢的教训人的腔调插进来。

昨天学,今天教,
这些先生的消化力真不小。^②

可尊敬的哥林格尔为一笔旧债给我寄来一张本月22日出庭的法院传票。同时,这位大人物已经到南安普敦去迎接科苏特了。看来,这笔隆重接待的费用得由我来支付了。

我收到巴黎寄来的两封信,一封是艾韦贝克的,另一封是萨宗诺夫的。艾韦贝克先生将出版一本不朽的著作《德国和德国人》。包括的时期是从凯鲁斯奇人阿尔米纽斯(他在信中就是这样写的)开始到公元1850年。他要求我供给他关于弗·恩格斯、卡·马克思和布·鲍威尔三个人的传记性的历史文献材料。这个糟糕的东西已经开印了。怎么办?我担心,如果我们根本不理这个家伙,他会公开散布一些关于我们的最荒谬的东西。来信告诉我,你对这件事怎么看。

① 借用歌德《渔夫》中的话。——编者注

② 席勒《天之骄子》。——编者注

萨宗诺夫信上注明“巴黎”字样,无论如何是最使人感兴趣的。萨宗诺夫在这个困难的时刻是怎样跑到巴黎去的?我要请他说明这个秘密。他这一方面对德朗克意见很大,说他游手好闲,让一些资产者“迷惑住了”。他已经译完《宣言》^①的一半。德朗克负责翻译另一半。由于德朗克的一贯懈怠和懒惰,这一工作没有完成。这说得确实像是我们的德朗克。

虽然康培先生拒绝接受我关于出版反对蒲鲁东的小册子^②的提议,科塔先生以及后来的勒文塔尔(由法兰克福的埃布讷介绍的)拒绝接受我关于出版经济学^③的提议,但是看来对于后者终于有了一线希望。在一星期之内我就会知道,这是否能实现。这是一个德国的出版商,也是埃布讷介绍的。这个埃布讷是弗莱里格拉特的朋友。

我还没有接到《论坛报》的信,也没有见着报纸,但我深信事情正在进展。^④无论如何,几天之内就会见分晓。

最后,你必须把对蒲鲁东的看法告诉我,³¹¹简单点也行。我现在正从事经济学的研究,所以对此尤其感兴趣。近来我继续上图书馆,主要是钻研工艺学及其历史和农学,以求得至少对这玩意儿有个概念。

商业危机的情况怎样?《经济学家》刊登了通常在危机之前出现的那种宽慰、保证和号召。当人们喋喋不休地劝别人不要恐慌的时候,自己却感到恐慌。你如果弄到约翰斯顿的《北美札记》1851年版的两卷集,就会从中找到各色各样有趣的记载。这个约翰斯顿就是

①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编者注

②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编者注

③ 马克思计划中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编者注

④ 指《纽约每日论坛报》刊载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一组文章的事。——编者注

英国的李比希。“约翰斯顿”(不要同上述的约翰斯顿混同起来)的自然地图集^①,也许在曼彻斯特的某个公共图书馆里可以找到。书里包括了这一方面的全部最新的和比较旧的研究。定价10基尼。显然不是供个人购买的。

关于亲爱的哈尼,没有什么消息。他大概还是住在苏格兰。

英国人承认,美国人在工业博览会上得了奖,并且在各方面战胜了他们。(1)古塔波胶。有新的原料和新的品种。(2)武器。有左轮手枪。(3)机器。有收割机、播种机和缝纫机。(4)第一次广泛采用银版照相术。(5)航海方面,快艇。最后,为了表明美国人也能够供给奢侈品,他们陈列了加利福尼亚金矿的一大块金子和用纯金制成的一套餐具。

祝好。

你的 卡·马克思

188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1年10月15日星期三[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① 亚·基·约翰斯顿《自然现象的自然地图集》1848年爱丁堡—伦敦版。——编者注

附上两镑的邮局汇票,详情和以前一样。哥林格尔的事很糟糕。你必须还钱;那法庭的先生们办案很快,而且掌握着凭据。^① 如果我是你,就尽快筹款还债和付传票的费用,并把这些钱寄给那个家伙,这是无可奈何的,不然到法院去挨罚,花钱更多,而且很不愉快。需要多少钱,你能筹多少钱? 尽可能确切地告诉我,不管我自己现在多窘迫,也要尽我所能,不致让法院执行官找上你的门来。

施拉姆的事令人不很愉快^②。假如我们同这种龌龊的事情毫无关系,那就好了。有关鲍威尔^③和普芬德经管款项问题的动人的争吵¹⁸⁹的记录,现在落在这些先生们的手中,绝不是一件好事。施拉姆随身携带这种东西,真该狠狠打屁股。他将因此受到短期监禁,并且将由于用假护照而被判处六个月徒刑,这怎么说都是自作自受。

至于豪普特,在我没有拿到证据以前,我是不会把他当成密探的。这家伙可能在监狱里干了蠢事,而且,据说是由于他告密而使丹尼尔斯被捕,这件事无论如何也使人对他产生怀疑。可是磨坊街¹⁴⁴的庸人们开始喋喋不休地议论他,是同狄茨的书桌被撬开³³⁰的消息发生在同一个时候,所以这种议论就更加荒唐了。豪普特大概是从汉堡那里撬开了蟑螂的书桌。高贵的狄茨为什么不向英国警察局控告呢? 顺便说一句,如果能使豪普特说明真相,那自然很好。如果你把一封给他的信寄给维尔特,那么我想,有两个星期维尔特就可以找到机会把信交给他本人,必要时可以到营业所去找他。商人总是找得着的。

① 见本卷第411页。——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409页。——编者注

③ 亨·鲍威尔。——编者注

布林德和他夫人的事情的确闻所未闻。由于皮佩尔先生对费尔巴哈不表好感就眼泪汪汪地离去,确实太不像话了。

你说红色沃尔弗^①“结了婚”,是不是在英国正派资产阶级意义上用这个词的?我几乎不得不相信这一点,因为你着重强调了这个词。不过这仍然是不可思议的。沃尔弗先生是一位好丈夫,甚至可能是一位好家长!

我认为你最好还是给艾韦贝克稍微写点东西应付一下,让他心里过得去些。犯不上让这个家伙把对我们的胡说八道在法国到处散布。这个人为了追求当大人物,有一股不屈不挠的精神,这种精神令人不能理解,因为它甚至超过了他的贪欲;要知道,出版这本新的“不朽的杰作”^②无疑又要他自己掏腰包,估计只能卖出50本。

你如果听到关于萨宗诺夫的其他消息,就告诉我。这种意外事件是很有意思的,而萨宗诺夫先生也十分可疑。

我正在从蒲鲁东的书中摘录一些需要的东西³¹¹。等到本周末,你就能收回这本书以及我的短评。这个家伙的计算又是很高明的,凡有数字的地方必有错误。

这里的危机到底怎样发展,还很难说。上个星期,因为女王的缘故³³⁷,没有发生什么事情。这个星期事情也不多。但是市场上工业品价格看跌,原料价格依然稳定。在几个星期内两者的价格都将大跌,而就目前估计,工业品价格极有可能比原料价格跌得更多,所以纺纱业主、织布业主、印花布业主都赚不了多少钱。这已经很成问题了。但是美国市场有不再进货的危险。德国来的消息也不太妙。市

① 斐·沃尔弗。——编者注

② 海·艾韦贝克《德国和德国人》。——编者注

场的萎缩如果继续发展下去,那么我们在几星期之后就可以看到末日的开始。美国的紧迫和破产(负债总额为1600万美元)已经是真正开始,或者只不过是暴风雨的信号,还很难说。至少在这里已经出现暴风雨的十分明显的征候。制铁业完全陷于瘫痪,纽波特的两家专门给制铁业提供资金的银行倒闭了;除了在伦敦和利物浦最近有企业倒闭之外,格拉斯哥的一个油脂投机商现在破了产,奥康瑙尔和哈尼的朋友、伦敦证券交易所的托马斯·奥尔索普先生也破了产。我今天没有看到关于毛纺织业、丝纺织业和金属制品业等地区的报道,这些部门的情况显然也不太好。无论如何,目前存在着种种征兆,这是再也无可怀疑的了;已经可以预见到,甚至几乎可以有把握地说,大陆上明年春季的动荡将和非常严重的危机同时到来。甚至澳大利亚看来也帮不了什么忙,从加利福尼亚开发以来,开采金矿已经不是新行业了,世界对它已经不感兴趣;它开始变成一种普通的行业,而周围的市场本身商品过剩,以致如不大大地减少它们本身的过剩商品,就会造成15万人口的新南威尔士严重的商品过剩。

路易-拿破仑先生终于决定将福适先生免职了。可以预料,他这次一定会利用议会休会的时机,重演去年的尚加尔涅事件³³⁸,但是否能取得同样的成就,还要等着瞧。用猎人的话来说,他终于被保皇党追赶得转过身来要用角抵人了。而他何时再夹起尾巴,我们会看到的。无论如何,这个倒霉的冒险家已经如此衰落,以致他想怎样干就会怎样干;他完蛋了;但是事情现在开始变得有趣起来。对福适—卡尔利埃的出了名的镇压、日益扩大的戒严、宪兵的专横等等,有过早中止的危险,这在某个方面来说是令人遗憾的,如果胆小的拿破仑真有勇气对选举法实行猛烈的进攻,他就可以废除选举法;这样又会给6月13日的蠢驴³³⁹这些合法进步的拥护者们提供法律基础,这

同样是令人遗憾的——但是谁知道在这些法国人那里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呢？你对于这种勾当有什么看法？你那里是能看到更多报纸的。

你的 弗·恩·

琼斯给我寄来一份通知，说他必须再有 600 个订户，否则就要垮台^①，但是我有什么办法呢？

189

马克思和燕妮·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

纽 约

1851年10月16日于伦敦
索霍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魏德迈：

我不仅亲自给《纽约论坛报》的一个编辑安·查理·德纳写了信^②，而且还寄去了弗莱里格拉特为你写的推荐信。因此，你只要到他那里，提到我们就行了。

① 指宪章派机关刊物《寄语人民》杂志。——编者注

② 马克思在1851年10月16日前给安·查理·德纳的信没有保存下来。——编者注

你向我打听统计学方面的参考书。我向你推荐 1845 年出版的麦克库洛赫的《商业词典》，因为这本词典里也有关于经济学的说明。现在有比较新的，例如麦格雷戈的著作，他关于统计学的著作^①大概是全欧洲最好的。但是价格很高。不过，你在纽约的某个图书馆里肯定可以找到这些书。而麦克库洛赫的词典则是每个给报纸写文章的人所必备的手册。

专门关于英国的，还可以向你推荐波特的《国家的进步》，1851 年新版。

关于一般商业史的有：

图克的《价格史》(三卷集)，到 1848 年为止。

关于北美的，特别推荐麦格雷戈的专门关于美国的统计学的著作^②。

关于德国的有：冯·雷登男爵的《文化比较统计学》。关于法国的有莫罗的著作^③。

现在我还有一件事要委托你。我应前德国天主教神父科赫(你可以向《国家报》打听这个人，他有时给该报写文章)的要求，寄给他 20 份《宣言》^④(德文的)和一份《宣言》的英译本，委托他把英译本连

① 约·麦格雷戈《各国的资源和统计》1834 年伦敦版，《商业统计》(五卷集)1844—1850 年伦敦版。——编者注

② 约·麦格雷戈《美国自 1846 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来的进步》(两卷集)第 1 卷《历史学和统计学》，第 2 卷《地理学和统计学》，1847 年伦敦版。——编者注

③ 亚·莫罗·德·若奈《关于公元 4 世纪初罗马人的公民生活和家庭经济的统计学概述》，载于《经济学家》1842 年巴黎版第 3 卷。——编者注

④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编者注

同哈尼的序言³⁴⁰印成小册子。此后我再没有得到科赫先生的一点消息。请你第一,要求他说明一下,在他给我写了那么恳切的信以后,为什么采取这种极可疑的沉默态度;第二,让他把英译本交给你,你看看能不能把它作为小册子出手,也就是说能不能付印、发行和出售。不言而喻,如果可能,你可以得到一些收入,而我们则要求得到20—50册。

德朗克将于本月23日到达这里。

请速来信。我和我的妻子以及所有朋友向你和你的夫人问好。

希望你海上旅途平安,在美国一切顺利。

你的 卡·马克思

请您转告您亲爱的夫人,在这段时间里,我很惦念她,并向她表示最诚挚的关切。在这漫长的海上旅途中,她和那两个小孩子想来真是够受的!但愿这封短信不要过早地先于您们到达纽约,您们在纽约肯定会找到临时家园的。

埃德加^①从4月离开以后一直没有音讯。他是从不来梅乘改革号帆船(船长是阿默曼)出发的,打算在加尔维斯顿上岸,先在新布朗费尔斯住下。亲爱的魏德迈先生,也许您能从纽约打听到他的下落。他的沉默是不能令人理解的,尤其是因为他知道,我们可怜的孤独的妈妈^②由于右手瘫痪,现在丧失了命运留给她的最后一点安慰——和她心爱的人通信。

祝您健康。衷心问候您。

燕妮·马克思

① 埃·冯·威斯特华伦。——编者注

② 卡·冯·威斯特华伦。——编者注

190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1年10月19日于[伦敦]

索霍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前几天我收到德朗克的来信，告诉我他将（据说是由于被驱逐）于本月23日或24日到达伦敦。在这里他的生计问题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紧迫。

还有一个更糟糕的消息。我最近是这样同科隆通信的：来信由铁路列车员施米特负责送往吕蒂希；而我则把信加上一个信封由第三者带往吕蒂希转交给他。这个施米特被捕了，随后就放了出来，但是侦讯仍在进行。这件事看来是一种直接的叛卖勾当。此外，按照约定，皮佩尔早就应该有来自科隆和法兰克福的消息了，路特希尔德一家在科隆待了一天。³³⁶可是我从埃布讷（从法兰克福）给弗莱里格拉特的信里得知，皮佩尔虽然在法兰克福待了一星期，但是还没有到埃布讷那里去过，没有把我的信转交给他。我们真够倒霉，为我们办事的人总是极端漫不经心，常常把事情看得无足轻重。为别人无疑会服务得好些。

金克尔在纽约没有召开群众大会，也没有推销为未来的德意志

共和国而发行的“有息债券”³⁴¹,因为在他看来,他遭到了粗汉海因岑的暗中破坏,总之他只能在大家毫无疑问地把他当做救世主的地方出头露面。在费城,恰好相反,正如他给流亡者俱乐部的信中所说的那样,他推销了4 000美元的债券。在宾夕法尼亚,他总会遇到大批德国天主教徒的光明之友²¹⁰成员。金克尔除了继承约翰奈斯·隆格的遗产,什么事情都没有干。后者是约翰。而他则是耶稣基督。

今天晚上我要和哥林格尔见面。这件事情是维利希一伙直接谋划的。据说哥林格尔在这些无赖的纠缠下把我欠他的钱送给他们了。我将给他开一张一个月的期票。我相信他会同意的。如果不同意,就让他到法院起诉好了。在这段时间内,我很可能同一个德绍人签订好合同,他当然要预支一定数目的钱给我^①。

维尔特又到了布拉德福德。你写一封信给他,问他是不是能亲自把信交给豪普特,这件事很重要。我看这全部诽谤有两个来源,一方面是施泰翰—狄茨,另一方面是恶棍的保护人维利希,是他首先在这里谢特奈尔的酒馆的顾客当中使他们怀疑豪普特是密探。维利希和前普鲁士的军士贝尔托尔德保持经常联系。豪普特曾经给这个畜生在汉堡的一个商人那里找到职务,而贝尔托尔德偷了这个商人的东西,于是受到警察的追究。豪普特自然作了不利于这个小偷的证言,而这个家伙也许同他的朋友维利希分了赃。所以维利希大喊大叫什么“一个可怜的逃亡的爱国者”被出卖了。如果这件事公之于众,“高贵的”维利希会大吃一惊。重要的是,不仅要让豪普特对关于他的种种明的和暗的怀疑作出解释;而且,如果他是清白的,他必须

① 见本卷第412页。——编者注

发表公开声明,说明这整个事情是由于维利希的诽谤,同时还要指出维利希同小偷贝尔托尔德有联系,也许还是同谋。豪普特还不知道维利希的无耻行径,还不知道对他的怀疑最初是从哪里来的。如果维尔特同意,你可以根据这个意思写封信,由他转交豪普特。事情要快点办。豪普特在他的声明当中还应当提到“狄茨”和他的书桌被撬开一事³³⁰的可疑性质。

说到艾韦贝克,你必须把你的至少是1845年以前的经历,简要地写信告诉我^①。

路易·波拿巴先生的突然转变^②——无论它的结局怎样——是日拉丹的妙计促成的。你知道,这位先生曾在伦敦和赖德律-洛兰有来往,他的报纸^③有一个时期办得真是愚蠢到只有赖德律-洛兰和马志尼的同伙才能达到的地步。突然,他采取普选权的步骤,他通过写文章,通过韦隆博士和个人的会晤,促使波拿巴这样干。保皇党的阴谋就这样破灭了。向来很有外交风度的《辩论日报》变得暴跳如雷,最好不过地证明了这一点。福适、卡尔利埃、尚加尔涅,甚至高贵的贝里耶和布罗伊(这两个人看来已经和波拿巴相勾结)全是一伙。无论如何,“革命”,就爆发的意义而言,现在被这种欺骗的手段消灭了。有了普选权,革命就没有什么可考虑的了。但是日拉丹先生是不喜欢伪装革命的。他一视同仁地既欺骗了保皇党,也欺骗了职业革命家,他是否也在有意地欺骗路易·波拿巴,还是一个问题。因为如果将来恢复了普选权,谁能保证波拿巴有权修改宪法呢?即使可以修

① 见本卷第411、415页。——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416页。——编者注

③ 《新闻报》。——编者注

改,谁又能保证按他的心意修改呢?况且估计到法国农民的天生的愚蠢,根据普选权当选的这个人,即使由于人们感谢他恢复普选权,甚至他逐渐任命自由派的部长,并通过巧妙的论战性文章把一切责任推到拘禁了他三年的保皇党阴谋家的身上,即使如此,这个人是否能再度当选,还是一个问题。这就要看他的手腕了。波拿巴现在至少知道,他对秩序党¹²⁵是毫无指望的。

在这场阴谋中的一个喜剧性的插曲,就是《国民报》和《世纪报》的伤感的表现。谁都知道,这两家报纸长时间以来起劲鼓吹过普选权。现在,当法国正面临着再度领受普选权的危险时刻,它们却无法掩藏自己的愤懑。正像保皇党希望靠有限选举权选出尚加尔涅一样,它们也希望用同样的选举权选出卡芬雅克。日拉丹直截了当地对它们说,他知道,它们对修改宪法——这给波拿巴带来再度当选希望——采取的共和主义的厌恶态度,只是用来掩盖它们对普选权的仇恨,因为普选权不能给卡芬雅克和他的全体党羽带来胜利。可怜的《国民报》已经用丧失普选权来自慰了。

有一点是肯定的:这个打击将使1852年5月的暴动³⁴²化为泡影。如果当政的集团中的某一个企图发动政变,那么暴动至少会早一些爆发。

你的 卡·马·

191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1年10月25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我上星期一给你的信想必收到了吧？你写信是非常准时的，因此你不回信使我感到不安。

直到现在我还没有从皮佩尔那里得到任何消息。如果没有发生什么意外，那么他的疏忽是不可原谅的。德朗克还没有来。科隆没有任何消息。

附上费舍作为真正的民主派庸人写的一封信。暂时只好听其自便，因为现在没有任何办法。但愿他不要对金克尔干出什么蠢事来。他的信似乎有此苗头。

据我们现在了解，金克尔采取的是如下做法。从这160英镑中拿出钱来派叔尔茨带着一项秘密的使命前往比利时、法国和瑞士。叔尔茨在那里要使所有的大人物，一直到帝国议会⁴⁷的议员（包括已故的拉沃），授予金克尔以全权，同时要求他们为以未来的德意志共和国的名义承办的公债³⁴¹作担保。大多数人从此就联合起来了，于是爱·梅因就可以在《纽约州报》公布一个大秘密：现在已经发现德国未来运动的意义，这就是人民性的原则。这个人甚至在他的极盛

时期也没有写过像他现在写的这样愚蠢的东西。这些家伙在精神上彻底垮台了。再见。

你的 卡·马·

哥林格尔的事情我已经暂时应付过去了。很遗憾,这头蠢驴要在11月1日前往西班牙,他已经卖掉了这里的家当²⁵⁰。在这期间,我就不必再害怕他采取什么敌对的行动了。

192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1年10月27日前后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我没有马上答复你本月19日的来信,是因为我在这里等维尔特等了好几天,打算同他商定豪普特的事情;同时还因为我打算把关于蒲鲁东的东西³¹¹搞完。后一件事在今天和明天晚上就能完成,维尔特星期六和星期日曾经在这里,他还要在布拉德福德逗留一个时期,因此他本人不能带什么信,他并且表示,即使能带他也不带,因为德国的情况现在是这样美妙,只要稍有一点口实就立即遭逮捕,他不愿以任何方式被牵涉到同盟¹¹事件中去。这其实也不能怪他。不过他还是愿意负责替我把信交给豪普特,只是要求让他从这件事中完全

脱身。此外他还告诉我,他最近有好几次遇见过豪普特并且迎上去同他说话,但是这个人每次都是非常狼狈地突然躲开并溜走了。据他说,豪普特可能在监狱里听从了家属及其他人的某些劝诱,供出了一些东西,因而现在心情很沉重。不过维尔特也认为,维利希—施泰翰的任何其他说法纯粹是诽谤,因为豪普特没有任何理由出卖自己。^①

我现在要写信给豪普特,不署名,因为他认识我的笔迹,并让维尔特设法把信送到,我将要求他公开把事情讲清楚,并向他指出贝尔托尔德的事件可能是这一切谣言的根源。至于维利希可能同贝尔托尔德分过赃的事我不准备去说,因为第一,豪普特有戒心,不会在这样的暗示性的东西上署名,第二,这件事太不可靠,因为贝尔托尔德先生不是一个会同泛泛之交的朋友尤其是同他实际上痛恨的维利希分赃的人,第三,过一个星期,别人就会在各家报纸上把这件事作为马克思先生散布的新的诽谤加以描述,并呼吁庸人们对受到中伤的老实人维利希给以同情。这家伙已经是十足的无赖,所以用不着把他说得更卑鄙,或者给他散布一些他能够批驳掉的传闻。

费舍的信的确是我很久以来所看到过的最愚蠢的东西。但我已经料到会有这类东西,并且也认为,他在金钱上的许诺不会有什么结果。我们不能要求民主派的蠢驴们能给我们寄钱,因为他们自己的人正亲自向他们求乞;他们能够同意的,充其量只能像费舍自己所说的那样:如果我们愿意同这一伙无赖待在一个教皇选举会里,并且还是处于少数地位,那他们在如何使用这笔钱的问题上可以让我们有

^① 见本卷第421—422页。——编者注

一个发言权。要帝国担保^①(德意志帝国担保共和国!)的马志尼式的借债计划可真不坏,无论如何,所有这些模范乞丐的一致活动是制定这一计划所必需的。这种发明实现以后,我们的党除完全退出民主派的金融市场之外,别无他法。这种无耻行径把我们完全打垮了。我们通常从民主派那里得到的用于政治目的的钱,到我们手里本来就很勉强,自从这些大人物作为联合股份公司出现在市场上以后,这种幻想就完全不存在了。我们所有请求只会遭到拒绝和侮辱,也许能指望魏德迈在纽约办成一些事情,那也只能是在工人当中。

维尔特这几天要写信给你。他还拿不定主意干什么好。一些很好的事要他做,但这些对他都不合适。

科苏特先生像使徒保罗一样³⁴³:一切为了大家。他在马赛高喊:“共和国万岁”。而在南安普敦高喊:“天佑女王”。这家伙在用多么出色的超立宪主义的中庸之道来炫耀自己啊!他拒绝参加佩蒂先生和哈尼集团的先生们的宴会,而这正合他们的意。甚至对待马志尼先生也会非常冷淡,至少当着公众的面是如此。这又是一个我们没有看错的人。如果明年不发生什么动荡,那么科苏特先生用不了多久也会堕落到像马志尼那样的卑鄙的哗众取宠的地步。

我明天或后天把蒲鲁东的东西寄给你。我尽可能地把《评论》^②寄给费舍,但我只有几份最后一期的。你还能给我弄到第一至四期吗?

你的 弗·恩·

① 见本卷第424页。——编者注

②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编者注

193

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

纽 约

1851年10月31日于伦敦

索霍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魏德迈：

现在我再往美国给你寄去第二封信。在同鲁普斯^①一起经过深思熟虑以后，我认为我们可以共同做一件事情。

第一，以前的《新莱茵报》在美国发行得很少。如果你能找到某个资产者，或者哪怕只是从某个出版商和纸商那里搞到必要的贷款，那么我认为，把《新莱茵报》上的文章编成一种袖珍小丛书出版³⁴⁴，就像贝克尔^②在科隆出版的小册子那样，是会有收益的。例如威·沃尔弗的《西里西亚的十亿》，恩格斯关于匈牙利的文章^③，我的关于普鲁士资产阶级的文章^④，维尔特的某些小品文等等。如果你在那

① 威·沃尔弗。——编者注

② 海·贝克尔。——编者注

③ 恩格斯关于匈牙利1848—1849年革命的一系列文章：《匈牙利的斗争》、《普鲁士逮捕科苏特的命令》、《科隆日报》论匈牙利的斗争、《匈牙利》。——编者注

④ 马克思《资产阶级和反革命》。——编者注

里找不到这些文章,我可以从这里给你寄去,同时告诉你,哪些是最合适的。你要为这套《新莱茵报袖珍小丛书》写一个简短的一般性的序言,而且你认为必要时,还要为每一册写注释或后记。

第二,你可以用同样的形式,出版恩格斯和我在《德意志—布鲁塞尔报》上发表的反对卡·海因岑的文章^①,并加上说明。我相信,这些文章一定很畅销。

扣除成本以后,我们可以分享利润。

第三,我从美国收到了有关我的已出版的六期《评论》的各种询问和订单,但我一个也没有接受,因为我不能信任那里的无赖。你可以登一个广告,说这几期《评论》可以从你那里得到,不过,当然必须等到了有了相当多的订单之后,我才从这里寄过去。

第四,你以及我们可以在适当的时候把我们适应当前需要而撰写的抨击性文章编入上面所说的小丛书里。从商业观点来看,先从现成的、手头已有的材料着手,当然比较可靠,比较方便。在你的简短的序言和后记中,你可以同右的和左的对手进行必要的论战。

因此,我建议你去当一个书商。这比办报所需要的钱要少,而在政治上你却可以达到同样的目的。你可以避免要消磨很长时间的办报筹备工作。

我想,如果你把这件事向赖希(他有钱)作适当的说明,他会同意和你一起干的。

我全家、弗莱里格拉特和鲁普斯等衷心问候你们全家。

你的 卡·马克思

^① 恩格斯《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因岑》;马克思《道德化的批判和批判化的道德。论德意志文化的历史,驳卡尔·海因岑》。——编者注

194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1年11月24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由于乱七八糟的家务事，我直到现在才给你写几行字，这你是可以理解的。

你记得，皮佩尔在上一封信中说，我的反蒲鲁东的书³⁴⁵不久就可以签订合同。而从这次附上的信中，你可以看到，他对这个稿子连提都不提了。这正是我们亲爱的朋友们半年来使我领教过的那种办法。另一方面，埃布讷写信告诉我，勒文塔尔打算试着出版一卷，但是他没有提到我要从“经济学史”^①开始。这样就会把我的整个计划推翻。埃布讷还说，勒文塔尔只能出“很低”的价钱。如果他出版我想首先出版的东西，我就同意。但是，如果他要迫使我毁掉整个计划，那他一定要像我直接根据他的约稿写作那样付给我稿酬。不过我还是暂时让埃布讷随意处理。他告诉我，得不到我的同意，他就不签订合同。你以为如何？

我们在科隆的人终于要到陪审法庭受审了，这是个好消息³⁴⁶；

① 指马克思计划中的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编者注

杜塞尔多夫的书商许勒尔昨天有把握地告诉我,等到12月陪审法庭的特别法庭开庭时就进行审讯。

顺便提一下,不要忘记立刻把纽约《快邮报》给我寄回来。班贝格尔正在催促,而这也是从他那里得到以后各期的惟一办法,以后各期必定载有各种有趣的东西。

我知道,你自己现在也很拮据,我到曼彻斯特对你进行突然袭击和掠夺^①,就更加重了你的困难,至少这个月是这样。但是我仍不得不请求你,是否至少还能弄到两英镑。我在离开伦敦时借了两英镑并写了12月以前归还的字据。无论如何,我请求你马上写信告诉我能不能办到。

埃卡留斯的兄弟^②到这里来了。他和所有其余在汉堡被捕的施特劳宾人^③一起被释放,还领到了释放证。豪普特本来并没有打算叛变,这一点从下面事实可以看出:毕尔格尔斯给他的信落到他父亲的手里,他父亲向他追问这件事,并且要把信交给警察局。他阻止这样做,把信撕了,事后他又把信的碎片拿到埃卡留斯等人那里,先把碎片拼起来,读完以后就当着他的面烧了。这个事实很重要。家庭的压力毁了这个不幸的家伙。

几天以前,我在图书馆^④看到蒲鲁东先生关于无息信贷驳巴师夏的苦心完成的作品^④。就浮夸、怯懦、叫喊和荏弱来说,这东西超

① 1851年11月5—15日前后马克思住在曼彻斯特恩格斯那里。——编者注

② 约·弗·埃卡留斯。——编者注

③ 英国博物馆的图书馆。——编者注

④ 指皮·约·蒲鲁东《无息信贷。弗·巴师夏先生和蒲鲁东先生的辩论》1850年巴黎版。——编者注

过了这个人以往所写的所有的东西。举一个例子：法国人以为他们平均支付5—6厘的利息。事实上他们支付16分的利息。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是这么一回事。抵押债务、期票债务和国债等等的利息达16亿。但法国只有10亿黄金和白银的资本。这就是要证明的。再举一个例子：当法兰西银行建立时，它有9000万资本。当时对这个数额法律允许它收5厘的利息。现在它经营的资本(包括存款等等在内)是45000万—46000万，其中四分之三不是它的，而是属于公众的。所以，银行不必收5厘，而收1厘的利息($90:450=1:5$)，就可以得到合法的利润。因为法兰西银行(即股东)在必要情况下(2)可以满足于1厘的利息，所以对法国来说利率可以降低到1厘。而1厘几乎是无息信贷了。

在这里你应当看到，这家伙是怎样用黑格尔的辩证法在巴师夏面前炫耀自己的。

我在这里又读了一遍你的批判³¹¹。可惜不能出版。否则还能再添上一些我的废话，由我们两人一起署名出版，前提是不会给你的商号造成任何不便。

科苏特20日已经走了，这你是知道的，但是你不知道他是同洛拉·蒙泰斯和骑士哥林格尔结伴走的。

施拉姆极其执拗地硬要再接近我。他是办不到的。卡·施纳佩尔^①的“卑鄙勾当”³⁴⁷情况如何？

你的 卡·马·

① 指沙佩尔。——编者注

195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1年11月27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我前天写的短信想必你已经收到。如果维尔特不能马上弄到钱的话，我会设法在后天，或者最迟星期一，把这件事情办妥。必要时你无论如何可以拖到星期二。

皮佩尔大师的信附还。看来海涅很合他的胃口，使他有可能会写满应酬性的四张纸。^① 我希望你为反蒲鲁东的书³⁴⁵写一封信给他，促使他加紧活动，因为当他再回到这里时，最初一段时间你对稿件的事情将一无所知。皮佩尔和埃布讷关于勒文塔尔的说法彼此有很大的矛盾，但是后者的说法至少更能令人信服。至于皮佩尔谈到的从经济学史^②开始的问题，我认为，如果勒文塔尔真是这个意思，那么最好让埃布讷给他出点难题，就说不必推翻你的整个计划，你已经开始研究批判了，等等。如果只能这样做，那么勒文塔尔必须负责出版

① 恩格斯指皮佩尔在1851年11月17日给马克思的信中引用的海涅的诗。——编者注

② 指马克思计划中的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编者注

两卷,你也需要这么大的篇幅,一则是为了作初步的批判,再则也是为了在最终决不会按伦敦的成本价计算稿酬的情况下使你多少有些收益。而第三卷可以出《社会主义者》,第四卷出《批判》——《批判》之外可能剩下的东西——和已经非常有名的“正面的东西”,即你“本来”想写的东西。这种写法是有它的困难的,然而也有优点,就是在最后才把人们十分渴望知道的秘密揭示出来,而且是在庸人们看了三卷,好奇心越来越大之后,才告诉他们我们不是要制造莫里逊药丸。对于多少能思考问题的人来说,有前几卷的暗示,反蒲鲁东^①和《宣言》^②,就足以把他们引上正路了;至于普通的购买者和读者,如果在第一卷中就已经向他们揭示了大秘密,那他们对历史等等就不会再感兴趣;正像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所说的那样,他们读一下《序言》,一般东西那里就全有了。

当然,你最好做得客气一点,但一有可以接受的条件,无论如何要和勒文塔尔签订合同:要趁热打铁。同时你最好采取同西维拉相反的办法。他从一个印张上扣掉你的每一个金路易,你应当迫使他多接受一些印张,以便把你损失的钱再补回来,而且加上去的这些印张,你可以用引文等来填满,这在你并不费事。20印张,每印张3英镑,或30印张,每印张2英镑,反正都是60英镑。用配第、斯图亚特、卡耳佩珀以及其他人的话去填满10印张,既不用花钱,又不费时间,实际上也是轻而易举的,同时你的书将更“富有教育意义”。

最重要的是,你要拿出一部巨著在公众面前重新亮相,最好是丝

①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编者注

②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编者注

毫不伤人的东西,如历史。德国的平庸的蹩脚的作家们都很清楚地知道,如果他们不能在一年之内有两三次把某种破烂货拿出来给公众看,他们就完蛋了。他们的坚韧精神拯救了他们;他们的书销路很差,或者只有一般的销路,但是书商们却认为,他们总还是些大人物,因为每份出版图书目录上他们总要出现几次。况且一定要打破由于你长期没有在德国的书籍市场上露面和书商们后来的胆怯心理所造成的束缚。只要出版了你一两本富有教益的、学术性的、论据充分的、同时又很有趣的书,那么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如果书商们付的稿酬很低,你就可以不理睬他们。

再补充一点,那个《历史》你只能在伦敦写,而《社会主义者》和《批判》可以在任何地方写。如果在法国庸人们干出什么蠢事并把我們再次引上世界舞台之前,你能利用这个机会,那就好了。

纽约《快邮报》你明天将收到。

我已经说过,在任何情况下你都要牢牢地抓住勒文塔尔。如果在他那里落了空,那么,正如皮佩尔来信所说的那样,埃布讷这条路也就行不通了。不过,以后从勒文塔尔那里,总可以比从别人那里取得更大的成果,因为有个埃布讷在法兰克福正紧盯着勒文塔尔。如果他每天都可以与其亲自交涉的勒文塔尔那里得不到什么结果,那么同那些不在法兰克福的人接洽就更成问题了。你应该写信告诉埃布讷,你给他更大的代表权,他可以马上签订合同;事情拖延得越久,勒文塔尔越会动摇,并且这里面还夹杂着对1852年的政治上的担心。如果在巴黎爆发哪怕是小小的序幕,³⁴²那么对书商的一切希望都要落空,而如果在白纸黑字地签订合同之前,联邦议会制定了新闻出版法,那你的事也就吹了。你要学会吃小亏占大便宜或者忍耐一些,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我越考虑这件事情,越觉得从历史方面写起更实际一些。这一次可要讲点生意经!

至于我所写的对蒲鲁东的评注³¹¹,是微不足道的,没有什么用处。这大概又像《批判的批判》^①的情况一样,为这本书我也只写了几个印张,因为我所设想的是一本小册子,而你把它搞成了一部20印张的巨著,我写的那一点东西在其中显得非常可笑。你若是再写这样大部头的东西,我那原来就不值一提的一部分就会在你的重炮之下化为乌有。要不是你同勒文塔尔的交道更重要更迫切,我是根本不会反对的。

你的 弗·恩·

196

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³⁴⁸

华 盛 顿

[1851年11月28日于伦敦]

[……]我们的一个最好的朋友约瑟夫·魏德迈现已到达纽约。请你马上同他联系;我还不知道他的地址。但是如果你把信寄到《国家报》或者《晚报》,那他肯定会收到。他会把党的所有情况向你说明。在纽约的那伙人中间³⁴⁹,他对你会有帮助,而你可以帮助他在

① 马克思和恩格斯《神圣家族》。——编者注

美国找个工。请你写信告诉他,说是我要求你给他写信的[……]

197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1年12月1日于[伦敦]

索霍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现附上:(1)克路斯给沃尔弗的信(寄自华盛顿)的摘要;(2)皮佩尔从布鲁塞尔寄来的信。

关于第一封信,鲁普斯^①还忘记谈两件你不会不感兴趣的事实。第一件:《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一文已经用德文在《纽约晚报》上刊登,并且经其他许多报纸转载,轰动一时。克路斯在信上没有说明这是不是从《论坛报》上翻译的。我为此事已直接写信给德纳。第二件:金克尔的主要工具维斯先生公开宣称,他同意我们在“经济学方面”的见解。你看看这些无赖在搞什么名堂。

至于塔普曼^②先生,他既没有提到我们从曼彻斯特寄的信,也没有提到后来我让我妻子从这里给他写的一封信。

① 威·沃尔弗。——编者注

② 威·皮佩尔。——编者注

至于科隆人^①，那些把猪嘴伸进整个报纸污水坑里的卑鄙的流亡猪猡们一贯采取这种做法：用保持沉默的阴谋来对待这个案件，但求他们自身价值不受损害。现在必须同这种做法进行斗争。我今天已经把反对普鲁士司法的信^②寄往巴黎，以便把这一事件在那里的报纸上披露出来。鲁普斯已经答应给美国和瑞士写文章。现在你必须为我写一篇给英国的文章，还要写一封给《泰晤士报》编辑的私人信，必须想办法把这个东西寄给这家报纸。³⁵⁰《泰晤士报》现在正力图重孚众望，如果有人把它看做是在大陆上惟一有影响的报纸，那它准会扬扬得意，何况它本来就是反对普鲁士的。如果《泰晤士报》愿意承担这件事情，那么就可以通过它对德国发生影响。重点应当是揭露普鲁士的司法状况。

这个做法绝对没有什么害处，如果不成功，你就直接从曼彻斯特写文章给《太阳报》。如果它在《泰晤士报》之前收到这东西，那《泰晤士报》就绝对不会发表。

你未必知道，几乎所有的英国城市都向奥康瑙尔发了支持信，并且发表在《北极星报》和《雷诺新闻》上面，这些信宣布桑顿·汉特是“不名誉的”，并且强烈谴责哥本哈根广场事件。除此以外，在伦敦召开了一个所有宪章派支部的会议，出席会议的桑·汉特遭到一顿臭骂。在即将进行的执行委员会改选时，他一定会被赶出去。这个伟大卢格的同盟者在绝望中公然宣称自己是“共产主义者”。³⁵¹

厄·琼斯利用我的信对科苏特进行无情的攻击。

“我向他说明，欧洲革命就是劳动对资本进行十字军征讨，我还向他说明，

① 指被捕的科隆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编者注

② 马克思的这封信没有保存下来。——编者注

不能把欧洲革命降低到马扎尔人那样的愚昧的半野蛮民族的精神和社会水平，这些人还停留在16世纪的半文明状态中，却认真地妄图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启蒙运动的伟大发源地德国和法国，并从轻信的英国那里骗得虚假的喝彩。”^①

你看，金克尔干脆打算在这里按照法国临时政府的样子搞起来。我认为，一旦得知魏德迈当了《晚报》编辑，你最好把卡·施纳佩尔^②的言行片断(我正急切地期待着他的最初的自白)用小品文的形式寄到那里去。(下接皮佩尔信的后面³⁵²。)

附带说一下！我差一点把丑闻集锦中的一件重要的事情忘掉了。施泰翰、希尔施、居姆佩尔等人，一句话，从德国来的工人已表示要来访问我。我今天要接待他们。他们已经同沙佩尔和维利希闹翻了。施泰翰已公开向工人协会¹⁴⁴告发狄茨是间谍，尽管有一些人叫嚷，说他是马克思的代理人，他仍然设法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但是在委员会里扮演主要角色的是狄茨—沙佩尔和维利希的朋友和庇护者。靠这些施特劳宾人⁹，我至少可以在裁缝和流浪汉的可怜的小客店里引起新的危机。

同时告诉你，三英镑已经收到。

祝好。

你的 卡·马·

① 厄·琼斯《科苏特是什么东西？》，载于1851年11月29日《寄语人民》(伦敦)第31期。——编者注

② 指沙佩尔。——编者注

198

马克思致海尔曼·埃布讷³⁵³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1851年12月2日于伦敦]

……关于金克尔先生，您知道，他正在继续周游美国³⁴¹。他到目前为止大约已经募集了12 000美元，但却非常高明地避而不谈流亡者各派的真正态度，这一点您从下面的事情中可以看出：他甚至写信向我的私人朋友^①求援，并且确实骗取了他们的合作。他把下面这个愚蠢的纲领寄给了报界：

“1851年10月于巴尔的摩

告人民的朋友

德国暴君的无耻暴政和不义已达到了极点。1848年革命斗争中赢得的一切自由制度都被君主的暴力所破坏。被压迫的人民有权利也有义务拔出剑来，为上帝同等地赋予一切人的最神圣的权利而斗争的时候来到了。暴君怯懦地屠杀或监禁每一个为共和主义改革和被压迫者的自由而奋斗或呐喊的人，对这些暴君的仇恨马上就要大爆发了，很可能明年春天太阳就要升起，照耀着人们对他们的压迫者所进行的空前激烈的斗争。意大利将奋起斗争，直到暴政被彻底推翻，直到旧世界的一切地方都宣告自由。美国于1776年做出了卓越的榜样；欧洲决心仿效她的哥伦比亚海岸上的年轻而卓越的姐妹。为了实现这个如

① 阿·克路斯。——编者注

此渴望的目标(特别是在德国),现在流亡在伦敦的德国主要的共和主义者(?) ,为了创办国民公债,而联合在一起了。他们保证尽一切努力在共和国建立以后偿还公债并付清全部利息。现在这个国家的一切自由的朋友正在响应号召,热心支持这件事。没有钱就什么也干不成。这个计划是否能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共和制的拥护者们。

受伦敦委员会的委托
哥·金克尔博士”

哥特弗里德先生在美国只遇到一个热心的对手,即代表卢格—菲克勒尔集团的卡·海因岑。但是,一个像海因岑这样平庸的空谈家的敌视,对每个被敌视者来说只有益处。在金克尔公债的保证人中,公开出面的是:三个普鲁士的前尉官——席梅尔普芬尼希、维利希、泰霍夫——,大学生叔尔茨、奥·赖辛巴赫伯爵、平庸的柏林文学家梅因。但是金克尔暗地里还得到了斯图加特残阙帝国议会³⁵⁴的前议长卡尔伯的勒韦(叫伟人中的蠢材^①更恰当)的签名。这个勒韦掌握着一份来自斯图加特的文件,该文件授予他随便何时何地召集帝国议会的全权。因此,对想以临时政府的身份进入德国的金克尔来说,为了把他的“统治”建立在“法律基础”上,物色到这个人是很重要的。

第二个秘密的保证人是德斯特尔博士。他在德国的许多债权人肯定会满意地得知,他保证支付200万金克尔公债的利息,同时作为财政部长掌管刚刚收入的2万美元。德斯特尔先生既想在瑞士作为乡村医生不受阻碍地搜刮农民(据说他在那里的处境比在科隆好,在科隆纠缠他的是债权人,而不是病人),同时又想使进入革命统治的天堂的大门为自己敞开。因此,他只是在严守秘密的条件下提供了

① 文字游戏:勒韦的德文 Löwe 有“伟人”的意思,卡尔伯的德文 kalbe 与 kalb(蠢材)在德语中发音相似。——编者注

保证。如果他将被迫公开地为他按照老办法“悄悄地编织”^①的东西作辩护,那是没有什么害处的。

您从弗莱里格拉特给您的一封信中已经充分地认识了哥特弗里德·金克尔先生的性格。因此,当您知道,“说谎”是他在美国的“伟大的”、而且归根结底是惟一的手段时,您是不会感到惊奇的。我的一位朋友在给我的信中这样写道:

“金克尔竭力向赖德律-洛兰献媚,因为赖德律-洛兰向德国有名望的朋友们保证,一旦金克尔以及赖德律取得政权,他就派遣进行宣传战的军队越过国境。金克尔一旦手里有满把的钱并因此(!)成为具有和马志尼同等价值(!)的人,正像他所说的,他就会同马志尼建立联系。”

但是您知道,赖德律同敌视金克尔的委员会有联系并向金克尔的特使下了逐客令。至于马志尼,下面的事情就足以说明问题:大概十四五个月以前,伟大的哥特弗里德·金克尔派遣了小人物普鲁士前尉官席梅尔普芬尼希去马志尼那里,说他——席梅尔普芬尼希受金克尔的委托将带着使命去德国。为此他最缺少的就是钱。马志尼给了他1000法郎现款和4000法郎的马志尼公债券,并提出条件:在一年内还清1000法郎和偿还已推销出去的公债券的一半。席梅尔普芬尼希从德国回来了,在那里他消灭了许许多多酒瓶,但是几乎连一个暴君也没有消灭。一年过去了。然而,金克尔也好,金克尔的特使也好,都没有到马志尼那里去。又过了几个星期,这个席梅尔普芬尼希又到了马志尼那里,但不是去还债,而是重新要求马志尼和哥特弗里德建立联盟。原来,哥特弗里德刚从新奥尔良收到160英镑,因为在他看来,他只差几个英镑就可以成为“大人物”了,他认为自己

^① 引自歌德的叙事诗《纺织女工》。——编者注

现在是具有和马志尼同等价值的人了。而马志尼却另有想法,并表示他在德国**有他自己的人**(卢格之流),他拒绝同哥特弗里德先生建立联盟。但是金克尔却很沉着,他深信,如果160英镑还不能使他成为具有和马志尼“同等价值的”人,那么有2万美元就肯定会实现这个奇迹。抱有信念的人有福了。^①

金克尔之所以在美国取得成就,部分是因为他本人和当地群众一样,对事态的发展缺乏清楚的了解,当地群众同他气味相投,部分是因为他编造谎言隐瞒他**实际上**主张的东西。金克尔先生及其同伙想选出一个由七人组成的革命委员会,其中每个人掌管一个专门的部,例如德斯特尔掌管财政部,金克尔掌管雄辩和高级政治部,泰霍夫掌管军事部,维利希掌管征用(他在这方面很内行)部,梅因掌管教育部等等。这七个人中每个人参加这些委员会中的一个委员会,以便经常向最高委员会,即七执政详细报告所有情况。您看,这完全是按照法国临时政府¹⁵的计划搞的,只是七执政官邸设在德国境外,而它的人民则由一个50—100人的俱乐部构成。

金克尔先生断然宣称,他不会把在美国搞到的钱用来援助流亡者。他甚至承担了这样的义务。您知道,这只不过是为了不承担让流亡者下层分享英镑的义务,而让他一个人独吞的诡计。这个诡计现在已经实行了,而且随着财物的增加,将会以下面的方式在更大的规模上实行:

(1)七个执政和他们的七个部都应当领取薪水,就是说金克尔和维利希等人的所有亲信和这些先生本人这样一来就可以借口进行革命活动而拿到这些钱的绝大部分。例如维利希先生在这里靠公开行

① 《新约全书·约翰福音》第20章第29节。——编者注

乞已经生活了两年。

(2)这些先生正在出版石印的通讯,他们把它免费分发给各家报纸。可怜的文学家梅因、奥本海姆和大学生叔尔茨等人则捞取另一部分用来支付稿酬的钱。

(3)大人物中的另一些人,如席梅尔普芬尼希和叔尔茨等人,又作为“特使”再次领取薪水。

由此您可以看出,这整个计划具有双重目的:不许非常贫困的流亡者群众(工人等)使用这些钱,而另一方面,金克尔先生和他的亲信们却可以得到可靠的、同时政治上有利可图的领干薪的职位,这一切都是在钱只能用于革命目的的借口下进行的。如果让广大公众知道大学生叔尔茨所策划的这些财政上的投机勾当,那肯定是非常适当的。

在结束这封信以前,我还得简单地谈谈科苏特。科苏特在他的活动中显示出很有才能,一般说来,他对待英国公众的态度是有分寸的。但是情况不像这个东方人所想像的那么简单。一方面,他极力向中间阶级献媚,并且以东方的方式赞美像伦敦的西蒂区和它的市政体制那样的制度,而这些制度每天都被《泰晤士报》自己攻击为社会的弊病^①。另一方面,他与宪章派为敌,宪章派通过它的最有才能的代表厄内斯特·琼斯激烈地攻击他^②,而它只有在攻击海瑞时才会那样激烈。科苏特无论如何是不策略的,他原来不让自己对任何一个党表示任何的支持,现在却站在一个党一边。最后,科苏特亲自

① 《市政当局致科苏特先生》,载于1851年10月31日《泰晤士报》第20947号。——编者注

② 厄·琼斯《科苏特是什么东西?》,载于1851年11月29日《寄语人民》(伦敦)第31期。——编者注

看到了,热情和现金是彼此成反比的。直到目前为止,对他的公债的全部热情还没有使他获得 800 英镑。

我们的民主派流亡者这次又出丑了,这对他们来说已习以为常了。对他们的贺信科苏特根本不屑答复。有纨绔习气的、爱虚荣的和死乞白赖的矮子路·勃朗荣幸地接到了对他的贺信的答复^①,但是科苏特在答复中直截了当地否认社会主义。

永远完全忠实于您的 卡·马克思

199

恩格斯致马克思³⁵⁵

伦 敦

1851年12月3日[于曼彻斯特]

“法国的代表们,安心地讨论吧!”³⁵⁶的确,还有什么地方比在万塞讷猎兵营保护下的奥尔塞兵营里能让这些先生们更安心地进行讨论呢!

法国的历史已经进入了极其滑稽可笑的阶段。一个全世界最微不足道的人物,在和平时期,依靠心怀不满的士兵,根据到目前为止能作出的判断并没有遭到任何反抗,就演出了雾月十八日³⁵⁷的可笑

^① 见《科苏特与法国社会主义者》,载于1851年11月10日《泰晤士报》第20955号。——编者注

的模仿剧,还能有比这更有趣的事情吗!所有老驴都被抓住了,这多妙啊!全法国最狡猾的狐狸老梯也尔、律师界最好奸诈的讼师杜班先生都落入了由本世纪最著名的蠢材给他们设下的陷阱,他们就像具有固执的共和主义美德的卡芬雅克先生一样,像吹牛大王尚加尔涅一样轻易地落入了陷阱!³⁵⁸为了完成这幅图画,搞了一个以奥迪隆·巴罗扮演“卡尔伯的勒韦”的残阙议会³⁵⁴,而同一个奥迪隆鉴于这类破坏宪法的行为要求把他逮捕起来,但没有能够把他送进万塞讷监狱!整个事件都似乎是特别为红色沃尔弗^①制造出来的;从现在起就只有他才能写法国的历史了。世界上有哪一次政变曾发表过比这一次更荒谬的宣言呢?拿破仑的可笑的仪式、加冕纪念日、奥斯特利茨²⁷³纪念日,以及就执政时代的宪法进行的煽动,等等——这类事情即使能够成功一天,也会使法国老爷们真正降低到幼稚得举世无双的水平。

伟大的秩序党饶舌家们,首先是小矮子的梯也尔和勇敢的尚加尔涅的被捕简直妙不可言。在第十区召开的有贝里耶先生参加的残阙议会的会议也是妙不可言,当时贝里耶先生朝着窗外大喊:共和国万岁,一直叫喊到全体都被逮捕起来并被拘禁在有士兵看守的一个兵营的院子里为止。而这时,愚蠢的拿破仑马上就收拾行李,以便搬到土伊勒里宫³⁵⁹去。人们即使整整一年绞尽了脑汁,也不可能想出比这更美妙的滑稽剧来。

晚上,当愚蠢的拿破仑终于倒在早就梦寐以求的土伊勒里宫的床上的时候,这个笨伯竟然还不知道,他的处境如何。没有第一执政的执政时代!没有比大约三年来所遇到的困难更大的内部困难,没

① 斐·沃尔弗。——编者注

有特殊的财政困难,甚至他自己的私囊也是如此,没有来自同盟国方面的边境威胁,没有必要越过圣伯纳德山³⁶⁰,没有必要在马伦戈²⁶⁵获得胜利!这的确使人失望。现在甚至不再有什么国民议会可以破坏这个不被赏识的人的伟大计划了;不会有了,至少在今天这头驴子像雾月十八日晚上的老拿破仑一样自由自在,一样无拘无束,一样绝对专制,他感到那样不受羁绊,以致不由得在各方面显出了驴子的本性。这是多么可怕的没有对立面的前景啊!

但是,人民啊,人民!——人民对这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毫不在乎,人民对赋予他们的选举权³⁶¹高兴得像小孩子一样,他们可能也要像小孩子那样去使用它。即使下星期天举行这种可笑的选举,那么从这种选举中能得到什么呢?没有报刊,没有集会,有的是十足的戒严状态以及在两个星期内选出议员的命令。

但是,从这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东西中能得出什么来呢?“如果我们从世界历史观点出发”³⁶²,那么我们就得到一个很堂皇的演说题目。例如,现在必须弄清楚:以完全按军事方式组织起来的幅员辽阔的国家、人口稀少的意大利和缺乏现代无产阶级为前提的罗马帝国时期的近卫军制度,是否可能在法国这样一个地理上集中、人口稠密、拥有人数众多的工业无产阶级的国家中存在。或者例如:路易-拿破仑没有自己的政党;他曾经践踏奥尔良派和正统派,现在他必须向左转了。向左转就包含着大赦,大赦就包含着冲突,如此等等。又例如:普选权是路易-拿破仑政权的基础。他不能攻击普选权,但现在普选权已同路易-拿破仑不相容了。还有其他一些很容易发挥的类似的思辨的题目。但是,就我们昨天所看到的而言,对人民是不能抱任何希望了,真好像是老黑格尔在坟墓里把历史当做世界精神来指导,并且真心诚意地使一切事件都出现两次,第一次是作为伟大的

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卑劣的笑剧出现,科西迪耶尔代替丹东,路·勃朗代替罗伯斯比尔,巴泰勒米代替圣茹斯特,弗洛孔代替卡诺,一个畸形儿^①和十来个随便碰到的负债累累的尉官代替一个矮小的伍长^②和他的坐满圆桌的元帅。这样,我们终于来到了雾月十八日。

巴黎人民的举动就像小孩子一样愚蠢:“这同我们没有关系;总统和议会互相厮杀,这碍我们什么事!”但是,军队竟敢强迫法国接受一个政府,而且还是这样一个政府,这确实是同人民有关系的。这些无知的人们将会感到奇怪:“从1804年以来第一次”^③要实行的选举权,竟是这样一种普遍的、“自由的”选举权!

显然非常讨厌人类的世界精神还会使这出笑剧演多久,我们在一年之内是否将经历执政时代、帝国、复辟等等,拿破仑王朝是否会在它不可能在法国维持下去以前就在巴黎的街上被打垮,这一切都只有鬼才知道。但是,据我看来,事情似乎正在发生一个极其奇妙的转变,法国庸人们要遭到惊人的屈辱。

就算路易-拿破仑的政权能够暂时稳定下来,那么,即使法国人下沉到无法再深的地步,这类愚蠢的东西也不可能长久保持下去。但是以后会怎样呢?看来变红的希望非常小,这是相当清楚的,而如果勃朗先生和赖德律在昨天中午已收拾好他们的行李,那么他们今天又可能把行李打开。人民的雷鸣般的声音还没有把他们召回。

① 路·波拿巴。——编者注

② 拿破仑第一。——编者注

③ 这是路易-拿破仑1851年12月2日对法国人民的演讲中的一段话。——编者注

这一事件使这里的和利物浦的商业突然陷于停顿,但是利物浦的投机活动今天又重新活跃起来了。而法国的证券仅仅下降了百分之二。

在这种情况下,试图在英国的报刊上为科隆人^①辩护,当然需要等一等了。

关于为《论坛报》写的文章^②(这些文章显然已在该报上发表),请你用英文给《论坛报》的编辑写封信,德纳也许不在,但一封业务性的信件是一定会得到答复的。告诉他,必须随下一班回航的邮船来信确切地说明,这批稿子现在怎样了;如果这批稿子已经被采用,那就请他利用同一机会把载有这些稿子的几份《论坛报》寄来,因为这里没有留下底稿,我们要是不再看一下已经寄出的文章,在隔了如此长的一段时间以后是不可能继续写连载文章的。

法国的消息对欧洲的那群流亡者所产生的影响必定是很有趣的,但愿能看到这一点。

我在等待你的消息。

你的 弗·恩·

① 指被捕的科隆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编者注

② 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第3—112页)。——编者注

200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1年12月9日于[伦敦]

索霍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我被巴黎的这些悲喜剧事件弄得十分忙乱，因而让你久等回信。我不能像维利希那样说：真奇怪，巴黎方面竟什么也没有告诉我们！也不能像沙佩尔那样，总是喝着啤酒在谢特奈尔酒馆里高谈阔论。为了拯救祖国，沙佩尔带了几个随从，以守夜为名，在谢特奈尔酒馆里睡了两夜。这些先生们，和卡尔伯的勒韦之流一样，已经收拾好行装，但因为智虑是勇敢的更好的要素^①，所以他们决定等到事情“决定下来”以后再大踏步前进。

你看过路易·勃朗的悲叹^②吗？第二天，俱乐部分子贝尔纳就提出了抗议，否认他也参加了这一哀诉。

① 莎士比亚《亨利四世》上篇第5幕第4场(福斯泰夫的话)。——编者注

② 指路·勃朗等人《告人民书》，载于1851年12月5日《每日新闻》第1754号。——编者注

附上莱茵哈特从巴黎寄来的信和我在曼彻斯特逗留时对你说过的“乌七八糟的东西”³⁴⁷。

皮佩尔又到这里来了,对自己非常满意。他要离开路特希尔德家,但是继续在那家教授德文。女主人已经辞去了他的长期家庭教师的职位。他对我的关于蒲鲁东的著作,³⁴⁵从他的最近一封信起,就没有再做什么,也没有听到什么和看到什么。我觉得他把翻译当成了他的创作,这是不允许的。

现在,关于局势我应该给你写些什么呢?有一点是非常清楚的,无产阶级保全了自己的力量。波拿巴暂时取得了胜利,因为他在一夜之间就把公开投票变成了秘密投票。不管阿尔古事后怎样声明,波拿巴的确是利用从银行里窃取的100万英镑收买了军队。如果选举的结果对他不利,他还能再一次实行政变吗?大多数人都会参加选举吗?奥尔良王朝的人已经动身到法国去了。要想到预测以克拉普林斯基³⁶³为主角的一出戏的结局,那是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无论如何,我看政变是使局势好转了,而不是恶化了。波拿巴要比国民议会和它的将军们更容易对付。而国民议会的专政“已站在门外了”^①。

泰霍夫之流直截了当地把法国军队看成民主的三位一体——自由、平等、博爱——的使徒,他们的失望妙极了。这些可怜虫啊!马志尼先生和赖德律先生现在也可以安心地睡大觉了。这场大灾难是流亡者的彻底失败。事实表明,他们在革命中是丝毫不起作用的。这些先生们已经决定在科苏特回来以前使世界历史暂时停顿下来。

① 这里套用海涅《骑士奥拉夫》中的诗句,原句是“刀斧手站在门外”。——编者注

顺便提一下,为科苏特进行的便士募捐活动,在伦敦恰好搞到了100d.,请注意:是100便士。

祝好。

你的 卡·马·

附带提一下,我是不是把皮佩尔写给我的一封法文信寄给你了。如果你那里,就马上寄还给我。

201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1年12月10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在这次重大危机中大人物们在干些什么?据说,路·勃朗在法国被捕了,但可惜不见得确实,我们是了解我们的小个子的。不过,自从巴黎起义³⁶⁴一无成就以来,我很高兴第一次风暴已经过去。无论我们已经变得多么迟钝,在这样的时刻,总还是多少激起一些旧日的政治热情,甚至总要对这类事件的结局产生一定的兴趣。当这次重大事变爆发的时候,我正在研究人种问题,现在至少又可以继续研究了。

尽管如此,这里或者利物浦都没有恢复信任。现在只有彼·欧

门的忘形和信仰拿破仑的程度,同他在四天以前悲观和消沉的程度一样。一般说来,这里的资产者还是非常聪明的,他们对这出很快就会结束的拿破仑笑剧,是不抱信心的。但是整个这种丑事会有什么结果呢?拿破仑当选,这是没有问题的;资产阶级没有选择的余地,而且谁去验证选票呢?给这个冒险家多加票数的办法是非常有诱惑力的,而法国无产阶级的卑鄙无耻,对最微小的成就的奴性崇拜,对任何权力的阿谀奉承,这一次暴露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明显。但是这头蠢驴将怎样统治呢?他得到的选票将比1848年少,这是很明显的,也许总数只有300万到350万张选票³⁶⁵;这在信誉上已经是一个危险的失败。任何财政改革和税收改革都是不可能的,一是因为缺少钱,二是因为一个军事独裁者只有在胜利的对外战争中,在以战养战的情况下才能实行这种改革,而在平时时期,不仅没有任何富余的钱,而且还要把多得多的钱花在军队上,三是因为拿破仑太愚蠢。他还有什么办法吗?打仗?打谁,打英国吗?或者,干脆实行军事专制?这种专制在和平时期必然会引起新的军事革命并会促使在军队中出现国民议会的各个党派。没有任何出路,这个笑剧必然自行垮台。如果再出现商业危机,那就不堪设想了!

路易-拿破仑胸怀某种“大志”,这一点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但是我很想知道,这将是怎样一种荒谬的东西。拿破仑观念^①的发展将达到很高的程度,但一遇到最普通的障碍,就将遭到惨败。

在这整个事件中,暴露得相当明显的是,红色党人³⁶⁶退却了,完全退却了。现在要找理由去原谅他们没有群起而反抗,那是没有意

^① 暗指1839年在巴黎出版的路易·波拿巴的纲领性著作《拿破仑观念》。——编者注

义的。今后的几个月可以表明,在法国是否出现了懈怠现象,以致非得有多年的安定才能给红色党人造成一个新的1848年。但是另一方面这种安定从何而来呢?

我看这种糟糕的状况只有两条出路:

或者是,在军队中有代表的秩序党¹²⁵各派现在取代“无政府主义者”的地位,也就是说,造成一种无政府的状态,其结果终将使红色党人和赖德律-洛兰能以救世主的姿态出现,像现在的路易-拿破仑一样;或者是路易-拿破仑废除酒税¹²⁷,并被说服进行一些资产阶级的改革;不过从哪里得到金钱和权力来进行这些改革,就很难说了。在后一种、极少可能出现的情况下,他也许能够站得住脚。

你对此有什么看法?

你的 弗·恩·

202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1年12月11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附还莱茵哈特的信以及因为科隆事件而暂时保留在我处的皮佩尔的信。

报纸上竭力宣扬的700个流浪者向巴黎的大规模远征似乎毫无

结果;同时,根据小个子路·勃朗今天在《每日新闻》上新发出的痛苦呻吟^①来判断,他目前即使不在伦敦,也还是在一个安全的地方。他最初的悲叹^②同今天的悲叹比起来就十分高超了。“法国人民……高尚的自豪……不屈的勇气……对自由的永恒的爱……光荣属于不幸中的勇气……”——接着,这个小个子就来了一个半面向右转,宣扬人民和资产阶级之间的信任和团结。看看蒲鲁东的《向资产阶级的呼吁》第2页^③。看这些论证吧!如果起义者被打垮了,那是因为他们并不是“真正的人民”,“真正的人民”是打不垮的;而如果“真正的人民”不战斗,那是因为他们不愿意为国民议会战斗。当然,对此可以反驳说:“真正的人民”一旦获得了胜利,他们本身就会成为独裁者,但是在突如其来的情况下他们不可能想到这一点,何况他们是经常受骗的!

这是民主派的老一套的庸俗逻辑,每逢革命政党遭到失败,这种逻辑就被广泛应用。据我看来,事情是这样:如果说无产阶级这次没有群起而战斗,那是因为他们完全意识到自己的懈怠和无力,并以宿命论的驯顺态度屈从于共和国、帝国、复辟和新的革命这种一再的循环,直到他们在尽可能安定的统治下经历了若干年的灾难而重新积聚起新的力量为止。我并不是说,情况将来就一定就是这样,但是我觉得,星期二^④、星期三以及在恢复秘密投票³⁶⁴和随之而来的资产阶

① 指路·勃朗《致〈每日新闻〉编辑》,载于1851年12月11日《每日新闻》第1760号。——编者注

② 指路·勃朗等人《告人民书》,载于1851年12月5日《每日新闻》第1754号。——编者注

③ 皮·约·蒲鲁东《19世纪革命的总观念》1851年版前言。——编者注

④ 即1851年12月2日。——编者注

级在星期五退却以后,这是在巴黎人民中占上风的一种本能的基本看法。说这不是人民的时机,那是荒谬的。如果无产阶级愿意等待,一直等到政府向他们提出他们本身的问题,一直等到比1848年的六月冲突¹⁸⁰更加尖锐更加明确的冲突出现,那还要等很长时间。关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问题,最近一次是由于1850年的选举法而相当明确地提出的,但是当时人民宁愿避开战斗。这种情况以及老是把事情推到1852年去的论调,本身就是一种懈怠的证明,它使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对1852年也作出相当坏的预测,除非是发生了商业危机。自从普选权被取消以后,自从无产阶级被排挤出官方的讲坛以后,期望官方政党按无产阶级口味提出问题,那就未免要求太高了。而二月事件^①的情形又是怎么样的呢?当时人民也和现在一样,也是什么事情都不过问。不能否认,如果革命政党在革命发展中开始把决定性的转折关头一言不发地放过去,或者革命政党进行干预,但是没有获得胜利,那么,可以相当肯定地认为它在一段时间是死去了。热月以后和1830年以后发生的历次起义³⁶⁷就是证明。而目前大声叫喊什么“真正的人民”在等待时机的先生们,正面临着一种危险,即一步一步地陷入1795—1799年的软弱无力的雅各宾派和1831—1839年的共和派所曾经陷入的境地,并且大出其丑。

同样不能否认:恢复秘密投票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以及最后也对许多无产者(一切报道都说明这一点)的影响,使巴黎人的勇敢和洞察力显得非常奇特。显然,许多人根本没有想到:路易-拿破仑提出的问题是多么荒唐,正确地统计票数的保证在哪里;但是大多数人想必都已经看穿了这种骗局,然而还是竭力使自己相信现在一切

① 1848年2月。——编者注

都井然有序,但求能找到一个逃避战斗的借口。

根据莱茵哈特的信来判断,根据每天新揭露出来的关于士兵们的胡作非为以及关于他们在大街上对任何一个普通人——不管是工人还是资产者、是红色党人还是波拿巴分子所施加的特别暴行的材料来判断,根据越来越多的关于甚至在最偏僻的、没有人料想会发生反抗的地区都出现了地方性起义的消息³⁶⁸来判断,根据昨天《每日新闻》上登载的前法国议员和商人的信来判断,向人民呼吁看来确实要发生一种使波拿巴不愉快的转变。这套新制度及其钦定的流放法³⁶⁹似乎并不那么合乎巴黎资产阶级群众的口味。军事恐怖手段发展得太快,太无耻了。三分之二的法国都实行了戒严。我认为:在这一切之后,资产阶级群众是根本不会参加投票的;整个投票笑剧将毫无结果,因为在路易-拿破仑的反对者大批参加投票的所有成问题的地方,宪兵们将开始同选举人发生冲突,从而使这些地方的整个选举程序无效。到那时,路易-拿破仑就会说法国处于精神错乱状态,宣布军队是社会的惟一救主。到那时,这种肮脏勾当将真相大白,而路易-拿破仑也将暴露无遗。可是正好在这种选举中,如果到时候还指望发生真正的反抗已经成立的政府的行动,那么事情会变得很不愉快。

这个家伙在官吏和士兵中间肯定能得到100万张选票。在国内的波拿巴分子中间能得到50万张选票,也许还要多一些。还会有50万胆小的市民,也许还要多一些,投票赞成他。再加上50万愚蠢的农民和100万张统计时加上的票,已经有350万张票了,而老拿破仑在一个包括整个莱茵河左岸和比利时在内的足有3200万居民的帝国里所得到的票数也不过这么多。他对此怎么还会一时感到不满足呢?如果他得到了这么多的票,那么即使有100万张票反对他,资

产者很快也会倒向他那一边。但是也可能他得不到 250 万张票,可能(虽然这是对法国官吏的诚实要求过高)他无法通过加票的办法给自己增加 100 万张票。无论如何,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被迫在这个时候所采取的那些措施。可是,在投票开始以前,谁能阻止官吏们把几百张赞成票投入选举箱呢?报刊已不再存在——没有人能对此进行核实。

证券又开始下跌,无论如何这对克拉普林斯基³⁶³是很不利的,而路易·勃朗现在不得不承认英国是自由的国家,无论如何这对他也是很不利。

过几个月,红色党人必然又会得到可以表现自己的机会,也许就是在投票的时候;但是,如果到那时他们又是等待,那我对他们就不抱什么希望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是在最严重的商业危机中也会一无所得,而只能遭到一顿把他们赶出舞台好几年的痛打。如果这些败类竟忘记了战斗,那么他们还有什么作用呢?

皮佩尔又到伦敦去了吗?我想委托他到法兰克福去办理书籍的事,但不知道他是否还在布赖顿。

现在你同勒文塔尔打交道遇到了困难,真是糟糕。如果合同已签订,那就再好不过了。

利物浦市场平稳,还是昨天的价格,曼彻斯特的市场很稳定。一部分多余的货物正运往黎凡特。市场上仍然没有德国的买主。

你的 弗·恩·

203

恩格斯致玛丽亚·布兰克

伦 敦

[18]51年12月15日星期一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玛丽亚：

我在星期六收到了你的信，一星期中惟有这一天我从来不能写私人信件，因为这一天我们办事处中午就关门，不然你早就收到我的回信了。

最近你家里有这么多人生病，我很难过，但当我听到现在情况已好转时，我感到很高兴；我希望，在我到达时能看到海尔曼^①和小莉莉^②都已完全恢复健康。你本该把一切情况写信告诉我，因为只要我收不到信，我就总认为一切都很顺利；此外，你也欠了我一封信，今年夏天我把你家的钥匙随信一起寄给你，^③你一直没有给我回信。

我的身体和往常一样，一直很好，只是在天气变坏后感到有些烦闷，我又不能更多地到乡间去，而这在曼彻斯特这里确实是必要的。几天来我感到有些症状，可能去年冬天使我大受折磨的牙痛又要复发了，由于它们妨碍我照常淋浴等等，使我越发不愉快。但愿这一切

① 海·恩格斯。——编者注

② 伊·布兰克。——编者注

③ 恩格斯在1851年夏给玛·布兰克的信没有保存下来。——编者注

不使我太难受就过去了,总之,我不想事先为我现在还没有的病痛过分忧虑。

我想在本周末把我当前的事情安排就绪;对我们来说,现在本来就是一个平静的时期,³⁷⁰因此我争取在星期六晚上从这里动身。但是各次列车到达伦敦的时间不是在深夜,就是在凌晨,所以我不能立即乘车前往坎伯韦尔,只能在尤斯顿旅馆休息一下以后,在星期日上午到你们那里去。总之,如果你在星期六早晨没有收到说明我不去伦敦的信,那么你们就可以在星期日中午到格罗夫等我。

至于法国人,这些蠢驴们要怎么干就怎么干,对我来说是无关紧要的。

衷心问候埃米尔、海尔曼和你的孩子们。根据你的描写,我很想见见你新来的女仆们。请注意:如果你星期日在家里还有许多麻烦事要做,不希望我去拜访和打扰,你就只管写信来,下个军令,要我在什么时候到你那里去,我一定按时到达。

永远是你的 弗里德里希

204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1年12月16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附上今天中午收到的魏德迈的来信。到目前为止,消息还很不错。海因岑的报纸^①已经奄奄一息。魏德迈现在就能够出版周刊了。³⁷¹不过他要求在星期五晚上以前寄一篇文章给他,这未免有点苛求,特别是在现在这种情况下。然而,恰好在目前,那里正渴望看到对法国事件的论证和阐述,如果能够对局势作一个出色的论述,那就能保证这一事业从创刊号开始就获得成功。但困难也就在这里,而我又要像往常一样把重担压在你身上;至于我,也打算写点东西,只是不写克拉普林斯基³⁶³的无耻行径。在这方面你至少可以为他写一篇外交式的、有回旋余地、有轰动效果的文章。我要做什么,现在还不知道,不过总想做点事情。施纳佩尔^②我不能寄去³⁴⁷,首先,第一章没有力量,其次,自从历史开始写喜剧性小说以来,我完全把这个东西丢在一边了,——这是过分危险的竞争。暂时我把几幕喜剧列入我的计划,以后再写这篇东西——但这对魏德迈完全不适用,况且他还要求我们在文章上署名。时间紧迫,请赶快告诉我,你有什么打算;星期六的轮船在新年前不能到达纽约,真糟糕,尤其糟糕的是,给我们的期限如此短促。

魏德迈在能正确书写美国的名词之前最好不过问美国的事情。可惜他现在没有时间熟悉情况和学习英文。“Abolutionisten”^③是海因岑求之不得的笑柄。至于维尔特,明天或者后天我要在这里同他见面,看看他能够做些什么。下星期,或许星期六晚上,我到伦敦

① 《德意志快邮报》。——编者注

② 指沙佩尔。——编者注

③ 指魏德迈在给恩格斯的信中的一处笔误:“Abolutionisten”应为“Abolitionisten”,意为废奴派。——编者注

去,那时我们可以讨论下一步的事情;现在的问题只是为创刊号写点什么东西;这事等不及了,立即写信告诉我,你有什么打算。

从这封信看,魏德迈在生意经方面,似乎还有些“嫩”,在这方面我将给他一些必要的指点。他对他的读者还一无所知。

鲁普斯^①也可以立即行动起来,看他能为创刊号做些什么;对魏德迈来说稿件将是很大的问题。

你对于昨天价值 101 法郎 50 生丁——超出票面价值 1.5%——的法国证券是怎样看的。这会比报纸上一切有偿的谎言给路易-拿破仑拉来更多的选票。南部和中部农民的过火行动³⁶⁸也会对他有帮助。有些报道无疑是确实的,对于这个野蛮种族根本不可能有什么别的期望。这些人对政府等等丝毫不感兴趣,但是他们首先要做的是破坏税收官和公证人的房子,强奸他们的妻子,逮住他们本人就打死。这种做法本身实际上没有多大意义,那班老爷们也活该如此,但是这样做却把那些要受到点损失的人都赶到拿破仑那边去了。事实上,土著野蛮人的侵袭一旦发生,就会变成一幅欢乐的情景,特别是对那些在自己统治下会发生同类愉快事件的人,就更是这样。

提高证券行情现在无疑不再是政府的手段,而是金融贵族通过信任路易-拿破仑表现出来的、对于会活活受压榨的前景所感到的恐惧的一种体现,这种前景,诚实的《立宪主义者报》已经渲染得很厉害了。

关于魏德迈的事望立即回信。

你的 弗·恩·

^① 威·沃尔弗。——编者注

205

恩格斯致燕妮·马克思

伦 敦

[1851年12月18日]星期四晚上

[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夫人：

您的两封信^①都已收到，我立即赶忙回信告诉您，不言而喻，他的每篇文章都要单独寄出，否则完全有可能一篇也赶不上轮船。³⁷²在伦敦，信必须在星期五^②晚上五六点钟以前送到邮局。我将看看，我还能做些什么，——近来，祖国使我感到非常厌倦，因此我对它没有什么更多的了解。无论如何我要寄出一些东西。我将随身带来英文本的《宣言》^③以及这里还存有的纽约《快邮报》。请您务必告诉马克思，请他别忘了写信给魏德迈，要他立即到德纳那里去取有关的几

① 见本卷第491—493页。——编者注

② 1851年12月19日。——编者注

③ 指1850年11月9、16、23和30日在《红色共和党人》(伦敦)第21—24号刊登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英译本。——编者注

号《论坛报》，并且寄到这里来，以便我能继续工作^①。

我什么时候能动身，还说不定，也许要到星期六早上。³⁷⁰但是我想最迟在星期六晚上6点钟，也许在上午11点钟就能到达。再见，衷心问候您和您全家。

您的 弗·恩格斯

206

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

纽 约

1851年12月19日于[伦敦]

索霍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魏德迈：

前天，我收到了恩格斯转来的你的一封信。

首先祝愿你和你的夫人新年好。我的妻子也祝愿你们新年好。

现在我正坐下来为你写一篇文章。³⁷¹你的约稿信来得太迟了，所以我今天不能完成。星期二(12月23日)将从这里给你寄去：(1)卡·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2)斐·沃尔弗的《法

① 指恩格斯正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连载的一组文章《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第3—112页)。——编者注

国政变》；(3)威廉·沃尔弗的《复仇女神》。恩格斯也许会随今天的邮班把他的文章(我想是关于普鲁士的)寄给你。³⁷³弗莱里格拉特没有什么现成的东西,但是他授权你可以宣布他为你的撰稿人之一。同维尔特正在商谈。同埃卡留斯也是如此。

你现在至少可以安排在美国居住一年。“它”不会在1852年5月2日³⁴²发生。

我认为你应当等上述几篇文章寄到后再出版第一期^①。反正相差不过五天。你可以预告以后几期将以论文连载的形式发表我的一部著作:《社会主义的最新启示,或皮·约·蒲鲁东的〈19世纪革命的总观念〉。卡尔·马克思评》。³⁷⁴

你马上给华盛顿市美国海军造船厂阿道夫·克路斯写一封信去。我们已经把你的情况告诉他了。他是我们的最优秀的和最富有才能的人之一,在一般情况下,特别是在你筹备和创办你的杂志方面,他能帮你的大忙。

请别忘了下面的事情:

到德纳那里去一趟;让他把登载我的文章的那几号《论坛报》^②给你,并立即把它们寄给我。我从他那里得不到任何消息,所以就不再写了。这一工作现在已经中断了很久,因此我必须看看报纸,以便继续写下去,即使出于经济上的原因我也得写下去。

你的杂志一出版,你不仅要按时寄给我们,而且还要寄来足够的

① 《革命》杂志。——编者注

② 指用马克思的名字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的恩格斯的一组文章《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第3—112页)。——编者注

份数,以便我们能把它们作为试刊分寄各处。

完全属于你的 卡·马克思

如果你没有受什么合同约束的话,那就不要去买倒霉的魏特林的《工人共和国报》。你也许能赢得200个施特劳宾人⁹,但是将失去广大的读者。而且只能以原来的名称进行活动。这是常规。

207

马克思致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

伦 敦

1851年12月27日于[伦敦]

索霍区第恩街28号

摩尔公爵:^①

附上埃布纳的一封信。

今天我又接到了魏德迈的一封信。其中写道:

“最近,伦敦‘鼓动者协会’³¹⁷的一位特使来到这里阻挠金克尔公债³⁴¹的发行。这些人根据一小撮流亡者无中生有的种种叫器,大概以为在美国这里全都分成金克尔派和反金克尔派了。由于科苏特的轰动一时的事件,³⁷⁵金克尔早已被人遗忘了,他募集到几千美元这件事,实在不值得这样大做文章。

① 这一称呼来自斐·弗莱里格拉特的诗《摩尔公爵》。——编者注

不管怎样,我可以在这里为你销售《评论》。弗莱里格拉特最近的一些诗^①,在这里也可以售出若干份。”

魏德迈在再一次催促我们之后,写道:

“但首先寄一首弗莱里格拉特的诗来,他的诗是最有吸引力的。”

请你把这放在心上,写一首献给新世界的新年之歌^②吧!在目前情况下,我认为写诗确实比写散文要容易些,不管是悲壮的还是幽默的。再说,如果有一天你想试着把你这个非洲陛下在私生活中所特有的幽默变成艺术形式,那么我相信,你采用这种体裁也会获得成功的,因为,正如你夫人曾正确地提到的那样,在你身上有许多潜在的风趣。

我本想把魏德迈的信附上,但是我必须先让恩格斯看看这封信,他大概要在这里待到星期四^③;本星期二^④他曾希望在“犹太教堂”³⁷⁶里见到你。

协会现已把集会地点改在西蒂区的法林登街商场内 W. J. 马斯特斯酒商那里。今后会议每星期四 9 点举行。协会现在有理由认为,它的集会地点将在你的区内³⁷⁷。

罗素解除了帕麦斯顿的职务³⁷⁸, (1)是为了在波拿巴面前装扮成立宪的英雄,(2)是为了向俄国和奥地利让步。我不同意这样的看法,即这个事实首先会一般地影响到流亡者的命运,或者特别是影响到我们的命运;但是我认为,这对于英国说来,预示着将出现一个政

① 斐·弗莱里格拉特《新的政治诗和社会诗》。——编者注

② 斐·弗莱里格拉特《致约瑟夫·魏德迈》。——编者注

③ 1852年1月1日。——编者注

④ 1851年12月23日。——编者注

治上极不安定的年份。据恩格斯对我讲,现在西蒂区的商人也同意我们的看法:由于各种各样的事件(例如也包括政治上的种种担忧,去年棉花的高价)等等而被抑制住的危机,最迟在明年秋天一定会爆发。根据最近一些事件,我比任何时候都更相信,没有商业危机,就不会有重大的革命事件。

我全家向你全家问好。

极恭敬的 摩尔

附 录

1

燕妮·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

哈 姆

[1848年3月16或17日]星期四^①

于巴黎格拉蒙街1号曼彻斯特旅馆

亲爱的魏德迈先生：

我的丈夫在这个大城市又是那样工作繁忙，四处奔波，他让我请您在《威斯特伐利亚汽船》上刊登一则通讯：这里成立了好几个德国团体，其详细情况吕宁先生知道；但是旅居伦敦的德国人沙佩尔、鲍威尔、莫尔和旅居布鲁塞尔的德国人马克思、沃尔弗、恩格斯、瓦劳、波尔恩（他们通过哈尼和琼斯同英国的宪章派¹⁸也有直接联系）所领导的德国工人俱乐部¹⁹，同伯恩施太因、伯恩施太德、海尔维格、福尔克、德克尔等人所领导的德意志民主协会¹⁰毫无共同之处，后者是一个打着黑红黄三色旗（在这方面联邦议会⁵³现在已经赶在它前面了）的团体，正在大谈长老布吕歇尔，并且在普鲁士退伍军官指挥下进行分组训练。我们非常有必要向法国和德国表明坚决同这个团体划清

^① 可能是手稿笔误，根据信的内容看来，信应写于3月17日星期五。——编者注

界限,因为它将使德国人丢脸。如果《汽船》出得太晚,那就请您根据上述情况写一篇短文,交给您现在在南方已建立了联系的随便哪些德国报纸发表。请您设法尽可能广泛地在德国报纸上报道这件事。

本来还想告诉您这里许多引人瞩目的活动,它每分钟都在变得更加激烈(今天傍晚有40万工人游行经过市政府门前)。示威群众不断增加。但是我要料理家务并照看三个小家伙^①,十分忙碌,只能抽这点时间,从远方向您和您亲爱的夫人致以衷心的问候。

敬礼并致以友好情谊。

您四处流浪的女公民 燕妮·马克思

2

燕妮·马克思致琳娜·舍勒尔

科 隆

1849年7月14日于巴黎百合花路45号

亲爱的琳娜:

你将收到我从特里尔寄出的两封信,并从信中看到,我这次在特里尔没有回到家的感觉。那里的一切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里的人也不总是原来的样子。我非常想念巴黎,于是带着我的全部行李,飞快地经过亚琛和布鲁塞尔赶往巴黎,并在上周六愉快而平安地赶

^① 指马克思的三个孩子燕妮、劳拉和埃德加。——编者注

到了。我找到了一个非常漂亮、舒适、环境良好的住处，我们已完全像在家里一样安顿下来，并生火做饭了。

巴黎眼下灯红酒绿、奢侈淫靡到了极点。贵族和资产阶级觉得，自从不幸的6月13日¹³⁵以来，自从他们的政党赢得新胜利以来，自己又安全了。早在14日，所有隐藏起来的大人物就坐着豪华马车、带着穿镶边制服的仆人，从他们的洞穴中爬了出来。因此，富丽堂皇、五光十色的街道上此时人流滚滚、车水马龙。巴黎是一座光芒耀眼的城市。在这些日子里，当我带着惊叹和惊讶穿过熙熙攘攘的街道时，我多么希望有你在我身边。

要是我们将来在这里扎下了根，你一定要来这里看望我们，也来看看这里有多美。

我们在这里住这所房子，一直住到8月15日，但长久住下去，它对我们来说就太贵了。在帕西，即距离巴黎足足有半个钟头路程的一个地方，有一所带花园的整套小房子供我们用，它有6到10个房间，配套家具完备而考究，有4张床，每月11塔勒，这价格到哪儿都再也找不到了。要不是它过于偏僻的话，我们马上就搬过去了。

我们目前还在犹豫，是否应当把我们的东西都搬过来。所以，我又要请求你费心帮忙了。

你能不能通过约翰和为我打包的细木工汉森(库尼伯尔特)了解一下，全部东西大约多少公担，这就是说，务必算上那个编号为4的书籍。还有，从科隆到巴黎，一公担的托运费是多少。这样，我们就可以做个粗略的估算了。无论如何，你务必在冬季到来前从箱子里取出一部分衣物，给我寄来。有关详情，我以后会写给你的。约翰会给你帮上很好的忙的。

到8月底，我们的东西就得腾出它们现在存放的地方。你不妨

也问问约翰或福伦巴赫,晚一些托运这些东西,是否会便宜些。这都是些非常烦人的事情,但在我们四处流浪的生活条件下,又是不可避免的。尤其是在你目前肯定还有许多事情要操心、要处理的情况下,我不得不还要给你添麻烦,对此我实在抱歉。我肯定,你下一封亲切的信会给我带来贝尔塔^①结婚的喜讯。无论这一天已经过去,还是即将来临,都请向她转达我的衷心祝愿,祝她安康和幸福。我希望我真能令你们大家感到快乐,尤其想看到你,亲爱的琳娜,享有你理应享有的幸福和满足。许许多多的忧虑和艰辛,以及落空的希望,已经给你年轻的生命蒙上了阴影,造成了困苦,这些都赋予你充分的理由,享有幸福和满足。

请相信,我将始终是你一位忠实而亲切的女友。

关于政治时局,我今天就不给你写了。谁都不知道,在通信中写这些,会出什么事。

我亲爱的丈夫向你致以衷心的问候,并请问你,是否能从新市场上的银行家施泰因那里,或从他的母亲^②那里,或从什么人那里打听到陪审官荣克的地址,然后把我附寄的信件送过去。这件事有点儿急。我就不为这些信件付邮资了,因为付资邮局距离太远。我请求你,同样不要为我写的信件付邮资。还有,为我支出的开销,你都要做个账。要是你不严格记账,我就要对你不客气了。

孩子们每逢遇到高兴的事,总是紧盯着不放,他们常常唧唧喳喳地说起亲爱的琳娜阿姨,并向你热情地问好。琳蕻^③也一样,她还是

① 贝·舍勒尔。——编者注

② 卡·施泰因。——编者注

③ 海·德穆特。——编者注

老样子。

请多多问候你的姐妹们、罗兰特和他的夫人^①、埃施韦勒斯,如果你见到他们的话。

永远是你的 燕妮

科隆博普大街 22 号琳娜·舍勒尔小姐收。

3

康拉德·施拉姆致约瑟夫·魏德迈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1850年1月8日于伦敦

亲爱的魏德迈:

我受马克思委托给您写信,为了完成《评论》第一期的出版任务,他工作非常忙。《评论》将由书商销售,而在比较大的城市还另设经销人。印刷等工作在汉堡进行,从那里把杂志发送给各个经销人。第一期出得稍微晚些,随后各期很快就会出来,三月号大概月初就能出版。如果《评论》销路还可以,将每月出两期。请您把广告^②马上

① 罗·丹尼尔斯和阿·丹尼尔斯。——编者注

② 马克思和恩格斯《〈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出版启事》(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0卷第115—116页)。——编者注

登出来,即使《科隆日报》还没有得到它。至于您的关于南德的文章¹⁴⁷,马克思希望能尽快地收到,以便登在二月号上;刊登报道最新事实的文章,并不那么重要,这反正是做不到的;我认为,最好通讯能在每月15日脱稿,稿子要及时寄出,使它能在每月19日或20日到达这里。还有一件事,请您在广告上把价格由24银格罗申改成25银格罗申或20银格罗申,后一个价格比较合适,所以书商^①也建议定这个价格。在法兰克福,《评论》的销售工作希望由您来主持,然后由您向我们结算助理经销人、投递员等人的费用。我应该给您寄去多少份?

目前这里没有多少新鲜事。司徒卢威和海因岑在拼命做丑事,他们在尽其所能败坏他们自己和德国流亡者的名声。此外,这两个独裁者彼此也干起架来了,据说司徒卢威剽窃了海因岑的什么思想(?)!请代我向布伦问好,我最近将给他写信,那时再详细告诉他这里所发生的事情。

您是否需要在这里找个通讯员?我总会及时地把有关议会中最重要事情的报道寄给您,总之,议会是会令人感兴趣的。我一直在密切注视着英国的财政改革运动¹⁴⁹,随时可以向您提供这方面的情况。过几天我将给您寄去一篇通讯稿作为试笔,这样您就可以在方便的时候告诉我,您是否愿意用我的通讯和您打算付多少稿酬。在英国这里要想吃牛排、喝啤酒,就得有点钱。

马克思家里新出生的小共产主义者名叫亨利希·爱德华·盖伊·福克斯。他是在火药阴谋周年纪念日即11月5日生的,所以叫盖伊·福克斯¹⁸⁶。目前这个小家伙总是啼哭,使得人人都厌烦他,

① 尤·舒伯特。——编者注

不过他会慢慢懂事的。

所有的熟人都衷心地向您问好。

致友好的问候。

您的 康·施拉姆

经奥斯坦德寄美因河畔法兰克福《新德意志报》编辑部约·魏德迈先生亲启。

4

燕妮·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1850年5月20日于伦敦]

亲爱的魏德迈先生：

去年我在您家里受到您和您亲爱的夫人亲切而热情的招待，使我感到很愉快，就像住在自己家里一样，自那以来时间已经过去快一年了。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我一直都没有给你们任何音信；您的夫人给我写了非常亲切的来信，我也没有回复。甚至在接到您的孩子诞生的消息时，我也没有给你们写信。这种久不回信的状况常常使我深感不安，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我是无法写信的，就连今天提笔我也感到困难，非常困难。

但情况迫使我拿起笔来写这封信，请您把已经或者将要收到的

《评论》的钱尽快寄给我们。我们非常非常需要这笔钱。当然,谁也不能背后指责我们,说我们曾经大肆宣扬过我们这些年来作了多少牺牲,经历了多少困难。公众很少或者几乎完全不知道我们个人的事情,我的丈夫在这些事情上是很敏感的,他宁愿牺牲仅有的一切,也不愿过那些官方的大人物所过的民主派的乞讨生活。而他所能够期望于自己的朋友,特别是科隆朋友的,就是对他的《评论》的积极有力的支持。尤其是在那众所周知他为《莱茵报》^①做过多大牺牲的地方,他更应该指望得到这种支持。然而情况却不是这样,由于经营上的疏忽和混乱,事情完全弄糟了,不知道最大的问题究竟是书商或者经理和科隆友人的拖延呢,还是民主派的全部行为。我的丈夫在这里被种种生活琐事压得几乎喘不过气来,而且这一切是如此令人苦恼,以致需要他的全部精力,他的全部的镇定、清醒、冷静的自信心,才能坚持这种每日每时的斗争。亲爱的魏德迈先生,您知道,我的丈夫为了报纸^①曾经作出了多大的牺牲,他投入了几千现款,而当继续办下去已经希望很小的时候,他却成了报纸的所有人,这是民主派的庸人劝说他这样干的,否则他们自己就必须负担债务。为了挽救报纸的政治荣誉,为了挽救科隆友人的公民荣誉,他挑起了一切重担,交出了自己的印刷机,献出了全部收入,甚至临行前还借了300帝国塔勒以偿付新租的房舍的租金,支付拖欠的编辑的酬金等等——而这时他已经被强行驱逐出境。

您知道,我们没有给自己留下任何东西。我到法兰克福去典当了我们的仅有的最后一点银器。在科隆我托人出卖了我的家具,因为我看到衣物和其余一切东西都有被查封的危险。当倒霉的反革命时

^① 《新莱茵报》。——编者注

期到来时,我的丈夫到巴黎去了,随后我带着我的三个孩子^①也去了。但他几乎还没有来得及在巴黎安身,就又被驱逐了,我本人和我的孩子们也被禁止在那里继续逗留。在他之后我也渡海而去。过了一个月我们的第四个孩子^②出生了。要是了解伦敦以及这里的情况就会知道抚养三个孩子和生育第四个孩子该多么不容易。仅房租一项我们每月就得付出42塔勒。这一切我们只能用当时我们自己所有的财产来支付。但是,我们为为数不多的资金在出版《评论》时已经用光了。尽管订了合同,钱还是拿不到,即使拿到了,也只是零星小数,因此我们在这里的处境十分悲惨。

我只要把我们生活中一天的情况如实地向您讲一讲,您就会看到,过着类似生活的流亡者恐怕是不多的。这里奶妈工钱非常高,因此,尽管我的胸和背总是痛得很厉害,我还是决定自己给孩子喂奶。但是这个可怜的小天使从我身上吸去了那么多的忧伤和内心的痛苦,所以他总是体弱多病,日日夜夜都在忍受着剧烈的疼痛。他从出生以来,没有一个晚上是睡到两三个小时以上的。最近又添了剧烈的抽搐,所以孩子终日在生死线上挣扎。由于这些病痛,他拼命地吸奶,以致我的乳房被吸伤裂口了;鲜血常常流进他那抖动的小嘴里。有一天我正这样坐着,突然我们的女房东来了。我们一个冬天已经付给她250多帝国塔勒,其余的钱根据我们与她签订的合同不应该付给她,而应该付给早已让人查封了她的财产的地产主。但她否认这个合同,要求我们付给她五英镑的欠款,我们手头没有这笔钱(璘特的信来得太晚了),于是就来了两个法警,将我不多的全部家

① 马克思的两个女儿燕妮、劳拉和儿子埃德加。——编者注

② 马克思的儿子亨利希·吉多。——编者注

当——床铺衣物等——甚至连我那可怜的孩子的摇篮以及眼泪汪汪地站在旁边的女孩们的比较好的玩具都查封了。他们威胁说两个钟头以后要把全部家当都拿走。那时忍受着乳房疼痛的我就只有同我那冻得发抖的孩子们睡光地板了。我们的朋友施拉姆^①赶忙进城去求助。他上了一辆轻便马车，马狂奔起来，他从车上跳下来，而后流着血被人送到我们家来，那时我正和我那可怜的发抖的孩子们在哭泣。

第二天我们必须离开这所房子。天气寒冷，阴暗，下着雨。我的丈夫在为我们寻找住处，但是他一说有四个孩子，谁也不愿收留我们。最后有一位朋友帮了我们的忙，我们付清了房租，我很快把自己所有的床卖掉，以便偿付欠药商、面包房老板、肉店老板、牛奶商的款子，他们听说我被查封财产都吓坏了，突然一齐跑来向我要账。把那些已出卖了的床抬出门外，搬上小货车——又出了什么事？当时天色已晚，太阳已经落下了，按英国的法律在这个时候是禁止搬运东西的，房东领着警察来了，声称里面可能有他的东西，说我们想逃到外国去。不到5分钟，我们门前就聚集了不下二三百个看热闹的人，切尔西的流氓全来了。床又搬了回来，只有等第二天早晨太阳出来以后才可以把它们交给买主；最后，当我们卖掉了我们的一切家当，偿清了一切债务之后，我和我的可爱的孩子们搬到了莱斯特广场莱斯特街1号德国旅馆里我们现在住的这两间小屋。在这里我们每星期支付 $5\frac{1}{2}$ 英镑才受到了人道的接待。

亲爱的朋友，请原谅我这样详尽地向您讲述了我们在这里的仅仅一天的生活。我知道这是失礼的，但是今天晚上我心潮翻滚，双手

^① 康·施拉姆。——编者注

发颤,不得不把心里话向我们的一位最老的、最好的、最忠实的朋友倾吐一下。您不要以为这些小事所造成的痛苦已把我压倒,我非常清楚地知道,我们的斗争决不是孤立的,尤其是我还有幸成为幸福者中的一个,因为我的身旁有我亲爱的丈夫,我生命的支柱。真正使我十分伤心,使我十分难过的只是,我的丈夫不得不经受这样多的琐屑的苦事,而本来只要很少的东西就可以帮助他;他曾心甘情愿地、愉快地帮助过那么多人,而在这里却是这样的无助。但是,前面已经说过,亲爱的魏德迈先生,您不要以为我们要向什么人提出要求。如果我们得到了什么人的接济,那我的丈夫还是能够用他的财产加以偿还的。我的丈夫对于那些从他那里获得过某些思想、得到过某些鼓励和支持的人所能提出的惟一要求,就是在事业上为他的《评论》更多地出力,更多地关心《评论》。对此我能够骄傲而大胆地肯定。这是他们应当为他做的一点点事情。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我的丈夫凭他的那些著作还没有充足的理由挣到10银格罗申。我相信,没有人会因此受到损害。这使我很痛心。但我的丈夫却想得不一样。在任何时候,甚至在最可怕的时刻,他都没有失去对未来的信心,甚至没有失去极其乐观的幽默感,只要看到我很愉快和我们可爱的孩子们围着他们亲爱的妈妈撒娇,他就心满意足了。亲爱的魏德迈先生,我这样详尽地向您讲述我们的境况,他是不知道的,因此,请您别提及信里的事。他只知道我以他的名义请您尽快把钱收齐寄来。我知道您只会作为我们周到体贴的朋友来利用这封信。

祝您安好,亲爱的朋友!请代我向您的亲爱的夫人致以最衷心的问候,请代一个常常为自己的婴儿流泪的母亲亲吻您的小天使。如果您的夫人自己给孩子喂奶,那您就不要把这封信中所说的事情告诉她。我知道,任何的激动都有碍健康,而且对小家伙是有害的。

尽管有这一切的一切，^①我们的三个大孩子长得都非常好。女孩子们个个美丽、健壮、活泼、可爱，我们的胖小子滑稽幽默极了，满脑子是可笑的想法。这个小淘气鬼整天兴头十足地扯着嗓门唱些滑稽可笑的歌，当他可着劲高唱弗莱里格拉特的马赛曲时，整个房子都嗡嗡作响。他唱道：

快来吧，六月，你这立功的时刻，
我们渴望建树新的功绩。^②

这个月份正如它的两个不幸的先驱者一样，它的世界历史使命也许就是要展开大规模的斗争，而在这个斗争中我们大家将重新携手战斗。

祝你健康！

5

燕妮·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1850年6月15日—25日之间于伦敦]

亲爱的魏德迈先生：

① 斐·弗莱里格拉特《不管这一切》。——编者注

② 斐·弗莱里格拉特《觉醒》。——编者注

您居然把钱寄给了瑙特,卖红字报¹¹⁶的钱同样也没寄给我的丈夫,而寄给了别的什么人,对此我的丈夫感到十分惊讶。

当然,《评论》的整个销售办法必须加以改变。现在我的丈夫让我通知您,暂时请您别再给瑙特先生寄钱了,而是把钱全部,甚至极微小的数目(按普鲁士塔勒计算)都寄到这里来。这里的情况和德国不同。我们全家六口住在一个房间和一个很小的斗室里,而租金却比德国一所最宽敞的房子还要贵,并且是按星期支付的。因此,您可以想像,哪怕只是一个帝国塔勒晚一天到手,我们也会陷入什么样的境地。现在在这里对我们全家来说是要设法糊口度日的问题。因此,请您不要等瑙特先生等人的指令了。此外,我的丈夫让我告诉您,他确实不希望吕宁来评论他的文章¹⁷⁸,宁可受到猛烈的攻击,但决不要赞扬。我的丈夫也从未期望有深刻的评论,而是期望有像各报介绍杂志和小册子时所采用的那种一般评介文章。您的报纸^①在想介绍和推销什么著作时,也是这样做的。在这种情况下它提供的是一些适当的短篇摘要,这并不需要费很大功夫。

请代我衷心问候您的亲爱的夫人,也向您致以诚挚的问候。

您的 燕妮·马克思

① 《新德意志报》。——编者注

6

燕妮·马克思致卡尔·马克思

伦 敦

[1850年8月]星期六于博默尔

亲爱的卡尔：

我经历了一段极其艰难的风雨交加的行程，在海上颠簸了15个小时，忍受了15个小时的极度不适，昨天中午冒着狂风暴雨终于抵达这里，浑身上下都被大雨淋透了，真是既疲惫又沮丧。给我开门的是你姨父^①，他当然认不出我来。我做了自我介绍后，才受到姨父的拥抱。我首先听到的是，姨母^②不在家，而是去小耶特那里，过次子的生日去了。奥古斯特、卡尔和雅克都不在，这里只有弗里茨，一个众人当中最无足轻重的人，一个爱开些平庸玩笑的人，还有小尼达。幸亏还有马斯特里赫特的小尼达·普雷斯堡凑巧在这里。你可以想像，姨母和所有其他熟悉的人都不在，这令我多么手足无措。你的姨父外表已显苍老，内心则略带抑郁。看来他马上就察觉出，我的造访目的何在。因为最初一刻钟，我是跟他单独在一起的，而我又想尽快做到开门见山，所以我尽可能直接与自信地向他和盘托出自己的计

① 莱·菲利浦斯。——编者注

② 索·菲利浦斯。——编者注

划。而他的回答是回避巧妙、闪烁其词的。当我说我们去美国再好不过时,他说,如果那里有什么实实在在的事情在等待着你,这样做是非常理智的。我将这实实在在的一面做了发挥,声称那里有一个实实在在的教授职位,有一些实实在在的讲座,接着就把话题转到此行必需的实实在在的钱上来。这时,这个小气鬼突然变得态度不实在了。他用一套有关革命、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以及诸如此类事情的论证把他自己和我都缠绕起来,论证得既深沉又自负,彻头彻尾地枯燥无味,话题却让人再也摆脱不开。于是,我也巧妙地避开他那市侩式的嘲讽,而他则善于抓住一切机会,重新把话题拾起来。饭桌上的谈话也净是些对共产主义的品头论足,一副狭隘犹太人和基督徒的腔调。尽管我多半是有一搭没一搭地敷衍他对共产主义的嘲讽,有时也不不得不在他那陈腐琐碎、听起来没完没了的评论中插进一些有革命意味的说辞。尽管他说的一切都不过是些最为平淡无奇的事,时不时却能说出一些甚至略显敏锐、见多识广的话,或者说作为荷兰人或许在海上见多识广的话。可惜的是,你凑近了就会嗅出,他的话始终有一股臭鱼烂虾的味道。

我刚一说到我们自己的境况——我当然要把这种境况说成是革命失败的后果,同时将它说成是一个危难的时刻——,他就说起自己生意做得不好,卡尔生意做得不好,扬在匈牙利的生意说不定很快就要彻底破产了,奥古斯特在阿姆斯特丹的生意只剩下一星半点的希望。话说得总是不着边儿,无论我何时将话题引入正题,如何将话题引入正题,都是白费力气。后来,那些无聊的荷兰人一个接一个都过来了。于是,宁静平和、无伤大雅的荷兰式小笑话消磨掉了时间。这样,我昨天晚上心情沉重得像压上了一块铅,是流着眼泪上床的,好让疲惫不堪、已被拖垮、还在颤栗着的肢体稍稍休息一下。唉,亲爱

的、珍贵的卡尔,我真担心,我担心自己的一切努力都白费了,到头来连这趟旅行的成本都收不回来。我想,换了你会办得好些,会好得多,你绝对不会这样丢面子,出家丑。我们没有为应付不测而商定一个进一步的计划,同科隆或别的什么地方进行联系,这是一个错误。我有一次曾说过要漂洋过海的大话,而这个策略行不通了,因为我们确实再没有第二个人可以指望。我不可能在这里等待你给这封信写回信,我该去哪里呢?我从昨天就在这里忍受的内心痛苦、怒火,我无法在字里行间表露出来。我也不想表露,因为做这番表露,会令我变得过于软弱,过分激动。而要沉稳地留在这里,是需要勇气和毅力的。

你姨父认为,一个人不必改变现状,而是要适应既成的现状。——幸好我可以当场反驳他说,他本人就承认,自己那些完全适应现状的计划均告落空与失败。我向他指出,其实今天那些适应现状的人有可能过得比其他人还差。我向他列举他本人的积极进取的儿子们、他们那些积极进取的努力做范例,这令他感到惊愕。他承认我的话完全在理,但也仅此而已。——另外,我看到这个地方纯粹是靠咖啡袋、茶叶箱、鲑鱼桶、食用油瓶支撑着的田园景象,真想做一个纵火者,举着火把走遍各地。

珍贵的卡尔,我想我将一无所获、大失所望、惊慌失措地重新回到你的身旁。但愿你知道,我是多么思念你和小家伙们。关于孩子们,我写不下去了,我的双眼开始抽动,而我在这里必须保持勇气。——那就替我亲吻她们,替我亲吻这些小天使一千次。我知道你和琳蕻会怎样照顾她们。没有琳蕻^①,我在这里会坐卧不宁的。

^① 海·德穆特。——编者注

她眼下太不容易了——我多么怀念我们小的时候!

我坐下一班船回去。尽管我还会尽一切可能去努力,近期也不会奏效。而长久地努力,我是做不到的,我感到自己确实太软弱。不要以为,因为你那难以接近的姨父层层设防,我就不再尽全力了。

再见,亲爱的卡尔。很遗憾我无法对你隐瞒这种坏消息——可隐瞒又有有什么用呢?

永远是你的 燕妮

此刻,又有半天过去了,我还是开不了口。你姨父只是过来喝喝咖啡什么的,随后马上又离开了,似乎他在谨慎地避免任何谈话。他本该好好想想,离开小家伙们,坐船到这里来,只是听到一些空洞的高谈阔论,这对我来说并不是什么开心的事。即使他没有充分感受到,我坐在他身边,心里是多么忧虑和紧张,我瞻望未来时,怀有怎样一种莫名的恐惧,那他直截了当地告诉我,我们不能指望他的帮助,也比让我一会儿希望、一会儿失望地如此尝尽万般折磨和痛苦,要显得诚实些、高尚些。刚才我请求弗里茨,给我带来下班船的消息。我并不奢望你姨父会更长久地保持这种回避态度,我宁愿再度投身忧虑的汪洋大海,跟他说再见了。我想,下一班船星期三从鹿特丹起程。

7

燕妮·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0年]12月19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先生：

我在这里受卡尔的委托给您寄去6份《新莱茵报》^①。哈尼好些了，他希望您寄一份给海伦·麦克法林。您想一想，无赖舒伯特只有拿到现金才肯交给艾森300份，而蠢驴瑙特现在完全失去了常态。因此，卡尔有一大堆信要写，而您知道，这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

把维利希及其同伙革出教门的科隆训令²⁹⁸连同新的章程¹⁹⁸、通告信等昨天一起都收到了。这一次科隆人破例表现得果断而积极，十分坚决地反对这帮下流家伙。您想一想，这个维利希还嫌第一个法农—卡佩隆宣言^②丢脸丢得不够，这些大人物又发布了第二个文告，维利希甚至寄给红色贝克尔^③三道命令，²¹⁸让他转交给科隆后备军，在这些命令中他在这里指令他们举行起义，在每个连队都任命一个临时政府，撤销一切民事机构和军事机构，必要时就下令枪毙这

①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143—145页。——编者注

③ 海·贝克尔。——编者注

些机构的成员。而科隆的后备军现在又十分舒适地在父辈的城堡里,在凉爽的莱茵河畔饮酒作乐、高谈阔论了。如果说这个维利希不该进疯人院,那我就不知道谁该进疯人院了。沙佩尔从汉堡弄到了一份护照,以便现在亲自担任豪德的特使职务。祝这匹河马万事如意!

德朗克也来信了。莫泽斯的妻子^①重又使她的丈夫相信他是共产党人的首领。反正您不久就要到这里来了,您将听到和看到这里所发生的一切。卡佩隆分子夜里袭击了红色沃尔弗^②,把他打了一顿。红色沃尔弗向法庭控告了文格勒。在第二天早上,他被判决以后,维利希用20先令把他赎回。

我们大家都很高兴,很快就要在这里见到您了。

您的 燕妮·马克思

曼彻斯特大杜西街70号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先生收。

8

燕妮·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1年1月22日—27日之间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先生:

① 西·赫斯。——编者注

② 斐·沃尔弗。——编者注

我受我丈夫的委托在这里把给维尔特的一封信^①寄给您。请您把它同您的信一起发出去。红色沃尔弗^②用机器做了几双新鞋,公民李卜克内西一天天变得更严肃和有道德了,施拉姆由于穷困而闷闷不乐,并且再也看不到他了。孩子们问候恩格斯,我的丈夫正在图书馆^③里消磨时间。

向您致以衷心的问候。

燕妮·马克思

9

燕妮·马克思致阿马利亚·丹尼尔斯

科 隆

1851年10月4日—8日之间于伦敦

亲爱的丹尼尔斯夫人:我托我丈夫的一位好友^④给您带去这封短信,向您表达我们衷心的问候,并对您的命运再次表示深切的同情。您根本想像不到,延长拘留科隆人一事,令我丈夫多么难过,尤

① 马克思在1851年1月22日—27日之间给维尔特的信没有保存下来。——编者注

② 斐·沃尔弗。——编者注

③ 英国博物馆的图书馆。——编者注

④ 威·皮佩尔。——编者注

其对您亲爱的丈夫,他是怎样忧心忡忡地惦念着的。我们好久没得到您的消息了,非常渴望听到您的音讯。——这几天,您可以在《科隆日报》上读到卡尔的一份声明^①。关于这里的流亡者的流言飞语,传播得越来越广,必须打破沉默了。这些事情,我不想再写了,因为一个人再小心也不为过。没有谈到的事情,带信人会口头告诉您的。——希望不久能听到您的好消息,祝您平安,并致以衷心的问候。

您的 燕妮·马克思

10

燕妮·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1年12月17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先生:

摩尔委托我就刚刚收到的魏德迈的来信^②赶紧给您回几句话。他本人想在星期五以前给您寄去一篇关于法国灾祸的文章^③,问您

① 马克思《声明》,载于1851年10月9日《科隆日报》第242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第122—125页)。——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461页。——编者注

③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第127—240页)。——编者注

是否能寄一篇关于德国的丑事,特别是关于被奥地利愚弄的普鲁士等等的幽默文章到美国去³⁷⁹。根据上司的命令,我也要给弗莱里格拉特写一封敦促信。我们大家都很高兴,很快就要在我们这里见到您了。穆希上校和他的姐姐们^①以及我向您致以衷心的问候。

燕妮·马克思

11

燕妮·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1年12月17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先生:

我刚把我写给您的信送到邮局(您的信^②下午4点才到达这里),摩尔就从博物馆^③回来了,并开始法国的污泥中“自讨苦吃”^④。现在他让我马上把这第二封信补寄给您,以便告诉您,他想把他的文章从这里寄出,星期四他大概很晚才能把它送到邮局,而您

① 马克思的儿子埃德加和女儿燕妮、劳拉。——编者注

② 恩格斯1851年12月16日给马克思的信,见本卷第440—442页。——编者注

③ 英国博物馆。——编者注

④ 指马克思写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第127—240页)。——编者注

也许在星期五动身,这样一切就会失之交臂。如果您能在星期五以前把您的文章³⁷³寄过来,那它就能和其他文章一起登上旅途了;但是您也许认为让您的文章从利物浦乘船航行更好。总之,随您的便。我的丈夫用您的文章在美国的整个西部、东部和南部引起轰动,而且文章又作了任意删改,以别人的名义发表。对此您有什么意见。此外,整篇文章无非是变得神秘化了。^①

如果您手头有英文的《宣言》^②,您就把它带来。

穆希上校^③每天都要给曼彻斯特的弗雷德里克写三封信,并且十分认真地贴上旧邮票。全家都向您问好。那就星期六见吧。

祝您安好!

您的 燕妮·马克思

① 指用马克思的名字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的恩格斯的一组文章《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第3—112页)。——编者注

②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英译本。——编者注

③ 马克思的儿子埃德加。——编者注



注 释

索 引



注 释

- 1 布鲁塞尔的比利时和德国民主主义者对法国二月革命(见注 20)反响积极,举行了群众集会。在布鲁塞尔的德国革命流亡者因此遭到比利时政府的逮捕和驱逐,共产主义者同盟(见注 11)领导成员首当其冲。1848 年 3 月 3 日,马克思接到驱逐令,限他在 24 小时之内离开比利时;尽管如此,警察仍在当天夜里闯入马克思的住宅将他逮捕。马克思的夫人和日果正在设法解救马克思之时,也遭拘押。马克思在遭到 18 小时的拘禁后被勒令于 3 月 4 日晚同他的家人一道离开比利时,随后应法兰西共和国费·弗洛孔临时政府成员的邀请前往巴黎。

恩格斯于 1847 年 12 月 30 日出席了德国革命流亡者在巴黎举行的除夕晚会。1848 年 1 月底,巴黎警察当局以恩格斯在晚会上的演说含有敌视政府性质的政治隐喻为由,把他驱逐出法国。恩格斯于 1848 年 1 月 31 日回到布鲁塞尔,大约在 1848 年 3 月 21 日重返巴黎。——3、4。

- 2 法国二月革命(见注 20)爆发后,伦敦的共产主义者同盟(见注 11)中央委员会的领导权于 1848 年 2 月底被转交给由马克思领导的布鲁塞尔区部委员会(这项决议没有留传下来)。3 月 3 日马克思被驱逐出布鲁塞尔后,在布鲁塞尔的同盟中央委员会决定解散,决定把中央委员会设在巴黎;并委托马克思在巴黎组建新的中央委员会。

新的中央委员会于 1848 年 3 月 7 日前后,也就是在马克思到达巴黎后不久在巴黎成立。——3。

- 3 指 1847 年秋成立的布鲁塞尔民主协会,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他们所领导的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对该协会的成立起了积极的作用。布鲁塞尔民主协会把无产阶级革命者(其中主要是德国的革命流亡者)和资产阶级以及小资产阶级民主进步分子团结在自己的队伍中。1847 年 11 月 15 日,马克思当选为该协会的副主席,比利时的民主主义者吕·若特兰被推

选为主席。在马克思的影响下，布鲁塞尔民主协会成了国际民主主义运动的中心之一。法国资产阶级二月革命时期，民主协会的无产阶级革命势力曾设法武装比利时工人开展争取建立民主共和国的斗争。但在1848年3月初，马克思被驱逐出布鲁塞尔以及比利时当局镇压了协会中最革命分子以后，比利时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就没有能力领导劳动群众反对君主政体的运动了，民主协会的活动成了纯地方性的活动，到了1849年协会的活动实际上已告停止。——4。

- 4 1848年3月11日，议员布里库尔代替卡斯蒂欧在比利时众议院会议上就马克思及其一家被监禁和驱逐一事提出了质问。——5。
- 5 随着法国二月革命（见注20）取得胜利的消息传到德国，在莱茵地区，尤其在科隆，开展了广泛的群众运动。1848年3月3日，在科隆市政府前发生了一次由共产主义者同盟（见注11）地方支部组织的群众游行示威。安·哥特沙克代表游行参加者向市政府递交了一份请愿书，要求民主自由和保护工人的权利。游行示威被军队驱散。示威的三个领导者安·哥特沙克、奥·维利希和弗·安内克被捕，并且毫无起诉理由地被交付法庭审判。由于国王大赦，3月21日他们被释放。科隆3月3日事件成为普鲁士和德意志其他各邦三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先声。——5。
- 6 早在1848年三月革命（见注52）前，科隆可能就有了共产主义者同盟（见注11）的两个支部。一个支部中有亨·毕尔格尔斯、罗·丹尼尔斯、卡·德斯特尔（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老朋友们”），另一个支部中有弗·安内克、安·哥特沙克、奥·维利希等人。后面一个支部中的大部分成员受“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影响，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主张无产阶级参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策略。——5。
- 7 指1797年发生在法兰西共和国军队占领的莱茵河左岸地区的争取建立莱茵共和国的运动。许多莱茵城市（包括科隆）中参加这一运动的共和主义者，力图在这一地区消灭封建等级关系，实行资产阶级民主改革。他们认为达到这一目的的唯一的方法是将莱茵河左岸的土地从德意志联邦彻底分离出去，甚至因此支持法国的吞并企图。1797年9月，在法军总司令奥什将军的同意下，按照巴达维亚共和国（尼德兰）和山南高卢共和国（意大利北部地区）的榜样，拟定了建立左岸的莱茵共和国的草案。但法国资产阶级政府——督政府在对外政策上加强了侵略方针，妨碍了这一计划

的实现。1797年10月,根据法国和奥地利之间签订的坎波福米奥和约,莱茵河左岸的地区划归法国。——6。

- 8 共产主义者同盟(见注11)盟员维·特德斯科以及其他许多比利时民主主义者,由于参加受法国二月资产阶级革命影响的比利时共和运动,于1848年2月底被捕。特德斯科大约于1848年3月12日获释,于1848年6月在吕蒂希再度被捕并被送审。——6,10。
- 9 施特劳宾人是德国的流动手工业帮工。马克思和恩格斯这样称呼那些还受落后的行会意识和成见支配的德国手工业者,这些人抱着反动的小资产阶级幻想,认为可以从资本主义的大工业退回到小手工业去。——8、145、262、315、322、401、410、431、439、466。
- 10 指1848年3月上旬在巴黎成立的德意志民主协会。该协会的领导者是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海尔维格、伯恩施太德等人,他们鼓动德国流亡者组成军团,指望用攻入德国的办法在那里引起革命并建立共和制度。马克思和恩格斯坚决反对这种冒险计划。1848年4月,海尔维格组织的军团越过国境后在巴登境内被德意志南部各邦的军队歼灭。

黑、红、黄三色是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统一运动的象征。进步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把统一运动的目标确定为在德国建立像瑞士联邦那样的自治州联邦。所以该协会又称黑红黄三色协会。——9、13、20、471。
- 11 这里指共产主义者同盟,共产主义者同盟是历史上第一个建立在科学社会主义基础上的无产阶级政党,1847年在伦敦成立。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前身是1836年成立的正义者同盟,这是一个主要由无产阶级化的手工业工人组成的德国政治流亡者秘密组织,后期也有一些其他国家的人参加。随着形势的发展,正义者同盟的领导成员终于确信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正确,并认识到必须使同盟摆脱旧的密谋传统和方式,遂于1847年邀请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正义者同盟,协助同盟改组。1847年6月,正义者同盟在伦敦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按照恩格斯的倡议把同盟的名称改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因此这次大会也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还批准了以民主原则作为同盟组织基础的章程草案,并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战斗口号代替了正义者同盟原来的“人人皆兄弟!”的口号。同年11月29日—12月8日举行的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章程,大会委托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同盟的纲领,这就是1848年2月问世

的《共产党宣言》。

由于法国革命爆发，在伦敦的同盟中央委员会于1848年2月底把同盟的领导权移交给了以马克思为首的布鲁塞尔区部委员会。在马克思被驱逐出布鲁塞尔并迁居巴黎以后，巴黎于3月初成了新的中央委员会的驻在地。恩格斯也当选为中央委员。

1848年3月下半月—4月初，马克思、恩格斯和数百名德国工人（他们多半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回国参加已经爆发的德国革命。马克思和恩格斯在3月底写成的《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是共产主义者同盟在这次革命中的政治纲领。当时，马克思主编的《新莱茵报》已成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领导和指导中心。

虽然革命的失败打击了共产主义者同盟，但它仍然于1849—1850年进行了改组并继续开展活动。1850年夏，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内部在策略问题上的原则性分歧达到了很尖锐的程度。以马克思和恩格斯为首的中央委员会多数派坚决反对维利希—沙佩尔集团提出的宗派主义、冒险主义的策略，反对它无视客观规律和德国及欧洲其他各国的现实政治形势而主张立即发动革命。1850年9月中，维利希—沙佩尔集团的分裂活动终于导致了同盟与该集团的分裂。1851年5月，由于警察的迫害和盟员的被捕，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德国的活动实际上已陷于停顿。1852年11月17日，在科隆共产党人案件发生后不久，同盟根据马克思的建议宣告解散。

共产主义者同盟起了巨大的历史作用，它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学校，是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的前身，相当多的前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都积极参加了国际工人协会的建立工作。——9、11、109、218、245、286、326、367。

- 12 早在1847年8月，在布鲁塞尔就成立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支部，其中大多数成员都参加过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活动。在德国工人协会的大多数成员遭到比利时政府的镇压并被驱逐出布鲁塞尔之后，同盟的布鲁塞尔支部虽然依旧存在并尽力发挥着作用，但同盟在比利时的力量已大大削弱。——9。
- 13 1848年3月12日，布鲁塞尔的官方报纸《比利时通报》发表了一篇报道马克思被驱逐出比利时（见注1）的别有用心简讯，该简讯恶意歪曲事实，

为比利时当局的非法行为辩护。驳斥这篇简讯的文章发表在 1848 年 3 月 19 日的资产阶级激进派和民主派的机关报、比利时报纸《社会辩论报》上。——10。

- 14 自 1843 年起,恩·德朗克开始在柏林从事他的撰稿工作。1846 年秋天,他出版了大部头政论著作《柏林》,其中描述了无产阶级的贫困并尖锐抨击了普鲁士国家。但他的著作带有“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的特点。1846 年 11 月,当他前往科隆拜访莫·赫斯之后到达科布伦茨,准备返回(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之时,被控犯有侮辱国王罪而遭逮捕。1847 年春天,他被判处两年监禁。维利希曾到关押他的韦瑟尔要塞监狱看过他一次。——11。
- 15 指 1848 年巴黎二月革命(见注 20)取得胜利后,法国于 2 月 24 日成立的临时政府,资产阶级共和派(拉马丁、杜邦·德勒尔、克雷米约、阿拉戈、马利、马拉斯特和加尔涅-帕热斯)占了大部分职位。此外,三个《改革报》派代表即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赖德律-罗兰、弗洛孔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路易·勃朗,以及机械工阿尔伯(本姓马丁)也参加了政府。很快就看出,“社会主义者部长”路易·勃朗和阿尔伯只是资产阶级政府的微不足道的饰物而已。1848 年 5 月 4 日,制宪国民议会成立,临时政府的行政权也随即丧失。——12、16、17、34、43。
- 16 马克思和恩格斯给埃·卡贝的信和随信寄出的反对德意志民主协会(见注 10)的声明都出自恩格斯的手笔。恩格斯于 1848 年 3 月 21 日之后到达巴黎并同马克思一起签署了这份于 1848 年 3 月 24 日写的声明。在此期间,马克思、恩格斯和共产主义者同盟(见注 11)中央委员会的其他委员正进行反对德意志民主协会的斗争,因为该协会的领导人海尔维格和伯恩施太德企图利用在法国组织的军团把共和政体输入德国(伯恩施太德由于这种计谋已于 3 月 16 日被开除出共产主义者同盟)。他们为了从巴黎人民那里得到组建军团的物质和武器捐赠,以爱国主义的名义展开了大肆的宣传活动。以伯恩施太德为主的该协会的领导人,经常在巴黎各俱乐部进行游说活动,这使他们从巴黎市民那里得到了一定的物质援助。这种想把革命强行输入德国的冒险行为遭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坚决反对。

这封信和声明的原文是法文。第一次用英文发表在《科学和社会》

- 1940年纽约版第4卷第2期,用原文发表在《共产主义者同盟。文件和资料》1970年柏林版第1卷。——13。
- 17 指共产主义者同盟,见注11。——13。
- 18 宪章派是宪章运动的参加者。宪章运动是19世纪30—50年代中期英国工人的政治运动,其口号是争取实行包括要求普选权和一系列为工人保证此项权利的许多条件的人民宪章。英国工人阶级为实现人民宪章掀起了广泛的群众性政治运动,宪章运动出现过三次高潮。由于资产阶级收买工人上层和工人阶级政治上的不成熟,到50年代中期运动终于失败。宪章派的领导机构是“全国宪章派协会”,机关报是《北极星报》,左翼代表人物是哈尼、琼斯等。恩格斯在他1892年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写的英文版导言中称宪章派是“近代第一个工人政党”。列宁把宪章运动称做“世界上第一次广泛的、真正群众性的、政治上已经成型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6卷第292页)。——13、91、102、192、199、203、205、211、215、220、303、471。
- 19 德国工人俱乐部是根据共产主义者同盟领导人的提议于1848年3月8—9日在巴黎建立的。马克思在这个团体中起了领导作用。建立俱乐部的目的是要团结在巴黎的德国工人流亡者,向他们说明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策略。反对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企图通过民族主义的宣传引诱工人参加志愿军团打回德国的冒险行径。俱乐部在组织德国工人个别回国参加革命斗争方面,进行了很多工作。——14、471。
- 20 二月革命指1848年2月爆发的法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代表金融资产阶级利益的“七月王朝”推行极端反动的政策,反对任何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阻碍资本主义发展,加剧对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剥削,引起全国人民的不满;农业歉收和经济危机进一步加深了国内矛盾。1848年2月22—24日巴黎爆发了革命,推翻了“七月王朝”,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派的临时政府,宣布成立了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它是欧洲1848—1849年大革命的第一次革命。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积极参加了这次革命,但革命果实却落到资产阶级手里。——14、34、91、182、218。
- 21 指德国流亡者组成的共和主义军团从法国攻入德国的冒险计划(见注10)。——16。

- 22 正统派是法国代表大土地贵族和高级僧侣利益的波旁王朝(1589—1792年和1814—1830年)长系的拥护者。1830年该王朝第二次被推翻后,正统派就结成为政党。在反对以金融贵族和大资产阶级为支柱的当政的奥尔良王朝时,一部分正统派常常抓住社会问题进行蛊惑宣传,标榜自己维护劳动者的利益,使他们不受资产者的剥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把这个集团的代表人物的观点叫做封建的社会主义。在第二帝国时期,正统派得不到居民的丝毫支持,只能采取等待时机的策略,出版一些批评性的小册子,只是在1871年参加了反革命势力对巴黎公社的大进军以后,他们才开始活跃起来。——17、83。
- 23 波拿巴派指拿破仑第三路易·波拿巴的拥护者。——17。
- 24 从前的保守派和自由派可能是指1846年选举后法国众议院中形成的所谓“进步保守派”(“自由联盟”)。这一派别最重要的代表是奥尔良派的日拉丹、托克维尔、杜弗尔等。“进步保守派”要求基佐政府实行一系列符合大工业资产阶级利益的经济改革,并在一定程度上扩大选举权以巩固七月王朝。他们反对基佐,揭露基佐政府成员所干的卑鄙勾当。——17。
- 25 国民自卫军是1789年在巴黎成立的一种人民武装队伍。七月王朝期间(1830—1848年),改组后的国民自卫军主要由有产阶级的成员组成,而较贫穷的平民则被排挤出去了。在1848年二月革命(见注20)中,它有时采取消极态度,有时支持起义者。1848年6月,国民自卫军中的多数帮助镇压了工人的起义,而其中的无产者则参加了起义。
- 七月王朝指法国1830年七月革命至1848年二月革命之间国王路易-菲力浦执政时期,即工业资产阶级和金融资产阶级上层分子统治时期。——17。
- 26 指当时的内政部长赖德律-洛兰作出的改组市议会行政人员的决定,和他所颁布的3月14日法令——取缔国民自卫军中由资产阶级和贵族组成的特权组织。——17。
- 27 《改革报》派又称改革派,是聚集在法国《改革报》周围的一个政治集团,包括一些小资产阶级民主共和主义者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首领是赖德律-洛兰和路·勃朗。他们主张建立共和国并实行民主改革和社会改革。——17。

- 28 指当时担任临时政府劳动委员会主席的路·勃朗提出的一项不切实际的计划,即让他的“劳动组织”依赖于资产阶级国家的帮助。路·勃朗领导的劳动委员会在1848年5月15日的巴黎人民革命行动之后被政府解散。——18。
- 29 《国民报》派又称三角旗共和派、纯粹的共和派,是法国的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国民报》是它的机关报。1848年革命时期,这一派的领导人参加了临时政府(1848年2月24日—5月4日)(见注15),其中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有马拉斯特、茹·巴斯蒂德和加尔涅-帕热斯。3月5日以后,加尔涅-帕热斯接替银行家米·古德肖的职务,任临时政府财政部长,后来靠卡芬雅克的帮助策划了对巴黎无产阶级的六月大屠杀(见注180)。——18。
- 30 这里涉及原定于1848年3月18日举行的国民自卫军的选举和原定于4月5日的制宪国民议会的选举。但选举在短时间内举行将会有利于反革命势力,这也是为什么巴黎工人在3月17日进行游行示威的原因。他们要求政府除了从首都撤军外,还应将国民自卫军的选举延期到4月5日,将制宪国民议会的选举延期到5月31日。政府被迫答应工人的要求,但实际上制宪国民议会的选举只延期到4月23日。——18。
- 31 1849年3月29日,《特里尔日报》上登载了一篇批判德意志民主协会(见注10)的文章。这篇文章显然是马克思在共产主义者同盟(见注11)内的一个拥护者写的。作者在文中强烈指责了德意志民主协会准备组织军团武装攻入德国的主张,并宣称与共产主义者同盟相联系的德国工人俱乐部将不会参与这种冒险行为。德意志民主协会的领导人深感被这篇文章所刺伤,随即写了一张由阿·伯恩施太德、威·勒文费尔斯、卡·伯恩施太因、福尔克和迈尔署名的便条寄给马克思,要求马克思把文章作者的姓名告诉他们。由于这一要求遭到拒绝,协会的领导人之一海尔维格于是在一家德文杂志上发表文章为军团辩护并对共产主义者进行攻击。——19。
- 32 1848年4月6日,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流亡中回到了德国,为的是参加在德国已经开始的革命。——20。
- 33 1848年德国三月革命(见注52)后,马克思结束他的流亡生涯回到了德国并立即向当局申请恢复他的国籍,因为他只有拥有普鲁士公民权才能保

- 证《新莱茵报》的成立。但科隆官方拒绝授予马克思普鲁士公民权，这在科隆的民主主义者当中引起了极大的愤怒，科隆民主协会派代表请求地方当局取消对马克思的警察措施（参看马克思 1848 年 8 月写的《马克思和普鲁士国籍》）。——21。
- 34 从 1842 年 4 月起，马克思就为莱茵资产阶级自由派支持的《莱茵报》（即《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撰稿。同年 10 月，马克思任该报编辑。1842 年 11 月起，普鲁士政府和《莱茵报》编辑部之间开始产生冲突。为了把报纸继续办下去，马克思曾作过多方努力。1843 年 1 月 20 日，政府决定该报到 4 月 1 日前必须停刊。这段时间内，报纸一直受到严厉的审查。——21。
- 35 1845 年 10 月，居住在布鲁塞尔的马克思听到普鲁士政府要将他引渡回国的消息后，便决定以移居国外的理由申请放弃普鲁士国籍。1845 年 12 月 1 日，马克思获准移居美国，并同时收到了普鲁士政府取消他的国籍的有关文件。普鲁士政府此举旨在一劳永逸地取消马克思返回普鲁士的可能。——21、34。
- 36 1848 年 4 月初，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了参加已经开始的革命从国外回到德国。4 月 11 日马克思和恩格斯来到科隆，立即着手筹备出版一种政治性日报——《新莱茵报》。恩格斯为了扩大报纸的股份和组建共产主义者同盟（见注 11）的新支部，于 4 月 15 日左右去了莱茵省的巴门、埃尔伯费尔德和其他城市。——22、24。
- 37 指宪章派 1848 年 4 月 10 日在伦敦组织的大规模游行示威，示威者计划前往议会，递交请愿书要求通过人民宪章。政府当局禁止这次游行示威，派出大批军警阻止游行队伍。宪章派的许多领导人表现了动摇，决定放弃游行示威并且劝说游行的群众解散。——22。
- 38 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拥护者于 1848 年 4—5 月在德国各城市为《新莱茵报》（《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征股（见注 36）。——23。
- 39 德朗克从韦瑟尔要塞监狱逃出来（见注 14）后于 1848 年 3 月 11 日来到科隆，然后去了科布伦茨和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并在那里为《新莱茵报》撰写通讯。——24。
- 40 恩格斯未能将《共产党宣言》译成英文的工作做完。1850 年秋，他协助

- 海·麦克法林完成了《宣言》的英文翻译工作。该英译文发表在 1850 年 11 月《红色共和党人》第 21—24 期上。——26。
- 41 埃尔伯费尔德的政治俱乐部是在柏林三月革命(见注 52)爆发后不久成立的。它主张通过温和的改革方式最终建立立宪君主政体,《人民呼声报》是它的新闻机关报。——26。
- 42 《新莱茵报》的股东会议定于 1848 年 5 月(报纸出版之前)在科隆举行。不能亲自出席这次会议的其他城市的股东们向报纸编辑或在科隆的其他人寄去了委托书。——27。
- 43 戴羔羊皮手套的年轻的共和主义者是人们对以阿·马拉斯特为首的法国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的追随者的称呼。——28、200。
- 44 马克思、恩格斯、约·莫尔、卡·沙佩尔和恩·德朗克到达科隆后,大约于 1848 年 4 月 15 日在那里建立了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科隆中央委员会把恩格斯等人作为特使派往巴门和埃尔伯费尔德,把沙佩尔派往美因茨和威斯巴登,把德朗克派往科布伦茨、美因茨和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以便了解德国情况和加强同盟的地方组织。此外,威·沃尔弗此前已由巴黎中央委员会作为特使派往德国,并从那里向同盟中央委员会汇报情况。但是,很快就证明,在德国革命爆发后出现的新的社会条件下,同盟的活动有必要采取新的形式。——28。
- 45 1848 年三月革命(见注 52)以后,在波森大公国爆发了波兰人反抗普鲁士压迫的民族解放起义。鉴于这个大规模的人民运动,普鲁士政府于 1848 年 3 月底向波兰人允诺成立一个委员会在波森大公国进行“民族改组”:建立波兰军队,任命波兰人担任行政及其他职务,承认波兰语为波森的正式语言。然而,所有的诺言都没有兑现。波森起义遭到血腥镇压。普鲁士政府的代表维尔森将军和其继任人冯·普富尔将军对起义的参加者进行了迫害。普富尔下令给被俘的起义参加者剃光头,并用硝酸银在他们手上和耳朵上打上烙印。最后,代替改组波森大公国诺言的是,波森四分之三的领土被普鲁士占领(参看恩格斯 1848 年 6 月写的《在波森的新政策》一文)。——29。
- 46 1848 年春,在美因茨发生过几起市民自卫团和普鲁士士兵之间的流血冲突事件。美因茨的要塞司令许泽尔动用了军队来镇压市民自卫团。这些

事件在德国激起了广泛的反响,并且成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见注47)讨论的题目;但议会只是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而委员会也只是在美因茨市民自卫团已被普鲁士士兵缴械的时候提出了自己的报告而已(参看恩格斯1848年5月写的《许泽尔》一文)。——29。

- 47 法兰克福全德国民议会于1848年5月18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召开,其目的是消除德国政治上的分裂状态和制定全德宪法。它的选举采取两级制,不是直接选举。在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中,除了勃鲁姆、福格特等人组成的左翼外,还有卢格、施略费尔、齐茨、特留茨什列尔等人组成的极左翼,或称激进民主派。议会的多数派是自由资产阶级中间派,它又分裂成中间派右翼和中间派左翼。中间派拥护君主立宪政体。但是由于自由派多数的胆怯和妥协,以及小资产阶级左翼的动摇和不彻底性,议会害怕接管国家的最高政权,没有成为真正统一德国的机构,最后变成了一个没有实际权力,只能导致群众离开革命斗争的纯粹的争论俱乐部。

当德意志各大邦召回本邦议员,而法兰克福市当局又禁止留下的左翼议员在当地开会时,左翼议员便于1849年5月30日决定把议会地点迁到斯图加特,并试图组织保卫帝国宪法的合法运动。1849年6月6日,国民议会宣布废除帝国摄政及其阁员,建立由温和民主派弗·拉沃、卡·福格特、亨·西蒙、弗·许勒尔和奥·贝谢尔组成的五人摄政,但是没有成功。同年6月18日,议会被军队驱散,停止了活动。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在《新莱茵报》上发表许多文章,对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活动进行了尖锐的批评。——30、49、424。

- 48 指康普豪森内阁,它成立于1848年3月30日,担任普鲁士这一新内阁首相的是莱茵省银行家康普豪森。新内阁试图在大资产阶级和普鲁士旧王室之间充当中间调停人的角色。1848年6月20日新内阁垮台。按照《新莱茵报》的观点,康普豪森内阁的破产意味着大资产阶级已从消极地把人民出卖给王室转为同王室联合起来积极地镇压人民。——30、35。
- 49 马克思的这封信首次发表在1848年6月29日《黎明报》第258号上。《黎明报》在发表这封信时加了如下的编者按:“我们发表下面这封科隆来信是为了表明高尚的德国人对意大利人的感情,他们热切希望受到欧洲专制君主们挑拨离间而相互厮杀的意大利人民和德国人民之间建立友好关系。”《黎明报》编辑部曾于1848年6月20日给《新莱茵报》编辑部写了一

封由李·阿利纳里签名的回信。恩格斯后来在1848年7月2日撰写的《德国的对外政策》一文中摘引了这封回信的部分内容。——30。

- 50 科隆当局拒绝给马克思普鲁士公民权一事引起了科隆民主主义者的愤慨。科隆民主协会曾派代表请求地方当局取消对马克思采取的措施（见《1848年8月11日科隆民主协会全体会议记录摘要》）。普鲁士内政大臣屈尔韦特于1848年9月12日批准科隆行政机关的决定，以此作为对马克思的申诉的答复。接着，普鲁士政府借口马克思没有普鲁士国籍，把他当做“违反外国人居留法”的人驱逐出境。由于马克思被驱逐，并且其他编辑也受到迫害，《新莱茵报》被迫停刊。

马克思给屈尔韦特的这封信首次发表在1848年9月5日《新莱茵报》第94号上。——33。

- 51 1845年1月25日，马克思收到法国政府的驱逐令，限期一周内离境。他原拟于2月3日动身，但很可能于2月1日就已前往布鲁塞尔了。——33。
- 52 指柏林群众反对普鲁士政府的三月革命。1848年3月初，柏林群众举行集会，要求取消等级特权，召开议会和赦免政治犯。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调动军队镇压，发生流血冲突。3月13日，维也纳人民推翻梅特涅统治的消息传到柏林，斗争形势进一步激化。国王慑于群众威力，企图拉拢资产阶级自由派，阻止革命发展，于17、18两日先后颁布特别命令，宣布取消报刊检查制度，允诺召开联合议会，实行立宪君主制。资产阶级自由派遂与政府妥协。柏林群众要求把军队撤出首都，在遭到军警镇压后，于3月18日构筑街垒举行武装起义。最终迫使国王于19日下令把军队撤出柏林。起义获得了胜利，但成果却被资产阶级窃取。3月29日普鲁士成立了康普豪森—汉泽曼内阁。——34。
- 53 联邦议会是德意志联邦惟一的中央机关，1815年由德意志各邦的全权代表组成，会址设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由奥地利代表担任主席。这一机关并不履行中央政府的职能，事实上成了各邦政府推行反动政策的工具。它干预德意志各邦内部事务的目的是为了镇压各邦的革命运动。1848年三月革命（见注52）以后，反动势力企图加紧联邦议会的活动，以达到反对人民主权的原则和反对德意志民主联合的目的。1848—1849年革命失败以后，联邦议会从1850年9月2日开始仍由奥地利代表担任主席。从

1851年起普鲁士驻联邦议会的全权代表是俾斯麦,最初他力求和奥地利结盟,后来采取了坚决反奥的立场。1859年初卡·乌泽多姆被任命为普鲁士的全权代表以代替俾斯麦。在1866年普奥战争时期,德意志联邦由北德意志联邦取代,联邦议会也不复存在了。——34、370、471。

54 德国国民议会指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见注47)。——34。

55 预备议会指1848年3月31日—4月4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举行的德意志各邦代表会议。参加会议的绝大多数代表属于君主立宪派,他们拒绝共和民主派少数关于在德国建立联邦共和制和在全德国国民议会召开之前把预备议会转为制宪机构的提议。预备议会在会议期间作出了召开全德国国民议会的决定,并制定了《德国人民的基本权利和要求》的草案。但该草案仅仅宣布了德国公民享有某些权利自由,并未触及当时德国半封建专制制度的基础。

三月革命(见注52)后的预备议会没有顺应革命的要求把自己变成独立的制宪机构,去剥夺反革命的联邦议会的权力。这个临时机构于1848年4月从它的中间派中选出了主要由资产阶级自由派组成的五十人委员会。该委员会力图与联邦议会保持协调关系,它的任务是为国民议会的选举做准备,它的工作一直持续到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见注47)的召开。——34、198。

56 雅科布·费奈迭从19世纪30年代起一直留居巴黎,成为当地一小部分由德国流亡者组成的、具有民族主义意识的“兄弟会”的领导人物。他于1848年3月25日前后离开巴黎回到德国后,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先后被选入预备议会(见注55)、五十人委员会(见注55),以及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见注47)。他力图在君主立宪制框架内实行资产阶级改革,强烈反对在德国建立共和制的一切计划。——35。

57 《新莱茵报》从1848年6月开始出版时在科隆圣阿加塔街12号威·克劳特印刷所印刷,而从1848年8月30日第88、89号起改在制帽人街17号约·威·狄茨的印刷所印刷。这里所指的就是这次搬家。——37。

58 1848年8月,马克思在柏林逗留期间可能遇见过卡·弗·科本。马克思早在柏林求学期间就已认识科本,他们曾同属于所谓的博士俱乐部——一个由柏林青年黑格尔派组成的团体。——37。

- 59 1848年9月底,恩格斯被迫离开科隆,因为他在那里由于从事革命活动,而遭到普鲁士当局的逮捕和司法追究的威胁。他在比利时逗留一个短时期之后,就被警察局驱逐到法国。恩格斯作了一次由巴黎至法国西南部的徒步旅行之后,于1848年10月底到达瑞士。他在日内瓦住了几天,于11月初前往洛桑,后又迁居伯尔尼,在那里一直住到1849年1月中返回德国为止。——38。
- 60 1849年9月26日,《新莱茵报》和许多其他民主报纸停刊,那时地方当局慑于科隆革命民主运动的高涨,宣布在当地实行戒严(见注70)。由于马克思、恩格斯和《新莱茵报》的其他编辑参加了科隆的民众大会,当局提出对他们进行法庭侦讯。马克思在解除戒严后,克服了财政上和组织上的巨大困难,于1848年10月才使报纸复刊。他为了清偿报纸的欠债和抵补报纸的费用把自己的全部现金投了进去。——38。
- 61 1848年7月初,马克思和科尔夫受到法院指控,罪名是他们在1848年7月5日《新莱茵报》第35号上发表的一篇题为《逮捕》的文章中侮辱检察长茨魏弗尔以及逮捕哥特沙克和安内克的宪兵。1848年9月底,科隆检察机关又开始对马克思、恩格斯和《新莱茵报》其他编辑进行法庭调查,原因是1848年8—9月期间《新莱茵报》上未署名发表的格·维尔特的一组小品文《著名骑士施纳普汉斯基的生平事迹》。1848年10月底,《新莱茵报》上发表了小资产阶级民主党人弗·黑克尔的呼吁书,这使得作为报纸主编的马克思再一次受到科隆检察机关的起诉。——39、40。
- 62 1848年,恩格斯住在一家文具公司的老板普拉斯曼那里。普拉斯曼是《新莱茵报》的股东之一,他的居住地址是科隆赫勒街14号。——39。
- 63 《新莱茵报》对巴黎无产阶级六月起义(见注180)给予的大力支持,使资产阶级股东对报纸的政治路线更加不满,他们拒绝再对报纸进行资助。马克思于1848年8月底至9月初作了一次到柏林和维也纳的旅行,希望取得继续出版《新莱茵报》所需的资金。马克思在同波兰民主主义者洽谈后,从弗·科斯策尔斯基那里得到了2000塔勒。
- 马克思这次旅行的另外一个重要目的是:加强同当地民主派工人组织的联系,动员他们的领导人同普鲁士和奥地利的反动派进行坚决的斗争。——40。

- 64 这里可能是指恩格斯发表他的旅途随笔《从巴黎到伯尔尼》的计划。恩格斯在日内瓦时已开始着手写这篇随笔,后来因为应马克思的要求忙于为《新莱茵报》撰写文章而对此搁笔。这部留存下来的未写完的手稿首次发表在1898—1899年《新时代》杂志第17年卷第1卷上。——40。
- 65 1848年11月初在杜塞尔多夫以及莱茵省的其他各城市,各民主主义团体都在准备反抗开始反革命政变的普鲁士政府,它下令于1848年11月8日把普鲁士制宪议会的会址从柏林迁往偏僻小城勃兰登堡。抗议运动提出了联合一切反抗力量的口号。当时在杜塞尔多夫有两个民主协会:一个是主要由工人组成的人民俱乐部,斐·拉萨尔是其领导人之一,另一个即政治上较为温和的民主君主政体同盟。马克思所说的杜塞尔多夫民主君主政体俱乐部大概是指定于1848年11月14日举行的人民俱乐部、民主君主政体同盟、市民联合总会和市民自卫团的联合会议。在这次会上拉萨尔提出了马克思所建议的行动计划。——41。
- 66 即德国民主主义者中央委员会。它是1848年6月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第一届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上成立的,大会是为了联合所有德国民主主义同盟而召开的。根据代表大会决议,6月底成立了由科隆三个民主团体(民主协会、工人联合会以及工人雇主联合会)的代表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它在莱茵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见注67)召开之前一直暂行区域委员会的职能。在1848年10月26—30日在柏林举行的第二届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上选出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其成员有卡·德斯特尔、爱·赖辛巴赫和卡·赫克萨默。中央委员会的任务是促使德国的各民主力量都行动起来。在柏林实行戒严以后中央委员会由柏林迁到克滕。——41、51、76。
- 67 莱茵省民主委员会指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1848年8月13—14日,在科隆召开的第一届莱茵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参加下确定,由科隆的三个民主团体(见注66)中央委员会的成员组成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该委员会指导着莱茵省和威斯特伐利亚的民主主义团体的活动。马克思在这个委员会中起着领导作用。鉴于普鲁士国内开始了反革命政变,这个委员会在普鲁士制宪议会作出相应决议之前,便在1848年11月14日号召莱茵省居民拒绝纳税。——41。
- 68 1848年11月14日马克思由于在《国家检察官“黑克尔”和〈新莱茵报〉》

一文中“侮辱”检察官黑克尔一事受到检察官的传讯。这篇文章刊载在1848年10月29日《新莱茵报》第129号上。许多同情并支持马克思的人民群众,在法院前面举行集会,从而避免了马克思的被捕。——41。

69 根据恩格斯的这份申请,伯尔尼州议会于1848年12月9日给予他避难权。——42。

70 即科隆九月事件。1848年9月25日科隆当局慑于革命民主运动的高涨,在资产阶级的支持下,逮捕了科隆工人运动的许多活动家以及民主联合会和工人联合会的许多领导人,企图以此挑起当时已开始在市内构筑街垒的工人过早起事,然后再进行镇压。马克思、恩格斯及其拥护者尽了很大努力阻止科隆工人过早地孤立地行动。

1848年9月25日,科隆检察机关对《新莱茵报》编辑恩格斯、威·沃尔弗和亨·毕尔格尔斯进行起诉,罪名是阴谋反对现行制度和出席科隆的民众大会。9月26日,当局宣布在当地实行戒严。卫戍司令下令禁止一切带有“政治和社会目的”的社团活动,解散市民自卫团并令其交出武器,成立军事法庭,勒令《新莱茵报》和许多其他民主派报纸停刊。恩格斯等人被迫侨居国外。——42、52、122。

71 根据帝国司法大臣的要求,科隆检查机关以恩格斯曾于1848年9月间在科隆民众大会上的演说为由对他提出控诉。关于逮捕恩格斯的命令(《通缉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命令》)刊登在1848年10月4日《科隆日报》第271号上。——42。

72 指瑞士联邦的新宪法(1848年9月12日通过)。根据这部新宪法,联邦议会为瑞士联邦最高权力机关。恩格斯在他1848年12月论述瑞士宪法的文章《国民院》中描述了当时以模范的资产阶级联邦共和国闻名的瑞士政治生活中的局限性和地方主义。这种共和国曾是南德意志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理想。——43。

73 为抗议普鲁士的反革命政变,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科隆工人联合会以及《新莱茵报》分别以各自的方式号召莱茵省居民拒绝纳税。1848年11月20日,马克思、沙佩尔和施奈德第二受到法院检察官的传讯,罪名是“煽动”民众抗税。——44。

74 指发表在1848年11月29日《新莱茵报》第155号的号外的那篇编辑部短

- 评。——44。
- 75 恩格斯应马克思的要求,于1849年1月撰写了《匈牙利的斗争》一文,该文发表在1849年1月13日《新莱茵报》第194号上。从1848年年底至1849年5月初,恩格斯为《新莱茵报》撰写了一系列有关匈牙利人民反对哈布斯堡王朝,为争取民族解放而斗争的文章,它们发表在1849年2—5月初的《新莱茵报》上。——44。
- 76 指恩格斯1848年12月初为《新莱茵报》撰写的、当时未被发表的文章《蒲鲁东》,恩格斯在这篇文章中提到了马克思的著作《哲学的贫困》。——44。
- 77 1848年12月6日,恩格斯写了《国民院》一文(见注72),发表在1848年12月10日《新莱茵报》第165号上。——44。
- 78 刑法典是法国的法典,1810年通过,从1811年起在法国以及法国人占领的德国西部和西南部地区实施;1815年莱茵省归并普鲁士以后,刑法典仍和民法典并行于莱茵省。普鲁士政府曾力图采取一系列措施在莱茵省推行普鲁士的法律,但遭到莱茵省的坚决反对。三月革命(见注52)后,根据1848年4月15日的命令,这些措施被取消。直到1851年7月1日普鲁士各邦刑法典生效,法国刑法典在莱茵省才随之失效。——45、53。
- 79 《新莱茵报》编辑部力求让自己的读者们及时知道德国革命和欧洲革命的一切最重要的事件,时常采取出版报纸附刊或增刊的办法,而在收到新的重要消息的时候,则以传单和海报的形式出版特别附刊和号外,再把它们张贴在科隆的街上。以后者为形式的这种呼吁、宣传和告白在政治斗争中起到了重要作用。——45。
- 80 马克思大概是在1848年8—9月间,即在维也纳逗留期间认识了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爱·冯·弥勒-泰勒林。1848年10—11月间《新莱茵报》刊登了弥勒-泰勒林从维也纳寄来的许多篇通讯,通讯的标记是“♀”。他在通讯中描述了十月起义后维也纳的局势和反动派的统治。——46。
- 81 由于警察的迫害,恩格斯从1848年10月起不得不暂时离开德国流亡瑞士,在瑞士洛桑和伯尔尼等城市居住,在此居留期间,他同当地的工人联合会和民主联合会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并以洛桑工人联合会代表的身份参加了1848年12月在伯尔尼举行的瑞士各德国人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

会(见注 83),并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这封信是恩格斯受这次代表大会的委托写给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三月同盟(见注 82)理事会的。

在 1848 年 12 月 10 日伯尔尼代表大会上,在讨论到瑞士各联合会是否与小资产阶级的三月同盟建立联系时,争论激烈起来。尽管伯尔尼工人联合会的代表根据三月同盟不是持共和派立场这个理由,发言反对同三月同盟通讯(特别是恩格斯也表示反对),但大会仍然通过了给三月同盟写信的决议。这个文件的全文在 12 月 11 日的会议上得到批准。恩格斯在起草这封信时,不得不遵从代表大会的决议。但是他终于成功地把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新莱茵报》对三月同盟的立场正式反映到这份文件中。例如,他在信中强调指出,新建立的瑞士各德国人联合会总会的共和主义纲领,使得这个组织不可能与三月同盟进行密切合作。

恩格斯的这封信首次发表在罗·得鲁贝克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48 年底至 1849 年初在瑞士的政治活动》一书中。——48。

- 82 三月同盟是主要在德国南部和中部成立的各种民主同盟的统称,它们加入了中央三月同盟。中央三月同盟是 1848 年 11 月底由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见注 47)左翼议员为了集结激进小资产阶级和左翼自由资产阶级各派力量而建立的,其宗旨是保卫德国 1848 年三月革命(见注 52)的成果。同盟的领导者是一些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如福禄培尔、西蒙、卢格、福格特等,他们用空话来代替革命行动,不是号召人民起来斗争,而是幻想走议会道路。马克思和恩格斯从 1848 年 12 月起就已经开始在《新莱茵报》上和许多著作中尖锐地抨击同盟的领袖们对反革命斗争畏首畏尾、犹豫不决。1849 年春,革命力量脱离了中央三月同盟。——48、56。
- 83 指 1848 年 12 月 9—11 日在伯尔尼举行的瑞士各德国人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其目的是使瑞士各德国人民联合会和工人联合会联合起来采取统一的政治行动。瑞士许多城市的民主联合会和工人联合会的代表参加了这次代表大会。代表大会通过了瑞士各德国人联合会总会的章程,根据章程,领导总会的应该是中央联合会(伯尔尼的工人联合会被选举为中央联合会),而常设领导机构则是五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在 12 月 14 日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委员中有恩格斯,他担任了书记员的职务。——48、49。
- 84 指伯尔尼工人联合会。它是 1848 年瑞士最大和最有影响的德国工人联

合会之一,对伯尔尼州许多较小的工人联合会起着领导作用。它遵循共和民主纲领,但在很大程度上受威·魏特林和斯·波尔恩的影响。工人联合会于1849年春季瓦解。——48。

- 85 根据伯尔尼代表大会上所通过的瑞士各德国人联合会总会的章程第一条,总会的宗旨是“以社会民主主义和共和主义精神教育会员,并且以一切合法手段,力求做到使社会民主主义和共和主义的原则和组织得到德国人的承认,并得以实现”。——48。

- 86 指全德临时中央政权与瑞士当局之间发生的冲突。临时中央政权是根据1848年6月28日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见注47)的决议、为代替联邦议会于同年7月12日成立的,它由帝国摄政王(奥地利大公约翰)和他任命的帝国内阁组成。这个实际上从一开始就既不掌握预算也不掌握军队的中央政权,并没有任何实际力量,但仍然支持德意志各邦君主实行反革命政策。10月初,这个中央政权因在瑞士的德国共和主义流亡者的密谋活动而向瑞士政府发出了一份照会,要求瑞士政府把德国流亡者从与德国毗邻的瑞士各州中驱逐出境。这份照会以及10月23日的另一份照会都向瑞士政府发出了威胁。瑞士政府拒绝了德国临时中央政权的全部要求。参看恩格斯1848年11月写的文章《德意志中央政权和瑞士》。——48。

- 87 沃韦工人联合会1848年12月7日写信给瑞士各德国人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见注83),信中反对苏黎世的德意志民族联合会向代表大会提出的一系列建议,并建议由比尔的军人联合会“自助者”(见注90)来领导新建立的瑞士各德国人联合会总会。代表大会在1848年12月10日的会议上讨论了沃韦联合会的信。中央委员会受委托复信,劝说沃韦联合会放弃自己的要求,并邀请它参加新建立的总会。担任书记员的中央委员会委员恩格斯执笔写了这封回信。

这封信首次发表在罗·得鲁贝克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48年底至1849年初在瑞士的政治活动》一书中。——49。

- 88 苏黎世联合会指1848年4月在苏黎世以实现民主和共和为目标的民主派组织——德意志民族联合会,该组织的成员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以及旅居瑞士的德国工人。联合会受到由尤·福禄培尔和阿·卢格领导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影响。1848年夏季,民族联合会加入了依照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第一届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见注66)的决议而成立的

德意志民主联合会的组织。1848年8月,民族联合会向瑞士所有的德国人联合会发出建立统一的组织和召开代表大会的号召。——49。

- 89 指1848年11月起旅居伯尔尼的恩格斯。洛桑工人联合会于1848年12月8日给恩格斯寄去了要他作为洛桑工人联合会的代表参加伯尔尼代表大会(见注83)的委托书和指示。洛桑联合会的领导人施内贝格尔、克·哈夫和班格特于1848年12月8日就这一点写信给伯尔尼工人联合会说:“由于沃韦联合会(它只想承认比尔联合会为中央机关)的冷淡态度,我们不可能派遣代表。所以我们决定以我们的指示授予朋友恩格斯以全权。如果他不出席,则其全权转交给朋友罗斯特。”——50。
- 90 军人联合会“自助者”即德国“自救”武装协会。这个组织是根据民主运动和工人运动活动家约·菲·贝克尔的建议,于1848年10月1日创立的,目的在于把在国外的德国人,特别是在瑞士和法国的政治流亡者和手工业者紧密地联合起来。联合会的中央委员会设在比尔(伯尔尼州),联合会的政治领导和军事领导分别由贝克尔和维利希担任。在贝桑松的德国纵队及其在南锡、沃苏勒、里昂等地的分遣队从一开始就归附于这个联合会。军人联合会遵循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方针,试图联合瑞士所有的德国人志愿队,以期在德国建立共和国。这个组织是在法国和意大利的秘密团体的影响下形成的,因而带有密谋的性质。瑞士当局在德意志联邦议会的压力下对贝克尔以及军人联合会的其他组织者进行了司法追究,贝克尔被判处从伯尔尼州驱逐出境,为期一年。——51。
- 91 莱比锡的工人委员会指设在莱比锡的由斯·波尔恩领导的德国工人中央委员会。它是新成立的工人兄弟会的领导机构,于1848年8月23日—9月3日在柏林举行的工人代表大会上选举产生。

工人兄弟会全名是全德工人兄弟会,这个于1848年8月底至9月初在柏林建立的德国第一个全国性的工人组织,是德国工人阶级发展独立的政治组织的一个重要开端。工人兄弟会的纲领带有改良主义色彩,其活动以经济斗争为主。1849年春马克思和恩格斯筹建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时曾试图以它为基础,但未能成功。工人兄弟会的创建者和领导人,像斯·波尔恩、恩·施韦宁格、安·罗伊斯卡和卡·冈格洛夫,都是共产主义者同盟(见注11)盟员,或拥护同盟的人。工人兄弟会的许多成员于1848年参加了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起义(见注119)。工人兄弟会于1850年中

- 在萨克森被禁止,在其他邦也遭到镇压,但在其后几年仍在个别地方活动,然而已经没有什么影响。——51。
- 92 1848年3月21日从监狱中被释放出来的安·哥特沙克和弗·安内克(见注5)由于6月25日在科隆的工人联合会(他们是该会的领导人)的集会上发言而于7月3日又被逮捕。1848年12月23日,科隆的陪审法庭宣判他们无罪。——52。
- 93 指1848年12月26日法律顾问威·施梯伯因12月24日《新莱茵报》第177号上刊登了一篇寄自美因河畔法兰克福标题为《施梯伯博士》的通讯,而写给《新莱茵报》编辑部的一封抗议信。这篇通讯报道了施梯伯作为普鲁士王室警探因1848年9月法兰克福的人民起义而去美因河畔法兰克福进行调查一事。编辑部在1848年12月30日报纸第182号的附刊上刊登了一则对这篇通讯的更正,说施梯伯在法兰克福逗留完全是为了安排他的私事。——53。
- 94 在1844年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后,威·施梯伯作为警探为了监视进步人士的活动化名为“马勒·施米特”来到西里西亚,从而在1845年导致了許多民主主义者和手工业者被捕和被判刑。1851年,应普鲁士国王的要求,施梯伯被任命为警务顾问和柏林刑事警察局局长。——53。
- 95 指1848年科隆九月事件(见注70)发生后,大多数同盟盟员只有靠逃亡来躲避被捕。1848年10月4日,《科隆日报》刊登了对恩格斯和亨·毕尔格尔斯的通缉令。但恩格斯已在9月底被迫离开了科隆,他先在巴门躲避了几天,然后与从科隆逃出来的德朗克结伴前往布鲁塞尔。10月4日,他俩在布鲁塞尔被捕,并被押送到法国边境,他们从那里来到了巴黎。德朗克留在巴黎为《新莱茵报》撰写通讯,恩格斯徒步一星期后到了瑞士,10月底抵达日内瓦,之后又到洛桑待了几天,大约于11月7日前往纳沙泰尔,11月9日抵达伯尔尼,直到1849年1月中下旬才回到科隆。——55,64。
- 96 恩格斯被迫逗留瑞士期间,定期向科隆寄发有关瑞士政治生活的文章和简讯(共有30多篇)。这些材料发表在1848年11月11日至1849年1月17日之间的《新莱茵报》上。——56。
- 97 1849年1月11日或12日,恩格斯在伯尔尼得到消息说,他可以回国而不再被逮捕的危险。他马上去申请离开瑞士的出境许可证,并于1月18

日得到该证件。大概几天后他便回到科隆,重新开始《新莱茵报》编辑部的工作,1月26日,恩格斯因1848年九月事件(见注70)而被传讯。1849年1月28日《新莱茵报》第207号上发表了恩格斯被传讯并被宣布无罪的短讯。——56。

- 98** 恩格斯把1848年12月5日反革命政变后的普鲁士讽刺地称为“钦定的普鲁士”。1848年12月5日,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解散了普鲁士制宪议会,同时颁布钦定宪法。宪法的基础是普鲁士制宪议会1848年讨论后并作了某些有利于封建政党的修改的方案。根据这个宪法,普鲁士实行两院制,第一议院借助年龄和财产资格限制成为一个有特权的贵族院;根据1848年12月5日的选举法,只有所谓独立的普鲁士人才被允许参加第二议院的两级选举。宪法承认国王有权改变两院的任何决议,有权“在迫切需要的情况下”否决两院公布的法律,而且可以修改宪法的个别条款,有权召集和解散议会,任命大臣,宣布战争,决定和平。国王被授予完全的行政权,并与议会一起享有立法权。——56。
- 99** 指亨·毕尔格尔斯的《冯·拉登堡先生和人民学校的教师》,发表于1848年12月30日《新莱茵报》第182号上。编辑部答应刊登的这篇文章的续文并没有在报上发表。——56。
- 100** 看来是指关于《伯尔尼报》自1849年1月1日起将每日发布的一则广告。该广告刊登在1849年1月3、5、7日的《新莱茵报》第185、187、189号上。——59。
- 101** 爱·冯·弥勒-泰勒林从1848年夏到1849年1月初是《新莱茵报》在维也纳的通讯员(见注80),1849年1月初他被驱逐出维也纳。后来,他仍从西里西亚和萨克森给《新莱茵报》寄来一些关于维也纳的报道,这是他依据他在维也纳的熟人所提供的材料写成的。同时,《新莱茵报》刊登了他从莱比锡和德累斯顿寄来的标记为“△”的几篇通讯。——60、110、117。
- 102** 1848年9月,恩·德朗克同《新莱茵报》的其他编辑一样,积极参加了科隆的革命民主运动。为了免遭普鲁士当局逮捕,他和恩格斯一起逃离科隆。10月初,德朗克来到巴黎,在那里继续为《新莱茵报》撰稿。他从法国发来的大部分通讯在《新莱茵报》上发表时标有“X”的记号。由于他在巴黎待

的时间较长,他在信中总是一再要求回到科隆,但是马克思坚持自己的意见,即只要在德国遭逮捕的危险还存在,德朗克就不能回来。1849年3月德朗克回到科隆,继续担任《新莱茵报》的编辑。——61。

103 1848年9月底离开科隆的恩格斯(见注95)于1849年1月中返回科隆(见注97)。——61。

104 指刊登在1849年2月28日《新莱茵报》第233号附刊上的一篇没有署名的简讯,简讯指责以观点反动著称的第十六步兵团第八连上尉冯·乌滕霍芬滥用军队燃料和用军队燃料做投机买卖的事。——65。

105 指1849年2月7、8日发生在科隆的两桩诉讼案。2月7日,《新莱茵报》主编马克思、编辑恩格斯和发行负责人科尔夫被科隆陪审团起诉,理由是他们曾在《新莱茵报》上发表《逮捕》一文侮辱官员(见注61)。第二天,马克思、沙佩尔和律师施奈德第二又被科隆陪审团指控,罪名是他们在担任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委员时曾煽动莱茵省居民抗税(见注73)。这两桩案件的结果是马克思等人被宣判无罪。——66。

106 可能是指1848年12月5日普鲁士国王发布敕令解散普鲁士国民议会并实施钦定宪法(见注98)一事。——68。

107 1849年4月中至5月9日,马克思在德国北部的不来梅和汉堡等地作了为期两周的旅行,其中有几天他住在民主协会汉堡区域委员会委员格·埃克尔曼家中。然后他经比勒费尔德和哈姆两地返程,途中会见了共产主义者同盟(见注11)盟员及其他民主主义者,了解了当地的革命形势。

马克思这次旅行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与共产主义者和工人联合会建立起更为密切的关系,这对于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筹备工作极其必要。马克思此行的另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为继续出版《新莱茵报》筹集资金。——69。

108 这封信以及后面两封于1849年5月6日写给《新莱茵报》通讯员爱·弥勒-泰勒林和安·施蒂夫特的信是马克思1849年4月中旬到5月初逗留汉堡及其附近地区期间为卡·布伦写的介绍信。——70。

109 南德事件指布伦参加的1848年4月的巴登共和派起义和1848年9月初的美因河畔法兰克福起义。1848年4月12日在巴登爆发了德国共和派的武装起义。1848年4月2日,以弗·黑克尔和古·司徒卢威为首的共

和派少数为了抗议自由派多数的政策退出了预备议会(见注 55)。慑于共和运动蓬勃展开的巴登政府通过了关于扩大军队人数的决议,请求毗邻的德国各邦给以军事援助,并根据自由派分子马提的告密逮捕了共和主义者菲克勒尔。巴登政府采取的这一系列行动便成了起义的导火线,起义的领导者是黑克尔和司徒卢威,由于起义的准备不足,组织不力,4月24日被镇压下去,黑克尔逃亡瑞士,后去了美国。这次起义也被称为黑克尔起义。

1848年9月18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爆发了人民起义。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见注 47)于9月16日批准马尔默停战协定是这场人民起义的导火线。当时曾有1000多人参加了街垒战,起主要作用的是工人协会和体操协会的成员。奥地利和普鲁士的军队取得议会中占多数的自由派的同意后镇压了这次起义。——70。

- 110 1848年8月底马克思在维也纳逗留期间认识了施蒂夫特。后者是维也纳民主协会和维也纳第一届工人联合会成员,他于1848年8月28日和30日在那里参加了有马克思发言的大会。——72。
- 111 指1848年10月6日维也纳人民起义失败后的反革命统治。1848年10月6日维也纳人民起义是由于大资产阶级所支持的保皇派试图取消1848年奥地利三月革命(见注 52)的成果、恢复专制制度而引起的。德国皇帝派遣维也纳守备部队征讨革命的匈牙利的命令是起义的直接导火线。经过1848年10月24日到11月1日的激烈战斗,起义最后被德国政府军队镇压。起义失败后,白色恐怖开始猖獗。有整整2000名革命者被捕。国民自卫军司令和卫戍司令梅森豪泽、民主主义者俱乐部领导人贝克尔、新闻工作者海·耶利内克以及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左翼议员罗·勃鲁姆被处以死刑。——72。
- 112 《新莱茵报》被迫停刊后,《西德意志报》编辑部妄图把自己封为《新莱茵报》的继承人。马克思发表的这篇声明就是针对《西德意志报》的。声明载于1849年6月2日和7日《新德意志报》第129号和133号,以及1849年6月3日《新科隆报》第126号增刊。——73。
- 113 1849年5月19日《新莱茵报》停刊后,马克思和恩格斯立即先后前往美因河畔法兰克福,试图唤起全德国国民议会(见注 47)的左派议员采取坚决行动以维护革命成果,但遭到左派议员的拒绝。于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又从

- 那里前往正在发生维护帝国宪法运动(见注 119)的德国西南部即巴登、普法尔茨和宾根等地进行活动。6月初他们两人在宾根分手,马克思带着德国民主主义者中央委员会的代表资格证赴巴黎,代表德国革命党人会晤法国社会民主主义者。恩格斯则前往当时普法尔茨临时政府的所在地凯撒斯劳滕,不久他又从那里前往奥芬巴赫,加入巴登—普法尔茨的革命军。——75。
- 114 布林德当时是普法尔茨和巴登的临时政府派驻巴黎的外交代表,临时政府是1849年春在德国西南部发生维护帝国宪法运动(见注 119)的时候成立的,领导者是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布伦坦诺。——75。
- 115 山岳党(1848—1851年)指法国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中集合在《改革报》周围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其领袖人物为赖德律-洛兰、皮阿等人。以路·勃朗为首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也参加了这一党。他们自称是1793—1795年法国国民公会中的山岳党思想的继承人。1849年2月后该党又称新山岳党。——75、186、217、280、341。
- 116 红字报指用红色油墨刊印的1849年5月19日《新莱茵报》最后一号第301号。这一号后来被多次翻印,并被德国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当做宣传材料使用。——78、127、483。
- 117 燕·马克思是1849年6月29日得知她应随马克思前往巴黎的,7月7日她携三个孩子到了巴黎。——78。
- 118 马克思的这段附言是写在1849年7月14日燕·马克思给琳·舍勒尔的信的末尾的。——79。
- 119 指1849年春发生在德国西南部的维护帝国宪法运动。这一运动是1848—1849年德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最后阶段。以普鲁士为首的德意志各邦拒绝承认帝国宪法,但是人民群众认为帝国宪法是惟一还没有被取消的革命成果。1849年5月初在萨克森、莱茵普鲁士、巴登和普法尔茨爆发了维护宪法的起义。但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见注 47)对起义者丝毫不加援助,1849年7月,维护宪法运动遭到镇压。恩格斯在《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和《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版第10卷第3—109页和第11卷第3—112页)中评述了这一运动。——80、337。

- 120 1849年6月初,恩格斯来到普法尔茨临时政府所在地凯撒斯劳滕。在那里,他拒绝担任临时政府为他提供的文职和军职。之后他前往奥芬巴赫,参加了巴登—普法尔茨革命军。——80。
- 121 拉施塔特会战发生在1849年6月29—30日,巴登革命军和普鲁士军队在拉施塔特城下展开了最后一次激战,被包围在拉施塔特要塞的巴登革命军坚持到7月23日才无条件投降,德国1848—1849年革命就此结束。见恩格斯《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第4章《为共和国捐躯!》(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0卷第66—109页)。——80、96。
- 122 在巴登—普法尔茨起义(见注119)失败以后,恩格斯所在的维利希军团于1849年7月12日作为革命军的最后一支部队在洛特施泰滕越过了瑞士边界。7月24日到达沃韦,在那里住了一个月。——81、85。
- 123 马克思和恩格斯把那些抱有唯心主义观念,认为思想具有独立作用,而不懂思维和意识对物质现实的依赖性的哲学家、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叫做意识形态家。——82。
- 124 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指信守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人。“真正的社会主义”是从1844年起在德国传播的一种小资产阶级学说。代表人物有卡·格律恩、莫·赫斯、海·克利盖等,他们拒绝进行政治活动和争取民主的斗争,崇拜爱和抽象的人性,他们的假社会主义思想,同沙文主义、市俗行为和政治上的怯懦结合在一起,否认在德国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必要性。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6—1847年对“真正的社会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批判(参看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反克利盖的通告》、《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和《共产党宣言》等)。——82。
- 125 指法国第二共和国时期(1848—1851年)立法议会中的多数派,即秩序党。秩序党是由正统派(见注22)和奥尔良派(见注126)联合组成的政党。正统派是波旁王朝长系的拥护者,奥尔良派是支持七月王朝时期(1830—1848年)统治法国的奥尔良王朝的拥护者,代表了金融贵族和大资产阶级的利益。相互竞争的这两个君主主义集团在1848年巴黎无产阶级六月起义(见注180)失败后联合组成秩序党,它的领导人是阿·梯也尔、皮·法卢、沙·福·蒙塔朗贝尔等人。它从1849年到1851年12月2日政变,一直在第二共和国的立法议会中占据领导地位。秩序党的反人民政策的

- 破产,被路易·波拿巴集团利用来建立第二帝国的制度。——83、90、280、283、288、423、454。
- 126 菲利浦派又称做奥尔良派,是法国金融贵族和大资产阶级的保皇党,是1830年七月革命到1848年二月革命(见注20)这段时期执政的波旁王朝幼系、奥尔良公爵的拥护者。奥尔良公爵统治时期在历史上称为奥尔良王朝。1877年,奥尔良派把奥尔良王朝复辟的希望寄托于路易-菲利浦之孙巴黎伯爵路易-菲利浦-阿尔伯身上。——83。
- 127 指葡萄酒税。制宪议会曾决定从1850年1月1日起取消葡萄酒税,但是在这个期限的前10天,即1849年12月20日,立法议会又通过了恢复这项税收的法律。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第三篇《1849年六月十三日事件的后果》中论述了采取这一措施的政治意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0卷第191—225页)。——83、90、454。
- 128 和平派指和平协会,是教友会派于1816年在伦敦建立的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组织。协会得到自由贸易派(见注129)的支持。自由贸易派认为,在和平条件下,英国通过自由贸易可以更充分地利用自己的工业优势,进而取得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统治。自由贸易派的领导者(例如科布顿)同时也是和平协会的领导者。——83、91、102。
- 129 英国自由贸易派,即曼彻斯特学派,是19世纪上半叶在英国出现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派别,其主要代表人物是曼彻斯特的工厂主理·科布顿和约·布莱特。19世纪20—50年代曼彻斯特是这一学派的宣传中心。该学派提倡自由贸易,要求国家不干涉经济生活,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原则,要求减免关税和奖励出口,要求废除有利于土地贵族的、规定高额谷物进口税的谷物法。1838年曼彻斯特的自由贸易派建立了反谷物法同盟,40—50年代,该派组成了一个单独的政治集团,后来成为英国自由党的左翼。——83、91、102、182、277。
- 130 19世纪英国工业资产阶级开展了废除谷物法的斗争。谷物法是英国政府为维护大土地占有者的利益从1815年起实施的对谷物征收高额进口税的法令,旨在限制或禁止从国外输入谷物。谷物法规定,当英国本国的谷物价格低于每夸特80先令时,禁止输入谷物。1822年对这项法律作了某

些修改,1828年实行了滑动比率:国内市场谷物价格下跌时谷物进口税就提高,反之,英国谷物价格上涨时谷物进口税就降低。谷物法的实行,严重影响了贫民阶层的生活,同时也不利于工业资产阶级,因为它使劳动力涨价,妨碍国内贸易的发展。谷物法导致工业资产阶级和土地贵族之间的斗争。这一斗争是由曼彻斯特的工厂主理·科布顿和约·布莱特于1838年创立的反谷物法同盟领导、在自由贸易的口号下进行的。1846年6月英国议会通过了关于废除谷物法的法案。谷物法废除后,反谷物法同盟宣布解散。而实际上,该同盟一直存在到1849年。——84、91、102、156。

131 航海条例(Navigation acts)是为了保护英国海运,对付外国竞争而制定的一系列条例。条例规定,进口货物只能用英国船只或货物出产国的船只;英国沿海的航行以及与殖民地的贸易只限于英国船只。第一个,也是最著名的航海条例,是1651年克伦威尔为对付荷兰的转口贸易和巩固英国的殖民统治而颁布的条例,以后几年经过多次修改和补充。航海条例在19世纪20年代已受到很大限制,1849年废除航海条例后,沿海贸易还只能用英国船只,1854年航海条例才被全部废除。——84、91。

132 在巴黎六月十三日事件(见注135)后,政府加紧了对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镇压。1849年7月19日,马克思接到巴黎警方将他驱逐到布列塔尼的莫尔比昂去的命令。他向内政部提出了抗议,于是驱逐令暂时停止执行。但8月23日,警方又一次命令他在24小时之内离开巴黎。

马克思把沼泽丛生、不利于健康的莫尔比昂比做意大利的蓬蒂诺沼泽——那是一个滋生疟疾和其他疾病的地方。斯特拉本等作家都曾在自己的书中提到过它。——85、88、90、93。

133 应马克思在信中的要求,恩格斯于1849年8月20日到达洛桑后就开始撰写《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这项工作于1849年10月到11月间曾一度中断。1849年11月底,恩格斯从瑞士刚一到伦敦又开始继续写这部著作。整部著作于1850年2月全部完成,后来被发表在《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1、2、3期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0卷第3—109页)。——86。

134 马克思于1845年2月1日与出版商卡·弗·列斯凯签订了关于出版他计划撰写的《政治和国民经济学批判》两卷本的合同。然而,马克思未能

实现他的计划。1847年2月列斯凯宣布这个合同无效。他要求马克思退还他预付的稿酬。——87。

- 135 这里暗指山岳党人(见注115)在1849年6月13日所遭受的失败,也称六月十三日巴黎事件。1849年6月13日,法国的山岳党人在巴黎组织了一次和平示威,抗议政府派遣军队去镇压意大利的革命,因为共和国宪法规定,禁止动用军队干涉别国人民的自由。这次示威被军队驱散,它的失败宣告了法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破产。6月13日以后,当局开始迫害民主主义者,也包括外侨在内。关于巴黎这一事件的意义及后果,详见马克思1849年的《六月十三日》和1850年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0卷第129—240页)。——88、90、473。

- 136 大概是指吕尔提出参加马克思一套小册子(见本卷第87页)的出版工作的建议。——89。

- 137 指45生丁附加税。1848年3月16日,法国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见注15)决定对各种直接税每一法郎增加45生丁(100生丁合1法郎)的附加税。这种附加税的重担主要落在农民身上。资产阶级共和派采取这种政策的结果,使农民离开了革命,并在1848年12月16日的总统选举中把选票投给了路易·波拿巴。——90。

- 138 这里指分成相互竞争的保皇派的法国立法议会的大多数派即秩序党(见注125)的分裂。

延期召开的议会指1849年8月中,在保皇派议员的压力下,法国立法议会宣布休会两个月。议会于10月中复会。——91。

- 139 神圣同盟是欧洲各专制君主镇压欧洲各国进步运动和维护封建君主制度的反革命联盟。该同盟是战胜拿破仑第一以后,由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和奥地利首相梅特涅倡议,于1815年9月26日在巴黎建立的,同时还缔结了神圣同盟条约。几乎所有欧洲君主国家都参加了同盟。这些国家的君主负有相互提供经济、军事和其他方面援助的义务,以维持维也纳会议上重新划定的边界和镇压各国革命。神圣同盟为了镇压欧洲各国资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分别召开过几次会议。由于欧洲诸国间的矛盾以及民族革命运动的发展,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后神圣同盟实际上已

经瓦解。——91、192、242、276。

140 指恩格斯参加 1849 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即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见注 119)。——93、292。

141 指 1849 年 5 月 8 日在埃尔伯费尔德爆发的主要由工人和手工业者参加的起义,它是莱茵省许多城市举行武装起义的信号。埃尔伯费尔德起义的领导权掌握在受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民主派影响的安全委员会手中。

恩格斯于 1849 年 5 月 11 日到达埃尔伯费尔德并直接参加了战斗。他受该城安全委员会的委派领导修筑防御工事和街垒的全部工作,并指挥炮兵。恩格斯坚决的革命态度和措施使当地资产阶级深感恐慌。在市政府的压力下,安全委员会建议恩格斯离开埃尔伯费尔德;而工人们则坚决要恩格斯留下并发誓保护他。恩格斯不愿使起义者阵营发生分裂,于 5 月 15 日离开了埃尔伯费尔德。

由于安全委员会的投降立场,大部分工人纵队继恩格斯之后于 5 月 17 日夜离开了埃尔伯费尔德。埃尔伯费尔德起义的失败导致了反动派在整个莱茵普鲁士的胜利。有关详情参看恩格斯 1849 年 5 月写的文章《埃尔伯费尔德》。——93。

142 1849 年 5 月底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去宾根的途中,因为有参加维护帝国宪法起义(见注 119)的嫌疑而被黑森的士兵逮捕。他们先被押解到达姆施塔特,随后被送往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他们在法兰克福被释放,然后前往宾根。

1849 年 6 月初,普法尔茨临时政府以进行反政府宣传的罪名在基希海姆博兰登将恩格斯逮捕。由于临时政府成员卡·德斯特尔的坚决要求,恩格斯于次日被释放。——94。

143 指发生在 1849 年 5 月初的巴登—普法尔茨起义,这次起义在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参看注 119)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94、96、404。

144 指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和伦敦民主联合会。

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是 1840 年 2 月 7 日正义者同盟的卡·沙佩尔、约·莫尔和其他活动家在伦敦建立的,其宗旨是在工人中间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后来改称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有时用会址

名称大磨坊街协会,因为19世纪50年代协会设在伦敦索霍区的大磨坊街。

共产主义者同盟(见注11)成立后,在协会中起领导作用的是同盟的地方组织。1847年和1849—1850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积极参加了该协会的活动。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中的多数派同宗派主义冒险主义少数派(维利希—沙佩尔集团)进行了斗争,但由于协会中大部分会员站在少数派一边,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许多拥护者在1850年9月17日退出了协会。而从50年代末起,马克思和恩格斯又重新参加了该协会的活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之后,该协会就加入了国际工人协会,成为国际协会在伦敦的德国人支部。这个协会一直存在到1918年为英国政府所查封。

伦敦民主联合会大约是在1849年11月初由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在伦敦成立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称它为希腊街的协会。参加这个联合会的还有一些被工人教育协会开除出去的成员,其中有路·鲍威尔。他和弗·博布钦以及古·司徒卢威一起领导着该联合会的救济委员会。他们极力阻挠无产阶级的独立组织,阴谋反对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100、105、116、124、142、183、187、189、192、193、204、215、249、274、278、281、296、311、370、414、439。

- 145 流亡者委员会即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原名是伦敦德国流亡者救济委员会,是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见注144)的附属机构,1849年9月18日成立,最初是为救济在伦敦的德国政治流亡者而建立的。马克思当选为委员会委员。1849年12月3日根据马克思和共产主义者同盟(见注11)其他领导人的提议,该委员会改组为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了它的领导。这个委员会在恢复共产主义同盟盟员之间的联系,加强在伦敦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拥护者的团结,以及在1849—1850年改组共产主义者同盟等方面都起了重要的作用。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以后,流亡者委员会大多数成员都受到了维利希—沙佩尔集团的影响,1850年9月18日,马克思、恩格斯及其拥护者宣布退出这个组织,委员会被维利希—沙佩尔集团所控制。——100、113、114、118、122、126、370、373。

- 146 马克思从1843年年底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他在1844年春给自己提出了一个任务,就是要出版一部从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立场来批判资产

阶级的国民经济学的著作。他这一时期的研究只保存下来一部未完成的手稿,即《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845年2月1日,马克思与出版商列斯凯签订了《政治和国民经济学批判》两卷本的出版合同,但是1847年2月列斯凯取消了这个合同(见注134)。1848—1849年革命使马克思中断了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1849年下半年他才又能从事这一工作。他在1845—1846年和1849—1851年所作的有关经济学的大量摘要、大纲和笔记都保存了下来,它们发表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4部分。——101。

- 147 约·魏德迈定期为《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撰写关于南德意志局势的通讯的计划未能实现。他大约在1月中旬撰写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本应以《来自南德意志的通讯》为标题刊登在《新莱茵报》第1期上(见本卷第110页),但由于篇幅所限,发表日期被推迟。后来因该文章已失去现实意义,恩格斯决定不再发表(见本卷第115页)。——102、110、115、476。
- 148 在1849年11月25日至1850年1月18日之间,皮·约·蒲鲁东在《人民之声报》上就国家问题与路·勃朗展开了论战。他以无政府主义的论据来反对勃朗,指责勃朗作为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的成员却反对革命,还指责他对革命的失败比其他任何一个成员都负有更多的责任。因此,蒲鲁东把勃朗称做假社会主义者和假民主主义者。——102。
- 149 财政改革和议会改革派是曼彻斯特学派的一个政治流派,是全国议会改革和财政改革协会的拥护者。这个协会是英国资产阶级激进派在1849年为了实行选举改革(所谓小宪章)和税收改革而建立的。资产阶级激进派以自己的纲领对抗宪章派(见注18)的要求,指望在1848年4月10日宪章派的示威游行失败后,尤其是在英国工人阶级的政治积极性低落的情况下分裂宪章运动,并使工人群众接受自己的影响。资产阶级激进派的鼓动受到理·科布顿、约·布莱特和以菲·奥康瑞尔为首的宪章派中的改良派的支持,但是并没有获得成功。宪章派的大多数在50年代仍然忠于人民宪章。全国议会改革和财政改革协会于1855年解体。——102、172、181、476。
- 150 在宪章运动(见注18)于1848年遭受挫折后(1848年4月10日示威游行的失败以及请愿书的被拒绝等等),宪章派的鼓动于1849年秋在伦敦和

其他大城市重又活跃起来：他们在工业区举行群众集会以支持被逮捕的宪章主义者，要求赦免所有的政治犯，并且在集会上商讨全国宪章派协会的进一步行动。1849年12月初，宪章派为了重新组织宪章运动筹备召开代表大会，正值选举大会代表之际，在首都和英国北部的其他城市中再次出现了群众集会的浪潮。——102。

- 151 托利党是英国的政党，于17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形成。1679年，就詹姆斯公爵（后来的詹姆斯二世）是否有权继承王位的问题，议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拥护詹姆斯继承王位的议员，被敌对的辉格党人（见注152）讥称为托利。托利（Tory）为爱尔兰语，原意为天主教歹徒。托利党一贯是反动的对内政策的捍卫者，坚持维护国家制度中保守和腐败的体制，反对国内的民主改革，曾与辉格党轮流执政。随着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托利党逐渐失去它先前的政治影响和在议会的垄断权。1832年议会改革使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进入议会。1846年废除谷物法（见注130）削弱了英国旧土地贵族的经济基础并造成了托利党的分裂。19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在老托利党的基础上成立了英国保守党。——102、208、247。
- 152 辉格党是英国的政党，于17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形成。1679年，就詹姆斯公爵（后来的詹姆斯二世）是否有权继承王位的问题，议会展开了激烈争论。反对詹姆斯王位继承权的一批议员，被敌对的托利党人（见注151）讥称为辉格。辉格（Whig）为苏格兰语，原意为盗马贼。辉格党代表工商业资产阶级以及新兴的资本主义农场主的利益，曾与托利党轮流执政；19世纪中叶，辉格党内土地贵族的代表和保守党的皮尔派以及自由贸易派一起组成自由党，从此自由党人在英国两党制中取代了辉格党人的位置。——102。
- 153 恩格斯这里提到的将在《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1期上刊载的文章的情况如下：马克思写的一般性的前言在《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1期上没有刊登。恩格斯和马克思写的时事述评即《时评。1850年1—2月》刊登在该杂志第2期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0卷第267—281页）。杂志编辑部打算将威·沃尔弗的文章以《德国议会的最后几天》为题发表在第2期上，但实际上是以《“帝国”后事》为题发表在第4期上。马克思在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见注144）上的经济学讲演第一讲未能在该杂志发表。——105。

- 154 抱怨派(Heuler)是德国 1848—1849 年革命时期民主共和派给资产阶级立宪派起的绰号。这里指那些离开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参加组建民主联合会(见注 144)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106,310。
- 155 指伦敦民主联合会,见注 144。——106。
- 156 很显然,恩格斯把这些书用做他撰写《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10 卷第 3—109 页)一文的参考资料。这些书中有恩格斯在其著作的第 3 章和第 4 章中所叙述的事件。恩格斯在撰写第 4 章时还直接引用了梅洛斯拉夫斯基的《关于巴登战役的报告》。其他两本书在恩格斯的著作中没有直接提到。但是 A. 道耳和恩格斯一样,也是维利希志愿部队的成员,因此恩格斯显然是把他的《一个政治流亡者在莱茵普法尔茨和巴登解放斗争时期的日记》用做比较和补充资料。——106。
- 157 马克思的这封信是为了答复路·班贝格尔、爱·冯·弥勒-泰勒林和鲁·施拉姆 1849 年 12 月 30 日写信邀请他参加德国流亡者的集会而写的。——107。
- 158 指 1849 年夏天马克思夫人燕妮向法兰克福当铺典当家中银器后拿到的当票,当时燕妮正要带着孩子跟随马克思流亡国外。——108,135。
- 159 指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改组的共产主义者同盟(见注 11)中央委员会的决定,这个决定最迟于 1850 年 1 月 11 日通过。从信中可以看出来,康·施拉姆出使美国是为《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的出版以及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其他形式的宣传活动筹措资金。
- 为了给康·施拉姆的美国之行筹集资金,马克思除了给在科隆的斐·弗莱里格拉特和格·莱克写信外,还给在杜塞尔多夫的斐·拉萨尔和在法兰克福的约·魏德迈写了信。由于没有筹集到所需资金,康·施拉姆未能成行。——109。
- 160 1849 年 5 月 24 日,康·施拉姆在汉诺威(他想从那里前往巴登,参加巴登—普法尔茨起义)被逮捕,并被送往科隆。他由于在 1846 年逃离普鲁士军队以及他在 1848—1849 年间在德国进行了革命活动(他大概自 1849 年初以来就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而于 1849 年 6 月 15 日被判处 2 年要塞监禁,并被送到于利希要塞。1849 年 9 月 8 日,他逃出要塞,流亡伦

敦,在那里他成为共产主义者同盟新中央委员会的委员。——109。

- 161 海德曼在1850年1月22日给马克思的妻子燕妮的信中说,鲍威尔大夫结算为她提供医疗费用的费用为4英镑10先令,要求马克思承认付款通知并允诺尽快按以上款数付款。——112。
- 162 恩格斯的这封信是对爱·冯·弥勒-泰勒林1850年2月5日的便条的答复。泰勒林在便条中请求恩格斯给他弄两张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见注144)举办的舞会的入场券。恩格斯拒绝了他的这个要求,这件事成为泰勒林阴谋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的起因。——112。
- 163 恩格斯在这封信内附了以下两个文件的副本:

“兹证明卡尔·基林斯基先生于1849年7月同从撒丁来的匈牙利骠骑兵一起,被派往君士坦丁堡,因不再有参军的机会,于1850年2月从该地返回伦敦。

费伦茨·普尔斯基

1850年2月22日于伦敦

兹证明马丁·里什基先生于1849年7月同从撒丁来的匈牙利骠骑兵一起,被派往君士坦丁堡,并打算参加匈牙利军队。但因战争结束而未能如愿,于1850年2月返回伦敦。

费伦茨·普尔斯基

1850年2月22日于伦敦”。

——114。

- 164 这份文件是恩格斯分别给汉堡的尤·舒伯特和泰·哈根以及科隆的斯·阿·瑞特写的三封信的草稿。这三封信没有保存下来。——115。
- 165 泰·哈根在《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排版期间担任校对工作,得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信赖和全权委托。但他不得不经常与尤·舒伯特动辄删掉一些东西的做法进行斗争,因此他建议,委派他本人作为杂志内容的总负责人去对付书报检查机关。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意了 这个建议,他们甚至建议,在扉页上标明哈根是“发行负责人”。但是由于尤·舒伯特的极力阻挠,哈根的计划最终未能实现。——116、119。
- 166 1850年3月3日,由维利希主持的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见注144)

公意法庭因爱·冯·弥勒-泰勒林所进行的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工人协会的阴谋活动而把他开除出协会。为此泰勒林又写了一封对恩格斯充满卑劣诽谤和诬蔑性攻击的信,对此提出抗议。马克思的这封信就是为了回答泰勒林的这些阴谋活动和诽谤而写的。——116。

- 167 马克思大概指爱·冯·弥勒-泰勒林在翻译乔·克拉普卡的1849年匈牙利事件回忆录一事上的劣表现。克拉普卡曾婉拒过泰勒林要将他的回忆录译成法文的请求,泰勒林于是在1850年1月初收集了有损于这位匈牙利将军的材料,企图将它们发表在由马克思任编辑的《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上,但未得逞。泰勒林还向克拉普卡表示要在反对卡·海因岑的斗争中对他予以支持和帮助;但结果有人发现,他正暗中跟海因岑一起阴谋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117。
- 168 小德意志指19世纪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企图实现的在普鲁士领导之下、把奥地利排斥在外的德意志君主联邦。——118。
- 169 指法兰克福流亡者委员会。1849年9月28日,约·魏德迈领导的法兰克福工人协会决定,每周一次定期为流亡者筹集捐款。为此建立了法兰克福流亡者委员会。
恩格斯1850年5月13日写给泰·舒斯特的信中谈到了为流亡者筹款的事。——118。
- 170 1850年4月初,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流亡者古·司徒卢威、路·鲍威尔、鲁·施拉姆等人为加强他们在伦敦的流亡者中的影响,对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见注145)肆意进行诽谤,他们在伦敦的流亡者中,在各家报纸上散布流言飞语。信中提到的《流亡者委员会的声明》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针对柏林《晚邮报》1850年4月14日第86号上刊登的一封诽谤性来信而写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0卷第407—409页)。——120。
- 171 指伦敦布朗基派的流亡者组织世界革命共产主义者协会。1850年4月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代表共产主义者同盟(见注11)与旅居伦敦的法国布朗基派流亡者、宪章派(见注18)的革命派代表达成了一项有关建立“世界革命共产主义者协会”的协定。这就是当时达成的六项条款的协定(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0卷第718—719页)。协定由奥·

维利希起草,马克思、恩格斯、乔·哈尼、奥·维利希、茹·维迪尔和亚当签署。这份协定共抄写七份,每一份上都有七个人的亲笔签名,它们都保存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

世界革命共产主义者协会未曾有过实际活动。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分裂以后,布朗基派流亡者倒向维利希—沙佩尔宗派主义一边并企图接近伦敦小资产阶级民主协会,即民主联合会(见注144)。在这种条件下,马克思、恩格斯和哈尼在1850年10月初认为应当取消同布朗基派的协定。于是,当1850年10月7日巴泰勒米、亚当和维迪尔邀请维利希、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世界革命共产主义者协会”的讨论时,马克思、恩格斯和哈尼在1850年10月9日的回信中声明协定早已解除,并邀请他们于10月13日到恩格斯住处烧毁协定。事实上他们并未销毁这些文件。——124、212。

- 172 普鲁士退伍军官、精神病患者泽费洛盖于1850年5月22日在柏林刺杀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国王只受轻伤)之后,普鲁士政府利用官方报纸——首先是《新普鲁士报》——大肆煽动说这是各地阴谋活动的结果,这种阴谋活动的真正领导正在伦敦;普鲁士政府甚至企图借此说服英国政府驱逐当地的政治流亡者。马克思和恩格斯与这种企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除了本信件外,他们还写了几篇相关声明:《普鲁士流亡者》、《伦敦的普鲁士密探》、《给〈地球〉报编辑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0卷第434—436、437—440、441—443页),把它们寄给伦敦的几家报纸,以便让英国公众了解普鲁士政府通过英国密探监视流亡者的行径。——126、127、130。
- 173 本信是寄给《旁观者》编辑的标题为《伦敦的普鲁士密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0卷第437—440页)的一篇声明的附函。——128。
- 174 外侨管理法(Alien Bill)是英国议会1793年通过的一项法令。根据这项法令,政府随时可以下令把外国人驱逐出英国。该法令有效期为一年。1802、1803、1816和1818年议会都曾通过恢复实行外侨管理法的决定。1848年,由于大陆上的革命事件和宪章派(见注18)4月10日游行示威,议会恢复实行外侨管理法。1850年外侨管理法不再有效。1853年,当内阁提出恢复外侨管理法的提案时,英国公众对此普遍持反对态度。——128、216、221、277。

- 175 这封信的原件没有保存下来,这里刊登的片断引自1850年6月28日丹尼尔斯给马克思的信和1850年7月10日左右共产主义者同盟科隆总区部给中央委员会的信。信中所署日期依据丹尼尔斯的上述信件。——129。
- 176 指共产主义者同盟(见注11)伦敦中央委员会同科隆区部领导人于1850年夏季在同盟的组织问题上产生的意见分歧。——129。
- 177 这里可能指1675年1月斯宾诺莎给瓦·冯·奇恩豪斯的一封信。——129。
- 178 指奥·吕宁的关于《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前四期的评论文章,文章分四次连载刊登在1850年6月22、23、25、26日《新德意志报》第148—151号上,其攻击的主要对象是马克思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和恩格斯的《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0卷第129—240和3—109页)。起初马克思和恩格斯打算在自己的《评论》中答复吕宁,但是由于杂志继续出版遇到困难,于是他们把自己写的《致〈新德意志报〉编辑的声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0卷第449—450页)直接寄给了《新德意志报》。——130、483。
- 179 1850年6月24—27日,英国下院就约·罗素内阁的外交政策展开了辩论。尽管托利党(见注151)方面表示强烈反对,下院仍以46票的多数支持罗素的辉格党(见注152)内阁。——130。
- 180 指巴黎工人于1848年6月23—26日的英勇起义,即巴黎六月起义。二月革命(见注20)后,无产阶级要求把革命推向前进,资产阶级共和派政府反对无产阶级的政策,6月22日颁布了封闭“国家工场”的挑衅性法令,激起巴黎工人举行大规模武装起义。6月25日,镇压起义的布雷亚将军在枫丹白露哨兵站被起义者打死,因此两名起义者后来被判处死刑。经过四天英勇斗争,45 000多名工人被卡芬雅克将军的部队所镇压,而这首先是通过把进行斗争的工人同劳动农民隔绝开来而实现的。起义的失败削弱了欧洲范围内的革命力量,有利于反革命的反攻。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论述这次起义时指出:“这是分裂现代社会的两个阶级之间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战斗。这是为资产阶级制度的存亡而进行的斗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0卷第153

页)。——131、144、396、456。

- 181** 指预定要召开的共产主义者同盟(见注 11)代表大会(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10 卷第 428 页)。由于共产主义者同盟于 1850 年 9 月发生了分裂,后来又由于维利希—沙佩尔宗派集团的破坏活动(见注 144),代表大会未能召开。——132。
- 182** 大概是指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尤其是布伦,他力求与军队建立联系并在士兵中进行革命宣传。他们的目的在于使士兵们为下一次革命高潮做好准备。——132。
- 183** 这里的原则协定指马克思和恩格斯代表共产主义者同盟(见注 11)与旅居伦敦的法国布朗基派、宪章派的代表为建立“世界革命共产主义者协会”(见注 171)达成的六项条款的协定。——134。
- 184** 约·魏德迈一直打算为工人写一部关于国民经济学问题的通俗著作,这个计划于 1851 年 10 月在他迁居美国以后得以实现。著作以《国民经济学概论》为题于 1853 年 4 月至 8 月发表在纽约的德文报纸《改革报》上。——136。
- 185** 马克思于 1849 年 8 月底来到伦敦,在这里一直居住到逝世。
1850 年 11 月中,恩格斯从伦敦转赴曼彻斯特,重新在欧门—恩格斯公司工作,这主要是为了给马克思以经济上的援助,使他有可能继续研究政治经济学理论。从这个时候起,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通信更加频繁。——136、291。
- 186** 马克思的小儿子亨·吉·马克思,1849 年 11 月 5 日生,这天正好是盖·福克斯等人制造的英格兰火药阴谋的周年纪念日,所以家里人又叫他盖伊·福克斯。
1605 年 11 月 5 日,英格兰的天主教徒试图炸毁国会大厦,以炸死正在此开会的斯图亚特王朝国王詹姆士一世及其主要大臣;盖·福克斯是这个阴谋中的关键人物,后因事情泄露被捕,1606 年被处决。——136、476。
- 187** 指哈尼办的宪章派(见注 18)周刊《红色共和党人》。哈尼因未交纳印花税而受到指责。他为了对抗政府的这种措施,自 1850 年 12 月起把周刊改名为《人民之友》。

印花税是1712年英国政府实施的一种对报刊的征税,目的是增加国家收入并对抗反对派报刊。印花税使报纸成本猛涨,以致广大群众买不起报纸,限制了报纸的传播。1836年议会被迫降低印花税,1855年印花税被取消。——138、139、149。

188 指对查·狄更斯于1849年3月创办的文学周刊《家常话》的起诉。直至1851年12月1日这场旷日持久的诉讼才以杂志出版商的胜诉而告结束。——138。

189 指1850年11月20日,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见注144)的多数派奥·维利希和卡·沙佩尔在共产主义者同盟(见注11)分裂后,为反对马克思的拥护者亨·鲍威尔和卡·普芬德而策划的一场诉讼。他们指控自1848年8月起就被委任为协会钱款管理人的鲍威尔和普芬德(他们当时经管着协会的钱款16英镑)侵吞了协会的钱款。这一指控以鲍威尔和普芬德胜诉而告结束。

普芬德在发表于1852年1月21日《瑞士国民报》上的声明《致伦敦工人教育协会主席》中,陈述了这一事件的详情:

“伦敦工人教育协会主席:

9月17日,我们(亨·鲍威尔和我作为管理协会一部分钱款的两个受托人)把一封信,连同我们关于退出协会的声明,寄给了大磨坊街协会(见注144)。我们在信中要求,次日派弗兰茨·鲍威尔——第三受托人,到我们这里来,解决财务事项。几天过去了,未见答复。后来亨·鲍威尔收到一封信,要我们到大磨坊街协会。当然,我们没有理睬这个无礼的要求。过了两周,协会又一次提出它的要求,同时威胁说,这可能引起不良后果。为了答复这个新的无礼要求,亨·鲍威尔和我决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将分期付款。我们的政治朋友都赞成这个决定,何况大家已经知道,这些钱本来都是要用于派遣特使前去德国散布诋毁那些退出协会的人的流言飞语,也就是说破坏章程,而只有利于个别的阴谋家的。最后,那位曾为第三受托人的人,来到我们这里;同他一起,共同作出了决定:付款将分期进行,1850年12月1日将是第一个付款日期。但是,虽然这个日期是商议好的,我们却接到传票说,11月20日必须到法院出庭。我们出庭了,不用说,协会对汇款的要求被拒绝了。12月1日协会方面没有人来领取以私人方式约好的到期款子。反之,瑞士、德国、美国的报纸上都登出了协会

的声明,妄图控告我们盗用款项。几个星期以前,协会的一个主席来到我这里说,他听到我同意付款。我回答说,我随时准备这样办,错误在他自己,因为他们不遵守领款的合法日期而是告到法庭,并在报刊上进行诽谤,但是这事我应该和亨·鲍威尔商量。后者向我声明,既然协会败诉了,他依照法律不应当再付款给这个组织了;同时,由于协会对我们进行挑衅性诽谤,他打算将行使自己的合法权利。至于我,那协会可以在任何时刻向我领取五英镑,同时交来由主席、财务员及出纳员签字的收据;至于十八先令四便士诉讼费用,以及我为协会所制的莫尔画像的稿费,这些我都放弃。

卡·普芬德

1852年1月21日于伦敦

次日上述磨坊街协会的三个代表来我这里,领了钱,交了收据,但是他们认为,一点不提我信中所指出的事实,特别是协会对不起我的地方,是有好处的。

卡·普芬德”

——138、142、414。

- 190** 帕尔特奈栈房可能是共产主义者同盟(见注11)分裂后同盟的伦敦区部的聚会地点。——142。
- 191** 指1849年4—7月法国武装干涉罗马共和国一事。1848年秋,在欧洲革命的影响下,意大利境内重新掀起反对奥地利统治和争取统一的民族解放运动。1848年9月16日,罗马爆发人民起义。1849年2月9日在罗马由全民投票产生的制宪议会,废除了教皇的世俗权力并宣布成立共和国。政权集中在以马志尼为首的三执政手中。此后,庇护九世逃到那不勒斯要塞加埃塔,卡芬雅克同意他到法国避难。得到法国政府支持的庇护九世于1848年12月4日号召所有天主教国家共同镇压罗马革命者,那不勒斯和奥地利立即响应。法国政府于1849年4月派出了由乌迪诺将军率领的所谓意大利远征军。当年4月27日法军在意大利要塞港口奇维塔韦基亚登陆,4月30日被朱·加里波第领导的罗马共和国军队击退,双方签订了停火协议,同年6月3日,乌迪诺撕毁协议,再次炮击罗马。法军于1849年7月1日占领罗马城。由于法国、奥地利和那不勒斯的武装干涉,罗马共和国于1849年7月3日被推翻。——144。

- 192 指共产主义者同盟(见注 11)分裂后于 1850 年 10 月成立的科隆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委员会的委员们。马克思此时正期待着该委员会作出决议,把不服从 1850 年 9 月 15 日决议的维利希—沙佩尔宗得崩德的所有成员开除出同盟。12 月 18 日马克思收到了他所期待的来自科隆的文件。

宗得崩德是瑞士七个经济落后的天主教州为对抗进步的资产阶级改革和维护教会的特权而于 1843 年缔结的单独联盟。其首领是天主教僧侣和城市的上层贵族。宗得崩德的反动企图遭到了 40 年代中在大部分的州和瑞士代表会议里取得优势的资产阶级激进派和自由派的反对。1847 年 7 月,瑞士代表会议决定解散宗得崩德,于是宗得崩德在 11 月初向其他各州采取军事行动。1847 年 11 月 23 日宗得崩德的军队被联邦政府的军队击溃。天主教僧侣和城市上层贵族后来不止一次地利用一部分落后保守的农民企图抗拒自由主义的改革和夺取各州的政权。联邦政府的胜利和 1848 年宪法的通过,使瑞士由国家的联盟变成联邦国家。

在宗得崩德进行战争期间,以前加入神圣同盟的西欧强国奥地利和普鲁士企图干涉瑞士内政,维护宗得崩德。基佐保护了宗得崩德,这实际上就是采取了支持这些强国的立场。

马克思和恩格斯后来用这个名称为讽刺 1850 年 9 月 15 日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后另立自己的中央委员会的维利希—沙佩尔宗派集团。——146。

- 193 可能指约·格·埃卡留斯的《伦敦的缝纫业,或大小资本的斗争》。马克思、恩格斯为该文加过编者按语(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10 卷第 572—573 页)。——146。

- 194 即欧洲民主派中央委员会,它是根据马志尼的倡议于 1850 年 6 月在伦敦成立的、欧洲各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一个国际性的组织。马志尼的倡议曾得到司徒卢威和卢格的全力支持。卢格经司徒卢威的推荐,作为德国民主派的代表加入了委员会。加入委员会的还有赖德律—洛兰、达拉什和科苏特。这个无论成分和思想都极其复杂的组织存在的时间不长。由于意大利和法国民主派流亡者之间的关系恶化,该委员会于 1852 年 3 月实际上已经瓦解。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时评。1850 年 5—10 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10 卷第 575—621 页)中批判了该委员会 1850 年 7 月 3 日的成立宣言。——152、167、181、191、218、276、

- 304、332、366、367。
- 195** 教育运动指 19 世纪 40 年代末到 50 年代初,英国的基督教社会主义者与资产阶级激进派为工人创立了许多教育和启蒙机构,如学校、阅览室等,以便引导他们脱离独立的政治斗争。——152。
- 196** 喻指主张用改良主义方法达到民主目的和社会主义目的的人。19 世纪 30 年代到 50 年代,在英国也把那些力求与资产阶级妥协的、宪章运动(见注 18)的右翼代表称做“道德的力量”的拥护者。——152。
- 197** 指 1851 年 1 月 5 日召开的共产主义者同盟(见注 11)伦敦区部会议,马克思参加了这次会议。——154。
- 198** 共产主义者同盟(见注 11)分裂后,同盟的伦敦中央委员会于 1850 年 9 月 15 日作出决定,将中央委员会的全权移交给科隆区部,并委托新的科隆中央委员会起草新章程。该委员会于 1850 年 11 月起草了这份新的同盟章程,并把它连同《共产主义者同盟科隆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1850 年 12 月 1 日》一起交给了同盟。1850 年 12 月 18 日马克思收到了亨·毕尔格尔斯抄写的章程副本。1851 年 1 月 5 日,有马克思参加的伦敦区部会议(见注 197)批准了这个新章程,章程的全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10 卷第 744—747 页。——154、296、488。
- 199** 德国民主派流亡者马·格罗斯和弗·威廉米曾于 1850 年年底从美国的辛辛那提写信给马克思和恩格斯,建议他们无偿地给所谓《进步的论战文集》和这些民主派所筹划的机关刊物《社会民主主义者》、《农民共和国》撰稿。马克思和恩格斯拒绝了这一建议。——160、172。
- 200** 1850 年 12 月底,恩格斯从曼彻斯特去伦敦,逗留了两周,他在那里同马克思和燕妮一起参加了“民主派兄弟协会”12 月 30 日举办的新年晚会。恩格斯在晚会的讲话中详尽地论述了大陆上革命失败的原因。
- 民主派兄弟协会是宪章派(见注 18)左翼代表人物(乔·哈尼、厄·琼斯)和革命流亡者(正义者同盟盟员等)为了在各国民主运动之间建立密切的联系而于 1845 年在伦敦成立的国际性民主团体。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了 1845 年 9 月 22 日各国民主派会议的筹备工作,这个协会实际上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成立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民主派兄弟协会保持着经常的联系,竭力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科学共产主义的精神教育协会会

员,特别是教育1847年参加共产主义者同盟(见注11)的协会的无产阶级核心,并通过协会从思想上影响宪章运动。协会会员在理论上的幼稚观点,曾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批评。1848年宪章运动失败以后,协会的活动大为削弱,到1853年协会就完全解体了。——161、193、204、210。

- 201** 1851年1月5日,在曼彻斯特人民学院举行了由宪章派(见注18)曼彻斯特委员会组织的公众集会。在这个集会上,改良派(詹·李奇,丹·多讷文)即从1848年开始同资产阶级激进派妥协的奥康瑙尔的拥护者在会上占优势。集会的发起者极力抵制在宪章派全国协会伦敦执行委员会中起着领导作用的宪章派的革命派代表厄·琼斯和乔·哈尼的影响。厄·琼斯知道开会的消息之后,到了曼彻斯特。同时,哈尼把琼斯打算在会上同自己的对手(拥护妥协策略和用合作社活动来代替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人)进行辩论的想法告诉了恩格斯,并且请求恩格斯出席大会支持琼斯。从这一封信中可以看出,恩格斯满足了哈尼的这个请求。

厄·琼斯在1851年1月5日的集会上尖锐地批评曼彻斯特委员会领导人的改良主义的路线的发言,在很大程度上促成曼彻斯特的宪章派组织在这之后不久发生分裂,使宪章派很大一部分普通成员公开转向宪章派的革命派方面。

在1851年1月5日曼彻斯特集会上,半数参加者不顾改良派首领们的反对,主张承认于1850年12月新选的,有哈尼和琼斯参加的执行委员会。——162。

- 202** 土地问题是宪章派(见注18)中两派争论的焦点。改良派认为,工人可以通过合作社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摆脱社会奴役,而革命派则要求没收全部地产并实行国有化,主张由工人阶级夺取国家政权。——162。
- 203** 恩格斯的父亲曾打算让恩格斯移居美国,想以此使恩格斯脱离革命活动。——163。
- 204** 指奥·狄茨的《致德意志工人协会》(载于1851年1月7日《瑞士国民报》第5号上)。这是属于维利希—沙佩尔宗派冒险主义集团的奥·狄茨在共产主义者同盟(见注11)分裂后发表的指责马克思的拥护者亨·鲍威尔和卡·普芬德的声明中的一篇,这篇声明指责他们把持属于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的钱款(见注189)。——164。

- 205 指 1851 年 1 月 17 日《不来梅每日纪事报》第 474 号发表的阿·卢格 1 月 13 日写的伦敦通讯。通讯内容大部分是攻击马克思和恩格斯于 1848—1849 年革命期间和其后的活动,特别是攻击他们作为《新莱茵报》、《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编辑和在伦敦工人教育协会(见注 144)中的活动,以及退出该协会、同维利希决裂等等。马克思 1851 年 1 月 22 日将文章寄给恩格斯,建议写一篇驳斥卢格的共同声明。恩格斯于 1 月 25 日回信,建议马克思草拟一份声明,他在上面签名。马克思于 1 月 27 日把拟写的《为驳斥阿·卢格而发表的声明》寄给了恩格斯,声明全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10 卷第 624—625 页。——164、166。
- 206 在 1850 年 8 月底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一方和维利希为另一方进行激烈辩论期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拥护者康·施拉姆要求同维利希进行决斗,决斗于 9 月在奥斯坦德附近举行,结果施拉姆受了轻伤。
- 由于阿·卢格在自己的文章中歪曲了康·施拉姆同维利希决斗的真相,施拉姆就此事写了一篇声明。马克思将施拉姆的声明与他自己草拟的反对卢格的声明一道附在 1851 年 1 月 27 日给恩格斯的信中。但这两个声明均未被当时的报刊发表。——164、169、172、409。
- 207 早在 1850 年 12 月马克思就已经开始同海·贝克尔商谈出版自己的著作一事。经过商谈之后,于 1851 年 4 月底出版了《马克思文集》第 1 分册(1851 年科隆版)。这个分册包括马克思在 1842 年写的《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和《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的一部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1 卷第 107—135、136—202 页)。由于海·贝克尔被捕,第 1 分册出版后没有继续出版。——165、258、273。
- 208 马克思打算对汉堡出版商尤·舒伯特提出诉讼,以迫使他继续出版《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165。
- 209 指于 1850 年 8 月发表的欧洲民主派中央委员会(见注 194)的宣言《各族人民!建立民主主义的组织》,在宣言上签名的有马志尼、赖德律-洛兰、达拉什和卢格。尽管宣言中有宗教口号,但是以前自命为无神论者的卢格却在宣言上签了名。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时评。1850 年 5—10 月》中对这份宣言作了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10 卷第 615—621 页)。——166。

- 210 “光明之友”是德国 1841 年产生的一个宗教派别，它反对在官方新教教会中占统治地位的、以极端神秘和虚伪特征的虔诚主义。它是 19 世纪 40 年代德国资产阶级对德国反动制度不满的一种表现形式。1846 年，“光明之友”运动引起了官方新教的分化，分化出来的部分组成了“自由公理会”。——167、296、311、421。
- 211 这句话出自前面提到的卢格在 1851 年 1 月 17 日《不来梅每日记事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原话是：“……康拉德·施拉姆（不要同柏林的议员鲁道夫·施拉姆混为一谈）……”——168。
- 212 指恩格斯打算在哈尼领导的宪章派机关报《人民之友》上发表批判形形色色的流亡者团体的小资产阶级的领导人——马志尼、赖德律-洛兰、卢格等的一组文章。但由于哈尼对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流亡者以及以维利希和沙佩尔为首的宗得崩德（见注 192）的支持，恩格斯在 1851 年 2 月放弃了这个打算。恩格斯打算创作一部针对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讽刺性著作，他将当时收集的有关这方面的资料和文章用于 1852 年 5—6 月他和马克思合写的抨击性著作《流亡中的大人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 版第 11 卷第 277—407 页）。——168、181、191、193、205。
- 213 即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为驳斥阿·卢格而发表的声明》（见注 205）。——168。
- 214 《威悉报》没有发表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发表的声明（见注 206）。——168。
- 215 恩格斯讽刺地引用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齐·魏斯 1850 年 4 月 2 日给马克思的信中的一句话。魏斯在信中提出要为《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撰稿时说：“我的笔是尖锐和辛辣的”。——172。
- 216 指奥康瑞尔派不顾宪章派全国协会执行委员会的反对（见注 201）而在曼彻斯特召开的宪章派代表会议。代表会议从 1851 年 1 月 26 日开始，到 1 月 30 日结束。会议主要是讨论了宪章派同其他党派的关系问题和组织合作团体的问题。代表会议的多数人对这个问题采取的立场适应了会议组织者的改良主义路线。恩格斯应哈尼的请求出席了这次代表会议，以便把会议的进程和结果通知给宪章派中革命派的代表。——172。
- 217 这封信以及马克思分别于 1851 年 2 月 8 日、28 日、4 月 9 日和 5 月 2 日写

给海·贝克尔的信,在贝克尔于1851年5月被捕之时被普鲁士警察没收。所有这些信件在1852年科隆共产党人案件中都被当做是罪证;在这之后,它们和这一案件的其他材料一起被销毁了。

这封信是1852年10月15日《科隆通报》第245号和科隆共产党人案件的起诉书中引用的片断。——173、185、216、244。

- 218 指奥·维利希分别于1850年12月6、24日和1851年1月底写给海·贝克尔的信。维利希在这些信中表明了他大约自1850年11月底以来就一直抱有的打算,即借助于普鲁士的后备军在德国发动新的革命。1852年底在科隆共产党人案件贝克尔的辩护词中和1854年在马克思的小册子《高尚意识的骑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2卷第557—591页)中,维利希的这些信件都起了一定的作用。这些信的原件都没有保存下来。——174、185、187、192、196、210、217、223、225、226、230、232、307、488。

- 219 指奥·维利希。他于1848年革命前夕打算辞去普鲁士军官职务,到科隆当木匠。——174、185、187。

- 220 通货学派可能指伯明翰派。

伯明翰派亦称“小先令派”,是19世纪上半叶产生的一个经济学学派,他们宣扬关于观念的货币计量单位的理论,并且相应地把货币只看做是计算名称。这一学派的代表是托·阿特伍德和马·阿特伍德兄弟以及斯普纳等人。他们提出了一个降低英国货币计量单位含金量的方案,这一方案被称做“小先令方案”。这一学派的名称就是由此而来。同时,小先令派还反对政府的旨在减少流通中货币量的措施,他们认为动用他们的理论就可通过人为地提高价格而使工业振兴,保证国家普遍繁荣。然而实际上,他们提出的货币贬值办法,只是为以贬值的货币来清偿国家和私人的债务创造条件,从而为各种贷款的获得者即国库和大企业主带来利益。

有关这一学派的理论观点汇集于托·莱特和约·哈娄二人以“双子座”(Gemini)这一笔名发表的著作《通货问题。双子座书简》(1844年伦敦版)。作者赞成托·阿特伍德及其伯明翰派的观点。关于马克思对伯明翰派的评价,参看《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第2章B(《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470—481页),《资本论》第1卷第8章第1

- 节、第3卷第33、34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4卷第267—272页和第46卷第589—639页)。——176。
- 221 可能指一部历史地图集,应马克思的请求,恩格斯打算把它卖掉。恩格斯在1851年初曾使用这部地图集研究历史问题和军事史。——181、208。
- 222 指朱·马志尼在欧洲民主派中央委员会(见注194)上为筹集贷款而进行的活动以及他为了达到上述目的而利用乔·朱·哈尼的《人民之友》报发表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相关文件一事。——181。
- 223 在英国把教皇庇护九世积极干涉英国天主教徒的事务叫做教皇侵略。1850年9月30日,教皇颁布关于在英国设立罗马天主教主教管区的训谕并任命英国天主教神父怀斯曼为威斯敏斯特大主教和红衣主教。辉格党(见注152)内阁首相约·罗素趁机煽动民众,把自己装扮成保卫英国民族利益不受教皇侵犯的人,于1851年在议会中通过一项禁止由教皇任命英国神职人员的法案。但这项法案只是一纸空文。——182。
- 224 即伦敦工业博览会,它是1851年5—10月举行的第一届世界工商业博览会。——182、216、252、255、264、270、280、302、340、379、410。
- 225 指1850年5月1日根据法国内政大臣的命令成立的立法议会新选举法起草委员会的17名成员,他们属于奥尔良派(见注126)和正统派(见注22),由于贪图权力和立场反动而被称之为卫戍官。这个绰号是从维·雨果根据中世纪德国生活而写的同名的历史剧中借用的。在德国,卫戍官是皇帝指派的城堡和地区的统治者。——182。
- 226 指1851年2月24日为纪念法国1848年二月革命(见注20)三周年在伦敦举行的国际会议。会议的相关记录以《平等者宴会》为标题发表在1851年3月《人民之友》报第14、15号上。宴会的组织者是路·勃朗领导下的一部分法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布朗基流亡者协会的首领巴泰勒米、亚当以及维利希—沙佩尔集团的人。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了了解情况,派自己的拥护者康·施拉姆和威·皮佩尔去参加宴会,但是,他们被逐出会场,并遭到维利希和沙佩尔拥护者的毒打。监狱中的奥·布朗基在寄给“平等者宴会”的祝酒词《人民要警惕》中揭露了路·勃朗和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其他成员的叛卖行径。所以宴会的组织者故意压下了这篇祝酒词,没有在宴会上宣读。尽管如此,这篇祝酒词仍然在2月27日《祖国

报》第 58 号上及其他许多法国报纸上发表。3 月初,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这篇祝酒词译成了德文并写了按语(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10 卷第 630 页)。德译文寄往科隆并印了 3 万份,在德国和英国广为流传,布朗基的祝酒词也刊登在几家德国报纸上。英译文的情况不详。

与布朗基祝酒词有关的情况,见马克思 1851 年 3 月 17 日给恩格斯的信、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流亡中的大人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11 卷第 277—407 页)、马克思的《高尚意识的骑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12 卷第 557—591 页)。——185、203、210、217、222、223、227、229、249、259、304。

227 指 1843 年《德法年鉴》编辑部与路·勃朗就他为杂志撰稿进行商谈一事。后来在 1847 年,恩格斯还曾与路·勃朗商谈了德国共产主义者和法国社会主义者的合作事宜(见恩格斯 1847 年 10 月 25—26 日给马克思的信)。——185。

228 伦敦教堂街是法国社会主义民主派兄弟协会的所在地。该协会成立于 1850 年秋季,其宗旨是向法国政治流亡者提供物质援助,但不介入政治。协会中既有路·勃朗、皮·弗·朗道夫、赖德律-罗兰等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也有埃·卡贝的追随者和布朗基派的人。

1851 年 2 月 7 日,该协会倡议举办一个国际性的宴会纪念 1848 年法国二月革命(见注 20)三周年。在筹备期间,勃朗和赖德律-罗兰发生了冲突。于是勃朗及其朋友退出了协会,随后同朗道夫一起与乔·朱·哈尼及其追随者,以及“欧洲社会民主主义者中央委员会”联合起来。其结果是 2 月 24 日有两个宴会同时举行,一个宴会在教堂街,有斐·沃尔弗和威·李卜克内西出席;另一个宴会则是在维利希主持下举办的“平等者宴会”(见注 226)。——187、196、217、220、222、257。

229 大约从 1850 年 11 月起,乔·朱·哈尼和恩·琼斯就计划根据宪章派(见注 18)新的革命行动纲领共同出版一家周报。1850 年 12 月中旬,乔·朱·哈尼因英国的新闻出版法而不得不停办《红色共和党人》,他把报纸稍加改变更名为《人民之友》继续出版。恩·琼斯虽然不是合作出版者,但仍支持哈尼出版该报一直到 1851 年春天。由于哈尼越来越接近小资产阶级流亡者,并因此而同马克思和恩格斯一时间关系破裂,琼斯同哈尼的关系也紧张起来,最后导致两人分手。1851 年 5 月 3 日,琼斯在马克思

- 和恩格斯的支持下出版了自己的周刊《寄语人民》。——189、211。
- 230** 秩序党(见注 125)代表蒙塔郎贝尔于 1851 年 2 月在立法议会里主张给予总统路易·拿破仑 180 万法郎的津贴。秩序党联合山岳党(见注 115)以 102 票的多数否决了这一提案。——190、192。
- 231** “要么做凯撒,要么进债狱”是马克思套用的切扎雷·博尔吉亚的座右铭“要么做凯撒,要么一事无成”。博尔吉亚(1475—1507 年)是意大利人,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的私生子。马基雅弗利在《君主论》中称博尔吉亚为“新时代君主”的楷模,鼓吹“欲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论调。——
- 232** 指欧洲民主派中央委员会,见注 194。——192、197。
- 233** 卢森堡委员会即政府工人问题委员会。它是法国二月革命(见注 20)之后,临时政府在巴黎工人要求采取组织劳动措施和设立劳动部的压力下于 1848 年 2 月 28 日成立的,临时政府成员路·勃朗担任该委员会主席。这个委员会设在巴黎卢森堡宫,又称卢森堡委员会。其任务是在国民议会召开之前研究社会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但是,它既无经费又无权力,实际活动仅限于调停工人和企业主之间的冲突,由于路·勃朗的妥协策略,它的调解常常有利于企业主。1848 年 5 月 15 日人民群众示威游行后,政府于 5 月 16 日撤销了卢森堡委员会。——198。
- 234** 指英国 1688 年的政变。这次政变驱逐了斯图亚特王朝的詹姆斯二世,宣布荷兰共和国的执政者奥伦治的威廉三世为英国国王,从 1689 年起在英国确立了以土地贵族和大资产阶级的妥协为基础的君主立宪制。这次没有人民群众参加的政变被资产阶级史学家称做“光荣革命”。——200。
- 235** 指英国政府危机。1851 年 2 月,辉格党(见注 152)内阁首相约·罗素提出反对议员洛·金把各郡选举权扩大到拥有年收入 10 英镑以上的土地所有者,罗素因他的这一提案遭到失败而辞职。后由于托利党(见注 151)首领爱·斯坦利没有能组成内阁,罗素于当年 3 月又担任内阁首相。——201。
- 236** 大型政治历史剧(Haupt-und Staatsaktion)这个词本来是指 17 世纪和 18 世纪上半叶德国巡回剧团演出的戏剧。这些戏剧用夸大的、同时也用粗俗的和笑剧的方式展现悲剧性的历史事件。这个词的引申意义是指重大的政治事件。——202、363。

- 237 拉绍德封是 1850 年 9 月从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分裂出去的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宗得崩德(见注 192)这一时期在瑞士的活动中心。——203,219。
- 238 “海瑙”一词源于同奥地利元帅尤·雅·海瑙发生的一次意外冲突,它后来成了“痛打”的同义词。海瑙因在 1848—1849 年革命期间残酷镇压意大利和匈牙利的人民起义而臭名昭著。1850 年 9 月 4 日他在参观伦敦巴克利—珀金斯公司的酿酒业时遭到酒厂工人的一顿暴打,最后在警察的掩护下才得以脱身,随即很快离开了英国。马克思和恩格斯把工人的这次行动描述为“大大显示了一下”英国人民的对外政策(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10 卷第 597 页)。——204,217。
- 239 指斐·沃尔弗 1851 年 2 月 25 日从伦敦寄给恩格斯的信。沃尔弗在信中把他为了弄钱而想用俄文出版世界博览会参观者指南这一显然不现实的计划告诉了恩格斯,并征求恩格斯的意见。——213。
- 240 这里被省略掉的地方,科隆共产党人案件的起诉书中是这样写的:“接着是叙述路·勃朗怎样把他的朋友哈尼以及宪章派内的最激进的派别一起吸引来参加他的宴会”。——218。
- 241 这里被省略掉的地方,科隆共产党人案件的起诉书中是这样写的:“接着是详尽地叙述他们的两个朋友(根据以上所述他们属于同盟)在这种情况下所受到的虐待。”——219。
- 242 皮·弗·朗道夫是 1851 年 2 月 24 日在伦敦召开的“平等者宴会”(见注 226)委员会的成员之一。——220。
- 243 1851 年 3 月初,恩格斯从曼彻斯特到伦敦马克思处住了几天,目的是为了同马克思商谈采取措施揭露小资产阶级民主派。——221。
- 244 马克思指恩格斯于 1851 年 3 月 5 日寄给《泰晤士报》为驳斥该报刊载的路·勃朗关于布朗基祝酒词(见注 226)的诽谤信而写的声明——《给〈泰晤士报〉编辑的信》。这篇声明没有被发表。声明的全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10 卷第 633—635 页。——222,223。
- 245 1851 年 3 月 4 日康·施拉姆撰写了一篇声明,他在声明中对自己和威·皮佩尔在 2 月 24 日“平等者宴会”(见注 226)所受的侮辱提出了抗议。

- 乔·朱·哈尼为这篇声明写了导言,并将它发表在1851年3月15日《人民之友》第14期上。——222,225。
- 246 马克思提到的博默尔是指他的表舅莱·菲利浦斯居住的荷兰扎尔特博默尔城,马克思希望从那里得到金钱上的帮助。——223。
- 247 指1851年3月13日在伦敦举行的1848年维也纳三月革命(见注52)周年纪念宴会。宴会的组织者是当时在伦敦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阿·卢格、恩·豪格、古·司徒卢威等人。伦敦许多报纸在1851年3月14日详细报道了这次集会,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流亡中的大人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第366—376页)中对这次宴会发表了自己的批评性意见。——227,229。
- 248 指德国1848—1849年革命时期柏林普鲁士国民议会和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全德国民议会(见注47)的议员。——227。
- 249 维迪尔是筹备2月24日会议(见注226)的委员会中投票赞成宣布布朗基祝酒词的六名委员之一(另五名委员是朗道夫、勃朗、维利希、沙佩尔和巴泰勒米),其余七名委员投了反对票。——227,229,232。
- 250 指卡·哥林格尔在伦敦的酒馆,德国政治流亡者在这里聚会。1851年秋哥林格尔将该酒馆出售。——229,425。
- 251 萨拉戈萨因西班牙人民在抗击拿破仑统治的解放战争期间对它的顽强保卫而闻名。这座城市曾两次受到法国人的围攻(即1808年6—8月和12月之后),直到1809年2月保卫者在寡不敌众的情况下才向法国军队投降。——230。
- 252 马克思这封信是对丹尼尔斯1851年2月28日来信的回复。信的原稿没有保存下来。——231。
- 253 马克思的这封信是接在威·皮佩尔1851年3月22日给恩格斯的信的最后一页写的。皮佩尔受马克思的委托在信中全文援引了阿·卢格、古·司徒卢威、恩·豪格、约·隆格和哥·金克尔于1851年3月发表的宣言《告德国人》,这是他们以当时建立的所谓“德国事务委员会”(见注254)的名义发表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这个宣言的摘要发表在自己的抨击性小册子《流亡中的大人物》(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第

- 367—368 页)中。——232、273。
- 254** 德国中央行骗局指德国事务委员会,又叫德国中央委员会。该委员会是由阿·卢格、古·司徒卢威、恩·豪格、约·隆格和哥·金克尔等人在伦敦建立的临时政府,它的存在时间不长(大约到 1851 年 5 月)。1851 年 4 月古·司徒卢威第一个退出委员会去了美国,不久,哥·金克尔也退出了该委员会。关于阿·卢格 1851 年春在伦敦建立德国中央委员会的活动,见《流亡中的大人物》第 10 章和第 11 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11 卷第 359—376 页)。——233、258、264、269。
- 255** 《民主主义国家学辞典》指古·司徒卢威《国家学原理》第 1—4 卷。第 1—2 卷于 1847 年在曼海姆出版,第 3—4 卷于 1848 年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出版。《民主主义世界通史》是司徒卢威于 1849 年开始撰写的,1852—1860 年用《世界通史(九卷本)》的书名在纽约出版。——233。
- 256** 指燕·马克思出生于苏格兰的祖母珍·威沙特给她亲属的遗嘱。在路·冯·威斯特华伦死后他的子女继承了部分苏格兰的遗产。燕·马克思于 1855 年才得到她的份额 150—200 英镑。——236。
- 257** 马克思在这里嘲讽蒲鲁东的说法“时间就是价值”。马克思在他的《哲学的贫困》一文中对蒲鲁东的这一观点进行了批判。——237。
- 258** 马克思于 1851 年 4 月 20—26 日在曼彻斯特恩格斯处住了一星期。——237、243、247、254。
- 259** 蓝皮书是英国议会或政府的以及政府向议会提交的文件或报告书的通称,因封皮为蓝色而得名。英国从 17 世纪起开始发表蓝皮书,它是研究英国经济史和外交史的主要的官方资料。马克思在这封信中指的是蓝皮书《关于匈牙利问题的函件。1847—1849。遵照女王陛下敕令送交议会两院。1850 年 8 月 15 日》伦敦版。——238。
- 260** 指 1848—1849 年匈牙利革命。1848 年 10 月底 11 月初,维也纳人民起义被镇压下去后,奥地利政府集中了强大的反革命力量,于 12 月 16 日进攻匈牙利。直至 1849 年春,革命军队在阿·戈尔盖等的率领下才解放了匈牙利的大部分和特兰西瓦尼亚的全部。1849 年 4 月 14 日,匈牙利议会在德布勒森宣布匈牙利脱离哈布斯堡王朝成为独立国家。拉约什·科苏特当选为匈牙利首脑。但是,地方贵族的保守分子暗中破坏科苏特和激进

势力对防御力量的扩充。戈尔盖放弃继续向维也纳推进并准备长期包围布达要塞,这使得奥地利反动势力得到喘息的机会,因而没有彻底崩溃,并使其有可能向沙皇俄国求援。由于戈尔盖的背叛,匈牙利军队于1849年8月13日在维拉戈什向沙皇侵略军投降。

恩格斯曾撰写了一系列论述匈牙利人民革命斗争的文章,并将其发表在《新莱茵报》上,其中包括《普鲁士逮捕科苏特的命令》、《〈科隆日报〉论匈牙利的斗争》、《匈牙利的斗争》。恩格斯在1851年4月3日给马克思的信中谈到撰写有关匈牙利革命的文章的计划。——238,241。

- 261 这个冯·倍克男爵夫人曾宣称自己是1848—1849年匈牙利政府首脑拉·科苏特的代理人。马克思跟她相识的动机可能是基于想从她那里弄到关于匈牙利独立战争的材料,以帮助恩格斯撰写有关1848—1849年匈牙利革命斗争的文章。

冯·倍克男爵夫人1851年8月底因诈骗嫌疑在伯明翰被捕,预审前突然死亡。在她的证件中找到了她在1851年5月伦敦世界博览会的头几个星期为英国警方从事间谍活动的凭据,她还有奥地利间谍的嫌疑。德国的反动分子利用这则消息,在1851年9月30日奥格斯堡《总汇报》第273号附刊上散布舆论说,由于马克思与这个女人有关系完全应在德国逮捕马克思。1851年5月起兴起了一股逮捕浪潮,许多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成员纷纷被捕。在这种背景之下,马克思感到有责任澄清这件事的真相,他于1851年10月4日将一份针对奥格斯堡《总汇报》的声明(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第122—125页)寄到了德国,声明被全文发表在1851年10月9日《科隆日报》第242号上。——238。

- 262 喻指德国维护帝国宪法运动(注119)(恩格斯对这一事件的评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0卷第3—109页)。恩格斯认为,巴登爆发的运动之所以失败,原因之一是它缺少一支正规军队。——242。
- 263 恩格斯于1850年11月移居曼彻斯特后,开始军事理论和军事史的研究。这一研究的第一个成果是,恩格斯1851年4月写成的《1852年神圣同盟对法战争的条件与前景》(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0卷第648—678页)。这篇不准备发表的手稿未能完成,在恩格斯去世后才发表在1914年12月4日和11日的《新时代》第9、10期上。——242。
- 264 耶拿之败指1806年10月14日,普鲁士军队在耶拿会战中被法军击败,

- 同一天,在拿破仑的元帅路·尼古拉·达武的指挥下,法军在奥尔施泰特击溃了普鲁士军队的主力,这两次失败迫使普鲁士向拿破仑法国投降。而这两次会战通常被称为耶拿会战。——242。
- 265** 马伦戈会战 1800年6月14日,拿破仑的军队经圣伯纳德山口翻越阿尔卑斯山,在意大利北部的马伦戈击溃奥地利将军梅拉斯的军队。这一决定性胜利最后导致英、俄、奥等国第二次反法同盟的解体。同时它也是路易·波拿巴雾月十八日政变后的第一次大捷,它促使波拿巴的政权得到了巩固。——242。
- 266** 1618—1648年的三十年战争是一次全欧洲范围的战争,是欧洲国家集团之间矛盾尖锐化的结果,它采取了由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之间的斗争形成。德国是这场战争的主要场所,是战争参加者进行军事掠夺和侵略的对象。
- 三十年战争分为四个时期:捷克时期(1618—1624年),丹麦时期(1625—1629年),瑞典时期(1630—1635年)以及法国瑞典时期(1635—1648年)。
- 三十年战争以1648年缔结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而结束,和约的签订加深了德国政治上的分裂。——243。
- 267** 指马克思寄给在科隆的海·贝克尔的一份文件。它本将在当时筹备出版的共产主义者同盟(见注11)的机关刊物《新杂志》第1期上发表,但最终未能出版。——245。
- 268** 滑铁卢防御战是1815年滑铁卢战局中的一次起决定作用的会战。1815年6月18日,拿破仑的军队在滑铁卢(比利时)被威灵顿指挥的英荷联军和布吕歇尔指挥的普鲁士军队击败。这次战役决定了第七次反法同盟(英国、俄国、奥地利、普鲁士、瑞典、西班牙等国)的彻底胜利和拿破仑帝国的崩溃。——246。
- 269** 向托里什韦德拉什的退却,这是恩格斯把保守的贵族政党托利党的某些首领的政治策略同威灵顿在1808—1814年比利牛斯半岛战争中的军事战术作的类比,前者在顽强的对抗之后向资产阶级作了一些让步,后者于1810年指挥英军撤退到托里什韦德拉什(里斯本西北的城市)的筑垒阵地。——247。
- 270** 议会火车(Parliamentary Train) 在19世纪的英国,人们把由法律规定

- 的于1844年投入运营的特别的第三等火车讽刺性地称做议会火车。根据这项法律,每个铁路公司都必须在所辖的各铁路上每天发一趟这种火车,最高时速为每小时12英里,车费每英里不得高于1便士。——247。
- 271 指魏特林的刊物《工人共和国报》于1851年2月刊载的一篇短评。这篇短评是寄给魏特林的,它对马克思和恩格斯进行了诬蔑性的攻击。——249。
- 272 管房指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见注145)于1850年7月在伦敦租的一套带工作室、卧室及公用厨房的房子。这里聚集着维利希的追随者及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的大多数成员。——249、277、295、311、338。
- 273 奥斯特利茨会战是1805年12月2日俄奥军队(第三次反法同盟)和法军之间在奥斯特利茨进行的一次决定性会战,这次会战以拿破仑第一的胜利而告终。——251、446。
- 274 1851年4月24日科隆副市长申克在欢迎到达科隆的普鲁士亲王时,代表市参议会成员对他镇压1848—1849年的普鲁士革命表示感谢。普鲁士亲王在答词中声称,一切革命行动都将遭到军队的镇压,并要求科隆报刊“改邪归正”,即完全转到反动立场上去。申克的讲话使市参议会的许多成员大为不满。——252。
- 275 这里指阿·雅科比——他当时作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见注11)科隆中央委员会的特使去了柏林,另外一个人可能是在格丁根同盟组织中从事活动的约·米凯尔。——258、278。
- 276 下面的内容是马克思从1845年4月26日和5月3日《经济学家》杂志第17、18期发表的《引人注意的发现——电和农业》一文中摘录的。——260。
- 277 厄·琼斯于1851—1852年领导宪章派(见注18)左翼开展了同英国合作社运动的斗争。当时的合作社大多由所谓的“基督教社会主义”的追随者建立,这些人出身于富人家庭,或者是神职人员、律师等,他们想借建立合作社来抵制革命运动。——262。

- 278 指 1851—1852 年在伦敦出版的宪章派机关刊物《寄语人民》周刊,它的主编是厄·琼斯。由于哈尼转入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阵营,这个刊物——宪章派中的革命的无产阶级的喉舌——的出版,就具有了特别的意义。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支持这个杂志,参加该杂志的编辑和出版工作,并且从 1851 年 6 月到 1852 年 4 月在这个杂志上发表了许多文章。——262。
- 279 暗指亨·毕尔格尔斯只是在名义上参与《新莱茵报》的工作,因为他根本没有接受科学共产主义思想,他的观点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比较接近。——263。
- 280 卡夫丁的轭形门 这里的卡夫丁指古罗马卡夫丁城(今蒙泰萨尔基奥)附近的卡夫丁峡谷。轭形门指由长矛交叉构成的“门”。公元前 321 年第二次萨姆尼特战争时期,萨姆尼特人在卡夫丁峡谷包围并击败了罗马军队。按照当时的惯例,罗马军队必须在“轭形门”下通过。这被认为是对战败军队的最大羞辱。“通过卡夫丁峡谷”一词即由此而来,意即遭受奇耻大辱。
- 威灵顿原则上反对废除谷物法,但在充任皮尔内阁的不管部大臣时,不得不在 1846 年协助废除谷物法。恩格斯讽刺地把威灵顿的这一失败同公元前 321 年第二次萨姆尼特战争时期罗马人在卡夫丁峡谷的失败相比拟。——263。
- 281 暗指奥·维利希想借助科隆后备军在莱茵省发动革命的计划,他曾在给海·贝克尔的信中透露过这些计划(见注 218)。——264。
- 282 恩格斯指自 1837 年后流亡伦敦的马志尼对英国内务大臣詹·格雷厄姆的揭露,因为后者在 1844 年曾命令邮政当局将意大利的革命流亡者的信件拆开,并将其内容告知那不勒斯政府和奥地利政府。格雷厄姆的这一做法使马志尼在意大利的追随者邦迪埃拉兄弟的计划败露,并使这些革命者被处决。——266。
- 283 即华沙会议 俄国皇帝尼古拉一世同普鲁士国王威廉、首相勃兰登堡伯爵和奥地利皇帝弗兰茨-约瑟夫一世、首相施瓦尔岑堡公爵于 1850 年 10 月在华沙举行谈判,其目的是调整普奥两国之间的关系。因为这两个国家争夺德意志霸权的斗争,在 1848—1849 年革命以后,特别是由于普奥纠纷和由于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发生冲突之后,更加尖锐了。尽管

普鲁士同丹麦在 1850 年 7 月订立了柏林和约,规定要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恢复革命前的情况,但普鲁士仍继续帮助这两个公国同丹麦作斗争。奥地利首相施瓦尔岑堡要求允许奥地利军队进入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以便完全制服这两个公国,但是遭到了普鲁士政府的反对。奥地利力图恢复 1814—1815 年维也纳会议所建立的、在革命中已实际瓦解的德意志各邦的联合——德意志联邦,普鲁士希望建立在自己庇护下的德意志各邦的联合来巩固自己的领导地位。尼古拉一世皇帝不愿意看到普鲁士强大并力图保持德意志封建割据状态,他在华沙表示坚决支持奥地利,并对普鲁士施加压力,迫使它放弃把德国统一在自己的保护下的计划。普鲁士和奥地利之间的冲突,1850 年 11 月底两国政府首脑在捷克城市奥尔米茨(奥洛穆茨)举行会谈时得到了解决。1850 年 11 月 29 日签署了奥尔米茨协定,普鲁士被迫放弃它要主宰德意志的贪求,并且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和黑森选帝侯国问题上向奥地利让了步。由于签署了这一协定,派奥地利的一个军团前往荷尔斯泰因。——274。

- 284** 葡萄牙革命 1851 年 4 月在葡萄牙爆发了一场起义,其目的是反对极端保皇的资产阶级和地主集团的代表科斯塔·卡布拉尔政府在葡萄牙建立的反动的专制制度。这次起义于 1851 年 5 月以科·卡布拉尔的逃走和大资产阶级的自由立宪集团的代表人物萨尔达尼亚元帅的执政而告终。——274、277。
- 285** 1851 年 5 月 11 日在埃尔伯费尔德举行了群众集会。它的组织者之一是弗·威·许纳拜恩。集会在几小时内便被埃尔伯费尔德当局驱散。集会时散发的宣言(其中包括阿·卢格、哥·金克尔、约·隆格、恩·豪格写的宣言)被销毁。——276。
- 286** 1851 年,法国波拿巴集团加紧提出关于修改 1848 年 11 月 4 日通过的法兰西共和国宪法的问题,特别是修改其中规定总统四年选举一次和总统任期满后经过四年才能重新当选的条款。波拿巴集团指望通过废除宪法的这些条款,来延长路易-拿破仑的执政时间并保证将来恢复帝制。关于这个问题,详见马克思《1848 年 11 月 4 日通过的法兰西共和国宪法》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10 卷第 679—695 页)。——276、280、283、288。
- 287** 伦敦委员会在这里显然指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见注 144)下属的流

亡者委员会。它是在马克思、恩格斯及其盟友退出工人教育协会以及马克思、恩格斯领导的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见注 145)解散之后由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建立的。——278。

288 由于德国的共产主义者同盟(见注 11)的很多成员在 1851 年 5、6 月遭到逮捕,同盟的活动实际陷于瘫痪,故召开会议的计划未能实现。——278。

289 1851 年 5 月 15 日,《辩论日报》刊登了一封日期为 4 月的未署名书信,标题为《马志尼给伦敦中央委员会的信》。1851 年 5 月 18 日,《辩论日报》又刊登了马志尼 5 月 16 日写的给该报编辑的一封有他署名的信件,马志尼在这封信中称自己 1851 年 4 月未写信给欧洲民主派中央委员会(见注 194)。——280。

290 恩格斯在这封信中,分析了当革命的民主运动在德国取得胜利发展的历史情况下德国会对波兰采取的政策。同时,恩格斯还估计到同时在俄国开展反对沙皇制度的人民革命的可能性以及它对德国政策将会产生的影响。从这封信中还可看出,恩格斯在德国和俄国革命胜利的情况下,给这些国家未来的革命政府提出的这条政治路线,只有在波兰本国的民族运动不再局限于波兰贵族阶级的要求的狭窄的框框,并且不再像以往常常发生的那样忽视把波兰农民从封建压迫下解放出来的情况下才能实行。列宁在《论民族自决权》一文中提到恩格斯的这封信时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任何民族问题都是采取严格的有批判的态度,认为这个问题只有相对的历史意义。”(《列宁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25 卷第 264 页)

过了一些年,当马克思和恩格斯深信,中欧和东欧的形势没有变化,德国和俄国继续在推行反革命制度,同时,在 1863—1864 年的解放起义中起了显著作用的革命的民主主义分子的影响在波兰民族运动中日益加强的时候,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用列宁的话来说,“又对波兰运动表示最深切的和热烈的同情”(《列宁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25 卷第 265 页)。——281。

291 英勇的军队是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 1849 年 1 月 1 日向普鲁士军队发表的新年贺词中的话。马克思在他 1849 年 1 月写的《新年贺词》一文中对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这篇新年贺词进行了批判。——282。

292 彼·诺特荣克作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科隆中央委员会的特使于 1851 年 5

月 10 日在他途经德国北部到达莱比锡时被捕,马克思从海·豪普特 1851 年 5 月 22 日从汉堡寄来的一封信中得知了这一消息。警察在诺特荣克身上搜出了同盟中央委员会的一份授权书、同盟中央委员会 1850 年 3 月告盟员书,以及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新章程。豪普特在上述信中还提到,海·贝克尔和彼·勒泽尔于 1851 年 5 月 19 日在科隆被捕,但警察从他们身上并未找到不利于亨·毕尔格尔斯的文件。毕尔格尔斯当时已经去了汉堡,随后又到了柏林;5 月 19 日警察在搜查他科隆的住所时一无所获。据 5 月 27 日《科隆日报》报道,毕尔格尔斯于 1851 年 5 月 23 日在德累斯顿被捕。

在对德国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成员进行抓捕之后,警察又开始了对工人运动参加者的镇压。——286、287。

- 293** 马克思指的是,在 1849 年 5 月法国国民议会选举时,内务部长莱·福适给各省省长发了封弄虚作假的电报。在这个电报中他企图用 1848 年六月事件(见注 180)的重演威吓选民,以便使他们投票给右翼候选人。

1850 年 5 月 31 日,国民议会通过了废除普选权的反动选举法。根据这个选举法,只有在一地居住满三年并交纳直接税的人才有选举权。这样一来,大约有 300 万人被剥夺了投票权。——288。

- 294**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抨击性著作《流亡中的大人物》第四章也引用了《宇宙》杂志的这篇文章,并指出文章的作者是金克尔的“非常亲近的亲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11 卷第 317 页)即他的妻子约·莫克尔。——289。

- 295** 马克思这封信的原件没有保存下来。本文摘自罗·丹尼尔斯 1851 年 6 月 1 日给马克思的回信。——289。

- 296** 这个猜测不准确,丹尼尔斯被捕是由于威·豪普特的叛变出卖。——291、294。

- 297** 1841 年 9 月到 1842 年 10 月,恩格斯曾在柏林的炮兵旅服兵役,大约在 1841 年秋刚开始服役时被晋升为炮兵伍长。——292。

- 298** 指主要由毕尔格尔斯起草的 1850 年 12 月 1 日共产主义者同盟(见注 11)科隆中央委员会的公告(《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公告谴责了维利希—沙佩尔集团的分裂主义活动,指出理论对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意义,这表

- 明它是拥护 1850 年 9 月 15 日伦敦中央委员会决议(见注 198)的。此外,公告还支持科隆中央委员会把维利希和沙佩尔建立的宗得崩德(见注 192)的领导成员开除出同盟的决定,它是根据 1850 年 11 月 11 日共产主义者同盟伦敦支部向科隆中央委员会的建议做出的。但是这个文件没有揭露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的真正原因,把分裂的罪责也部分地加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身上。公告的个别论点是含混不清和不明确的。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成员被捕时,公告落入警察当局手中,1851 年 6 月被刊登在《德累斯顿新闻通报》和《科隆日报》上。——296、310、317、488。
- 299** 普鲁士当局打算在 1852 年的科隆共产党人案件中废除民主的陪审团诉讼程序的计划,慑于公众舆论未能实现。直至 1853 年春,新成立了一个隶属于柏林高等法院的所谓的国家法庭;该法庭根据 1853 年 4 月 25 日制定的法律,获得无须通过陪审员就可审判所谓叛国罪的权力。这种审判程序于 1853 年 9 月首次用于对宗得崩德成员弗·威·蒂茨的审判。——296。
- 300** 马克思暗指阿·卢格参加了欧洲民主派中央委员会(见注 194)。——298。
- 301** 恩格斯指的是共产主义者同盟(见注 11)的分裂和马克思、恩格斯及其拥护者退出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见注 144)一事。——303。
- 302** 十一月动员时期 1848—1849 年革命失败以后,在普鲁士和奥地利之间爆发了一场争夺德意志霸权的斗争。奥地利力图恢复在革命时期实际上已经瓦解的德意志联邦。普鲁士希望通过建立一个在它领导下的德意志各邦的联盟,来巩固自己的霸权。1850 年秋,奥普之间的斗争因黑森选帝侯国而尖锐化了,在黑森选帝侯国发生的革命事件给奥普两国提供了干涉其内政的借口。普鲁士于 1850 年 11 月宣布动员,并且为了回答奥地利军队进驻黑森选帝侯国,也向那里派遣军队。在沙皇尼古拉一世的压力下,普鲁士没有进行抵抗就对奥地利让步了。——307。
- 303** 指德国流亡者俱乐部,又称流亡者协会,它是根据哥·金克尔及其追随者的建议于 1851 年 7 月底在伦敦建立的。它是由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建立的组织,成员很少,其主要任务是募集资金,以便在德国“立刻”发动“革命”。维利希和他的拥护者们加入了流亡者俱乐部。该俱乐部只存在于

非常短的时间就解体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论战文章《流亡中的大人物》(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第385—401页)中对该组织作了批判性的评述。——334、357。

- 304 约·魏德迈这个时期在苏黎世同瑞士军官、军事著作《1849年意大利日记》的作者古·冯·霍夫施泰特尔有来往。——336。
- 305 帝国贱民是恩格斯对法兰克福国民议会成员的讽刺性称呼,来源于他们曾经从事帝国宪法的制定一事。——338。
- 306 1848年11月奥·维利希在法国贝桑松组织了一支志愿部队。这支部队是由在1848年第一次巴登起义失败后逃到法国的德国流亡工人和其他一些手工业者组成的,由维利希对他们进行军事训练,通常被称做“贝桑松纵队”。这支部队到1849年初为止,一直领取法国政府的津贴。它后来被编入维利希军团。维护帝国宪法运动(见注119)期间,它在维利希的指挥下参加了1849年5—6月的巴登—普法尔茨起义军的战斗行动。——338。
- 307 在1851年8月初,马克思接到一家当时进步的资产阶级报纸《纽约每日论坛报》的编辑查·德纳邀请他为该报撰稿的建议。马克思接受了德纳的建议,于1851年8月开始为该报撰稿,一直到1862年3月,继续了十年以上。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的文章,很大一部分是马克思约请恩格斯写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写的文章,涉及国际和国内政治、工人运动、欧洲各国的经济发展、殖民地扩张、被压迫国家和附属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等等极其重要的问题。在欧洲的反动时期里,马克思和恩格斯利用这个发行很广的美国报纸以具体材料来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病态和这个社会所固有的各种不可调和的矛盾,并且说明资产阶级民主的局限性。

《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章}常常随意处理,许多文章不署作者名字而作为编辑部的社论刊登出去;有时竟然还删改文章的内容。编辑部的这些行为曾一再引起马克思的抗议。从1857年秋天起,由于美国发生经济危机,报纸的财政状况受到影响,马克思不得不减少给《纽约每日论坛报》写通讯。到美国国内战争开始时,马克思完全停止了撰稿。马克思所以和《纽约每日论坛报》断绝关系,很大的一个原因是编辑部内主张同各蓄奴州妥协的人势力加强和报纸离开了进步立

场。——340。

- 308 恩格斯根据马克思的要求,从1851年8月到1852年9月,写了一组文章《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第3—112页)。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写作《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的想法是马克思向恩格斯提出的。《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这组文章共19篇,从1851年10月25日起到1852年10月23日止陆续刊登在《纽约每日论坛报》的“德国”栏目里,标题是:《革命和反革命》,署名卡尔·马克思。直到1913年马克思恩格斯通信的发表,才知道这部著作是由恩格斯写的。——340、357。
- 309 胃和手的寓言指“阿格利巴把贵族比做胃”,来源于罗马历史传说:罗马贵族梅·阿格利巴劝说公元前494年举行起义并上圣山反对贵族压迫的平民,要他们屈服,他向他们讲了一则人体各部反抗胃的寓言。阿格利巴把他当时的社会比做有生命的机体,说贫民是这个机体的手,他们供养这个机体的胃即贵族。手和胃分离开来,就要引起生命机体的必然死亡,同样,平民拒绝履行他们的义务,就等于古罗马国家的灭亡。——347。
- 310 指卡·海因岑在1847年9月26日《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第77号上发表的攻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言论。恩格斯在他1847年9和10月写的文章《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因岑》中对此作了回答。——348。
- 311 指皮·约·蒲鲁东《19世纪革命的总观念》1851年巴黎版。在1851年7月底至10月的几次往来书信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就蒲鲁东的《19世纪革命的总观念》这部著作交换了许多意见。1851年8月初,马克思认真研究了这部著作,随后将内容提要寄给恩格斯。马克思打算写一本有关这部著作的小册子。应马克思之约,恩格斯就蒲鲁东《19世纪革命的总观念》一书写了批判分析文章(首次发表在《马克思恩格斯文库》1948年俄文版第10卷,编辑部所加的标题是《对蒲鲁东的〈19世纪革命的总观念〉一书的批判分析》),并于1851年10月底寄给马克思。接到恩格斯的手稿后,马克思计划共同出版一本小册子,但是当时未能找到出版商。后来,约·魏德迈在纽约开始出版《革命》杂志,马克思打算将文章交由魏德迈发表。然而,这一计划未能实现。——354、412、415、425、432、436。
- 312 这里指历史法学派,历史法学派是18世纪末产生于德国的一个以反对古

- 典自然法学派、强调法律体现民族精神和历史传统为特征的法学流派。它反对 1789 年法国革命中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重视习惯法,反对制定普遍适用的法典。代表人物有古·胡果、弗·卡·萨维尼等人。这一学派在德国开始兴起时代表封建贵族的利益,以后逐步演变成 19 世纪资产阶级法学中的一个重要流派。对这一流派的批判见马克思的著作《历史法学派的哲学宣言》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1 卷第 229—239 页,第 3 卷第 199—214 页)。——360。
- 313 1848 年 5 月,威·沃尔弗被选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见注 47)代表。1849 年 5 月他成为法兰克福国民会议员,担任该职直到迁居斯图加特为止。——361。
- 314 1851 年 8 月 13 日威·希尔施被捕,1851 年 8 月 15 日卡·彼得逊、莫·施潘多和威·豪普特获释。——362。
- 315 协商派是 1848 年革命时期普鲁士制宪议会的议员,他们按照 1848 年 5 月 22 日的制宪议会会议上国王在开幕词中提出的“同国王协商”制定宪法的要求行事,从而放弃了主权属于人民的原则。——363,374。
- 316 在卡·叔尔茨的帮助下,哥·金克尔于 1850 年 11 月 6—7 日从施潘道监狱逃跑。——363,409。
- 317 鼓动者俱乐部,又称鼓动者协会,是由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建立的组织,它的会员很少,其主要任务是募集资金,以便在德国“立刻”发动“革命”。维利希和他的拥护者们加入了流亡者俱乐部(马克思称它为流亡者协会)这两个组织很快便解散了(见注 303)。——366,466。
- 318 这里指自由公理会,见注 210。——376。
- 319 马克思显然是指美国和英国于 1850 年 4 月 19 日在华盛顿签订的著名的克莱顿-布尔沃条约,条约双方拟定开凿一条跨越尼加拉瓜以连接大西洋和太平洋的运河。就在马克思写这封信的前一天,即 1851 年 8 月 30 日,《经济学家》杂志第 418 期发表了一篇题为《大西洋和太平洋之间的新航线》的文章。——377。
- 320 指伦敦两个互相对抗的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组织:以卢格为首的鼓动者协

会(见注 317)和以金克尔为首的流亡者俱乐部(见注 303)。——379。

- 321 指当时由卡·布吕格曼任主编的《科隆日报》正处于危机之中,因为 1851 年 6 月当选为莱茵省省长的汉·胡·克莱斯特-雷措夫打算更换原编辑部。——380。
- 322 指德法密谋事件。1851 年 9 月法国当局逮捕了 1850 年 9 月从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出去的维利希-沙佩尔集团所属巴黎地方支部的一些盟员。这个集团无视现实状况,采取密谋策略,指望立即组织起义,致使法国和普鲁士警察当局能够依靠领导巴黎一个地方支部的密探舍尔瓦尔捏造了所谓德法密谋的案件。1852 年 2 月,被捕者被判刑。舍尔瓦尔被安排越狱逃跑。1851 年 9 月在巴黎被捕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康·施拉姆,由于缺乏罪证很快就被释放。普鲁士警察当局诬蔑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的共产主义者同盟参加了德法密谋的企图完全破产。马克思在《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和《福格特先生》中揭穿了施梯伯在科隆案件中捏造的用以证明被告参加了德法密谋的伪证(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11 卷第 485—500 页)。——382、388、391、395、402。
- 323 魏特林主义者,指威·魏特林的追随者。1846 年年中,他们在正义者同盟中,甚至在工人运动中就已经起着消极的作用,阻挠了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产生。——382。
- 324 意大利委员会即意大利临时国民委员会。1849 年 7 月罗马共和国覆灭后,大批罗马制宪会议议员流亡到英国,在那里,从他们中间成立了意大利临时国民委员会,马志尼和他的拥护者也加入了这个委员会。该委员会由它的选举人授权给它为民族事业筹办借款和处理有关意大利公民的一切问题,它是为意大利流亡者效劳的。——385、387。
- 325 马克思这里所说的“加利西亚的方式”指奥地利政府利用波兰农民起义对抗波兰贵族起义,以达到镇压波兰民族解放运动的目的的政策。1846 年 2—3 月,在奥地利所辖的波兰地区,以克拉科夫为中心爆发了波兰民族解放起义,同时,在加利西亚也爆发了乌克兰农民起义。当时,奥地利当局利用乌克兰农民与当时准备进行反奥暴动的波兰贵族之间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多次使起义农民将矛头指向波兰起义者的队伍。起义农民一开始就解除了波兰贵族起义部队的武装,随后大规模地摧毁地主庄园。

- 短短几天之内 400 多处地主庄园被捣毁,千余名波兰庄园主及管家被打死。奥地利政府平息了波兰贵族的起义之后,又镇压了加利西亚的农民起义。奥地利政府在 1848 年革命时期,为了反对波兰民族解放运动,再一次试图取得加利西亚农民的支持,因而在这一年的春季宣布废除加利西亚农民的徭役和其他一些封建贡赋。然而,这是一种十分不彻底的改革,因为地主土地占有制仍然未受触动,而农民却要担负很高的赎金,要很多年才能付清。——387。
- 326** 指德朗克从日内瓦寄给马克思的一封信,这封信写于 1851 年 8 月。在这封信里,德朗克向马克思讲了他自己同俄国流亡新闻记者尼·伊·萨宗诺夫的决斗,他自己因瑞士当局图谋把他驱逐出境而移居皮埃蒙特的计划,还讲了他要请逗留汉堡的维尔特帮他收回该地欠款的打算。——388、391。
- 327** 恩格斯是指 1851 年夏季“宗得崩德”(见注 192)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在革命前夕、革命期间和革命以后给同盟的指示》。这份告盟员书反映了宗得崩德领导人的宗派主义和冒险计划:他们不考虑客观条件而要人为地挑起革命。1851 年 9 月由于法国逮捕了宗得崩德地方支部的许多盟员,这个告盟员书落在警察手中,被发表在 1851 年 9 月 17 日的《祖国报》上。1851 年 9 月 19 日《科隆日报》第 225 号转载了其中的部分内容。——389、391、395、402。
- 328** 指在澳大利亚发现了金矿。这一发现以及随之而来的淘金热(1851—1861 年),使澳洲垦殖点的经济迅速发展起来。——392。
- 329** 指澳大利亚是流放罪犯的地方。第一批流放者垦殖点出现于 18 世纪 80 年代。澳大利亚作为流放地的历史一直延续到 19 世纪 60 年代末。——393。
- 330** 1851 年 6 月路·施泰翰由于彼·诺特荣克的被捕也在汉诺威被拘押。警察在对案件的调查中,向施泰翰出示了他寄给伦敦奥·狄茨的信件并要他对自己的信进行确认和解释。施泰翰于是在汉诺威的《北德报》上通过记者散布消息说,上述信件是被人从奥·狄茨负责的宗得崩德的档案中窃走后交到警察手里的,而且信的内容已被篡改。施泰翰还称一个名叫 H……t 的人现在是警察的密探,是他的告密招致了包括对施泰翰在内的

多名成员的搜查。——401、414、422。

- 331 乌利亚的信 出自圣经故事,指对递信人作出判决的信。圣经故事中说,大卫王爱上了勇士乌利亚的妻子拔示巴,他想除掉乌利亚,以便占有他的妻子,于是派乌利亚送一封信给他的统帅约押,信中秘密命令他在作战时把乌利亚安置在最危险的地方。(见《旧约全书·撒母耳记下》第11章第14—15节)——401。
- 332 里斯孔图远征 1848年革命期间,一些比利时的工人和民主主义者在巴黎组成共和派军团,打算通过北部省突袭比利时,推翻封建专制统治。当时北部省的政府专员是德勒克吕兹。1848年3月29日,其中一支志愿者的部队刚刚进入法国与比利时接壤的北部省,在里斯孔图村附近便遭到比利时军队的伏击,全军覆没。比利时国王莱奥波德一世政府以此为借口,大肆逮捕和迫害民主主义者,并于8月9—30日在安特卫普对被捕者进行审判,即所谓的里斯孔图案件。17名被告被判处死刑,1848年11月改判为30年监禁。——406。
- 333 这里指的是发表在1851年9月30日奥格斯堡《总汇报》第273号附刊“最新消息”栏中标有“科隆9月27日”(应为26日)字样的一篇通讯。通讯就科隆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被捕事件诽谤性地指控马克思,说马克思把一些有关共产主义者同盟活动的消息告诉了倍克男爵夫人。这些消息传到了政府那里,以致成为逮捕同盟盟员的根据(见注261)。——407。
- 334 马克思的答复是一篇声明(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第122—125页),是他对德国警察当局从1851年5月起在各地逮捕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的第一次公开表态。
马克思于1851年10月4日写出这篇声明的当天将声明分别寄给《总汇报》和《科隆日报》。1851年10月9日《科隆日报》第242号发表了这篇声明的全文。《总汇报》则在一个多星期之后才发表,而且还删掉了某些字句。——407、409。
- 335 马克思的这封信是马克思的妻子燕·马克思给阿·丹尼尔斯的信的附笔。它们在丹尼尔斯被捕时被普鲁士警察没收了。这些信连同马克思给海·贝克尔的信在1852年的科隆共产党人案件中都被当做是罪证,并且在后来被销毁了(见注217)。它第一次被发表在1852年10月27日的

- 《科隆日报》第 275 号上,本信的德文原文根据《科隆日报》刊印。马克思在信的末尾列举了他所需要的书籍,但《科隆日报》没有刊登。——408。
- 336 曾在伦敦银行家路特希尔德家里当过家庭教师的威·皮佩尔于 1851 年 10—11 月陪同路特希尔德一家前往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为了替共产主义者同盟(见注 11)做事,他利用这一机会接受了一系列任务。此外,他还受马克思之托去商谈各出版事宜,但都没有结果。这期间,皮佩尔一直给马克思写信向他汇报自己一路上的情况。——411、420、451。
- 337 恩格斯是指维多利亚女王于 1851 年 10 月中访问曼彻斯特一事。——415。
- 338 指尼·尚加尔涅 1851 年 1 月被解除国民自卫军司令和巴黎第一师团司令职务的事。——416。
- 339 这是恩格斯对法国立法议会中属于山岳党(见注 115)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讽刺性的称呼,暗指山岳党领导人于 1849 年 6 月 13 日在巴黎组织群众示威游行而未成功的尝试(见注 135)。——416。
- 340 乔·朱·哈尼的序言是为《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英译本写的,这个译本连同哈尼的序言发表在 1850 年 11 月 9、16、23、30 日《红色共和党人》杂志第 21—24 期上。马克思想让人在纽约把《宣言》的英译本连同哈尼的序言印成小册子的计划没能实现。——410。
- 341 这里指所谓的“德美革命公债”,德美革命公债是哥·金克尔和流亡者俱乐部的其他领导人于 1851—1852 年企图在美国的德国流亡者和旅美德国人中间举借的公债,其目的是为了再次在德国唤起革命。这个活动的主意是朱·马志尼想出来的,领导人是哥·金克尔、爱·梅因、奥·赖辛巴赫、卡·叔尔茨和奥·维利希。这些领导人于 1851 年中在伦敦成立了“为即将到来的德国共和革命”筹措资金组织委员会。1851 年 9 月—1852 年 3 月,金克尔一直在美国动员那里的德国流亡者认购此公债。这个活动遭到各方的非议,金克尔等人受到亨·伯恩施太因、威·魏特林、约·菲克勒尔和阿·戈克的攻击。金克尔回国后,1852 年 4 月 16 日在伦敦召开德美革命公债组织委员会的会议,决定恢复地方支部的活动。为此分别发出了由金克尔和维利希起草的通告式命令。1852 年 9 月,赖辛巴赫提出了第一个财务报告,同年 10 月,在伦敦组织委员会会议上就如何使

用收到的 100 英镑公债发生争执,宣告了德美革命公债运动的失败。1853 年初,维利希再次去美国筹集资金,但一无所获。最后这笔既不能用于广告,也不能用于旅行费支出的款项被存入了英国银行。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许多著作中嘲笑金克尔这一企图的冒险性,认为这是在革命运动处于低潮时人为地唤起革命的有害而无成果的一种尝试。——421、424、440、465、466。

342 按照 1848 年 11 月 4 日宪法规定,法兰西共和国总统任期为四年,新总统的选举在 5 月的第二个星期日举行,即将离任的总统不能参加竞选。1852 年 5 月的这一天,路易·波拿巴的总统任期届满。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特别是流亡者,希望民主党派在这一天能够上台执政。——423、435。

343 使徒保罗(公元 1 世纪)最初是法利赛人中的一员。作为犹太教的信徒,他曾在耶路撒冷对基督徒进行过迫害。但是,后来改信基督教,成为基督教传教士。

马克思将拉·科苏特比做使徒保罗,是指科苏特在居留法国和英国期间政治立场发生了改变。——427。

344 马克思想把《新莱茵报》上的文章编辑成丛书出版的计划未能实现。——428。

345 指马克思的著作《哲学的贫困》德译本,早在 1847—1848 年就打算将这部著作译成德文。第一个译者是斐·沃尔弗。另一个译本是 1850 年底由威·皮佩尔完成的,他还亲自为此书写了前言。《哲学的贫困》德译本在马克思生前未能出版,直到 1885 年才问世。——430、433、451。

346 普鲁士政府千方百计地延长 1851 年 5 月被捕的共产主义者同盟(见注 11)盟员的审前羁押时间。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懈地致力于促使案件尽快地转为公开审理,以利于被监禁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430。

347 从马克思 1851 年 12 月 1 日和 9 日给恩格斯的信和恩格斯 12 月 16 日给马克思的信中可以看出,恩格斯当时正在写一部揭露伦敦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习气的抨击性著作。本来,宗派冒险主义集团当时的头目和 1850 年 9 月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见注 144)的带头人之一的卡·沙佩尔应当是这个作品中的主人公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打算把这一著作匿名发表在魏德迈当时准备在美国出版的《革命》杂志上,然而这个打算由于

许多原因未能实现。首先是因为,从1852年初开始,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致力于写作大篇幅的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和《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第127—240和3—112页);此外,到1852年春季,沙佩尔和维利希之间出现分歧以及沙佩尔企图同马克思和解。因此,在1852年5—6月所写的抨击性著作《流亡中的大人物》(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第277—407页)中,沙佩尔已经不是登场人物,尖锐讽刺的利箭指向了阿·卢格、哥·金克尔、奥·维利希等人。——432、451、461。

- 348 马克思给阿·克路斯的这封信的原件没有找到。这个片断是在克路斯1851年12月20日给约·魏德迈的信中保存下来的。——436。
- 349 阿·克路斯在他1851年12月20日给约·魏德迈的信中对这个地方作了如下的注释:“是指金克尔公债,我由于不大了解实际情况,竟使自己卷了进去。马克思认为我暂时不必退出”。关于金克尔公债(所谓德美革命公债),见注341。——436。
- 350 马克思倡议在英文报刊上发表文章以揭露普鲁士政府对被拘押的科隆共产主义者进行任意审查的专制行为。恩格斯遵照马克思的这一要求于1852年1月底写了一封信给《泰晤士报》编辑部,随后又写了一封类似的信寄给《纽约每日论坛报》;但这些文章都未被报刊发表。马克思的倡议因此未能实现。留传下来的只有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撰写的《给〈泰晤士报〉编辑的信》的草稿(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第256—258页)。——438。
- 351 为了迎接科苏特1851年10月来到英国,宪章派(见注18)准备在伦敦哥本哈根广场举行欢迎大会。负责筹备欢迎科苏特的宪章派委员会主席桑顿·汉特企图以奥康瑞尔的病为借口阻止奥康瑞尔参加这次大会。汉特的行为引起宪章派成员的强烈抗议。汉特为了替自己辩解,于1851年11月29日在《北极星报》上发表一篇声明,将自己描写成人民利益的热忱维护者,称自己为共产主义者。
- 正如马克思所预见的一样,汉特未被选入宪章派全国协会的新执行委员会。——438。
- 352 马克思给恩格斯的这封信的以下部分写在附寄的皮佩尔1851年11月27

日从布鲁塞尔给马克思的信的第3页上,紧接在皮佩尔的信文下面。——439。

- 353** 马克思的这封信以及他于1851年8月15—25日期间以书信形式寄给海·埃布纳的文章《1851年夏在伦敦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情况概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第113—121页)都是为了能在刊物上发表而写的。马克思之所以把它们寄给埃布纳,是希望通过他的关系予以发表,因为埃布纳同许多报纸和杂志有联系。

马克思和恩格斯不知道埃布纳原是奥地利秘密警察机构的情报人员。他将马克思上述文章的抄件和这封信都寄给了维也纳的奥地利内务部,后来它们被转到了奥地利外交部,从那里最后转到了维也纳国家档案馆。1955年,奥地利首相把马克思这封信的原件作为礼物送给了当时的苏联政府。

这封信没有开头,也没有日期,显然,是埃布纳在把信送交警察局之前把它们抹去了。现在信上所标明的日期来自奥地利国家档案馆所保存的一份残缺不全的抄件。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52年撰写的抨击性著作《流亡中的大人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第277—407页)中广泛利用了这封信的内容。

这封信在1956年首次发表于《奥地利国家档案公报》维也纳版第9卷第272—276页。——440。

- 354** 即残阙议会 法兰克福全德国议会(见注47)由于受到驱逐的威胁和被解散的危险,于1849年6月把它的所在地从美因河畔法兰克福迁往斯图加特。马克思讽刺地把这个议会叫做残阙帝国议会。——441、446。
- 355** 恩格斯的这封信是为1851年12月2日的波拿巴政变而写的,这次政变结果,在法国建立了以拿破仑第三为首的第二个帝国的反革命政体。马克思在他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第127—240页)这一著作中发挥了这封信中的某些思想,例如,把1851年12月2日的政变讽刺地比作1799年11月9日(共和历的雾月十八日)的政变,因为1799年的政变的结果是建立了拿破仑·波拿巴的军事独裁。——445。
- 356** 这是尼·尚加尔涅1851年6月3日在法国国民议会上为了回答路易·

- 波拿巴 1851 年 6 月 1 日在第戎的讲话而发表的讲演中的一句话。路易·波拿巴的讲话暗含威胁国民议会的意思。——445。
- 357** 拿破仑·波拿巴经过 1799 年 11 月 9 日(共和历八年的雾月十八日)的政变,以第一执政的名义成为法国独裁者。——445。
- 358** 在 1851 年 12 月 2 日的政变中,包括尼·尚加尔涅和路·卡芬雅克以及历史学家和政治家阿·梯也尔在内的 16 名国民议会议员被逮捕。他们被控“阴谋反对国家安全并持有作战武器”。军队占领了立法国民议会。——446。
- 359** 土伊勒里宫(Tuileries)是巴黎的一座宫殿,路易十八的皇宫;拿破仑第三的官邸。——446。
- 360** 1800 年 5 月 15—21 日,装备着 150 门火炮的 4 万法军通过了阿尔卑斯山隘口圣伯纳德。——447。
- 361** 1851 年 12 月 2 日新上台的波拿巴政府废除了 1850 年 5 月 31 日的选举法(见注 293),并宣布重新恢复普选权。——447。
- 362** 恩格斯引用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左翼议员威·约尔丹在 1848 年 7 月 24 日国民议会的一次会议上就波兰问题进行辩论的发言中的话,带有讽刺意味(见恩格斯 1848 年写的《法兰克福关于波兰问题的辩论》第 5 章)。——447。
- 363** 克拉普林斯基是海涅的《两个骑士》一诗中的主人公,一个破落的贵族;克拉普林斯基这个姓的法文 *crapule* 是饕餮、酗酒以及淫棍、败类的意思。
马克思在这里用克拉普林斯基的名字称呼路易·波拿巴。——451、458、461。
- 364** 指 1851 年 12 月 4 日在巴黎举行的起义。1851 年 12 月 2 日路易·波拿巴发动政变后宣布实行新的选举法,取消秘密投票,并命令在正式登记表上的选民姓名后面注明赞成或反对。路易·波拿巴的政变遭到反对,巴黎爆发起义,这次起义具有普遍性,涉及巴黎各个阶层,其中也包括小资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的代表。路易·波拿巴在首都如此大规模的群众示威面前惊恐万状,12 月 5 日就颁布了修改过的选举法条文,规定实行普选权并采取秘密投票方式。——452、455。

- 365 1848年12月10日,路易-拿破仑当选为法兰西共和国总统,获得530万张选票。——453。
- 366 红色党人指“红色共和党人”或山岳党(见注115)。——453。
- 367 指1795年4月1日(共和历三年芽月十二日)和同年5月20—23日(共和历三年牧月一日至四日)巴黎工人反对1794年7月27日(共和历二年热月九日)所建立的热月派的统治的起义,以及1831和1834年里昂的两次工人起义。——456。
- 368 路易-拿破仑政变的第二天,在法国的许多地方就掀起了暴动。在法国的中央地区和南部的许多城市和农村,暴动具有广泛的群众性,不仅有手工业者、工人、商人和知识分子参加,农民也参加进来。政府对32个起义地区颁布了戒严令,并动用了政府军去镇压这些起义。——457。
- 369 指1851年12月8日的法令,根据这个法令警察当局可以把它认为违犯规定的人放逐到阿尔及利亚或卡宴,期限为5—10年。——457。
- 370 恩格斯于1851年12月20日至大约1852年1月3日曾在伦敦马克思处逗留。——460、464。
- 371 魏德迈计划在纽约出版共产主义周刊《革命》,他请求马克思、恩格斯和伦敦的战友们定期撰稿。然而,由于经济困难,魏德迈在1852年1月出版两期之后不得不停刊。1852年5月和6月,在阿·克路斯的资助下该刊又以《革命·不定期刊物》为刊名出版了两期。其中第1期刊登了马克思的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第127—240页),第2期刊登了弗莱里格拉特于1852年1月写的两首诗《致约瑟夫·魏德迈》。——461、464。
- 372 指马克思恩格斯应魏德迈的请求为《革命》杂志撰稿的打算(参看注371)。——463。
- 373 恩格斯在1851年12月中旬至1852年1月底为约·魏德迈计划在纽约出版的《革命》周刊撰写了四篇关于英国的文章,但是魏德迈只收到了其中的两篇,另外两篇在寄往美国的途中遗失。然而魏德迈收到的这两篇也因杂志停刊而未能发表。1852年11月,魏德迈曾把其中第一篇删节发表在纽约《体操报》上,魏德迈当时是该报的编辑之一。在保留下来的这

- 两篇文章的手稿上都有恩格斯亲手写的篇名《英国》。魏德迈曾打算《革命》复刊后发表这两篇文章，为此用罗马数字“Ⅰ”和“Ⅱ”给这两篇文章编号，并删去第一篇文章的作者署名和第二篇文章的标题（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第241—255页）。——465、493。
- 374 《革命》周刊在1852年1月6日的第1期上刊载了一则行将发表马克思论蒲鲁东的著作的广告。但由于该杂志停止出版和没有其他发表的机会，马克思撰写这部著作的计划没有完成。——465。
- 375 拉·科苏特于1851年12月6日到达美国。他大约花了8个月时间周游美国，并在美国所有较大的城市中发表演说。为了向科苏特表示敬意，人们在纽约组织了有30多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美国的其他城市也举行了这样的欢迎会。——465。
- 376 在聚集在马克思恩格斯周围的相互信任的熟人圈子里，人们用“犹太教堂”来称呼共产主义者同盟（见注11）伦敦支部。——467。
- 377 指共产主义者同盟伦敦支部集会地点的改变。1852年初集会地点再一次迁到另一个地方——索霍区王冠街（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第508页）。——467。
- 378 1851年12月2日路易·波拿巴政变后，英国外交大臣帕麦斯顿勋爵在和法国驻伦敦大使谈话中，表示支持路易·波拿巴。因这一表态事先未征得辉格党其他阁员的同意，导致帕麦斯顿于1851年12月19日被撤职。英国政府与帕麦斯顿的观点实质上并没有分歧，它是欧洲第一个承认法国波拿巴政权的政府。——467。
- 379 恩格斯没有为约·魏德迈在纽约出版的《革命》周刊撰写关于普鲁士的文章，而是撰写了四篇关于英国的文章（见注373）。——492。

人 名 索 引

A

- 阿尔伯(Albert 原名亚历山大·马丁 Alexandre Martin, 人称工人阿尔伯 Ouvrier Albert 1815—1895)——法国工人, 布朗基主义者, 七月王朝时期是秘密革命团体的领导人之一; 1848年二月革命时期领导巴黎工人的武装起义, 临时政府成员, 因参加1848年五月十五日事件被判处有期徒刑, 巴黎公社的积极战士。——18。
- 阿尔古伯爵, 安东·莫里斯·阿波利内尔(Argout, Antoine-Maurice-Apollinaire, comte d' 1782—1858)——法国国务活动家和金融家, 1830—1834年历任内阁大臣, 法兰西银行总裁(1834—1857)。——451。
- 阿尔米纽斯(Arminius 公元前17—公元21)——日耳曼族凯鲁斯奇人的领袖, 曾领导日耳曼部落反对罗马人的斗争, 并于公元9年在条顿堡林中击败了罗马人。——411。
- 阿拉尔, 让·巴蒂斯特·皮埃尔(Allard, Jean-Baptiste-Pierre 1798—1877)——法国国务活动家。——3。
- 阿拉戈, 多米尼克·弗朗索瓦(Arago, Dominique-François 1786—1853)——法国天文学家、物理学家和数学家; 资产阶级政治家; 七月王朝时期为共和主义者; 《改革报》的创办人和出版者之一; 1848年为临时政府成员和执行委员会委员, 曾参加镇压1848年巴黎六月起义。——18。
- 阿里欧斯托, 洛多维科(Ariosto, Lodovico 1474—1533)——意大利诗人, 长诗《疯狂的罗兰》的作者。——79。
- 阿默曼(Ammermann)——改革号帆船船长。——419。
- 阿提拉(Attila 死于453年)——匈奴帝国国王(434—453)。——144。
- 埃布讷, 海尔曼·弗里德里希·格奥尔格(Ebner, Hermann Friedrich Georg 1805—1856)——德国音乐教师和新闻工作者, 1832年底起为《法兰克福总邮

- 报》编辑和奥格斯堡《总汇报》以及其他报纸的通讯员；许多出版商的中介人；最迟从1840年起成为奥地利警察局的密探。——327、412、420、430、433、435、440、466。
- 埃尔斯纳，卡尔·弗里德里希·莫里茨(Elsner, Karl Friedrich Moritz 1809—1894)——德国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激进派；1848年是普鲁士制宪会议议员，属于左派；1849年是普鲁士第二议院议员；1849年布雷斯劳五月起义的参加者，被判处两年要塞监禁，1850年获释；1850—1851年流亡伦敦，回国后至1854年任《新奥得报》编辑，1855年起任主编；马克思曾为报纸撰稿。——232。
- 埃卡留斯，约翰·弗里德里希(埃卡留斯第二)(Eccarius, Johann Friedrich [Eccarius II])——德国裁缝，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50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时支持马克思和恩格斯；1851年起流亡伦敦；约·格·埃卡留斯的兄弟。——431。
- 埃卡留斯，约翰·格奥尔格(Eccarius, Johann Georg 1818—1889)——国际工人运动和德国工人运动的活动家，工人政论家，职业是裁缝；侨居伦敦，正义者同盟盟员，后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的领导人之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1872)，总委员会总书记(1867—1871年5月)，美国通讯书记(1870—1872)，国际各次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的代表；1872年以前支持马克思，1872年海牙代表大会后成为英国工联的改良派领袖，后为工联主义运动的活动家。——146、165、190、431、465。
- 埃塞尔，克里斯蒂安·约瑟夫(Esser, Christian Joseph 约生于1809年)——德国工人，科隆工人联合会会员，1848年为科隆工人联合会分会主席，1849年起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49年为《自由、博爱、劳动》报编辑。——379。
- 埃塞朗，普罗斯佩·约瑟夫·安东(Esselens, Prosper-Joseph-Antoine 1817—1878)——比利时民主主义者，列日的《人民报》所有者和编辑；1849年夏天因叛国罪被判处死刑，后来改判为七年监禁。——10。
- 埃塞伦，克里斯蒂安(Essellen, Christian 1823—1859)——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和政论家，1848年法兰克福工人联合会的领导人之一，《工人总汇报》的编辑，后侨居美国。——95、106。
- 艾利生，阿奇博尔德(Alison, Archibald 1792—1867)——英国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托利党人。——294。
- 艾森(Eisen)——19世纪50年代德国科隆的书商，曾发行《新莱茵报》。政治经

- 济评论》。——116、120、488。
- 艾韦贝克,奥古斯特·海尔曼(Ewerbeck, August Hermann 1816—1860)——德国医生和政论家,1841—1846年在巴黎领导正义者同盟人民议事会,正义者同盟巴黎支部的领导人,后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50年退出同盟;1848—1849年革命时期是在巴黎建立的德国人协会书记和《新莱茵报》驻巴黎通讯员;50年代是语言教师和图书管理员。——20、24—26、62、360、411、415、422。
- 安贝尔,雅克(Imbert, Jacques 1793—1851)——法国新闻工作者,社会主义者,1834年里昂起义的参加者,40年代流亡比利时,布鲁塞尔民主协会副主席,1848年二月革命后是土伊勒里宫警卫队长。——19。
- 安德烈,费利西泰(André, Félicité)——19世纪40年代恩格斯在巴黎的熟人。——15。
- 安东,古斯塔夫(Antoine, Gustave)——19世纪50年代初在伦敦的法国流亡者;奥·布朗基的妹夫。——222、307。
- 安罗伊,罕丽达(小耶特)·范(Anrooy, Henriette [Jettchen]van父姓菲利浦斯 Philips)——马克思的表妹,莱·菲利浦斯的女儿,阿·范·安罗伊的妻子。——484。
- 安内克,卡尔·弗里德里希·泰奥多尔(弗里茨)(Anneke, Carl Friedrich Theodor[Fritz]1818—1872)——普鲁士炮兵军官,1846年因进行革命活动被革除军职;共产主义者同盟科隆支部成员,1848年是科隆工人联合会的创始人之一和书记,《新科隆日报》编辑,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委员;1848年7—12月被监禁,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时为指挥员,后为革命军炮兵总监和普法尔茨军事委员会成员;起义失败后流亡瑞士,后侨居美国,站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1861—1865)。——52、109。
- 奥本海姆,达哥贝尔特(Oppenheim, Dagobert 1809—1889)——德国政论家,早年为见习法官,后为科隆的银行家;《莱茵报》理事之一,在此期间,赞同青年黑格尔派,后脱离政治活动。——188、227、258、357、363、364、444。
- 奥尔良王朝——法国王朝(1830—1848)。——451。
- 奥尔索普,托马斯(Allsop, Thomas 1795—1880)——英国交易所经纪人,政论家,民主主义者,接近宪章派;1858年资助奥尔西尼谋刺拿破仑第三;在援助流亡的公社社员方面同马克思积极合作;同马克思一家保持友好关系。——416。

- 奥康瑞尔·菲格斯·爱德华(O'Connor, Feargus Edward 1794—1855)——英国宪章运动的左翼领袖之一,《北极星报》创办人和出版者;1848年后为宪章运动的右翼代表人物。——7、91、163、172、173、199、252、416、438。
- 奥特贝格(Otterberg, W.)——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7年为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会员。——252。
- 奥托,莫里茨(Otto, Moritz)——在纽约的德国侨民,1851年为《德意志快邮报》的出版者和编辑。——376。

B

- 巴尔贝斯,西吉斯蒙·奥古斯特·阿尔芒(Barbès, Sigismond Auguste Armand 1809—1870)——法国革命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七月王朝时期秘密革命团体四季社的领导人之一;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议员(1848),因参加1848年五月十五日事件被判处无期徒刑,1854年遇赦;后流亡荷兰,不久即脱离政治活动。——189。
- 巴利于(巴于),费利克斯(Balliu [Baillut], Félix 生于1802年)——比利时民主主义者,1848年是布鲁塞尔民主协会的司库。——9。
- 巴罗,卡米耶·亚桑特·奥迪隆(Barrot, Camille-Hyacinthe-Odilon 1791—1873)——法国政治家,七月王朝时期是自由主义的王朝反对派领袖之一;1848年12月—1849年10月任内阁总理,领导各个保皇集团的反革命联盟所支持的内阁;1849年11月内阁辞职后脱离政治活动。——91、446。
- 巴罗什,皮埃尔·茹尔(Baroche, Pierre-Jules 1802—1870)——法国政治活动家和法学家,七月王朝时期是自由主义的王朝反对派领袖之一,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会议员(1848—1851),秩序党的代表人物,波拿巴主义者;1849年为上诉法院的首席检察官;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以前和以后曾数度入阁。——183。
- 巴师夏,弗雷德里克(Bastiat, Frédéric 1801—1850)——法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阶级调和论的代表人物。——431。
- 巴泰勒米,艾曼纽埃尔(Barthélemy, Emmanuel 1820左右—1855)——法国工人,布朗基主义者,七月王朝时期是秘密革命团体的成员和1848年巴黎六月起义的参加者;后流亡英国,为伦敦的法国布朗基派流亡者协会的领导人之一;属于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1855年因刑事罪被处死刑。——134、143、144、151、183、185、186、191、197、204、211—212、218、222、

224、227—229、232、304、307、392、448。

巴亚尔,皮埃尔(Bayard, Pierre 1476—1524)——法国骑士,同时代人称颂他是勇敢和高贵的榜样,是“无畏又无瑕的骑士”。——186。

巴于——见巴利于,费利克斯。

白恩士,莉迪娅(莉希)(Burns, Lydia[Lizzy, Lizzie] 1827—1878)——爱尔兰女工,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的参加者;玛丽·白恩士的妹妹,恩格斯的第二个妻子。——165。

白恩士,玛丽(Burns, Mary 1823—1863)——爱尔兰女工,恩格斯的第一个妻子。——165、174、290。

班贝格尔,路德维希(Bamberger, Ludwig 1823—1899)——德国政论家,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年为《美因茨日报》编辑,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起义失败后流亡瑞士,1849—1850年移居伦敦,1851年在比利时经商,1852年起侨居巴黎,1858年成为巴黎的银行家;1866年回到德国,成为民族自由党人,德意志帝国国会议员(1871—1893)。——226。

班贝格尔,路易(Bamberger, Louis 生于1821年)——德国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9世纪50年代侨居伦敦,经营银行业务;《德意志—伦敦报》编辑(1849—1851);不伦瑞克公爵的秘书,后来在苏黎世经商。——104、142、164、236、259、325—327、330、340。

班贝格尔,西蒙(Bamberger, Simon)——伦敦银行家,路·班贝格尔的父亲。——234、235、236、325、327。

鲍狄埃,欧仁(Pottier, Eugène 1816—1887)——法国无产阶级诗人,40年代因写过许多革命歌曲而著名;1848年二月革命和六月起义的参加者,巴黎公社委员,巴黎公社被镇压后流亡英国,后迁美国,1880年回到法国;工人党党员,《国际歌》的作者(1871年6月)。——143。

鲍威尔,埃德加(Bauer, Edgar 1820—1886)——德国政论家,柏林的青年黑格尔分子;恩格斯的朋友;1842年为《莱茵报》的撰稿人;1843年转到主观唯心主义立场,曾多次改变自己的政治观点;1848—1849年革命后流亡英国;1859年为伦敦《新时代》编辑;1861年大赦后为普鲁士官员;布·鲍威尔的弟弟。——410。

鲍威尔,安德烈亚斯·亨利希(Bauer, Andreas Heinrich 约生于1813年)——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职业是鞋匠;1838年在巴黎成为正义者同盟盟员,1842年被驱逐出法国;曾一度担任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主席,共产主义者同

- 盟中央委员会委员(1847—1850),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的司库;1850年春是同盟派往德国的特使;1851年流亡澳大利亚。——3、14、113、138、142、164、414、471、564。
- 鲍威尔,布鲁诺(Bauer, Bruno 1809—1882)——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宗教和历史研究者,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1834年在柏林大学、1839年在波恩大学任非公聘神学教师,1842年春因尖锐批判圣经而被剥夺教职;1842年为《莱茵报》撰稿人;早期为黑格尔正统派的拥护者,1839年后成为青年黑格尔派的重要理论家,自我意识哲学的代表;1837—1842年初为马克思的朋友;1842年夏天起为“自由人”小组成员;1848—1849年革命后为《新普鲁士报》(《十字报》)的撰稿人;1866年后成为民族自由党人;写有一些基督教史方面的著作。——411。
- 鲍威尔,路德维希(Bauer, Ludwig)——德国医生,1848年是普鲁士制宪议会议员,属于左派;1849年移居英国,1850年是伦敦民主主义同盟救济委员会主席。——100、111、123、363、334、367。
- 鲍威尔,路易——见鲍威尔,路德维希。
- 贝尔姆巴赫,阿道夫(Bermbach, Adolph 1822—1875)——德国法学家,民主主义者,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极左派;1850年底起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被告证人,马克思和案件被告人之间的联系人;后为自由主义者。——315、320。
- 贝尔纳,西蒙·弗朗索瓦(Bernard, Simon-François 1817—1862)——法国医生,共和党人;1848年革命失败后流亡英国;1858年被法国政府控为奥尔西尼谋刺拿破仑第三的同谋犯,但被英国中央刑事法庭宣判无罪。——450。
- 贝尔托尔德,奥托(Berthold, Otto 生于1827年)——普鲁士店员;维护帝国宪法运动时期为普鲁士军队下级军官,在巴登开小差;1850年是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会员;约1851年初回到汉堡,在那里与卡·沙佩尔有通信联系,1851或1852年在斯特拉斯堡作为政治流亡者被捕,并被囚禁在南特。——421、426。
- 贝格尔,拿破仑——见厄博姆,古斯塔夫。
- 贝克尔,海爾曼·亨利希(Becker, Hermann Heinrich“红色贝克尔”der“rote Becker”1820—1885)——德国地方法院见习法官和政论家,科隆工人和业主联合会的领导人之一,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委员(1848—1849),《西德意志报》发行人(1849年5月—1850年7月);1850年底起为共产主义者同盟

- 盟员,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被告之一,被判五年徒刑;60年代是进步党人,后为民族自由党人;普鲁士第二议院议员(1862—1866),国会议员(1867—1874);1875年起为科隆市长。——56、117、140、165、167、187—188、216、223、231、232、244、249、258、273、286、287、428、488。
- 贝克尔,麦克斯·约瑟夫(Becker, Max Joseph 死于1896年)——德国工程师;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起义失败后流亡瑞士,1850年迁居美国。——95、201、337。
- 贝克尔,约翰·菲利浦(Becker, Johann Philipp 1809—1886)——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活动家,职业是制刷工,1848年加入瑞士籍;三月革命以前的民主运动和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以瑞士军队军官身份参加了反对宗得崩德的战争;在巴登—普法尔茨起义时指挥巴登民团;1848—1849年革命后转向无产阶级共产主义立场,瑞士“革命集中”的成员(1850),国际日内瓦第一支部的创建人(1864),国际日内瓦支部委员会、德国和瑞士德语区中央委员会主席(1865),国际德语区支部主席(1866年起),在瑞士的国际德国人支部组织者,国际伦敦代表会议(1865)和国际各次代表大会代表,《先驱》杂志出版者和编辑(1866—1871)和《先驱者》杂志编辑(1877—1882);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106、249。
- 贝克拉特,海尔曼·冯(Beckerath, Hermann von 1801—1870)——德国银行家,莱茵省自由资产阶级的领袖之一;法兰克福国民会议员,属于中间派右翼;1848年8—9月任帝国政府的财政大臣;普鲁士第二议院议员(1849—1852)和爱尔福特议会议员(1850);支持普鲁士的联盟政策。——318。
- 贝里耶,皮埃尔·安东(Berryer, Pierre-Antoine 1790—1868)——法国律师和政治家,七月王朝时期是正统主义反对派领袖,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1848—1851)。——422、446。
- 贝姆,约瑟夫(Bem, Józef 1794—1850)——波兰将军,民族解放运动活动家,1830—1831年起义的领导人;1848年维也纳十月起义的参加者;1849年是匈牙利革命军领导人;革命失败后避难土耳其,入伊斯兰教,被苏丹封为穆拉德帕沙,任土耳其军队指挥官。——189、193、293。
- 倍克,威廉明娜(Beck, Wilhelmine 死于1851年)——匈牙利女冒险家,曾冒充男爵夫人和科苏特的政治情报员;英国警察局的密探。——238、244、379。
- 本生男爵,克里斯蒂安·卡尔·约西亚斯(Bunsen, Christian Karl Josias Freiherr von 1791—1860)——普鲁士外交官、政论家和神学家,曾任驻梵蒂

- 冈的代表(1824—1839)和驻伦敦公使(1842—1854)。——126、331。
- 比林格,卡尔(Biringer, Carl)——德国法兰克福附近赫希斯特的《新莱茵报》和《新莱茵报. 政治经济评论》的预订者。——110。
- 毕尔格尔斯,约翰·亨利希(Bürgers, Johann Heinrich 1820—1878)——德国政论家,《莱茵报》撰稿人(1842—1843),1846年参加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活动,1848—1849年是《新莱茵报》编辑;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50—1851年是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被告之一,被判六年徒刑,后为民族自由党人;60年代为民族联盟盟员和杜塞尔多夫《莱茵报》的编辑。——5、24、27、56、129、140、256、263、269、286、287、296、310、317、431。
- 毕洛夫男爵,亚当·亨利希·迪特里希(Bülow, Adam Heinrich Dietrich Freiherr von 1757—1807)——普鲁士军官和军事著作家,《最新军事制度的精神》一书的作者。——242。
- 毕若·德·拉·比贡利,托马·罗伯尔(Bugeaud de la Piconnerie, Thomas-Robert 1784—1849)——法国元帅,奥尔良党人,七月王朝时期是众议院议员;在比利牛斯半岛战争期间(1808—1814)指挥法军分队,以后曾指挥军队镇压1834年巴黎共和派的起义;侵略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战争的策划者之一,1841—1847年为阿尔及利亚总督,1848—1849年为阿尔卑斯山部队的总司令,第二共和国时期是立法议会议员(1848—1849)。——19。
- 波尔恩,斯蒂凡(Born, Stephan 真名西蒙·布特米尔希 Simon Buttermilch 1824—1898)——德国排字工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新莱茵报》通讯员(1848年6—8月);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工人兄弟会组织者和领袖;1850年被开除出共产主义者同盟;革命后脱离工人运动。——471。
- 波克罕,西吉斯蒙德·路德维希(Borkheim, Sigismund Ludwig 1826—1885)——德国新闻工作者和商人,民主主义者,1848年巴登起义和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起义失败后流亡瑞士;1851年起在伦敦经商;50年代初追随伦敦小资产阶级流亡者;1860年起同马克思和恩格斯保持友好关系。——363。
- 波斯特,卡尔(Post, Carl 生于1819年)——德国检察官,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的熟人,1850年移居美国。——78。
- 波特,乔治·理查森(Porter, George Richardson 1792—1852)——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自由贸易论者;贸易副大臣(1841年起)。——418。

- 伯恩施太德,阿达尔贝特(Bornstedt, Adalbert 1808—1851)——德国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的创办人和编辑(1847—1848),1848年二月革命后是巴黎德意志民主协会领导人;曾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后被开除出同盟(1848年3月);巴黎德国流亡者志愿军团组织者之一;曾与警察局有联系。——9、12、14、19—20、471。
- 伯恩施太因,阿尔诺德·伯恩哈德·卡尔(Börnstein, Arnold Bernhard Karl 1808—1849)——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巴黎德意志民主协会领导人,巴黎德国流亡者志愿军团军事领导人。——471。
- 伯勒尔(Böhler)——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1851年流亡伦敦。——363。
- 勃朗,路易(Blanc, Louis 1811—1882)——法国新闻工作者和历史学家,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1848年临时政府成员和卢森堡宫委员会主席;采取同资产阶级妥协的立场;1848年8月流亡英国,后为伦敦的法国布朗基派流亡者协会的领导人;1871年国民议会议员,反对巴黎公社。——18、185、186、187、189、191、196—197、199—200、203、209—211、217—219、222、227、229、232、252、257、259、304、307—308、349、357、360、445、448、450、452、455、458。
- 博恩施太特,爱德华(Bohnstedt, Eduard)——德国法学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年是《新莱茵报》股东。——27—28。
- 博伊斯特,弗里德里希·卡尔·路德维希·冯(Beust, Friedrich Karl Ludwig von 1817—1899)——普鲁士军官,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因政治信仰退伍;1848年是科隆工人联合会委员会委员,《新科隆日报》的编辑(1848年9月—1849年2月);1848年10月代表科隆工人联合会出席柏林第二届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在会上捍卫了几乎同《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相一致的纲领;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中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革命失败后流亡瑞士,任教育学教授,“革命集中”的成员,1867年国际工人协会苏黎世支部的创建人之一,和平和自由同盟代表大会(1867)的参加者;恩格斯的表妹安娜的丈夫。——62。
- 不伦瑞克——见卡尔·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威廉。
- 布赫尔,阿道夫·洛塔尔(Bucher, Adolph Lothar 1817—1892)——普鲁士司法推事和政论家;1848年是普鲁士制宪议会议员,属于中间派左翼;1848—1849年革命失败后流亡伦敦,柏林《国民报》通讯员;后为民族自由党人,俾斯麦的拥护者;50年代赞同戴·乌尔卡尔特的外交观点。——201、226、232、368、

374。

布拉赫特(Bracht)——1848年为德国埃尔伯费尔德政治俱乐部成员。——28。

布赖尔,弗里德里希·阿尔伯特(Breyer, Friedrich Albert 1812—1876)——德国自由主义者,40年代是布鲁塞尔的医生,布鲁塞尔民主协会会员。——3、9、11。

布兰克,海尔曼(Blank, Hermann)——卡·埃·布兰克的兄弟。——23。

布兰克,卡尔·埃米尔(Blank, Karl Emil 1817—1893)——德国商人,40—50年代接近社会主义观点;1845年起是恩格斯的妹妹玛丽亚的丈夫。——14—16、22、28、30、149、163、460。

布兰克,玛丽亚——见恩格斯,玛丽亚。

布兰克,威廉(Blank, Wilhelm 1821—1892)——恩格斯的同乡,后为商人。——24、27。

布兰克,伊丽莎白(莉莉)(Blank, Elisabeth [Lili])——恩格斯的外甥女,玛丽亚和卡·埃·布兰克的女儿。——459。

布朗基,路易·奥古斯特(Blanqui, Louis-Auguste 1805—1881)——法国革命家,空想共产主义者,主张通过密谋性组织用暴力夺取政权和建立革命专政;许多秘密社团和密谋活动的组织者,1830年七月革命和1848年二月革命的参加者,秘密的四季社的领导人,1839年五月十二日起义的组织者,同年被判处死刑,后改为无期徒刑;1848—1849年革命时期是法国无产阶级运动的领袖,巴黎1870年十月三十一日起义的领导人,巴黎公社时期被反动派囚禁在凡尔赛,曾缺席当选为公社委员;一生中有36年在狱中度过。——189、197、217、222、223、227、228、249、259、304。

布雷默,海尔曼(Brehmer, Hermann 1826—1889)——布雷斯劳的大学生,布雷斯劳工人联合会的创始人之一(1848),《新莱茵报》通讯员。——70。

布里库尔,让·约瑟夫(Bricourt, Jean-Joseph 1805—1857)——比利时司法官员,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7—1848年是众议院议员。——12。

布林德,弗里德里卡(Blind, Friederike)——卡·布林德的妻子。——410、415。

布林德,卡尔(Blind, Karl 1826—1907)——德国作家和新闻工作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巴登革命运动的参加者,1849年为临时政府成员;与马克思同去伦敦,在那里成为德国政治流亡者救济委员会成员;1849—1850年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和《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的撰稿人;50年代中期起是在伦敦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领袖之一,60年代是民族

自由党人,普法战争期间和战后为极端沙文主义者。——75、97、132、410、415。

布鲁土斯(马可·尤尼乌斯·布鲁土斯)(Marcus Junius Brutus 公元前85—42)——罗马国务活动家,贵族共和派密谋反对凯撒的策划者之一。——189、252、387。

布吕格曼,卡尔·亨利希(Brüggemann, Karl Heinrich 1810—1887)——德国政治经济学家和政论家,自由主义者;1830年起为德国大学生联合会领导人之一,1832年参加汉巴赫大会,1832—1840年被监禁;1842—1843年为《莱茵报》撰稿人,1845—1855年为《科隆日报》主编;1848—1849年革命时期持保守派立场。——252、380。

布伦,卡尔·冯(Bruhn, Karl von 生于1803年)——德国新闻工作者;流亡者同盟和正义者同盟盟员,1848年起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48—1849年是法兰克福起义和巴登起义的参加者;1850年被开除出共产主义者同盟后,追随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后为拉萨尔的拥护者;60年代在汉堡出版拉萨尔派的机关报《北极星》。——70—72、338、476。

布罗伊公爵,阿希尔·沙尔·莱昂斯·维克多(Brogie, Achille-Charles-Léonce-Victor, duc de 1785—1870)——法国政治活动家,奥尔良党人;内阁首相(1835—1836),第二共和国时期是立法会议员(1849—1851)。——422。

布洛斯,鲁道夫·库诺(Bloß, Rudolph Cuno)——德国雕刻匠,19世纪40年代民主主义运动的参加者。——10、13。

布吕歇尔,格布哈尔德·勒贝雷希特·冯,瓦尔施塔特公爵(Blücher, Gebhard Leberecht von, Fürst von Wahlstatt 1742—1819)——普鲁士元帅,1793—1794年参加反对法兰西共和国的战争,1806和1813—1815年在反对拿破仑法国的战争中任指挥官。——471。

C

楚劳夫,亨利希(Zulauff, Heinrich 生于1810年)——德国埃尔伯费尔德的店员,1846年参加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活动,1848—1849年革命后流亡美国,后失踪。——27。

D

达贝克(Darbeck)——1848年布鲁塞尔警官。——5。

- 达福伊讷, 弗里德里希·路德维希(Davoine, Friedrich Ludwig)——1850年是柏林一家出版社的所有人。——105。
- 达拉什, 沃伊切赫(Darasz, Wojciech 1808—1852)——波兰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人, 1830—1831年起义的参加者, 波兰流亡者民主组织的领导成员, 伦敦欧洲民主派中央委员会委员。——152。
- 达来朗-贝里戈尔, 沙尔·莫里斯·德, 贝内文特亲王(Talleyrand-Périgord, Charles-Maurice de, prince de Bénévent 1754—1838)——法国外交家, 外交大臣(1797—1799、1799—1807和1814—1815), 法国出席维也纳会议(1814—1815)的代表, 驻伦敦大使(1830—1834)。——144、263。
- 达姆(Damm)——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9年是巴登制宪议会议长; 1848—1849年革命失败后流亡英国。——363。
- 大仲马, 亚历山大(Dumas Père, Alexandre 1802—1870)——法国作家。——199。
- 丹东, 若尔日·雅克(Danton, Georges-Jacques 1759—1794)——法国政治家和法学家, 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活动家, 雅各宾派的右翼领袖。——448。
- 丹尼尔斯, 阿马利亚(Daniels, Amalie 父姓弥勒 Müller 1820—1895)——罗·丹尼尔斯的妻子。——408、475。
- 丹尼尔斯, 罗兰特(Daniels, Roland 1819—1855)——德国医生, 1846年参加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活动;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和领导人之一, 1850年起为同盟科隆中央委员会委员; 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被告之一, 被陪审法庭宣告无罪; 第一批尝试把辩证唯物主义运用到自然科学领域的人之一;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5、98、129、173、209、231、238、243、253、256、258、285、287、290—291、294、310、321、408、414、475。
- 但丁·阿利格埃里(Dante Alighieri 1265—1321)——意大利诗人。——410。
- 道耳(Daul, A.)——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106。
- 德比伯爵, 爱德华·乔治·杰弗里·史密斯·斯坦利,(比克斯塔夫的)斯坦利勋爵(Derby, Edward George Geoffrey Smith Stanley, Lord Stanley of Bickerstaffe, Earl of 1799—1869)——英国政治活动家, 托利党领袖, 19世纪下半叶为保守党领袖; 曾任殖民大臣和陆军大臣(1833—1834和1841—1845), 内阁首相(1852、1858—1859和1866—1868)。——201。

德布勒,路德维希(Döbler, Ludwig 1801—1864)——奥地利幻术演员,表演过“渐淡和渐换他影的幻灯影”。——288。

德克尔(Decker)——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年二月革命后是巴黎德意志民主协会会员。——471。

德克尔,卡尔·冯(Decker, Carl von 1784—1844)——普鲁士将军和军事著作家。——244、336。

德朗克,恩斯特(Dronke, Ernst 1822—1891)——德国政论家和作家,曾一度受“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影响;1848年初起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48—1849年为《新莱茵报》编辑;1848—1849年革命失败后流亡法国,1850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时拥护马克思和恩格斯,1850年7月是同盟中央委员会派往瑞士的特使;1853年4月底流亡英国;科隆共产党人案件时期(1852)支持马克思和恩格斯揭露警察当局的丑恶行径;国际会员;70年代脱离政治活动而经商。——11、24、25、38、40、47、61、62、73、76、78、81、85、87、92、122、124、128、146、161、172、202、208、212、228、250、253、257、263、303、339、386、388、391、412、419、420、424、489。

德朗克,恩斯特·弗里德里希·约翰(Dronke, Ernst Friedrich Johann 1797—1849)——德国教师,1841年起是富尔达中学校长,写有语文学和历史著作;恩·德朗克的父亲。——25。

德鲁克尔,路易(Drucker, Louis)——德国新闻工作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51年为伦敦幽默周刊《您好!》的出版者。——349。

德穆特,海伦(琳蓓,尼姆)(Demuth, Helene [Lenchen, Nim] 1823—1890)——马克思家的女佣和忠实的朋友。——224、474、486。

德纳,查理·安德森(Dana, Charles Anderson 1819—1897)——美国新闻工作者,废奴主义者,40—60年代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和《美国新百科全书》编辑,1868年起为《太阳报》主编。——333、388、417、437、449、463、465。

德斯特尔,卡尔·路德维希·约翰(D' Ester [d' Ester], Karl Ludwig Johann 1813—1859)——德国医生,社会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莱茵报社股东和《莱茵报》撰稿人;曾在科隆的民主运动中起领导作用,1847年起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科隆支部成员;1848—1849年革命时期为普鲁士制宪议会和第二议院议员,属于左派;1848年10月起为德意志民主协会中央委员会委员;1849年在巴登—普法尔茨起义中起重要作用并支持普法尔茨临时政府,后来流亡瑞士。——5、27、77、96、208、441、443。

- 邓宾斯基,亨利克(Dembiński [Dembinski], Henryk 1791—1864)——波兰政治家 and 将军,民族解放运动的活动家,1830—1831年波兰起义的参加者;1848—1849年革命时期是匈牙利革命军的领袖之一,在革命失败后流亡土耳其,1850年移居巴黎。——84、241。
- 狄茨,奥斯瓦尔德(Dietz [Diez], Oswald 1824左右—1864)——德国建筑师,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1850年流亡伦敦,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50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后属于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后来是该集团中央委员会委员;1852年赴美国,站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145、152、164、369、400、410、414、422、439。
- 狄茨,伯恩哈德(Dietz, Bernhard 死于1850年)——德国新闻工作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67。
- 狄更斯,查理(Dickens, Charles 笔名博兹 Boz 1812—1870)——英国现实主义作家。——138。
- 迪斯累里,本杰明,比肯斯菲尔德伯爵(Disraeli [D'Israeli], Benjamin, Earl of Beaconsfield 1804—1881)——英国政治活动家和作家,40年代参加“青年英国”;托利党领袖,19世纪下半叶为保守党领袖;曾任财政大臣(1852、1858—1859和1866—1868),内阁首相(1868和1874—1880)。——201。
- 杜班,安德烈·玛丽·让·雅克(Dupin, André-Marie-Jean-Jacques 人称大杜班 Dupin aîné 1783—1865)——法国法学家和政治活动家,奥尔良党人,众议院议长(1832—1839),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议员(1848—1849)和立法议会议长(1849—1851);后为波拿巴主义者。——446。
- 杜邦·德勒尔,雅克·沙尔(Dupont de l'Eure, Jacques-Charles 1767—1855)——法国政治家,自由主义者;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和1830年革命的参加者;1830年以前是烧炭党领导成员;40年代是皇朝反对派的代表人物,接近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1848年为临时政府主席,后为国民议会议员。——17。
- 杜布尔-比特勒伯爵,弗雷德里克(Dubourg-Butler, Frederic, comte 1788—1850)——法国将军,曾参加1830年革命的街垒战,后来脱离政治活动。——229。
- 杜弗尔,茹尔·阿尔芒·斯塔尼斯拉斯(Dufaure, Jules-Armand-Stanislas 1798—1881)——法国律师和政治活动家,奥尔良党人,曾任社会公共工程大臣(1839—1840),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1848—

- 1851), 卡芬雅克政府的内务部长(1848年10—12月)和波拿巴政府的内务部长(1849年6—10月);第三共和国时期任司法部长,内阁总理。——91。
- 杜朗,鲁道夫(Dulon, Rudolph 1807—1870)——德国牧师,反官方教会的“光明之友”运动的拥护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9—1850年为《不来梅每日纪事报》撰稿人,1850年3月起任主编;1853年流亡美国。——167—168、328。
- 杜罗·德拉马尔,阿道夫·茹尔·塞扎尔·奥古斯特(Dureau de La Malle, Adolphe-Jules-César-Auguste 1777—1857)——法国诗人、历史学家、语文学家和考古学家。——357、358。
- 杜木里埃,沙尔·弗朗索瓦(Dumouriez [Dümouriez], Charles-François 1739—1823)——法国将军和政治活动家,法国革命时期是吉伦特党人;曾任外交部长、北部革命军队指挥官(1792—1793);1793年3月背叛法兰西共和国。——404。
- 杜斯特(Dust)——德国军士。——64。
- 多里沙尔,劳伦茨(Dolleschall, Laurenz 生于1790年)——德国警官(1819—1847);检查《莱茵报》的书报检查官。——274。
- 多米尼库斯,阿道夫(Dominicus, Adolf)——德国商人,恩·德朗克的舅舅。——25。
- 多诺万,丹尼尔(Donovan, Daniel)——英国宪章主义者,19世纪40—50年代是兰开夏郡宪章派组织的领导人之一。——162。

E

- 厄博姆,古斯塔夫(Oebom, Gustav 原名拿破仑·贝格尔 Napoleon Berger)——瑞典排字工人,1839年起侨居瑞士,正义者同盟伯尔尼支部成员,后为共产主义者同盟伯尔尼支部领导人,1851年被驱逐出瑞士,后移居美国。——52。
- 恩格斯,安娜(Engels, Anna 1825—1853)——恩格斯的妹妹,阿·冯·格里斯海姆的第一个妻子。——23。
- 恩格斯,弗里德里希(Engels, Friedrich 1796—1860)——恩格斯的父亲。——15、24、39、146、153、161、184、209、239、301、310、381。
- 恩格斯,海尔曼(Engels, Hermann 1822—1905)——恩格斯的弟弟,巴门的工厂主,恩格尔斯基兴的欧门—恩格斯公司的股东。——151、379、381、386、389、459、460。

- 恩格斯, 玛丽亚 (Engels, Marie 1824—1901)——恩格斯的妹妹, 1845 年起为卡·埃·布兰克的妻子。——23、29、144、151、459。
- 恩格斯, 伊丽莎白 (爱利莎)·弗兰契斯卡·毛里齐亚 (Engels, Elisabeth [Elise] Franziska Mauritia 父姓范·哈尔 van Haar 1797—1873)——恩格斯的母亲。——15、382。
- 恩格斯, 卡尔·弗里德里希·哥特弗里德·路德维希 (Engels, Karl Friedrich Gottfried Ludwig 1790—1855)——普鲁士上校, 1847 年起任科隆第二卫戍司令, 1851 年起为将军。——64—66。
- 恩斯特·奥古斯特 (Ernst August 1771—1851)——汉诺威国王 (1837—1851)。——317、321。

F

- 法布里齐乌斯, 弗兰茨 (Fabricius, Franz)——德国商人, 民主主义者, 1851 年马克思通过他与约·魏德迈建立通信联系。——297。
- 法农 (Fanon)——法国流亡者, 19 世纪 50 年代初是在伦敦的法国布朗基派流亡者协会会员。——144、151、488。
- 菲埃斯基 (Fieschi)——1850 年在伦敦的流亡者。——149。
- 菲克勒尔, 约瑟夫 (Fickler, Joseph 1808—1865)——德国新闻工作者,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8—1849 年巴登民主运动领导人之一; 1849 年为巴登临时政府成员; 革命失败后先后流亡瑞士、英国和美国。——311—313、319、334、340、363—367、441。
- 菲力浦——见日果, 菲力浦·沙尔。
- 菲力浦斯, 安东尼达 (南尼达) (Philips, Antoinette [Nannette] 1837 左右—1885)——马克思的表妹, 莱·菲力浦斯的女儿, 国际荷兰支部成员。——484。
- 菲力浦斯, 奥古斯特 (Philips, August 死于 1895 年)——马克思的表弟, 阿姆斯特丹律师, 莱·菲力浦斯的儿子。——484、485。
- 菲力浦斯, 弗里德里希 (弗里茨) (Philips, Friedrich [Fritz])——马克思的表弟, 莱·菲力浦斯的儿子。——484、487。
- 菲力浦斯, 卡勒尔 (卡尔) (Philips, Karel [Karl])——马克思的表弟, 亚琛商人, 莱·菲力浦斯的儿子。——484、485。
- 菲力浦斯, 莱昂 (Philips, Lion 1794—1866)——荷兰商人, 马克思的姨

父。——133、484、487。

菲利浦斯,扬(Philips, Jan)——马克思的表弟,莱·菲利浦斯的儿子。——485。

菲利浦斯,索菲娅(Philips, Sophie 父姓普雷斯堡 Pressburg)——马克思的姨母,莱·菲利浦斯的妻子。——484。

菲利浦斯,雅克(Philips, Jacques)——马克思的表弟,荷兰鹿特丹的律师,莱·菲利浦斯的儿子。——484。

费德尔,维克多(Faider, Victor)——比利时律师和政治家,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布鲁塞尔民主协会会员(1847—1848)。——10、12。

费尔巴哈,路德维希(F Feuerbach, Ludwig 1804—1872)——德国唯物主义哲学家,德国古典哲学的代表人物。——149、377、410、415。

费奈迭,雅科布(Venedey, Jakob 1805—1871)——德国作家、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30年代是巴黎流亡者同盟领导人,1848—1849年是预备议会议员和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1848—1849年革命后成为自由派。——35。

费舍(Fischer)——德国新闻工作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起义失败后流亡美国,1851年为新奥尔良《德意志报》编辑。——248、250、253、358、365、370、371—372、375、424、426。

芬纳尔·冯·芬讷贝格,斐迪南·丹尼尔(Fenner von Fenneberg, Ferdinand Daniel 1820—1863)——奥地利军官;1848年任维也纳国民自卫军司令,1849年任普法尔茨革命军司令兼参谋长,占领兰道要塞的行动失败后被撤职;后流亡美国,纽约《大西洋》杂志的创办人之一(1851),《德国共和党人报》(1851—1852)和《西方先驱者报》(1853)的编辑;1858年返回德国。——63、329。

弗莱里格拉特,斐迪南(Freiligrath, Ferdinand 1810—1876)——德国诗人,1848—1849年为《新莱茵报》编辑,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50年代脱离革命斗争,50—60年代为瑞士银行伦敦分行职员。——38、62、73、74、82、83、86、97、108—109、117、263、273、278、285、287、295、299、308、311—312、315、333、340、348、370、372、410、417、420、429、442、465、466、482、492。

弗莱里格拉特,伊达(Freiligrath, Ida 父姓梅洛斯 Melos 1817—1899)——斐·弗莱里格拉特的妻子。——85、466。

弗兰茨·约瑟夫一世(Franz-Joseph I 1830—1916)——奥地利皇帝(1848—

1916)。——274。

弗兰克,保尔(Franck, Paul)——德国新闻工作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9世纪50年代初流亡美国,站在北部方面参加内战。——264。

弗兰克,古斯塔夫(Frank, Gustav 死于1860年)——奥地利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9世纪50年代初侨居伦敦。——363、366—367。

弗里德里希二世,弗里德里希大帝(Friedrich II, Friedrich der Große 1712—1786)——普鲁士国王(1740—1786)。——242。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Friedrich-Wilhelm IV 1795—1861)——普鲁士国王(1840—1861)。——6、274、298。

弗洛孔,斐迪南(Flocon, Ferdinand 1800—1866)——法国政治家和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改革报》编辑,1848年为临时政府成员;山岳党人;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被驱逐出法国。——3、8、16、18、308、448。

弗洛伦库尔,弗兰茨·沙索·冯(Florencourt, Franz Chassot von 1803—1886)——德国作家和政论家,德国许多定期刊物的编辑;自由党人,40年代中期为保守党人;燕·马克思的哥哥斐·冯·威斯特华伦的内兄。——252。

孚赫,茹尔(尤利乌斯)(Faucher, Jules [Julius] 1820—1878)——德国政论家和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青年黑格尔分子;自由贸易的拥护者;1850年为柏林《晚邮报》的创办人和编辑;1850—1861年侨居英国,为《晨星报》的撰稿人,写有住宅问题的著作;1851年为《伦敦新闻画报》德文版编辑;1861年回到德国,后为进步党人,1866年起为民族自由党人。——274、277、348、357。

福尔克(Volk, W.)——德国流亡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年是巴黎德意志民主协会会员。——471。

福格勒,卡尔·格奥尔格(Vogler, Carl Georg 约生于1820年)——布鲁塞尔的德国出版商和书商,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曾出版马克思的著作《哲学的贫困》。——8、9。

福克斯,盖伊(Fawkes, Guy 1570—1606)——英国阴谋家,天主教徒,1605年火药阴谋的领导人,打算炸毁议会大厦,连同两院议员和国王詹姆斯一世一起炸死。——476。

福伦巴赫,弗里德里希(Faulenbach, Friedrich)——德国商人,马克思一家的熟人。——474。

福适,莱昂(Faucher, Léon 1803—1854)——法国政治家、政论家和经济学家,奥尔良党人,后为波拿巴主义者;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会议

- 员(1848—1851),内务部长(1848年12月—1849年5月和1851年)。——288、416、422。
- 傅科,莱昂(Foucault, Léon 1819—1868)——法国物理学家。——259。
- 富尔德,阿希尔(Fould, Achille 1800—1867)——法国银行家和政治家,奥尔良党人,后为波拿巴主义者,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会议员(1848—1849),曾任财政部长(1849—1851),财政大臣(1861—1867),国务大臣和皇廷事务大臣(1852—1860)。——15。

G

- 盖尔克(Gehrke[Gerke])——德国教师,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19世纪50年代侨居伦敦。——363。
- 盖格尔,威廉·阿尔诺德(Geiger, Wilhelm Arnold)——普鲁士警官,1848年任法院侦查员,后为科隆警察局长。——32、34、35、60、63。
- 戈尔德海姆,弗里德里希·泰奥多尔·奥古斯特(Goldheim, Friedrich Theodor August 约生于1807年)——普鲁士警官,19世纪50年代初是在伦敦的普鲁士警察局密探。——266。
- 戈尔盖,阿尔图尔(Görgey, Arthur 1818—1916)——匈牙利将军,匈牙利军队总司令(1849年4—6月);曾依靠反动军官和资产阶级中的反革命派,背叛匈牙利革命,率领所属部队向沙皇军队投降。——84、241。
- 戈克,阿曼德(Goegg, Amand 1820—1897)——德国海关官员、政论家和新闻工作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1849年是巴登临时政府财政部长,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1862年返回德国;日内瓦和平和自由同盟的创建人之一,国际会员;70年代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133、274、277、311—312、319、334、363、365—369、375。
- 哥林格尔,卡尔(Göhringer [Göringer], Karl 约生于1808年)——德国巴登小酒店老板;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革命失败后流亡英国,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50年同盟分裂后属于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在伦敦开设小酒店,那里成了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聚会之地。——229、249、258、279、363、411、414、421、425、432。
- 哥特沙克,安德烈亚斯(Gottschalk, Andreas 1815—1849)——德国医生,共产主义者同盟科隆支部委员,1848年4—6月科隆工人联合会主席,从小资产阶级宗派主义的立场来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德国革命的战略和策

- 略。——52、270。
- 歌德,约翰·沃尔夫冈·冯(Goethe, Johann Wolfgang von 1749—1832)——德国诗人、作家、思想家和博物学家。——162、165、411、442。
- 格贝尔特,奥古斯特·弗里德里希(Gebert, August Friedrich)——德国木匠,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巴登起义和维护帝国宪法运动的参加者;流亡瑞士,1850年迁往伦敦,1850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后属于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并为该集团的中央委员。——145、230、249、296、308。
- 格雷,乔治(Grey, George 1799—1882)——英国国务活动家,辉格党人,曾任内务大臣(1846—1852、1855—1858和1861—1866)和殖民大臣(1854—1855)。——266。
- 格雷波,让·路易(Greppo, Jean-Louis 1810—1888)——法国政治家,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1831年和1834年里昂起义的参加者,第二共和国时期为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1870—1871年为巴黎的区长,1871年国民议会议员。——219。
- 格雷厄姆,詹姆斯·罗伯特·乔治(Graham, James Robert George 1792—1861)——英国国务活动家,辉格党人,后为皮尔分子,议会议员,曾任海军首席大臣(1830—1834和1852—1855),内务大臣(1841—1846)。——266。
- 格里斯海姆,阿道夫·冯(Griesheim, Adolf von 1820—1894)——德国工厂主,欧门—恩格斯公司的股东,恩格斯的妹妹安娜的丈夫,安娜死后是爱丽莎的丈夫。——85。
- 格鲁希侯爵,艾曼纽埃尔(Grouchy, Emmanuel, marquis de 1766—1847)——法国将军,1815年起为元帅,拿破仑战争的参加者。——19。
- 格律恩,卡尔(Grün, Karl 笔名恩斯特·冯·德尔·海德 Ernst von der Haide 1817—1887)——德国小资产阶级政论家,接近青年德意志和青年黑格尔派,40年代中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普鲁士制宪议会议员(1848),属于左翼,普鲁士第二议院议员(1849);1851年起流亡比利时,1861年回到德国,曾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高等商业工艺学校任艺术史、文学史和哲学史教授(1862—1865);1870年到维也纳;1874年出版了路·费尔巴哈的书信集和遗著。——310。
- 格罗斯,马格努斯(Gross, Magnus 生于1817年)——德国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9世纪50年代流亡美国,《纽约州报》编辑(1860—1869)。——160、169、172。

- 格塞尔(Gsell)——马克思一家在巴黎居住时的女房东。——7。
- 古泰(Gouté)——法国流亡者,19世纪50年代初是在伦敦的法国布朗基派流亡者协会会员。——144、151。
- 谷登堡,约翰(Gutenberg, Johann 原名约翰·根斯弗莱施(谷登堡的)Johannes Gensfleisch zum Gutenberg 约1400—1468)——德国发明家,欧洲印刷术的奠基人。——376。

H

- 哈布斯堡——见弗兰茨·约瑟夫一世。
- 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索菲娅(Hatzfeldt, Sophie Gräfin von 1805—1881)——斐·拉萨尔的朋友和拥护者。——83。
- 哈根,泰奥多尔(Hagen, Theodor 1823—1871)——汉堡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的出版者,1850年底流亡伦敦,后移居美国。——115、117、119。
- 哈尼,玛丽(Harney, Mary 死于1853年)——乔·朱·哈尼的妻子。——165、209、262。
- 哈尼,乔治·朱利安(Harney, George Julian 1817—1897)——英国工人运动活动家,宪章派左翼领袖;正义者同盟盟员,后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民主派兄弟协会创建人之一,《北极星报》编辑,《民主评论》、《人民之友》、《红色共和党人》等宪章派刊物的出版者;1862—1888年曾数度住在美国;国际会员;曾同马克思和恩格斯保持友好联系;50年代初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接近,一度同工人运动中的革命派疏远。——3、4、13、23、91、99、134、136、138、139、149、162—163、165、168、172、181、189、191、193—203、205、209—216、218、220—224、225、262、280、303、329、413、416、419、427、471、488。
- 哈森普夫卢格,汉斯·丹尼尔·路德维希·弗里德里希(Hassenpflug, Hans Daniel Ludwig Friedrich 1794—1862)——德国法学家、政论家和国务活动家;曾任黑森选帝侯国的司法大臣和内务大臣(1832—1837),首相(1850—1855)。——335。
- 海德曼(Heidemann, A.)——马克思在伦敦的债主。——111。
- 海恩,奥古斯特(Hain, August)——德国邮政干事;1848—1849年德国革命和1849年维护帝国宪法运动的参加者,被判处20年监禁;1850年6月逃往伦敦;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50年同盟分裂时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拥护

- 者。——325—326, 335。
- 海尔贝格, 路易 (Heilberg, Louis 1818—1852)——德国新闻工作者, 在布鲁塞爾的政治流亡者, 1846 年为布鲁塞爾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委员, 后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 1850 年底流亡伦敦。——142。
- 海尔布特 (Heilbut, B.)——德国学生, 《莱茵报》的通讯员。——56。
- 海尔维格, 格奥尔格 (Herwegh, Georg 1817—1875)——德国诗人,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2 年起成为马克思的朋友, 《莱茵报》等多家报刊的撰稿人; 1848 年二月革命后是巴黎德意志民主协会领导人, 巴黎德国流亡者志愿军团组织者之一; 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 后长期流亡瑞士; 1869 年起为德国社会民主工党 (爱森纳赫派) 党员。——9, 14, 20, 471。
- 海奈曼, 路易 (Heinemann, Louis)——德国家庭教师, 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 1850 年侨居伦敦, 警探。——379。
- 海瑙男爵, 尤利乌斯·雅科布 (Haynau, Julius Jakob Freiherr von 1786—1853)——奥地利将军, 1848 年镇压意大利的革命; 曾任总司令 (1849) 率领奥地利军队去镇压匈牙利革命。——204, 217, 444。
- 海涅, 亨利希 (Heine, Heinrich 1797—1856)——德国诗人, 革命民主主义运动的先驱, 马克思一家的亲密朋友。——91, 164, 348, 433, 451。
- 海因岑, 卡尔 (Heinzen, Karl 1809—1880)——德国作家和政论家,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莱比锡总汇报》记者, 《莱茵报》撰稿人; 1844 年 9 月逃往布鲁塞爾, 1845 年春移居瑞士, 1847 年起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 曾参加 1849 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 后来先后流亡瑞士和英国; 1850 年秋定居美国, 后为《先驱者》报的主编 (1854—1879)。——45, 103, 106, 201, 226, 256—259, 282, 298, 315, 328, 332, 338, 340, 347, 365, 375—377, 384, 389, 409, 421, 429, 441, 461, 476。
- 海泽, 亨利希 (Heise, Heinrich 1820—1860)——德国律师和新闻工作者, 民主主义者和政论家, 《大胡蜂》报出版者和编辑 (1848—1850), 德国 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 1851 年流亡英国。——188。
- 汉森, 亨利希 (Hansen, Heinrich)——德国细木工,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1852 年流亡美国。——473。
- 汉特, 桑顿·利 (Hunt, Thornton Leigh 1810—1873)——英国新闻工作者, 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 40—50 年代支持宪章运动中的右翼; 《先驱》的创办人之一。——438。

- 豪德(Haude)——19世纪40年代德国民主义运动的参加者,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48—1849年革命失败后流亡伦敦,1850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后属于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1850年底是该集团驻德国的特派员。——146、296、308、489。
- 豪格,恩斯特(Haug [Haugh], Ernst)——奥地利军官,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意大利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革命失败后流亡英国,《宇宙》的出版者和编辑。——229、258、261、274、279、299、357、363、364、366。
- 豪普特,海尔曼·威廉(Haupt, Hermann Wilhelm 约生于1831年)——德国店员,维护帝国宪法运动的参加者(1849),运动失败后流亡瑞士,后流亡英国;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会员,1850年10月在汉堡成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被捕者之一,在审讯期间作了贩卖性的供述,审判前即被释放,1852年迁居巴西。——165、321、338、410、414、421—422、425—426、431。
- 豪伊特,威廉(Howitt, William 1792—1879)——英国著作家,写有基督教的历史和许多其他问题的著作。——287。
- 荷马(Homerus 约公元前8世纪)——半传说中的古希腊诗人,《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作者。——371。
- 赫夫根,伯恩哈德·罗伯特(Höfftgen, Bernhard Robert)——美国新闻工作者。——254。
- 赫斯,莫泽斯(Heß, Moses 1812—1875)——德国政论家和哲学家,《莱茵报》创办者之一和撰稿人,1842年1—12月为编辑部成员,1842年12月起为驻巴黎通讯员;正义者同盟盟员,后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40年代中为“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1846年起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1850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后属于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1863年以后为拉萨尔分子;国际布鲁塞尔代表大会(1868)和巴塞尔代表大会(1869)的参加者。——3、11、25、308、489。
- 赫斯,西比拉(Heß, Sybille 父姓佩什 Pesch 1820—1903)——莫·赫斯的妻子,马克思一家的熟人。——308、489。
- 赫斯特,安布罗斯(Hurst, Ambrose)——英国宪章主义者,1848年后为改良主义者。——173。
- 贺拉斯(昆图斯·贺拉斯·弗拉克)(Quintus Horatius Flaccus 公元前65—8)——罗马诗人,同奥古斯都关系甚密。——275。

- 黑尔特勒,丹尼尔(Hertle, Daniel 生于1824年)——德国法学家和新闻工作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起义失败后被判处死刑;后流亡英国,在伦敦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中进行活动,1850年迁居美国。——366。
- 黑格尔,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Hegel,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1770—1831)——德国古典哲学的主要代表。——149、353、360、432、434、447。
- 黑克尔,卡尔(Hecker, Karl)——德国商人,民主主义者,1849年埃尔伯费尔德起义的领导人之一。——24、27。
- 亨策,尤利乌斯(Hentze, Julius 1816左右—1873)——普鲁士军官,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50年同盟分裂后属于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最迟从1851年5月起成为警探,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原告证人。——103。
- 霍夫,亨利希(Hoff, Heinrich)——德国书商和出版商;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革命失败后流亡美国。——376、384。
- 霍夫施泰特尔,古斯塔夫·冯(Hoffstetter, Gustav von 1818—1874)——瑞士军官和军事著作家,1847年参加反对宗得崩德的战争,1849年参加加里波第部队。——64、336。
- 霍弗(Hover)——德国军士。——64。
- 霍林格尔,菲德利奥(Hollinger, Fiedelio)——瑞士排字工人;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后流亡英国;后为伦敦一家印刷所老板,曾承印《人民报》。——368、369。

J

- 基奥扎,洛伦佐(Chiozza, Lorenzo)——意大利商人。——255。
- 基尔希曼,尤利乌斯·海尔曼(Kirchmann, Julius Hermann 1802—1884)——德国法学家、政论家和哲学家,自由党人;1848年为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属于中间派左翼,后为普鲁士邦议会议员和德意志帝国国会议员;写有哲学和法学方面的著作。——275。
- 基林斯基,卡尔(Kilinsky, Karl)——19世纪50年代初在伦敦的匈牙利流亡者。——114。
- 基佐,弗朗索瓦·皮埃尔·吉约姆(Guizot, François-Pierre-Guillaume 1787—1874)——法国政治家和历史学家,奥尔良党人;1812年起任巴黎大学历史系

- 教授,七月王朝时期是立宪君主派领袖,历任内务大臣(1832—1836)、教育大臣(1836—1837)、外交大臣(1840—1848)和首相(1847—1848);代表大金融资产阶级的利益。——75。
- 济格尔,阿尔伯特(Sigel, Albert 1827—1884)——德国军官,新闻工作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巴登革命运动的参加者,革命失败后流亡英国,1853年侨居美国,曾站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363,368。
- 济格尔,弗兰茨(Sigel, Franz 1824—1902)——德国军官,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巴登革命运动的参加者,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时期为巴登—普法尔茨革命军总司令、副总司令和巴登临时政府陆军部长;起义失败后流亡瑞士,1851年起流亡英国;1852年迁居美国,曾站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1866年起为纽约新闻工作者;阿·济格尔的哥哥。——249、278、282、312、340、348、357、363、365—369,374,375,387。
- 加尔涅-帕热斯,路易·安东(Garnier-Pagès, Louis-Antoine 1803—1878)——法国政治家,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1848年为临时政府成员和巴黎市长,曾任财政部长(1848年3—6月);第二帝国时期是立法团议员(1864—1870);国防政府成员(1870—1871)。——17。
- 加莱尔,阿尔伯·弗雷德里克·让(Galeer, Albert-Frédéric-Jean 1816—1851)——瑞士教师和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曾参加1847年反对宗得崩德的战争和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日内瓦民主派领袖;瑞士“革命集中”的成员,格吕特利同盟的创建人。——228,303。
- 杰米多夫,阿纳托利·尼古拉耶维奇(Демидов, Анаторий Николаевич 1812—1870)——俄国贵族,采矿和冶金企业业主,慈善家,曾赞助文艺和科学事业。——284。
- 金克尔,哥特弗里德·约翰(Kinkel, Gottfried Johann 1815—1882)——德国诗人、作家和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被普鲁士法庭判处无期徒刑,1850年在卡·叔尔茨帮助下越狱逃跑,流亡英国;在伦敦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领袖,《海尔曼》周报编辑(1859);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81、146、201、226、233、235、245、249、258、261、273、276、278、279、282、287、288、298、311、328、334、358、363—366,368,370—372,374—375。
- 金克尔,约翰娜(Kinkel, Johanna 父姓莫克尔 Mockel 1810—1858)——德国女作家,哥·约·金克尔的妻子。——273,278—279,282。

- 居姆佩尔,约翰·亨利希(Gümpel, Johann Heinrich)——德国雪茄烟工人和木工,1845年起为汉堡工人联合会会员;1851年为逃避司法追究而流亡伦敦,同年12月初起同马克思和共产主义者同盟伦敦支部有联系。——439。
- 君特,约翰·格奥尔格(Günther, Johann Georg 1808—1872)——德国医生和新闻工作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9世纪40年代是多家民主刊物的编辑,1849—1850年为《新德意志报》编辑之一,1850年侨居伦敦,后移居美国。——188。

K

- 卡贝,埃蒂耶纳(Cabet, Étienne 人称卡贝老爹 Père Cabet 1788—1856)——法国法学家和政论家,法国工人共产主义一个流派的创始人,和平空想共产主义的代表人物,《人民报》的出版者(1833—1834);流亡英国(1834—1839);《1841年人民报》的出版者(1841—1851);曾尝试在美洲建立共产主义移民区(1848—1856),以实现其在1848年出版的小说《伊加利亚旅行记》中阐述的理论。——13、20、217。
- 卡布拉尔,安东尼奥·贝尔纳多·达科斯塔,托马尔侯爵(Cabral, Antonio Bernardo da Costa, margués de Thomar 1803—1889)——葡萄牙国务活动家,资产阶级保皇党领袖,政府首脑(1842—1846和1849—1851)。——277。
- 卡尔-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威廉(不伦瑞克和吕讷堡公爵)(Karl Friedrich August Wilhelm [Herzog von Braunschweig und Lüneburg] 1804—1873)——1830年9月初被推翻,流亡国外;曾企图在欧洲的一些国家帮助下复辟,40—50年代与流亡者中的民主派保持联系;《德意志—伦敦报》所有人。——149。
- 卡尔利埃,皮埃尔·沙尔·约瑟夫(Carlier, Pierre-Charles-Joseph 1799—1858)——巴黎警察局长(1849—1851),波拿巴主义者。——416、422。
- 卡耳佩珀,托马斯(Culpeper, Sir Thomas 1578—1662)——英国经济学家,重商主义的拥护者。——434。
- 卡芬雅克,路易·欧仁(Cavaignac, Louis-Eugène 1802—1857)——法国将军和政治家,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30—40年代曾参加侵占阿尔及利亚,1848年任阿尔及利亚总督;第二共和国时期是陆军部长(1848年5—6月),镇压巴黎六月起义;曾任政府首脑(1848年6—12月);立法会议员(1849—1851);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因反对拿破仑第三的政府而被捕。——273、279、280、283、288、400、404、423、446。

- 卡莱尔,托马斯(Carlyle, Thomas 1795—1881)——英国作家、历史学家和唯心主义哲学家,宣扬英雄崇拜,封建社会主义的代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评者,托利党人;1848年后成为工人运动的敌人。——393。
- 卡梅伦,约翰(Cameron, John M.)——英国宪章主义者,1851年曼彻斯特宪章派代表会议的参加者,乔·哈尼的拥护者,恩格斯的熟人。——163。
- 卡诺,拉扎尔·伊波利特(Carnot, Lazare-Hippolyte 1801—1888)——法国政治家和政论家,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七月王朝时期为众议院议员(左派反对派);第二共和国时期是临时政府教育部长(1848年2—7月),制宪议会和立法会议员(1848—1851);秩序党的反对者;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以后成为共和党反对派领袖,反对拿破仑第三的政府。——448。
- 卡佩隆,保兰(Caperon, Paulin 约生于1821年)——法国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革命失败后流亡伦敦;19世纪50年代初是伦敦的法国布朗基派流亡者协会会员。——144—145、151、489。
- 卡普,弗里德里希(Kapp, Friedrich 1824—1884)——德国法学家、历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新莱茵报》驻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记者(1848);1850年流亡美国,《纽约晚报》的编辑(1850);1870年回到德国,民族自由党人,德意志帝国国会议员(1871—1878和1881—1884);德国自由思想党人。——47、61、62、334、376、384。
- 卡斯蒂欧,阿德尔松(Castiau, Adelson 1804—1879)——比利时律师和政治家,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3—1848年为众议院议员。——5、12。
- 卡斯尔(Cassel)——法国银行家。——3、8、11。
- 卡托(老卡托)(马可·波尔齐乌斯·卡托)(Marcus Porcius Cato Major 公元前234—149)——罗马政治活动家、历史学家和著作家,维护贵族特权;曾任执政官(公元前195),监察官(公元前184);《论农业》的作者。——369。
- 凯撒(盖尤斯·尤利乌斯·凯撒)(Gaius Julius Gaesar 公元前100—44)——罗马统帅、国务活动家和著作家。——189、192、387。
- 康格里夫,威廉(Congreve, William 1772—1828)——英国军官和军事发明家,1808年发明火箭,被命名为康格里夫火箭。——293。
- 康培,约翰·尤利乌斯·威廉(Campe, Johann Julius Wilhelm 1792—1867)——德国书商和出版商,1823年起是汉堡霍夫曼—康培出版公司老板之一;30年代出版了青年德意志派作家的一些著作。——258、412。

- 康普豪森, 卢道夫(Camphausen, Ludolf 1803—1890)——德国政治活动家和银行家, 莱茵省自由资产阶级的领袖之一; 1834年起任科隆商会会长, 莱茵报社股东和《莱茵报》撰稿人; 1843年起为莱茵省议会城市等级的代表, 普鲁士首相(1848年3—6月), 后为第一议院议员; 普鲁士驻中央政府的使节(1848年7月—1849年4月), 北德意志联邦国会议员。——30、35。
- 柯林斯公司(Collins)——一家航运公司。——383。
- 科本, 卡尔·弗里德里希(Köppen, Karl Friedrich 1808—1863)——德国教育家、历史学家和政论家, 青年黑格尔分子, “自由人”小组成员, 《哈雷年鉴》和《莱茵报》的撰稿人, 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 马克思的朋友。——37。
- 科布顿, 理查(Cobden, Richard 1804—1865)——英国工厂主, 自由党人, 自由贸易的拥护者, 反谷物法同盟创始人, 议会议员(1841—1864); 曾参加多次国际和平主义者代表大会, 如1850年8月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和平主义者代表大会。——83、84、91、183、263。
- 科尔夫, 海尔曼(Korff, Hermann)——普鲁士军官,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因政治信仰于1847年被革除军职; 1848—1849年是《新莱茵报》的发行负责人; 后流亡美国。——44、61。
- 科赫, 爱德华·伊格纳茨(Koch, Eduard Ignaz)——德国天主教神父, 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 50年代流亡美国, 为《纽约国家报》撰稿。——418。
- 科斯策尔斯基(Kościelski)——68。
- 科斯塔·卡布拉尔——见卡布拉尔, 安东尼奥·贝尔纳多·达科斯塔。
- 科苏特, 拉约什(路易, 路德维希)(Kossuth, Lajos [Louis, Ludwig] 1802—1894)——匈牙利政治活动家, 匈牙利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 1848—1849年革命时期领导资产阶级民主派, 匈牙利革命政府首脑, 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 50年代曾向波拿巴集团求援。——238、241、409、411、427、432、444、445、451—452、466。
- 科塔, 约翰·格奥尔格·弗赖贝格, 科滕多夫男爵(Cotta, Johann Georg Freiberg, Freiherr von Cottendorf 1796—1863)——德国书商和出版商, 1832—1863年为德国最大的出版社之一科塔书店的所有人; 曾出版奥格斯堡《总汇报》和《知识界晨报》。——327、411。
- 科西迪耶尔, 马尔克(Caussidière, Marc 1808—1861)——法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34年里昂起义的参加者; 七月王朝时期秘密革命团体的组织者之

- 一;第二共和国时期任巴黎警察局长(1848年2—5月),制宪议会议员(1848);因政府准备在布尔日对五月十五日事件的参加者进行审判,于1848年8月逃往英国。——252,448。
- 克拉茨(Kratz)——61。
- 克拉克,托马斯(Clark, Thomas 死于1857年)——英国宪章运动的领袖之一,1848年后为改良主义者,1851年为曼彻斯特宪章派代表会议的代表,菲·奥康瑞尔的拥护者。——173,189。
- 克拉普卡,乔治(格奥尔格)(Klapka, György [Georg] 1820—1892)——匈牙利将军,1848—1849年革命时期曾指挥匈牙利的一支革命军队,1849年6—9月是科莫恩要塞司令;1849年流亡国外;50年代同波拿巴集团有联系;1866年普奥战争时期指挥普鲁士政府为参加这次战争而在西里西亚组织的匈牙利军团;曾一度任拿破仑·约·沙·保·波拿巴的秘书;1867年大赦后回到匈牙利。——117。
- 克莱斯特-雷措,汉斯·胡果(Kleist-Retzow, Hans Hugo 1814—1892)——普鲁士政治家,1849—1852年是普鲁士第二议院议员,保守党极右翼的首领,《新普鲁士报》的创办人之一。——318。
- 克莱因,卡尔·威廉(Klein, Carl Wilhelm 约生于1823年)——德国工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49年埃尔伯费尔德和索林根起义的参加者,1849—1850年流亡伦敦;1850年7月从伦敦将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告同盟书(6月)带到科隆;1851年流亡比利时,1852年流亡美国,工人联合会的组织者之一;60—70年代是国际索林根支部领导成员,工人合作社的领导人。——132。
- 克劳塞维茨,卡尔·菲利浦·哥特弗里德·冯(Clauswitz, Karl Philipp Gottfried von 1780—1831)——普鲁士将军、军事理论家和历史学家;首次把辩证法应用于军事理论;参加普鲁士军队的改革;1812—1814年在俄军中供职;1818—1830年任普通陆军学校校长,1831年任普鲁士元帅奥·奈·冯·格奈泽瑙伯爵的参谋长。——293。
- 克劳特,威廉(Clouth, Wilhelm)——德国科隆印刷厂主,《新莱茵报》从1848年6月1日—8月27日在该厂印刷。——29。
- 克勒(Köhler, J.)——19世纪40年代瑞士日内瓦的银行家。——38—39。
- 克勒(Köhler, J. E. M.)——德国汉堡印刷厂主,1850年该厂印刷了头几期《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杂志。——101,115。

- 克雷米约,伊萨克·阿道夫 (Crémieux (Cremieux), Isaac-Adolphe 1796—1880)——法国律师和政治家,40年代为自由主义者;第二共和国时期为临时政府司法部长(1848年2—5月),制宪议会和立法会议员(1848—1851)。——17。
- 克里斯特(Christ, A.)——德国政论家,写有《保护关税制度问题的现状》的小册子。——299、332。
- 克鲁格,威廉·特劳戈特(Krug, Wilhelm Traugott 1770—1842)——德国哲学家和自由派政论家,康德的追随者;1805年起为柯尼斯堡的哲学教授。——225。
- 克路斯,阿道夫(Cluß, Adolf 1825—1905)——德国工程师,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48年美因茨工人教育协会书记,1848年流亡美国;华盛顿海军部职员;50年代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常通信,曾为德国、英国和美国许多工人和民主派报纸撰稿,同魏德迈一起在美国宣传马克思主义;后来脱离政治活动;19世纪末成为著名的建筑师。——437、440、465。
- 克伦威尔,奥利弗(Cromwell, Oliver 1599—1658)——英国国务活动家,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贵族的领袖;1649年起为爱尔兰军总司令和爱尔兰总督,1653年起为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护国公。——188、234。
- 克洛泽(Klose, G.)——德国军官,1850年是在伦敦的德国流亡者,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50年同盟分裂时拥护马克思。——314、316。
- 肯德尔(Kendall)——英国曼彻斯特一所学校的校长。——335。
- 孔西得朗,普罗斯佩·维克多(Considérant, Prosper-Victor 1808—1893)——法国政论家,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的学生和继承者;曾在其主要著作《社会的命运》(1834—1844)中系统地阐述傅立叶的社会学说,1837年起成为傅立叶派的领袖。——342。

L

- 拉德茨基伯爵,约瑟夫·温采尔(Radetzky Joseph Wenzel Graf 1766—1858)——奥地利陆军元帅,1831年起为意大利北部奥军司令,1848—1849年镇压意大利的民族解放运动;伦巴第一威尼斯王国的总督(1850—1856)。——397。
- 拉登堡,阿达尔伯特·冯(Ladenberg, Adalbert von 1798—1855)——德国特里

- 尔行政区长官(1834—1837),1839年任普鲁士宗教事务、教育和卫生大臣,1848—1850年任教育大臣。——56。
- 拉多维茨,约瑟夫·玛丽·恩斯特·克里斯蒂安·威廉·冯(Radowitz, Joseph Maria Ernst Christian Wilhelm von 1797—1853)——普鲁士将军和政治活动家,匈牙利人,主张在普鲁士领导下统一德国;1848—1849年是法兰克福国民会议员,属于极右派。——279。
- 拉法格,劳拉(Lafargue, Laura 父姓马克思 Marx 1845—1911)——马克思的第二个女儿;法国工人运动的代表;曾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许多著作译成法文;1868年起为保·拉法格的妻子。——472、492。
- 拉罗什——见列曼,奥古斯特·弗里德里希·哥特利布。
- 拉马丁,阿尔丰斯(Lamartine, Alphonse 1790—1869)——法国诗人、历史学家和政治家,40年代为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党领袖;第二共和国时期任外交部长(1848),临时政府的实际上的首脑。——12、16、17。
- 拉梅耐(德拉梅耐),于盖·费利西泰·罗伯尔·德(Lamennais [de la Men-nais], Hugues-Félicité-Robert de 1782—1854)——法国神父、政论家和哲学家,基督教社会主义的思想家;保皇派,后为自由派。——377。
- 拉萨尔,斐迪南(Lassalle, Ferdinand 1825—1864)——德国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代表,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此后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结识;全德工人联合会创始人之一和主席(1863);写有古典古代哲学史和法学史方面的著作。——41、82—83、98。
- 拉韦里埃(Laverrière)——恩格斯在巴门的熟人。——27。
- 拉沃,弗兰茨(Raveaux, Franz 1810—1851)——德国烟草商,政治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预备会议员和法兰克福国民会议员(1848—1849),属于中间派左翼;驻瑞士的帝国专员,1849年6月是帝国五摄政之一;巴登临时政府成员,巴登—普法尔茨起义失败后流亡国外。——56、128、264、317、424。
- 莱奥波德一世(Léopold [Leopold] I 1790—1865)——比利时国王(1831—1865)。——406。
- 莱茵哈特,理查(Reinhardt, Richard 1829—1898)——德国诗人,侨居巴黎,亨·海涅的秘书,马克思一家的朋友;后来经商。——401、451、454、457。
- 赖德律(赖德律-罗兰),亚历山大·奥古斯特(Ledru [Ledru-Rollin], Alexandre-Auguste 1807—1874)——法国政论家和政治家,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领袖,《改革报》编辑;第二共和国时期任临时政府内务部长和执行委员会委员

- (1848),制宪议会和立法会议员(1848—1849),在议会中领导山岳党;1849年六月十三日示威游行后流亡英国,1869年回到法国。——16—18、145、152、181、185、187、191、196—198、211、217、252、279、304、342、363—366、377、422、442、448、451、454。
- 赖希,弗兰茨·约瑟夫(Reich, Franz Joseph 约生于1812年)——德国律师,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1851年流亡法国,后流亡美国。——409、429。
- 赖希黑尔姆(Reichhelm)——在纽约的德国流亡者,《纽约州报》所有人之一。——332。
- 赖辛巴赫伯爵,爱德华(Reichenbach, Eduard Graf von 1812—1869)——西里西亚民主主义者,1848年是普鲁士国民会议员,属于左派;1848年10月起为德国民主主义者中央委员会委员;后为进步党人。——227、374。
- 赖辛巴赫伯爵,奥斯卡尔(Reichenbach, Oskar Graf von 生于1815年)——德国西里西亚地主;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是法兰克福国民会议员,1850年起侨居英国,后迁居美国。——227、363、374、387、441。
- 赖辛巴赫伯爵夫人,贝尔塔(Reichenbach, Bertha Gräfin von 生于1810年)——爱·赖辛巴赫的妻子。——375。
- 朗道夫,皮埃尔·弗朗索瓦(Landolphe, Pierre-François 1809—1889)——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1849年六月十三日示威游行的参加者;流亡伦敦;1850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后属于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1871年回到法国。——186、189、191、197、200、202、203、210、216、219、220、222、225、227、232。
- 劳埃德,赛米尔·琼斯,奥弗斯顿男爵(Loyd, Samuel Jones, Baron Overstone 1796—1883)——英国银行家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通货原理”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议会议员(1819—1826)。——170、175。
- 劳茨(Lautz)——德国特里尔的银行家(19世纪50年代)。——235。
- 勒鲁,皮埃尔(Leroux, Pierre 1797—1871)——法国政论家,空想社会主义者,基督教社会主义的创始人之一。——102。
- 勒韦,威廉(Löwe, Wilhelm 卡尔伯的勒韦 Löwe von Calbe 1814—1886)——德国医生和政治活动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9年为法兰克福国民会议副议长,属于左派,“残阙”议会迁移到斯图加特后为议长;1848—1849年革命失败后流亡瑞士,后迁居美国,在纽约主编德文报纸《新时代报》,1861年大赦

- 后回到德国；北德意志联邦国会和德意志帝国国会议员（1867—1881）；进步党人，后来成为民族自由党人。——441、446、450。
- 勒文塔尔，察哈里亚斯（Löwenthal, Zacharias 1857年起更名为卡尔·弗里德里希·勒宁 Carl Friedrich Loening 1810—1884）——德国出版商，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吕滕—勒宁出版公司创办人（1844）和所有人之一。——412、430、433—435、458。
- 勒辛，约翰奈斯（Rösing, Johannes 生于 1791 年）——德国不来梅商人，19 世纪 30—40 年代德国民主主义运动的参加者，1848 年起是不来梅的民主联合会领导人。——69。
- 勒泽尔，彼得·格尔哈德（Röser, Peter Gerhard 1814—1865）——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雪茄烟厂工人；1848—1849 年为科隆工人联合会副主席，《自由、博爱、劳动》的发行人；1850 年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同盟科隆中央委员会主席，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被告之一，被判六年徒刑；后来成为拉萨尔派。——286、287。
- 勒兹根，查理（Roesgen, Charles）——曼彻斯特的欧门—恩格斯公司的职员。——239。
- 雷登男爵，弗里德里希·威廉·奥托·路德维希（Reden, Friedrich Wilhelm Otto Ludwig, Freiherr von 1804—1857）——德国统计学家和政治活动家，1848—1849 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418。
- 雷诺，乔治·威廉·麦克阿瑟（Reynolds, George William MacArthur 1814—1879）——英国政治活动家和新闻工作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雷诺新闻》的出版者。——163、199、438。
- 李，詹姆斯·普林斯（Lee, James Prince 1804—1869）——英国曼彻斯特的主教（1848 年起）。——184。
- 李比希男爵，尤斯图斯（Liebig, Justus Freiherr von 1803—1873）——德国化学家，农业化学的创始人。——413。
- 李卜克内西，威廉（Liebknecht, Wilhelm 1826—1900）——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活动家、语文学家和政论家；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革命失败后流亡瑞士，1850 年 5 月前往英国，在那里成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62 年回到德国；国际会员，1867 年起为国会议员；德国社会民主党创始人和领袖之一；《人民国家报》编辑（1869—1876）和《前进报》编辑（1876—1878 和 1890—1900）；1889、1891 和 1893 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马克思

- 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154、227、243、248、311—313、319、326、358、369、388、410、490。
- 李嘉图,大卫(Ricardo, David 1772—1823)——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最著名的代表人物。——155、159—160、171、175、238、275。
- 李奇,詹姆斯(Leach, James 生于 1806 年)——英国织工,后为书商,菲·爱·奥康瑞尔的拥护者;宪章派全国协会的创建人之一(1840),后任执行主席;1843 年在兰开夏郡宪章派领袖的公诉案中为被告;1848 年春夏季由于组织宪章派的示威行动被判一年监禁;1851 年是曼彻斯特宪章派代表大会的代表,恩格斯的朋友。——162、173。
- 李维,梯特(Livius, Titus 公元前 59—公元 17)——罗马历史学家,《罗马建城以来的历史》一书的作者。——133。
- 里什基,马丁(Ryschki, Martin)——1850 年在伦敦的匈牙利流亡者。——114。
- 里廷豪森,莫里茨(Rittinghausen, Moritz 1814—1890)——德国律师和政论家,民主主义者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1848—1849 年曾为《新莱茵报》撰稿,《新莱茵报》通讯员,革命失败后流亡法国,后流亡比利时,1856 年回到德国,国际会员,1884 年以前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员;1877—1878 年和 1881—1884 年为国会议员。——342。
- 利埃夫尔,欧仁(Lièvre, Eugène)——法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侨居美国,《人民代言者报》的出版者之一,19 世纪 40 年代是海·克利盖的拥护者。——337。
- 利普斯基,沃伊切赫(阿达尔贝特)·冯(Lipski[Lipsky], Wojciech[Adalbert] von)——柏林议员。——31、68。
- 列曼,阿尔伯特(Lehmann, Albert)——德国工人,流亡伦敦;19 世纪 40 年代是正义者同盟巴黎支部的成员;1841 年起为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会员;1846 年是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委员;1849 年为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1850 年同盟分裂后属于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并为该集团中央委员会委员,1852 年移居美国。——142。
- 列曼,奥古斯特·弗里德里希·哥特利布(Lehmann, August Friedrich Gottlieb 生于 1819 年)——德国鞋匠,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同维利希有联系,因参加 1848—1849 年革命被控叛国罪,1851 年判处死刑,后改为无期徒刑。——282。
- 列斯凯,卡尔·弗里德里希·尤利乌斯(Leske, Carl Friedrich Julius 1821—

- 1886)——德国出版商,达姆施塔特一家出版社老板。——87。
- 列斯纳,弗里德里希(LeBner[Lessner], Friedrich 1825—1910)——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活动家,职业是裁缝;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1850年为威斯巴登工人教育协会会员;1850—1851年为美因茨工人教育协会主席和同盟美因茨支部领导人;在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2)中被判处三年徒刑,1856年起侨居伦敦,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会员,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1872),国际伦敦代表会议(1865)、洛桑代表大会(1867)、布鲁塞尔代表大会(1868)、巴塞尔代表大会(1869)、伦敦代表会议(1871)和海牙代表大会(1872)的参加者,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委员;在国际中为马克思的路线积极斗争,后为英国独立工党的创始人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328。
- 林格斯,L. 韦尔纳(Rings, L. Werner)——德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细木工,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50年流亡伦敦;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拥护者。——149。
- 琳衡——见德穆特,海伦。
- 隆格,约翰奈斯(库尔茨韦格,约翰奈斯)(Ronge, Johannes[Kurzweg, Johannes] 1813—1887)——德国教士,神学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德国天主教运动的发起人之一;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革命失败后流亡英国(1849—1861)。——167、261、274、276、299、312、363、366、374、421。
- 卢布林纳,路德维克·奥热亚什(Lubliner, Ludwik Ozeasz 1809—1868)——波兰律师和革命者,1848年侨居布鲁塞尔,布鲁塞尔民主协会会员(1848)。——4。
- 卢格,阿尔诺德(Ruge, Arnold 1802—1880)——德国政论家,青年黑格尔分子,《哈雷年鉴》的出版者,《莱茵报》的撰稿人,1842—1843年同马克思一起编辑《德法年鉴》;1844年中起反对马克思,1848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50年代是在英国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领袖之一;1866年后成为民族自由党人。——76、145、152、164、166—168、181、189、191、201、226、232—233、249、258、261、274、279、299、310—313、315、319、327—328、332、333、340—341、347、358、363—368、374、376—377、379、438、441。
- 卢梭,让·雅克(Rousseau, Jean-Jacques 1712—1778)——法国启蒙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民主主义者,小资产阶级思想家,自然神论哲学家。——341、357、360。
- 鲁宾逊(Robinson, W. B.)——英国宪章主义者,1851年曼彻斯特宪章派代表会

- 议的参加者,乔·哈尼的拥护者,恩格斯的熟人。——163。
- 鲁普斯——见沃尔弗,弗里德里希·威廉。
- 鲁齐乌斯,埃格蒙特(Lucius, Egmont 1814—1884)——德国律师,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被告证人。——278。
- 路德,马丁(Luther, Martin 1483—1546)——德国神学家,宗教改革运动的活动家,德国新教路德宗的创始人,德国市民等级的思想家,温和派的主要代表;在1525年农民战争时期,站在诸侯方面反对起义农民和城市贫民。——330。
- 路特希尔德家族(Rothschild)——金融世家,在欧洲许多国家设有银行。——411, 420, 451。
- 路特希尔德男爵夫人,夏绿蒂(Rothschild, Charlotte, baroness de 1819—1884)——莱·纳·路特希尔德的妻子。——259, 451。
- 路易·拿破仑——见拿破仑第三。
- 路易-菲力浦-阿尔伯,奥尔良公爵,巴黎伯爵(Louis-Philippe-Albert, duc d'Orléans, comte de Paris 1838—1894)——法国国王路易-菲力浦一世之孙,法国王位追求者,称菲力浦七世;1861—1862年站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83。
- 路易-菲力浦一世(路易-菲力浦),奥尔良公爵(Louis-Philippe I [Louis-Philippe], duc d'Orléans 1773—1850)——法国国王(1830—1848)。——19, 225。
- 吕德尔斯,威廉(Lüders, Wilhelm)——德国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9世纪40年代为许多民主派报刊撰稿,后侨居伦敦。——363。
- 吕尔(Rühl)——89。
- 吕宁(Lüning)——奥·吕宁的妻子。——11, 121。
- 吕宁,奥托(Lüning, Otto 1818—1868)——德国医生和政论家,40年代中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代表,后一度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威悉河汽船》(1844)、《威斯特伐利亚汽船》(1845—1848)和《新德意志报》(1848—1850)编辑;1866年后成为民族自由党人。——11, 78, 121, 130, 144, 477, 483。
- 吕宁,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Lüning, Friedrich August 1813—1896)——德国政论家,在瑞士的德国流亡者,奥·吕宁的弟弟。——92, 93。
- 吕瑟尔(Lüssel)——在伦敦的德国侨民,伦敦工人教育协会会员。——374。
- 伦普夫(Rumpf, E.)——德国裁缝,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54年起流亡伦敦,

-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拥护者。——369。
- 罗伯茨,威廉·普劳廷(Roberts, William Prowting 1806—1871)——英国法学家、律师,同宪章运动和工联运动有联系。——138。
- 罗伯斯比尔,马克西米利安·弗朗索瓦·玛丽·伊西多尔·德(Robespierre, Maximilien-François-Marie-Isidore de 1758—1794)——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活动家,雅各宾派的领袖,革命政府的首脑(1793—1794)。——341,357,360,448。
- 罗德,约翰·卡尔·阿道夫(Rohde, Johan Carl Adolph 约生于1818年)——德国汉堡商人,1848—1849年德国民主运动和工人运动的参加者。——70。
- 罗日埃,沙尔·拉图尔(Rogier, Charles-Latour 1800—1885)——比利时国务活动家,温和的自由党人;1847—1852年任内务大臣。——7。
- 罗萨尼斯(Rosanis)——马克思在巴黎的熟人。——47。
- 罗素伯爵,约翰(Russell, John, Earl of 1792—1878)——英国国务活动家,辉格党领袖,议会议员,曾任内务大臣(1835—1839),殖民大臣(1839—1842),首相(1846—1852和1865—1866),外交大臣(1852—1853和1859—1865),枢密院院长(1854—1855);1855年作为英国代表参加维也纳会议。——182,201,467。
- 罗泰克,卡尔·文策斯劳斯·罗代克·冯(Rotteck, Karl Wenzeslaus Rodecker von 1775—1840)——德国历史学家和政治家,自由主义者。——233。
- 罗特哈克尔,威廉(Rothacker, Wilhelm 1828—1859)——德国政论家和新闻工作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9年维护帝国宪法运动的参加者,运动失败后流亡瑞士,后经伦敦迁居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50年夏天结识马克思和恩格斯;1851年为《高地哨兵》(辛辛那提)编辑,1853年起为《人权报》编辑,后为《体操报》编辑。——248。
- 洛贝尔图斯-亚格措夫,约翰·卡尔(Rodbertus-Jagetzow, Johann Karl 1805—1875)——德国庸俗经济学家和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化的普鲁士容克的思想家,普鲁士“国家社会主义”理论家。——275,333。
- 荷兰——见赖德律(赖德律-荷兰),亚历山大·奥古斯特。

M

- 马尔萨斯,托马斯·罗伯特(Malthus, Thomas Robert 1766—1834)——英国经济学家,教士,人口论的主要代表。——156,357。

- 马尔滕斯, 约阿希姆·弗里德里希 (Martens, Joachim Friedrich 1806—1877)——德国细木工, 正义者同盟盟员, 汉堡工人教育协会和汉堡共产主义者同盟支部的领导人之一。——317, 361。
- 马克思, 埃德加 (穆希) (Marx, Edgar [Musch] 1847—1855)——马克思的长子。——149, 281, 285, 472, 479, 492。
- 马克思, 弗兰契斯卡 (Marx, Franziska 1851—1852)——马克思的三女儿。——236, 238。
- 马克思, 罕丽达 (Marx, Henriette 父姓普雷斯堡 Presburg 1788—1863)——马克思的母亲。——222, 234。
- 马克思, 亨利希·吉多 (小福克斯) (Marx, Heinrich Guido [Föxchen] 1849—1850)——马克思的二儿子。——103, 136, 137, 146, 476, 479。
- 马克思, 燕妮 (Marx, Jenny 笔名燕·威廉斯 J. Williams 1844—1883)——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 新闻工作者, 在爱尔兰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中起过很大作用; 马克思的大女儿, 沙·龙格的妻子 (1872年起)。——137—138, 472。
- 马克思, 燕妮 (Marx, Jenny 父姓冯·威斯特华伦 von Westphalen 1814—1881)——马克思的妻子、朋友和助手。——80, 111, 234, 419, 463, 471—472, 477, 489, 491—493, 482, 484, 488, 489, 490, 491, 492。
- 马拉斯特, 玛丽·弗朗索瓦·帕斯卡尔·阿尔芒 (Marrast, Marie-François-Pascal-Armand 1801—1852)——法国政论家和政治家, 人权社的领导人, 后为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领袖, 《国民报》主编; 第二共和国时期是临时政府成员和巴黎市长 (1848), 制宪议会议长 (1848—1849)。——17, 18。
- 马利·德·圣乔治, 皮埃尔·托马斯·亚历山大·阿马布勒 (Marie de Saint-Georges, Pierre-Thomas-Alexandre-Amable 人称马利 Marie 1795—1870)——法国律师和政治家, 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 第二共和国时期是临时政府公共工程部部长 (1848); 曾组织国家工场, 执行委员会委员, 制宪议会议长 (1848), 后为卡芬雅克政府的司法部长。——17。
- 马斯特斯 (Masters, W. J.)——伦敦一家酒店的老板。——467。
- 马志尼, 朱泽培 (Mazzini, Giuseppe 1805—1872)——意大利革命家, 民主主义者, 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领袖, 意大利 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 1849 年为罗马共和国临时政府首脑; 1850 年是伦敦欧洲民主派中央委员会组织者之一; 1853 年是米兰起义的主要领导人, 50 年代反对波拿巴法国干涉意大利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 1864 年成立第一国际时企图置国际于自己影响之下,

- 1871年反对巴黎公社和国际,阻碍意大利独立工人运动的发展。——145、146、152、153、167、181、191、197、198、218、229、232、252、266、270、279、280、283、304、310、319、363—366、378、385—387、390、422、427、442—443、451。
- 玛丽亚二世·达·格洛丽亚(Maria II da Gloria 1819—1853)——葡萄牙女王(1826—1828和1834—1853)。——277。
- 迈尔,阿道夫(Majer, Adolph 约生于1819年)——德国助理药剂师,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革命失败后流亡瑞士,1850年前往伦敦;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在伦敦的小资产阶级民主协会救济委员会委员,1850年底—1851年为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派往法国和瑞士的特使;1851年其警察局密探身份在日内瓦被揭露;1852年2月所谓巴黎德法密谋案件的被告之一。——145、382。
- 迈因茨,卡尔·古斯塔夫(Maynz, Karl Gustav 1812—1882)——德国法学家,布鲁塞尔大学教授,布鲁塞尔民主协会会员。——3、4、9—11。
- 麦格拉思,菲利浦(McGrath, Philip)——英国宪章主义者,1848年为宪章派执行委员会主席,1848年后为改良主义者,菲·奥康瑞尔的拥护者。——173。
- 麦格雷戈,约翰(MacGregor, John 1797—1857)——英国统计学家和历史学家,自由贸易派,议会议员,英国皇家银行的创办人,并为董事之一(1849—1856),写有统计学方面的著作。——418。
- 麦克法林,海伦(Macfarlane, Helen 笔名霍华德·莫滕 Howard Morten)——英国新闻工作者,革命宪章派领袖乔·哈尼出版的《民主评论》(1849—1850)和《红色共和党人》(1850)的撰稿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的英文译者。——201、488。
- 麦克库洛赫,约翰·拉姆赛(McCulloch, John Ramsay 1789—1864)——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李嘉图经济学说的庸俗化者。——418。
- 曼特尔,乔治·约瑟夫(Mantle, George Joseph)——英国宪章主义者,1851年为曼彻斯特宪章派代表会议和伦敦宪章派代表大会的代表,乔·哈尼的拥护者,恩格斯的熟人。——163、172—173。
- 曼托伊费尔男爵,奥托·泰奥多尔(Manteuffel, Otto Theodor Freiherr von 1805—1882)——普鲁士国务活动家,贵族官僚的代表,曾参与宪法(1848年12月)的颁布和三级选举制的实行(1849);曾任内务大臣(1848年11月—1850年12月),首相和外交大臣(1850—1858);1849年为普鲁士第二议院议员,1866年入选第一议院;埃·汉·曼托伊费尔的哥哥。——348。

- 梅洛斯拉夫斯基,路德维克(Mierosławski, Ludwik 1814—1878)——波兰革命家、历史学家和军事活动家,1830—1831年和1846年波兰起义的参加者;曾参加1846年波森起义的准备工作,1848年三月革命把他从狱中解放出来;曾领导1848年波森起义,后来领导西西里岛起义者的斗争;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期间指挥革命军;50年代曾向波拿巴集团求援;1856年出版了《欧洲均势中的波兰民族》一书;1863年波兰起义初期被任命为波兰国民政府首脑;起义失败后流亡法国。——56。
- 梅特涅-温内堡公爵,克莱门斯·文策斯劳斯·奈波穆克·洛塔尔(Metternich-Winneburg, Clemens Wenzeslaus Nepomuk Lothar Fürst von 1773—1859)——奥地利国务活动家和外交家,曾任外交大臣(1809—1821)和首相(1821—1848),神圣同盟的组织者之一。——144,338。
- 梅因,爱德华(Meyen, Eduard 1812—1870)——德国政论家,青年黑格尔分子,“自由人”小组成员,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革命失败后流亡英国;《柏林改革报》编辑(1861—1863);后成为民族自由党人。——92,274,277,279,308,348,357,363,364,368,375,424,441,443—444。
- 蒙塔朗贝尔伯爵,沙尔·福布斯(Montalembert, Charles Forbes, comte de 1810—1870)——法国政治家和政论家,奥尔良党人,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会议员(1848—1851),天主教党的首脑;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时支持路易·波拿巴,但不久又成为他的反对者;1852年起为法兰西学院院士。——192。
- 蒙泰斯,洛拉(Montez, Lola 1818—1861)——爱尔兰女冒险家和西班牙舞蹈家,1846—1848年是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一世的情妇;在国王退位后侨居伦敦,1851年侨居美国。——432。
- 蒙特库库利,雷蒙德(Montecucculi, Raimond 1609—1681)——奥地利统帅和军事著作家,写有军事方面的著作。——293。
- 弥勒(Müller)——德国科隆警察局长(1848)。——36。
- 弥勒-泰勒林,阿马利亚·冯(Müller-Tellerling, Amalie von 父姓克劳斯 Klaus)——德国女演员,爱·冯·弥勒-泰勒林的妻子。——46。
- 弥勒-泰勒林,爱德华·冯(Müller-Tellerling, Eduard von 约生于1808年)——德国法学家和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为《新莱茵报》撰稿,革命失败后流亡英国,在刊物上诽谤马克思和恩格斯;1852年侨居美国。——45,60,71,107,110,112,116,117,123,161,167。

- 米尔巴赫(Mirbach)——奥·格·卡·冯·米尔巴赫的妻子。——214。
- 米尔巴赫,奥托·格尔哈德·卡尔·冯(Mirbach, Otto Gerhard Karl von 1804—1867)——退伍的普鲁士炮兵军官,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1849年五月起义时期任埃尔伯费尔德城防司令,起义失败后流亡国外。——214。
- 米凯尔,约翰奈斯·冯(Miquel, Johannes von 1828—1901)——德国律师、政治活动家和金融家;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50年代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50年同盟分裂时追随马克思和恩格斯;民族联盟创建人之一;奥斯纳布吕克市市长(1865年起)、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市市长(1879年起);1867年起是民族自由党右翼领袖之一,普鲁士第二议院议员,国会议员(1867—1877和1887—1890);普鲁士财政大臣(1890—1901)。——261、269、297、310、315、317、320—321。
- 米歇尔,路易·克里索斯通(Michel, Louis-Chrysostome 1797—1853)——法国律师和政治家,小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山岳党人,七月王朝时期是几次对共和党人的审判案的辩护人,立法会议员(1849—1851)。——377。
- 摩西父子公司(Moses & Son)——伦敦一家成衣店,1850年为世界较大的服装公司。——356。
- 莫尔,约瑟夫(Moll, Joseph 1813—1849)——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活动家,职业是钟表匠;正义者同盟领导人之一,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1848年7—9月是科隆工人联合会的主席,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委员;1848年科隆九月事件后流亡伦敦,不久改名回到德国,在各地进行宣传鼓动;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在穆尔格河战役中牺牲。——4、14、471。
- 莫利科伊(Molikoy, P.)——匈牙利侨民,19世纪50年代初为伦敦匈牙利民主主义协会会员。——145。
- 莫罗·德·若奈,亚历山大(Moreau de Jonnès, Alexandre 1778—1870)——法国经济学家,写有关于统计学方面的著作。——418。
- 莫泽斯——见赫斯,莫泽斯。
- 穆勒,约翰·斯图亚特(Mill, John Stuart 1806—1873)——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实证论哲学家,政治经济学古典学派的模仿者;詹·穆勒的儿子。——169—170。
- 穆希——见马克思,埃德加。

N

拿破仑第一(拿破仑·波拿巴)(Napoléon I [Napoléon Bonaparte] 1769—1821)——法国皇帝(1804—1814 和 1815)。——208、234、242、246、250、251、263、264、269、292、400、406、446—448、457。

拿破仑第三(路易·拿破仑·波拿巴)(Napoléon III [Louis-Napoléon Bonaparte] 1808—1873)——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总统(1848—1851),法国皇帝(1852—1870),拿破仑第一的侄子。——83、183、192、198、276、280、283、288、342、416、422、423、446—448、451、453—454、456—457、462、467。

纳皮尔,威廉·弗兰西斯·帕特里克(Napier, William Francis Patrick 1785—1860)——英国将军、军事史学家和著作家;曾参加比利牛斯半岛的反对拿破仑第一的战争(1808—1814)。——208、225、246、293。

瑙特,斯蒂凡·阿道夫(Naut, Stephan Adolf)——德国商人,1848—1849 年是《新莱茵报》经理,1849 年 4 月起为发行负责人,1850 年是《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在莱茵地区和南德的发行负责人。——69、72、74、89、115、119—120、122、130、483、488。

尼格勒,尼古劳斯(Niggeler, Nikolaus 1817—1872)——瑞士国务活动家和律师,激进主义者;《伯尔尼报》编辑(1848—1850)。——59。

尼古拉一世(Николай I 1796—1855)——俄国皇帝(1825—1855)。——144、274、284。

诺尔,爱德华(Nohl, Eduard)——德国商人。——28。

诺特荣克,彼得(Nothjung, Peter 1821—1866)——德国裁缝,科隆工人联合会会员(1848)和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49 年 5 月埃尔伯费尔德起义的参加者,共产主义者同盟科隆中央委员会特使(1850 年 11 月—1851 年 5 月);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被告之一,被判六年徒刑;后为全德工人联合会派驻布雷斯劳的全权代表。——287、316、362。

诺伊贝克,菲利浦(Neubeck, Philipp)——德国美因茨的教员(19 世纪 40 年代),1848 年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26。

诺伊豪斯(Neuhaus)——德国医生,1849 年是巴登—普法尔茨革命军某分队指挥官。——252。

O

欧门,安东(Ermen, Anton)——曼彻斯特的欧门—恩格斯公司的股东。——

22。

欧门,彼得(Ermen, Peter)——曼彻斯特的欧门—恩格斯公司的股东。——138、146、150、151、153。

欧门,彼得·阿尔伯特斯(皮特)(Ermen, Peter Albertus(Pitt) 1800—1889)——曼彻斯特的欧门—恩格斯公司的股东。——184、209、237、239、302、324、381、452。

欧门,彼得·雅科布·哥特弗里德(戈弗雷)(Ermen, Peter Jakob Gottfried (Godfrey) 1811—1899)——曼彻斯特的欧门—恩格斯公司的股东。——184、209、302、381。

欧门,哥特弗里德(Ermen, Gottfried 1812—1899)——曼彻斯特的欧门—恩格斯公司的股东。——146、150。

欧门,哥特弗里德·安东(Ermen, Gottfried Anton 1807—1886)——恩格尔斯兴的欧门—恩格斯公司的股东。——184、209。

欧文,罗伯特(Owen, Robert 1771—1858)——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153、279。

P

帕迪贡,弗朗索瓦(Pardigon, François)——法国社会主义者,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后侨居英国,50年代初为伦敦的法国布朗基派流亡者协会领导人之一。——124。

帕拉福克斯-梅尔西(帕拉福克斯),何塞·德雷博列多,萨拉戈萨公爵(Palafox y Melci[Palafox], José de Rebolledo, duque de Zaragoza 1776—1847)——西班牙将军,反对拿破仑法国的战争(1808—1814)的参加者,萨拉戈萨保卫战(1808—1809)的指挥官。——230。

帕麦斯顿子爵,亨利·约翰·坦普尔(Palmerston, Henry John Temple, Viscount 1784—1865)——英国国务活动家,初为托利党人,1830年起为辉格党领袖,依靠该党右派;曾任外交大臣(1830—1834、1835—1841和1846—1851),内务大臣(1852—1855)和首相(1855—1858和1859—1865)。——23、91、192、238、266、467。

帕索斯,曼努埃尔(Passos, Manuel 1801—1862)——葡萄牙政治家,自由资产阶级左翼领袖之一。——277。

佩茨勒,约翰(Petzler, Johann)——德国音乐教师,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9

- 世纪 50 年代侨居伦敦；1854 年工人议会参加者。——363。
- 佩蒂, 约翰 (Pettie, John)——英国宪章主义者, 民主派兄弟协会会员。——427。
- 佩列林, 让 (Pellerin, Jean 1817—1877)——比利时鞋匠, 社会主义者, 布鲁塞尔民主协会会员。——4。
- 佩托·赛米尔·莫顿 (Peto, Samuel Morton 1809—1889)——英国企业主, 从事铁路建筑; 自由党人, 议会议员; 1866 年企业破产后退出社会活动。——182。
- 配第, 威廉 (Petty, William 1623—1687)——英国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 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156、434。
- 皮尔, 罗伯特 (Peel, Robert 1788—1850)——英国国务活动家和经济学家, 托利党温和派 (亦称皮尔派, 即因他而得名) 的领袖; 曾任内务大臣 (1822—1827 和 1828—1830), 首相 (1834—1835 和 1841—1846); 1844 年和 1845 年银行法的起草人; 在自由党人的支持下废除了谷物法 (1846)。——247。
- 皮佩尔, 威廉 (Pieper, Wilhelm 1826 左右—1899)——德国语文学家 and 新闻工作者, 德国 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 流亡伦敦,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1850—1853 年接近马克思和恩格斯; 1859 年返回德国, 1892 年在汉诺威一所中学任教。——141、165、168、169、190、203—204、210—212、213、215—217、219、221、232、235、259、261、266—267、271、304、326、410、415、420、424、430、433、435、437、439、451、452、454、458。
- 皮特 (小皮特), 威廉 (Pitt, William, the Younger 1759—1806)——英国国务活动家, 托利党领袖之一; 反对 18 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战争的主要策划者之一; 1781 年起为议会议员, 曾任财政大臣 (1782—1783) 和首相 (1783—1801 和 1804—1806)。——91。
- 平托, 伊萨克·德 (Pinto, Isaac de 1715—1787)——荷兰的大证券交易商和经济学家; 写有经济学方面的著作。——299。
- 蒲鲁东, 皮埃尔·约瑟夫 (Proudhon, Pierre-Joseph 1809—1865)——法国政论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 小资产阶级思想家, 无政府主义理论的创始人, 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议员 (1848)。——44、78、102、152、153、237、328、330、341、349—354、356、358、360—361、372、378、383、390、412、415、425、427、430—431、433—434、436、451、455、465。
- 普尔斯基, 费伦茨·冯 (Pulszky [Pulsky], Ferenc von 1814—1897)——匈牙利政治家、作家和考古学家; 波兰人, 匈牙利 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 革命

- 失败后流亡国外,50年代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稿人,1867年大赦后回到匈牙利,议会议员(1867—1876和1884—1897)。——114。
- 普法伊尔和克莱因-埃尔古特伯爵,弗里德里希·沃尔德马尔(Pfeil und Klein-Ellguth, Friedrich Woldemar Graf von 生于1815年)——普鲁士侍卫官;贝·赖辛巴赫伯爵夫人的弟弟。——375。
- 普芬德,卡尔(Pfänder, Carl 1819—1876)——德国微型画家,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活动家,1845年起侨居伦敦,正义者同盟盟员,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会员;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起义失败后流亡英国;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1850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后支持马克思和恩格斯;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1867和1870—1872);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126、138、142、145、164、414。
- 普拉斯曼(Plasman [Plasmann])——德国科隆纸商,恩格斯的房东(1848),《新莱茵报》的股东。——39、61、69。
- 普赖斯,理查德(Price, Richard 1723—1791)——英国政论家、经济学家和道德论哲学家;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355。
- 普雷斯堡,安东尼达(小尼达)(Pressburg, Antoinette [Nettchen])——马克思的表姐妹,约·普雷斯堡的女儿。——848。

Q

- 戚美尔曼,恩斯特·威廉·爱德华(Zimmermann, Ernst Wilhelm Eduard)——德国施潘道市长,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1850年流亡英国。——232。
- 琼斯,厄内斯特·查理(Jones, Ernest Charles 1819—1869)——英国律师、工人运动活动家、无产阶级诗人和政论家,宪章派领袖,《北极星报》编辑,《寄语人民》和《人民报》出版者;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1858年与资产阶级激进派妥协,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同他暂时断交。——3—4、13、138、139、149、161—163、172、189、199、200、203、211、215、220、221、233、262、304、328、330、417、439、444。
- 屈尔韦特,弗里德里希·克里斯蒂安·胡贝尔特·冯(Kühlwetter, Friedrich Christian Hubert von 1809—1882)——普鲁士国务活动家,内务大臣(1848年6—9月),后任杜塞尔多夫行政区长官,威斯特伐利亚省总督。——33、36。

R

- 日果,菲利浦·沙尔(Gigot, Philippe-Charles 1819—1860)——比利时工人运动和民主主义运动的参加者,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书记,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40年代接近马克思和恩格斯。——3、4、5、9、11、13、39、40。
- 日拉丹,埃米尔·德(Girardin, Émile de 1806—1881)——法国资产阶级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1836—1866年曾断续地担任《新闻报》编辑,后为《自由报》编辑(1866—1870);1848年革命前反对基佐政府,革命时期是资产阶级共和党人,第二共和国时期是立法会议员(1850—1851),第二帝国时期为波拿巴主义者。——279、280、283、372、377、422、423。
- 莱克,格奥尔格·哥特洛布(Jung, Georg Gottlob 1814—1886)——德国陪审员和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青年黑格尔分子,《莱茵报》创办人和发行负责人之一;1848年为普鲁士制宪会议议员,属于左派,后为民族自由党人。——109。
- 茹安维尔亲王,弗朗索瓦·斐迪南·菲利浦·路易·玛丽,奥尔良公爵(Joinville, François-Ferdinand-Philippe-Louis-Marie, duc d'Orléans, prince de 1818—1900)——法国海军上将,40年代曾参加侵占阿尔及利亚,1848年二月革命后流亡英国,1861—1862年站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路易·菲利浦的儿子。——19。
- 若米尼,昂利(Jomini, Henri 1779—1869)——瑞士将军和军事理论家,曾先后在法军(1804年起)和俄军(1813—1843)中供职,后来回到法国;写有关于战略和军事史方面的著作。——294。
- 若特兰,吕西安·莱奥波德(Jottrand, Lucien-Léopold 1804—1877)——比利时法学家和政论家;布鲁塞尔民主协会主席(1847—1848),《社会辩论报》编辑。——4、6、9。

S

- 萨尔达尼亚公爵,若昂·卡卢什(Saldanha, João Carlos, Duques de 1791—1876)——葡萄牙政治活动家和国务活动家,1834年起为元帅,50年代起是大资产阶级政党的首领,首相(1847—1849、1851—1856和1870)。——277。
- 萨朗,贝尔纳(Sarrans, Bernard 1795—1874)——法国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182。

- 萨瓦里,安娜·让·玛丽·勒奈,罗维戈公爵(Savary, Anne-Jean-Marie-René, duc de Rovigo 1774—1833)——法国将军,政治活动家和外交家,拿破仑法国历次战争的参加者,警务大臣(1810—1814),阿尔及利亚总督(1831—1833)。——250,251。
- 萨瓦什凯维奇,莱奥波德(Sawaszkiwicz, Leopold)——波兰流亡者,19世纪40年代住在巴黎,50年代是伦敦波兰民主派支部常设委员会委员。——144, 152。
- 萨宗诺夫,尼古拉·伊万诺维奇(Сазонов, Николай Иванович 1815—1862)——俄国新闻工作者,民主主义者,40年代初流亡国外,为多种杂志和报纸撰稿,《改革报》编辑。——411,415。
- 骚塞,罗伯特(Southey, Robert 1774—1843)——英国诗人、作家和历史学家,托利党人。——208。
- 森珀,哥特弗里德(Semper, Gottfried 1803—1879)——德国建筑师,德累斯顿1849年五月起义的参加者,起义失败后流亡巴黎,1851—1855年侨居伦敦。——374。
- 沙贝利茨,雅科布·克里斯蒂安(Schabelitz, Jacob Christian 1804—1866)——瑞士出版商和书商,巴塞尔一家书店和一家出版社的所有人。——96,97, 104。
- 沙贝利茨,雅科布·卢卡斯(Schabelitz, Jacob Lucas 1827—1899)——瑞士出版商和书商,1846年10月—1848年5月为《德意志—伦敦报》编辑,1846年起为民主派兄弟协会会员,1848年起为共产主义同盟盟员;40年代末—50年代初同马克思和恩格斯有联系;雅·克·沙贝利茨的儿子。——95,96,104, 165,340,364,375。
- 沙佩尔,卡尔(Schapper, Karl 1812—1870)——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 活动家,正义者同盟的领导者之一,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创建人之一,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委员,该委员会案件(1849年2月8日)的被告之一;1849年2—5月为科隆工人联合会主席;《新莱茵报》撰稿人;1850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时为冒险主义宗派集团的领袖之一;1856年起重新同马克思和恩格斯接近;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5),1865年伦敦代表会议的参加者。——3,14,81,144—146,152,185—187,189,197,211,218,220,222,230, 232,249,259,296—298,303,307—308,311,319,333,338,369,370,373,382,

- 391、400、410、432、439、450、461、471、489。
- 莎士比亚,威廉(Shakespeare, William 1564—1616)——英国戏剧家和诗人。——60、186、450。
- 尚加尔涅,尼古拉·安娜·泰奥多尔(Changarnier, Nicolas-Anne-Théodule 1793—1877)——法国将军和政治活动家,保皇派;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会议员(1848—1849),曾参加镇压1848年巴黎六月起义;后为巴黎卫戍部队和国民自卫军司令,曾参加驱散巴黎1849年六月十三日示威游行,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被逮捕并被驱逐出法国,1859年回到法国,普法战争时期在莱茵军团司令部任职,1871年国民议会议员。——279、280、283、416、422、423、446。
- 舍耳歇,维克多(Schoelcher, Victor 1804—1893)——法国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山岳党人,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会议员(1848—1849),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被驱逐出法国,在伦敦住到1870年;普法战争(1870—1871)和巴黎公社时期为巴黎国民自卫军炮兵军团指挥官,1871年国民议会议员;妄图劝说公社向梯也尔政府投降。——377。
- 舍勒尔,贝尔塔(Schoeler[Schöler], Bertha)——卡·舍勒尔的姐妹。——474。
- 舍勒尔,卡罗琳(琳娜)(Schoeler[Schöler], Caroline[Lina] 1819—1891)——德国女教师,马克思一家的朋友。——79、472、474。
- 申克(Schenk)——普鲁士官员,50年代初为科隆市副市长。——252。
- 圣茹斯特,安东·路易·莱昂·德(Saint-Just, Antoine-Louis Léon de 1767—1794)——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活动家,雅各宾派的领袖。——448。
- 圣西门,昂利(Saint-Simon, Henri 1760—1825)——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277、360。
- 施蒂贝尔(Stiebel)——1850年在伦敦的德国侨民,马克思的债主。——125、234。
- 施蒂夫特,安德烈亚斯(Stift, Andreas 1819—1877)——奥地利作家和新闻工作者,奥地利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后来脱离社会活动。——71、72。
- 施蒂纳,麦克斯(Stirner, Max 原名约翰·卡斯帕尔·施米特 Johann Caspar Schmidt 1806—1856)——德国哲学家和著作家,青年黑格尔派,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家。——322、326、346、353、372。
- 施拉姆,康拉德(Schramm, Conrad 1822—1858)——德国新闻工作者,德国工人

- 运动活动家,1848年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革命运动的参加者;1848年11月起为《基尔民主周报》出版者,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49年起流亡伦敦,后侨居泽稷岛,《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的发行负责人,1850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时支持马克思和恩格斯;1852—1857年侨居美国;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109、111、132、137、139、142、146、154、164、167、169、172、187、203、210、213、215—217、219、220、222—225、230、232、259、266、273、304、325、326、329、333、340、388、391、395、401、402、409、414、432、480、490。
- 施拉姆,鲁道夫(Schramm, Rudolph 1813—1882)——德国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年是普鲁士制宪议会议员,属于左派,1848—1849年革命后流亡英国;反对马克思;60年代拥护俾斯麦;康·施拉姆的哥哥。——123、137、139、167、201、226、327、333、340、368—370、374。
- 施勒费尔,弗里德里希·威廉(Schlöffel, Friedrich Wilhelm 1800—1870)——西里西亚的厂主,民主主义者;1848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流亡瑞士,之后又流亡美国。——53。
- 施米茨(施米特),约翰·雅科布(Schmitz[Schmidt], Johann Jacob)——科隆—亚琛铁路列车员,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51年他负责运送马克思和科隆共产主义者之间秘密通信。——420。
- 施莫尔策,卡尔·亨利希(Schmolze, Karl Heinrich 1823—1859)——德国漫画家和诗人,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革命失败后流亡法国和英国;在伦敦的法国流亡者中间进行活动;1853年迁居美国。——363。
- 施纳克,恩斯特·弗里德里希(Schnake[Schnaake], Ernst Friedrich 生于1822年)——德国政论家,19世纪40年代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25。
- 施瑙费尔,卡尔·亨利希(Schnauffer, Carl Heinrich 1823—1854)——德国诗人和新闻工作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巴登革命运动的参加者;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失败后流亡瑞士和英国,1851年迁居美国,加入美国社会主义体操联合会,为《巴尔的摩警钟报》的出版者和编辑(1851—1854)。——249。
- 施尼德勒(Schnidler)——19世纪50年代《普鲁士石印通讯》的主编和出版者。——364。
- 施泰翰,哥特利布·路德维希(Stechan, Gottlieb Ludwig 1814左右—1875)——

- 德国细木工,1836年起侨居巴黎,成为流亡者同盟和正义者同盟盟员;1840年返回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工人兄弟会领导人之一;1850年起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50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后属于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1851年为《德意志工人俱乐部》编辑和发行人,同年被捕,后越狱逃往伦敦;新伦敦工人协会领导人之一。——400、402、410、421、426、439。
- 施泰因,卡尔(Stein,Karl)——德国科隆银行家,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被告人。——474。
- 施泰因,卡塔琳娜(Stein,Catharina)——卡尔·施泰因的母亲。——474。
- 施坦道,尤利乌斯(Standau,Julius生于1810年)——德国教师,19世纪30—40年代德国民主主义运动的参加者,在瑞士的秘密社团青年德意志的领导人之一,1848—1849年革命失败后流亡美国,1860年《人民呼声》编辑之一。——51。
- 施特罗特曼,阿道夫·亨利希(Strodtmann,Adolph Heinrich 1829—1879)——德国作家和诗人,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年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革命运动的参加者,1850—1856年流亡国外,金克尔传记的作者。——363。
- 施梯伯,威廉(Stieber,Wilhelm 1818—1882)——普鲁士警官,普鲁士政治警察局局长(1852—1860),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策划者之一和主要原告证人;同维尔穆特合编《19世纪共产主义者的阴谋》一书;普奥战争(1866)和普法战争(1870—1871)时期为军事警察局局长,在法国境内的德国情报机关的首脑。——53、266。
- 施梯勒,阿道夫(Stieler,Adolf 1775—1836)——德国地图学家。——294、337。
- 施图普,亨利希·约瑟夫(Stupp,Heinrich Joseph 1793—1870)——普鲁士官员,科隆法律顾问,教权派,1848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右翼;科隆市长(1851—1863)。——252、264。
- 施土姆普弗,保尔(Stumpf,Paul 1826—1912)——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职业是机械工人,后为商人;1847年为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会员,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国际会员,国际美因茨支部创建人(1867),国际洛桑代表大会(1867)代表;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员。——401。
- 叔尔茨,卡尔(Schurz,Carl 1829—1906)——德国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起义失败后流亡瑞士,加入秘密组织“革命集中”;1852年迁居美国,站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美国共和党领

- 袖之一，曾任美国驻西班牙公使，后为参议员和内政部长（1877—1881）。——363、364、368、409、424、441、444。
- 舒伯特，格奥尔格·斐迪南·尤利乌斯（Schuberth, Georg Ferdinand Julius 1804—1875）——德国出版商，1850年在汉堡出版《新莱茵报。政治经济学评论》杂志。——101、105、110、115、118、119、140、165、476、488。
- 舒尔茨（Schulz [Schultz] 死于1852年）——柏林警察局长，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策划者之一。——317。
- 舒尔茨，路易（Schulz, Louis）——德国商人，民主主义者，《莱茵报》的发行负责人。——38、310、315、323。
- 舒斯特，泰奥多尔（Schuster, Theodor 约生于1807年）——德国法学家和医生，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西斯蒙第的追随者，30年代是流亡者联盟的领导人之一，40年代脱离社会主义并成为德国“和平进步”的拥护者，50年代曾给德国流亡者物质帮助。——125、135、228、303、339、388、391。
- 司徒卢威，阿马利亚·冯（Struve, Amalie von 父姓杜扎尔 Düsar 死于1862年）——德国小说家和回忆录作家，1848—1849年德国民主运动的参加者，古·司徒卢威的妻子。——249、361。
- 司徒卢威，古斯塔夫·冯（Struve, Gustav von 1805—1870）——德国律师和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共和主义者；1847—1848年是《德国旁观者》的出版者；预备议会议员；1848年四月和九月巴登起义和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领导人之一；革命失败后流亡瑞士，1851年流亡英国；在伦敦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领袖之一；曾站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鼓吹素食主义；1862年返回德国。——105、123、164、201、226、233、249、256、361、476。
- 斯宾诺莎，巴鲁赫（贝奈狄克特）（Spinoza, Baruch [Benedictus] 1632—1677）——荷兰唯物主义哲学家，无神论者。——129。
- 斯蒂文斯（Stevens）——英国康沃尔钻石号纵帆船船长，1849年恩格斯曾乘该船由热那亚到伦敦。——99。
- 斯密，亚当（Smith, Adam 1723—1790）——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最著名的代表人物。——238。
- 斯坦利——见德比伯爵，爱德华·乔治·杰弗里·斯密斯·斯坦利。
- 斯图亚特，詹姆斯（Steuart, James 1712—1780）——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重商主义的最后代表人物之一，货币数量论的反对者。——434。
- 苏尔特，尼古拉·让，达尔马提亚公爵（Soult, Nicolas-Jean, duc de Dalmatia

1769—1851)——法国政治活动家和元帅,拿破仑法国历次战争的参加者,1808—1814年比利牛斯半岛战争中任法军指挥官,七月王朝时期任陆军大臣(1830—1834和1840—1845)、外交大臣(1839—1840)和首相(1832—1834、1839—1840和1840—1847)。——19。

索当男爵,沙尔(Soden, Charles, baron de)——379。

索耶(Soyer, M.)——281。

T

泰霍夫,古斯塔夫·阿道夫(Techow, Gustav Adolph 1813—1893)——普鲁士军官,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年柏林攻占军械库的参加者,普法尔茨革命军总参谋长(1849),革命失败后流亡瑞士,成为在瑞士的流亡组织“革命集中”的领导人之一;1852年迁居澳大利亚。——363、368、375、395、397、400、402—403、405—406、441、443、451。

泰瑟姆,伊萨伯拉(Tatham, Isabella 约生于1795年)——1851年恩格斯在曼彻斯特的女房东。——170。

泰西埃·德·莫泰,玛丽·埃德蒙(Tessier de Mothé, Marie Edmond)——法国社会主义者,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50年代流亡伦敦,在伦敦的法国布朗基派流亡者协会会员。——196、198。

汤普森,托马斯·佩罗内特(佩罗内特-汤普森)(Thompson, Thomas Perronet [Perronet-Thompson] 1783—1869)——英国将军、政治家和庸俗经济学家;议会议员,自由党人,自由贸易派;反谷物法同盟创始人之一。——91。

陶森瑙,卡尔(Tausenau, Karl 1808—1873)——奥地利政治活动家,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左翼的代表,1848—1849年革命时期为维也纳民主协会中央委员会首脑;革命失败后流亡伦敦,后侨居美国。——189、226、363—368。

特德斯科,维克多(Tedesco, Victor 1821—1897)——比利时律师,革命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工人运动参加者,布鲁塞尔民主协会创始人之一;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47—1848年曾与马克思和恩格斯接近;里斯孔图案件的被告,被判处死刑,后改为30年徒刑;1854年被赦免。——6、10。

特吕奇勒尔,威廉·阿道夫(Trutzschler, Wilhelm Adolph 1818—1849)——德国政治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极左派,中央三月同盟的领导人之一;因参加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被普军枪杀。——49。

- 梯也尔,阿道夫(Thiers, Adolphe 1797—1877)——法国国务活动家和历史学家,奥尔良党人,曾先后任内务大臣、贸易和公共事务大臣(1832—1836)、首相(1836和1840);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会议员(1848);第三共和国政府首脑(内阁总理)(1871)、总统(1871—1873);镇压巴黎公社的刽子手。——83、208、251、283、294、446。
- 梯叶里,雅克·尼古拉·奥古斯坦(Thierry, Jacques-Nicolas-Augustin 1795—1856)——法国历史学家,早年热衷于圣西门的社会主义;写有诺曼人征服英格兰的历史和中世纪村社方面的著作。——144。
- 图克,托马斯(Tooke, Thomas 1774—1858)——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货币数量论的批评者;写有多卷本的《价格史》。——176、418。

W

- 瓦茨,凯瑟琳(Watts, Catherine)——约·瓦茨的妻子。——361。
- 瓦茨,约翰(Watts, John 1818—1887)——英国政论家,早期为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的信徒;后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资本主义制度的辩护士;1853年在伦敦创办了“国民人身保险会”,1857年在曼彻斯特设立分会。——152、183、335、361。
- 瓦尔堡,爱德华——见弥勒-泰勒林,爱德华·冯。
- 瓦尔德克,贝奈狄克特·弗兰茨·莱奥(Waldeck, Benedikt Franz Leo 1802—1870)——普鲁士律师,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年是普鲁士制宪议会副议长和左翼领导人之一;普鲁士第二议院议员(1849)和北德意志联邦国会议员(1867年起);进步党的领袖。——322。
- 瓦尔斯基罗斯基,孔斯特(Warskiroski, Konst)——波兰流亡者,19世纪50年代初是伦敦波兰民主派支部常设委员会委员。——144。
- 瓦劳,卡尔(Wallau, Karl 1823—1877)——德国排字工人,在布鲁塞尔的德国流亡者;1847年是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主席,1848年是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美因茨工人教育协会主席;后任美因茨市长。——4、471。
- 威廉米,弗兰茨(Wilhelmi, Franz)——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革命失败后流亡美国,站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172。
- 威灵顿公爵,阿瑟·韦尔斯利(Wellington, Arthur Wellesley, Duke of 1769—

- 1852)——英国统帅和国务活动家,托利党人;1808—1814年和1815年在反对拿破仑法国的战争中任英军指挥官;历任军械总长(1818—1827),英军总司令(1827—1828和1842—1852),首相(1828—1830),外交大臣(1834—1835)。——208,245,263,271。
- 威斯特华伦,埃德加·冯(Westphalen, Edgar von 1819—1890)——德国法学家;马克思的同学,1846年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委员;1847—1865年侨居美国,后回到德国;马克思夫人燕妮的弟弟。——234,419。
- 威斯特华伦,斐迪南·奥托·威廉·亨宁·冯(Westphalen, Ferdinand Otto Wilhelm Henning von 1799—1876)——普鲁士国务活动家,曾任内务大臣(1850—1858);马克思夫人燕妮的异母哥哥。——252,273。
- 威斯特华伦,卡罗琳·冯(Westphalen, Caroline 1779—1856)——燕妮·冯·威斯特华伦的母亲。——234,419。
- 韦尔克,卡尔·泰奥多尔(Welcker, Karl Theodor 1790—1869)——德国法学家、政治家和自由派政论家;1831年起为巴登第二议院温和的自由主义反对派的领袖;1848年巴登驻联邦议会全权代表,1848—1849年是预备议会和法兰克福国民会议议员,属于中间派右翼。——233。
- 韦雷斯(Werres, F.)——《新莱茵报》的会计和发行人。——46,69。
- 韦隆,路易·德西雷(Véron, Louis-Désiré 1798—1867)——法国新闻工作者和政治家,1848年前为奥尔良党人,后为波拿巴主义者,《巴黎评论》和《立宪主义者报》的所有人和发行人(1844—1852)。——422。
- 维德克尔(Wiedecker)——德国流亡者。——62。
- 维迪尔,茹尔(Vidil, Jules)——法国军官,社会主义者,在伦敦的法国布朗基派流亡者协会领导人;1850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后与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发生联系。——134,144,212,218,227,229,232,307。
- 维多利亚(Victoria 1819—1901)——英国女王(1837—1901)。——415。
- 维尔特,格奥尔格(Weerth, Georg 1822—1856)——德国诗人和政论家,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新莱茵报》编辑(1848—1849);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12,38,62,73,102,105,107,169,173,223,225,258,308,316,319,337,361,372,410,414,421,425—428,433,461,465,490。
- 维吉尔(普卜利乌斯·维吉尔·马洛)(Publius Vergilius Maro 公元前70—19)——罗马诗人。——72,94,101。
- 维克多·艾曼努埃尔二世(维克多·艾曼努埃尔)(Vittorio Emanuele II [Victor

- Emanuel] 1820—1878)——萨瓦公爵,撒丁国王(1849—1861),意大利国王(1861—1878)。——405—406。
- 维利森男爵,卡尔·威廉(Willisen, Karl Wilhelm Freiherr von 1790—1879)——普鲁士将军和军事理论家;1848年任王室驻波森专员;1848—1849年在奥地利军队中供职,曾参与镇压意大利的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1850年统率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军队对丹麦作战;写有军事史方面的著作。——293。
- 维利希,奥古斯特(Willich, August 1810—1878)——普鲁士军官,1847年起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中为志愿军团首领;1850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时同卡·沙佩尔一起组成反对马克思的冒险主义宗派集团;1853年侨居美国,站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任将军。——11、80、81、86、88、94、96、99、102、107、112、117、127、128、144—149、164、174、183、185—189、191—192、203、204、212、217—220、226、230—234、249、259、264、274、277—281、282、295—300、304、307—308、311、319、333、338、348、363—366、369—375、387—389、391—392、395、400、402、404、409、410、421—422、426、427、439、441—443、450、488。
- 维斯,格奥尔格·爱德华(Wiß, Georg Eduard)——德国医生、政论家和新闻工作者,青年黑格尔派,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革命失败后流亡伦敦,1850年左右侨居美国;1863年为美国驻鹿特丹的领事;哥·约·金克尔的拥护者。——437。
- 魏德迈,约瑟夫(Weydemeyer, Joseph 1818—1866)——德国和美国工人运动活动家、军官、新闻工作者,“真正的”社会主义者(1846—1847),《威斯特伐利亚汽船》编辑;曾参加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活动(1846);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新德意志报》编辑(1849—1850);共产主义者同盟法兰克福区部领导人(1849—1851);1851年流亡美国,站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73、74、77、87—89、94、95、101、108、110、118、119、120、121、124—127、130、135、146、244、291、297、315、328、329—331、336、357、384、409、417、427—428、436、439、461—464、466—467、471、475、477、482。
- 魏斯,齐格弗里德(Weiss, Siegfried 生于1822年)——德国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72。
- 魏斯·冯·施塔肯费尔男爵,泰奥多尔(Weiß von Starkenfeld, Theodor

- Freiherr von 1813—1890)——奥地利官员,50年代是维也纳的警察局长。——409。
- 魏特林,克里斯蒂安·威廉(Weitling, Christian Wilhelm 1808—1871)——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正义者同盟领导人,职业是裁缝;空想平均共产主义理论家和鼓动家;工人同盟的创始人,《工人共和国》杂志的出版者;1849年流亡美国,晚年接近国际工人协会。——201,249,382,466。
- 沃邦侯爵,塞巴斯蒂安·勒普雷特尔(Vauban, Sébastien Le Prêtre, marquis de 1633—1707)——法国元帅,军事工程师,写有筑城学和围攻方面的著作以及经济学著作《王国什一税》。——292。
- 沃尔弗,斐迪南(Wolff, Ferdinand 绰号红色沃尔弗 der rote Wolf 1812—1895)——德国政论家和新闻工作者,1846—1847年为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委员;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新莱茵报》编辑(1848—1849);1848—1849年革命后流亡巴黎和伦敦;1850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时支持马克思;后来脱离政治活动,在牛津任语文教师。——73,79,86,92,102,105,107,154,187,213,222,223,227,308,340,410,415,446,464,489—490。
- 沃尔弗,弗里德里希·威廉(Wolff, Friedrich Wilhelm 鲁普斯Lupus 1809—1864)——德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政论家,职业是教员,西里西亚农民的儿子,1834—1839年被关在普鲁士监狱;1846—1847年为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委员,共产主义者同盟创始人之一和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1848年3月起),《新莱茵报》编辑(1848—1849),莱茵民主主义者区域委员会和科隆安全委员会委员;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极左派;1849年流亡瑞士,1851年迁居英国,1853年起在曼彻斯特当教员;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4,5,14,61,62,73,86,92—93,105,208,250,253—254,257,263,280,295,303,311,312—313,319,330,332,335,337,348,361,375,384,401,428,429,437,462,465,471。
- 乌尔,雅科布(Uhl, Jakob)——在美国的德国流亡者,《纽约州报》的出版者。——113。
- 乌尔默,约翰(Ulmer, Johann)——德国裁缝,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1849年维护帝国宪法运动的参加者,运动失败后流亡瑞士,1851年起侨居英国;1850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时支持马克思和恩格斯;1852年为新伦敦工人协会创始人之一;1865年起为国际会员。——315,367—370,401。

乌滕霍芬,冯(Uttenhoven, von 死于 1849 年)——普鲁士军官;1849 年埃尔伯费尔德五月起义时被杀死。——65。

伍德洛夫(Wdloff)——222。

X

西蒙尼,埃尔讷(恩斯特)(Simonyi, Ernő [Ernst] 1821—1882)——匈牙利政治家,匈牙利 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19 世纪 50 年代初为伦敦匈牙利民主主义协会会员,1861 年为匈牙利议会议员。——145。

西塞罗(马可·土利乌斯·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 公元前 106—43)——罗马国务活动家、雄辩家、著作家和哲学家。——225。

希尔(Hill)——19 世纪 50—60 年代曼彻斯特的欧门—恩格斯公司办事处职员。——150、239。

希尔施,威廉(Hirsch, Wilhelm)——德国店员,19 世纪 50 年代初是在伦敦的普鲁士警探,曾伪造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文件。——439。

希奈(Hine, L. A.)——德国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9 世纪 50 年代侨居美国。——172。

席勒,弗里德里希·冯(Schiller, Friedrich von 1759—1805)——德国诗人、作家、美学家和历史学家。——411。

席利,维克多(Schily, Victor 1810—1875)——德国法学家,律师,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9 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起义失败后流亡瑞士,秘密组织“革命集中”的成员,1852 年迁居法国;国际会员,曾帮助总委员会巩固在巴黎的国际,1865 年伦敦代表会议的参加者。——81。

席梅尔普芬尼希(奥耶的),亚历山大(Schimmelpfennig von der Oye, Alexander 1824—1865)——普鲁士军官,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 年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和巴登的斗争以及 1849 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后流亡英国,同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有联系;1858 年迁居华盛顿,站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249、278—281、363、366、369、442。

小耶特——见安罗伊,罕丽达(小耶特)·范。

谢尔策尔,安德烈亚斯(Scherzer, Andreas 1807—1879)——德国裁缝和政论家,正义者同盟盟员,后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50 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后是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一个巴黎支部的成员,所谓巴黎德法密谋案件(1852 年 2 月)的被告之一,后流亡英国,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

- 育协会的领导人之一,《新时代》出版者和《人民报》撰稿人;1871年底由于发表诽谤总委员会的言论和进行分裂活动而被开除出工人教育协会。——8。
- 谢特奈尔,奥古斯特·斐迪南(Schärttner, August Ferdinand 1817—1859)——德国制桶匠,1848—1849年革命和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后流亡伦敦,开设小酒店,酒店成为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聚会之地;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50年同盟分裂后属于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为该集团的中央委员会委员。——145.315.339.363.421.450。
- 许茨,雅科布·弗里德里希(Schütz, Jakob Friedrich 1813—1877)——德国法学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1849年为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的参加者和1849年巴登临时政府驻巴黎代表;后流亡瑞士、英国和美国。——75—76。
- 许勒尔,卡尔·马克西米利安(Schüller, Carl Maximilian)——德国杜塞尔多夫的出版商和书商(19世纪40年代)。——431。
- 许纳拜恩,安德烈亚斯(Hühnerbein, Andreas)——德国巴门一家缝纫作坊的所有人。——214。
- 许纳拜恩,弗里德里希·威廉(Hühnerbein, Friedrich Wilhelm 生于1817年)——德国共产主义者,职业是裁缝;1849年5月埃尔伯费尔德起义时期为安全委员会委员。——27。

Y

- 雅科比,阿伯拉罕(Jacobi, Abraham 1830—1919)——德国医生,波恩体操联合会创建人和会长(1850—1851),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和特使,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被告之一,被陪审法庭宣告无罪,但因被控“侮辱国王陛下”而继续被监禁;1853年流亡英国,后迁居美国,在美国的刊物上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站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后为纽约医学科学院院长(1885—1889),一些医学院的教授和院长,写有医学方面的著作。——291。
- 雅科比,约翰(Jacoby, Johann 1805—1877)——德国医生、政论家和政治家,民主主义者;预备议会议员,普鲁士制宪议会左翼领导人之一(1848);1849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极左派;1862年为普鲁士第二议院议员,《未来报》创办人(1867),反对俾斯麦的政策;1872年起成为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党员。——322。
- 亚当(Adam)——法国制革工人,布朗基主义者,七月王朝时期是秘密革命团体

的成员,1850年是在伦敦的法国布朗基派流亡者协会委员会委员。——134、144、149、186、196。

亚历山大一世(Александр I 1777—1825)——俄国皇帝(1801—1825)。——251。

亚历山大三世,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III, Alexander the Great 公元前356—323)——古代著名的统帅,马其顿王(公元前336—323);横跨马其顿到印度的世界帝国的缔造者;曾从师于亚里士多德。——384。

伊曼特,彼得·米夏埃尔(Imandt, Peter Michael 1823—1897)——德国教员,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革命失败后流亡瑞士,1852年3月被驱逐出境,迁居伦敦;1852年7月起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国际会员;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62。

尤利乌斯,古斯塔夫(Julius, Gustav 1810—1851)——德国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柏林阅览室》的出版者(1846—1848);1848—1849年革命失败后流亡伦敦;后与马克思结交。——201、226、328、348。

尤维纳利斯(德齐姆斯·尤尼乌斯·尤维纳利斯)(Decimus Junius Juvenalis 60左右—127以后)——罗马讽刺诗人。——189、367。

约翰斯顿,亚历山大·基思(Johnston, Alexander Keith 1809—1871)——英国旅行家、地理学家和制图学家。——412—413。

约翰斯顿,詹姆斯·芬利·韦尔(Johnston, James Finley Weir 1796—1855)——英国化学家,写有关于农业化学方面的著作。——412—413。

Z

载勒尔,塞巴斯蒂安(Seiler, Sebastian 约1815—1890)——德国政论家;40年代初是魏特林主义者,1846年在布鲁塞尔成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委员,后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48—1849年在巴黎任法国国民议会的速记员;《新莱茵报》的通讯员;50年代初流亡伦敦,1856年移居纽约,从事新闻和教育工作;支持美国的社会主义运动。——3、107、137、139、141、225、235、332。

文学作品和神话中的人物索引

A

阿多尼斯——古希腊神话中掌管植物生死的神，为一美少年，是掌管生长繁殖的女神的情人。——172、298。

阿塔·特洛尔——海涅同名讽刺诗中的主角，是一头熊。——164、348。

B

保罗——据圣经传说，是基督教使徒之一；在信基督教之前叫扫罗。——218、427。

彼得——据圣经传说，是基督教使徒之一，三次不认自己的老师。——218。

F

疯狂的罗兰——阿里欧斯托的同名长诗中的主人公。——79。

福斯泰夫——莎士比亚的剧作《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亨利四世》中的人物，爱吹牛的懦夫，谐谑者，酒徒。——450。

H

哈姆雷特——莎士比亚同名悲剧中的主要人物。——186。

赫克脱尔——古希腊神话中特洛伊的奋不顾身的保卫者；同替亡友报仇的阿基里斯决斗时战死；莎士比亚的剧作《特洛埃勒斯与克雷雪达》中的人物，以及荷马的史诗《伊利亚特》中的主要人物之一。——376。

K

克拉普林斯基——海涅的诗《两个骑士》中的主人公，一个破落的贵族；克拉普林斯基这个姓是由法文 *crapule*（贪食、饕餮、酗酒以及懒汉、败类的意思）构成的。马克思用克拉普林斯基来暗指路易·波拿巴。——451、458、461。

克里斯平——尤维纳利斯的讽刺诗中的人物。——189。

M

摩西——据圣经传说，摩西是先知和立法者，他带领古犹太人摆脱了埃及的奴役并给他们立下了约法。——392。

S

桑乔·潘萨——塞万提斯的小说《唐·吉珂德》中的人物，唐·吉珂德的侍从。——325。

T

塔克——英国民间叙事诗《罗宾汉》中的主人公，僧侣。——142。

塔普曼——狄更斯的小说《匹克威克外传》中的人物。——259、261、267、269、437。

W

温克尔里德，阿尔诺德——传奇式的瑞士武士，反对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争取自由的斗争中的人民英雄；相传瑞士人同奥军在森帕赫城下作战时，他舍身杀敌使瑞士人获胜，是史诗《森帕赫之歌》中的主人公。——201、279。

乌利亚——圣经中的人物，大卫王的勇士。大卫王派乌利亚随统帅约押出战，要约押在作战时把他放在最危险的地方，以便除去他后霸占他的妻子拔示巴。——401。

X

西维拉——古代走四方的“女预言家”；据传说她住在库马城（古希腊在意大利南部的殖民地）；她的占语被编成所谓的《西维拉占语集》，这个集子在古代罗马的宗教生活中起重大作用。——434。

Y

耶稣基督（基督）——传说中的基督教创始人。——235、355、421。

约书亚（嫩的儿子约书亚）——圣经中的英雄，相传他吩咐自己的战士随着吹羊角的声音大声呼喊，从而使耶利哥城墙塌陷。——392。

文 献 索 引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著作

卡·马克思

- [《被拆的信件》], 载于 1848 年 11 月 29 日《新莱茵报》第 155 号号外([Erbrochene Briefe.] In: Neue Rheinische Zeitung. Nr. 155, 29. November 1848. Extrabl.). ——44。
- 《道德化的批判和批判化的道德。论德意志文化的历史, 驳卡尔·海因岑》, 载于 1847 年 10 月 28、31 日和 11 月 11、18、25 日《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第 86、87、90、92 和 94 号(Die moralisirende Kritik und die kritisirende Moral. Beitrag zur deutschen Kulturgeschichte. Gegen Karl Heinzen. In: Deutsche-Brüsseler-Zeitung. Nr. 86, 87, 90, 92, 94; 28. 31. Oktober, 11., 18., 25. November 1847)。——429。
- 《给〈改革报〉编辑的信》, 载于 1848 年 3 月 8 日《改革报》(巴黎)(Brief an den Redakteur der Zeitung “La Réforme”. In: La Réforme, Paris. 8. März 1848)。——7。
- 《雇佣劳动与资本》, 载于 1849 年 4 月 5、6、7、8 和 11 日《新莱茵报》第 264、265、266、267 和 269 号(Lohnarbeit und Kapital. In: Neue Rheinische Zeitung. Nr. 264, 5. April 1849; Nr. 265, 6. April 1849; Nr. 266, 7. April 1849; Nr. 267, 8. April 1849; Nr. 269, 11. April 1849)。——87。
- 《关于自由贸易问题的演说。1848 年 1 月 9 日在布鲁塞尔民主协会召开的公众大会上》[1848 年布鲁塞尔版](Discours sur la question du libre échange, prononcé à l’Association Démocratique de Bruxelles, dans la Séance Publique du 9 janvier 1848. Imprimé aux frais de l’Association Démocratique. [Bruxelles 1848])。——102。

- 《卡尔·马克思文集》，海·贝克尔编，1851年科隆版第1分册(Gesammelte Aufsätze. Hrsg. von H. Becker. H. 1. Köln 1851)。——165,258。
-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载于1852年《革命·不定期刊物》(纽约)，约·魏德迈编，第1期(Der 18. Brumaire des Louis Bonaparte. In: Die Revolution. Eine Zeitschrift in zwanglosen Heften. Hrsg. von J. Weydemeyer. New York, 1852. H. 1)。——461,464,491。
- 《声明》。1851年10月4日于伦敦，载于1851年10月9日《科隆日报》第242号(Erklärung. London, 4. Oktober 1851. In: Kölnische Zeitung. Nr. 242, 9. Oktober 1851)。——407,409,491,492。
- 〔《新莱茵报》复刊〕，载于1848年10月12日《新莱茵报》第114号〔Redaktionelle Erklärung über das Wiedererscheinen der “Neuen Rheinischen Zeitung”.〕In: Neue Rheinische Zeitung. Nr. 114, 12. Oktober 1848)。——40。
- 《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载于1850年1—3月和5—10月《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伦敦—汉堡—纽约)第1—3期和第5—6期(Die Klassenkampf in Frankreich. 1848 bis 1850. In: Neue Rheinische Zeitung. Politisch-ökonomische Revue. London, Hamburg, New-York. H. 1—3, Januar bis März 1850, H. 5—6, Mai. bis Oktober 1850)。——361。
- 《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1847年巴黎—布鲁塞尔版(Misère de la Philosophie. Réponse à la philosophie de la misère de M. Proudhon. Paris, Bruxelles 1847)。——44,78,141,361,412,430,434。
- 《资产阶级和反革命》，载于1848年12月10、15、16和31日《新莱茵报》第165、169、170和183号(Die Bourgeoisie und die Contrerevolution. In: Neue Rheinische Zeitung. Nr. 165, 169, 170, 183; 10., 15., 16., 31. Dezember 1848)。——428。

弗·恩格斯

- 《比利时的状况》(Die Lage in Belgien)。——12。
- 《从巴黎到伯尔尼》(Von Paris nach Bern)。——40。
- 《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载于[1851年10月底]《纽约晚报》“世界现状”栏(Revolution und Contrerevolution in Deutschland. In: New-Yorker Abend-Zeitung. [Ende Oktober 1851.] Rubrik: Wie es in der Welt geht)。——437。
- 《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署名]：卡尔·马克思，载于1851年10月25、28日和

- 11月6、7、12、28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283、3285、3293、3294、3298和3312号“德国”栏(Revolution and Counterrevolution in Germany.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 3283, 3285, 3293, 3294, 3298, 3312; 25., 28. Oktober, 6., 7., 12., 28. November 1851. Rubrik; Germany)。——340、349、357、359、362、373、383、388、389、402、437、449、464、465、493。
- 《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载于1850年《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伦敦—汉堡—纽约)第1—3期(Die deutsche Reichsverfassungs-Campagne. In: Neue Rheinische Zeitung. Politisch-ökonomische Revue. London, Hamburg, New York. 1850. H. 1—3)。——94、96、105。
- 《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一、莱茵普鲁士》，载于1850年《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伦敦—汉堡—纽约)第1期(Die deutsche Reichsverfassungs-Campagne. I. Rheinpreußen. In: Neue Rheinische Zeitung. Politisch-ökonomische Revue. London, Hamburg, New York. 1850. H. 1)。——123。
- 《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二、卡尔斯卢厄》，载于1850年《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伦敦—汉堡—纽约)第1期(Die deutsche Reichsverfassungs-Campagne. II. Karlsruhe. In: Neue Rheinische Zeitung. Politisch-ökonomische Revue. London, Hamburg, New York. 1850. H. 1)。——123。
- 《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四、为共和国捐躯!》，载于1850年《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伦敦—汉堡—纽约)第3期(Die deutsche Reichsverfassungs-Campagne. IV. Für Republik zu sterben! In: Neue Rheinische Zeitung. Politisch-ökonomische Revue. London, Hamburg, New York. 1850. H. 3)。——115。
- 《对蒲鲁东的〈19世纪革命的总观念〉一书的批判分析》(Konspekt zu Pierre-Joseph Proudhon: Idée générale de la revolution au XIX^e siècle)。——415、425、432、436。
- 《给〈北极星报〉编辑的信》，载于1848年3月25日《北极星报》第554号(To the editor of the “Northern Star”. [Gez.]; Your old friend. In: Northern Star. Nr. 544, 25. März 1848)。——6。
- 《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因岑》，载于1847年10月3和7日《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第79和80号(Die Kommunisten und Karl Heinzen. In: Deutsche-Brüsseler-Zeitung. Nr. 79, 80; 3., 7. Oktober 1847)。——429。
- 《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载于1844年《德法年鉴》(巴黎)第1/2期合刊(Um-

- risse zu einer Kritik der Nationalökonomie. In: Deutsch-Französische Jahrbücher. Lfg. 1/2. Paris. 1844)。——171。
- 《国民院》，载于1848年12月10日《新莱茵报》第165号(Der Nationalrath. In: Neue Rheinische Zeitung. Nr. 165, 10. Dezember 1848)。——44。
- 《科隆日报》论匈牙利的斗争》，载于1849年2月18日《新莱茵报》第225号(Die “K[ölnische] Z[eitung]” über den magyarischen Kampf. In: Neue Rheinische Zeitung. Nr. 225, 18. Februar 1849)。——238、291、428。
- 《蒲鲁东》(Proudhon)。——44。
- 《普鲁士逮捕科苏特的命令》，载于1849年1月28日《新莱茵报》第207号(Preußischer Steckbrief gegen Kossuth. In: Neue Rheinische Zeitung. Nr. 207, 28. Januar 1849)。——238、291、428。
- 《瑞士新闻》，载于1849年1月17日《新莱茵报》第197号(Die Schweizer Presse. In: Neue Rheinische Zeitung. Nr. 197, 17. Januar 1849)。——56。
- 《[匈牙利]》，载于1849年5月19日《新莱茵报》第301号([Ungarn.] In: Neue Rheinische Zeitung. Nr. 301, 19. Mai 1849)。——238、291、428。
- 《匈牙利的斗争》，载于1849年1月13日《新莱茵报》第194号(Der magyarische Kampf. In: Neue Rheinische Zeitung. Nr. 194, 13. Januar 1849)。——44、55、60、238、291、428。
- 《1852年神圣同盟对法战争的条件与前景》(Bedingungen und Aussichten eines Krieges der Heiligen Allianz gegen ein revolutionäres Frankreich im Jahre 1852)。——245。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 《奥·布朗基祝酒词的德译文的[按语]》[传单]1851年伯尔尼(可能是科隆)版([Vorbemerkung zum:] Trinkspruch gesandt durch den Bürger Louise August Blanqui an die Kommission der Flüchtlinge zu London durch die Freunde der Gleichheit. Bern [Vielm. Köln] 1851. [Flugbl.])。——249、304。
- 《给〈泰晤士报〉编辑的信》(To the Editor of the “Times”)。——222、223。
- 《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1848年在巴黎印成传单](Forderungen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 in Deutschland. [Paris 1848. Flugblatt])。——26。
- 《共产党宣言》(1848年2月发表)1848年伦敦版(Manifest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 Veröffentlicht in Februar 1848. London 1848)。——26、163、250、

- 269、322、412、418、434、493。
- 《共产党宣言》(英译本),载于1850年11月9、16、23和30日《红色共和党人》(伦敦)第21—24号(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 In: The Red Republican. London. Nr. 21, 22, 23, 24; 9. , 16. , 23. , 30. November 1850)。——304、360、418、463。
- 《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1850年3月于伦敦》,载于1851年6月28日《德累斯顿新闻通报》第177号(Die Centralbehörde an den Bund. London, im März 1850. [Ansprache der Zentralbehörde des Bundes der Kommunisten vom März 1850.] In: Dresdner Journal und Anzeiger. Nr. 177, 28. Juni 1851)。——296、320。
- 《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1850年6月于伦敦》,载于1851年7月1日《科隆日报》第156号(Die Centralbehörde an den Bund. London, im Juni 1850. [Ansprache der Zentralbehörde des Bundes der Kommunisten vom Juni 1850.] In: Kölnische Zeitung. Nr. 156, 1. Juli 1851)。——310、316。
- 《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1850年6月》,载于《[科隆共产党人案件]起诉书》[1852年科隆版]([Ansprache der Zentralbehörde des Bundes der Kommunisten vom Juni 1850]. In: Anklageschrift [zum Kölner Kommunisten Prozeß]. [Köln 1852])。——132。
- 《流亡者委员会的声明》,载于1850年4月25日《西德意志报》(科隆)第98号(Erklärung [des Sozial-demokratischen Flüchtlingskomitees]. In: Westdeutsche Zeitung. Köln. Nr. 98, 25. April 1850)。——120。
- 《伦敦德国政治流亡者救济委员会的财务报告》,载于1849年12月7日《德意志—伦敦报》第245号(Rechnungs-Ablage des Ausschusses zur Unterstützung deutscher Flüchtlinge in London. In: Deutsche Londoner Zeitung. Nr. 245, 7. Dezember 1849)。——123。
- 《伦敦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的财务报告》,载于1850年3月21日《西德意志报》(科隆)第68号附刊(Rechnungs-Ablage des sozial-demokratischen Flüchtlings-Komitee's in London. In: Westdeutsche Zeitung. Köln. Nr. 68, 21. März 1850. Beil.)。——123。
- 《伦敦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的财务报告》,载于1850年5月2日《西德意志报》(科隆)第104号附刊(Rechnungs-Ablage des sozial-demokratischen Flüchtlings-Komitee's in London. In: Westdeutsche Zeitung. Köln. Nr. 104,

2. Mai 1850. Beil.)。——122,123。
- 《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驳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1845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Die heilige Familie, oder Kritik der kritischen Kritik. Gegen Bruno Bauer & Consorten. Frankfurt a. M. 1845)。——436。
- 《时评。[1850年1—2月]》,载于1850年《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伦敦—汉堡—纽约)第2期(Revue. [Januar/Februar 1850]. In: Neuen Rheinischen Zeitung. Politisch-ökonomische Revue. London, Hamburg, New-York. 1850. H. 2)。——105。
- 《时评。[1850年]5—10月》,载于1850年《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伦敦—汉堡—纽约)第5—6期(Revue. Mai bis Oktober [1850]). In: Neuen Rheinischen Zeitung. Politisch-ökonomische Revue. London, Hamburg, New-York. 1850. H. 5—6)。——323。
- [[为驳斥阿·卢格而发表的声明。1851年1月27日]]([Erklärung gegen Arnold Ruge. 27. Januar 1851])。——164,166,169,172,327。
-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出版启事]] ,载于1849年12月27日《伯尔尼报》第361号([Ankündigung der “Neuen Rheinischen Zeitung. Politisch-ökonomische Revue”]. In: Berner-Zeitung. Nr. 361, 27. Dezember 1849)。——104。
-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出版启事]] ,载于1850年1月10日《瑞士国民报》(巴塞尔)第8号([Ankündigung der “Neuen Rheinischen Zeitung. Politisch-ökonomische Revue”]. In: Schweizerische National-Zeitung. Basel. Nr. 8, 10. Januar 1850)。——105。
-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出版启事]] ,载于1850年1月14日《新德意志报》(法兰克福)第14号([Ankündigung der “Neuen Rheinischen Zeitung. Politisch-ökonomische Revue”]. In: Neue Deutsche Zeitung. Frankfurt. Nr. 14, 14. Januar 1850)。——102。

其他作者的著作^①

A

埃卡留斯,约·格·《伦敦缝纫业,或大小资本的斗争》,载于1850年《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伦敦—汉堡—纽约)第5—6期(Eccarius, J. G.: Die Schneiderei in London oder der Kampf des großen und des kleinen Capitals. In: Neue Rheinische Zeitung. Politischökonomische Revue. London, Hamburg, New-York. 1850. H. 5/6)。——146。

埃卡留斯,约·格·《资产阶级社会的最后阶段》,载于1851年1月4、11、18和25日《人民之友》第4—7期(Eccarius, J. G.: The last stage of bourgeois society. In: The Friend of the People. London. Nr. 4, 5, 6, 7; 4. , 11. , 18. , 25. Januar 1851)。——190。

艾利生,阿·《从1789年法国革命开始到1815年波旁王朝复辟的欧洲史》(十卷集)1833—1842年爱丁堡—伦敦版(Alison, A.: History of Europe from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in 1789, to the restoration of the Bourbons in 1815. Bd. 1—10. Edinbourg, London 1833—1842)。——294。

艾韦贝克,海·《德国和德国人》1851年巴黎版(Ewerbeck, H.: L'Allemagne et les Allemands. Paris 1851)。——411、415。

安东,古·《致〈祖国报〉编辑先生。1851年3月6日于巴黎》,载于1851年3月7日《祖国报》(巴黎)第66号(Antoine, G.: A M. le rédacteur du journal la Patrie. Paris, 6 mars 1851. In: La Patrie. Journal du commerce. Paris. Nr. 66, 7. März 1851)。——222、307。

B

《巴登和普法尔茨来信》,载于1849年6月6日《科隆日报》第134号(Briefe aus Baden und der Pfalz. IV. Dürkheim a. d. Haardt. 1. Juni. In: Kölnische Zeitung. Nr. 134, 6. Juni 1849)。——76。

① 凡不能确切判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引用的著作的版本,只注出著作第一版的出版日期和地点。放在方括号[]内的是已经查清的作者姓名。

- 巴师夏,弗·/[皮·约·]蒲鲁东《无息信贷。弗·巴师夏先生和蒲鲁东先生的辩论》1850年巴黎版(Bastiat, F. / [P. -J.] Proudhon: *Gratuité du credit. Discussion entre M. Fr. Bastiat et M. Proudhon.* Paris 1850)。——431。
- 巴泰勒米,艾·《致〈祖国报〉主编。1851年3月8日于伦敦》,载于1851年3月12日《祖国报》(巴黎)第71号(Barthélemy, E.: *Au rédacteur en chef du journal la Patrie.* In: *La Patrie. Journal du commerce.* Paris. Nr. 71, 12. März 1851)。——228, 229, 307。
- 贝克尔,约·菲·/克·埃塞伦《1849年南德五月革命史》1849年日内瓦版(Becker, J. Ph. / Ch. Essellen: *Geschichte der süddeutschen Mai-Revolution des Jahres 1849.* Genf 1849)。——106。
- 贝姆,约·《1819年以前波兰王国炮兵使用康格里夫燃烧火箭的经验》1820年魏玛版(Bem, J.: *Erfahrungen über die Congrevschen Brand-Raketen, bis zum Jahre 1819 in der Königl. Polischen Artillerie gesammelt und an Seine Kaiserliche Hoheit den Großfürsten Constantin, General en Chen aller Königl. Polnischen Truppen, berichtet.* Weimar 1820)。——293。
- [巴尔格尔斯,亨·]《创办〈新莱茵报〉的计划书》,载于1848年5月17日《威斯特伐利亚汽船》(帕德博恩)第12期([Bürgers, H.]: *Prospekt zur Gründung der Neuen Rheinischen Zeitung.* In: *Das Westphälische Dampfboot.* Paderborn. H. 12, 17. Mai 1848)。——24。
- 毕洛夫,[迪·亚·亨·冯·]《1800年德国和意大利的战役史》,译自德文,载有Ch. L. 塞维兰热撰写的考据性前言,巴黎版(Bülow, [D. A. H. von]: *Histoire le la Campagne de 1800, en Allemagne et en Italie.* Trad. de l'allemand et préc. d'une Introd. Critique, par Ch. L. Sevelinges. Paris)。——243。
- 波拿巴,路·拿·《拿破仑观念》1839年巴黎版(Bonaparte, L. N.: *Des idées napoléoniennes.* Paris 1839)。——453。
- 波特,乔·理·《国家的进步》1851年伦敦版(Porter, G. R.: *The progress of the nation, in its various social and economical relations,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London 1851)。——418。
- 勃朗,路·《法国革命史》(两卷集)1847年巴黎版(Blanc, L.: *Histoir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T. 1. 2. Pairs 1847)。——209。
- 勃朗,路·《劳动组织》1839年巴黎版(Blanc, L.: *Organization du travail.* Paris 1839)。——209。

- 勃朗,路·《1830—1840年的十年历史》(五卷集)1841—1844年巴黎版(Blanc, L.: Histoire de dix ans. 1830—1840. T. 1—5. Paris 1841—1844)。——182、199、209。
- 勃朗,路·《1848年二月革命的历史篇章》1850年布鲁塞尔版(Blanc, L.: Pages d'histoire de la Révolution de février 1848. Bruxelles 1850)。——209。
- 勃朗,路·《致〈每日新闻〉编辑》,载于1851年12月11日《每日新闻》(伦敦)第1760号(Blanc, L.: To the Editor of the Daily News. In: The Daily News. London. Nr. 1760, 11. Dezember 1851)。——455。
- 布朗基,路·奥·《伦敦流亡者委员会的路·奥·布朗基公民为2月24日周年纪念宴会寄来的祝酒词》,载于1851年2月27日《祖国报》(巴黎)第58号(Blanqui, L.-A.: Toste envoyé par le citoyen L.-A. Blanqui à la commission près les réfugiés de Londres, pour le banquet anniversaire du 24 février. In: La patrie. Journal du commerce. Paris. Nr. 58, 27. Februar 1851)。——222、223、227、229、249、259、304。

D

- 《逮捕》,载于1851年9月30日《总汇报》(奥格斯堡)第273号附刊(Verhaftung. In: Allgemeine Zeitung. Augsburg. Nr. 273, 30. September 1851. Beil.)。——407、409。
- 丹尼尔斯,罗·《微观宇宙。生理人类学概论》(Daniels, R.: Mikrokosmos. Entwurf einer physiologischen Anthropologie)。——173、238、243。
- 道耳,阿·《一个政治流亡者在莱茵普法尔茨和巴登解放斗争时期的日记》1849年圣加伦版(Daul, A.: Tagebuch eines politischen Flüchtlings während des Freiheitskampfes in der Rheinpfalz und Baden. St. Gallen 1849)。——106。
- 德克尔,卡·冯·《从现代军事观点看小型战争,或论所有三个兵种在小型战争中的运用和使用》1822年柏林一波森版(Decker, C. von: Der Kleine Krieg im Geiste der neueren Kriegführung. Oder, Abhandlung über die Verwendung und den Gebrauch aller drei Waffen im kleinen Kriege. Berlin, Posen 1822)。——336。
- 德克尔,卡·冯·《小型战争,或论辅助战。附有弗里德里希二世的秘密训令》(《从现代军事观点看小型战争》的法译本),拉维肖·德·彼烈茨多夫翻译并作注,1827年巴黎版第1—3卷(Decker, C. von: La petite guerre, ou traité des

- operations secondaires de la guerre, trad. de l'allemand, avec des notes, par M. Ravichio de Peretsdorf, Maréchal-de-camp honoraire d'artillerie, employé au ministère de la guerre. Suivie de l'instruction secrete de Frédéric II. T. 1—3. Paris 1827)。——336。
- 德朗克,恩·《柏林》(共两册)1846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Dronke, E.: Berlin. Bd. 1. 2. Frankfurt am Main 1846)。——11。
- 德朗克,恩·《人民来信》1846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Dronke, E.: Aus dem Volk. Frankfurt am Main 1846)。——11。
- 德朗克,恩·《警察史》1846年莱比锡版(Dronke, E.: Polizei-Geschichten. Leipzig 1846)。——11。
- [德朗克,恩·]《欧洲警察同盟》,载于1849年1月11日《新莱茵报》第192号([Dronke, E.]; (Allianz der europäischen Polizei.) In: Neue Rheinische Zeitung. Nr. 192, 11. Januar 1849)。——62。
- 狄茨,奥·《致德国的工人团体》,载于1851年1月7日《瑞士国民报》(巴塞尔)第5号(Dietz, O.: An die deutschen Arbeiter-Vereine. In: Schweizerische National-Zeitung. Basel. Nr. 5, 7. Januar 1849)。——164。
- 杜罗·德拉马尔,阿·茹·《罗马人的政治经济学》1840年巴黎版第1—2卷(Dureau de La Malle, A. J.: Économie politique des Romains. T. 1. 2. Paris 1840)。——357, 358。

E

- 《厄内斯特·琼斯先生在曼彻斯特》,载于1851年1月11日《北极星报》(伦敦)第690号(Mr. Ernest Jones in Manchester. In: The Northern Star. London. Nr. 690, 11. Januar 1851)。——162。

F

- [费德尔,维·]《马克思先生多次被驱逐出境》,载于1848年3月19日《社会辩论报》(布鲁塞尔)([Faider, V.]; Encore et toujours l'expulsion de M. Marx. In: Le Débat Social. Bruxelles. 19. März 1848)。——10, 11。
- 弗莱里格拉特,斐·《致约瑟夫·魏德迈。诗两首》,载于1852年《革命。不定期刊物》(纽约)第2期(Freiligrath, F.: An Joseph Weydemeyer, zwei Gedichte. In: Die Revolution. Eine Zeitschrift in zwanglosen Heften. New-York 1852。

H. 2)。——467。

G

- 《告人民书》，路·勃朗[等人]，载于1851年12月5日《每日新闻》(伦敦)第1754号(To the people. Von L. Blanc [u. a.]. In: The Daily News. London. Nr. 1754, 5. Dezember 1851)。——450、455。
- 《哥林格尔自荐》，载于1851年5月17日《宇宙》(伦敦)第1期(Herr Göringer empfiehlt sich dem. . . [Annonce zur Eröffnung des Hotels "Golden Star" von Göringer.] In: Der Kosmos, deutsche Zeitung aus London. Nr. 1, 17. Mai 1851)。——279。
- 《革命前夕、革命期间和革命以后的措施》，载于1851年9月19日《科隆日报》第225号(Maßregeln vor, während und nach der Revolution. In: Kölnische Zeitung. Nr. 225, 19. September 1851)。——391、402。
- 《告各国民主主义者书》，载于1850年11月18日《立宪主义者报》(巴黎)(Aux démocrates de toutes les nations. In: Le constitutionnel. Paris. 18. November 1850)。——143—145。
- 《共产主义者同盟》，载于1851年7月5日《总汇报》第186号附刊(Der Communistenbund. In: Allgemeine Zeitung. Nr. 186, 5. Juli 1851. Beil.)。——310、317。

H

- 哈尼·乔·朱·《致歉。[为康拉德·施拉姆的(声明)所做的导言]》，载于1851年3月15日《人民之友》(伦敦)第14期(Harney, G. J.: While it is to be regretted. [Vorwort zur Erklärung von Conrad Schramm.] In: The Friend of the People. London. Nr. 14, 15. März 1851)。——222。
- [海尔布特, B.]《三月同盟的文件》，载于1848年12月29日《新莱茵报》第181号([Heilbut, B.]: (Ein Aktenstück des Märzvereins.) In: Neue Rheinische Zeitung. Nr. 181, 29. Dezember 1848)。——56。
- 海因岑, 卡·《德国的共产主义英雄们——献给卡尔·马克思先生》1848年伯尔尼版(Heinzen, K.: Die Helden des deutschen Kommunismus. Dem Herrn Karl Marx gewidmet. Bern 1848)。——45。
- 海因岑, 卡·《革命的教训》，载于1849年11月9和16日《德意志—伦敦报》第

- 241 和 242 号 (Heinzen, K.: *Lehren der Revolution*. In: *Deutsche Londoner Zeitung. Blätter für Politik, Literatur und Kunst*. Nr. 241, 242; 9., 16. November 1849)。——103。
- 海因岑, 卡·《卡尔·海因岑和共产主义者》, 载于 1847 年 9 月 26 日《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第 77 号“论战”栏 (Heinzen, K.: *Karl Heinzen und die Kommunisten*. In: *Deutsche-Brüsseler-Zeitung*. Nr. 77, 26. September 1847. Rubrik: *Polemik*)。——348。
- 海因岑, 卡·《致公民魏特林》, 载于 1851 年 1 月 27—31 日和 2 月 3 日《德意志快报报》(纽约) 第 11—15 和 17 号 (Heinzen, K.: *An den Bürger Weitling*. In: *Deutsche Schnellpost*. New-York. Nr. 11, 12, 13, 14, 15, 17; 27., 28., 29., 30., 31. Januar, 3. Februar 1851)。——201。
- 海因岑, 卡·《致霍夫先生和卡普先生》, 载于 1851 年 8 月 13 日《德意志快报报》(纽约) 第 180 号 (Heinzen, K.: *An die Herren Hoff und Kapp*. In: *Deutsche Schnellpost*. New-York. Nr. 180, 13. August 1851)。——375、376、389。
- 黑格尔, 乔·威·弗·《法哲学原理, 或自然法和国家学纲要》1833 年柏林版 (《黑格尔全集》第 8 卷) (Hegel, G. W. F.: *Grundlinien der Philosophie des Rechts, oder Naturrecht und Staatswissenschaft im Grundrisse*. Hrsg. von Eduard Gans. 2. Aufl. Berlin 1840. [Werke. Vollst. Ausg. durch einen Verein von Freunden des Verewigten. Bd. 8])。——447。
- 黑格尔, 乔·威·弗·《精神现象学》1841 年柏林第 2 版 (《黑格尔全集》第 2 卷) (Hegel, G. W. F.: *Phänomenologie des Geistes*. Hrsg. von Johann Schulze. 2. Unveränd. Aufl. Berlin 1841. [Werke. Vollst. Ausg. durch einen Verein von Freunden des Verewigten. Bd. 2])。——434。
- 黑格尔, 乔·威·弗·《历史哲学讲演录》1837 年柏林版 (《黑格尔全集》第 9 卷) (Hegel, G. W. F.: *Vorlesungen über die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 Hrsg. von Eduard Gans. Berlin 1837. [Werke. Vollst. Ausg. durch einen Verein von Freunden des Verewigten. Bd. 9])。——447。

J

- 《记者短评》, 载于 1851 年 2 月 8 日《人民之友》(伦敦) 第 9 期 (Notices to correspondents. In: *The Friend of the People*. London. Nr. 9, 8. Februar 1851)。——193。

- 《金克尔的讲演》, [署名:] 一个工人, 载于 1851 年 5 月 17 日《宇宙》(伦敦) 第 1 期 (Kinkel's Vorlesungen. [Gez.]: Ein Arbeiter. In: Der Kosmos, deutsche Zeitung aus London, Nr. 1, 17. Mai 1851)。——279、288。
- 金克尔, 约· [《一封信的摘录》], 载于 1851 年 5 月 13 日《科隆日报》第 114 号, [标题:] 《金克尔》(Kinkel, J.: [Auszug aus einem Briefe]. In: Kölnische Zeitung, Nr. 114, 13. Mai 1851. [U. d. T.]; Kinkel)。——273。
- 《警察的假新闻?》, 载于 1851 年 7 月 6 日《特里尔日报》第 158 号 (Eine Polizeientente? In: Trier'sche Zeitung, Nr. 158, 6. Juli 1851)。——311。

K

- 卡莱尔, 托·《过去和现在》1848 年伦敦版 (Carlylle, Th.: Past and present. London 1843)。——393。
- 卡普, 弗·/亨·霍夫《卡尔·海因岑先生在这里》, 载于 1851 年 8 月 13 日《德意志快报》(纽约) 第 180 号 (Kapp, F./H. Hoff; Herrn Karl Heinzen hier. In: Deutsche Schnellpost, New-York, Nr. 180, 13. August 1851)。——376。
- 《科苏特和法国社会主义者》, 载于 1851 年 11 月 10 日《泰晤士报》(伦敦) 第 20955 号 (M. Kossuth and the French Socialists.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0955, 10. November 1851)。——445。
- 克里斯特, A.《保护关税制度问题的现状》1851 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 (Christ, A.: Ueber den gegenwärtigen Stand der Frage der Schutzzölle. Frankfurt am Main 1851)。——299、332。

L

- 雷登, [弗·]《欧洲各大国的领土和人口关系的文化比较统计学》1848 年柏林版 (Reden, [F.]: Vergleichende Kultur-Statistik der Gebiets-und Bevölkerungsverhältnisse der Gross-Staaten Europa's. Berlin 1848)。——418。
- 李嘉图, 大·《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21 年伦敦第 3 版 (Ricardo, D.: On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 3. ed. London 1821)。——155、171。
- 李维, 梯·《罗马建城以来的历史》(Livius, T.: Ab urbe condita libri)。——133。
- [卢布林纳, 路·] [《短评》], 载于 1848 年 3 月 7 日《解放报》(布鲁塞尔) 第 67 号

- ([Lubliner, L.]: [Notiz]. In: L'Émancipation. Bruxelles. Nr. 67, 7. März 1848)。——4。
- 卢格,阿·《党中有派》,载于1851年7月15日《德意志快邮报》(纽约)第155号(Ruge, A.: Die Parteien in der Partei. In: Deutsche Schnellpost. New-York. Nr. 155, 15. Juli 1851)。——340。
- 卢[格],阿·《马克思和恩格斯。1月13日伦敦[通讯]》,载于1851年1月17日《不来梅每日记事报》第474号(Ruge, A.: Marx und Engels. [Korrespondenz aus]; London, 13. Jan. In: Bremer Tages-Chronik. Organ der Demokratie. Norddeutsche Abendzeitung. Nr. 474, 17. Januar 1851)。——164—167。
- [卢格,阿·][《在1851年3月13日宴会上的演说》],载于1851年3月14日《每日新闻》(伦敦)第1499号“德国革命周年纪念日”栏([Ruge, A.]: [Rede auf dem Bankett am 13. März 1851.] In: The Daily News. London. Nr. 1499, 14. März 1851. Rubrik: Anniversary of the German revolution)。——227。
- 卢格,阿·《英国的好客》,载于1851年5月17日《宇宙》(伦敦)第1期(Ruge, A.: Die Englische Gastfreundschaft. In: Der Kosmos, Deutsche Zeitung aus London. Nr. 1, 17. Mai 1851)。——279。
- 《路易·勃朗的演说》,载于1851年3月15日《人民之友》(伦敦)第14期(Louis Blanc's Speech. In: The Friend of the People. London. Nr. 14, 15. März 1851)。——189。
- [吕宁,奥·][《评]卡·马克思的〈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载于1850年6月22、23、25和26日《新德意志报》(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第148—151号([Lüning, O.]: [Rezension zu]; Neue Rheinische Zeitung, Politisch-ökonomische Revue von Karl Marx. In: Neue Deutsche Zeitung. Frankfurt (Main). Nr. 148—151; 22., 23., 25., 26. Juni 1850)。——130。
- 罗素,[约·][《1851年2月4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1851年2月5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0717号(Russel, [J.]: [Rede im House of Commons, 4. Februar 1851.]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0717, 5. Februar 1851)。——182。
- 罗泰克,卡·冯·《各阶级适用的世界通史。自古代至1831年》1832年斯图加特版第1—4卷(Rotteck, C. von: Allgemeine Weltgeschichte für alle Stände, von den frühesten Zeiten bis zum Jahre 1831. Bd. 1—4. Stuttgart 1832)。——233。

罗泰克,卡·冯·/卡·韦尔克《政治辞典。各阶级适用的政治科学大百科全书》1845—1848年阿尔托纳版第1—12卷(Rotteck, C. von/C. Welcker; Das Staats-Lexikon. Encyclopädie der sämtlichen Staatswissenschaften für alle Stände. In Verbindung mit vielen der angesehensten Publicisten Deutschlands herausgegeben, Bd. 1—12. Altona 1845—1848)。——233。

《洛贝尔图斯, [约·卡·]〈给冯·基尔希曼的社会问题书简。第三封:驳李嘉图的地租学说,并论证新的租的理论〉(1851年柏林版)[的广告]》,载于1851年5月10日《画报》(莱比锡)第410号([Annoce zu]; Rodbertus, [J. K.]: Sociale Briefe an von Kirchmann. Dritter Brief; Widerlegung der Ricardo'schen Lehre von der Grundrente und Begründung einer neuen Rententheorie. Berlin 1851. In: Illustrierte Zeitung. Leipzig. Nr. 410, 10. Mai 1851)。——276。

M

马志尼,朱·《给编辑的信。1851年5月16日于伦敦》,载于1851年5月18日《政治和文学辩论日报》(巴黎)(Mazzini, G.: Au Rédacteur [du "Journal des Débats"]. Londres, le 16 mai 1851. In: Journal des Débats politiques et littéraires. Paris. 18. Mai 1851)。——280。

马志尼, [朱·]《19世纪的教皇》1850年布鲁塞尔版(Mazzini, [G.]: Le Pape au dix-neuvième siècle. Bruxelles 1850)。——146。

马志尼,朱·《意大利的共和国和君主国》,载于1850年6月29日、7月6、13、20、27日、8月3、10、24、31日、9月14、28日、10月12、26日和11月2、9日《红色共和党人》(伦敦)第2—8、10、11、13、15、17、19—21期(Mazzini, G.: Republic and royalty in Italy. In: The Red Republican. London. Nr. 2—8, 10, 11, 13, 15, 17, 19—21; 29. Juni, 6., 13., 20., 27. Juli, 3., 10., 24., 31. August, 14., 28. September, 12., 26., Oktober, 2., 9. November 1850)。——146。

《马志尼致伦敦中央委员会的信。1851年4月于巴黎》,载于1851年5月15日《政治和文学辩论日报》(巴黎)(Message de Mazzini au Comité central de Londres. Paris, le avril 1851. In: Journal des Débats politiques et littéraires. Paris. 15. Mai 1851)。——280。

麦格雷戈,约·《各国的资源和统计——地理位置与自然资源说明;以及土地面积和人口》1834年伦敦版(MacGregor, J.: The resources and statistics of nation, exhibiting the geographical position and natural resources; the area and

- population. London 1834)。——418。
- 麦格雷戈, 约·《商业统计》(五卷集) 1844—1850 年伦敦版 (MacGregor, J.: Commercial statistics. A digest of the productive resources, commercial legislation, customs tariffs, navigation, port, and quarantine laws, and charges, shipping, imports and exports, and the monies, weights, and measures of all nations. Including all British commercial treaties with foreign states. Vol. 1—5. London 1844—1850)。——418。
- 麦格雷戈, 约·《美国自 1846 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来的进步》, 第 1 卷《历史和统计学》, 第 2 卷《地理学和统计学》, 1847 年伦敦版 (MacGregor, J.: The progress of America, from the discovery by Columbus to the year 1846. Vol. 1. Historical and statistical. Vol. 2. Geographical and statistical. London 1847)。——418。
- 麦克库洛赫, 约·拉·《商业和商轮航运业的实用、理论和历史辞典》1832 年伦敦版 (MacCulloch, J. R.: A dictionary, practical, theoretical, and historical, of commerce and commercial navigation. London 1832)。——418。
- 梅洛斯拉夫斯基, 路·《梅洛斯拉夫斯基将军关于巴登战役的报告》1849 年伯尔尼版 (Mieroslawski, L.: Rappports... sur la campagne de Bade. Berne 1849)。——106。
- 蒙特库库利, [雷·]《军队总司令、皇家炮兵总指挥官蒙特库库利回忆录。附评论》1770 年阿姆斯特丹—莱比锡版第 1—3 卷 (Montecuculi, [R.]: Mémoires de Montecuculié, généralissime des armées, et grandmaitre de l'artillerie de l'empereur; avec les commentaires. T. 1—3. Amsterdam, Leipzig 1770)。——293。
- [弥勒-]泰勒林, [爱·冯·]《下流的小报〈西德意志报〉》1850 年杜塞尔多夫版 ([Müller-] Telling, [E. von]: Westdeutscher Zeitungsjammer. Düsseldorf 1850)。——117。
- 莫利纳里, 古·德·《新的红色宣言》, 载于 1850 年 11 月 28 日《祖国报》(巴黎) (Molinari, G. de: Un nouveau manifeste rouge. In: La Patrie. Paris. 28. November 1850)。——145。
- 莫罗·德·若奈, 亚·《关于公元 4 世纪初罗马人的公民生活和家庭经济的统计学概述》, 载于《经济学家》1842 年巴黎版第 3 卷 (Moreau de Jonnés, A.: Aperçus statistiques sur la vie civile et l'économie domestique des Romains au commencement du quatrième siècle de notre ère. In: Journal des économistes.

T. 3. Paris 1842)。——418。

N

纳皮尔,威·《比利牛斯半岛和法国南部 1807—1814 年战争史》1828—1840 年伦敦版第 1—6 卷(Napier, W.: History of the war in the Peninsula and in the south of France, from the year 1807 to the year 1814. Vol. 1—6. London 1828—1840)。——208、225、246、293。

P

配第,威·《政治算术论文集》1699 年伦敦版(Petty, W.: Several essays in political arithmetick. London 1699)。——156。

《平等者宴会》,载于 1851 年 2 月 27 日《立宪主义者报》(巴黎)第 58 号(Banquet des gaux. In: Constitutionnel. Paris, Nr. 58, 27. Februar 1851)。——211。

[平托,伊·德·]《关于流通和信用的论文》1771 年阿姆斯特丹版([Pinto, I. de]: Traité de la circulation et du credit. Amsterdam 1771)。——299。

蒲鲁东,皮·约·《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1846 年巴黎版第 1—2 卷(Proudhon, P. J.: Système des contradictions économiques, ou philosophie de la misère. T. 1. 2. Paris 1846)。——152。

蒲鲁东,皮·约·《19 世纪革命的总观念》1851 年巴黎版(Proudhon, P. J.: Idée générale de la révolution au XIX^e siècle. Choix d'études sur la pratique révolutionnaire et industrielle. Paris 1851)。——328、330、341—346、349—360、372、378、383、390、412、415、425、427、432、455。

普赖斯,理·《关于国债问题告公众书》1772 年伦敦第 2 版(Price, R.: An appeal to the public, on the subject of the national debt. 2. ed. London 1772)。——355。

普赖斯,理·《评继承支付、孀老赡养金方案、人寿保险金计算法以及国债》1772 年伦敦第 2 版(Price, R.: Observations on reversionary payments; on schemes for providing annuities for widows, and for persons in old age; on the method of calculating the values of assurances on lives; and on the national debt. 2. ed. London 1772)。——355。

Q

琼斯,厄·《科苏特是什么东西?》,载于 1851 年 11 月 29 日《寄语人民》(伦敦)

第 31 期(Jones, E.: What is Kossuth? In: Notes to the people. London. Nr. 31, 29. November 1851)。——439,444。

琼斯,厄·《致合作原则的拥护者和合作社社员的公开信》,载于 1851 年 5 月 10 日《寄语人民》(伦敦)第 2 期(Jones, E.: A letter to the advocates of the co-operative principle, and to the members of co-operative societies. In: Notes to the People. London. Nr. 2, 10. Mai 1851)。——262。

R

若米尼,[昂·]《革命战争的考据与军事史》1820—1824 年巴黎版第 1—15 卷(Jomini, [H.]: Histoire critique et militaire des guerres de la Révolution. T. 1—15. Paris 1820—1824)。——294。

S

骚塞,罗·《比利牛斯半岛战争史》(三卷集)1823—1832 年伦敦版(Southey, R.: History of the Peninsular War. Vol. 1—3. London 1823—1832)。——208。

萨朗(小萨朗),贝·《拉斐德和 1830 年革命:七月革命事件和活动家的历史》1832 年巴黎版第 1—2 卷(Sarrans, B., jeune: Lafayette et la Révolution de 1830, histoire des choses et des homes de Juillet. T. 1. 2. Paris 1832)。——182。

[萨瓦里,安·让·玛·勒·]《罗维戈公爵阐述拿破仑皇帝统治的回忆录》1828 年巴黎版第 1—8 卷([Savary, A. -J. -M. -R.]: Mémoires du duc de Rovigo, pour servir à l'histoire de l'empereur Napoléon. T. 1—8. Paris 1828)。——250,251。

尚加尔涅,[尼·安·泰·]《[1851 年 6 月 3 日在国民议会的演说]》,载于 1851 年 6 月 4 日《总汇通报》(巴黎)第 155 号(Changarnier, [N. A. -Th.]: [Rede in der Assemblée nationale, 3. Juni 1851.] In: Le Moniteur universel. Paris. Nr. 155, 4. Juni 1851)。——446。

圣西门,[昂·]《实业家问答》1823 年巴黎版第 1 册(Saint-Simon, [H.]: Catechisme des industriels. Cah. 1. Paris 1823)。——277。

施蒂纳,麦·《惟一者及其所有物》1845 年莱比锡版(Stirner, M.: Der Einzige und sein Eigenthum. Leipzig 1845)。——322,326。

施拉姆,康·《致〈人民之友〉编辑的声明》,载于 1851 年 3 月 15 日《人民之友》

- (伦敦)第14期(Schramm, C.: To the Editor of the "Friend of the People". In: The Friend of the People. London. Nr. 14, 15. März 1851)。——222、225。
- 施特罗特曼,阿·《哥特弗里德·金克尔。毫无虚构的真实情况。传略》(两卷集)1850—1851年汉堡版(Strodtmann, A.: Gottfried Kinkel. Wahrheit ohne Dichtung. Biographisches Skizzenbuch. Bd. 1. 2. Hamburg 1850—1851)。——363。
- 《施梯伯》,载于1848年12月30日《新莱茵报》第182号附刊([Stieber]. In: Neue Rheinische Zeitung. Nr. 182, 30. Dezember 1848. Beil.)。——53。
- 《施梯伯博士》,载于1848年12月24日《新莱茵报》第177号(Dr. Stieber. In: Neue Rheinische Zeitung. Nr. 177, 24. Dezember 1848)。——53。
- 施梯勒,[阿·]《世界地形袖珍地图。根据全球最新情况和地形编制》1817—1822年哥达版([Stieler, [A.]; Hand-Atlas über alle Theile der Erde nach dem neuesten Zustande und über das Weltgebäude.] Gotha 1817—1822)。——294、337。
- 《市政当局致科苏特先生》,载于1851年10月31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0947号(Corporation Address to M. Kossuth.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0947, 31. Oktober 1851)。——444。
- 司徒卢威,古·[冯·]《国家学原理》1847—1848年曼海姆—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第1—4卷(Struve, G. [von]: Grundzüge der Staatswissenschaft. Von den Handlungen des Staats oder allgemeines Staats-Verwaltungsrecht. Bd. 1—4. Mannheim, Frankfurt a. M. 1847—1848)。——233。
- 司徒卢威,古·[冯·]《世界通史(九卷本)》1859—1860年纽约版第1—9卷(Struve, G. [von]: Weltgeschichte in neun Büchern. Bd. 1—9. New-York. 1859—1860)。——233。

T

- 泰霍夫,古·《未来战争概论》,载于1851年9月6日《纽约州报》第36号(Te-chow, G.: Umriss des kommenden Krieges. In: New-Yorker Staats-Zeitung. Nr. 36, 6. September 1851)。——395—400, 402—406。
- 梯也尔,阿·《执政时代和帝国的历史》1845—1851年巴黎版第1—11卷(Tiers, A.: Histoire du Consulat et de l'Empire. T. 1—11. Paris 1845—1851)。——208、251、294。

[《同保尔·弗兰克的论战》],载于1851年5月1—3日《科隆日报》第104号附刊、105、106号([Die Polemik mit Paul Franck.] In: Kölnische Zeitung. Nr. 104(Beil.), 105, 106; 1., 2., 3. Mai 1851)。——264。

图克,托·《价格和流通状况的历史。1839—1847年。附货币流通问题概述》1848年伦敦版(Tooke, Th.: A history of prices, and of the state of the circulation, from 1839 to 1847 inclusive: with a general review of the currency question, and remarks on the operation of the act. London 1848)。——176、418。

W

[维尔特,格·]《著名骑士施纳普汉斯基的生平事迹》,载于1848年8月8、9、10、11、13日、9月2、6、15—20日、12月13、15、17、19、23、25日和1849年1月3、6、21日《新莱茵报》第69、70、71、72、74、92、95、103、104、105、106、107、167、171、172、176、178、185、188和201号([Weerth, G.]: Leben und Thaten des berühmten Ritters Schnapphahnski. In: Neue Rheinische Zeitung. Nr. 69, 70, 71, 72, 74, 92, 95, 103, 104, 105, 106, 107, 167, 171, 172, 176, 178, 185, 188, 201; 8., 9., 10., 11., 13. August, 2., 6., 15. — 20. September, 13., 15., 171, 19., 23., 25. Dezember 1848, 3., 6., 21. Januar 1849)。——428。

《维利希的信》,载于1851年5月17日《宇宙》(伦敦)第1期(Willich's Brief. In: Der Kosmos, deutsche Zeitung aus London. Nr. 1, 17. Mai 1851)。——279。

《为菲格斯·奥康瑙尔举办的宴会》,载于1851年2月1日《北极星报》(伦敦)第693号(Dinner to Feargus O'Connor, esq., M. P. In: The Northern Star. London. Nr. 693, 1. Februar 1851)。——173。

沃尔弗,威·《“帝国”追记》,载于1850年《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伦敦—汉堡—纽约)第4期(Wolff, W.: Nachträgliches “aus dem Reich”. In: Neue Rheinische Zeitung. Politischökonomische Revue. London, Hamburg, New York. 1850. H. 4)。——105。

[沃尔弗,威·]《西里西亚的十亿》,载于1849年3月22、25、27、29日和4月5、12、13、14、25日《新莱茵报》第252、255、256、258、264、270、271、272和281号([Wolff, W.]: Die schlesische Milliarde. In: Neue Rheinische Zeitung. Nr. 252, 255, 256, 258, 264, 270, 271, 272, 281; 22., 25., 27., 29. März, 5., 12.,

13. ,14. ,25. April 1849)。——428。

X

西塞罗《书信》(Cicero, M. T.: Epistolae)。——225。

席梅尔普芬尼希,[亚·]/奥·维利希《兄弟们! [致普鲁士军队的呼吁书]。控诉书》1852年科隆版(Schimmelpfennig, [A,]/A. Willich: Kameraden! [Ansprache an die preußische Armee.] Anklageschrift. Köln 1852)。——281。

《县议会之歌。二》,载于1851年6月17日《新普鲁士报》第137号(Kreistags-Lieder. II. In: Neue Preußische Zeitung, Berlin, Nr. 137, 17. Juni 1851)。——318。

《新莱茵报袖珍丛书》(Taschenbibliothek der N. Rh. Z.)——429。

[《《新莱茵报》1849年第一季度预订通知》],载于1848年12月19日—1849年1月14日《新莱茵报》第172—195号([Mitteilung betreffs Bestellungen der “Neuen Rheinischen Zeitung” für das 1. Quartal 1849.] In: Neue Rheinische Zeitung, Nr. 172—195, 19. Dezember 1848—14. Januar 1849)。——62。

Y

《引人注意的发现——电和农业》,载于1845年4月26日和5月3日《经济学家》(伦敦)第3卷第17和18期(Remarkable discovery——electricity and agriculture. In: The Economist, London, Vol. 3, Nr. 17, 18; 26. April, 3. Mai 1845)。——260, 268, 273。

《由一名奥地利间谍制造的明显骗局。——冒名顶替者突然死亡》,载于1851年9月1日《每日新闻》(伦敦)第1659号(Remarkable case of fraud by an Austrian spy.——Sudden death of the impostor. In: The Daily News, London, Nr. 1659, 1. September 1851)。——379。

《预计更彻底的抄家。裁缝诺特荣克完全供认。7月6日莱比锡[通讯]》,载于1851年7月8日《总汇报》(奥格斯堡)第189号(Noch umfassendere Haussuchungen in Aussicht. Umfassende Geständnisse des Schneiders Nothjung. [Korrespondenz aus]; Leipzig, vom 6. Juli. In: Allgemeine Zeitung, Augsburg, Nr. 189, 8. Juli 1851)。——316。

约尔丹,威·[《1848年7月24日在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演讲》],载于《法兰克

福德国制宪国民议会辩论速记记录》1848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第2卷第47号(Jordan, W.: [Rece in der Frankfurter Nationalversammlung, 24. Juli 1848.] In: Stenographischer Bericht über die Verhandlungen der deutschen constituirenden Nationalversammlung zu Frankfurt am Main. Bd. 2. Nr. 47. Frankfurt am Main 1848)。——447。

约翰斯顿,亚·基·《自然地图集:附有许多地图和自然现象分布的插图》1848年爱丁堡—伦敦版(Johnston, A. K.: The physical atlas. A series of maps and notes illustrating the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natural phenomena. Edinburgh, London 1848)。——413。

约翰斯顿,詹·芬·韦·《北美农业、经济和社会问题札记》(两卷集)1851年爱丁堡—伦敦版(Johnston, J. F. W.: Notes on North America agricultural, economical and social. Vol. 1. 2. Edinburgh, London 1851)。——412。

Z

《在首都欢迎科苏特期间对待奥康瑞尔的态度》,载于1851年11月22日《北极星报》(伦敦)第733号(Treatment of Mr. O'Connor at the Kossuth Metropolitan Demonstration. In: The Northern Star. London. Nr. 733, 22. November 1851)。——438。

文件和法律

D

《德国制宪议会议员的选举方式》,载于《德国议会辩论速记记录》1848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Wahlart der Abgeordneten zur deutschen constituirenden Versammlung. In: Verhandlungen des Deutschen Parlaments. Officielle ausgabe, Mit einer geschichtlichen Einleitung über die Entstehung der Vertretung des ganzen deutschen Volkes. Lfg. 1. Frankfurt am Main 1848)。——34。

G

《告德国人书! 1851年3月13日于伦敦》,载于1851年3月28日《不来梅每日纪事报》第534号(An die Deutschen! London, 13 März 1851, In: Bremer

Tages-Chronik, Nr. 534, 28. März 1851)。——232。

《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载于1851年6月22日《德累斯顿新闻通报》第171号（Statuten des communistischen Bundes. In: Dresdner Journal und Anzeiger. Nr. 171, 22. Juni 1851）。——154、296。

[《关于制宪议会代表比例的决议。1848年3月30日》]，载于《1848年德国联邦议会记录》1848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Beschluß vom 30. März 1848 in Beziehung auf die Verhältniszahl der Vertretung zur konstituierenden Versammlung.] In: Protokolle der Deutschen Bundesversammlung vom Jahre 1848. Frankfurt am Main 1848）。——34、35。

《关于匈牙利问题的函件。1847—1849。遵照女王陛下敕令送交议会两院。1850年8月15日》（Correspondence relative to the affairs of Hungary. 1847—1849. Presented to both Houses of Parliament by Command of Her Majesty. 15. August, London 1850）。——238。

J

《救济德国流亡者的呼吁书》（Appeal for the Support for German Political Refugees）。——122。

O

《欧洲民主派中央委员会告德国人书。1850年11月13日》（Der Zentrallausschuß der Europäischen Demokratie an die Deutschen, 13. November 1850）。——145。

Q

《取得和丧失普鲁士国籍及履行国外公职法。1842年12月31日》，载于《普鲁士王国法令汇编》1843年柏林第2号（Gesetz über die Erwerbung und den Verlust der Eigenschaft als Preußischer Unterthan, so wie über den Eintritt in fremde Staatsdienste. Vom 31. Dezember 1842. In: Gesetz-Sammlung für die Königlichen Preußischen Staaten. 1843. Berlin. Nr. 2）。——33—36。

W

《外侨管理法》（Die Alien Bill）。——128、216、221、277。

X

《刑法典,或犯罪和惩罚的法典》(Code pénal, ou code des délits et des peines)。——45,53。

Z

《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1850年12月于伦敦。[共产主义者同盟科隆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1850年12月1日]》,载于1851年6月22日《德累斯顿新闻通报》第171号(Die Centralbehörde an den Bund. London, im Dezember 1850. [Ansprache der Zentralbehörde des Bundes der Kommunisten vom 1. Dezember 1850.] In: Dresdner Journal und Anzeiger. Nr. 171, 22. Juni 1851)。——296。

报刊中的文章和通讯

B

《北德报》

—1851年9月29日第544号(Gestern sind verschiedene Briefe Stechan's von London.. [Korrespondenz]; Hannover, 28. September)。——410。

《比利时通报》

—1848年3月12日(布鲁塞尔)第72号(Les faits relatifs à l'arrestation...)。——10。

D

《德意志快邮报》

—1851年2月19日第31号(Ich wittere Leichendunst... [Korrespondenz aus]; Paris, 30. Januar 1851)。——226。

F

《法兰克福报》

—1851年5月9日第111号(Düsseldorf wird die letzte unter den... [Korre-

- spondenz]; Köln, 8. Mai)。——277。
- 1851年5月23日第123号(Die Gestern Abend hier stattgefundene Verhaftung der Herren Röser und Dr. Becker... [Korrespondenz]; Köln, 20. Mai.)。——286。

G

《工人共和国报》

- 1851年2月第2号(Lieber Weitling! Mit Freuden haben wir... [Korrespondenz aus]; Paris, den 2. Januar 1851)。——249。

K

《科隆日报》

- 1851年4月25日第99号(Bei der Ankunft Sr. Königl. Hoheit des Prinzen von Preußen... [Korrespondenz]; Köln, 24. April. In: Kölnische Zeitung Nr. 99, 25. April 1851, 2. Ausg.)。——252。
- 1851年4月25日第99号(Der commissarische Ober-Bürgermeister, Justizrath... [Korrespondenz aus]; Köln, 24. April 1851, 2. Ausg.)。——252。
- 1851年5月13日第114号(Ich theile Ihnen folgenden auszug aus einem Briefe der Frau Kinkel mit... [Korrespondenz]; Bonn, 10. Mai)。——273。

L

《立宪主义者报》

- 1851年3月8日第67号(Monsieur! Vous avez publié, comme ayant été adresse... [La lettre relative à toast Blanqui.] Von Louis Blanc [u. a.]。——222。

《伦敦新闻画报》

- 1851年5月10日第483号(The great industrial exhibition of 1851 on saturday next... [Annonce zur deutschen Lieferung der "Illustrated London News" vom 17. Mai 1851])。——277。

M

《曼海姆晚报》

—1844年6月29日第154号(Wie wir eben erfahren... [Korrespondenz aus]; Koblenz, 26 Juni)。——33。

《每日新闻》

—1851年5月8日第1546号(The debate in the first chamber... [Korrespondenz aus]; Berlin, May 4)。——265—266。

—1851年5月8日第1546号(Lord Palmerston's dispatch to this and other foreign... [Korrespondenz aus]; Berlin, May 4)。——265—266。

T

《太阳报》

—1851年5月17日第18299号(In the night of Saturday last placards were sent... [Korrespondenz aus]; Elberfeld, the 13th)。——276。

X

《新莱茵报》

—1849年2月28日第233号附刊(In diesem Winter... [Korrespondenz aus]; Köln, 24. Februar)。——65。

《新普鲁士报》

—1848年12月20日第148号(Dr. Stieber, in früherer Zeit... [Korrespondenz aus]; Frankfurt a. M.)。——53。

—1850年5月24—26、28、29日第116—120号(Berliner Zuschauer wird vom 1. Januar 1849 an täglich erscheinen...)。——59。

Z

《政治和文学辩论日报》

—1851年5月16日(Le moment est venu de nous expliquer... [Korrespondenz aus]; Paris, le 15 mai.)。——276。

《总汇报》

—1851年5月17日第137号(Die englische Regierung ist von den meißten Cabinetten... [Korrespondenz aus]; Paris, 13. Mai.)。——277。

《祖国报》

—1851年3月7日第66号(Monsieur! Vous avez publié, comme ayant été ad-

- resse... [La lettre relative à toast Blanqui.] Von Louis Blanc [u. a.]). — 222, 227, 307.
- 1851年3月7日第66号 (On remarquera d'abord que cette lettre confirme... [Erklärung der Redaktion der Zeitung "La Patrie" anlässlich des Blanqui-Toastes]). — 222.
- 1851年3月12日第71号 (Nous nous sommes demandé souvent... [Vorbermerkung der Redaktion der Zeitung "La Patrie" zum Brief von emmanuel Barthélemy]). — 227.

文学著作

A

阿里欧斯托《疯狂的罗兰》。——79。

D

但丁《神曲》。——410。

F

弗莱里格拉特,斐·《不管这一切》。——300, 482。

弗莱里格拉特,斐·《黑人首领》。——273, 467。

弗莱里格拉特,斐·《觉醒》。——482。

弗莱里格拉特,斐·《摩尔公爵》。——466。

弗莱里格拉特,斐·《〈新莱茵报〉告别辞》。——74。

弗莱里格拉特,斐·《新的政治诗和社会诗》。——308, 467。

G

歌德《纺织女工》。——442。

歌德《塔古阿朵·塔索》。——162。

歌德《渔夫》。——165, 411。

H

海涅《阿塔·特洛尔。一个仲夏夜之梦》。——164, 348。

海涅《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91。

海涅《骑士奥拉夫》。——451。

荷马《伊利亚特》。——371。

贺拉斯《颂诗》。——275。

L

鲁日·德·李尔,克·《马赛曲》。——19。

S

莎士比亚《哈姆雷特》。——60,186。

莎士比亚《亨利四世》。——450。

X

席勒《天之骄子》。——411。

W

维吉尔《亚尼雅士之歌》。——72,94,101。

Y

尤维纳利斯《讽刺诗集》。——189,367。

圣经

《旧约全书》

—《摩西二经》。——318,321,392。

—《撒母耳记》下。——401。

—《传道书》。——307。

—《诗篇》。——174,183。

《新约全书》

—《约翰福音》。——443。

—《马太福音》。——299,392。

—《罗马人书》。——319。

报 刊 索 引

A

《奥地利劳埃德氏杂志》(Journal des Österreichischen Lloyd)——奥地利保守派的日报,1848年12月—1854年在维也纳出版,每日出版两次(晨刊和晚刊)。——387。

《奥格斯堡报》(Augsburger Zeitung)——见《总汇报》。

B

《巴塞尔国民报》(Basler National-Zeitung)——见《瑞士国民报》。

《北德报》(Zeitung für Norddeutschland)——德国的一家晨报,1848—1872年在汉诺威出版,代表自由派的观点。——410。

《北极星报。全国工联的报纸》(The Northern Star, and national trades' journal)——英国的一家周报,宪章派的机关报;1837年由菲·奥康瑞尔在利兹创刊,名称为《北极星报。利兹总汇报》(The Northern Star, and Leeds General Advertiser);1843年9月乔·朱·哈尼参加报纸编辑部;1844年11月起用现在这个名称在伦敦出版;1843—1849年报纸曾刊登恩格斯的文章、短评和通讯;哈尼离开编辑部后报纸逐步转向宪章派右翼的观点;1852年停刊。——6、12、438。

《比利时独立报》(L'Indépendance Belge)——比利时的一家日报,1831年在布鲁塞尔创刊,最初名称为《独立报》(L'Indépendant),1843年6月27日改用现名出版;19世纪中叶为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机关报。——142、145。

《比利时解放报》(L'Émancipation Belge)——比利时的一家日报,1830年在布鲁塞尔创刊,天主教教权派的机关报。——4。

《比利时通报。官方报纸》(Le Moniteur Belge. Journal officiel)——仿照法国政府机关报而取名的一家比利时官方日报,1831年在布鲁塞尔创办。——10、

11。

《辩论日报》(Débats)——见《政治和文学辩论日报》。

《伯尔尼报》(Berne-Zeitung)——瑞士的一家报纸,1845—1894年在伯尔尼用德文出版,19世纪40年代是激进派的机关报。——56、59、104。

《不来梅每日纪事报。民主派机关报。北德意志晚报》(Bremer Tages-Chronik. Organ der Demokratie. Norddeutsche Abendzeitung)——德国民主派的报纸,1849—1850年用《每日纪事报》(Tages-Chronik)的名称出版,主编是鲁·杜朗,1851年起改现名出版,阿·卢格曾为报纸撰稿。——165、167、168、262。

D

《德法年鉴》(Deutsch-Französische Jahrbücher)——在巴黎出版的德文刊物,编辑是阿·卢格和马克思;仅仅在1844年2月出版过第1、2期合刊;其中刊登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在理论上完成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彻底过渡的重要著作;杂志停刊的主要原因是马克思和卢格之间存在原则上的意见分歧。——171。

《德国旁观者》(Deutscher Zuschauer)——德国的一家周报,1847年1月—1848年4月在曼海姆、1848年7—12月在巴塞尔出版,出版者是古·司徒卢威;报纸持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观点;1848年7—12月,弗·默德斯和雅·罗特魏勒尔也用这个名称在曼海姆出版,只是加了小标题《续刊》(Neue Folge),并重新编号。——207。

《德意志—布鲁塞尔报》(Deutsch-Brüsseler-Zeitung)——布鲁塞尔德国流亡者创办的报纸,1847年1月3日—1848年2月27日由阿·冯·伯恩施太德主编和出版;起初具有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倾向,后来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影响下,成了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者,威·沃尔弗从1847年2月底起,马克思和恩格斯从1847年9月起成为报纸的经常撰稿人,并实际领导编辑部的工作。——348、429。

《德意志快邮报》(Deutsche Schnellpost)——在美国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流亡者的机关报,1843—1851年在纽约出版;报纸曾几度易名,1848年初卡·海因岑接管编辑部以前以《关于欧洲形势、德国公众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德意志快邮报》(Deutsche Schnellpost für Europäische Zustände, öffentliches und sociales Leben Deutschlands)为名出版,1851年1月28日—4月23日又加了副标题《关于新旧故乡的状况和利益的报纸》;1849—1850年支持伦敦社

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的互助会。——201、226、259、328、332、340、347、375、376、384、389、409、431、435、461、463。

《电讯》(The Telegraph)——见《伦敦电讯》。

《独立报》(L'Indépendance)——见《比利时独立报》。

《度申老头》(Le Père Duchêne)——法国的一家周报,1790—1794年在巴黎出版;主编是雅各宾派左翼领袖雅·勒·阿贝尔。——318。

F

《法兰克福报》(Frankfurter Journal)——德国的一家日报,1665年左右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创刊,1684—1903年用这个名称出版;1823—1903年每日出版文学附刊《戏剧节目。精神、情感和舆论杂谈》(Didaskalia. Blätter für Geist, Gemüth und Publizität);19世纪40年代报纸具有温和自由派的倾向;1842—1843年曾多次转载马克思发表在《莱茵报》的文章。——73、277、286。

G

《改革报》(La Réforme)——法国的一家日报,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小资产阶级共和党人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的机关报;1843年7月—1850年1月在巴黎出版,主编是赖德律-洛兰;1847年10月—1848年1月曾刊登恩格斯的许多文章。——3、7、12、18、200。

《革命》(Die Revolution)——约·魏德迈在纽约出版的德文周报,1852年1月6日和13日出版两期后,由于物质上的原因不得不停刊,1852年5月和6月,魏德迈在阿·克路斯的资助下又把它作为月刊出版了两期《革命。不定期刊物》(Die Revolution. Eine Zeitschrift in zwanglosen Heften)。——465。

《工人报》(Die Arbeiterzeitung)——1851—1852年由德国流亡者在纽约出版。——320、334、337。

《工人共和国报》(Republik der Arbeiter)——1850—1855年由威·魏特林在纽约出版的一家德文报纸,最初是月刊,后改为周刊;其宗旨是宣扬宗派主义的平均共产主义观点。——249、466。

《国家报》(Staats-Zeitung)——见《纽约州报》。

《国民报》(National-Zeitung)——德国的一家日报,1848年4月1日—1915年在柏林出版;50年代具有自由主义倾向,后为民族自由党的机关报;1866年以后支持俾斯麦的政策,1870—1871年曾号召兼并法国领土,主张武力镇压

巴黎公社。——72。

《国民报》(National Zeitung)——见《瑞士国民报》。

《国民报》(Le National)——法国的一家日报,1830年由路·阿·梯也尔、弗·奥·玛·米涅和阿·卡雷尔在巴黎创刊;1834—1848年用《1834年国民报》(Le National de 1834)的名称出版;40年代是温和的共和派的机关报;1848—1849年革命时期聚集在报纸周围的有阿·马拉斯特、路·安·加尔涅-帕热斯和路·欧·卡芬雅克等资产阶级共和党人;1851年停刊。——17、18、280、423。

《国民议会报》(L'Assemblée nationale)——法国的一家日报,1848—1857年在巴黎出版;代表两个保皇派,即正统派和奥尔良派的观点,支持他们的合并。——228。

H

《红色共和党人》(The Red Republican)——英国的一家周刊,宪章派左翼的机关报,1850年6—11月在伦敦出版。主编是乔·朱·哈尼。——139、149、153。

《画报》(Illustrierte Zeitung)——德国的一家周报,1843—1944年在莱比锡出版。19世纪中叶具有温和的自由主义倾向。——276。

J

《解放报》(L'Émancipation)——见《比利时解放报》。

《激进报。在国内外发行的晚报》(Der Radikale. Abend-Zeitung für das In-und Ausland)——1848年6月16日—1848年10月26日在维也纳出版,于8月15日与《奥地利—德意志报》(Österreichisch-deutsche Zeitung)合并,9月1日起改名为《激进报》(Der Radikale);出版者是阿·尤·贝谢尔;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共和派的机关报。——72。

《纪事晨报》(The Morning Chronicle)——英国的一家日报,1770—1862年在伦敦出版;40年代为辉格党的机关报,50年代为皮尔派的机关报,后为保守党的机关报。——227。

《寄语人民》(Notes to the people)——英国的一家周报,宪章派左翼的机关刊物;1851年6月—1852年4月在伦敦出版;主编是厄·琼斯;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支持这个杂志,参加它的编辑和出版工作,并在周报上发表了许多文

章。——262、329、331、417。

《经济学家。每周商业时报，银行家的报纸，铁路监控：政治文学总汇报》(The Economist. Weekly Commercial Times, Bankers' Gazette, and Railway Monitor: a political, literary, and general newspaper)——英国的一家周刊，1843年由詹·威尔逊在伦敦创办，大工业资产阶级的喉舌。——28、268、273、380、412。

K

《卡尔斯鲁厄日报》(Karlsruher Zeitung)——德国的一家日报，巴登政府的官方报纸；1757年在卡尔斯鲁厄创刊；1849年5月15日—6月2日巴登革命时期为全国委员会的机关报，1849年6月3—24日为巴登临时政府的机关报；编辑是卡·布林德、亨·伯·奥本海姆和保·勒米施。——76。

《科隆日报》(Kölnische Zeitung)——德国的一家日报，17世纪创刊，1802—1945年用这个名称出版；19世纪40年代初代表温和和自由派的观点，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反对派持批判态度，维护莱茵地区资产阶级的利益；在科隆教会争论中代表天主教会的利益；《莱茵报》被查封后，报纸成为莱茵地区资产阶级自由派的主要机关报；后站在民族自由党的立场支持俾斯麦的政策；1831年起出版者是杜蒙，1842年报纸的政治编辑是海尔梅斯。——25、42、56、76、102、264、273、274、296、302、310、316、318、320、329、391、395、409、476、491。

《快邮报》(Schnellpost)——见《德意志快邮报》。

L

《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Rheinische Zeitung für Politik, Handel und Gewerbe)——德国的一家日报，青年黑格尔派的喉舌；1842年1月1日—1843年3月31日在莱茵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支持下在科隆出版；创办人是伯·腊韦，编辑是伯·腊韦和阿·鲁滕堡，发行负责人是路·舒尔茨和格·荣克；1842年4月起马克思为报纸撰稿，同年10月马克思成为报纸编辑；在马克思担任编辑期间报纸日益具有明显的革命民主主义性质并成为德国最重要的反对派报纸之一；1843年4月1日被普鲁士政府查封。——21、217。

《劳埃德氏杂志》(Der Lloyd)——见《奥地利劳埃德氏杂志》。

《雷诺新闻。政治、历史、文学和一般知识周报》(Reynolds's Newspaper. A Weekly Journal of Politics, History, Literature, and General Intelli-

- gence)。——英国的一家工人周报,1850年8月由接近宪章派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乔·威·麦·雷诺在伦敦创刊,原名《雷诺新闻周报》(Reynolds's Weekly Newspaper);1871年报纸维护巴黎公社的利益,后来成为合作社运动的刊物。——438。
- 《黎明报。政治和文学性报纸》(L'Alba, Giornale politico-letterario)——意大利的一家民主派日报,1847年6月14日—1849年4月12日出版期间由朱·拉法里纳(一直到1848年3月)和阿·万努奇担任编辑。——30。
- 《立宪主义者报。政治和文学汇闻》(Le Constitutionnel. Journal politique, littéraire, universel)——法国资产阶级的报纸,1815—1870年用不同名称在巴黎出版,40年代是奥尔良派温和的一翼的机关报,1848—1849年革命时期代表以梯也尔为首的反革命资产阶级的观点,1851年12月2日政变后成为波拿巴派的机关报。——208,211,222,462。
- 《流亡者。世界共和国杂志》(Le Proscrit. Journal de la république universelle)——在巴黎和伦敦用法文出版的一家月刊,欧洲民主派中央委员会的机关刊物;1850年7—8月共出两期;参加编辑部的有赖德律-罗兰、朱·马志尼、豪格、埃·阿拉戈、达拉什、德勒克吕兹和沃尔采尔,1850年10月底—1851年9月改为周刊《流亡者之声》(La Voix du Proscrit)在法国的圣阿芒出版。——377。
- 《流亡者之声》(La Voix du Proscrit. Organe de la République Universelle)——见《流亡者。世界共和国杂志》。
- 《伦敦电讯》(The London Telegraph)——英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日报,1848年在伦敦出版。——28。
- 《伦敦新闻画报》(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英国第一家画报,1842年创刊,每周出一次,曾用其他文字出版。——274,276。
- 《论坛报》(Tribune)——见《纽约每日论坛报》。

M

- 《曼海姆晚报》(Mannheimer Abendzeitung)——德国的一家报纸,由卡·格律恩创办,1842—1849年在曼海姆出版,每日出一次;在卡·格律恩和卡·路·贝尔奈斯领导下代表民主主义观点;1842—1843年发表过多篇《莱茵报》上的文章,反映了马克思对这些文章的积极肯定的态度;在反对查封《莱茵报》问题上曾引起强烈反响,曾就《莱茵报》编辑部和马克思在该报的作用作过报

道。——33、76。

《每日纪事报》(Tages-Chronik)——见《不来梅每日纪事报》。

《每日新闻》(The Daily News)——英国自由派的报纸,曼彻斯特学派的机关报,工业资产阶级的喉舌。1846年1月21日由W. K. 黑尔斯在伦敦创刊,1909年起同时在伦敦和曼彻斯特出版,1930年停刊。第一任编辑为查·狄更斯,继任的编辑有约·福斯特、哈·马蒂诺(1852—1866)、H. J. 林肯、总编辑约·鲁滨逊(1868—1901)、编辑阿·加德纳(1902—1919),最后一任编辑为J. 斯·霍奇森。60年代末起亨·拉布谢尔是报纸的三个所有者之一,1901年起为某公司所有,数月后归乔·卡德伯里独有。报纸支持自由派的观点,1862年美国内战爆发,它是英国报纸中惟一支持北方的报纸。70—80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曾为报纸撰稿。——229、265、379、380、455、457。

N

《纽约州报》(New-Yorker Staats-Zeitung)——1834年创刊时为周报,1844年起改为日报;代表德国流亡者自由派的观点;1849—1850年加入伦敦社会主义流亡者委员会的互助会;50年代中期以后支持美国奴隶主民主党的政策。——327、332、334、337、338、376、384、395、418、424、436。

《纽约每日论坛报》(New-Yorker Daily Tribune)——美国的一家日报,由霍·格里利和托·麦克尔拉斯等创办,1841年4月10日—1924年在纽约出版;50年代中期以前是美国辉格党左翼的机关报,后来是共和党的机关报;40—50年代站在进步的立场上坚决反对奴隶占有制;1851年8月—1862年3月马克思和恩格斯为报纸撰稿;美国内战开始后,报纸日益离开进步立场,马克思和恩格斯遂停止撰稿并与报纸断绝关系。除日报外,还出每周版《纽约每周论坛报》(New-Yorker Weekly Tribune)(1841年9月起)和半周版《半周论坛报》(Semi-Weekly Tribune)(不迟于1845年),1853年5月起《半周论坛报》改名为《纽约半周论坛报》(New-Yorker Semi-Weekly Tribune)。——333、340、349、357、359、362、373、403、412、417、437、449、464、465、493。

《纽约晚报》(New-Yorker Abend-Zeitung)——德国流亡者在美国出版的报纸,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报纸,1850—1874年在纽约出版;编辑是海·拉斯特、L. F. 芬讷尔·冯·芬讷贝格和弗·卡普;1851年10月底在“世界现状”栏内发表了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德文版的部分文章。——436—439。

P

- 《旁观者》(The Spectator)——英国自由派的周报,1828年起在伦敦出版;现在奉行的是保守的方针。——128。
- 《普鲁士石印通讯》(Preussische Lithographische Correspondenz)——普鲁士外交部的半官方报纸,在柏林出版;编辑是萨伊德勒(19世纪50年代)。——348、357、364、379。

R

- 《人民报。民主社会共和国的报纸》(Le Peuple. Journal de la république démocratique et sociale)——法国的一家日报,蒲鲁东派的机关报;主编是约·蒲鲁东;1848年9月2日—1849年6月13日在巴黎出版,是1848年4—8月出版的《人民代表。劳动者日报》(Le Représent du Peuple. Journal Quotidien des travailleurs)的续刊;1849年9月25日—10月13日又改名为《1850年人民报》(Le Peuple de 1850)出版,并改为每周出三次。——387。
- 《人民呼声报》(Volksstimme)——1848年4—5月在柏林出版的报纸。——46。
- 《人民之声报》(La Voix du peuple)——见《人民报。民主社会共和国的报纸》。
- 《人民之友》(The Friend of the People)——英国的一家周报,宪章派左翼的机关报;1850年12月7日—1851年7月26日在伦敦出版,主编是乔·哈尼。——149、168、181、189、191、193、197、201、223、225、329。
- 《瑞士国民报》(Schweizerische National-Zeitung)——瑞士的一家日报,1842—1858年由雅·克·沙贝利茨在巴塞尔出版;1849年主编是小沙贝利茨;报纸采取民主主义立场;1849—1850年支持伦敦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的互助会。——56、105、164、364。

S

- 《社会辩论报。民主派机关报》(Le Débats Social, Organe de la démocratie)——比利时的一家周报,资产阶级激进派和民主派的机关报;1844—1849年在布鲁塞尔出版。——9、11。
- 《十字报》(Kreuz-Zeitung)——见《新普鲁士报》。
- 《石印通讯》(Lithographische Korrespondenz)——见《普鲁士石印通讯》。
- 《世纪报》(Le Siècle)——法国的一家日报,1836—1839年在巴黎出版,1870—

1871年间曾在图尔和波尔多出版；19世纪40年代代表部分仅限于要求温和的宪法改革的小资产阶级的观点。——423。

T

- 《太阳报》(The Sun)——英国的一家报纸，1789—1876年在伦敦出版，具有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倾向。——276、438。
- 《泰晤士报》(The Times)——英国的资产阶级报纸，保守党的机关报，1785年1月1日在伦敦创刊，报名为《环球纪事日报》(Daily Universal Register)，1788年1月1日起改名为《泰晤士报》，每日出版。创办人和主要所有人为约·沃尔特，1812年起主要所有人为约·沃尔特第二，约·沃尔特第三继其后为主要所有人。19世纪先后任主编的有托·巴恩斯(1817—1841)、约·塔·德莱恩(1841—1877)、托·切纳里(1877—1884)、乔·厄·巴克(1884—1912)，助理编辑乔·韦·达森特(1845—1870)等，50—60年代的撰稿人有罗·娄·亨·里夫、兰邦等人。莫·莫里斯为财务和政务经理(40年代末起)，威·弗·奥·德莱恩为财务经理之一(1858年前)。报纸与政府人士、教会和垄断组织关系密切，是专业性和营业性的报纸，1866—1873年间曾报道国际的活动和刊登国际的文件。——29、211、222、223、229、252、307。
- 《特里尔日报》(Trier'sche Zeitung)——德国的一家日报，1757年在特里尔创刊，1815—1919年用这个名称出版；1842年起报纸反映了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观点，特别是深受亨·贝特齐希的影响；40年代中开始接受“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影响，1842—1843年曾转载《莱茵报》上马克思的几篇文章，全面支持《摩泽尔河记者的辩护》，反对查封《莱茵报》。——311。
- 《通报，官方报纸》(Közlöny, hivatalos lap)——一家日报，科苏特的机关报；1848—1849年在布达佩斯、德布勒森、塞格德出版。——241。

W

- 《晚报》(Die Abendzeitung)——见《曼海姆晚报》。
- 《威斯特伐利亚汽船》(Das Westphälische Dampfboot)——德国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月刊，由奥·吕宁负责编辑出版，1845年1月—1846年12月在比勒费尔德出版，1847年1月—1848年3月在帕德波恩出版。——471、472。
- 《威悉报》(Weser-Zeitung)——德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周报，1844—1930年在不来梅出版。——168。

《维也纳日报》(Wiener Zeitung)——见《激进报。在国内外发行的晚报》。

X

《西德意志报》(Westdeutsche Zeitung)——德国的一家日报,1849年5月25日—1850年7月21日由海·贝克尔在科隆出版;编辑是亨·毕尔格尔斯;报纸采取革命民主主义的立场,支持伦敦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的互助会;报纸是在《新莱茵报》停刊后开始出版的,企图以《新莱茵报》的继承者自居,并声明,对《新莱茵报》的订户今后将改送《西德意志报》。——73、89、117。

《新德意志报。民主派机关报》(Neue Deutsche Zeitung. Organ der Demokratie)——德国的一家日报,1848年7月1日—1849年4月1日在达姆施塔特、4月1日以后至1850年12月14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出版;编辑是奥·吕宁(1849年10月1日以前)、格·君特和约·魏德迈(10月1日以后);报纸持左派民主主义立场,1848—1849年在魏德迈的影响下接近《新莱茵报》,1849—1850年支持伦敦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的互助会;后因其编辑被驱逐出境而被迫停刊。——73、74、88、89、102、119、120、121、124、128、144、483。

《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Neue Rheinische Zeitung. Organ der Demokratie)——无产阶级第一家独立的日报,1848年6月1日—1849年5月19日在科隆出版;主编是马克思,编辑是恩格斯、威·沃尔弗、斐·沃尔弗、格·维尔特、恩·德朗克、斐·弗莱里格拉特等;报纸作为无产阶级的领导核心,实际完成了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任务;1848年9月26日科隆实行戒严,报纸暂时停刊;此后在经济和组织方面遇到了巨大困难,马克思不得不在经济上对报纸的出版负责,为此,他把自己的全部现金贡献出来,报纸终于获得了新生;1849年5月马克思和其他编辑被驱逐或遭迫害,报纸被迫停刊。——15、17、28、30—33、36、38、40、44、46、47、55、56、59、60、62、64、66、67、69、70、72—74、77、78、80、81、86、87、89、96、117、127、238、241、243、263、269、280、281、284、286、288、291、304、318、322、330、334、428、483。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Neue Rheinische Zeitung. Politisch-ökonomische Revue)——马克思和恩格斯创办的杂志,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理论刊物;1850年1—10月在伦敦编辑,在汉堡和纽约印刷,共出六期。——86、93、98、101、104、105、106、109、110、115、118、119、122、127、130、140、142、154、162、165、

167、182、269、273、361、396、427、429、467、483、488。

《新普鲁士报》(Neue Preußische Zeitung)——德国的一家日报，普鲁士容克和宫廷奸党的喉舌；1848年6月在柏林创刊；创办人是恩·路·格尔拉赫和汉·胡·克莱斯特·雷措，编辑是海·瓦盖纳(1848—1854)；报纸的报头上印有后备军的十字章图样，所以又有《十字报》(Kreuz-Zeitung)之称；1939年停刊。——53、123、126、127、318、349、357、360。

《新闻报》(La Presse)——法国的一家日报，1836年在巴黎创刊，七月王朝时期具有反政府的性质；1848—1849年是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机关报，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是反波拿巴派的报纸；1836—1837年主编是埃·日拉丹。——422。

《星报》(Star)——见《北极星报》。

《喧声报》(Le Charivari)——法国资产阶级共和派的讽刺性报纸；1832年起在巴黎出版；七月王朝时期，曾对政府进行过辛辣的抨击；1848年转入反革命阵营。——183。

Y

《1841年人民报。社会和政治改革报》(Le Populaire de 1841. Journal de réorganisation sociale et politique)——法国的一家月刊，1841年3月—1851年8月在巴黎出版；1847年起曾一度改为周报；主编是埃·卡贝；伊加利亚派和平空想共产主义的刊物。——13。

《宇宙。伦敦出版的德文报纸》(Der Kosmos, deutsche Zeitung aus London)——在英国出版的一家德文月刊，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流亡者的机关报；1851年5月由恩·豪格在伦敦出版；撰稿人有：哥·金克尔、阿·卢格、约·隆格、亨·伯·奥本海姆和卡·陶森瑙。——261、269、279、280、288、299。

Z

《政治和文学辩论日报》(Journal des Débats politiques et littéraires)——法国的一家日报，1789年在巴黎创刊，1814年起用这个名称出版；七月王朝时期为政府的官方报纸；1848—1849年革命时期支持反革命；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为温和的奥尔良反对派的机关报；70—80年代报纸具有保守主义倾向。——183、228、276、280、283、389、422。

《周报》(Staats-Zeitung)——见《纽约周报》。

《总汇报》(Allgemeine Zeitung)——德国的一家日报,1798年由约·弗·科塔创办,由科塔出版社先后在蒂宾根、乌尔姆和斯图加特出版,1810—1882年在奥格斯堡出版;基本上持保守派的观点,但温和的自由派的观点也常见于报端;特别是三月革命以前,报纸是大资产阶级自由派的主要喉舌;50—60年代支持在奥地利霸权下统一德国的计划。——277、310、316、317、395、407、409。

《祖国报。商业、农业、工业、文学、科学和艺术报》(La Patrie. Journal du commerce, de l'agriculture, de l'industrie, de la littérature, des sciences et des arts)——法国的一家日报,1841年在巴黎创刊;1850年报纸支持秩序党的保皇派选举联盟;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成为波拿巴派的机关报。——145、222、227、228、307。